□真龙天子□风流韵事
□宫闱秘闻□扑朔迷离
□宫廷争斗□刀光剑影
□历史演义□生动形象

徐哲身□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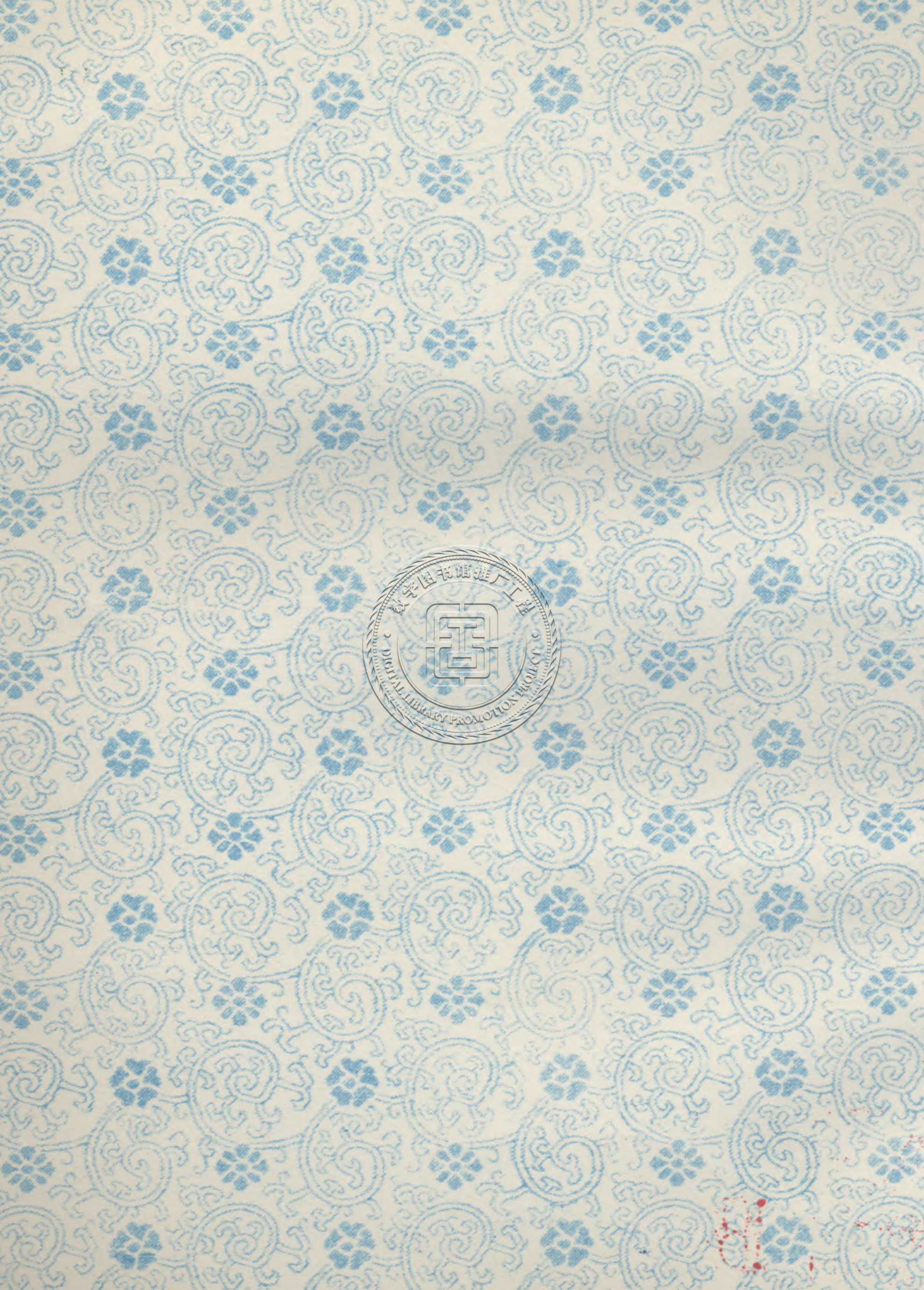
汉宫二十八朝演义

下册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汉宫二十八朝演义

（下）

徐哲身 著





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

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

出版说明

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。小说内容和政治、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，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反帝、反封建斗争，妇女解放运动，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。在写作技巧上，这个时期的小说，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，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，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无疑，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，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，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。

过去，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，资料缺乏，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，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。

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，艺术性较高，有一定影响的作品；选取各个流派、各种风格的代表作；以长篇、中篇小说（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）为主，兼辑短篇小说。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，一般不再收入。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，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。

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，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，一律采用新式标点，横排，并按文意分出段落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目　录

第六十一回

春色撩人茜窗惊艳影
秋波流慧白屋动相思

历史小说是根据事实而做的，不可杜撰。正史根据事实，分了前汉后汉，这部《汉宫》，不能不也有个分际。自从本回起，就是后汉的开始了。为便于读者醒目起见，先行表明一下。却说九十春光，绿肥红瘦，风翻麦浪，日映桃霞。杨柳依依，频作可怜之舞；黄莺恰恰，惯为警梦之啼。梅子欲黄，荼蘼乍放，在这困人天气的时候，谁也说是杜宇声嘶，残春欲尽，是人生最无可奈何的境界了。那一片绿荫连云的桃杏林子里面，不免令人想起杜牧之寻春较迟之叹！那些初结蓓蕾的嫩蕊，却还迎着和风，摇摆个不住，里面曲曲弯弯露出一条羊肠小路，好象一条带子，环屈在地上一样。这时只有一群不知名的小鸟，在树干上互相叫骂，似乎怪老天忒煞无情，美满的春天，匆匆地便收拾去了。此时忽然又夹着一种得得得的步履声音，从林里面发将出来，那一群小鸟，怪害怕的登时下了动员令，扑扑翅膀便飞去了。停了半晌，才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从里面蹩了出来，他一面走，一面仰起头来，四处盼望，不时地发出一种叹息的声音，料想着一定是触景生情，中怀有感，当下他懒洋洋的走出树林。面前便是一条小溪，右面架着一座砖砌的小桥，他走到桥

上，俯视溪水澄清，一阵微风，将那溪边的柳絮，吹得似下雪般飞入水中，水里鱼儿，便争先恐后的浮上来唼喋。他蹲下身子，熟视了好久，直等那鱼儿将杨花唼喋尽了，摇摇摆摆的一哄而散，他才怅怅地站了起来，背着手，仍是向桥那边慢慢踱去。没几步路，前面一道，却是蔷薇障在前面横着，他绕着蔷薇障一直走了过去，到了尽头之处，便是一簇一簇的荼蘼花架。前面在那众绿丛中，隐隐的露出红墙一角。他立定脚步，自言自语道："我也太糊涂了，怎的好端端的跑到人家的花园里来做什么呢？"他说罢，便回过身来，想走了出去。谁知花园里甬道很多，走了半天，不独没有钻出来，反而钻到院墙的跟前去了。他便立定脚，向四面认一认方向；可是他一连认了好几次，终于没有认出方向来，他暗暗的纳闷道："这真奇了！明明是从那面一条甬道走进来的，怎么这会就迷了方向，转不出去呢？假使被人家看见了，问我做什么的，那么，怎样回答呢？岂不要使人家叫我是个偷花贼吗？不好不好，赶紧想法子钻了出去，才是正经。迟一些儿，今天就要丢脸。"他想到这里，心中十分害怕，三脚两步的向外面转出来。说也不信，转了半天，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，还是在方才站的那个地方。他可万分焦躁，额上的汗珠黄豆似的落个不住，霎时将那一件鹅黄的直摆，滴得完全湿了。他立在一棵杨柳树的下面，呆呆的停了半晌，说道："可不碰见鬼了么？明明的看见一座小桥在那边，怎么转过这两个荼蘼架子，就不见那小桥呢？"他没法可想，两只眼睛，不住的在四边闪动，满想找一条出路好回去。谁知越望眼越花，觉得面前不晓得有多少路的样子，千头万岔，纡曲回环，乱如麻缕，他气坏了，转过头来，正想从南边寻路，瞥见一带短墙蜿蜒横着，墙上砌着鹿眼的透空格子。那短墙的

平面上，挨次放着吉祥草万年青的盆子。隐隐的望见里面万花如锦，姹紫嫣红，亭台叠叠，殿角重重，他不知不觉的移步近来，靠着短墙，向里面瞧了一会，瞥见西南角上有几个十五六岁的丫头，在那里寻花折柳的游玩。他心中一想，我转了半天，终没有转了出去，倒不如去问问她们，教她们指点指点，或者可以出去。他想到这里，壮着胆，循着短墙，一直往那几个丫头的所在绕来。一刻儿，到了那几个丫头玩耍的所在，不过只隔着一层墙，所以一切都能看得清楚。他屏着气，先靠着墙上面的篱眼向里面瞧去，只见一个穿红绡袄子的丫头，和一个穿月白色衣裳的丫头，坐在草地数瓦子。还有一个穿酱紫色小袄的丫头，大约不过十二三岁的光景，头上梳着分心双髻，手里拿一把宫扇，在那里赶着玉色蝴蝶。那一只蝴蝶，被她赶得忽起忽落，穿花渡柳的飞着。她可是赶得香汗淋淋，娇喘细细，再也不肯放手。一手执着扇子，一手拿出一条蛇绿的绢帕来，一面拭汗，一面赶着。这时坐在地上的穿红绡的丫头，对穿白月色的丫头笑道："你看那个蹄子，是不是发疯了；为着一只蝴蝶儿，赶得浑身是汗，兀的不肯放手，一心要想扑住，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么？"那穿月白色的也笑道："她发疯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尽管去说她做什么？今天让她去赶够了，但看她扑着扑不着？"她两个有说有笑的，那个扑蝶的丫头，一句也没有听见，仍旧轻挥罗扇，踏着芳尘的去赶那蝴蝶，又兜了好几个圈子。好容易见那只蝴蝶落到一枝芍药花上，竖起翅膀，一扇一合的正在那里采花粉，她嘻嘻的笑道："好孽障，这可逃不了我的手了。"她蹑足潜踪的溜到那蝶儿的后面举起扇子，要想扑过去。那一只蝶儿，竟象屁股生了眼睛一样，霎时又翩翩的飞去了。她一急，连连顿足道："可惜可惜！又将它放走了。"她

仍然不舍，复又跟着那一只蝶儿，向西赶来，走未数步，她被一件东西一拌，站不住，一个跟斗，栽了下去，正倒在一个人的肩上。她睁眼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穿红绡的丫头。她连忙爬了起来，对着那个穿红绡的丫头，嗤嗤憨笑。那个穿红绡的，正坐在地上弄瓦子，弄得高兴，冷不提防她凭空往她身上一栽。她可是吓得一大跳，仔细一看，便气得骂道："瞎了眼睛的小蹄子，没事兀的在这里闯的是什么魂？难道我们坐在这里，你没有看见吗？"那个扑蝶儿的笑道："好姐姐！我因为那只蝶儿实在可爱，想将它扑来，描个花模子；可是我费尽力气，终于没有扑到。刚才委实没有看见，绊了一个跟斗，不想就掼在你的身上。"她听了便用手指着骂道："扯你娘的淡呢，谁和你罗嗦，马上告诉小姐去，可是仔细你的皮。"那个扑蝶的丫头听了这话，登时露出一种惊惶的神气来，忙着央告道："好姐姐！千万不要告诉小姐。你若是一告诉，我可又要挨一顿好打了。"她答道："你既然这样的害怕，为什么偏要这样的呢？"她慌的哀求道："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"那个穿月白的丫头笑道："痴货，你放心吧！她是和你开玩笑的，决不会回去把你告诉的。"她听得这句话，欢喜得什么似的，跳跳跑跑的走开，一直向西边墙根跑来。她一抬头，猛的看见一个人，在墙外向着篱眼望个仔细。她倒是一惊，忙立定脚，朝着墙外这个人问道："你是哪里来的野男子？跑到我们家园里面来做什么呢？可是不是想来偷我们的花草的？"坐在地上的两个丫头，听她这话，连忙一齐站起来，向他一望，同声问道："你这野汉子，站在墙外做什么勾当？快快的说了出来！如果延挨，马上就喊人来将你捆起来。问问你究竟想干什么的？"他站在墙外，看见她们游戏，正自看得出神，猛的看见她们一个个都是怒目相向，厉声责问

着，六只星眼的视线，不约而同的一齐向他的脸注着，他可是又羞又怕，停了半晌答道：“对不住，我因为迷失路途，想来请姐姐们指点我出去。”内一个丫头笑道：“迷路只有陌上山里，可以迷路，从没听过迷到人家园里来的。”他急道：“我要是在山里陌上，反倒没有迷过路；可是你们园里，我进来的时候，倒不晓得是个家园；后来看见有了许多的荼蘼架子，才知道是家园。我原晓得家园里外人不能任意游玩的，所以我忙要回去，谁知转了好久，竟转不出去了。千万请姐姐们，方便只个。”那扑蝶的小丫头笑问道：“那个高鼻子的汉子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告诉我们，马上将你送出去。”他连忙道：“我姓刘名秀，字文叔，我家就住在这北边春陵白水村。”话还未了，那个穿红的笑道：“这个痴丫头真好老脸，好端端的问人的名姓做什么，敢是要和他做亲不成？那个扑蝶的小丫头听了这话，登时羞得满面通红，低着粉颈，只是吃吃的憨笑。那穿月白的向她说道：“明姐，你去问问那个汉子。”她连忙答道：“他方才不是说过迷路的吗，又去问他做什么呢？你出园引他出去吧！”那穿月白的笑道：“你既然会说，你何不去引他出去呢？”明儿笑道：“我又不认得他，怪难为情的，教我怎样送法呢。雪妹，还是你送他出去吧！”雪儿笑道：“谁愿意去，你自己不去，又何苦来派别人呢？依我说，不如叫碧儿送他出去吧！”明儿笑道：“正是正是。我倒忘记了她了，叫她去一定是肯去的。”忙向扑蝶的笑道：“碧妹！你送那高鼻子出去吧！”碧儿笑道：“怎么送法？”明儿道：“你个痴丫头，真个死缠不清，年纪长得这么大了，难道送人都不会送吗？”碧儿急道：“你们又不说明白，教我将他送到哪里去呢？”雪儿道：“啐！谁和你缠不清，你不送就是了，扯你娘的什么

淡！马上回去，明姐把你告诉小姐，少不得又要打得个烂羊头。”碧儿急得满头绯红，几乎要哭了出来，停了一会子，说道：“你们只是摆在自己的肚皮里，又不来告诉我，教我怎样送法？还说我不肯呢。”她说着，便向刘文叔问道：“那个高鼻子，你是到哪里去的？”刘文叔忙道：“我是要回到白水村去，你如肯送我出去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”碧儿听了这话，便对她们哭道：“好姐姐，请你们送他去罢！我实在不知什么白水村黑水村在哪里。”雪儿笑道：“呸！不送就不送，哭的什么？谁又教你送他到白水村去呢，不过叫你将他引出花园就完事了。”碧儿听了这话，忙拭泪笑道：“我晓得了，去送去送！”她便动身向北而走来，刚走了几步，猛可里听得娇滴滴的一声呼唤道：“碧儿！”她连忙止住脚步，回转身来，对她们说道：“姐姐们听见么？这可不能再怪我不送那个高鼻子了。现在我要到小姐那里去了。”她说着，便顺着花径弯弯曲曲的向东南角一座两间的小书斋里走去。

刘文叔在墙外听见碧儿肯送他出去，心中自是欢喜。猛听得有人将她唤去，他却将一块石头依旧压在心上，料想这雪儿明儿一定是不肯送他出去的。没奈何打起精神，等碧儿再来，好送出去。他想到这里，那两只眼睛不知不觉的将碧儿一直送到书斋里。她进去了一会子，北边一扇窗子，忽然有人推开。他便留神望去，只见窗口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，打扮得和天仙一样，更有那整整的庞儿，淡淡的蛾眉，掩覆着一双星眼，鼻倚琼瑶，齿排贝玉，说不尽千般娇艳，万种风流，把个刘文叔只看得眼花撩乱，噤口难言。禁不住暗自喝采道：“好一个绝色的女子！有生以来，还是第一遭儿看见这样的美人。只可恨近在咫尺，不能够前去和她谈叙谈

叙。一见芳泽，不知哪一位有福的朋友，能够消受如此仙姿。”他正自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瞥见她的身旁，又现出一个人来，他仔细一看，却就是刚才的碧儿。但见她和那个女子向自己指指点点的说个不了。刘文叔也晓得是说自己的，无奈只是一句不能听见，只好痴呆呆的望着她们。只见碧儿说了一阵，她闪着星眼，向自己望了一眼，这时窗门突然闭起，他怔怔的如有所失。片晌，只见那碧儿跑了出来，对她们说道："明姐，小姐教你送那个高鼻子出去呢。”明儿笑道："这可不是该应，偏偏就教着我，倒便宜了这痴货了。”她说罢，立起来，向刘文叔道："你那汉子，你先转到后门口等我。”刘文叔听罢，连忙称谢不置，顺着短墙，向北走去。不一会，果然走到后门口，但见明儿已经立在那里等他，刘文叔便伸手一揖。明儿躲让不遑的问道："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刘文叔笑道："一者谢谢你引我出去；二者我有两句话要问你。”明儿道："有什么话可问？”刘文叔笑道："请问这里叫什么地方？你们主人姓甚名谁？”明儿笑道："我当是什么要紧事的呢，这样的打拱作揖做鬼脸子；我对你说罢，我们这里名叫杨花坞，我们家老主人去世了，只有老太太，两个小主人，一个小姐；大主人叫阴识，二主人叫阴兴。她说到这里，便住口不说了。刘文叔正想她说出她们小姐的芳名来，不想她不说了，连忙问道："姐姐！我还要请问你，你家小姐芳名叫做什么？”明儿听了这话，似乎有些不大情愿的样子，扭过头，向他狠狠地瞅了瞅一眼，冷冷的答道："你问她做甚么？闺阁里面的名字，又不应该你们男子问的。”刘文叔被她当面抢白了几句，直羞得面红过耳，片晌无言，那心里仍旧盘算个不住；陡然想出一个法子来，便笑着对明儿道："姐姐，你原不晓得，我问你家小

姐芳名，却有一个原因，我有个表妹，昨天到我们家里，她没事的时候，谈起一个阴家女子来，说是住在杨花坞的，她请我带一封信给她；我想你们杨家坞，大约也不是你们主人一家姓阴的，而且阴家的姑娘，又不是一个，我恐怕将信交错了，所以问问你的。”明儿凝着星眼，沉思了一会子道：“你这话又奇了，这杨花坞只有我们主人一家，姓阴的更没有第二家的；我家也只有一个小姐，名叫阴丽华。”刘文叔还恐她不肯吐实，忙故意的失惊道：“果真叫阴丽华吗？”明儿笑道：“谁骗你呢？”刘文叔道：“那就对了。”故意伸手向怀里摸信。明儿道：“你先将信给我看看，可对不对？”他摸了一会，忙笑道：“我可急昏了，怎的连一封信都忘记了，没有带来，可不是笑话呢？”他便对明儿笑道：“烦你回去对你们小姐说一声，就说有个人，姓君名字叫做子求，他有信给你呢。”明儿笑道：“信呢？”刘文叔笑道：“我明天准定送来，好吗？”明儿点头，笑道：“好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再学今天这个样儿，又要累得我们送你出去了。”刘文叔摇头笑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哪里能回回象今朝这个样子呢？”她便领刘文叔绕着荼蘼架子，转了好几个圈子，一面走，一面向刘文叔说道：“你原不晓得，这荼蘼架子摆得十分奥妙，我常常听他们说，当日老太太在日时候，最欢喜栽花，许多的好花，栽到园里，不上几天，就要给强盗偷去了。后来没有法子想，就造出这些荼蘼花的架子来捉强盗，说也奇怪，没有来过的生人，撞到里面，再也摸不出去的。”刘文叔问道：“究竟是个什么顽意儿？”明儿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细细的告诉你。我们这个荼蘼花架立起来之后，一个月里，一连捉到三个偷花的强盗。那些偷花的强盗撞进来，每每转了一夜，转得力尽精疲，不

能动弹，到了早上，不费一些气力，手到擒来，打得个皮开肉绽的才放了。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，一班偷花的强盗奉旨再也不敢来了，都说我们主人，有法术将他们罩住，不能逃去。其实说破了，一点稀奇也没有。听说这荼蘼架子摆的位置，是按着什么八卦的方向，要出来只需看这架子上记号，就能出去了。”刘文叔又问道：“看什么记号呢？”明儿笑指那旁边的架子说道：“那可不是一个生字吗？你出去就寻那个有生字的架子，就出得去了。”刘文叔点头称是。一会子，走到小桥口，明儿便转身回去。刘文叔折回原路，心中只是颠倒着阴丽华，他暗想道：“我不信，天下竟有这样的美人，敢是今朝遇见神仙了吗？”没一刻，进了白水村，早见他的大哥刘縯、二哥刘仲，迎上来同声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的，整整的半天，到这时才回来？”他正自出神，一句也没有听见，走进自己的书房，一歪身子坐下。这正是：

野苑今朝逢艳侣，瑶台何日傍神仙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妆阁重来留情一笑
幽斋数语默证三生

却说刘文叔走进书房，靠着桌子坐下，一手托腮，光是追想方才情景，这时他的两个哥哥，见他这样，都十分诧异，刘縯道："他从来没有过象今朝这样愁眉苦脸的，敢是受了人家的欺侮了吗？我们且去问问看。"说着，二人走进书房。刘仲首先问道："三弟今天是到哪里去的？"他坐在桌子旁边，文风不动，竟一个字都没有听见。刘仲向刘縯道："大哥！你看三弟今朝这个样儿，一定和谁淘气的。如果不是，为何这样的不睬不采？"刘縯点着头，走到他的身边，用手在他的肩上一拍，笑道："三弟！你今天敢是和哪个争吵，这样气冲斗牛的？愚兄等一连问你几声，为什么连一个字都不答我们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"他正自想得出神，不提防有人猛的将他一拍，他倒是吓得一跳，急收回飞出去的魂灵定睛一看，但见两个哥哥站在身旁问话，可是他也未曾听得清楚，只当是问他田事的呢，忙答道："瓜田里的肥料，已经派人布好，豆子田里的草，已经锄去，还有麦田里的潭已动手了，只有菜子还没收，别的差不多全没有事了。"刘縯、刘仲听了他这番所答非所问的话，不禁哈哈大笑。他见他们笑起来，还只当是他们听了自己说的话，赞成的呢，他便高兴起来，又说道："不

是我夸一句海口，凭这六百多顷田，把我一个人调度，任他们佃户怎样的刁钻，在我的面前，总是掉不过鬼去的。”他们听了，更是大笑不止。刘文叔到了此时，还不晓得他们为的是什么事发笑的，复又开口说道：“大哥二哥听了我这番话，敢是有些不对吗？”刘縯忙道：“你的话原是正经，有什么不对呢？”刘文叔忙道：“既然对的，又为何这样的发笑呢？”刘仲笑道：“我们不是笑的别样，方才你走进门，我们两个人就问你几句，你好象带了圣旨一样的，直朝后面走，一声也不答应我们，我们倒大惑不解，究竟不知你为着什么事情这样的生气？我们又不放心，一直跟你到这里，大哥先问你，我又问你，总没有听见你答应我们一句腔；后来大哥在你肩上拍了一下子，你才开口。不想你讲出这许多驴头不对马嘴的话来，我们岂不好笑？”他听了这番说，怔怔的半天才开口说道：“我委实没有听见你们说什么呀？”刘縯忙道：“我看你今天在田里，一定遇着什么风了；不然，何至这样的神经错乱呢？”刘仲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或者可以碰到什么怪风，也说不定，赶紧叫人拿姜汤醒醒脾。”刘縯便要着人去办姜汤。他急道：“这不是奇谈么？我又不是生病了，好端端的要吃什么姜汤呢？”刘仲道：“你用不着嘴强，还是饮一些姜汤的好，你不晓得，这姜汤的功用很大，既可以辟邪去祟，又可以醒脾开胃。你吃一些，不是很好的吗？”刘文叔急道：“你们真是无风三尺浪，我一点毛病也没有，需什么姜汤葱汁呢？”刘縯道：“那么，方才连问你十几句，也没有听见你答一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刘文叔沉思了一会，记得方才想起阴丽华的事，想得出神，所以他们的话一句没有听见。想到这里，不禁满面绯红，低音无语。刘縯、刘仲见他这样，更加疑惑，便令人出去办姜汤。一会子姜汤烧好，一个

小厮捧了进来。刘縯捧着，走到他身边说道：“兄弟！你吃一杯姜汤，精神马上就得清楚。”刘文叔心中暗笑，也不答话，将姜汤接了过来，轻轻的往地下一泼，笑道：“真个这样的见神见鬼了。我方才因为想了一件事情，想得出神，所以你们问我，就没有在意，你们马上来乱弄了。”刘縯笑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便不准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发呆，要随我们一同去谈谈才好呢。”刘文叔被他们缠得没法，只好答应跟他们一同走到大厅上。那一班刘縯的朋友，足有四百多人，东西两个厢房里，以及花厅正厅上跑来跑去，十分热闹。有的须眉如雪，有的年未弱冠，胖的、瘦的、蠢的、俏的，形形色色，真个是珠覆三千。刘文叔正眼也不去看他们一下子，懒洋洋的一个人往椅子上一坐，也不和众人谈话，只是直着双目呆呆的出神。刘縯、刘仲，也只当他是为着田里什么事没有办妥呢，也不再去理他，各有各的事情去了。不多时，已到申牌时候，一班厨子，纷纷的到大厅上摆酒搬菜。一会子安摆停当，那班门下客，一个个不消去请，老老实实的都来就坐。刘縯、刘仲、刘文叔三个人，和五个年纪大些的老头子，坐在一张桌子上。酒未数巡，忽有一个人掷杯于地，掩着面孔，号啕大哭，刘縯忙问道：“李先生！今天何故这样的悲伤烦恼，莫非下人怠慢先生吗？如果有什么不到之处，请直接可以告诉鄙人。”那人拭泪道：“明公哪里话来，兄弟在府上，一切承蒙看顾，已是感激不尽，哪里有什么不到之处呢？不过我哭的并非别事，因为今天得着一个消息，听说太皇太后驾崩，故而伤心落泪的。试看现在乱到什么程度了，莽贼篡位，自号新皇帝，眼看着要到五年了，不幸太皇太后又崩驾归西，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一件事啊！”有个老头子，跷起胡子叹道：“莽贼正式篡位的那一年，差不多是戊辰吧？今年癸酉，

却整整六年了，怎么说是要到五年呢？”刘缜皱眉叹道：“在这六年之内，人民受了多少涂炭，何日方能遂我的心头愿呢？”刘仲道：“大哥！你这话忒也没有勇气了，大丈夫乘时而起，守如处女，出如脱兔，既想恢复我们汉家基业，还能在这里犹疑不决么？时机一到，还不趁风下桌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这才是英雄的行径呢。”众人附和道：“如果贤昆仲义旗一树，吾等谁不愿效死力呢？”刘文叔笑道：“诸公的高见，全不是安邦定国的议论；不错，现在莽贼果然闹得天怨民愁的了。但是他虽然罪不容诛，要是凭你们嘴里说，竖义旗就竖义旗，谈何容易？凭诸公的智勇，并不是我刘文叔说一句败兴的话，恐怕用一杯水，去救一车子火，结果决定不会有一点效力的。要做这种掀天揭地的大事业，断不是仗着一己的见识和才智所能成事的。老实说一句，照诸公的才干，谈天说地还可以；如果正经办起大事来，连当一名小卒的资格还没有呢。”他将这番话一口气说了到底，把一班门下客，吓得一个个倒抽一口冷气，面面相觑，半晌答不出话来。刘缜忙喝道：“你是个小孩子家，晓得天多高，地多厚呢？没由的在这里信口雌黄，你可知道得罪人么？”刘文叔冷笑不语。刘缜忙又向众人招呼陪罪道：“舍弟年幼无知，言语冲撞诸公，务望原谅才好！”众人齐说道：“明公说哪里话来，令弟一番议论，自是高明得很，我们真个十分拜服。”刘仲道：“请诸公不要客气，小孩子家只晓得胡说乱道的，称得起什么高明.不要折煞他罢。”他们正自谦虚着，刘文叔也不答活，站起身来出了席，向刘缜说道：“大哥！我今天身体非常疲倦，此刻我要去睡了。”刘缜笑道：“我晓得你是个生成的劳碌命，闲着一天，马上就不对了，今天可是弄得疲倦了？”他也不回答，一径往后面书房里走来，进了自己的书房，便命

小僮将门闭好，自己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心中暗想道："明天去，想什么法子教那儿人出来呢？但是写信这个法子不是不好，恐怕她一时反起脸来，将这信送给他的哥哥，那么我不是就要糟糕了么？"他停了一会子，猛的又想道："那阴丽华会朝他狠狠的望了一眼的，她如果没有意与我，还能叫明儿将我送出来么？是的，她定有意与我的。可是这封信，怎样写法呢？写得过深，又怕她的学识浅，不能了解；写得浅些，又怕她笑我不通。她究竟是个才女，或者是一个目不识丁女子，这倒是一个疑问了。她是个才女，见了我的信，任她无情，总不至来怪罪我的；假若是个不识字的女子，可不白费了我一番心思，去讨没趣么？"他想到这里，真个是十分纳闷。停了一会，忽然又转过念头道："我想她一定是个识字的才子，只听明儿讲话大半夹着风雅的口吻；如果她是个不识字的，她的丫头自然就会粗俗了。"他想到这里，不觉喜形于色，忙到桌子跟前，取笔磨墨，预备写信给她，他刚拿起笔来，猛然又转起一个念头来，忙放下笔，说道："倒底不能写信，因为这信是有痕迹的，不如明天去用话探试她罢。"他又踱了一回，已有些倦意，便走到床前，揭开帐子，和衣睡下。那窗外的月色直射进来，他刚要入梦，忽听得窗外一阵微风，将竹叶吹得飒飒的作响。他睁开睡眼一骨碌爬起来，便去将门放开，伸头四下一张，也不见有什么东西，只得重行关好门，坐到自己的床边，自言自语道："不是奇怪极了？明明的听见有个女人走路的声音。还夹着一种环珮的响声，怎么开门望望，就没有了呢？"他正自说着，猛可里又听得叮叮当当的环珮声音，他仔细一听，丝毫不错，忙又开门走出去，寻找了一回，谁知连一些影子也没有。他无奈，只得回到门口，直挺挺立着，目不转睛的等候着，不一会果然又响了，他仔

细一听，不是别的，原来是竹叶参差作响。他自己也觉得好笑，重行将门关好，躺到床上，可是奇怪得很，一闭眼睛就得看见一个满面笑容的阴丽华，玉立亭亭的站在他的床前，他不由的将眼睛睁开来瞧瞧，翻来复去一直到子牌的时候，还未曾睡着。几次强将眼睛闭起，无奈稍一合拢来，马上又撑了开来。不多时，东方已经渐渐的发白。他疲倦极了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合起眼来，真的睡着了。

再说那明儿回去，到了阴丽华的绣楼上，只见丽华手托香腮，秋波凝视，默默的在那里出神。明儿轻轻走过来笑道："姑娘，我已经将那个高鼻子送出去了。"丽华嫣然一笑道："人家的鼻子怎样高法呢？"明儿笑道："姑娘，你倒不要问这人的鼻子，委实比较寻常人来得高许多哩！"丽华笑道："管他高不高，既然将他送了出去就算了，还噜嗦什么呢？"明儿笑道："我还有一件事情，要来禀知姑娘，不知姑娘晓得吗？"丽华笑道："痴丫头，你不说我怎么能晓得呢？"明儿笑道："我送那高鼻子出去的时候，他曾对我说过，他有个表妹，名字叫什么君子求，她写一封信要带给你，我想从没有听见过一个姓君的，是你的朋友呀！"丽华笑道："你说什么，我没有听得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"明儿道："你有没有一个朋友姓君的？"丽华方才入神，忙问道："他叫什么名字？"明儿道："叫做君子求，他有一封信要带给你。"她听了这活，皱着柳眉，想一会道："没有呀。"明儿笑道："既然没有，为什么人家要寄信给你呢？那个高鼻子说得千真万真，准于明天将信送得来，难道假么？"她仔细的一想，芳心中早已料瞧着八九分，可是她何等的机警，连忙正色对明儿道："这个姓君的，果然是我的好友；但是她和我交接的时候，你们大主人与二主人皆不晓

得，现在她既然有信来，你可不能声张出去的，万一被他们晓得，一定要说我不守规矩，勾朋结类的了。”明儿哪里知道就理，连连的答应道：“姑娘请你放心，我断不在别人面前露一言半句的。”丽华大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明天早上就到园里去守他收信，切切！”明儿唯唯答应，不在话下。

岔回来，再表刘文叔一梦醒来，不觉已到午时，望日当窗？那外面的鸟声，叫得一团糟似的。他披衣下榻，开门一望，只见炊烟缕缕，花气袭人，正是巳牌的时候。他懒洋洋的将衣服穿好，稍稍的一梳洗，便起身出门，到了五杀场上看见刘缜，带着二千多名乡勇，在那草地上操练呢，他也没心去看，一径走到豪河口的吊桥上。刘缜见他出来，正要和他说话，见他走上吊桥，似就要出村去的样子，不由的赶上来劝道：“兄弟，你昨天已经吃足辛苦了，今天又要到哪里去？”他冷冷的答道：“因为这几天身上非常不大爽快，所以住在家里气闷煞人，还是到外面去跑跑的好。”刘缜道：“游玩你尽管游玩，不过我劝你是不要操劳的为妙。田里的各事，自然有长佃的是问，需不着你去烦神的。他们如果错了一些儿，马上就教他们提头见我。”刘文叔笑道：“话虽然这样的说，但是天下事，大小都是一样的，待小人宜宽，防小人宜严，要是照你这样的做去，不消一年，包管要怨声载道了。”刘缜笑道：“你这话完全又不对了，古话云，赏罚分明，威恩并济，事无不成的。如果一味敷衍，一定要引起他们小视了。”刘文叔笑道：“你这话简直是错极了，用佃户岂能以用兵的手段来应付他们？不独不能发生效力，还怕要激成变乱呢！”刘缜被他说得噤口难开，半晌才道：“兄弟的见识，果然比我们高明得多哩！”刘文叔此刻心中有事，再也不情愿和他多讲废话，忙告辞了，出得村来，顺着旧路，

彷彷佛沸的走向南来。不一会，又到了那一条溪边的小桥上面，可怪那些小鸟和水里的鱼儿，似乎已经认识了的样子，一个个毫不退避，叫的、跳的、游的、飞的，象煞一幅天然的图画。他的心中是多么快活，多么自在，似乎存着无穷的希望，放在前面的样子，两条腿子也很奇怪，走起来，兀的有力气，不多一会，早到了她家的后园门口，只见后门口立着一个丽人，他心中大喜道："这一定是丽华了。"三步两步的跑了过去，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明儿。但见她春风满面的，第一句就问道："你的信送来了吗？"他故意答道："送是送来，但是我们小姐说过的，不要别人接，需要你们家小姐亲自来接信才行呢。"明儿笑道："你这人可不古怪极了！任你是什么机密的信，我又不去替你拆开，怕什么呢？"刘文叔笑道："那不行的，因为我们的小姐再三叮咛，教我这封函，千万不可落到别人的手里。我是抱定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的宗旨。姐姐，请你带你们的小姐出来，我好交信与她。"明儿强他不过，只得向他盯了一眼，说道："死人，你跟我进来吧！"他听了这话，如同奉了圣旨一样，轻手轻脚的跟着她走进园去。不多时，走到书房门口，明儿对他道："烦你在这里等等，我去带小姐马上就来。"他唯唯答应，她便起身去了。刘文叔在书案上翻看了一会，等得心焦，忙出书房，张目向前面望去。猛可里听见西南角上呀的一声，他抬起头来，凝神一望，只见楼窗开处，立着一个绝代佳人，他料想一定是阴丽华毫无疑议了。但见她闪着秋波，朝刘文叔上下打量个不住，最后嫣然一笑，便闭了楼门。这一笑，倒不打紧，把个刘文叔笑得有痒没处搔，神魂飞越，在书房里转来踱去，象煞热锅上蚂蚁一样。等了一会，伸出头来，望了一会，不见动作，他满

心焦躁道：“明儿假使去报告他家主人，那就糟了！”忽然又转过念头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方才她朝我一笑，显系她已得明儿的消息，才能这样的。”又等了半晌，突闻着一阵兰麝香风，接着又是断断续续一阵环珮的声音，从里面发了出来，他暗暗的欢喜道：“那人儿来了。”不多时，果见明儿在前面领着路，但见她婷婷袅袅的来了。刘文叔这时不知怎样才好，又要整冠，又要理衣，真是一处弄不着。霎时她走到书房门口，停了停，便又走了进来，娇羞万状，默默含情。刘文叔到了这时，一肚子话尽化到无何有之乡，张口结舌，做声不得。明儿对他说道：“这是我们的小姐，先生有什么信儿，可拿出来吧？”刘文叔忙抢上前躬身一揖，口中道：“请屏退侍从，以便将信奉上。”阴丽华宫袖一拂。明儿会意，连忙退出。她娇声问道：“先生有什么信，请拿出来吧！”这正是：

休道落花原有意，须知流水亦多情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

协力同心誓扶汉室
翻云覆雨初入柔乡

却说刘文叔见她问话，低声答道："久慕芳名，昨于无意中得瞻仙姿，私怀幸慰！故以寄信为题，借此与玉人一亲芳泽，虽死亦愿矣。但素昧平生，幸勿责我孟浪，则衔感无既。"阴丽华听了这番话，只羞得粉面飞红，低垂螓首，半晌答不出一句话来。他也不便再说，俩人默默的一会子，刘文叔偷眼看她那种态度，愈是怕羞，愈觉可怜可爱。他情不自禁的逼近一步，低声问道："小姐不答，莫非嗔怪我刘某唐突吗？"阴丽华仍是含羞不语。他恐怕马上要有人来，坐失此大好的机会，大胆伸手将丽华的玉手一握，她也不退避。刘文叔见了这种光景，加倍狂浪起来，一把将她往怀中一搂，接了一个吻，说道："亲亲！你怎么这样的怕羞呢？此地也没有第三个人在这里，是否敢请从速一决。"她躲避不迭，不觉羞得一双星眼含着两包热泪，直要滚了下来。他见她这样情形，忙放了手说道："小姐既不愿与某，可以早为戒告，某非强暴者流，就此请绝罢！"他撒开手便要出来。阴丽华忙伸出玉腕将他拉住哭道："我曾听古人有云，女子之体，价值千金，断不能让男子厮混的。我虽然是个小家女子，颇能知些礼义。家兄为我物色至今，完全碌碌之辈，

不是满身铜臭，便是纨绔气习，俗气逼人，终未成议。昨日在此地见君，早知非凡人可比。但今朝君来，我非故意作态，一则老母生病未愈，二则家兄等俱在母侧，倘有错失，飞短流长，既非我所能甘受，与君恐亦不宜。"他听了这番话，知道她已误会，忙答道："小姐，你可错疑我了。鄙人方才的来意，不过完全是征求尊意，是否能够下顾垂爱，别无其他的用意的。我非是那一种轻薄之辈，专以肉欲用事的。"她回悲作喜道："这倒是我错怪你了，不知你还肯原谅我吗？"刘文叔笑道："小姐，哪里话来！小姐肯怜惜我，我就感激不尽了，何敢说个怪字呢。"她道："我们坐下来谈罢！"刘文叔唯唯的答应，便走向左边的椅子上坐下。她便将明儿喊来，附耳谈了几句。明儿点头会意，又将刘文叔瞟了一眼，方才出去。她从容地坐下，方展开笑靥问道："刘先生胸怀大志，将来定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的。眼见中原逐鹿，生灵涂炭，莽贼窥窃神器，转眼六年，芸芸众生急待拯救，不知先生将用何种方针，去恢复汉家的基业呢？"她说罢，凝着秋波，等他回答。刘文叔听她说出这番话，不禁十分敬爱，不由的脱口答道："吾家基业，现不必论，终有恢复之一日。丈夫处事，贵于行，而不贵乎言，言过其实，非英雄也。敝人的志愿，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娶阴！"他说到这里，忙噎住不响，知道自己失言，登时面泛红光。她听他刚说到一个阴字，便噎住了，自己还不明白吗？也羞得面泛桃花，低首无语。刘文叔忙用了话岔开去。二人又谈了一会，刘文叔虽然是个年未弱冠的少年，但是他的知识却过于常人，一举一动都深有含蓄，比较他的两个哥哥真有天渊之别。今日见了阴丽华，觉得她没有一处不可爱。看官，这个爱字，与情当然是个搭挡的，情与肉欲，又差到多少路程呢？看官一定能

够了解的。我再进一步说，这爱与情，情与肉欲，至多间隔着一毫一发吧。任他是什么人，一发生了爱，自然就会有情了；有了情，那必从肉欲这条道路上走一下子，才算是真情呢！谁说我这话说得不对，他就是个大骗子。为什么呢？肉欲也是情之一种，也就是情的收束。闲话少说，言归正文。刘文叔和她谈了一阵子，只见阴丽华朱唇轻启，爽若悬河，句句动容，矢矢中的。他可是把那爱河的浪花，直鼓三千尺，按捺不定，低声问道："我能够常常到此地来聆教聆教吗？"她微笑不答，伸出纤纤玉腕拿起笔来，就在桌上写了四个字。他眼近来一看，乃是关防严密；他也提起笔来在手心里写了六个字，何时方可真个，伸出手来向她示意。她闪着星眼一看，不觉红晕桃腮，娇羞不胜，复提起笔来在玉掌上面写了一行字，向刘秀示意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明酉仍在此候驾。他看罢心中大喜，便向她说道："蒙允感甚！但是现在因为还有许多事情，要回去料理，明日届时过来候驾，今天恕我不陪了。"她含羞微笑道："你今天出去，可要不要着人送你？"他忙道："不需不需！"她将明儿唤了进来，说道："你将刘先生送出园，快点回来，我在这里等候你呢！"明儿诺诺连声的送着刘文叔走出书房，一直将他送到园门口。刘文叔依依不舍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她倚着花栏，还在那里朝自己望呢。他可是站住不走了。明儿道："先生，你今天和我们小姐谈些什么话？"他笑道："不过谈些平常的话罢了。"明儿摇头笑道："你不要骗我，我不信。"她说着，斜瞟星眼，盯着刘文叔。文叔笑道："好姐姐！你不要告诉人家，我就说了。"明儿忙答道："我不去告诉人，你说吧！"他笑道："好丫头，你们小姐许给我了。"明儿诧异问道："这话从何说起，怎的我们一些也不知道呢？"他笑

道："要你们知道，还好吗？"明儿笑道："呸！不要我们知道，难道你们还想偷嘴吗？"刘文叔禁不住笑道："好个伶俐的丫头，果然被你猜着了。"明儿又问道："敢是你们已经……"她说了半句，下半句说不下去了，羞得低着头只是发笑。刘文叔见她这样子，不由的说道："不瞒你说，虽然没有到手，可是到手的期限也不远了，明天还要烦你神呢！"明儿问道："明天又烦我做什么？"刘文叔笑道："你和我走出园去，告诉你。"二人便出了园，文叔便将方才的一番话，完全告诉了她，把个明儿只是低头笑个不住道："怪不得两个人在书房里，咕咕叽叽谈了半天，原来还是这个勾当呢！好好好！我明天再也不替你们做奴婢了！"刘文叔忙道："好姐姐，那可害了我了，千万不能这样！总之，我都有数，事后定然重重的报答你，好吗？"明儿笑问道："你拿什么来谢我呢？"刘文叔笑道："你爱我什么，便是什么。"明儿指着他羞道："亏你说得出，好个老脸！"她说罢，翻身进去，将门闭起。他高高兴兴的认明了方向，顺着有生字的荼蘼花架，走了出去。到小桥边，又看了一回风景，才寻着原路回来。肚中已觉得饿了，忙叫童儿去拿饭来，胡乱吃了些。才放下饭碗，就有两个老佃长进来禀话，见了刘文叔，两个老头子一齐跪下。刘文叔慌忙下来将他们扶起来，说道："罪过罪过！这算什么！你们有话简直就坐下来说就是了，何必拘这些礼节呢？"一个老头子捋着胡子叹道："我们今天到这里来，原来有一桩要紧事情，要讨示下。"刘文叔道："什么事情？你们先坐下来，慢慢的说罢。"两个老头子同声嚷道："啊也，我们佃户到这里来，断没有坐的道理，还是站着说罢。"刘文叔忙道："二位老丈，这是什么话？赶紧坐下来，我不信拘那些礼节，而且我们又不是皇

帝家，何必呢？”两个老头子，又告了罪，方才坐下。刘文叔问道：“二位老丈，今天难道有什么见教吗？”东边花白胡子的先答道：“小主人！你还不晓得？现在新皇帝又要恢复井田制了；听说北一路现在都已实行了，马上就要行到我们这里来了。我想我们一共有六百多顷田，要是分成井田，可不要完全归别人所有了吗？”刘文叔听了这话吃惊不小，忙问道：“这话当真么？”那两个老头子同声说道：“谁敢来欺骗主人呢？”刘文叔呆了半晌，跌足叹道：“莽贼一日不除，百姓一日不安！”那老头子又说道：“听说有多少人，现在正在反对，这事不知可能成功？”刘文叔叹道：“这种残暴不仁的王莽，还能容得人民反对吗？不消说，这反对两个字，又不知杀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了！”正说话时，刘仲走了进来，听他们说了个究竟，气得三光透顶，暴跳如雷，大声说道：“怕什么！不行到我们这里便罢；如果实行到我们这里，凭他是天神，也要将他的脑袋揪下来，看他要分不要分了。再不然，好者我们的大势已成，趁此机会就此起兵，与莽贼分个高下。若不将吾家的基业恢复过来，誓不为人！”刘文叔劝道：“兄长！你何必这样的大发雷霆呢？现在还没有行到这里呢！凡事不能言过于行的，事未成机先露，这是做大事的人的最忌的。”刘仲被文叔这番话说得哑口无言，转身出去。那老头子又向文叔说道：“昨天大主人到我们那里去，教我们让出一个大空场来，给他们操兵。我想要是在冬天空场尽多，现在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哪里能有一些闲空地方呢？我当时没有回答，今天请示，究竟腾出哪一段地方做操场？”刘文叔沉思了一会，对两个老头子说道：“那日升谷旁边一段地方，现在不是空着吗？”两个老头子同声说道：“啊也，真的老糊涂了！放着现成的一段极大的空地，不

是忘记了。”刘文叔笑道：“那一段空地，就是有十万人马，也不见得什么拥挤的。你们今天回去，就命人前去安排打扫，以备明日要用！”两个老头子唯唯的答应，告辞退出，一宵无话。

到了第二天一早上，那四处的乡勇，由首领带领，一队一队的向白水村聚集。不到多时，只见白水村旗帜飘扬，刀枪耀日。刘缜、刘仲忙得不亦乐乎，一面招待众首领，一面预备午饭。直闹到未牌时候，大家用饱茶饭，各处的首领纷纷出来，领着自己的人马，浩浩荡荡，直向日升谷出发。刘缜、刘仲骑马在后面缓缓的行走。他的叔父刘良，也是老兴勃发，令人扶他上马，跟去看操。到了地头，一声呼号，一队队的乡勇，排开雁阵，听候发令。那一班首领，骑在马上，奔走指挥。一时秩序齐整，便一齐放马走到刘缜、刘仲的面前，等候示下。刘仲首先问道：“秩序齐整了吗？”众首领轰天价的一声答应道：“停当了！”刘缜便向司令官一招手，只见那个司令官捧着五彩的令旗，飞马走来，就在马上招呼道：“盔甲在身，不能为礼，望明公恕罪！”刘缜一点首，那司令官便取出红旗，在阵场驰骋往来三次，然后立定了马，将手中的红旗一展。那诸首领当中有三个人，并马飞出阵场。司令官扬声问道：“来者敢是火字队的首领吗？”三人同声答道：“正是！”司令官便唱道：“第一队先出阵训练！”那个背插第一队令旗的首领，答应一声，飞也似的放马前去，将口中的画角一鸣。那东南角上一队长枪乡勇，风驰电掣的卷出了来，刹那间，只见万道金蛇，千条闪电般的舞着。司令官口中又喊道：“火字第二队出阵对手试验！”那第二队的首领，也不及答应，就飞马前来，将手中的铜琶一敲。霎时金鼓大震，一队短刀乡勇，从正东方卷了

出来，和长枪队碰了头，捉对儿各显本领，枪来刀去，刀去枪迎，只杀得目眩心骇。这时司令官又大声喊道："火字第三队出阵合击第一队。"第三队的首领早就放马过去，听司令官一声招呼，便将令旗一招。那一队铁尺兵，疾如风雨般的拥了出来，帮着短刀队夹攻长枪队，只杀得尘沙蔽日，烟雾障天。司令官将黄旗一展，霎时金鼓不鸣。那火字第三队的人马，风卷残云般退归本位，露出一段大空场来，静荡荡的鸦雀无声。这时候，忽见西边一人飞马而来。刘缜、刘仲回首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是刘文叔前来看操的。他首先一句问道："现在操过第几阵了？"刘缜答道："操过第一阵了！"刘文叔道："成绩如何？"刘缜点头微笑道："还可以。"话还未了，只见司令官口中喊道："土字第一队出阵！"那个首领背着一把开山斧，用手一招。东北上跑出一队斧头兵来，每人腰里插着两把板斧，一个个雄纠纠的挺立垓心。那首领一击掌，那些斧头兵，连忙取斧头耍了起来，光闪闪的和雪球一样。司令官又喊道："第二队出阵对手！"第二队的首领，忙将坐下的黄骠马一拍，那马嘶吼一声，只见正北上一队铜锤兵，蜂拥前来，和第一队的板斧相搏起来。此时只听得叮叮哨哨，响不绝于耳。战够多时，司令官取出黑旗，迎风一展，那两队土字兵慢慢的退回本位。司令官口中喊道："水字第一队出阵！"话还未了，只见正南的兵马忽地分开。这时金鼓大震，那水字队的首领用手一招，登时万弩齐发。射到分际，司令官将旗一摆，复又一招，瞥见第二队从后面翻了出来。每人都是腰悬豹皮袋，穿到垓心，一字儿立定，取出流星石子，只向日升谷那边掷去，霎时浑如飞蝗蔽空一般。司令官将白旗一竖，那流星一队兵，就地一滚，早已不知去向。正西的盾牌手，翻翻覆

覆的卷了出来。司令官又将蓝旗一招，那正南方霍的穿出一队长矛手，和盾牌手对了面，各展才能，藤牌一耍，花圈锦簇，长矛一动，闪电惊蛇。杀了多时，司令官将手中五色彩旗，一齐举起，临风一扬，四处的队伍，腾云价的一齐聚到核心，互相排列着。就听金鼓一鸣，那五色的兵队，慢慢延长开去，足有二里之遥。司令官兜马上了日升谷，将红旗一招，三队的火字兵立刻飞集一起。司令官将五色旗挨次一招展，那五队兵霍地一闪，各归本位。胡茄一鸣，各队兵卒都纷纷散队，各首领和司令官一齐到刘缜面前，打躬请示。刘缜点头回礼，向众首领说道："诸公辛苦了！今天会操的成绩，我实在不望到有这个样子；只要诸公同心努力，何愁大事不成呢？"刘文叔忙问道："谁是流星队的首领？"只见一个小矮子近来，躬身说道："承问，在下便是。"刘文叔满口夸赞道："今天各队的训练成绩，都是不差。惟看你们这一队的成绩，要算最好了！"那个矮子只称不敢。刘良笑道："文叔，你平素不是不大欢喜练有武功吗？今天为何也这样的高兴呢？"文叔笑道："愿为儒将，不为骁将；儒将可以安邦定国，骁将不过匹夫之勇耳。"刘良惊喜道："我的儿！看不出你竟有这样的才干！汉家可算又出一个英雄了！"大家又议论了一会，只见日已含山，刘缜便令收兵回去。一听令下，登时一队队的排立齐整，缓缓的回去。刘良等回到白水村，刘缜便请诸首领到他家赴宴谈心。

大家刚入了座，刘文叔猛的想起昨日的话来，酒也不吃，起身出席，走后门出去。幸喜刘缜等因为招待宾客，未曾介意。他趁着月光，出了白水村，一径向杨花坞而来。一路上夜色苍茫，野犬相吠，真个是碧茵露冷，花径风寒。一转眼又到阴家的后园门口，他展目一看，只见双扉紧闭，鸡

犬无声，他不觉心中疑惑道：“难道此刻还没人来？敢是阴小姐骗我不成？我想决不会的。或者她的家中事牵住，也未可知；再则有其他缘故，也说不定。”他等了多时，仍未见有一些动静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一定是出了岔头了，不然，到这晚，明儿还不来呢？”他等得心焦，正要转身回去，猛听得呀的一声，门儿开了，他可是满肚子冰冷，登时又转了热。忙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明儿。她向他一招手，他进了园。明儿轻轻的将门关好，领着他一径向前而来。转亭过角，霎时到了丽华的绣楼。轻轻的上了楼，走进房内，但见里面陈设富丽堂皇，锦屏绣幕，那一股甜习习的香气，撞到他的鼻子里，登时眼迷手软浑身愉快。那梳妆台上，安放着宝鸭鼎，内烧沉降。右边靠壁摆着四只高脚书橱，里面安放牙签玉轴，琳琅满目，他走进几步，瞥见丽华倦眼惺忪的倚着薰笼，含有睡意。明儿向他丢下一个眼色，便退了出去。他轻轻的往她身旁一坐。这正是：

最喜今朝兼四美，风花雪月一齐收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

芍药茵中明儿行暖昧
荼蘼架下贼子窍风流

斗移星换，夜色沉沉；帘卷落花，帐笼余馨；海棠已睡，垂柳骄人。当此万籁俱寂的时候，刘文叔坐在她的旁边，用手在她的香肩上轻轻一拍，低声唤道："卿卿，我已经来了！"她微开倦眼，打了一个呵欠，轻舒玉臂，不知不觉的搭在刘文叔的肩上，含羞带喜的问道："你几时来的？"刘文叔忙道："我久已来了，不过在后园门口等了好久，才得明儿将我带来的。"她微微的一笑。启朱唇说道："劳你久等了！"文叔忙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只怪我急性儿，来得忒早了。"她问道："你受了风没有？"文叔忙道："不曾不曾！"她伸出玉手，将文叔的手一握，笑道："嘴还强呢，手冰冻也似的，快点倚到薰笼上来度度暖气！"文叔忙将靴子脱下，上了床。她便将薰笼让了出来。文叔横着身子，仰起脸来，细细的正在饱餐秀色。她被他望得倒不好意思起来，笑道："你尽管目不转睛地朝我望什么？"文叔笑道："我先前因为没有晚饭吃，肚子里非常之饿。现在看见你，我倒不觉得饿了。"她听了这话，惊问道："你还没有吃晚饭吗？"文叔笑道："日里我们家兄约会了四周的乡勇在日升谷会操，我也去看操。到了晚上我

回来的时候，刚才坐下来入席，猛的想起昨天的约来，忙得连饭都没敢吃，生怕耽搁辰光。再则又怕你盼望，故而晚饭没吃就来了。”她嗤的一笑，也不答话，起身下床，婷婷袅袅的走了出去。文叔不解她是什么用意。一会她走进来，坐到床边，对他笑道：“你饿坏了，才是我的罪过呢！”刘文叔忙答道：“不要烦神，我此刻一些儿也不饿。”她笑道：“难道要成仙了么？此刻就一些也不饿。”话犹未了，但见明儿捧了一个红漆盒子进来，摆在桌上，又倒了两杯茶，便退了出去。她轻轻的问道：“太太睡了不曾？”明儿笑道：“已经睡熟了。”她又竖起两个指头问道：“他们呢？”明儿笑道：“也睡了好久了。”她正色对文叔说道：“君今天到这里，我要担着不孝、不义、不贞、不节的四个大罪名，但是贞姬守节，淑女怜才，二者俱贤。照这样看来，我只好忍着羞耻，做这些不正当的事情，惟望君始终要与今朝一样，那就不负我的一片私心了。”刘文叔忙道：“荷蒙小姐垂爱，我刘某向后如有变卦，”他刚刚说到这里，阴丽华伸出纤纤的玉腕，将他的口掩着笑道：“只要居心不坏，何必指天示日，学那些小家的样子做什么呢？现在不需罗嗦了。明儿刚才已经将点心拿来，你不嫌粗糙，请过去胡乱吃一些罢。”文叔也不推辞，站起来，走到桌边坐下。她跟着也过来，对面坐下，用手将盖子揭去。只见里面安放着各种点心，做得非常精巧。她十指纤纤用牙箸夹了些送到他的面前。文叔一面吃着，一面细细认着，吃起来色香味三桩，没有一桩不佳，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也不好意思去问她。只好皱着眉毛细细的品着味道。她见文叔这样，忙问道：“敢是不合口吗？”文叔笑道：“极好极好！”她道：“不要客气罢！我知道这里的粗食物，你一定吃不来的。”文叔道：“哪里话

来，这些点心要想再比它好，恐怕没有了。”她笑道：“既然说好，为什么又将眉毛皱起来呢？这不是显系不合口吗？”刘文叔悄悄的笑道：“我皱眉毛原不是不合口；老实对你说一句，我吃的这些点心一样也认不得，所以慢慢的品品味道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做的。”她听了笑道：“原来这样，我来告诉你罢！”她说着，用牙箸在盘里点着道：“这是梅花髓的饼儿，这是玫瑰酥，这是桂蕊饽饽，这是银杏合儿。”她说了半天，刘文叔只是点头叹赏不止。又停一会，猛听谯楼更鼓已是三敲，刘文叔放下牙箸，对她低声说道：“夜深了，我们也该去安寝了。”她低首含羞，半晌无话。刘文叔便走过来，伸手拉着她的玉腕，同入罗帏，说不出的无边风景，蛱蝶穿花，蜻蜓掠水；含苞嫩萼，乍得甘霖；欲放蓓蕾，初经春雨；自是百般愉快，一往情深了。

但是他们两个已经如愿已偿了，谁也不知还有一个人，却早已看得眼中出火。你道哪一个？却原来就是明儿。她的芳龄已有二八零一，再是她生成的一付玲珑心肝，风骚性儿，看见这种情形，心里还能按捺得住吗？她站在房门外边，起首他们两个私话喁喁，还不感觉怎样；后来听得解衣上床，一个半推半就，一个又惊又爱，霎时就听得零云断雨的声音，一声声钻到她的耳朵里，她可是登时春心荡漾，满面发烧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想进去分尝一脔。回转一想，到底碍着主仆的关系，究竟理上讲不过去；再则刘文叔答应倒没有什么，假若刘文叔不答应，岂不是难为情吗？她思前想后，到底不能前去，她只得将手指放在嘴里，咬了几口，春心才算捺下去了一些。一会子，又听得里面动作起来，禁不住芳心复又砰砰的跳了起来，此番却十分利害，再也不能收束了。她皱眉一想，猛的想出一个念头来，便轻轻的下了楼，将门

一道一道的放开，直向后园而来。进了园门，瞥见海棠花根下，蹲着一个黑东西，两只眼和铜铃一样，灼灼的朝自己望个不住，她吓得一噤，忙止住脚步，细细的望了一会。无奈月色昏沉，一时看不清楚，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可怪那东西兀自动也不动的蹲在那里。她到这时，进又不敢，退又不肯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只见那东西忽的穿了出来，咪呼咪呼的乱叫，她吓得倒退数步，原来是一只大黑猫。她暗骂道："狗嚼头的个畜生！没来由的在这里大惊小怪呢？"她说罢，恨得拾起一块砖头来，迎面向那黑猫掷去。那个黑猫一溜烟不知去向，她才又向前走去。霎时到了书房门口，她轻轻的在门上拍了一拍，就听得里面有人问道："谁呀？"她轻轻的答道："是我。"里面又问道："你究竟是谁呀？"明儿道："我是明儿。"里面忙道："明姐吗？请你等一等，我就来开门。"不一会，一个十五六岁的童儿，将门开放，笑问道："明姐，你此时还未睡吗？"她笑道："没有，你们为何到这时也不睡呢？"那童儿笑道："和小平赶围棋，一直赶到这会，还没睡呢。姐姐，你来做什么的？"她笑吟吟将那童儿的手一拉，说道："我来和你们耍子，不知你们肯带我么？"那童儿笑道："那就好极了！我们两个人睡又睡不着，你来，我们大家耍子，倒觉得有趣咧！"她和他手拉手儿，进了房。但见里面还有一个小童儿，大约在十一二岁的光景，正坐在那里注目凝神的朝着棋盘里望着，见她来忙笑道："明姐，你来了正好，我这盘棋刚要输了，快些来帮着我，小才专门会和我赖。"明儿笑道："你输几盘给他了？"小平道："连输三盘给他了，我和他讲的是二十记手心一盘，现在已经欠他六十记手心了。好姐姐，快来帮助我吧！"她笑道："好好！我来帮助你。"小才道："那可不成功，谁是你的对手

呢？”明儿笑道：“不要这样的认真，他小你大，我不去帮着他，难道还来帮着你不成？”说着便靠着桌子坐下，一把将小才拉了坐在自己怀里。一面教小平动棋，一面暗暗的盘算道：“在这里断不能做勾当的。那个小平虽然小，假使明天露了风声，那就糟了；越是这小孩子嘴里，越没有关拦。”她想了半天，猛的想起一个调虎离山的法子来，便向小平笑道：“这捞什子没有什么趣，不如我们三个人去捉迷藏，倒反有趣得多咧。”小平摇头说道：“我不去，我不去。这夜静更深的，谁愿意出去玩呢，怪害怕的；遇着马猴子，还要吓杀了呢。”她笑道：“小孩子家，一点胆气也没有。今天外边的月色真是好极了，和白天差不多，怕什么？”小才道：“我也不愿意出去，还是在家里玩的好。”她笑道：“捉迷藏，你不是欢喜捉的吗？今天为何反不高兴呢？”小才笑道：“日里大家玩耍是高兴的，现在我们人少，谁高兴呢？”她暗道这条计竟不济事，便怎生再想法子呢？她又想了半天，悄悄的对小才道：“你不是对我说过要杏子吃的吗？你看后门口的杏子都熟了，这时何不去摘几个来吃吃呢？”小才听了这话，大喜道：“有何不可，有何不可！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。白天又不敢大明大白的去摘来吃，小碧她们的嘴，最坏不过，被她看见了，马上又要去告诉。现在去摘光了，也没有人晓得的。”小平听得要去摘杏子十分高兴，也要想去。她忙说道：“动不得！你却不能去，这里全走了，假如有个强盗，怎生是好呢？”小平努着嘴说道：“你们不带我去，我明天去告诉太太。”她慌的哄他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不要心急！我们去随便摘多少，我们一个也不吃，弄回来和你同吃如何？”小平笑道：“那么，我明天自然就不去告诉太太了。”小才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去吧！”她又怕小平跟

他们出来，破坏他们的好事，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教他不要乱走。小平诺诺连声的答应，她才和小才出了门。绕着花径走了一会，小才问道："姐姐，路走错了！杏子树不是在门外边吗？为什么走了向西呢？"明儿也不答应，转眼走过一大段芍药花的篱边，拉着小才的手说道："兄弟，你随我进来，我有句话要和你说。"小才也不知就理，随着她走进芍药花的中间一块青茵地上，她往地上一坐，小才也跟她往身旁一坐，向她问道："姐姐，你有什么话和我说，请你说罢！"她乜斜着眼，往小才嗤的一笑，悄悄的说道："我喊你到这里来，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？"小才急道："你不告诉我，我明白什么呢？"她一把将小才搂到怀中，兄弟长兄弟短的叫了一阵子，才停住声音，半晌又开口问道："好兄弟，你究竟欢喜我吗？"小才仰起脸来，说道："自家好姐妹不欢喜，难道欢喜别人吗？"她笑道："你光是嘴上说欢喜，心里恐怕未必罢？"小才笑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呢？心里如果不欢喜，我也不愿意和你再一起顽耍了。"他说到这里，猛听得东边梧桐树下，飞起一样东西来，怪叫了两声，飞得不知去向，他吓得无地可钻，忙埋怨明儿道："我说不要出来，你偏要出来，怪害怕的。"她慌的哄他道："好兄弟，你不要怕！方才飞的那东西，一定是野雉。"小才说道："管他是什么，我们回去吧！"她忙搂住他说道："你不须急，我还有几句话和你说呢。"小才急道："亲娘，你有什么话，只管说罢！我要被你缠死了！"她附着他的耳朵说了一会，小才翻起眼睛说道："那么，就算恩爱了吗？"她笑道："是呀！那才算恩爱呢。"小才道："我们就来试试看。"明儿便宽衣解带。二人就实行交易了一回，小才少精无力的问道："怎么？这也奇怪极了，我从来还不知道这样

的趣味！”她坐起来，把粉脸偎着小才的面孔，笑问道：“你说如何？”小才满口赞道：“果然有趣极了！二人坐在草地上，南天北地的又谈了一会子，小才忽然问道：“姐姐，我有一桩事情始终不明白，人家讨了老婆，怎的就会生出小儿来呢？”她笑道：“痴子，亏你到了十六七岁，怎么连一点事情都不晓得，你要知道人家生小儿，就是我们方才做的那个玩意儿。”他拍手笑道：“原来原来原来是这样的，我还要问你，人家本来是两个人做那勾当的，怎的反是一个人生小孩呢？而且全是女人家生的，我们男人从没看见过生小孩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”她笑道：“谁和你来缠不清，连这些都不晓得，真是气数，不要多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他笑道：“好姐姐？你回去也和小平去弄一回，看他舒服不舒服？”她听了这句话，兜头向他一啐道：“你这个糊涂种子，真是天不该生，地不该长，怎的这样的油蒙了心，说出话来，不晓得一些高下呢？”他笑道：“姐姐，肯就肯，不肯就算了，急的什么呢？”她见他这样呆头呆脑的，不觉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又深怕他口没遮拦露出风声来，可不是玩的，忙哄他道：“兄弟，你不晓得，我和你刚才做的这件事，千万不能去告诉别人！”他翻起白眼问道：“告诉别人怎样？”她恐吓道：“如果告诉别人，马上天雷就要来打你了。”他用手摸着头说道：“好险好险！还亏我没有告诉别人；不然，岂不是白白的送了一条性命吗？”她笑道：“你留心一点就是了。”他又笑问道：“我方才教你和小平去弄一会子，你为什么现出生气的样子来呢？”她正色说道：“你晓得什么？这件玩意，岂能轻易和人去乱弄的吗？”他笑道：“怕什么，横竖不是一样的？”她急道：“傻瓜，我老实对你说罢，他小呢，现在不能够干那个顽意儿呢。”他问道：“干了怎样？”

她笑道："干了要死的。"他吓得将舌头伸出来，半晌缩不进去。停了一会，哭丧着脸说道："姐姐！你可害了我了，我今天不是要死了吗？"她笑道："你过了十五岁，就不要紧了。"他听了这话，登时笑起来了。她说道："我们到外边去摘杏子罢！"他道："可不是呢，如果没有杏子回去，小平一定要说我们干什么的了。"她也不答话，和小才一直出了后园门，走到两个杏子树下，小才笑道："你上去还是我上去呢？"她笑道："自然是你上去！"小才撩起衣服，象煞猢狲一样爬了上去，她站在树根底下说道："留神一点，不要跌了下来！"小才嘴里答应着，手里摘着，不多时摘了许多的杏子。用外边的衣服兜住，卸了下来，自己也随后下来。向她说道："姐姐，我们回去吧！"她向小才说道："你先进去吧！我要解手去。"小才点头进去了。

她走到东边一个荼蘼架子下面，扯起罗裙，蹲下身子，一会子完了事，刚要站了起来，这时后面突来一个人将她凭地抱起，往东走了几步，将她放下。她又不敢声张，偷眼往那人一望，原来是个十九岁多的少年，生得凶眉大眼，满脸横肉，向她狞笑道："今天可是巧极了，不要推辞吧！"她晓得来者定非好意，无奈又不能声张，只得低头无语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个人竟象饿虎擒羊一般，将她往地上一按，她连忙喊道："你是哪里来的野人，赶快给我滚去。"话还未了，瞥见那人飕的拔出一把刀来，对着她喝道："你再喊，马上就给你一刀！"她可吓得魂落胆飞，还敢声张么。霎时间，便任他狂浪起来。一会事毕，那人搂着她又亲了一回嘴，才站起来走了。她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，心中倒反十分愉快。因为小才究竟年轻，不解风流，谁知无意中倒得着一回趣。她慢慢的走进园门，又朝外边望望，那人早已

不知去向。她顺手将门关好，走到书房里，只见小才和小平两个人掏着杏子，满口大嚼。见她进来，小才忙问道："你到哪里去了，到这会才来？"她一笑答道："我因为看见一个野兔，我想将它捉来玩玩；不想赶了半天，竟没有赶上，放它逃了。"小才笑道："你这人真痴，兔子跑起来能够追上风呢，你就赶上了吗？"她笑道："我见它头埋在草窠里，当它是睡着呢，从背后抄上去，不想它来得乖觉，忽然跳起来就逃去了。"他们正在谈话之间，猛听得更楼上，当当当的连敲四下子，她才将闲话丢开，别了他们，一径向前面而来，将门一重一重的关好，上了丽华的绣楼。进了房，但见他两个交颈鸳鸯，正寻好梦，她一想再迟，恐怕要露出破绽来，忙走进来，轻轻的将二人推醒，说道："天要亮了，你可不能再耽搁了！"二人听说这话，连忙起身，披衣下床。明儿走过来，替丽华帮着将衣裳穿好。刘文叔这时也将衣服穿好，推窗一望，但见雾气重重，月已挂到屋角，东方渐渐的露出鱼肚的色彩。他忙将窗子关好，走到床前，向丽华深深一揖，口中说道："荷蒙小姐垂爱，慨然以身相许，刘某感谢无地，刻骨难忘。惟望早酬大志，宝马香车，来接小姐。"这正是：

无限春风成一度，有情鹣鲽订三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

触目烟尘鸦飞雀乱
惊心声鼓蝶散鹣离

却说刘文叔讲过这一番话以后，她慌忙还礼答道："愿君早酬大志，恢复汉家基业，扫除恶暴，为万民造福。丽华一弱女子，又以礼教束身，不能为君尽一寸力，殊深自恨！惟望勿以丽华为念，努力前途，则幸甚矣！"刘文叔躬身答道："多蒙教悔，何敢忽忘？此番起义倘不能得志，愿以马革裹尸，了我毕身志愿，如蒙上天垂佑，得伸素志，虽赴汤蹈火，断不负卿的雅望也！现已四更将尽，不能再稍留恋，仆去矣。"他说罢，忙放步下楼，丽华和明儿也跟着送他出了后园门，丽华执着他的手呜咽问道："你们几时起义？"刘文叔道："差不多就在这数天之内了。"她呜咽道："愿君一战成功，丽华坐候好音便了。"刘文叔道："但愿有如卿言，后会有期，务希珍重。"他说罢，大踏步走了。丽华伫望了半天，等看不见他，才怏怏的回楼。明儿笑道："姑娘真好眼力，我看这人，后来一定要发达的，将来姑娘可要做夫人了！她低着头也不答话。停了一会，天色大亮，明儿对着穿衣镜，正自梳洗。丽华瞥见她穿的妃色罗裙后面，一大段青汁和泥污，她不禁心中大疑，忙问道："明儿，你罗裙后面，哪里来的那一段肮脏东西？"明儿听了这话，忙回

头一看，不禁满脸飞红，半晌答不出话来。丽华愈加疑惑，加倍问个不住。明儿勉强笑道："还是昨天晚上在园子里滑了一交，跌在青草上面，弄了一大段青汁。"她笑道："你这话恐怕不对吧，这青汁污泥，既然是昨天弄上的，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一些儿也没看见呢？"明儿张口结舌，答不出一句话来，放下梳子，只是播弄裙带。丽华到了这时，心中反尔懊悔起来，暗道："己不正，就能正人了吗？这种情形，推测起来，准是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了。但是她也十六七岁了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呢？今天如果执意逼她说，她一定是不肯说，反要激起她的怨恨来，一定要来反噬我，那不是糟了吗？"她暗想了一会子，只见明儿坐在那里低着头，一声不响。她又暗自说道："同是一样的女儿家，她不过生长在贫穷人家，到我家来当一个奴婢，其实我自己不是也做下了错事吗？在人家说起主子原是占着面子，她们奴婢难道不是人吗？"她想到这里，倒反而可怜明儿了，芳心一软，不觉掉下泪来，明儿见她这样，自己也觉得伤感，便伏着桌子，也呜咽起来。两个人默默的一会子，还是丽华先开口向明儿道："现在不用说了，你做的不正当的事，就是我不好，我如果不为惜才起见，又何能教你如此。"她说到这里，便咽住哭将起来。明儿听了这些话，心中更是动了感触，泪如雨下，站起来走到华丽身边双膝跪下，叩头如捣蒜的说道："奴才知罪，奴才该死，千万求小姐恕我的罪，我才说呢。"丽华忙用手将明儿拉起，说道："你只管说罢，难道我还能怪你吗？无论如何，总怪我先不正的了。"明儿含羞带泣的将夜来一回事，细细的说个究竟。丽华跌足叹道："可怜可怜！一个女孩子家，岂轻容易失身与人的？何况这苟且的事情呢！明儿，我虽然做下这件违背人伦的事情，但是我既然看中刘文

叔，我向后就誓死无他了。太太她不晓得我，也是要去告诉她老人家的。但是我现在替你设想，十分可怜可叹，以后千万不要再蹈前辙才好呢！”明儿哭道：“这也是我们不知礼节的苦楚，蒙姑娘宽恕我，已是感恩不尽了！我又不是禽兽，当真还要去做那些没脸的事么？”她说道：“能够这样还好，只怕知过不改，那就没有办法。”他们谈了一会子，明儿梳好了头，又将裙子换了，跟着丽华下楼去定省了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再说刘文叔回到白水村，见了刘縯、刘仲以及刘良等。刘縯问道：“兄弟昨夜敢是又到田上去料理什么事情的？”刘文叔笑道：“原是为两个朋友留着不准走，在那里饮酒弹琴，直闹了一夜，到此时才回来。”他刚刚说到这里，瞥见外面有一匹报马，飞也似的跑进村来。马上那人直跑气急，到了门口滚鞍下马，大叫祸事了！祸事了！刘縯等大吃一惊。大家拢近来齐声问道：“何事这样的惊慌？”那人大叫道：“宛城李通因为设谋不密，全家被斩，李氏弟兄现已不知去向，宛城的贼兵，现在已向这里出发。赶快预备，马上就要到眼前了！”刘仲大叫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叵耐这些不尽的狗头，胆敢来捋虎须，不把这班贼猪杀尽了，誓不为人！”刘縯、刘文叔等，忙去披挂。接着邓辰带了一队乡勇，拥护着两辆车子，上面坐着女眷，蜂拥而来。刘縯等裹扎停当，提着兵器上马。刘文叔浑身铠甲，腰悬两口双股剑，外披大红兜风，头戴百胜盔，骑在马上雄纠纠，气扬扬的准备厮杀。把一班平素笑他没用的人，吓得人人咋舌，个个摇头，都道看不出他竟有这样的胆量！连刘縯等也都暗暗称奇不置。霎时西南上烟尘大起，金鼓震天，刘縯知道贼兵已经逼近，忙指挥乡勇，排队以待。不一刻，贼兵的头队已到村

前。刘缜、刘仲、刘文叔，各自领兵接战。届时喊杀连天，那一班百姓携幼扶老，哭声震天漫地向东北逃难。刘缜等混战多时，只见贼兵愈来愈多，势如潮涌，自知寡不敌众，便向刘仲道："二弟！此刻万万不能再恋战了。再停一刻，就要全军覆没了。赶紧收队，向小长安去，再图计议罢！"刘仲道："我也是这样的主意。无奈三弟和妹妹姐姐，现在不知死活存亡，我进去寻一趟看。"说罢，舞动蛇矛，翻身突入重围，东冲西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寻了半天，竟没有寻着一些影子，他满心焦躁，大吼一声。复从西北角上杀了出来。瞥见刘文叔在柏树林子旁边，和一队贼兵正在那里混战，见他又要兼顾女眷十分危急，他不禁心中大喜，大声喊道："三弟休慌，我来救你！"刘文叔正在危急之时，忽见刘仲到来，精神陡添百倍。刘仲催马前来和那个贼将搭上手，不到三合手起一矛，那员贼将仰鞍落马，奔到阎王那里去交帐了。一队贼兵见主将已死，无心恋战，霎时东奔西窜，散得精光。刘仲向文叔道："你保着车辆，在此休要乱走。我去将大哥寻来，大家一同到小长安去，再图计议罢！"刘文叔点首答应。刘仲略憩一憩，提矛上马，杀入重围。只见刘缜杀得浑身血污，独战四将。刘仲眼中冒火，拍马前来迎敌。刘缜见刘仲杀进来，满心欢喜，忙问道："三弟寻着吗？"刘仲一面迎敌，一面答道："寻着了。"刘缜精神百倍奋勇大杀，满想将这两个贼将结果了，好领兵夺路。谁知那两个贼将，兀自转战不衰。正在杀得难解难分之时，瞥见东北角上，喊声大起，贼兵纷纷逃散，转眼看见一员女将，坐下桃花征驹，手持梨花枪，身上也无披挂，只穿一件银红紧身小袄，露出半截粉藕似的膀子，飞花滚雪价的杀了进来，把一群贼兵杀得人翻马仰，鼠窜狼奔。霎时冲到面前，刘缜仔

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妹子伯姬，心中大喜。但见她娇声唤道："哥哥！请住手，将这两个贼小子，交给我！"她搅动梨花枪，便和两个贼将相搏。刘仲在那边与两个贼将杀得目眩心骇，难分高下。刘縯更忍不住，拍马上前，帮着刘仲厮杀，杀到分际，刘仲大吼一声，手起矛落，将那员贼将刺死于马下。还有一个贼将，连忙兜马落荒而逃。刘仲便纵马追赶。刘縯忙摇手道："二弟，穷寇莫追！收兵要紧。"刘仲便兜住马，正要和刘縯来助伯姬，只见伯姬马首挂着两个人头，从那面杀了过来。刘縯便和他们二人一齐冲杀出来，到了柏树林下，收集残兵，幸喜还有两千余人。刘文叔道："为今之计，先到小长安，大家再为聚议罢！这里万不能再耽搁的。"话犹未了，但见那班贼兵自被他们冲散后，便四处抢劫焚烧，无所不为。立时火光冲天，哭声遍野。刘縯心中好大不忍，仰天长叹道："本欲扫除莽贼，拯救百姓；这样一来，反而害了百姓了。"刘文叔劝道："兄长徒自悲伤，于事何益。先自保重要紧，天长地久，恢复有时。目下急切，先要预备，再图报复要紧。勿以小挫，即欲灰心。"刘縯含泪点首，指挥兵队直向小长安进发。还未到半路，猛听得四处的喊声又起。一队贼兵，斜次里冲了出来，为首贼将甄阜、梁邱赐，双马冲出，摆开兵器，拦住去路，大叫：刘家贼子，留下头来！"刘仲大怒，大吼一声，放马直冲过去，和甄阜对手厮杀起来。这里刘縯心头火起，舞起双鞭，接着梁邱赐大杀。刘文叔哪里还能忍耐，舞着双股剑，飞马前来助战。这时贼将队里冲进一个人来，手持大砍刀，也不答话，接着刘文叔厮杀。刘伯姬要动梨花枪，便要出来助战。刘元忙摇手道："你万万不能前去，你一去，我们这班人，岂不要束手待毙么？"刘伯姬只得暂耐着性，勒住马，闪着秋

波观阵，只见垓心里十二只臂膊撩乱，二十四个马蹄掀翻，好个厉害。只杀得尘沙蔽天，目眩心骇，足足杀了八十多个回合，未见胜败。刘伯姬催动桃花征驹，冲入垓心，替回刘文叔和那员贼将接上手，奋勇大杀起来，战了二十多回合，刘伯姬拍马落荒而走；贼将不知死活，跃马追来。梁邱赐忙大叫道："曾将军！休中了这婆娘暗计！"话犹未了，只听得弓弦响处，贼将翻身落马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弓弦又响，好厉害的梁邱赐，忽地将头一低，那一枝箭恰恰的从他头上飞过。梁邱赐大怒，撇下刘缜，推马舞刀，直奔刘伯姬。伯姬毫不畏怕，拍马相迎，各展本领，大杀起来。刘缜深恐伯姬有失，忙催马追上，双战梁邱赐。好个梁邱赐，双战他兄妹二人，展开大刀，翻翻覆覆的舞了起来，不慌不忙，敌住二人。甄阜和刘仲又战五十余回合，仍是未分胜负。甄阜腾了一个空子，把手中的枪向后一招，只见大队的贼兵，一齐冲杀上来。刘文叔死力护住阵线，无奈来势如潮水一般，四处难以兼顾。眼见阵线立被冲散了，刘文叔心如刀绞，拼命价的冲杀不了。这时刘缜见大队贼兵掩杀过去，知情不妙，忙撇下梁邱赐突围来寻伺械。可怜突了半天，哪里还见伺械一些影子，他此刻已下了死心，舞着双鞭，逢人便打，遇将就击。再说刘伯姬和梁邱赐，大战了半天，究竟她是个深闺弱质，力气有限，哪里是梁邱赐的对手呢。先前和刘缜二人战着，还不觉得怎样吃力，后来单身抵敌，眼见的不济了，枪法散乱，她何等的乖觉，拍马就走。梁邱赐晓得她的弓箭厉害，也不敢追赶，放她走了。梁邱赐便催马来助甄阜，双战刘仲。刘仲和甄阜正是半斤八两，凭空又添上一个劲敌，却渐渐的应付不来；再加上见阵线被贼兵冲散，愈加心慌脚乱，矛法散乱，这时梁邱赐泰山盖顶的一刀斩了下来。

刘仲忙用矛头一拨，架开大刀。接着甄阜的双锤从左右双击过来，刘仲把矛杆一转，将双锤扫开，趁势一矛，向甄阜的马首刺来，甄阜忙将马一带，凭空跳出垓心。这时梁邱赐的大刀已逼近到他的颈旁。刘仲晓得不好，赶着将头一低，早将头盔被刀削去。刘仲大惊，忙跃马欲走。甄阜放马拦住去路。刘仲此时，知道逃走不了，只得下了死心，决力奋斗。又战了五十多回合，梁邱赐一摆大刀，拦腰斩来，刘仲横矛一隔，正要还手，瞥见甄阜双锤，天旋地转的打了过来。刘仲将肩一偏，让过上一锤，又将马头一带，让过下一锤，举起蛇矛认定甄阜的腕际刺去。甄阜两锤不着，正自动怒，不防他这一矛刺来，将左手腕划断，大叫一声，右手擎锤，正要打了过来，瞥见梁邱赐大刀从刘仲的后面飞了过来，他急用锤向刘仲的马首打去。刘仲只顾带马，却不提防后面有人暗算，马头还未带起，可怜刀光飞处，把一员热血的勇将登时死于非命，翻身落马。梁邱赐、甄阜，便领兵来战刘縯和文叔。指挥众卒，将他兄弟两个，一重重的围困起来。

这时刘縯与刘文叔、刘伯姬兄弟妹妹，全已分开，各个不能兼顾，刘縯见大家现都冲散，真个是心如火灼，也无心恋战，大吼一声，杀出重围，直向棘阳而去，刘文叔这时杀得浑身血污，看不见一个哥哥妹妹，也没有心肠厮杀，催马突出重围，在树林下，人疲马乏不能动弹，只得下马，坐在树根旁边，仰天长叹。停了一会，猛听得贼声逼近，慌忙拉马要走，那马软摊在地，再也不肯起来。他可急煞，掣出马鞭，一连打了数十下子，那马仍是不肯起身。他无法可想，放下马鞭钻进树林。再说刘伯姬在乱军中，冲突了半天，却不见几个哥哥的踪迹。她的芳心焦躁得莫可名状，舞动梨花枪，旋风也似的杀了出来。迎面又撞见梁邱赐、甄

阜二人，又大杀一阵。她明知不是对手，长啸一声，撇下二人冲出重围。刘文叔正在树林里盼望，瞥见贼兵队里，杀出一员女将来，将那些贼兵杀得东逃西散，魂落胆飞，只恨爷娘生短腿，兔子是他们的小灰孙，没命的让出一条路来，杀到面前。仔细一看，正是他的妹妹伯姬，他忙喊道："妹妹！快来救我！"伯姬闻声住马，见是文叔，忙下马慰问。文叔便道："妹妹！你可看见大哥和二哥到哪里去了？"伯姬忙道："我哪里知道他们的去处，我正要来问你呢。"文叔满眼垂泪道："他们到这时不见，准是凶多吉少了。"伯姬也粉腮落泪。文叔道："妹妹！你可知道伯父到哪里去了？"伯姬道："他老人家已经到棘阳去了。"他二人正自谈话，只见西边有一群妇女，披头赤足的奔来。伯姬一眼看见她的姐姐刘元亦杂在其内，忙出林唤道："姐姐！我们在这里！"刘元见了她和刘文叔，抱头大哭，呜呜咽咽的说道："你的姐夫已经和外公一道到棘阳去了；你们赶紧去罢，不要再在这里留恋了！"伯姬道："姐姐先请上马！"刘元哪里肯听，她只是催他们快走，猛听见金鼓大震，向东边直掩了过来，伯姬大惊道："姐姐、兄弟，快请上马？我来步行夺路。"文叔忙道："那如何使得？"说话时，那大队已到眼前，刘元哭道："你们赶紧逃命去罢！不要大家全将性命送掉！我此刻还能骑马么？"伯姬见贼兵已到面前，不得已飞身上马，刘文叔也跟着坐在马后。这时贼兵和斩瓜切菜的一样，将那一群逃难的妇女，立刻杀得精光，那一位刘元小姐，当然也不免殉难了。伯姬和文叔眼见他姐姐被贼兵杀死，也没法去救，只好各顾生命。刘伯姬搅动长枪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只向东南而去，再说到刘縯单骑奔至棘阳城外，早见邓辰、刘良等开城迎接，大家都来问他究竟。刘縯仰天长叹，两泪交

流，大家便知不妙。邓辰前来解劝不已。无奈刘縯心中伤感过度，一时只是呆呆的坐在马上出神。一会子瞥见刘姬伯和文叔二人骑着一匹秃马来到，他心中稍为安慰一点，忙问文叔道："二弟呢？"文叔答道："我没有看见。"邓辰插口问道："你姐姐呢？"二人听问，不禁四目流泪。伯姬呜咽着将刘元临死的情形，说了一遍，邓辰捶胸顿足，大放悲声。刘縯也禁不住泪落如珠，大家正在悲伤的当儿，瞥见一人飞马而来，近前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李通。但见他浑身血迹，气喘喘的走近来，见了他们连忙滚鞍下马，放声大哭道："实在只望扶助明公，扫除强暴；谁知事机不密，不独舍间九族全诛，累得明公如此狼狈，于心何安！"刘縯见李通赶来，满心欢喜，忙下马安慰道："此事只怪刘某无能，不能奋力去援救将军全家，致罹此难；心中惭愧，将军何必这样的引咎呢？"李通忙道："二将军阵亡了，不知明公知道否？"这正是：

千古难消今日恨，一身谁识雁行冤。

要知刘縯答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

捕影捉风深闺惊噩耗
焚香对月弱质感沉疴

刘縯听说刘仲阵亡，蓦地狂叫一声，向后便倒。慌得众人忙走近来，将他扶起。但见他口流白沫，人事不省。刘文叔、伯姬、邓辰俱是泣不成声，见刘縯这样，更加伤心。众人手忙脚乱一阵子，只见刘縯半晌才苏过一口气来，说道："天丧我也！"说了一声，才放声大哭。众人一齐劝解道："将军悲伤过度，何人复仇？目下且请保重要紧！何况二将军已经归天，岂能复生呢？"刘縯哭得死去活来，半晌坐在地上叹道："二弟！我和你实指望同心协力，共除莽逆，恢复我家基业。谁知大志未伸，竟和你永诀了。"言罢，泪落如雨，邓辰也在旁边拭泪劝道：縯兄！现在仲弟已经弃世，你徒悲何益！为今之计，火上眉梢的时候，还不想指挥应付吗？"刘縯含泪上马，便和众人进城商量大事去了。在下一枝笔，不能叙两边事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只好将他们这里高高搁起，专说阴丽华的情形了。我要是直接叙下去，列位要说小子抄袭后汉了。闲话少说，再表阴丽华和明儿下得楼来，见过她的母亲。邢老安人因为前几天感了一点风寒，这两天也就好了。见丽华来定省，自然是欢喜，将她搂入怀里笑道："我的儿，为娘病了几天，累得你日夜不安，我心中老大不忍。"明

儿笑道："太太你还不晓得呢？小姐夜夜都要来伴你，却被我们劝住了。因为你老人家面前，一者用人本来不少，二者大主人二主人俱在这里，什么事还怕不周到吗？所以我们劝小姐不要烦神。而且小姐的贵体，又薄弱；假若劳累出什么来，岂不教你老人家加倍不安么？"邢老安人笑道："好孩子！你的话极有见识，果然一些儿也不错。但是你们小姐她这样的孝心，我可不是修得出来么？"丽华在她母亲的怀里，仰出粉脸笑道："你老人家有了贵恙，理应我们亲自服侍，才是个道礼；那些不晓得道理的丫头，她们偏要说起她们的歪理来，兀自不肯放我前来服侍你老人家。"邢老安人忙道："我儿，明儿这话，你倒不要看错，她实在合我的心理。"明儿笑道："罢呀！你老人家不要说罢；我们为着不准她来，不知道被她骂了多少不知礼节的丫头了。"邢老安人笑道："明儿！你这孩子深明大义，我素昔最欢喜你的。你可要原谅你们小姐的孝心才好。"明儿笑道："我们是奴才，小姐是主人，小姐纵有千桩错，难道我们还敢去和小姐扳驳么？休要说小姐是一片的孝心，愈是我们留得不是，论理我今天要请太太责罚我呢。"丽华笑着对邢老安人道："你老人家听见吗？这蹄子的嘴愈说愈刁刻得厉害了。"邢老安人笑道："这个你倒不要怪她，她原是一片好意，不料你反来说她不知礼，可不是白白的冤枉她了吗？"丽华微笑点首道："太太不要讲，这事原是我错；我回楼去给这蹄子陪罪如何？"邢老安人笑道："那倒不必，你也不算错。"明儿笑道："太太还不晓得呢，小姐陪罪，不是嘴里陪罪。"邢老安人插口笑道："不是嘴里陪罪，是什么陪罪呢？"明儿做起手势向邢老安人笑道："原来她用竹板子来陪罪啊！"邢老安人摇头笑道："明儿，你不要乱说，你们小姐她从来没有过动手动脚的，拿出

做主子的派子来。”丽华笑道：“这蹄子越发来呕我了，好好！我今天就拿一回做主子的派头出来，给个厉害你尝尝。”明儿笑道：“我不怕，有太太呢！”丽华笑对邢老安人道：“你老人家听见吗？都是你老人家将这些蹄子庇护上头了。”她刚刚说罢，瞥见阴兴神色仓皇的走进来，对邢老安人说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”邢老安人见他这样，吓得一跳，忙问道：“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的？”阴兴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吗？”后面白水村刘家昆仲起兵复汉，联合宛城李轶、李通，教他们做内应。不料事机不密，李通、李轶的全家四十余口，全被杀了，只逃去他们弟兄两个。现在宛城王莽的贼兵，正向白水村开进来，剿灭刘氏兄弟。我想滔天大祸，就在眼前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丽华抢着问道：“你这话果真么？”他急道：“这事非寻常可比，难道还来骗你们不成？”她登时吓得玉容失色，星眼无光。邢老安人也吓得抖做一团，口中说道：“刘家兄弟，太也不自量力，他们有多大本领，就存这样的妄想，岂不是自己讨死么？”丽华道：“太太哪里话来？莽贼暴虐，万民侧目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刘氏昆仲，乃汉家嫡派，此番起义名正言顺，谁不附和呢？说不定，将可成其大事的。”邢老安人道：“你这话，原属不错；但是他们这一来，却又不知杀了多少无辜的百姓呢。”阴识此时也走了进来，但见他急急地说道：“兄弟，贼兵马上就要杀到眼前了，要想法子来预备才好。”阴兴道：“我们这里又不去帮助谁，料他们不会来的，至多我们出去躲避躲避罢。”丽华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呢？贼兵如果到了白水村，难保不来扰搅的。还是去预备的好，好免得后悔莫及呀！”邢老安人也插口说道：“儿呀！你们千万不可大意。他们这班贼兵，还讲什么道理呢！管你帮助不帮助，

他们只晓得抢掠烧杀，赶紧去预备才好呢！”阴识、阴兴兄弟两个，满口答应道：“太太不须忧虑，我们就去预备就是了。”

他们就出了门，点齐乡勇，将四周的吊桥撤了，四处的屯口埋伏着强弓硬弩。阴识带了五百名乡勇，在东半边巡阅；阴兴带了五百名乡勇在西半边巡阅。不到已牌的时候，就听得北边喊杀连天，旌旗蔽野，阴家兄弟加倍留 神。在 四 周的壕河边，象走马灯一样，不住脚的团团巡阅。此时只见一班逃难的百姓，扶老携幼，哭声震地，十分凄惨。是在白水村四周一带的村落，被那些贼兵抢劫一空，放起火来，登时红光直冲霄汉，隐隐的听得兵器响声，叮当不绝。没多时，果然见了一队贼兵，向他们的壕边蜂拥而来。为首一个贼将手执方天戟，跃马到了壕边，用剑一指，向阴兴说道：“那个汉子，快将吊桥放下，让我们进去搜查贼人！”阴兴答道：“我们这里没有贼人，请你们到别处去搜查罢！”那贼将别起眼睛说道：“你是什么话，凭你说没有，难道就算了吗？我们奉了命令来的；你越是这样，我们偏要查的。识风头，快些将吊桥放下！要惹得咱家动火，冲进庄去，杀得你个玉石俱焚，那时就悔之晚矣！”阴兴正要答话，只见阴识跃马赶去，问他究竟。阴兴便将以上的事告诉阴识。阴识陡然心生一计，对贼将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在此乱动，你们 的 主 将 是谁？”那个贼将喝道：“我们的主将难道你不晓得吗？你站稳了，洗耳听清，乃甄阜、梁邱赐两个大将军便是！”阴识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他们两个；他们现在哪里？”那个贼将说道：“他们带着后队兵还没到呢？”阴识笑道：“既如此，放下吊桥，让我们去会会他们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今朝恰巧碰着了，大家也好 叙 叙。”他 说

罢，便令乡勇放下吊桥，缓辔出来，笑容可掬的对那贼将说道："烦尊驾带我一同去瞧瞧老朋友。"那个贼将听他是甄阜、梁邱赐的好朋友，只吓得张口结舌，半晌才答道："那那那倒不必，他他他们还未到呢，我我我去替你老人家转达就是了。"他说着，便领着士卒离开杨花坞。临走的时候，还向阴识道歉一阵子。阴识见自己的计策已售，还不乐于敷衍吗，便放马过了吊桥，随即令人撤起。阴兴笑道："你这法子好倒好，但是甄阜、梁邱赐如果真个来，那便怎样应付呢？"阴识笑道："兄弟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这班狗头，你估量他，他回去还敢和甄阜、梁邱赐去提起这件事么？真个过虑了。你细细的想想看，难道甄阜、梁邱赐不教他们打仗，教他们出来掠劫烧杀无辜的百姓吗？恐怕没有这种道理吧！我虽然撒下这个瞒天大谎，料瞧他们一定不敢回去提起的。"阴兴沉吟了片晌，拍手笑道："你这条计，真是好极了！马上如果再有贼兵来滋扰，简直就用这话去对付他，岂不大妙！"阴识摇手道："动不得，这条计，万不可再用。适才那个贼将，我见他呆头呆脑的，故想出这样的计来去吓骗他。凡事须随机应变才好。要是一味的抱着死题做去，岂不偾事么？"话犹未了，只见南面又是一队贼兵冲到濠河边，为首一员贼将手执鹰嘴斧，怪叫如雷，连喊放下吊桥，让咱家进去搜查不止。阴识、阴兴慌忙带着众乡勇飞也似的赶过来，说道："我们这里没有敌人，请向别处去搜查罢！"那个贼将大怒喊道："好贼崽子，胆敢抗拒王命，手下人，与我冲进去！"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队贼兵，一齐发喊起来，便要冲了过来。阴识见了这种情形，晓得这个贼将的来势不讲道理，只得大声说道："好贼子，谁教你们出来搜查的，这分明是你们这班狗头，妄作妄为罢了；识风头，趁早

走，不要惹得老爷们生气，将你们这些狗头的脑袋，一个个揪下来，那时才知杨花坞的老爷厉害呢！”那个贼将只气得三光透顶，暴跳如雷，忙令一众贼兵，下水过濠。那些贼兵扑通扑通的跳了十几个下水。谁知水里早就埋藏着铁蒺藜三面匁等，那跳下去的贼兵，没有一个活命，都是皮开肉绽，腹破如流，一齐从水里浮了起来。那时村里的乡勇，一齐大笑。那个贼将，又惊又怒，仍不服气。又叫贼兵运土填濠。阴识右手一挥，登时万弩齐发，冲在前面的贼兵，早被射倒数十个，贼将才知道厉害，挥着贼兵，没命的逃去了。阴兴道：“这岔子可不小，这个贼将回去，一定要说我们拒抗王兵。假使大队的贼兵全来，那便怎么办呢？”阴识也踌躇半晌道：“事到如此，只好硬头做下去，别无办法；如果让这班鸟男女进来，试问还堪设想么？”这时忽然众乡中走出一个人来，对阴识说道：“为今之计，最好将这班贼兵的尸首先埋了。如果没有人来便罢，假若有人来责问，我们一口不认，他们没有见证，也无奈何我了。”阴兴拍手道：“妙！”忙令乡勇将吊桥放下，拥出去，七手八脚将那些贼兵的尸首掩埋了，赶着进来，撤起吊桥，仍然向四处去巡阅。谁知一直等到天晚，竟没有一个贼兵前来。北面喊杀的声音，渐渐也没有了，大家方才放心。又巡守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见那一班逃难的陆续不断的回来，知道贼兵已去，阴识、阴兴才卸甲进庄。

到了家里，先到邢老安人面前请安，只见房里空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，忙问仆妇，谁知一个仆妇也没有，弟兄两个，一直寻到后花园的书房里，才见邢老安人和丽华以及明儿、碧儿等一班人，都在里面，一个个愁眉苦脸的。阴识忙请了安，接着阴兴也过去请安。邢老安人见他们弟兄两个，好好的回来，心中自然欢喜，忙问道：“现在你们回来，大约贼

兵已经退去了？”阴识道：“母亲不要惊慌吧，现在贼兵确已退去了。”丽华插口问道：“两家的胜负如何？”阴兴道：“还要问呢，方才听见一班逃难的百姓说的，刘家兄弟，大败亏输，全军覆没了！听说弟兄三个之中，还被贼兵杀了一个呢！”丽华听得，芳心一跳，忙问道：“死的是第几个？”阴兴道：“大约是个最小的吧！”她听得这话，陡然觉得心中似乎戳了一刀，眼前一黑，扑的向前栽去。慌得众人连忙将她扶起。只见她星眼定神，樱口无气，吓得邢老安人大哭起来。阴识、阴兴也莫名其妙。谁也不知她和刘文叔有了这重公案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手慌脚乱。邢老安人更是儿天儿地的哭个不住。过了半晌，才见她微微的舒了一口气，哇的哭出声来，大家方才放心。这时只有明儿一个人肚里明白。到了这时，邢老安人只是追问明儿。明儿晓得安人溺爱小姐，说出来料也无妨，便将以前的公案，一五一十的说个究竟。邢老安人方才明白，正要开口，阴识是个孝子，晓得母亲一定要怪兄弟出言不逊的，忙道：“这是兄弟听错了，昨天被贼兵杀的原是刘仲，不是刘文叔。”邢老安人却并不怪丽华做出这样不端的事来，反尔怪阴识有意妒嫉他妹子，便将阴兴骂得狗血喷头。可怜阴兴有冤难诉，只得满脸陪笑道：“安人！请不要动气，只怪我没有听真，得罪了妹子。”邢老安人骂道：“不肖的畜生，还在这里噜嗦什么，还不给我滚出去。”阴兴被他母亲骂得垂头丧气，张口不得，连忙退了出来，阴识也随后出来。向阴兴笑道：“兄弟你今天可是冤枉死了！”阴兴笑道：“说来真奇怪极了，想不到妹妹竟有这样见识；往日东家来说亲，她也不要，西家来作伐，她也不准，料不到她竟看上了这个刘文叔，我倒不解。”阴识正色说道：“妹妹的眼力，果然不错。刘文叔这

人，你会过面没有？”阴兴道：“没有。”阴识道：“啊！这个刘文叔，我在十村会操的时候，见过他一次，不独气宇轩昂，而且恢廓大度，将来一定可以出人头地的；而且他又是汉室的嫡派，他此番起义，一定能够恢复汉家基业。”阴兴道：“如果他果真死了，那么汉家岂不是同归于尽么？”阴识道：“道路之言，不可轻听。”话犹未了，外边探事的儿郎，走进一个来禀道：“现在贼兵已经退守宛城，刘縯领兵到棘阳了。”阴识忙问道：“刘家兄弟听说阵亡一个，不知是谁？”那探事的说道：“阵亡的差不多就是刘仲。我听说刘仲是员勇将，当他们失败时候，他一个人独战四将，临死还将一个贼将的手腕戳伤，你道厉害么？”阴识一摆手，那探事的退出。他忙与阴兴兄弟两个，一同进来，对邢老安人说道：“请母亲放心罢，现在刘文叔果然未死，和他的哥哥到棘阳去了。”邢老安人听了这话，忙去告诉丽华。丽华才稍展愁容。大家便到前面楼上，邢老安人一面又差人出去打探究竟。数日后，得了回音，说刘文叔果然未死，丽华自然欢喜。光阴似箭，年复一年，丽华深闺独处，倍觉无聊，常闻人言沸沸，说刘文叔现已封为汉大将军，现在洛阳。但言人人殊，她的芳心，转难自信。有一天晚上，她晚妆初罢，只见一轮明月从东方高高升起，她寸心有感，便命明儿捧香伺候。明儿便捧着宝鸭香炉，内盛着沉降，用火引起。明儿便对她说道：“姑娘要爇香，有何用处？”丽华微颔螓首，答道：“此刻无须你问，我自有用处。”明儿早已料着八九分，也不便再问，只得捧着香盘，静悄悄的立在旁边听她吩咐。她将罗裙一整，粉脸一匀，婷婷袅袅的走下楼来。明儿也捧香盘跟她下了楼。转楼过阁，不多时进得园来，她走到牡丹亭的左边，亭亭立定，便命明儿去取香案。明儿忙将手

中的香盘，安放在牡丹亭里，她一径向书房而来。到了书房门口，只见里面灯光已熄，鼾声大作，她敲门喊道：“小才，小才！快点将门开放，我有事呢！”喊了半天，小才听得有人叫门，冒冒失失的爬起问道：“谁敲门呀？”明儿答道：“我。”小才听见是明儿的声音，心中大喜，没口的答应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，好姐姐！劳你等一等？”说着，他一骨碌爬了起来，将门开了，劈面将明儿往怀中一搂，说道：“好姐姐，你今天可是和我干那勾当么？”明儿被他一搂，不禁心中一动。后来又想丽华教训她的一番话，不觉用手将小才往旁边一推，怒道：“谁和你来混说，小姐现在这里，仔细着你的皮。”小才听说小姐在此，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忙放了手，说道：“不肯就罢了，何必要这样的大惊小怪呢？”明儿道：“赶快搬一张香案到牡丹亭旁边去，休要再讲废话了。”小才见她这样与往日大不相同，当然不敢再去嘻皮笑脸的了，忙搬了一张湘妃竹的香案，跟着明儿径向牡丹亭而来。这正是：

神女无心出云岫，襄王乏术到阳台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慰娇娃老妪烹野雉
见仙婆医士想天鹅

那一轮皎洁的明月，从东方含羞带愧慢慢地现了出来。她的可爱的光华，照遍大千世界。她最能助人清兴，而且又能引人的愁思和动人的感触。那一群小鸟见她出来，似乎受了感触的样子，反舌歙翼闭着眼睛，一声也不响。那园里的花儿似乎动了清兴，展开笑靥，静悄悄的度它的甜密地生活。亭右的她，似乎引动愁思，拂袖拈香，仰起粉脸，朝着月亮微吁了两口气，玉手纤纤的将香插到炉中，展起罗裙，盈盈的拜了下去，深深的做了四个万福，樱唇微微的剪了几剪，便退到牡丹亭里，懒洋洋的往椅子上一坐，斜首望着天空；可是她的一颗芳心，早就沉醉了。那个善伺人意的明儿走到香案跟前，端端正正的拜了几拜，跪在地上，口中说道："我们小姐随便什么心事，全要和我说的；今天她不告诉我，我已经明白了，我要替小姐祷祝，过往神祇，但愿姑老爷封王为帝，扫平暴乱，四海清宁的时候，用香车宝马，将我们小姐接了去，做一品夫人，我也沾光得多了。"她说到这里，丽华嗤的笑了一声，也不言语。明儿便站起来，跑到丽华的身边笑道："姑娘，我说的话，错么？"她也不答应。明儿笑道："我晓得了，我刚才祷祝，还少两句；因为小姐和他已经分别好久了，姑老爷现在得志，就来将小姐接去，早成佳偶

吧！”丽华笑道：“好不要脸的蹄子，任何没脸的话，你都嚼得出。谁要你在这里捣鬼？”明儿笑道：“嘴里说不要我在这里，可是心里不知怎样的欢喜呢。”丽华笑道：“这蹄子越来胆越大了。”明儿笑道：“罢呀！姑娘你不要这样装腔做势的；象我明儿这样的体贴你，恐怕没有第二个了。”丽华笑骂道：“嘴不怕烂了么，只管噜嗦不了。少要嚼舌头，跟我到园中去闲步一回罢！”明儿点首答应，便喊小才将香案收去。小才高高兴兴的起来，只当明儿喊他去做那个勾当的呢，后来被明儿一拒绝，又加上一个迎头二十五，只弄得垂头丧气。见明儿喊他搬香案回去，碍着丽华在这里不敢多讲，只得将香案搬起。临走的时候，向明儿下死劲盯了一眼，口中叽咕道：“你不记得那天百般的哄我和你。”他刚刚说到这里，明儿羞得无地可容。丽华早已明白，忙向小才喝道：“蠢才！她叫你将香案搬去，难道还不依从么？怎的嘴里叽咕什么，还不给我快点搬去，迟一些，我回去告诉太太，马上就将你赶了出去，看你倔强不倔强咧！”小才叽咕道：“姑娘不要怪我，原是她惹我的。”丽华喝道：“她惹你做什么？男女大了，难道还不知回避吗？”明儿还恐他再说，忙向丽华道：“这东西出口不知一些轻重，还是让我去告诉太太，请他立刻动身的好。”她说罢，故意要走，吓得小才连忙跪下哭道：“好姐姐！我下次可不敢了；你如去告诉太太，我就没有性命了。”丽华见他这样，禁不住笑将起来，忙道：“还不快些搬了去！”小才从地下爬起来，搬起香案飞也似的去了。丽华向明儿笑道：“这真奇了！我讲的话，倒没有你的话有用，可不是反了天了吗？”明儿羞容满面，低着头半晌答不出一句话来，搭讪的说道：“小姐不要笑我罢！只怪我一着之错。”丽华忙道：“你不用见疑，我本来

和你说的一句玩话。一个人谁没有错处呢？不过错了以后，千万不能再错就好了。我们主婢，也比不得别人，你就是有一点错儿，现在已经改过自新，我难道还来追寻你吗？我们去散步罢！”她说罢，和明儿手携手到各处去闲逛一回。这时，正是新秋天气，河内的荷花，已经半萎，亭旁木樨，早结蓓蕾；野虫唧唧的叫个不住。她徘徊了一回，究竟乏味，便欲和明儿回去。明儿笑道：“今天的月亮真是难得，我们停一会子回去吧。”她说道：“还是早一些儿回去的好，免得太太盼望。”明儿点头道是，便和她顺着花径走了出来。还未到园门，蓦地起了一阵微风，习习吹来，丽华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当时倒也没有介意，便和明儿出得园来，回到楼上，只见雪儿笑道：“你们到哪里去的？太太一连着人来问过几次了。”明儿笑道：“你怎么回的？”雪儿笑道：“我说小姐到后花园里去散步了。”明儿笑道：“看不出你倒有些会隔壁算呢，真的我和小姐方才从花园里来的。”她们俩正在谈话，碧儿跑进来说道：“太太不放心，打发我来望望小姐回楼不曾。”明儿笑道：“这蹄子，想是眼睛跑花了，小姐坐在这里，难道没有看见吗?”碧儿一掉头见了丽华，忙笑道：“原来小姐回来，我还没看见呢；你到太太那里去吗？”明儿见她懒懒的，只当她疲倦已极，忙向碧儿道：“你去到太太那边，就说小姐在后园里逛了一会，现已回来。因为身体疲倦，已经睡了。”碧儿答应去了。明儿又向雪儿道：“你还在这里发什么呆，天不早了，也该去睡了。”雪儿道：“不等小姐睡了，我就好去睡的吗？”明儿道：“这里用不着你，小姐自有我来服侍，你早点去挺尸罢，省得到明天早上，教人喊得舌枯喉干的，还是不肯起来。”雪儿果然瞌睡，巴不得的明儿这两句呢，忙起身下楼睡觉去了。

明儿走近来，向丽华问道："姑娘还吃点东西么？如果要吃，我就去办。"她摇头说道："不需不需。我此刻不知怎的，好端端的头晕起来，你快来扶我到床上去躺一下子。"明儿忙扶她立起。谁知她刚才站起，哇的一口，接着一连呕了十几口，复又坐下，只是呻吟不止。明儿忙去倒了一杯开水，与她嗽口，然后扶她上床，用被子替她盖好。自己又不敢离开，先用扫帚将楼板上扫得清洁，过来低声问道："小姐！你现在觉得怎样？"她呻吟着答道："别的倒不要紧，只是头昏得十分厉害，象煞用刀劈开的一样。"明儿那敢怠慢，脚不点地的飞奔下楼，告诉邢老安人。她听了这话，滚罗卜似的扶着碧儿赶到丽华的楼上，进了房门，就发出颠巍巍的声音问道："我的儿！你觉怎样？"说着，已到她的床前。邢老安人坐在床沿上，又问了一遍。丽华见母亲到了，忙免强答道，"请母亲放心，我只不过有些头晕，别的倒不觉得怎样。"邢老安人伸出手来，在她的身边一摸，竟象火炭一样的炕热，不禁慌了手脚，大骂明儿不当心服侍姑娘。明儿一声也不敢响，满肚子委屈。丽华忙对邢老安人说道："娘呀！你老人家不要去乱怪她们；一个人头疼伤风，原是当有的事呢。"邢老安人说道："假若她们服侍周到，你又何能感受寒凉呢？"说话时，阴识、阴兴听说妹妹生病，忙着一齐赶来慰问。阴识向邢老安人说道："母亲！你老人家放心，妹妹差不多是受了一些寒凉了，所以才这样发热头晕。买一些苏散的方子来，疏化疏化自然就会好了。"邢老安人道："可不是么，这都是些丫头不当心，弄出来的。"说着，便问阴识道："买些什么苏散的方子？你快些儿用笔写好，就叫小厮去配罢！"阴识答应着，退了出来，蘸墨铺纸，写着：荆芥、防风、白芷、苏叶、麻黄五样，便叫一个小厮配去。

小厮拿着单子，飞也似的向宛城去了。没多时，小厮将药买好回来，送到楼上，明儿忙接过来，一样一样的放在药炉里，对匀了水。一会子，将药煎好，将渣滓剔下，盛在碗里，明儿捧着便进房来。邢老安人见了骂道："痴货，那药刚刚煎好，就忙不了捧来，怪烫的，教她怎样吃法？还不先摆在茶儿稍为冷冷。"丽华忙道："烫点好，就给我吃罢！"邢老太太说道："乖乖！你不用忙，那药刚才从炉子里倒出来，滚开的怎样吃法？等得稍减一点热气，再吃罢！"丽华也不言语。明儿此时真个是啼笑不得，进退不可。停了一会，邢老安人喝道："你那小蹄子，难道听我说了两句，就动气了么？痴呆呆的站在那里，药也不捧过来，还等我去捧不成？"明儿忙将药捧了过来。丽华就向明儿的手中，将药吃完。明儿放下药碗，用被子替她重重盖好。阴识对她说道："妹妹！你好生睡一会子，等到出了些汗，马上就要好了。"丽华一面答应着，一面向她母亲说道："母亲，你老人家请回去安息，我没有什么大要紧，出了汗就好了。"邢老安人忙道："是的，我就睡觉去，夜间千万自己留神，出汗的时候，不要再受风要紧！"她满口答应，邢老安人又教雪儿起来，帮着明儿服侍小姐。雪儿一骨碌爬起来，没口的答应。邢老安人又叮嘱一番，才扶着碧儿下楼去了。接着阴识、阴兴也自下楼去安寝了。雪儿揉揉睡眼悄悄的向明儿笑道："姐姐！你今朝可碰着钉子了。"明儿笑着，悄悄的答道："还要问呢！蹄子啼子，直骂了一大堆儿，也是我合当倒霉晦气罢了。"她二人见丽华已经睡着，便对面赶围棋儿。弄了一会子，不觉疲倦起来，伏着桌子，只是打瞌盹。一会子，两个人都睡着了。再等她们醒来，已是天色大亮。二人忙到丽华的床前，见她已醒了，粉面烧得胭脂似的，紧锁柳眉呻

吟不住。明儿低声问道："小姐，今天好些么？"她呻吟着答道："汗可是夜来出得倒不少，只是热怎的不肯退?"明儿伸手进被一探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周身炕热到十二分火候，忙又问道："小姐，你还觉得怎样?"她勉强答道："头晕倒好一些，可是身子恍恍惚惚的，象在云端里一样。"明儿正要再问时，邢老安人扶着碧儿，后面跟着一个七十多岁的婆子，径进房来。明儿、雪儿忙去搬两张椅子，靠着床前摆下。邢老安人和那个老婆子，一齐坐下，邢老安人靠着丽华的耳边，悄悄的问道："乖乖，你今朝可好些么？"她呻吟着答道："头觉得不大晕了，只是精神恍惚得厉害，身子轻飘，象煞在云雾里一样。"邢老安人用手在她的头上摸了一把，不觉皱眉说道："热倒象反增加了许多。"那个婆子问道："小姐的病是几时觉得的？"邢老安人道："啊也！张太太，我竟忘了。"忙向丽华道："儿呀，东邻张太太，特地来望你的。"她忙说道："烦老人家的驾，罪过罪过！"邢老安人对张太太说道："她的病，就是昨天晚上到后园里去散步觉得的。"张太太道："哦！我晓得了，这不是病，一定碰见什么捉狭鬼了；大凡人家的儿女，越是娇着，这些捉狭鬼前后就跟着她，一得个空子马上就揪她一把，或是推她一交，都要将她弄出病来，才放手呢！"邢老安人忙问道："照这样说来，还有解救么？"张太太道："怎么没有呢？我回去请个人来替她解救解救。"邢老安人问道："你老人家去请什么人?"张太太道："就是马奶奶啊！她专门医治这些怨鬼缠身的毛病。"邢老安人喜道："那就好极了！就烦你老人家去将她请来吧！"张太太满口答应，起身下楼。一刻儿，带来了一个老太婆，身穿黄布袄，腰系八卦裙，手执擎香蟠龙棒，见邢老安人，打个大喏，便走近床边，向丽华脸上熟视了一会，

便命人摆设香案。马太婆将头发打散，坐在椅子上巍巍不动。阖宅的人都立在旁边，肃静无声，一齐望着她做作。阴识焚过香，磕过了头，刚刚站起，但见马太婆狂叫一声，连椅子往后一倒，吓得众人一跳。阴兴忙要过来扶她，张太太连忙摇手止住道："不用不用！她这时入阴曹和捉狭鬼去谈话了。"阴识心中有些不大相信，但是老安人的命令又不好去反对，只是含笑不语。一刻儿，只见马太婆微微的苏回了一口气。张太太忙对众人说道："赶快焚香叩头，她回来了。"阴识只得又去焚香叩头。马太婆慢慢的从地下爬起来，对老安人说道："恭喜太太！小姐碰见的黄鼠狼的神，我方才下去和他争论了半天。他兀的要追小姐的性命，他说小姐是狗投胎的，在前世曾将他咬死，他要报仇。我又向他劝解一会子，准他猪头三牲，香烛纸马，一只野雉，他才答应。太太可快点预备罢！"老安人道："猪头三牲是敬他的，但要野雉做什么用呢？"马太婆道："买一只来，须你老人家亲自动手烹调，先敬神后与小姐吃，不上三天，就会要好了。"老安人满心欢喜，忙差人去买野雉，一面又取出五十两银子，赏给马太婆。马太婆还谦辞了一阵子才收下银子，告别走了。张太太对邢老安人说道："你可照办罢！我也要回去。"她说罢告辞，也走了。一会子，买野雉的小厮回来说道："宛城、春陵都跑到了，买不着野雉。"邢老安人勃然大怒，骂道："叫你们这些狗头办这一点事，都办不到，可见就是吃饭罢。"阴识见邢老安人动怒，忙前来说道："请你老人家暂息雷霆，让别个再去买一趟看。如果买着了，将这些狗头一个个重打一顿，赶出去便了。"说着，向那几个小厮喝道："还不给我滚出去！站在这里发什么呆！"那几个小厮，抱头鼠窜的下楼去了。阴识明知野雉

买不到，下了楼，带了十几个家丁到郊外去打猎；也是他的孝心感动上苍，果然打到一只野雉。忙回来对邢老安人说道："到四处的乡镇上寻了好久，果然没有野雉。孩儿没法，只得带了几个家丁，到郊外去打猎，才打到一只。"邢老安人大喜，忙教拿进来，亲自动手，将野雉杀了，竟弄了半天，才将雉毛捋去。阴识听得马太婆说过，不准别人动手，只得望着邢老安人一个人弄着，也不敢去喊别人来帮助。邢老安人将毛捋得干净，又用刀将鸡肉一块一块的切开，方才放下锅，和着油盐酱醋之类，将雉肉烹好，用碗盛起来。众人七手八脚的，早将猪头三牲预备停当。邢老安人将野雉恭恭敬敬捧到桌上，嘴里又祷祝了一会，亲自点烛焚香，叩了头，将雉肉捧到丽华面前说道："儿呀，你将这碗里的雉肉吃了下去，毛病马上就会好了。"丽华也不敢重违母意，只得免强喝了一口汤，吃了一块肉，放头倒下。老安人还教她吃，她呻吟着答道："母亲，请老人家不要烦神了，孩儿实在不能再吃，恶心得好不难受。"阴识插口说道："母亲！不必尽管教她吃，只要吃过了就算了。"老安人便命人将碗拿下去，满望她就此好了。

谁知到了第二天，再来瞧看，俗语有一句道，外甥打灯笼照舅。老安人可是没了主意，整日价愁眉苦脸的。阴识道："母亲！你老人家做的事，论理本不应我们多嘴；但是人生了毛病，当然要去请医生来诊视才好。没的听着风，就是雨，妖魔鬼怪，鸟乱得一天星斗。你老人家想想，到如今妹妹的病，不独没有好一些，反而加重了。"邢老安人叹一声，片响无语。阴兴道："我听得人家说，宛城东门外，有个医生很好。名字叫什么万病除，不论百样的病，只要经他的手一诊，马上就好。我看妹妹的病，现在愈来愈重，何不

将他请来看看呢？”邢老太太骂道：“你这个畜生！明知有个好医生，为什么不早些说出呢？一定要挨到这会，才告诉人。”阴识忙差人飞马去请万病除。不一刻，万病除到了。阴识、阴兴忙将他接到大厅上，献茶，问了名姓。阴识便将万病除请到丽华的绣楼上。明儿忙将帐子放下。邢老安人坐在旁边问道：“这就是万先生么？”阴识道：“正是。”万病除斯斯文文的走到丽华的床前，往椅子上一坐。明儿将丽华的玉手慢慢的拉出来。他见这只玉手，早以野心大动，急切要一见帐里的人。他握着丽华的手腕，觉得软如棉絮，滑如凝脂。停了一会子，他徒然心生一计，向阴识道：“请将帐子揭开，让我看一看虚实寒热。”阴识忙叫明儿将帐子揭开。他伸头一张，不觉神魄失据，大了胆在丽华粉腮上摩了一会，才缩手离位，把手拍着胸脯，拍得震天价响的对阴识说道：“大世兄，请太太放心，小姐的病，不过重受寒凉，没什么要紧。”这正是：

狼子野心真可恨，佳人病势入危途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癞犬登门屠户吃粪
痴猫守窟小子受笞

却说万病除满口担保道："不是我万某夸口，照小姐这点细些小病，不消三剂药，管教她好就是了。"邢安人听他这话，自然欢喜，说道："只要先生肯替我们小姐将病看好，要谢什么有什么。"万病除笑道："太太！老人家不须客气，晚生用心就是了。"说着，阴识将他送到外边的明间里。小厮早就将砚台笔纸预备停当。万病除靠着桌子坐下，摇首摆尾的想了一会子，便拿起笔来，装腔做势的又停了半天，嘴里叽咕道："太阳入于少阳，有火伤心，太阳入于少阳，无火伤肠。"七搭八搭的哼个不了。阴兴悄悄的向阴识道："这先生如何？不要说别样，你看他开一张单子，何等郑重！"阴识点头暗暗的佩服。他听见有人赞成他，愈是牵丝不了，一张单子，直开了半天，才算开好。老安人忙拿出五两纹银，教家丁送他回去。万病除哪里肯收，口中说道："请太太无须客气，等我将小姐的病看好之后，再说。"老安人再也不准。无奈他一百二十个不受，老安人却也无法，只得命人送他回去。他在马上一路胡思乱想的说道："这也是天缘巧遇了，你看她的那副模样儿，可不是天下独一一吗？她一定是有心于我，如果没心于我，我用手去摸她的粉庞儿，难道一

声不做吗？只要我将她的毛病看好，怕她不给我吗？凭我这个样儿，在宛陵的四乡，不是我说句麻木话，谁有我这样的威风呢？”他想到这里，不禁点头晃脑，险些颠下马来。那个跟马的小厮见他这样，也不觉好笑，暗道：“这位先生有些神经病吗？”他自己哪里觉得，一味的嘻皮癞脸的，一会子到他的家门口。小厮忙将马头一带，那马便立住不动，等他下马。谁知他正自想得出神，见马不走，举起鞭子在马屁股上着力打了一下子。那马霍的向前一跳，将他往下一掀，一个倒栽葱，只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。可巧刚刚天雨才晴，路上的泥泞，完全被他沾去，浑身斑斑点点，好象泥牛一般。他又羞又气，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马骂道：“你这个王八蛋，岂不是有意和我寻开心么？”他痛骂了一阵，便对小厮说道：“烦你回去罢，我现在也不要骑马了，就是步行回去咧。”他说罢，低着头，一径向西走去，那个小厮不禁诧异的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不是已经到家了吗，又向西到哪里？”他听得这话，忙立住脚步，回头一看，不禁自己也好笑，忙道：“几时到这里的，怎么我一些也没有介意？既如此，更好了，你赶快回去罢。”小厮笑着跳上马，一径回去不提。

再说阴识见他走后，忙拢近来朝他的单子上，仔细看了一会子，只见脉案上开的是：大受寒凉，身体不安，火热厉害，头又晕眼又花，用一方以治。下面写着：附片五钱、肉桂三钱、羌活三钱、白芍三钱、茯苓三钱、细辛五分、防风三钱、前胡三钱、桔梗一钱、冬瓜皮一钱、灯薪五钱做引子。阴识对医药一道原有些三脚猫，见他这张单子只吓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阴兴问道：“如何？”阴识抿嘴道：“万先生这方子，未免胆太大了。”阴兴听他这话，很不以为然的说道：“怎见得胆大？”阴识道：“什么病可以用五钱

附片，三钱肉桂呢？”阴兴道：“你晓得什么，人家既然能用这两味，想必别有用意的。”阴识忙教小才拿着这个单子，到宛城药材铺子里去配。小才那敢怠慢，就出得门，上了大骡，一骡放到宛城一家药店门口停下，将骡子拴好，进了店，将单子往柜台上一放，说道：“替我配一帖药。”里面走出一个老相公，将单子接到手中，撑起老光眼镜仔细看了一遍，挠起胡子说道：“这单子上面的药，我们这里不全，请到别人家去配罢！”小才子拿单起子，便到东面一家药铺子里去配。一个小学徒的，正站在柜台旁边打盹。小才将柜台一拍，喝道：“伙计，你夜里没有困觉吗！生意来了。”那个小学徒的被他冒冒失失的一嚷，吓得一怔，忙将睡眼揉开，没住口的答应道：“来了来了！”说着，伸手将他的单子接过，往戒尺底下一压，拿起药盘便去配药。这时里面老板，听得小才的呼唤，他正在小便，裤子也来不及束，就赶到外边。见学徒已经动手配了，他便先将裤腰束好，走进来朝药单子仔细一看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忙伸手将学徒打了一个耳光，骂道：“你这个混蛋！连眼睛都瞎了，这样的单子，你就配了吗？”他说罢，将单子还与小才说道：“这单子上的药，我们小店里配不全，请换一家罢！”小才听他这话，心中十分诧异的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药不全，难道就开药店了吗？”那店老板说道：“委实不全，请换一家罢！”小才深怕耽搁辰光，回去又要挨打，急得向店老板大声说道：“呔，你说没有，怎么你家相公又配呢？想必是有的，没有他就配了吗？”那店老板说道：“这倒不要说，他是才来的一个学徒，晓得什么，你不看我方才打他吗？”小才说道：“我晓得了，莫非怕我不给你钱吗？”店老板笑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，我们既然开一爿

药铺子，你不给钱他不给钱，难道我们吃西北风吗？”小才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为什么又见生意不做呢？”那店老板对他说道：“老实对你说一句，你这单子，不问拿到谁家去，总不见得配给你的。”小才听了这话，更是惊异问道：“照你说，我这单子竟没有地方配了？”店老板摇道说道：“没有没有。”小才道：“难道配这单子就犯法了么？”店老板道：“不是犯法，恐怕要招人命。”小才益发不放心的问道：“难道我们这单子上有杀人刀么？”那店老板被他逼得不得已的问道：“你这单子究竟是人吃的，还是牛吃的？”小才听他问得蹊跷，忙转问道：“人吃怎么？牛吃怎么呢？”他道：“牛吃还可以，如果是人吃的，包管今天吃下，明日送终。”小才说道：“什么药这样的厉害呢？”他道：“什么病能用三钱肉桂，五钱附片呢？”小才道：“你不用管，好歹这单子又不是你开的，怕什么呢？”他道：“这是不可以的，人命关天，岂能乱动？”小才道：“那么你将这两样厉害的药少配些罢。”他答道：“如果这样办，还可以。”他便动手，一味一味的配了半天，才将这一副药配好。小才付了钱，跳上骡子，连打几鞭。那骡子两耳一竖，腾云价的回来了。跑到半路上，小才方想起药没有携取，忙兜转骡子，重到这家药铺子里，取药便回。待得到家时，已是申牌时候。他跳下骡子，将药送进去。阴识问道：“为什么到这会才来？”小才便将以上的话说了一遍。阴识也不答话，就将药送到楼上。邢老安人正是守得心焦，见药配来，忙叫明儿去煎。明儿一会子将药煎好与丽华吃下。大家全坐在她的房里，静悄悄的候着。但见她吃下药，没一会子，汗出如雨，额上直是滚个不住。阴识对邢老安人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快些到被窝里探探看，汗出到什么样子了？”邢老安人便伸手入被一摸，

那被褥上完全被汗湿透了，忙叫明儿将上面的被子揭去。但见她面色惨白，娇喘微微，一句话也不能说了。阴识走到她面前，用手在她的额上一按，跌足叹道："这便怎生是好？狂热一分也没有退去。"阴兴道："再去请万先生来看看，究竟出汗不退热，是什么道理？"阴识忙着人去请万先生。一刻儿万病除脚打屁股的进来。阴识忙迎上去，首先问道："舍妹服先生的药，汗是出得不少，但是狂热有增无已，究竟是个什么缘故呢？"他之乎者也的答道："夫狂热不肯退者，定是大汗未出也；若夫再以出汗之剂服之，大汗一出，周身无病矣。"阴识便领他到丽华的房中。邢老安人忙问道："小姐汗是出得和洗沐的一样，怎的狂热简直一分不退呢？"万病除笑道："请太太放心！在我手里看的病，不会不好的，小姐出汗不解热，一定是还是汗没有出透的缘故吧！再将药煎与她吃，等汗出透了，自然就会好了。"邢老安人忙叫明儿将药再煎。明儿忙又去煎药，给小姐吃了。万病除又问道："现在她怎么样了？"邢老安人忙将帐子揭开说道："请先生来看看！"他巴不得这一声，忙走到她的床前，睁开那一双贼眼，向她望了一会，猛的伸出那一双又粗又大的黑手来，摸她的颊额，可是把个丽华羞得欲避不能，欲喊无力，任他摸了半天。可恨这万病除野心勃发，竟由她的粉颈下面，一直探到她的胸前，只觉得双峰高耸，宛如新剥鸡头。他可心花大放，把手缩了出来，对邢老安人笑道："别的医生看病，他奉旨不肯替人家摸胸口的；他们这些装腔做势的派子，我可学不来；我看病无论何人，总要探一探虚实寒热的。老安人哪里知道他的念头，满口称是。他又笑吟吟的向丽华问道："小姐的月经是几时当期？"丽华此刻，又羞又愧，又气又恼，哪里还去答他的话儿，强将身子

一掉，面孔朝里，呻吟不住。邢老安人忙道："先生！你不要去问她，我晓得的，出了房细细的告诉你。她们女孩子家，将这些光明正大的事，都是怪难为情的，不肯说出来？"万病除笑道："原是原是。我看了无数的小姑娘毛病，问她们的月经，总是吞吞吐吐的难说出来。最后还是她的母亲，或是嫂子代说出来。她们还羞得无地可容哩！"他说罢，起身出来。邢老安人也就跟了出来，将丽华的经期一五一十的告诉他，他点头笑道："我晓得了，太太请放心罢。这一剂药，将二次吃下去，马上就转机了。我现在还有许多事，无暇再耽搁了。"他说罢，起身下楼。阴识忙叫人拉出一匹马，送他回去，不提。

再说丽华见万病除走了之后，只气得泪流满面，嘤嘤的哭道："哪里请来的这个混帐医生？我宁可死，也不要他看了！"邢老安人忙道："儿呀！你不要误会，医生有割股之心，他问你都是他留神之处。"她不回答，只是哭个不住。邢老安人也无法劝慰。这时明儿已经将药捧了过来，她哪里肯吃。慌得邢老安人哄道："乖乖，这药是你哥哥开的单子；那个王八已经打走了。"她哭道："妈妈，不要哄我！不过吃了他的药，心中象火烧的一样，所以不愿再吃了。妈妈既然教我吃，我还能违抗么？"她说罢，一口气将药吃下去。这一来，可不对了，没一会，只见她从床上劈头跳起来，青丝撩乱，一双星眼，满暴红筋，大声说道："好好好！你们想害刘文叔么？恭喜你们，我跟他一同死了！谁能留住我？十万赤眉强盗已经被你捉住了么？"众人吓得手忙脚乱，大家全抢过来，将她按住。争奈她大力无穷，一挥手，将明儿、雪儿推得跌到三尺以外。邢老安人更是心肝肉儿哭个不住。这时阴识、阴兴正在楼下议论万病除的方子，忽听得楼上沸反盈

天，大闹起来。二人一惊不小，一齐飞奔上楼，只见丽华披头散发，满口胡言。阴识抢过来，一把将她按住。丽华还要挣扎，阴识死力将她压住。阴兴也过来帮忙，才将她扳倒睡下。阴识一面按着，一面埋怨阴兴道："这都是你招来的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姓万的方子，万不可吃，你偏要替他扯顺风旗。昨天小才将单子拿去配，药铺里没有一家肯配，后来将肉桂附片减去三分之二，才将药配来。如今妹妹这个样子，还想活么？"老安人听见这话，一头撞在阴兴的怀里，大哭大骂道："好孽障！你究竟和你妹妹有多少深仇大怨，三番两次的盘算她？现在她要死了。你总算安心了。畜生！你不如将我的命也算去吧，省得见我的心肝死得可怜！"邢老安人说了一阵，忽的往下一倒，双目直视，竟昏厥过去。明儿、雪儿吓得走头无路。阴识忙向她喝道："还不过去，将太太扶起来，发什么呆呀！"阴兴一面哭，一面和众人将邢老安人扶起来，在背上轻轻的用手抚个不住。一会子，邢老安人才舒过一口气来。阴识到此时，也由不得别人做主，忙差人到春陵去请李雪梅医生，没多时，李雪梅到了。阴识命明儿等将小姐按住，自己下楼，将李雪梅请上楼来，到床前略一诊视。李雪梅捋着胡子，沉吟了一会，退出房来。阴识躬身问道："敢问老先生，舍妹可有回生之望么？"李雪梅摇头咋舌道："不容易，不容易！只好尽我的力量。如其再不中用，那也无法可想。小姐的贵恙，可曾请先生看过吗？"阴识道："请过万病除看过了。"李雪梅道："可有单子？"阴识忙去将单子拿与李雪梅。他仔细一看，拍案大惊道："该死！该死！这分明是伤寒化火，还能任意用这些附片肉桂吗？真是奇谈！"阴识道："晚生也是这样的设想，无奈家母等一厢情愿的脾气，不喜别人多嘴的，弄到现在，才后悔迟呢！"

李雪梅叹道："这等医生，不知白送了多少人命了！"他拿起笔来，酌量半天，开了一张单子，上面写着：羚羊角三分、金钗、石斛五钱。他对阴识道："叫人去配，估量这羚羊角要磨半天呢，快点就去罢！"阴识忙差小才，拿着单子指名到保和堂去配了。这时楼下有个小厮上来禀道："万先生来了。"阴识听了，把那无名的业火高举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忙辞了李老先生匆匆的下得楼来。劈面就看见万病除笑嘻嘻向他问道："大世兄，小姐的病势如何？"阴识也不和他客气，冷笑一声道："先生的妙药，真是手到回春！舍妹现已好了，到后园里去顽耍了，请先生就到后边去看看，也好教先生喜欢喜欢。"万病除听得他这话，真是乐不可支的笑道："非是万某空夸大口吧。"阴识道："果然果然。"说着，便将他一径带向后面而来。走到腰门旁边，阴识喊道："走出几个来！"话犹未了，里面厢房里跑出四五个家丁来。阴识喊道："将这个狗头，先捆起再说。"那几个家丁，不由分说，虎扑羊羔似的将他捆起。阴识掣出皮鞭上下抽个不住，口中骂道："你这个杂种！登门来寻死，可不要怪我。今天将你生生的打死，好替我妹妹偿命！"万病除打得怪叫如枭，满口哀告。阴识哪里肯息。打了半天，忽然心生一计，便叫人将他抬到后门口，用溺器盛了满满的一下子臭粪，硬将他的嘴撬开，灌了一个畅快，才将他放下来。他抱头鼠窜，一蹒一跚的走了。一会子，到了自己家里，浑身全是粪汁，臭不可当。许多人掩着鼻子来问他。他只得说是行路不慎，失足落下毛厕的。他将衣服一换，带了家小，连夜搬家逃得不知去向了。再说阴识将万病除摆布了一阵，才算稍稍的出口恶气。带了众人回来，他便上楼对阴兴说了究竟。阴兴也很快活。阴识忙问阴兴道："小才去配药回来没有？"阴兴

道："不曾回来呢。"阴识诧异道："怎的去了好久，还不回来呢？"他便喊了一个小厮前去催他。这小厮就跳上大骡，一口气跑到保和堂门口停下。小厮跳下骡子，但见小才倚着柜台外边，闭着眼睛，只管在那里打盹。小厮也不去喊他，竟向店伙问道："阴府上的药配好没有？"伙计答道："早已配好。喊他数次，这个家伙睁开眼睛，开口就要骂人，我们气得也不去喊他了。"这个小厮素来和他不睦。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忙对店伙说道："请你将药先交给我带回去，让他在这里打一会瞌睡罢。"店伙也不知就理，忙将一个羊脂玉的杯子取出来，里面盛着羚羊角磨的汁，又将金钗、石斛用红绿绒绳系好，一起交与小厮。那小厮上了骡子，飞也似的回来了，将两样药送到楼上。阴识忙问道："小才呢？"那小厮撒谎道："我去人家早以将药配好了，摆在那里。我问他到哪里去了，那店里的先生都不肯说。后来被我再三追问，才告诉我，说他去看把戏了。我想小姐这样危险，还能再耽搁么？就将药拿回来。"阴识听得，气得一佛出事，二佛升天。这正是：

无名业火三千丈，可怖皮鞭五尺长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

出奇制胜智勇冠三军
触景生情缠绵书一纸

却说阴识听得那小厮的话，勃然大怒，也不言语，忙将羚羊汁和金钗、石斛送进去，关照明儿怎生弄法。明儿一面答应，一面将药接了过去。阴识退了出来。没多时，小才在药店里打盹打得醒了，再问药方，已经被人拿去，只吓得倒抽一口冷气。没奈何骑上骡子，没精打彩的回来。才下骡子，劈面就和阴识撞个满怀，吓得倒退数步，忙想要走，阴识喝道："叫你去配药，药配到哪里去了？"小才抿着嘴也不敢回嘴。阴识气冲冲的骂道："好狗头，越来越不象个模样了！是我教你去办事，都不在心上了。你们给我将这畜生捆起来，重打一顿，给我赶出去！"有几个家丁，忙走过来将他按住，着实的打了数十下子。只打得小才象蛇游的一样满地乱滚，只是央告不止。阴识倒底是个面恶心善的人，见他这样，不由的心软起来，忙道："放下来。"那些家丁连忙住手，将他放下。小才直挺挺的跪在地上，央告道："求大主人开恩，我下次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不敢再怠慢了；如果再犯这个毛病，尽你老人家打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"阴识道："果然改过么？"小才叩头道："再不改过，随大主人怎么办我就是了。"阴识见他说得可怜，而且平日又不是个刁

牿的，便说道："如能改过，且饶你个下次！"小才听了这话，忙叩了几个响头，爬起来一溜烟向后面去了。阳识便回到丽华的楼上。李雪梅站起来问道："大世兄，令妹服药的情形怎样？请你带我进去看看！"阴识忙领着李老先生进得房来，但见邢老安人只是向他们摆手示意，教他们不要吵闹，悄悄的说道："她吃下了药，停了一会，便不吵了，现在已经睡着。"李老先生忙退出来，对阴识笑道："恭喜恭喜！小姐的病，有几分希望了。"阴识谢道："全仗先生妙手，能够将舍妹看好，阖家就感恩不尽了。"李雪梅又谦逊了一阵子，提起笔来，仔仔细细的开了一张转手的方子，汤头是用的竹叶石膏汤。阴识忙又差人去配了来，煎好了，等候着。一直到天晚，她才慢展秋波醒了。邢老安人真个是喜从天降，静悄悄的问道："我儿，你现在觉得怎样呢？"她吟呻着说道："清爽得多了。"明儿忙捧了药过来给她吃。她又将第二剂药吃下去，一直酣睡到第二天巳牌的时候，翻身叫饿。邢老安人便出来问李雪梅道："请问你老人家，小女现在饿了要吃，可能吃一些薄粥吗？"李雪梅点首说道："可以可以。"明儿顺手随便盛了一碗薄粥，捧到床前。她吃下去，没一刻儿，又酣呼睡去。李雪梅道："小姐的贵恙，料可无妨了，老汉要回去了。"他又留下一张单子，给阴识道："这单子是善后的，你教她多吃几剂，就可大好了。"阴识连连称是，忙教四个家丁抬一乘小轿，送他回去。临走的时候，又恭恭敬敬的送上五百两纹银。兄弟两个，一直送出大门外，方才回来。由此向后丽华的病势，日见轻减。不到三月，已经大好了，按住不表。

却说刘縯等自从失败之后，东奔西走，四处活动，不上数月，已将新市、平林的两路贼兵收伏了，又数日，又将下江

的兵马联合停当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预备厮杀。刘縯令兵马共分六部，以备调用。休息了几天，大排筵席，上至诸首领，下至士卒，俱欢呼畅饮。酒后，刘縯和各将领申立盟约。到了第二天，北风怒吼，大雪纷飞，正是残冬的时候，诸将领纷纷请令出兵。刘縯也是跃跃欲动。正要发兵，刘文叔即忙止住道："此刻天寒地冻，出兵征伐，十九不利。时机未到，不可乱动！"王常听他这话很不以为然，忙道："趁他不备的当儿，猛的发兵，杀得他个片甲不回，岂不大妙；三将军何故反而违抗众议呢？"刘文叔笑道："诸君的高见，并非不佳；但是如此冷天，一旦发令动兵，他们士卒，一定是畏寒怕冷，容易气馁，而且蓝乡、宛城各处，未见没有防备的。依我的拙见，不如等到除夕那一天，他们准没有预备的，何妨潜师进袭，谅这小小的蓝乡和宛城两处，还怕不到手么？"诸将领听他这番话，一个个毫无言语，都是暗暗的佩服不止。好容易等到大除夕那一天，所喜天气晴和，微风不动。一天早上，刘縯升帐，就要出兵。刘文叔忙再止住道："凡事岂可性急，急则岔事；今天发兵，以夜里为最好；现在出兵，你想有什么益处呢？"刘縯沉吟了一会道："果然不错！"只得又忍耐等到晚，约在二更相近，才调动全队。刘文叔为刘伯姬、李通、成丹四人带领一队兵，径向泚水出发；刘縯、王常、李轶、邓辰等，带了全部的兵直捣蓝乡。差不多到三鼓的时候，大家偃旗息鼓；直等将蓝乡周近完全围起，一声令下，登时金鼓震天，灯球火把，照耀得和白日一样。原来这蓝乡是莽贼的手下将士屯粮之所，并非没有守兵。怎奈那些守兵，因为到了岁末的一天，谁也不肯去防范。你吃酒，我猜拳，十分热闹。到了这时，差不多大半都到睡乡中度生活去了。猛的一阵大乱，把那些

贼兵从梦中惊醒。揉开睡眼，只见灯光火亮，照耀得和白日一样，只吓得三魂落地七魄升天，连裤子也来不及穿，赤身露体的逃走，霎时，东奔西散，跑个精光。刘縯和诸将，不费一些气力，竟将无数的粮草夺到手。士气大振，诸首领俱有进兵泚水的念头。刘縯也不加阻止，便令邓辰、李轶带一队兵，在这里守住。自己和诸首领，带兵星夜向泚水进发。再说刘文叔等带兵到了泚水城下，东方已经发白，忙令李通搦战。城内守将甄阜、梁邱赐闻报大怒，赶紧披挂出城接战。忽见探事的进来报说："蓝乡失守！"二人听得这话，真个是半天里打了一个霹雳，面面相觑，半晌无语。梁邱赐大叫道："事已如此，不如开城和这班鸟男女决一死战。我们若是打胜了，趁势去将蓝乡夺回，岂不大妙。"甄阜听他这话，拍手道是。二人全身披挂，带兵出城。两边列成阵势。梁邱赐跃马横刀，用手指着刘文叔骂道："杀不尽的草寇，快来纳命。"刘文叔大怒，正要遣将迎敌。瞥见李通一马闯到垓心，摇动豹尾枪，也不答话，便奋勇大杀起来。战了五十多个回合，不见胜负。刘伯姬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拍动桃花驹，便来夹攻梁邱赐。甄阜正在后面压阵，见对方双将出马，深恐梁邱赐有失，忙教杜生出马。这杜生在甄阜的部下原是一员勇将，只见他将双锏舞起，飞马出阵。成丹更不怠慢，擢马摇枪，出阵接住。这时刘縯的大队已到，合在一处。刘縯一眼望见梁邱赐，不禁将那无名的业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一拍乌锥挥动双鞭，三战梁邱赐。好个梁邱赐大战三人，毫无怯惧的情形，展开全身的本领，兀自转战不衰，可是甄阜见对面来了三个，战梁邱赐一个，不禁暗暗的替梁邱赐吃惊，由不得飞马出来。王常见对面有人出马，大吼一声挥动龙舌枪，

闯到垓心，挡住甄阜，大战起来，一时金鼓大震，喊杀连天，只索得目眩心骇。刘文叔看了多时，猛然见贼兵的阵脚纷纷扰动，才想起贼阵无人压阵，用马鞭一挥，从左右两边抄出两支兵，直向贼阵直抄过去。贼兵登时大乱，纷纷乱窜。甄阜见自己的阵势已动，大惊失色，忙弃了王常，飞马回阵来弹压，谁知军心一乱，任你怎样来弹压，终归没有用处。王常见甄阜回阵，哪里肯舍，紧紧的赶来。甄阜见兵心已乱，料想不能弹压，只得回身，又和王常大战了数十合，虚晃一锤，便想逃走。王常早知就理，展开龙舌枪，将他紧紧的逼住。甄阜见没有空子可逃，也下了决心，摆动双锤要起来，足可应付王常。南面杜生和成丹已战了八十多回合，杜生虽然猛勇，哪里是成丹的对手，剑法散乱。成丹觑个破绽手起一枪，刺杜生于马下。这时阵里早跑出两个小卒，枭下首级，跑回阵去，成丹却不回阵，拍马来助王常，双战甄阜。这里梁邱赐又和三人战了多时，仍然毫不在意。刘伯姬见兀的战不倒他，她柳眉一锁，计上心来，虚晃一枪，拍马回阵。梁邱赐见去了一个劲敌，心中稍放下一点。刘伯姬向文叔道："我们将这两个贼将困住，你还不趁此袭城，等待何时？"这句话，提醒了刘文叔，忙领了一队兵，抄过贼兵的背后，向泚水而去。刘伯姬霍的翻转柳腰，攀弓搭箭，飕的一箭，直向梁邱赐的咽喉射来。梁邱赐正在酣战的当儿，猛的听得弓弦声响，晓得厉害，忙将头一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右耳已穿去半边，血流如注。正要拨马逃去，听得弦声又响，他连忙用刀尖一拨，将第二枝箭拨落，不敢恋战，大吼一声，拨马直向泚水而逃。刘縯、李通并马追来，一直追到城边，只见吊桥已经撤起，城头上站着一员大将。梁邱赐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刘文叔。他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

忙回马欲向宛城逃走。劈面刘缜、李通一齐拦住，他只得下个死心，和二人又恶斗起来。再说甄阜和成、王二将，大战了八十多回合，见手下的兵卒，逃散一空，杜生阵亡，梁邱赐也逃走了，自己不敢再战，丢了一个架子，拨马落荒而走。刘伯姬闪着星眼，见他逃走，一提辔环，弯弓一箭射去。甄阜心慌意乱，哪里还顾后面的暗算，一刹那间翻身落马，被王、成两将生擒过来。刘伯姬和二人领着大队，直向沘水而来。刚到城下，见梁邱赐正与刘缜、李通战得难分难解之际，王常、成丹哪里肯休，双马飞来，加入战涡。梁邱赐战了半天，精神已经不济，哪里再能加上两个呢？走又走不掉，逃又逃不了，只得死力的应付。刘伯姬看得仔细，飕的一箭。梁邱赐听得弓弦声响，忙将马头一带，让过一箭。刘伯姬见一箭未中，接着又是第二箭上弦。这时刘缜的双鞭，已逼近他的胁下。王常的龙舌枪，也逼到他的颈际。梁邱赐忙用大刀来拦架。这时第二箭恰巧中在他的手腕，梁邱赐大吼一声，连刀抛去。刘缜手起一鞭，正打中他的马头。那马忽痛一跃，将梁邱赐掀落地上。李通连忙下马，双手锁住他的盘膝，冷不提防梁邱赐飞起一脚，正中李通的肩头。李通一放手，险些将他放走。王常跃马前来手起一枪，将梁邱赐的右手刺断。成丹飞身下马，帮助王常、李通，才将梁邱赐擒住。大家见大事已定，便合兵一处，大唱凯歌。刘文叔忙令人大开城门，让大队进城。安民已毕，大家互相道贺。刘文叔对众将言道："目下可慢道贺；宛城未破，是吾等第一劲敌。我看我们的士气正盛，何不一鼓而下呢？"诸首领一齐称是，忙传令下去关照，不要卸甲，饱饭一顿，便下令直向宛城进攻。单留王常守着沘水。刘缜带了兵马，到了宛城城外。刘缜正要出马挑战，忽见探事官飞马报道："贼将严尤、陈茂，现

在清阳摆阵以待，”刘縯料想宛城非智取不可，急忙领兵，来到清阳。早见贼兵摆好阵势，严尤、陈茂并马立在阵门之下，耀武扬威。刘縯舞动双鞭，身先士卒，冲到垓心。陈茂摇枪拍马，来敌刘縯，大战了三十回合。刘伯姬飞马出阵，替回刘縯，搅动梨花枪，和陈茂大战起来，陈茂瞥见对阵飞出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将军来，不禁邪心大动，暗想道："若能将她擒住，带回去做一房妻室，不枉为人一世。”他正在胡思乱想的当儿，瞥见她的梨花枪已到面前，忙用矛一架，顺手一矛，向她的马首刺来。她手灵眼快，急将马一带，那马凭空一跳。陈茂的矛刺了一个空，身子往前一倾。二马相近，她一伸玉手，揪住陈茂的腰絛，用力一拖，竟将他拖离马鞍。陈茂心中一慌，一放手，将矛丢在地上。刘伯姬将他往腰里一夹。陈茂还不知死活，伸手去摸伯姬的下颊。伯姬大怒，掣出宝剑，飕的一剑，将陈茂的手腕斫去。陈茂大喊一声，不能动弹。严尤见陈茂被擒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忙驱兵逃去。刘縯指挥兵士，赶上去，大杀一阵，把那些贼兵杀得十死八九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。刘縯忙收兵来攻宛城。哪知到了城下，瞥见刘文叔立在城头大笑道："兄长来迟，小弟却早经夺得也！”刘縯大喜，诸首领无一个不暗暗惊奇，都道他的妙计出人意料之外。原来刘文叔见他们和贼将交兵的当儿即带了一队人马，到了宛城，诡称是陈茂派来守城的。城里的贼兵哪知就理，连忙下城大开城门。刘文叔带着士卒，一拥而进，将城内的贼兵完全杀尽。

闲话少说，刘縯见宛城已得，真是喜不自胜，带队进城，点查降兵，不下四万，合自己的部下二万，再连新市、平林的三大部，已足有十五万人，此外尚有陆续投附，今日数十，明日数百，真是多多益善，如火如荼。刘縯下令命各军

分扎城外，把一座宛城保守得铁桶一般。各首领纷纷议论，都道军中无主，不便统一。南阳诸首领一个个出席议论，要保举刘縯为帝。独王常、成丹诸将，惧縯威明，不敢附和，意欲立刘玄为帝。原来这刘玄是个庸弱无能之辈，一旦将他立起，以便自己任所欲为了。这刘玄本与刘縯同宗兄弟，王常又买通李轶，大家俱选刘玄为帝。停了几天，诸首领对刘縯将来意说明。刘縯慨然对众将说道："诸君欲推立汉裔，盛情原属可感，惟愚见略与诸君微有不同。目下赤眉数十万众，啸聚青、徐要害，听说南阳选立新主，必然一样施行，彼一汉帝，我一汉帝，两帝不能并立，怎能不争？况王莽未灭，宗室先自相攻，坐失威权，何能再破莽贼呢？自古以来，首先为尊，往往不能成事；陈胜、项羽的行为，诸君也好明瞭了。今舂陵去宛三百里，尚未攻克，便想尊立，是使后人得乘吾敝，宁非失策么？愚意不如暂立为王，号令三军。若赤眉所立果贤，不妨去投他，不至夺我爵位。否则西破王莽，东扫赤眉，岂非万全之策吗？"南阳诸将听了刘縯这番话，当然十分赞成。可是新市、平林的首领一定要立刘玄为帝。尤其有一个党徒张印拔剑击地，非立刘玄不可。刘縯只好随声附和，让他们将刘玄立起。这时南阳诸将领，一个个怒目咬牙，跃然欲动，刘縯多方劝解，总算将诸将敷衍过去。刘文叔另有定见，点了三万人马到刘玄面前请令攻颖川。刘玄准如所请，又令王常、李通随往协助。不到三日，已将颖川攻下，乘胜长驱，直捣昆阳。说也奇怪，未上半日，又将昆阳攻下，势如知竹。未上三天，进克郾县来窥定陵，一路上秋毫无犯。一班百姓，莫不歌仁颂德，欢腾四野。刘文叔屯兵定陵城外，正欲发令进攻，瞥见一个守门的兵卒，进来报道："帐外有一个人，自称姓阴，要见将军！"刘文叔

心中一动，暗道："莫非丽华么？"忙问道："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？"那守门士卒道："是个二十多岁的汉子。"刘秀忙道："带进来！"那守门的士卒，打了一个千，走出去，不多时，带进一个人来，手里执着一封信，恭恭敬敬的呈到刘文叔的面前，口中说道："别来已久，明公无恙否？"刘文叔仔细一看，见这人有些面善，无奈一时想不起来。那人道："明公尚记得春陵十五村会操的阴识吗？"刘文叔忙道："啊啊！我竟忘了！请坐请坐。"他一面招待，一面将信拿到手中一看，但见上面写着面呈汉大将军文叔麾下，下面写着名内详。他从容将信拆开，但见里面写着：

妾丽裣衽于

大汉将军文叔麾下：别后蓂荚屡更，眷念之忱，无时去诸怀抱。近闻旌旗指处，小丑全消；遨听之余，不胜雀跃！家兄识有志从戎，妾特申函座右，祈录用麾下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惟将军图之。　　妾阴氏丽华手启

他将书信看罢。不胜欣慰。这正是：

龙潭虎穴惊前夕，情话芳笺慰此时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宝马香车丽华出阁
长矛大纛文叔兴师

话说刘文叔将书看过，心中大喜，忙向阴识说道："来意已悉，目下正在需人之际，如果足下肯以身许国，那就好极了。"阴识道："山野村夫，全望明公指教。"二人谦虚了一会子。李通入帐报道："定陵的主将来降！"刘文叔忙教人将他带进来。那个降将走进大帐，双膝跪下，口中说道："降将胡文愿随明公麾下，执鞭随镫，共剿莽贼；区区微忱，万望明公容纳！"刘文叔急忙亲自下来，将他从地上扶起说道："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将军能明大义，汉家之幸也。"胡文见刘文叔一表非凡，自是暗喜。刘文叔带了众将领兵进城，安民已毕，即大排筵席犒赏三军，席上李通对邓辰说道："邓辰，你可认识那个姓阴的？"邓辰道："不认得。"李通道："我看文叔和他非常亲密，不知是何道理。"邓辰道："大约是他的旧友罢了。"到了天晚，邓辰私自对文叔道："今天来的这个姓阴的，是你的朋友么？"刘文叔忙道："你来了正好，我有一件心事刚要去和你商议。"邓辰道："什么事？"刘文叔含羞咽住。邓辰不禁诧异起来，忙道："这不是奇怪么？话还未讲倒先怕羞起来。"这两句话说得文叔更是满面通红，开口不得。邓辰道："自家

亲戚，有什么话，尽管说，不要学那些儿女之态，才是英雄的本色哩！”刘文叔道：“原是自家的亲戚，才喊你来商议的。邓辰道：“不要指东画西的了，请你直接说罢！”刘文叔便将阴丽华的情形，大略拣有面子的话说了一遍。意思想请邓辰作伐和阴识求亲。邓辰听他说过这番话之后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道是什么事呢！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和他十分亲近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妙极了，我岂有不尽力的道理？你放心，多在三天，包管你洞房花烛；但是我是个男媒，再请个女媒，才象个事体。”文叔道：“你不要忙，先向阴识去探探口气再说。”邓辰把胸脯拍得震天价的说道：“这事无须你过虑，我敢包办。如其不成功，算不了我的本事了。”刘文叔道：“姐丈玩话少说，你去和阴识谈谈看！”邓辰道：“那个自然。但是我一个人去，未免太轻忽人家，最好请李将军和我一同去，方象个正经。”刘文叔未曾置个可否。邓辰笑道：“踌躇什么，难道李通不是你的妹丈么？”刘文叔道：“并不是这样讲的，我想李通为人粗率，出言不雅，故尔沉思。”邓辰道：“你又呆了，他和我去，预先关照他，不准他开口，直做个样子，什么话全让我来讲，岂不是好么？”刘文叔大喜道：“如果成功，定然办酒谢媒。”邓辰笑道：媒酒那还怕你不预备么？不过我这个人，从来没有给人家做过了一回媒人，你可要听明。”刘文叔笑道：“天下的事只要有了个谢字还不好么？休再噜嗦了，快些去罢！”邓辰笑着出来，一径到李通的家里，但见李通正在里面与刘伯姬畅谈一把宝剑的来历，见他到了，二人忙起身相迎。邓辰进了客室，便向李通笑道：“我们刚刚吃过了庆功筵，马上又有喜酒吃了。”李通诧异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邓辰坐了下来，将以上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个究竟。李通拍手道：

"怪不得他与那个姓阴的非常亲近啊，原来还有这样事呢，真是可喜可贺！"刘伯姬忙问道："敢是我们前村的杨花坞的阴丽华么？"邓辰道："你怎么知道的，不是她还有谁呢？"她笑道："怪道我在家的时候，常听他说在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必取阴丽华这两句。差不多是他的口头禅，一天不知说了几遍。料想这阴丽华一定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。如不然，他不能这样的记念着她的。"邓辰笑道："管她好的丑的，目下都不能知道，我们且去替他将媒做好再说，到订婚之后，自然就晓得了。"李通笑道："可不是哩，我们就去给他说罢。"邓辰笑道："这事用不着你着急，可是有两句话，我要先向你声明。"李通道："你说，你说。"邓辰道："你和我去，你不准开口，才和你去呢。"李通笑道："这不是奇谈么？难道我讲话，就犯了法了么？"邓辰笑道："你不要误会，因为你没有媒才，所以用不着你开口。"李通笑道："什么叫做媒才，我倒来请教。"邓辰笑道："啊，做媒这件事，看起来一点也没有什么希奇，一有希奇，任你舌长八丈，口似悬河，那是没有用的。"李通道："我只当是什么难事呢，原来这点玩意儿，我晓得了，今天去，就拣好话就是了。"邓辰摇手道："话有几等说法，万一说得不对，凭你说的什么好话，也要坏事的。"李通道："照你这样说，我竟不配说话了。"邓辰笑道："你又来了，谁说你不配说话的，不过今天的话，不比寻常的话，一句也不能乱说的。"刘伯姬笑道："他既不要你开口，你就不开口，少烦了神，吃现成的喜酒，做现成的媒人，可不是再好没有呢？"李通大笑道："就这样的办，我今天跟他去，只装个哑子，一声也不响好么？"邓辰道："好极了，我们就去罢。"说着和李通出得门来，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，教他到那里不要开口乱说。

李通道：“你放心罢，我决不开口的。”一会子到了阴识住的所在，敲门进去，只见阴识秉烛观书，见二人进来，忙起身让坐。二人坐下，阴识问道：“二位尊姓？”邓辰便说了名姓。李通坐在那里和大木头神一样，一声不响。阴识忙走过来，向李通深深一揖，口中说道：“少请教尊姓台甫？”李通忙站起来，回了一揖，便又坐下，仍然一声不响。邓辰心中暗暗着急，暗道：“这个傻瓜，真是气煞人呢！教他不开口，认真就闭口不响了。”忙用手向他一捣，意思教他将他名姓说出来。谁知李通见他一捣，越觉不敢开口，真个和六月里的蛤蜊一样，紧紧的努着嘴，双眼管着鼻子，不敢乱视，邓辰却被他急得无法，只得站起来替他通了一回名字。阴识问道：“二位深夜下顾，必有见教。”邓辰忙答道：“岂敢，特有一要事相求。”阴识忙问道：“有何贵干？请即言明罢！”邓辰便道：“刘将军文叔与敝人忝属葭莩，他的才干，谅足下已经深知，无须小子赘言了。”阴识忙道：“刘将军英武出众，拔类的奇才。”邓辰继续道：“他的年龄已过弱冠，不过中馈无人，但是他的眼界高阔，轻易不肯就范。闻足下令妹才德兼优，颇有相攀之念，故敝人等不揣冒昧，来做一回月老，不知足下还肯俯允否？”阴识听了，满口答应道：“邓兄哪里话来，惜恐舍妹蒲柳之姿，不能攀龙附凤；既蒙刘将军不弃寒微，阁下又殷殷下顾，何敢方命呢？”邓辰见他已答应，不禁满心欢喜道：“承蒙不弃，不独舍亲之幸，便是小弟也好讨杯媒酒吃了。”阴识大笑道：“邓兄，哪里话来，等到吉日，小弟当恭备喜酒相请就是了。”邓辰也不便多讲，与李通告辞出来，先到李通家中。李通才开口说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今天的媒人也做稳了，喜酒也吃定了。”刘伯姬忙问究竟。邓辰笑得打跌道：“罢了罢了，象这样的媒

人，我真是头一朝儿看见的。”刘伯姬笑问道："难道又弄出笑话来了么？”邓辰便将阴识请教名字的一事，说了一遍，把个刘伯姬只笑得花枝招展。李通瞪起眼睛说道："咦，不是你们教我不要开口的吗？我当然不开口啊！任他问我什么，我没有破戒，还不好么？”刘伯姬笑道："果然不错，应当这样的。”她说着，又向邓辰问道："媒事如何？”邓辰道："成功了。”刘伯姬只是十分喜悦。邓辰便告辞，径到刘秀的住处。刘文叔正在那里盼望他回话，瞥见他进来，忙问道："姐丈！所托之事，如何？”邓辰笑道："成功是成功了，但是你拿什么谢谢大媒人呢？”刘文叔听得成功，不禁满心欢喜，没口的答应道："有，有，有！”邓辰笑道："只管有有有！究竟拿什么来谢我呢？”刘文叔道："要什么，有什么，还不好吗。”邓辰笑道："别的我不要，只将好酒多办些，供我吃一顿就是了。”刘文叔道："容易，容易！遵办就是了。”邓辰收了笑容，正色对他说道："三弟，难得人家答应。在我的拙见，趁现在没有事的当儿，不如早成好事，倒了却一层手续，你看如何？”文叔沉吟一会子，然后向他说道："事非不好，不知对方能否答应，倒是一个问题。”邓辰道："这倒用不着你踌躇，还是我和阴识商议，不难答应的。”邓辰忙又到阴识这里，只见阴识尚未睡觉。邓辰忙对他道："阴兄，小弟又来吵搅你。”阴识忙起身让坐，笑问道："现在下顾，还有什么见教么？”邓辰说道："忝在知己，无庸客气了。我刚才回去，对舍亲说过，舍亲自然是喜不自胜；他对小弟曾有两句话，所以小弟再来麻烦的。”阴识道："愿闻，愿闻！”邓辰道：男婚女嫁，原是一件大事。但是舍亲现在以身报国，当然没有什么闲暇的时候。可巧这两天将定陵得了，暂息兵戎，在他的意思，欲在这几天择个吉日，将这

层手续了去，省得后来麻烦。”阴识满口答应道：“好极了！明天兄弟回去，就和家母预备吉日，大约就在这月里罢！”邓辰道：“依我看，就是九月十六罢。”阴识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邓辰道：“还有几句话，要和阁下商议，就是妆奁等类，千万不要过事铺张，徒将有用的钱财，使于无用之地，最好就简单一些为好。舍亲文叔他也是个不尚浮华的人。”阴识道：“阁下的见解真是体贴人情已极，兄弟无不遵办就是了。”邓辰便立起来笑道：“吵闹吵闹！”阴识便送他出来，邓辰到了刘文叔这里，将刚才的话说了一遍。刘文叔真个是喜从天降。邓辰笑道“自古道，媒人十八吃，新人才吉席；我做这个媒，连一嘴还未吃到，就将这头亲事做好了，岂不是便宜你们两家了吗？”刘文叔道：“那个我总有数，请你放心就是了。到了吉日，我预备十八个席面，尽你吃如何？”邓辰笑道：“那是玩话，我当真就是这样的一个老饕吗？”刘文叔道：“我要不是这样办，惹得你又要说我小气了。”邓辰笑道：“就这样办。”二人又说笑了一会子，不觉已交四鼓，邓辰便告辞回去安息了，一宵无话。

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阴识便到刘文叔这里来告辞。临行的时候，向文叔问道：“你几时到舍下去？”文叔道：“我到十五过去。”阴识喜洋洋的走了，在路数日，不觉到九月初九早上，已经到了杨花坞，早有家丁进去报与阴兴。阴兴心中好生疑惑，暗道：“难道刘文叔不肯录用他么？如其录用，现在回来做什么呢？”他正自疑惑，阴识已经走了进来。阴兴问道：“大哥，什么缘故去了几天，就回来呢？”阴识便将刘文叔和妹子订婚一节，告诉阴兴。阴兴自然欢喜。阴识忙问道：“太太呢？”阴兴道：“现在后园牡丹亭里饮酒赏菊呢！”阴识笑道：“她老人家的兴致很为不浅咧！”他两个

正自谈话，雪儿早已听得清清楚楚，飞也似的跑到后园里。只见丽华坐在一旁，朝着菊花只是发呆出神。邢老安人倒了一杯酒在她面前说道："我的儿，来吃一杯暖酒吧。"她正自想得出神，竟一些没有听见。邢老安人又用箸夹了一只大蟹，送到她的面前说道："乖乖，这蟹是南湖买来的，最有味的，你吃一只看。"她才回过头来，对邢老安人说道："谢谢母亲，孩儿因为病后，一切晕冷都不大敢乱吃，蟹性太凉，不吃也好。"老安人笑道："还是我儿仔细，我竟忘了。"这时雪儿跑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喘吁吁的进来，向邢老安人笑道："恭喜小姐！"她说了两句，便张口喘个不住。邢老安人瞥见她凶神似的跑进来，倒吓着一跳，后来听了她说恭喜两字，不禁诧异问道："痴丫头，什么事这样冒失鬼似的？"丽华也接口问道："什么事？"雪儿又停了半天，才将阴识回来的话，一五一十说个究竟。邢老安人放下酒杯问道："真的么？"雪儿笑道："谁敢在太太面前撒谎呢？"邢老安人真个喜得心花大放，忙用眼去瞧丽华，正想说出什么话来，只见她低垂粉颈，梨面堆霞，娇羞不胜。老安人笑道："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们这小姐，一定要配个贵人，今日果然应了我的话了。我的儿，你的福气真不浅咧！"丽华虽然不胜羞愧，但是那一颗芳心，早以如愿，十分满意了。这时邢老安人正要去请阴识，阴识已经进园来了，到了亭子里，先向邢老安人请了安，然后将文叔求亲的事情，说个究竟。邢老安人笑道："我养的女儿，难道随你们作主吗？"阴识只当她的母亲认真的，忙道："母亲，这事不要怪我，在我的意见将妹子配了刘家，岂不是再好没有么？凭他家的世胄，难道配不上我家么？不是孩儿说一句，错过刘文叔，再去订一个，老实说，不独妹妹不答应，再象刘文叔这样子，恐怕

没有了。”邢老安人忙笑道：“我儿，为娘方才那是句玩话，难道你就认真了么？”阴识也笑道：“我明知母亲和我打趣，我也和母亲打趣的。”丽华早就羞得回楼去了。当下阴识对邢老安人商议道：“看看吉期已近，我今天就要着手预备了。”邢老安人道：“可不是妆奁家伙一样没有，赶快要着人去办才好呢！”阴识笑道：“不需，不需。”邢老安人道：“这倒奇怪！怎的连嫁妆都不要呢？”阴识便将原由说了一遍。邢老安人道：“原来这样，那倒省得多少麻烦了。”阴识道：“别的倒不要预备，但是此番来道贺的人，一定不在少数呢！将前面的三座大厅一齐收拾起来，预备酒席，两边的厢房，也要收拾清净，预备把他们歇宿。”邢老安人也是无可无不可的。阴识便和阴兴兄弟两个，手忙脚乱，一直忙了三四天，到了十五早上，各式停妥，专等刘文叔到来，一直等到未牌的时候，阴识心中好不焦急，暗道：“文叔难道今天没空来么，我想决不会的。”他正在猜测的当儿，猛的见一个家丁进来报道：“大姑爷到了！”阴识急忙起身出门去迎接。阴兴也吩咐家丁预备招待，自己也随后出来。只见刘文叔高车骏马，远远而来，一刻儿到了村口。阴兴便吩咐家丁，放起爆竹。一霎时劈劈拍拍，放得震天价响的，一班音乐也同时奏起。刘文叔在前面走，后面跟着李通、王常，还有一队兵。阴识忙迎上去，与三人握手寒暄，向文叔问道：“邓兄今天没有下降吗？”文叔答道：“因为定陵城初下，我到此地，不能不留一个人在那里弹压。”阴识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说着，又与李通、王常见了礼。大家握手进村，到了门口，各自下马入内。阴识一面招待李通、王常，一面引着刘文叔拜见他的母亲。到了第二天，远近听说文叔结婚，谁也要敬一份贺礼，真个是车水马龙，贺客盈门，十分热闹。

到了晚上，合卺交怀，同入罗帐，自有一番叙别之情，不必细说。读者们谁不是过来人呢？良宵易过，永昼偏长，曾几何时，又是鸡声喔喔，日出东方了。丽华忙起身梳洗，刘文叔也就起身梳洗。二人梳洗停当，携手去参拜邢老安人，把个邢老安人乐得心花怒放。试想这一对璧人，怎能不欢喜呢？阴识忙又到大厅上摆酒，招待众人。大家还未入席，瞥见有个家丁进来报道："外边有个背着青包袱的人。口中说道，是奉着圣旨前来有事的。"阴识忙起身迎接。那人进了大厅，往中间直挺挺站着，口中喊道："刘文叔前来接旨！"文叔在后面早已有人报知与他，听说这话，忙命人摆下了香案，自己往下一跪，三拜九叩首已毕。那个官长口中喊道："破虏大将军刘文叔，圣旨下！"刘文叔伏地奏道："微臣听旨。"那个背旨官又喊道："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文叔因其破虏有功，劳绩卓著，特升授司隶校尉，行大司马事，克日即行，往定河北，钦此。"文叔听罢，三呼万岁，舞蹈谢恩。阴识忙设席招待，那个背旨的官员，也不赴筵，就匆匆的走了。刘文叔忙向邢老安人辞行，又与丽华握别。新婚乍离，总不免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。这正是：

昨夜帐中春意满，今朝塞外晓风寒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

骁骑将军权充蛱蝶媒
圣明天子喜结鸳鸯偶

却说刘文叔奉了圣旨，往定河北，怎敢怠慢，即日启程。和阴氏分手，带着王常、李通、阴识先到定陵。方到了馆驿，还未落座，瞥见刘伯姬浑身缟素，大哭而来，把个刘文叔惊得呆了，忙向她询问。李通也莫名其妙。她还未开口，瞥见邓辰泪容满面，神色仓皇的走了进来。刘文叔见邓辰这样，料知事非小可，只听刘伯姬娇啼宛转的说道："三哥！你晓得么？大哥被新市、平林那班贼子窜掇刘玄，将他杀了。"刘文叔大惊垂泪，绝无言语。邓辰向李通说道："这事料想起来，恐是你们令兄主使；莫说是自家亲眷，就是朋友。万万做不到这层事的。而且刘伯升在日，究竟和你们令兄有多少深仇大怨呢？"刘伯姬一把扯住李通，圆睁杏眼，骂道："天杀的，你将我和文叔索性杀了罢。"李通气得大叫如雷，向伯姬道："你不用和我们缠。我先去杀那个负心的贼子；随后就将新市、林平的一班鸟男女，杀个干净；最后将昏君剜心割胆，替大哥报仇。"他霍地立起身来，拔出佩剑就走。刘文叔死力拦住哭道："圣上既然将家兄伏法，一定是犯了什么罪的；如不然，岂有妄杀大臣的道理？大哥已死，只怪他身前粗莽，你却不能再来乱动了。"伯姬哭道："三

哥，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难道大哥的为人，你还不知道么？”刘文叔拭泪答道：“妹妹，你哪里知道！自古道，君教臣死，不死便是叛臣；父叫子死，不死便是逆子。而且大哥刚愎自用，一些不听别人的谏劝，每每要出人头地。独排众议，这就是他取死的原因。”看官，你们看到这一段，不要说刘文叔毫无兄弟之情吗？同胞哥哥被人杀了不独不忿怒报仇，反说哥哥不好，岂不是天下绝无这样的狠心残忍的人么？这原有一个缘故，在下趁此将这一段说出来，看官们才知道刘文叔另有用意呢。闲话少说，再表新市、平林诸将，见刘縯威名日盛，各怀嫉妒，每每在刘玄面前，叠进谗言。刘玄是个庸弱之辈，晓得什么，便照他们诡谋，设法来害刘縯了。恰巧王风、李轶等，运输粮械接济宛城，诸首领以为时机已到，便暗中向刘玄进计，便借犒赏为名相机行事，即日大排宴席，刘縯当然也在其列。刘玄见刘縯腰悬佩剑，故意要借过来赏识赏识。刘縯生性豪爽，哪知是计，忙除下来，双手奉上。刘玄接过来，玩弄半天，不忍释手。诸将目视刘玄，意思教他传令，以便动手。谁知刘玄只是不发一言。新市、平林的诸首领，不觉暗暗着急。申徒建忙献上玉玦，意思教他速决。无奈刘玄呆若木鸡，兀的不敢下令。新市、平林的诸将只急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深怨刘玄太无决裂的手段。一会子席散，刘玄仍将佩剑交与刘縯佩上。刘縯的二舅樊宏早看破情形，私下对刘縯说道：“今天的大祸，你晓得吗？”刘縯道：“不知道，什么大祸呀！”樊宏道：“我闻鸿门宴，范增三举玉玦，阴示项羽。今日申徒建复献玉玦，居心叵测，不可不防！”刘縯摇头笑道：“休要胡猜乱测，料想这班贼子，不敢来惹我的。”樊宏见他不信，也无可如何。但是新市、平林的首领，见一计未成，焉肯就此

罢手，又联络李轶继续设计。那李轶本来是刘缜的私人，不想他竟丧心病狂，趋炎附势，与诸首领狼狈为奸。刘缜有个部将，名叫李稷，真个是勇冠三军。当刘玄称帝的时候，李稷即出忿言，他说此次出兵，俱是刘缜兄弟的功绩，刘玄是个什么东西，竟称王称帝起来，真是谁也不能心服的。这话谁知又传到刘玄的耳朵里，便大起恐慌，忙下旨封他为抗威将军。李稷不受。刘玄便领兵数千人，来到宛城，将李稷下令，传进帐来，不待他开口，便传令将他拿下，喝令推出去斩首。恼动了刘缜一人，挺身出来，替李稷辩白，极力固争。刘玄又没了主意，俯首踌躇。不意座旁朱鲔、李轶左牵右扯，暗中示意，逼出刘玄说一个拿字。道声未绝，已有武士十余人蜂拥入帐，不由分说，将刘缜绑了起来。刘缜极口呼冤。你想到了这时，还有什么用呢？生生的将一位首先起义的豪杰，枉送了生命，从落得三魂缈缈，驰入鬼开门里去了。再表刘文叔听说他的哥哥被害，心中好似万箭攒穿的一样，又碍着王常在这里，不敢乱说，只好拿反面的话来敷衍众人。此刻只有邓辰心中明白。刘文叔收泪对众人说道："于今圣旨下来，命我克日即往河北，国事要紧。"邓辰知道他的用意，忙道："那是自然之理，我们就去是了。"王常即到刘文叔面前请假一月，回到洛阳，将刘文叔的情形，一一告诉刘玄。刘玄反觉自己太不留情面，竟将刘缜杀了，不禁暗暗的自惭自愧。随令成丹、王常带一队兵马，送多少粮械，去帮助刘文叔北伐。

这时刘文叔已过河北，据邺城。王常、成丹随后赶到，将刘玄犒赏的粮械一齐献上。刘文叔望着旨意，舞蹈谢恩已毕，忽然守门的士卒，进来报道："有个人，求见将军！"刘秀便命带进来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刘文叔心中久已渴慕

的南阳邓禹。久别重逢，当然欣喜不置。邓晨又出来与他寒暄一阵子。刘文叔笑问道："先生下顾，莫非有什么指教吗。"邓禹笑道："没有什么指教。"刘文叔笑道："既不愿指教，何苦仆仆风尘到这里做什么呢？"邓禹笑道："愿明公威加四海，禹得效寸尺之功，垂名竹帛，于愿已足了。"刘文叔鼓掌大笑道："仲华既肯助我，我还愁什么呢？"原来仲华就是邓禹的表字。当下刘文叔十分喜悦，又听邓禹进言道："莽贼虽然被申徒建辈灭去，但山东未安，赤眉等到处扰乱，刘玄庸弱，不足称万民之主。如公盛德大功，天下称服，何不延揽英雄，收服人心，立高祖大业，救万民生命？一反掌间，天下可定，胜似俯首依人，事事受制哩！"刘文叔听了他这番话，正中己怀，忙用眼向左右一瞟，幸喜王常、成丹不在这里，忙道："先生高见，秀敢不佩服。"他说罢，附着邓禹的耳朵说道："刘玄的耳目众多，言语间，务望留神为要！"邓禹点头会意。当下冯异、姚期均有所闻，俱来劝文叔自立。文叔一一纳进他们的议论，依计施行，克日到邯郸。骑都尉耿纯出城迎谒，刘文叔温颜接见。耿纯见刘文叔谦虚下士，部下官属，各有法度，益发敬服不置。自己预备良马三百匹，缣帛五百丈，入献刘文叔。文叔称谢收下。这时忽有探马报道："王郎占据山东北隅，聚众作乱。"刘文叔听得，吃惊不小，忙与诸将转赴卢奴商议剿灭之策。不数日，又听得探马报道："王郎拥兵数万，近据邯郸，假称刘子兴招摇吓诈，无所不为。"刘文叔听得这个消息，心中颇为纳闷。又怕幽、蓟一带，为王郎所得，所以先定幽、蓟，远击王郎，恰巧耿弇亦到，刘文叔便留他为长史，同往蓟洲；又令功曹王霸募集市乡的新兵，预备去攻邯郸。偏偏无一人来应募。市乡百姓，沸沸扬扬转说刘秀不是真主，刘子舆方是

紫微星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说得震天响的。王霸万分无奈，只得回报刘文叔。文叔晓得人心未附，便欲南归。诸将皆有归意，独有耿弇不主张南行，他对刘文叔说道："明公方到此地，恩信未立，便欲南行，岂不失策？依我的愚见，现在渔阳太守与明公有同乡之谊。我家世茂陵，家父现为上谷太守，若联合两处人马，直捣邯郸，还怕什么假子舆呢？"刘文叔抚掌称善。惟一班官属归心已决，大家哗噪起来，都道："无论如何，总要回南；谁情愿向北去，将一条生命，白白的送掉呢？"刘秀笑指着耿弇，对众人道："这是我的北道主人，诸位怕的什么呢？"李通掣剑在手，怒目喝道："谁敢直说出一个回字来，先将他的狗头砍下！"诸人还敢响么？只得随声附和。刘文叔遂致书渔阳、上谷两处乞救。这时已到更始二年春月了。刘文叔留在蓟城，专等两处人马到此，就调兵往剿王郎。不料王郎反悬赏百万，购买刘文叔的头颅。百姓哪里知道端底，沸沸扬扬，讹言百出，纷纷说是邯郸兵至，将捉刘秀。刘文叔见人心如此惶惶，不如早离蓟城，再作计议。主意一定，便领了将士出南门想走。不料南门已被百姓封闭得水泄不通。姚期奋动神威，斩关夺路，方得走脱。一连走了几日，方到了下曲阳。文叔已冻得面无人色。又听得探马报道："王郎的兵已到后面。"大家惊慌得不敢停留，急趋滹沱河。前驱的探马报道："河水长流，毫无一舟一楫。"刘文叔吃惊不小，不由得嗟叹起来。王霸飞马到河边一看，果然静悄悄的无有一舟一楫，只见寒风猎猎，流水潺潺，暗想道："无船渡去，如何是好！"他正在迟疑，刘文叔带了众将，已到了河边。刘文叔对王霸说道："怪不得没有船只，你看这河里，完全冻起来了，哪里来的船只呢？"王霸听他这话，颇为奇怪。再一回头，只见

河里冻得象一面大镜子一样，不禁暗暗称奇。冯异道：“这几天这样的冷法，我想河里的冻，一定是来得很厚的，让我去试试看，如果能走着冻上过去，那就好极了。”刘文叔摇头摆手的，不准他下去。冯异哪里肯听他话，翻身下马，到了河边。俯首一望，只见那河冻得突兀，不知多厚。那边王霸也下马来，走到河边。冯异向他说道：“你用锤试试看。”王霸真个举起斗大的铜锤，尽力打了一下。只听得震天价响的扑通一声，王霸双手震得麻木，忙低头一看，只见冻上露出斗大的一个痕迹，一点水没有出来。冯异大喜道：“可以可以。”王霸便大踏步一直走到河心，却一点动静没有。忙跑回来，笑道：“快些过去！快些过去！”大家好生欢喜。邓禹道：“不要慌，人虽然可以过去，但是马怎么办呢？”刘文叔听他这话，不禁笑道：“先生，你这不是过虑了吗，人既然可以过去，难道马就不能过去了吗？”邓禹笑道：“明公哪里知道，人过去当然是容易的；但是马究竟是个畜生，晓得什么，走得不好，滑了一交，在这冻上爬也爬不起来呢！”刘文叔听了这话，倒反踌躇起来，半晌向邓禹笑道：“我倒有一个法子，不知好不好？”邓禹问道：“主公想出什么法子来呢？”刘文叔笑道：“如果就是这样过去，马当然是不能走，因为马蹄是硬的，不小心就要滑倒；最好用稻草包好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”邓禹笑道：“好极了，我也是这样想。”说着大家就到田里寻了些稻草，将马蹄包好。正待渡河，忽听得后边烟尘大起，喊杀连天，冯异大呼道：“不能再延了，追兵就要到了！”耿异不由的扶着刘文叔首先下河，走著冻上过去。接着众人也牵马过来，大家上了岸，后面的追兵已经赶到对岸。大家再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些冻也没有，仍旧是流水淙淙，漫无舟楫。又见那边追

来的贼兵，立在岸边望洋兴叹，刹时收兵走了。邓禹举手向天道："圣明天子，到处有百灵相助，这话真正不错！"话还未了，瞥见有一个白发老人，拦住刘文叔的马头说道："此去南行八十里，就是信都。前程无限，努力努力！"说罢，刘文叔正要回答，怎的一岔眼光，那老者就不知去向。大家不胜惊异，于是同心合力，一齐向信都而来。

不到一日，已到信都。信都太守任光，闻说刘文叔到来，连忙开城迎接。刘文叔到了城中，肚中饥饿已极，便向任光说道："三日诸将皆未进食，烦太守赶紧预备酒饭。"任光满口答应，忙去命人大排宴席，款待诸将以及刘文叔。一个个饥肠辘辘，谁愿吃酒，都要吃饭。任光忙命人用大碗盛饭。大家虎咽狼吞，饱餐一顿，精神百倍。散了席，县令万修、都尉李忠，入内谒见刘文叔。文叔均用好言抚慰。任光自思王郎的军威极盛，信都又没有多少兵马，满望刘文叔有些人马；谁知单是数十个谋士战将，并无一兵一卒，不觉大费踌躇，暗道："保刘文叔西行，尚可支持；如其去征讨王郎，岂不是以卵击石么？"正是进退不决的当儿，忽然有人报道："和戎太守邳彤来会。"刘文叔心中大喜，忙出来接见，一见如故。彤听文叔现欲西行，便来谏止道："海内万民，望明公如望父母，岂可失万民之望！何不召集二郡兵马，前往征伐，还愁不克么？"刘文叔赞成其议，忙下令带领两郡的人马，浩浩荡荡直向河北进行。一路上任光又造了许多檄文，将王郎的罪恶，一一宣布出来；并云大司马刘公领兵百万，前来征讨。吓得那一班无知的百姓，惊慌万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刘文叔的大军到了堂阳县，吓得那些守城的官吏，望风而降；第二天又将贳县克复。当晚昌城刘植带了一万兵马，前来投降。如是进行，不到十日，又到卢奴。义旗到处

万众归降。惟刘扬聚众十余万，附助王郎，不肯归降。刘文叔颇为忧虑。当下骁骑将军刘植献议道："刘扬与我有一面之交，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来归降明公如何？"文叔大喜。刘植当下辞了诸将，匹马而去。不到几天，刘植回来，报道："刘扬是说下了，但是有一桩事情，要请主公承认，方可遵令来降呢！"刘文叔忙问道："什么事？"刘植道："刘扬现欲与主公联姻，不知主公可能答应么？"刘文叔惊疑道："这又奇了，我虽然娶过阴氏，目下尚无子女，怎样好联姻呢？"刘植笑道："刘扬有个甥女，欲嫁与主公。"他听了这话，忙道："那如何使得呢！我早与阴氏结过婚了。"邓禹道："天子一娶九女，诸侯一娶三女，主公难道两妻就算多了么?"刘文叔沉吟了半晌，只得答应，忙命刘植带了许多金帛前去，作为聘礼。不到几天，刘扬已将他的甥女郭圣通软车细钿，送到刘文叔的宾馆里，当晚便与文叔成其好事。文叔见郭氏的态度，虽不及丽华，倒也举止大方，纤秾合度。这时刘秀便令人大排宴席，招待众将。席间共有李通、邓信、邓禹、冯异、王霸、任光、万伤、李忠、刘伯姬、耿纯、耿弇、姚期、阴识、刘植、邳彤、岑彭、马武等，一十七员大将。惟有王常、成丹，自从上次失败，早就回到洛阳去了。诸将军酣呼畅饮，菜上三道，刘文叔亲自到各将领面前敬酒。邓禹首先向刘秀笑道："主公，今天吉期，理应陪着我们痛饮一场才是。"刘秀笑道："那是自然的。一来承诸公的大力血战疆场，才得有今日；二来以后还望诸公继续努力，歼平海内妖氛。秀不才，今天每位挨次恭敬三杯！"他说罢，使取壶来首先在邓禹面前先斟三杯，依次各将面前都斟三杯。李通笑道："论理，我与邓大兄，今天要吃个双倍才是个道理。"他说了，邓辰插口道："可不是么，上次我们替

他跑得不亦乐乎，喜酒没有吃到一些，第二天就奉命北伐了。”刘文叔忙笑道：“不是你们提起，我几乎忘了。”他又在二人面前敬了三杯。李通笑道：“媒人不可分厚薄，刘大哥他是今朝的正媒，当然他也要和我们一样，才是个道理！”刘文叔忙又到刘植面前斟酒。刘植站起来让道：“请明公不要烦神罢，末将素不喜饮酒。”李通笑道：“刘大哥不要如此客气，今天不必分高分下的，爽性干三杯罢。”刘植推辞不了，只得站起来，将三杯酒一气饮了。李通拍手笑道：“照呀，我生平最怕人家装腔做势的。”邓禹笑对众将道：“我有四句话，不知诸公能赞成么？”岑彭笑道：“请讲罢，你的主意，我们没有不赞成的道理。”邓禹笑道：“主人方才敬我们三杯，我们也该每人回敬三杯，才是个道理。”众人都拍手道好。邓禹便斟了三杯。刘文叔含笑饮了。以后挨次到每人面前，各饮三杯。共吃了五十一大杯，把个刘文叔吃得颓然大醉。邓禹忙教人将他扶进新房。刘文叔睡眼模糊，踉踉跄跄的走到床前，与郭圣通携手入帏。这正是：

嫩蕊初经三月雨，柔蕾不惯五更风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

纤手解红罗柔情似水
秃头膏白刃军法如山

却说刘文叔大醉入房，与郭氏携手入帏，共效于飞之乐。良宵苦短，曾几何时，又是纱窗曙色。郭氏正要起身梳洗，猛可里听得刘文叔哽哽咽咽的哭道："兄长你放心，我今身不替你报仇，誓不为人！不过我面上却万万不能露出颜色。须知刘玄的耳目众多，万一走漏风声，不独我没有性命，就是仇也报不成了。"他说罢，哽哽咽咽哭个不住，把个郭圣通大吃一惊，也顾不得什么羞耻，伸出一双纤纤玉手，将刘文叔推醒，只见他泪痕满面。圣通低声问道："你方才梦着什么恶梦，便这样大惊小怪的？"刘文叔忙坐了起来，双手揉揉睡眼，只是发呆。圣通又低声问道："君家为着什么缘故，这样的糊涂？"刘文叔到这时，才听见她问话，忙答道："没事，没事。不过心中事，每每形于梦寐罢了。"郭圣通也坐了起来，一面先替文叔将衣披好，一面笑道："你用不着瞒我了，我方才听得清清楚楚了。"刘文叔料想也瞒她不住，便将刘玄怎样将他的哥哥杀了，自己预备怎样报仇的心事，完全告诉圣通。她听了这番，也是歔欷欲泣似的。两个人默默的半晌，圣通才开口向文叔劝道："君的玉体，务望保重要紧！不要常常伤感。天长地久，终有报仇的

一天。刘文叔拭泪答道："卿的劝我，原是正理，怎奈手足之情，片刻不能忘却。"圣通又劝道："君家现在势力直欲盖刘玄而上，强将如云，谋士如雨，要想报复前仇，还有什么阻碍么？依我想，目下王郎未灭，天下未安，宜先从事征讨清静，那时推翻刘玄一反掌间耳。"刘文叔听她这番话，真是喜不自胜，情不自禁的用手将她怀中一搂，揾着香腮，低声说道："卿乃真知我心。"两个人喁喁的又谈了一会子。她说出来的话，无句不中听，把个刘文叔喜得心花大放，比阴氏还要宠爱三分。

不多时已到辰牌时候，刘文叔才起身升帐，与众将商议进攻的方法。邓禹对文叔道："如今我们的军威正盛，万不可稽延时日，须即日继续出伐，直捣邯郸。王郎小丑不难一鼓荡平了。"刘文叔投袂而起，对众将说道："邓先生的高见，正与我同情，望众将军指示可否！"帐前的众将，一个个伸拳掳袖，齐声说道："郑先生的高见，我们谁不赞成呢？"刘文叔见众将如此同心协力，心中暗喜，忙下令进兵。留下刘植守昌城，阴识守贳县，余下的众将，完全随征。挥动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直向元氏县进发，还未到城下，元氏县的官长，只吓得尿滚屁流，忙请都尉重黑商议迎敌之计。重黑听得刘文叔领兵百万，强将千员，前来讨伐，早就吓得浑身发软，四肢好象得了寒热病一样，抖抖的动个不住。又想逃走，又想求救，真是和热锅上蚂蚁一样，团团乱转，一无着处。猛听得县令请他商议，忙对来人说道："请你回去对县太爷说罢，我这两天身上有些不好，兀的恶寒怕热的。"那人只得回去，照他这番话告诉县令，把个县令急得走头无路。暗道："当着这生死的关头，偏偏他又生病，这不是活该要送命么？"他万分无奈，亲自到都尉重黑的家里来。重黑听说他来，只得装着病，哼

声不绝的出来，故意问道：“县令今天到这里，有什么贵干吗？”县爷跌足大声道：“你还不晓得么？现在刘秀带兵百万，强将千员，前来讨伐我们了。大约就在两天之内，就要到了。”重黑哼道：“那么，怎样办呢？偏生我又病着；如果好好的，不是我重某夸一句海口，凭那几个毛鬼，不消我一阵斧头，包管杀得他片甲不存。但是我这两天病势渐渐凶恶得十分厉害，还要回去请医服药。”县爷听他这话，慌了手脚道：“将军一走，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怎生应付呢？”重黑翻起眼睛说道：“咦，这真奇怪极了，人家病这样的重，难道不要回去诊视吗？”县爷哭丧着脸说道：“将军一个人回去也不要紧，不回去也没有要紧，可是下官还有三个小儿，四个小女，假若刘秀到此，岂不是全要做无头之鬼吗？”重黑呻吟了半晌，向县令道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明天刘秀到了，你竖起降旗，跪到他的马前，多说几句好话就完了事。此刻恕我不陪了。”县令见他向后面进去，只得回来预备投降。差不多申牌的时候，刘秀的大军已到。金鼓震天，喊声动地，把个元氏县令吓得手颤足摇，拼命价的喊人竖起降旗，自己硬着头皮，开了城门，走到刘文叔的马前，扑通往下一跪，口中说道：“元氏县县太爷，迎接刘秀大老爷进城。”这两句话，说得刘文叔不禁嗤的一声笑将出来。见他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，又可怜又可笑，忙教人将他扶起，一同进城，留下李忠守城，便星夜向房子县进发。直走一夜，到东方发白，才到房子县的城外，扎下大营。正要预备攻城，早见城里竖起降旗，城门大开，刘秀忙领兵入城。那守城的县令，早逃得不知去向。刘文叔安民已毕，便与诸将商议进攻办法。姚期道：“军如荼火，万不可稍稍延顿，致挫锐气；依我的愚见，趁此再向鄗城进攻。等鄗城一下，再

教士卒们稍留憩几日，再行进发。”刘秀大喜，忙下动身令，只留下万修守房子县。不到半日，果然又将鄗城攻克。正待出示安民，猛听城外喊声震地，金鼓大鸣，邓禹忙命人撤起吊桥，闭起城门。大家上城头观看，只见一队贼兵，从西北上蜂拥而来。为首一员贼将，生得虎头燕额，十分威武，手持四窍八环刀，到了城下，厉声喊道：“不怕死的草寇，快来纳命！”岑彭按不住心头火起，便来请令。文叔见他要出马，自然欢喜，忙道：“将军肯去，好极了。”岑彭飞马出城，到了垓心，大声喝道：“来将通名。”那个贼将大声说道：“你站稳了，我乃大汉皇帝部下大将军李恽是也。”岑彭也不答话，舞动龙蛇枪，扭住便斗。枪来刀去，大杀了一百多合，未见胜负。刘文叔见李恽委实厉害，恐岑彭有失，忙鸣金收兵。岑彭虚晃一枪，兜马入城。李恽立马垓心，等候多时，不见有人出来，勃然大怒，下令攻城。城上的灰瓶石子和飞蝗一般的抛掷下来。贼兵倒被打得头破血飞。李恽无奈，只得领兵转道向东门而来。到了东门附近，厉声大骂。不多时，冯异手持独脚铜人，打出城来。二人见面，也不答话，大杀起来。大战了八十多合，城上一片的鸣金声音，冯异便抛下李恽，飞马进城去了。李恽再来骂阵，谁知一直骂到未牌的时候，竟没有一个人出来答应他，李恽可气坏了。可是他虽然厉害，不敢攻城，便拨马向城南便走。未到南门，姚期跃马横刀，早已在那里等候，见了他，狂笑一声道：“反贼休慌，你老爷在此，等候已久了。”李恽大怒，也不答话，拍马舞刀，来战姚期。姚期慌忙接着。二人奋力大杀了四十多合，不分胜负。这时城内忽然飞马跑出一员女将来，搅动梨花枪，冲到垓心，泼开樱桃小口，娇声喝道：“毛贼休慌！快些纳下头颅，免得姑娘动手。”李恽大怒，正要来

战。姚期虚闪一个架子，纵马回城。刘伯姬便和李恽大战起来。杀到分际，刘伯姬拍马落荒而走。李恽哪知是计，一味的不顾死活，催马追来。刘伯姬霍的扭转柳腰，正待取弓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时耿纯不知从何处来的，腾云价的飞到李恽的马前，大喝一声。李恽措手不及，被耿纯一刀，斩于马下。一队贼兵，吓得狼奔鼠窜的逃了。刘伯姬枭了首级，正待回马，瞥见有两员贼将，从贼兵中放马冲到伯姬的面前，刀矛并举。刘伯姬也不怯惧，耍动梨花枪，敌住二人。未到十合，不料从北边又冲来两个，一个手执双锤，一个手执开山斧，来战伯姬。伯姬不慌不忙，展开梨花枪，敌住四人。刘文叔深恐他妹妹有失，忙叫人鸣金。这时城头上鸣金的声音，呛呛呛敲得震天价响的。谁知伯姬安心要在众将面前大展才能，乱翻玉臂，大战四人，兀的不肯回来。李通在城上看得心慌，飞奔下来，一马冲到垓心，舞动大刀，战住两个贼将。伯姬虽然称雄，究竟是个女流之辈，厮杀了一阵，便吃劲的了不得。见李通分去二将，自己登时轻爽得多了，奋起精神，和二人恶斗不止。王霸、耿弇更是看得眼热，二人也不待命令，并马出来，各挥兵刃，来帮助李通、刘伯姬。那几个贼将见有人来帮助，忙分头迎敌。伯姬深恐马乏，虚晃一枪，跳出圈子，让王霸去独战两将。伯姬见王霸的双锤，耍得风雨不透，将那两员贼将，杀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能。伯姬更不怠慢，霍的扭转柳腰，弯弓搭箭。飕的一箭，那个使刀的早已翻身落马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伯姬的第二箭又到，不偏不斜，正中那个使戟的手腕，一放手，被王霸手起一锤，将那贼的马头打得粉碎。那贼将被马掀落在地。王霸飞身下马，将那两员贼将生擒活捉了，忙与伯姬正要来帮助李通、耿弇，

只见他们各捉一个，正在那里捆缚呢。四人各擒一员贼将，高高兴兴的回城。刘文叔一一慰劳已毕，便命将那捉来的四个贼将，带了上来。那四个贼将，立而不跪，十分强悍。刘文叔倒有一种怜才之意，便来用柔软的手段，收服他们，正要下令松绑。鄗城的县令，上前拦道："明公休要乱动，这四个死囚，非杀不可，万无赦放之礼。"刘文叔忙问："什么缘故？"鄗城县令咬牙说道："这四个死囚，原姓苏，是鄗城第一个财主。此番明公起义到此，下官本已预备归附明公。不想这四个死囚，坚要和我作对，一面淆惑百姓还不算数，还要去勾结王郎的部下李恽来和明公作对。这人如果将他留下，必为后患，求明公还是杀去的好。"刘文叔听了这番话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忙教人推出去斩了。一面又命祭遵带了一队人马，前去抄拿家属。军司令祭遵带了人马，直扑苏宅而来，这且慢表。

如今单说有一个人姓王名明，他本是刘秀家中的一老家人的义子，此番起义，他也跟刘文叔到东到西。这王明生性狡猾异常，事事趋承。刘文叔倒也十分欢喜他。王明便仗着文叔的势力，居然出车入马，威风懔懔的，众人都以为他是刘文叔的私人，不去惹他。谁想他见众人不去理他，竟疑众人怕他，越法肆无忌惮。诸将谁不是宽宏大量的，一个不去和他较量长短。刘文叔见他办事精勤，也肯信用他。因此把这个舍中小儿，一天一天的捧出头了。今天他在帐后，听说要去抄查苏家，他不禁动了念头，暗想道："我跟了小主人至今，还没有一点余积，听说这苏家是个大财主，何不去捞几文来用用呢。"他主意打定，却不走前面，蹑足潜踪的出了后门，上马加鞭，直向苏家而去。谁知他初到此地的，路径不熟，竟摸错了。一路上问人，好容易摸到姓苏的府前，只见里

而已经闹得沸反盈天，捉的捉，绑的绑，哭的哭，喊的喊，乌乱得一天星斗。他下了马，挺腰凸肚的走了进去。守门的兵士，都认识他是刘秀的家人，所以让他进去。王明得意洋洋的直往后闯，到了百客厅，迎头撞见祭遵。祭遵只当是刘秀差他来勘察的呢，连忙向他恭而有敬的行了一个礼。王明正眼也不去看他一下子，稍稍的一颔首，便与祭遵擦肩而过。他一径直向后面住宅里走来，登楼上阁，真个勘察史一般。到一处有一处珍宝，珊瑚镜，翡翠瓶，五光十色，目不暇接。他恨不得连屋子带动身，撞来撞去，一头撞到库房里面，只见那些金锭银锭，堆积如山。他可没了主意，又不知怎样才好，拼命价的往怀里乱揣。霎时怀里揣得满了，又将裤腰松开，放了两裤脚管的金银锭子，袖子里又笼了好些。正要出去，猛可里后面呀的一声，他大吃一惊。回头一看，只见那北边靠墙的那一面书橱动了起来。他不禁暗暗的纳罕道，这真奇怪极了，怎么这个书橱竟会动呢？莫非年深日久，成了精怪不成么？他正自一个人在那里迟疑不决，瞥见书橱开处，后面现出一个门来。他不禁暗喜道："这里一定是苏家藏宝贝的机关，倒要来看看。"他说着，轻手轻脚走到门旁边。正要进去，瞥见里面走出一个千姣百美的妙人来。但见她云髻蓬松，星眼流电，那一副整整面庞儿，真是个令人神飞魂落。王明见了大喜欲狂，急忙扑上前去。那美人被他一吓，连忙缩身躲了进去。他随后跟了进去，不知不觉的砰的一声，外面的书橱仍旧关上。他进秘室，仔细一看，只见里面锦屏绣幕，装设得富丽堂皇。但是那个美人，却不知去向。他一颠一簸的四处寻找，不料将双手无意往下一放，袖子里的金银锭子，一起造了反，骨碌碌的滚了下地，他连忙要去拾锭子，猛听得帐子里有人吃吃的发笑。他这

时锭子也无心去拾了，忙走到帐子前揭开一看，只见那个美人，坐在床前，只是向他发笑，他可是如同得着一方金子似的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抢过那个美人往怀中一搂，说道："我的心肝。"那美人连忙伸出纤纤玉手，含羞带愧的将他往旁边一推，低垂粉颈，梨面通红。王明哪里肯就此罢手，又过来将她搂住说道："美人，你不要倔强，现在你们一家子全被我下令拿去斩了。"那个美人听了他这话，只吓得玉容失色，梨面无光，便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他连忙问道："你是他家的什么人？赶紧告诉我，或者可以放你！"那美人娇羞欲绝，哪里还肯答他的话呢。列位，要知道美人的来历，在下就此交代明白，省得诸位在那里打闷葫芦。原来这个美人名叫金楚楚，是苏大户用二千银子买来的。这楚楚是苏大户第一个宠妾，整日价的将她藏在库房后面的一间秘密室里。自从这苏大户带了三个兄弟到王郎那里去求救，金楚楚在这秘密室里，无一日不耽惊受怕的。今天一早上，就有丫头进来送信说："大户弟兄四个，全被刘秀捉住杀了，快些预备出去逃命罢！"这金楚楚还有几分不大相信，这时见王明进来，才知大户真个杀了。她可怜哪里还敢回话，低着头，只是啜泣不止。王明又向她说道："美人，我看你依了我一件事，我马上命人将你接到我的家中去做太太。"那楚楚见他这样，心中十分不愿；无奈性命要紧，又不敢说不答应，只得低首无言。王明一面搂住她，那一种兰麝的香气，直冲到他的鼻子里。心里本就把那一股无明欲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捺按不下。不由分说，将楚楚往床上一按，正要开始工作，那裤子里的锭子，累坠得动弹不得。他可是顾不得许多了，胡乱的将脚管一放，那些锭子一个个的滚落在地上。他爬上床来，楚楚也不敢动弹。将玉体横陈在床上，闪着两双

星眼，只是望着王明做作。这时王明伏到她身上，说道："美人，你可将罗裙解去，好与你……"她不敢不依，含羞带愧的用手将罗裙解去。霎时动作起来，正在这入彀的时候，猛的有人将门一推，闯进十几个人来。楚楚忙道："有人进来，你快些起来！"那王明哪里肯放手，只顾紧抱住楚楚，务求完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有人将帐门一揭。王明回头一看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。你道是谁？却原来就是祭遵，他连忙爬下床来。祭遵见此情形，不觉勃然大怒，手起一剑，竟将王明的一颗癞痢头，早和肩上宣告脱离，一缕魂灵直向巫山十二峰去了。这时楚楚吓得浑身乱战。祭遵命人一并捆起。这时忽然有一个人对祭遵说道："军司令，这岔子你可惹得不小。你方才杀的这人，你知道是谁？"祭遵摇头道："管他是谁，犯了法，终要斩的。"这正是：

有味残膏犹在指，无情利刃已临头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

玉殒香消杀妻投古井
头飞血溅背母突重围

却说祭遵将王明杀了之后，忽然有个人向他说道："军司令，今天将王明毅然杀了，岂不怕主公见罪于你吗？"祭遵道："用不着你们发愁，我自有道理。"此刻早已有人飞报刘文叔，说道："祭遵将王明杀了。"刘文叔听得这话，勃然大怒道："祭遵是个什么东西，他竟敢藐视我，目无法纪，胆敢将我的舍中儿杀去。"说到这里，邓禹忙用腿将他一推，附着刘文叔的耳朵，悄悄的说道："主公你错了，当此之时，假使军令不严，何能压服众将呢？祭遵这事，足见他能尽职办事；主公不察反说他不好，岂不令众将不服么。"刘文叔恍然大悟。一会子，祭遵领着人犯，和抄出的金银财宝一齐抬到帐内，前来交令。手里执着一张报单，点着报道："抄出逆产如下：黄金三万斤、白金五百斤、纹银三百箱、每箱五百斤，国币八万贯、珊瑚器皿十二件、玛瑙器皿三十三件、羊脂玉物三百四十七件、绸缎绢绫三万五千三百二十四匹、布帛八百箱、每箱三百匹，衣服四百五十箱，刀枪一库、马六十匹、木器共七千六百五十四件、零星物件三百箱、粮食六万石、人犯一百三十四口，现已全到，请主公

示下。”这时帐下的众将，一个个都替祭遵担忧。刘文叔问道：“我方才听说你将我的舍中儿杀去，果然有这回事么？”祭遵挺身直认不讳的说道：“不错，是我杀的。”刘文叔笑着问道：“你怕我罪你么？”祭遵走到刘文叔的面前，躬身答道：“主公哪里话来。主公不委我任军司令则已，既然任我做军司令，我当然不负主公的重托，任凭他是主公的什么人，只要他不守规矩，犯到我的手里，都要按军法从事。我今天将王明杀了，主公莫非要见罪么？既如此，请主公就按军法办我罢！”他说罢，直立帐前，等候刘文叔的示下。刘文叔毫不动怒，反而满脸堆着笑容问道：“卿家今天杀了王明，但是他究竟犯的是什么罪？”祭遵答道：“那个自然，要将他的罪恶宣布出来。今天末将到苏家去抄拿，主公是否教他去没有？”刘文叔道：“没有。”祭遵道：“未得军令，私出营门，一罪；强奸妇女，二罪；私窃逆产，三罪；有这三个罪名，杀得究竟冤枉不冤枉呢？”刘文叔大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该杀该杀！莫说杀了一个，便是杀了十个百个，也不为多。”忙命人赏祭遵黄金三百斤，绢帛五百匹，加封刺奸将军。祭遵忙谢恩退下，刘文叔便将那一班捉来的人犯，询审了半天，一个个的赐些金帛，发放他们走了。又命人将抄来的逆产，寄存于鄗城，以备军需。发放已毕，邓禹进议道：“连日奔走，士卒们辛苦极了，只好休息两天，再遣他们征伐。”刘文叔说道：“先生之言极是，我也是这样的设想。让他们养足锐气，再为调动不迟。”话犹未了，探马飞来报道：“渔阳、上谷的两郡兵马到了。”刘文叔大喜，忙命大开城门，领着众将开城迎接。只见渔阳、上谷的两处兵马，足有六七万众，旌旗蔽天，戈矛耀日，军容十分齐整。刘文叔心中说不出的十分欢喜，忙

催马到耿况、彭宠跟前施礼，招呼道："劳驾远来，秀实不安。"彭宠、耿况忙回手致敬道："明公远涉长征，为万民造福，我们敢不附骥么？"刘文叔又和他们寒暄一阵子，便一同进城。耿况、彭宠将带来的四员大将与文叔相见，一个是昌平人，姓寇名恂字子翼，一个是栎阳人，姓景名丹字孙卿，一个是安阳人，姓盖名延字巨卿，一个是姓王名梁，籍贯与盖延相同。刘文叔见他们个个俱是威风憬憬的将才，不禁满心欢喜，忙叫人杀猪宰羊，大排宴席，款待来宾，并犒赏三军，马步众将。到了第二天，领兵出城，留下耿纯守城，余下均拔寨动身，这番出兵，总数有二十余万，不上半日，已离钜鹿只有三里之遥了。刘文叔便吩咐扎下大营，预备攻城。王郎早得急报，忙差倪宏、刘奉两员大将带了三万人马，来救钜鹿。随后又派胡平、郭左两员大将，又带兵三万，驻防南峦，作为犄角之势。到了第二天，钜鹿主将王饶，见刘奉、倪宏的兵到，十分壮胆。便留吴汉守城，自己带三千兵马，出得城来，摆成阵势，匹马双锤，直闯到刘秀的寨前骂战。霎时金鼓大震，冯异领了一队人马，从寨后冲了出来。王饶忙回马到了垓心，冯异已经赶到，举起独脚铜人，劈头就打。王饶也不慌忙，便抡锤迎敌。各奋神威，酣斗了一百多合，不分胜负。这时刘文叔已经点齐众将，一齐出寨掠阵。只见他二人杀得尘沙蔽天，难分难解，刘伯姬哪里还能耐忍，一拍桃花征驹，闯到垓心。正想替回冯异，瞥见对阵冲出一个贼将来，手持方天画戟，也不打话，扭住刘伯姬便斗。王霸大吼一声，一马冲到垓心，替回冯异，便和王饶大杀起来。四只大锤，只杀得天旋地转。那边刘伯姬和刘奉大战了八十多合，不分高下。姚期看得眼热，也不待命令，拍马舞刀，杀到垓心。那贼兵的阵里，跟着也出来一个

贼将，手执双锏接住。姚期喝道："来将通名，咱老爷刀下，不死无名之鬼。"那员贼将一阵狂笑道："反寇，你且在马背上坐稳，不要吓得翻下马去。咱老子乃大汉皇帝座前右大将军倪宏便是。识风头，早些归顺，省得咱老子动手。"姚期大怒，也不答话，挥刀就砍。倪宏举锏相迎。这时垓心里，只见刀光锤影，十二只背膀撩乱，二十四个马蹄掀翻，只杀得目眩心骇。邓禹对刘秀道："你看这钜鹿城上，没有多少贼兵，何不趁势就此袭取城池呢？"刘文叔点头道是，忙令冯异、岑彭带了一队兵来袭城池。刚刚冲到濠边，瞥见城上石子灰瓶，暴雨般打了下来，前队的兵被打伤不少。这时城上现出一个贼将，两边站着无数的兵士，手里俱是拿着鹿角，铁蒺藜。那个贼将向冯异笑道："要想攻城，这里恐怕你没有这样的能力了，请向别处去罢！"冯异大怒，一声令下，万弩俱发。城头上霎时现出五色云牌来。说也奇怪，射来的箭，完全嵌入云牌里，一枝也落不掉。霎时箭尽，一班兵士，只得住手，这时城头的云牌立刻撤去。那员贼将依旧立在城头上，向冯异、岑彭道："多劳赐箭，心感谢谢！现在对不起，却要回敬了。"话声未了，城上登时万弩齐发，如同暴雨一般。前敌的兵士，射倒数百人。冯异大惊，忙和岑彭下令退兵。刘文叔见城上的守将，如此厉害，不禁暗自吃惊。冯、岑两将，回到刘文叔马前，齐声说道："城上的守将，委实厉害，无法进攻。"刘文叔道："两位将军，请暂休息，再作道理。"冯异、岑彭带兵退下。这时城上一片鸣金的声音，王饶等三个贼将，领兵进城。王霸等也就收兵回营。刘文叔对众将赞赏了一番。邓禹开口说道："单是出城的三个贼将，倒不足为患，不过匹夫之勇；但是守城的那个贼将，倒着实棘手。"冯异插口说道："可

不是么？凭我们的攻法，任他是谁，也有些应付不来，不料那个贼将，来得十分厉害。”耿况道：“那个贼将姓谁？”冯异道：“姓什么倒不晓得。”耿况道：“我有个朋友，姓吴名汉，这人端的是智勇双全。前月听人说他投奔王郎，我倒替他可惜，如果是他，我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来归降主公。”邓禹笑道：“但愿是吴汉，那就好办了。”大家吃了夜饭，众人刚要去安息，邓禹道：“今天遇着劲敌，大家都要防备一些才好！”这句话提醒了刘文叔，忙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凡事都宜谨慎为佳。”李通、王霸同声说道：“你们也忒过虑了，今天你不看见那几个贼将，杀得精疲力尽么？夜里还敢再来讨死不成？”冯异说：“休要这样道，还是预备一些的好。”他说罢，便与岑彭前来请令。邓禹便教他们带兵在寨左寨右埋伏。景丹、盖延也过来请令。邓禹见他们日间没有厮杀，再则要试试他们的本领，便令他们带兵五千，在寨前埋伏，不提。

再说王饶、倪宏、刘奉收兵回城，一齐责问吴汉何故鸣金？吴汉对三人说道：“你们只顾厮杀，那刘秀的部将来攻城，你们知道吗？”王饶道：“怎么不知道呢，你在城上做什么的？”吴汉笑道：“双拳不敌四手，他们假若派出许多兵马，教我一个人怎样来得及呢？”王饶才恍然大悟，忙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应当要鸣金。”吴汉道：“方才听探马来报，说主公又派了胡平、郭左两员大将，带了三万兵马，现已到栾城。今天夜里趁他初到此地，将全城的人马，调到城外，一面着人到栾城教郭左、胡平到三更时候，来接应我们。我们在二更左右，分着三路前去劫寨，趁他不备，杀他个片甲不存。”王饶大喜，忙差人飞马到南栾去关照郭、胡二将。自已将全城的人马共有八万多，分四门出

来，悄悄的扎下大营，将一座钜鹿保护得铁桶相似。吴汉一面点兵调将，一面教探马到刘秀寨前探听虚实。一会儿，探马忙回来报道："刘秀的寨前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"王饶大喜，忙与倪宏、刘奉各领了五千人马，分着三路，悄悄的向刘秀的大寨进发。这时星移斗换，已到子牌时候了。王饶等到了刘秀寨前，一声呐喊，杀了进去，不提防左右突然冲出两支人马。景丹、盖延各自挥动家伙，挡住王饶。两边的灯球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日一样。王饶见有预备，忙奋勇敌住二人。刘奉、倪宏的两支兵，从两边趁势直抄进去。还未到寨前，猛的一声号角，冯异、岑彭的两支埋伏兵，斜刺里冲了出来挡住。冯异大笑道："老子们早就晓得你们要来送死了！"倪宏也不答话，挥动双锏，直取冯异。冯异不慌不忙，展开独脚铜人，大战起来。这里岑彭和刘奉早就扭成一团，大杀不止，霎时金鼓震天，喊声动地，把刘文叔等从梦中惊醒。这时后寨又发喊起来。原来南栾的贼将，得着这个消息，星夜拔寨前来接应。邓禹却没有料到后面有人抄来，只弄得措手不及。王霸连盔甲也来不及穿戴，赤膊上马，舞动双锤，向后寨抵敌。刘伯姬只着了一件贴身小袄，搅动梨花枪，飞花滚雪价的杀了出去。姚期、李通、王梁、寇恂、马武、耿弇等一班武将，保住刘文叔，邓禹、耿况、彭宠夺路便走。刚出了寨门，差不多有二里之遥，瞥见一将，从斜刺里冲了出来，姚期慌忙上前敌住。战了二十余合，那员贼将，长啸一声，伏兵齐起。霎时火光烛天，四处的贼兵，不知有多少，翻翻腾腾的滚了上来。李通、马武等分头迎杀，无奈杀了半天，竟未杀出重围，贼兵愈来愈众。这时灯球火把，照得雪亮。那耿况一眼看见一员贼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吴汉。他满心欢喜，催马大叫道："姚将军与吴将军，请暂

且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姚期听得有人喊，忙住了手。吴汉也住了手。耿况一马闯到垓心，向吴汉拱手道：“子颜别来无恙否？”吴汉见是耿况，连忙也拱手道：“承问，明公何故到此地的？”耿况便趁势将自己如何归降刘秀，刘秀为人何等英武，势力怎样的伟大，说了一番。又用旁敲侧击的话来劝解他归降刘秀。吴汉沉吟了一会，对耿况道：“承明公指教，敢不如命。但是汉有老母，尚在城中，容回去与老母商量，再来报命。”耿况大喜。吴汉假意与姚期战了几合，回马败走。他将手中的枪一招，那一队兵全随着他退去了。邓禹忙令姚期、耿弇、李通、马武四员大将，前去助战。四人领了令，飞马前来助战。只见战场上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只杀得一天星斗，惨淡无光。那些贼将各自遇着劲敌，正在拼命价的恶斗，不提防凭空飞出四只猛虎似的勇将来，在阵内往来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杀得血流似海，尸集如山。那一群贼兵，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腿，没命的四散逃走。王饶见势头不好，虚晃一锤，收兵退走。倪宏、刘奉、郭左、胡平，各自收兵退去。刘文叔等才回到大寨，一一检查，共死五千多名士卒。幸喜粮草辎重，一些没有被他们劫去。众将中只有景丹手腕被贼将刺伤，余下毫没有一些损伤。刘文叔深自庆慰。邓禹对他说道：“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损失五千兵，得一吴汉，还是主公的洪福。”

不表他们在这里议论，再说吴汉收兵回营，一个人只是盘算着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“吴汉吴汉，凭你这样的才干，难道终与这伙亡命之徒在一起，就算长久之计了么？耿况这番话，何常不是。但是王郎虽是个亡命之徒，待我总未有一分错。现在我毅然去投降刘秀，未免于良心上有些过不去。罢罢罢！忠臣不事二主，无论如何，一心保王郎吧！”他正

是自言自语的当儿，王饶气冲冲的和刘奉等一班人，走进吴汉的帐篷，大声说道："我早就说过，今天不可去劫寨，偏是你要自逞才能，要去劫寨；现在查过了，共损失一万五千几百名儿郎，这不是你招的么？"吴汉正自不大自在，听他这番话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对王饶冷笑一声，答道："谁是主将？令是谁发出去的？自己不认错，反来乱怪别人，不是笑话么？假若今天去打个胜仗，你又怎么样呢？"王饶被他这几句抢白得暴跳如雷，飕的拔出剑来，剔起眼睛向吴汉说道："谁来和你拌嘴？今天先将你这个狗头杀了再说："吴汉更是按捺不住，也拔剑站了起来，大声说道："好，你这狗头，想杀哪个？"刘奉、倪宏忙过来劝住吴汉。郭左、胡平早将王饶的背膊扳住，齐声说道："胜负军家常事，何必这样争长较短的呢？现在刘秀未除，自家先斗了起来，不怕人家笑话么？"郭、胡二人，忙将王饶劝出帐走了。倪宏、刘奉说好说歹，又劝了吴汉一阵子，才起身走了。吴汉这时便将投刘秀的心，十分坚决了。他上马进城，到了自己的家里，先对他的母亲将来意说明。吴母大喜道："吾儿弃暗投明，为娘固然赞成；但是你的媳妇，恐怕她未必肯罢！"吴汉道："只要你老人家答应，就行了。她答应更好，不答便将她杀了，有什么大不了呢？"原来吴汉的妻子，就是王郎的侄女。吴汉大踏步走到后面。王氏见他回来，连忙来迎接，满脸堆下笑来，乜斜眼说道："我只当你就此不回来的呢？撇下了我，夜里冷冷清清，一些趣味也没有。你怎么就这样狠心毒意呢？"吴汉此时哪里还有心去听进这些话，忙向她问道："我有一件事，特来问你，不知你可肯答应吗？"她笑道："自家夫妻，什么事儿不肯呢！"吴汉便将要去投刘秀的一番话告诉她。她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

用手指着吴汉骂道："你这负心的杀才，我家哪样待错你？吃着穿着，还不算数，又将我匹配与你，高车大马，威风十足，心里还不自足，要想去投刘秀。我劝你不要胡思乱想着好得多呢！"吴汉也不答话，冷笑一声，向她招手。她见吴汉这样，只当他是要亲嘴呢，也就半推半就的走了过来，仰起粉腮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得喀嚓一声，她的头早就滚落在地。吴汉忙将宝剑入鞘，将手上的血迹拭抹干净，不慌不忙将她的尸首连头捆好，携到后园往井里一送。此刻他也顾不得许多，到了吴母的房里，说道："母亲，那贼人已被我杀了，我们走罢！"吴母听了大吃一惊，忙道："你果真将她杀了吗？"吴汉道："谁敢哄骗你老人家？"吴母不禁垂泪道："我与你投奔刘秀，她不答应，就罢了；何苦又将她杀了呢？"吴汉陪笑道："请老人家快些收拾吧！已经杀了，说也无用的。"吴母道："收拾什么？这里的东西，还要么？就走罢！"吴汉便用绸巾将吴母拴在自己的背上，掉枪上马就走。刚到了城外，谁知王饶早已得着消息，见他出来，忙命众兵将他团团困住，一齐大叫道："反贼吴汉，要想到哪里，赶快留下头来！"吴汉也不答应，搅起长枪，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，与贼将大杀起来。这正是：

骊龙岂是池中物，玉凤原非栖内禽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

招展花枝娇娃临大敌
扫除草寇虎将立奇功

却说吴汉背着他的母亲，一马冲出南门，正要投奔刘秀的大营。谁知王饶早已得着这个消息，点齐众将，将四门围困得水泄不通，专候吴汉到来。这时见了吴汉闯出城来，王饶勃然大怒，厉声大骂道：“反贼吴汉！王家待你哪样亏负？竟失心反了。好禽兽，留下头来，免得咱家动手。”吴汉到了这时，也不答话。搅动长枪，来战王饶。王饶荡起双锤，蔽天盖日价的逼住吴汉。两个人舍死忘生的大战了八十多回合，吴汉虚幌一枪，思想要走。王饶哪里肯放松一着，双锤如同雨点一般的逼住。吴汉见不得脱身，也就下了决心，舞起长枪，飞花滚雪般的恶斗不止。正在杀得难分难解之际，瞥见刘奉、倪宏各领一支人马，蜂拥而来，将吴汉团团困住，各展兵刀来敌吴汉。吴汉与王饶正自不分高下，凭空又添上两只猛虎，吴汉虽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到了此时，也有些应付不来了。战够多时，吴汉只有招架之力，并无还手之能，只杀得尘沙蔽日，烟雾障天。吴汉暗道：“今番我命休也！”正在这万分危急之时，猛听得西南阵角，金鼓大振，杀进一支兵来。为首一员大将，手持龙舌枪，闪电般的杀进重围。这时正南喊声又起，又

见一员女将，耍动梨花枪，纺车似的突入重围，来和贼兵厮杀。列位知道，这两支人马，是哪里来的？原来刘秀昨天听了吴汉的那一番话，今天早就预备，又听得喊声震地，金鼓大鸣，料想吴汉已经杀出城来，忙与邓禹商议援救之策。邓禹忙下令问道："哪位将军，情愿领兵去救吴汉？"话犹未了，只见一将挺身出班，躬身说道："末将愿去。"邓禹和刘秀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岑彭。二人心中大喜，正要答话，众将中又走出一个人来，向邓禹娇声说道："先生请发一枝令箭，奴家愿随岑将军前去接济吴将军。"刘秀见他的妹妹要出马，忙道："妹妹连日厮杀，精神有限，今天另派别将前去，妹妹请养息养息罢。"伯姬听得这句话，不由的气得杏眼圆睁，柳眉倒竖，忙对刘秀说道："三哥哪里话来！小妹这两天一些也没有痛快厮杀一场，今天无论如何，都要请令前去厮杀的。"邓禹笑道："既然小姐要去，主公也不必过于阻止，就请她帮助岑将军前去就是了。"刘秀也没有什么不赞成，当下派兵一万，教二人各领五千，前去接应吴汉。他二人各领兵马，杀入重围。岑彭接住刘奉，伯姬和倪宏搭上手，奋勇大杀起来。吴汉见援兵已到，心中大喜，精神陡长，和王饶大战三十余合，仍然不分胜负。吴汉此时，哪里有心厮杀，只想突出重围，无奈王饶的双锤，兀的紧紧逼住，不得脱身；又怕母亲在他的肩上，辰光多了，吃不了惊吓，满心焦躁奋起神威，恨不得一枪将王饶搠死，好闯出重围。王饶到了这时，见刘秀有兵来接济吴汉，不由大怒起来，耍动双锤，恨不得将吴汉一锤打死，方泄胸中之恨，哪里还肯放松一步。这时西北阵脚忽然大乱起来，只见王霸舞动双锤，只打得一群贼兵人翻马仰，登时杀到面前。王霸大叫道："小弟奉了邓先生的命令，前来接

应将军，将军请暂且住手，将这狗头丢下与我，结果他就是了。”王饶见王霸进来，心中暗暗吃惊，只得舞起双锤来迎王霸。吴汉见此光景，再不逃走，更待何时，大吼一声，杀出一条血路，直向刘秀的大营而来，还未到营前，早见刘秀和众军并马迎接。邓禹首先说道：“将军深明大义，弃暗投明，不独禹等深自庆慰，即是汉家又多一个柱石。”吴汉喘息答道：“罪将来迟，万望诸公原谅！”刘秀忙赶着下马，亲手扶吴老太太下马，口中说道：“累太太受惊了。”吴老夫人忙答道：“主公哪里话来，犬子不肖，归附王郎，拒抗天师，罪无可道。再不早为依顺麾下，益发要万世唾骂了。”大家你谦我让的一阵，才一起进营。

再说刘伯姬与倪宏战了一百二十余合，未分胜败。伯姬长笑一声，兜马就走。倪宏哪知就理，拍马追上，赶到分际。刘伯姬霍转柳腰，飕的一箭，觑准倪宏的咽喉射来。倪宏忙将头一偏，那支箭从头边恰恰的飞过。倪宏大惊，正要带马回头，第二枝箭已经飞到。倪宏赶紧再让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第三箭已经攒进他的肋下，倪宏大叫一声，翻身落马。刘伯姬枭了首级，拍马重行杀入重围。只见岑彭和刘奉正杀得不分上下，伯姬更耐不住携马摇枪，双战刘奉。那边王霸和王饶也锋芒相对，恶斗不衰，这时李通、姚期的两队兵马，已经赶到，翻翻滚滚，大杀起来。那些贼兵，东逃西散，鬼哭神号。王饶见士卒奔散，心中焦躁万分，大吼一声，意欲逃走。王霸趁此机会，舞起双锤，直向他的马头打下。王饶连将马头一带，那马凭空一跳，四足跃起有六尺多高，让过双锤。李通穿云闪电般的闯到垓心，大喝一声，手起刀落，王饶措手不及，眼睁睁他一员勇将，身首异处了。刘奉见到王饶已死，心中加倍惊慌，战法散乱。伯姬、

岑彭的两支枪，蔽云遮日一般的将他裹住。刘奉到了此时，料知事情不妙，不如下个死心，拶死他们一两个也算不得白死。他想到这里，搅动方天戟，神出鬼没的和二人恶斗不止。刘伯姬一面迎敌，一面向李通贼道：“此时还不去取城，等待何时？”这句话提醒了李通，忙和姚期带兵竟逼城下。城上那些贼兵。大惊失色，手忙脚乱，又不知怎样才好。姚期一马当先，闯过吊桥。猛可里城上轰天价响的一声，将千斤闸放下。可巧姚期正到城门，忙举右手，将闸门托住，坐下乌锥马，四足撑开，双耳竖起，动也不动，李通忙领动人马，和潮水一般直望里边拥进，城上那些贼兵，慌了手脚，真个是军无主将，人情汹汹，便各自去寻生路，也顾不得许多，撒手飞奔。李通忙领兵上得城头，先将千斤闸绞起，然后和姚期收服残卒，预备出城迎接刘秀。再说刘奉和伯姬、岑彭又战了五十多合，一心想走，无奈插针的工夫也没有。他丢去一个解数，预备动身。伯姬早已看出情形，故意将马一拍，跳出圈子，让他逃走。刘奉得了这个空子，忙拍马闯出垓心，落荒而走。伯姬随后赶去。刘奉扭转身躯，弯弓搭箭，飕的一箭，向伯姬的右手射来，伯姬手明眼快，忙用梨花枪一拨，那支箭滴溜溜的直向草地上落下。刘奉见一箭未中，心中大怒，第二箭又飞了过来。伯姬长啸一声，手起箭发，将来箭拨开有三丈多远。刘奉惊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急忙带马就逃，还未扭转马头，伯姬的第二箭已经射中他的马首。那马大吼一声，霍地一跳，将刘奉掀落马下。伯姬正要下马来杀刘奉，瞥见岑彭一马赶到，她深怕岑彭争功，赶着手起一枪，忽听岑彭大叫道：“姑娘请慢动手！我有话讲。”话还未了，刘奉的喉咙早已现出一个透明的窟窿，鲜血直喷，一缕魂灵早到阎王那里去交帐了。岑彭

道："姑娘忒也手馋了。"伯姬笑道："岑将军这话，不是奇极了么？如果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还不是照样被他结果了么?"彭笑道："并非这样，我看这员贼将的能耐，着实不可多得；如果用柔软的手段来，将他收服住，不是主公的一个大臂膀么?"伯姬听了这话，懊悔不迭的答话，"何不早说，何不早说！如今有什么法子挽回呢？"说罢，翻身下马，掣出佩剑，将刘奉的首级割下，和岑彭收兵入城，见城中的百姓，安逸如常，欢声载道。他二人见过刘秀，伯姬在帐前将倪宏、刘奉的两颗首级，往地下一掷，向刘秀说道："三哥请你仔细看看，是不是那两个贼将的狗头？"刘秀哈哈大笑道："不想贤妹竟有这样的能耐，我还不佩服么？"邓禹接口说道："主公哪里知道小姐的本领，我早就料到小姐今天一定要马到成功了。"帐下诸将同声赞道："姑娘的武艺实在超凡！这两个贼将，除了她，别一个实在有些棘手呢！"刘秀笑道："今天要算三妹头功，并非是我的私护。众将忙躬身答道："那自然，主公不要尽管客气罢。"邓禹取出功劳簿，首先写起刘伯姬的战绩，第二便是李通，其余诸将也都按功登记。

次日，便要领兵去攻邯郸。耿况、彭宠二人进议道："南栾钜鹿，俱为北伐要径。冯将军去攻南栾未知胜负如何，如果南栾一下，邯郸即易如反掌了。"话犹未了，冯异的牙将，进帐报道："冯异于午牌时候，已得南栾。"刘秀大喜，耿况道："南栾既得，须乘胜进攻邯郸；但是这两处，俱为重要地方，不可疏失才好。"邓禹对他们二人笑道："依我的愚见，请彭将军镇守南栾，耿将军留守钜鹿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"耿况忙要回答，刘秀鼓掌附和道："先生这话是极了，我也是这样的设想。"彭庞忙道："冯将军智勇双全，

现在南栾还怕有什么差错呢。”邓禹道：“彭将军请不要推辞。冯异目下正要用他，而且镇守的职位，非要老成持重者不可。”彭庞再三推托。刘秀道：“彭将军莫非是见怪么？”彭庞忙躬身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末将不才，便去效劳是了。”邓禹又点五千士卒与彭宠替回冯异；一面又留下一万五千精兵，耿况守钜鹿。安排停当，第六天是黄道日期，便拔寨起身。一路秋毫无犯，浩浩荡荡，直向邯郸进发。不到两日，离邯郸尚有三里之遥，邓禹便下令扎营。王郎早已得到消息，先听说吴汉反了，已经急得走头无路。后来接二连三的探马报个不住，又说钜鹿失守，南栾被陷，王饶等阵亡，把个王郎只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搓手顿足，竟象热锅上蚂蚁一般，一处搔不着，镇日价愁眉苦脸，短叹长吁。刘林、赵猛等一班人，也是面面相觑，无计应付。正是泪眼相看的当儿，忽见报马飞来报道："刘秀的大兵，已到东郊扎寨了！”王郎听得这个消息，只吓得尿滚屁流，张口结舌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翻着两只眼睛，朝左右说道：“如此便怎么好？”刘林说道：“依我的主见，不如去投降刘秀，或者不失封侯之位呢。”王郎摇头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这个计策，简直是自己去讨死。我想我们若去投降那刘秀，一定是不旨收纳的。到那时，只消嘴一动，我们还想活么？”大家正自没有应对的法子，这时高家四将，挺身出班说道：“大王休要高长别人的志气，灭了自已的威风；愚兄弟四人，愿带三千兵马出城，包将这班毛贼杀得他片甲不存。”王郎听他这番话，忙闪目一看，只见高骏、高骝、高骅、高驹弟兄四个，雄纠纠，气昂昂的站在殿前。他见此情形，心中又没了主意。向刘林问道：“在卿家意下如何？”刘林答道：“依我的话，还是投降的好！高家四将，虽有能耐，怎

能和刘秀首下的大将厮杀呢？不要讲别的，单说昆阳一战，谁不闻名？他们要去，岂不是以卵击石么！”他还未说完，高骝哇呀呀直嚷起来，大叫道：“偏是你这狗头，贪生怕死的要去投降刘秀，便在大王面前，信口胡诌，我们今天偏要去拼个你他死我活。”高骏飕的一声，拔出宝剑，髫起眼睛，向刘林说道：“谁再提投降，先结果了他再说。”刘林到了这时，真个是噤若寒蝉，一声也不敢多响。王郎见他们都动了火，深怕弄翻了脸，不是耍的，赶忙说道：“高将军的主见不错！自古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；还是烦四位将军的大驾，前去杀退贼兵，孤王就万分感谢了。”高骏等昂然退出来，各操兵器，飞马出城，指挥众兵，背城排成阵势，等候厮杀。

再说刘秀等正是才将大营扎好，瞥见城门大开，一队贼兵蜂拥出来，排成阵势，忙向帐下问道：“哪位将军愿去攻打头阵？”景丹挺身出来，向上打躬答道：“末将愿往。”邓禹心中大喜，即对景丹说道：“将军肯立头功，那就妙极了！不过第一阵，用不着将军动手；将军的骑兵，最好作为后应，杀得他措手不及才好呢。”景丹点头称是。这时冯异、伯姬同时出班，对邓禹讨令出马。接着王霸、延盖也过来讨令。邓禹也不阻止，一一发下了令。四将领令出帐。邓禹吩咐景丹道：“久闻将军部下的骑兵，非常厉害，今天出阵，务须趁他不备，冲杀一阵为上着。”景丹点头会意，出帐上马，点齐骑兵，随后起身赶到垓心。只见高骏立马垓心，手持四窍八环泼风刀，正在那里骂阵。刘伯姬哪里能忍耐，搅动梨枪花，那桃花征驹晓得要厮杀，双耳一竖，直冲过去。伯姬和高骏接近了，各展兵刃，奋勇大杀，大战二十余合。高骏渐渐不济，汗如雨下，喘不成声。高

骝见他大哥要走下风。忙拍动征驹，要起双鞭来助高骏，双战伯姬。伯姬哪里放在心上，不慌不忙，敌住二人。又战了五十余合，高骏、高骝被她那支梨花枪，只逼得象走马灯一样，近身不得。高骅、高驹各催坐骑，赶到垓心，将刘伯姬团团围住，枪刀齐举。伯姬毫不怯惧，奋起精神，和四将大杀。这边早恼动了冯异，手执独脚铜人，飞马赶到垓心，厉声大骂道："好狗头！你们以多仗势么！"他飞起铜人，直奔高骏打来，高骏慌忙敌住。高骝撇下伯姬，助战冯异。伯姬见去了两个劲敌，登时精神大振，舞动梨花枪，飞花滚雪价的逼住二人。战到分际，猛听得伯姬长啸一声，手起枪下，刺高骅于马下，高驹大惊，兜马要走，李通带了一队兵，从斜刺里冲了出来，挡住高驹，大吼一声，手起刀落。高驹的首级竟象西瓜一般，登时和身上脱离关系。高骏见两个兄弟齐送性命，不由的心中大惊，刀法一乱，被冯异觑着个破绽，一铜人将他打得脑浆迸裂，翻身落马。高骝魂飞天外，一鞭坐骑，落荒而走。冯异带马追来，李通喊道："冯将军，穷寇莫追，由他去罢！"冯异收马回来，合兵一处。景丹正要发出骑兵，忽听伯姬娇声向那些贼兵喊道："众贼子听着，要保全首级赶快抛戈丢甲，还不失本身的地位。"那些贼兵听得这话，谁不望风归附呢？霎时倒戈弃甲，一齐下跪。冯异一一的安慰，共收降卒二千余人。大家商量一会子，便领兵乘胜攻城。一时矢石如雨，城上的守城贼兵，死力拒住，看看不支。王郎到了这时，真个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谏议大夫杜威对他说道："高家四将，现已阵亡，还有什么依恃呢？在我愚见，赶紧去投降，还能保全原有的位置；否则立刻攻破了城，玉石俱焚，那时悔之晚矣！"王郎忙道："是极，是极！就请你去说罢。"杜威出来，先命人城门开

放，自己乘马出城，到了刘秀的大营，将来意说明。刘秀勃然大怒道：“王郎妖言惑众，罪在不赦，还想保全原有的位置么？”杜威道：“大王息怒，久闻大王以仁信昭著；今天邯郸既降，当然要封邯郸之主为万户侯，以安人心。”刘秀大怒道：“王郎小丑，竟敢冒冲汉裔；待他不死，已是格外施恩，还想封他万户侯么！”杜威不敢再说，只得告辞出来。刘秀督队攻城，一连攻了十数天。城内因为粮食缺乏，众心惶惶，遂不由王郎做主，一班士卒，竖起降旗，大开城门。刘秀督队进城，再来搜寻王郎，一些影子也没有了，连刘林也不知去向。刘秀安民已毕，便命人大排宴席，论功行赏。诸将领你夸我的本领，我赞你的功绩，吵闹得一团糟似的。刘秀与邓禹前来，一一查点，独不见了冯异。忙问众人道：“冯将军到哪里去了？”有个小卒上来禀道：“冯将军在营后的大树之下呢！”刘秀与邓禹忙到后营，果然见冯异独立大树之下，异态消闲，竟象没有知道论功的一样。刘秀一把将他拉进营中。正要行赏，瞥见长安的使臣，手执刘玄的封册径入帐来，刘秀忙起来迎接。邓禹展开封册，只见里面加封刘秀为萧王之职。这正是：

慢道疆场无结果，谁知竹帛早标名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

帐中一度阿父喜封侯
坛下三呼萧王初即位

却说文叔正要犒赏众将，忽然接到刘玄的封册，赐为萧王，自是欣喜，忙摆酒席，款待来使。那来使对刘秀说道："还有旨意一通在此，请王爷细阅。卑职公务匆忙，不敢耽搁，就此告辞"。那来使将旨意取出，告辞而去。刘秀和众人将旨意拆开观看，只见里面并无别话，只写着：

扫灭王郎功绩隆厚，加晋萧王，仰即班师西下！钦此。

刘秀看罢，惊疑不止，便对邓禹说道：我们方将王郎扫灭，河北一带的地方，还未收复，何能即刻退兵。我倒不懂，他是什么用意？"邓禹笑道："主公哪里知道他们主见，主公军威日盛，所向无前，百姓归心，群雄依附，深恐我们一朝翻脸，去报大将军刘缜的旧恨哪！别的还有什么用意呢？"刘秀沉思一会，答道："恐怕不是这样的用意罢。"话还未了，朱祐、冯异齐声说道："当此乱世之秋，刘玄何人，怎能作万民之主？惟大王有日角相，天命所归，不宜自误！"刘秀听罢，便对二人笑道："两位将军莫非今朝庆功宴上多吃了几杯酒么？怎的这样的乱说？须知刺奸将军铁面无私，剑下从未留过情面，还劝两位将军少说为佳。"冯异、朱祐果然不敢

再说。邓禹早知就理，忙对诸将说道：“今天主公加封晋爵，诸位将军，且请痛饮一场，不才自有定论。”耿弇这时向邓禹一笑。邓禹也没答话。大家从容入席，酣呼畅饮，席间邓禹对文叔说道：“诸将之内，我最佩服是冯异。你看他不邀功，不求赏，端的是个大量大器的英雄。我看，真正不可多得哩。”刘秀点头笑道：“果然果然！方才诸将，谁也争强论胜，惟有他一个人反到营后的大树底下，可见他的心思与众不同了。”李通大笑道：“那么主公不要封他，我倒有个顶好的封号。”邓禹笑问道：“李将军有什么封号呢？”李通笑道：“何不就叫他为大树将军呢！”大家鼓掌附和道：“妙极了，好一个大树将军！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叫他为大树将军了。”刘秀含笑不语，一会子，日落西山，不觉已到酉牌时候了。大家撤退残席，重新入座，又议了一回军事，才各自去安寝不提。

在下说到这里，却要岔到刘玄那面去说了。因为一枝笔不能写两面事，刘玄那面的消息，至今未有提起一字，恐怕读者纳闷，所以趁他们睡觉的空子，特地抽暇来报告一下子罢。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。且说刘玄在洛阳住了四个月，申徒建、李松等一班人，极力撺掇迁都长安。这时已到更始二年的九月了，刘玄入长乐宫，升坐前殿。郎吏两旁站立，肃穆一堂，把个刘玄羞得头也不敢抬起，垂头播弄衣带，一言不发。霎时众臣朝贺已毕，刘玄羞答答的一声也不敢响，李松、赵萌劝他封功臣为王。劝了半天，刘玄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教我怎样封法？”话未说毕，朱鲔大声抗议道：“从前高祖有约，非刘氏不王，今宗室且未加封，何能先封他人呢？”李松、赵萌又请刘玄先封宗室。刘玄只是眼管鼻子，鼻管脚后跟的坐在那里，缩做一团，满脸飞红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

来。李松催道："请陛下不要迟疑，就论功加爵罢。"刘玄急得涨紫了脸，向李松带怒含嗔的说道：封他娘的什么劳什子，尽管来噜嗦不了！这个倒头皇帝，我也不要做了，倒也落得清净些。"李松急得走头无路，忙走到他的跟前，附着他的耳朵，正要说话。谁知刘玄见他跑来，将头移到自己耳边，他不禁吓得一大跳，双手掩着耳朵，大声哭道："我不做皇帝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，你想来咬我么？我偏不做，看你们怎样对待我？"他说罢，撩起袍服，便要下殿，朱鲔见此光景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忙来将他拉住哄道："你不用害怕，他不是咬你的，是来教你主意的。"他听了这话，登时露出一嘴黄牙，向朱鲔笑道："真的么？"朱鲔正色说道："谁骗你呢？"他才重复坐下，用袖子将眼泪拭去，向李松道："你来，你来！有什么话，你就说罢！"李松悄悄的说道："你不是不会封吗？"刘玄连连点头道："不会封，不会封。"李松道："你就照封刘秀那样封法就对。"刘玄大喜道："晓得了，共封几个人？"李松道："宗室内共有八个，我来报名与你。我报一个，你封一个，好么？"刘玄点头称是。李松便向殿下喊道："定乐侯刘嘉听封！"刘嘉越班出来，到阶跪下，三呼万岁。刘玄却又弄得莫名其妙，两眼不住向李松翻着。李松暗暗着急道："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木瓜。"他连连用嘴向他一努。刘玄便大声说道："大司马萧王刘秀。"他没头没尾的说了一句，便不言语。阶下众郎吏，一个个弄得不知所以，面面相觑李松、朱鲔、赵萌等一干人，只急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朱鲔忙向李松说道："谁教你叫他这样封法的？"李松急道："我又何曾这样说法的。"刘玄翻起眼睛向李松道："你还赖呢，不是你方才对我说的吗？"李松听得这话，方才会意过来，忙向他啐了一口道："不要说罢，

五顷田里长的一只大傻瓜，谁叫你这样封的？”他说罢，向朱鲔说道：“不如我们替他封一下子罢。”朱鲔没法，只得和李松假传圣旨，将宗室以及功臣，一一的封赠。封毕，刘玄才退殿，到了长乐宫，将金冠往桌上一掷，咳声叹气的说道：“我又不知几时作下什么孽，弄到如此，不知从哪里说起。好端端多么自在，定要压住我做这晦气皇帝，我真倒霉极了！”他一个人正在这怨天尤人的当儿，瞥见赵萌走进来向他说道：“主公，”他一句还未说完，刘玄剔起眼睛向他说道：“谁是你家祖宗？你不要将我折杀了罢！”赵萌见他怒容满面，知道他的宿气未消，忙满脸堆下笑来，向他说道：“小臣今天办了些狗肉，用沙锅煨得粉烂，请你去吃一顿，如何？”刘玄本来酷嗜狗肉，听他这话，不禁口角流涎，忙笑嘻嘻的对赵萌道：“真的有么？”赵萌道：“一大沙锅子，全是关西狗肉，又香又肥，请你就去罢！”刘玄只笑得一张嘴合不拢来，忙取了金冠，一拉赵萌便要动身。。赵萌慌忙的对他说道：“如今你是皇帝了，要出去是很不容易，要去非要先将衣服换好，才能动身。”刘玄急道：“谁是皇帝呢，你孙子才是皇帝呢，你儿子才是皇帝呢！”赵萌道：“你不换衣服，我也不带你去。”刘玄无奈，只得草草的将衣服换好，带了两个宫侍，一溜烟跟到赵萌的府内。赵萌亲自到后面，将一沙锅子狗肉，捧到前面。刘玄嗅着狗肉的香味，嘴角上的馋涎象那雨过的檐溜，点点滴滴的险些儿将前襟湿透，偏是那赵萌的话多，和他谈了许多闲话。他可再也耐不住了，向赵萌道：“你这人忒也小气，既请我来吃狗肉。为什么尽管说废话，不吃狗肉呢，我难道来和你谈话的么？”赵萌跌足笑道：“我真糊涂了。”忙命侍者去取一壶好酒来。两个人对面坐下，吃着狗肉，喝着酒，十分高兴。刘玄一面狼吞狗

咽的吃着，一面向赵萌说道："你真是我的恩人，自从做了这个倒头皇帝之后，镇日价的吃那些咸鸡辣鹅，一点情趣也没有。可怜我生平就欢喜这狗肉，我有了狗肉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今天可让我吃他一个畅快。"赵萌笑道："主公实在喜欢，我每日亲自动手，办一沙锅子，着人抬进宫去如何？"刘玄听他这话，忙停下筷子答道："那就好极了。"两个人一饮一呷，不觉都有些酒意。在赵萌的用意，想借此笼络刘玄，自己好肆无忌惮。不想刘玄果然中了他的圈套。他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向刘玄说道："主公，请暂坐一会，我还有点事情去。"刘玄忙道："你有事，尽管请便罢，我也不陪了。"赵萌起身出去，停了好久，还未回来。刘玄一个人丢下酒杯，弄筷子的吃个不住，真个是满桌淋漓，浑身斑点。这时突然一阵香风吹了进来，那一股兰麝之气，中人欲醉。接着又听得环珮声音，零零丁丁的由远而近。刘玄放下杯箸，闪着醉眼一看，只见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站在门旁。手里拿着几枝菊花，生得柳眉杏眼，云鬓堆鸦。他眼睛便定了神，再加吃了许多酒，便自持不住，不由的笑问道："美人姐姐，请进来吃杯暖酒罢！"那女子娇羞答答的走了进来，在赵萌的位子上坐下去。刘玄真个是喜从天降，忙倒了一杯暖酒，双手捧了过来。那女子忙站起来，接了过去。刘玄笑嘻嘻的问道："美人姐姐，你姓什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请你告诉我。"她先用眼睛向刘玄瞟了一下子，然后又嫣然一笑，说道："你问我吗？"刘玄点头道："正是正是。"她道："我姓赵，刚才和你吃酒的，就是我的爸爸，他现在出去有事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关照我，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酒，怪冷清的，特地教我来陪伴陪伴你的。"刘玄大喜道："原来如此，我还不晓得咧！姐姐，你今年十几岁了？

你叫什么名字？告诉我，好照名字喊你。”那女子微微一笑，然后慢慢的说道：“我今年十七岁了，名叫媚熙。”刘玄又笑道：“媚熙妹妹，你有婆家没有呢？”媚熙啐道：“谁和你来缠不清呢。”刘玄忙道：“妹妹，请你不要动气，原是我说错了；我还有一句话，不知你肯么？”媚熙笑道：“什么话?”他道：“我听人家说，我们男人和美人儿在一起睡觉，极有趣的，我看你今天不如和我睡一会子，究竟有趣没有？”她听他这话，兜头向他啐了一口道：“谁和你混说不清呢？我也要去了。”她故意站起要走。慌得刘玄自己用手打了几个嘴巴说道：“好妹妹，请你不要动气，我再说，随你打，好么？”媚熙心中又好气，又好笑。忙过来将他的右手拉住笑道：“又要乱说，又怕得罪人，何苦这样。”刘玄一阵酒涌上来，一张嘴吐了一大堆。媚熙掩着鼻子笑道：“黄汤少灌些，也不致这样呕了啊。”刘玄站不住，一歪身，往媚熙的怀中一倒，慌得媚熙一把将他扶住，忙教人将地上的龌龊扫去，自己扶着刘玄到一所小厢房里面的床上睡下，自己奉了她的父亲的命令，和衣在刘玄身旁睡下。刘玄睡到夜半子牌时候，酒也醒了，伸手一摸，觉得有人睡在他的身旁。他用手在这人头上一摸，摸到她的云髻，再往下摸，只觉得双峰高耸，好似新剥鸡头，他不禁心中暗喜道：“那美人姐姐果然来和我睡觉了。”他搂着她，亲了一个嘴，问道：“你可是媚熙姐姐吗？”连问几声，她总没有答应一声。他可急了，忙用手将她一摇，轻轻的说道：“美人姐姐，你为什么不睬我呢？”她才微微的伸开玉臂，悄声笑道：“你尽管问我怎的？”他笑道：“人家说的男女睡在一起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快乐，我和你一直睡到这时，也不见得有什么快乐。”他还未说完，她嗤的笑了

一声，悄悄的说道："傻子，你晓得什么，我来教你。"她说罢，轻抒皓腕，宽衣解带，做了一个荐枕的巫娥。约莫有两个时辰，把个刘玄只乐得心花大放，不可收拾，真个是春风一度，恍若登仙，忙道："好极好极，我们再做一回看。"她笑道："这事是逢着高兴，万不可当为儿戏的。"他得着甜头，哪里肯依，不由她分说，硬来上马，翻云覆雨了一回，只弄得精竭神疲，方才住手。二人并头而睡。直到五更，外面有人敲门，媚熙在床上醒了，晓得他的父亲来探听究竟了。她披衣下床，将门开了，赵萌低声问道："所事如何？"赵媚熙答道："你老人家去问他罢。"赵萌心中早已明白了，走到床前。刘玄慌忙坐起说道："赵老爷子，这时来做什么的？"赵萌道："微臣万死，将主公留在此地，直到一夜，还没回去，现在请驾回宫罢。"刘玄大惊道："那如何使得？我和你女儿正自睡得有趣，谁愿意去呢？"赵萌听了，便知已与女儿有了事情了，格外催道："主公请驾回宫罢。如果他们寻问起来，微臣吃罪不起。"刘玄道："那便如何使得？要想我走，须要叫你家女儿随我一同进宫去，我才走呢。"赵萌巴不得的他说出这一句呢，忙道："主公既然看中小女，请先回宫，我即着人送去就是了。"刘玄道："那可不行，非要随我一同去才行呢。"赵萌忙令与人抬着他们二人，绕道进宫。一连几天，刘玄也不上朝，镇日价的宣淫纵乐，不理朝政。将赵萌封为右大司马，秉理朝政。赵萌这时真是大权在手，为所欲为，一班狐群狗党都来极意逢迎。赵萌一一赏给他们官职，小小膳夫，俱是锦衣大帽，出车入马，威风懔懔。长安城中，充满了傀儡的官员，软敲硬诈，只弄得怨声载道。一班百姓，编出谣歌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在街头巷尾的唱道：灶下养，中郎将；烂羊

胃，骑都尉；烂羊头，关内侯。唱个不住。赵萌等一干人，哪里知道是讽刺自己，收吸民膏，无微不至，一班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这也不去多说。

再说刘文叔进得帐来，正要安息，瞥见帐外走进一个人来，往他的床前一跪，说道："望主公容纳微臣数语。微臣虽肝脑涂地，亦所情愿。"刘秀大惊，忙用手将来人拉起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耿弇。刘秀忙伸手将他拉起问道："卿家深夜前来，有什么指教？"耿弇道："海内万民，谁不苦恨王莽？于今莽贼已除，复思刘氏；闻汉兵起义，莫不欢腾，如脱虎口，复归慈母。今更始为天子，昏弱无才，贵戚纵横都内，政治紊乱，比莽更甚。大王功名已著，天下归心；若不决计自取，转眼之间，将此大好山河，归诸别姓了。日间诸将之陈言，未为不是，奈何大王不察耶？"刘秀听他这番话，点首无言。忽然又有一人，进帐跪下，刘秀展目一看，原来是虎牙将姚期，只听他说道："河北地近边塞，人人习战，号为精勇。今更始失政，大统垂危。明公据有山河，拥集精锐，如果顺从众心，断然自主，天下谁敢不从，请主公勿疑！"刘秀听得，便点首对二人说道："二卿高见，正与孤暗相吻合；日间诸将陈词，也非不是；孤为慎重起见，故作一顿。殊不知事未成，机先露，为办大事者第一忌。既然众卿一心拥戴，秀非草木，岂得无心？准从众议便了。"二人见他答应，真是喜不自胜，忙退出来寻邓禹。二人刚刚出得帐来，忽然有一个人，将二人的肩头一拍，悄悄的笑道："你们好大胆，竟敢瞒住众人在这里议论这些事情。"二人大吃一惊，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邓禹。二人大喜，忙对邓禹道："先生来得正好，主公现在被我们谏准了，就请你布置大计罢。"邓禹笑道："还到这会呢，我早

就安排停当了。”二人惊问道：“你这话不是奇极了么，你不等主公答应，就好去安排了么？”邓禹笑道：“我早就料定了，目下多说无益，到了后天，自有分解。”二人听了，只是纳闷。耿弇笑道：“邓先生，无论做什么事，老是不肯说明，全叫人打闷葫芦。”邓禹附着二人的耳朵，如此这般说了一番。二人方才明白，便和邓禹告辞出来，一夜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邓禹下令班师。诸将莫明其妙，纷纷入帐，询问邓禹何故班师。邓禹笑道：“请诸位将军，不要细问，我自有道理。”一时拔动大队，浩浩荡荡，直向鄗城进发。正是鞭敲金证，人唱凯旋，军威齐整，旗帜鲜明，在路不止一日。那天到了鄗城，守城的将卒，大排队伍，开城迎接。刘秀等率队进城。过了数日，刘秀、邓禹仍然没有提及一字，诸将领好不气闷。一天，刘秀点齐众将，自已升帐，对众将说道：“孤家夜间梦见一条赤龙，飞腾上天，不知主吉主凶？到了现在，我的心里兀的跳个不住呢！”冯异、邓禹出班贺道：“天命所归，神灵相感；请主公不必迟疑，克日先正大统，以安万民之心。”诸将听得这话，齐呼万岁！邓禹便请刘秀登坛受命。刘秀到了此时，知道推辞不了，只得缓步登坛。祝官宣读祝文。祝文读毕，祭礼告祖，南面就坐，受文武百官朝贺。改元建武，颁诏大赦。这正是：

慢道鲸鲵舌海甸，好看龙虎会风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

公主多情隔屏选婿
大夫守义当宴拒婚

话说刘秀缓步登坛，南面坐定，受文武百官朝贺已毕，改元建武，颁诏大赦，改鄗城为高邑。是年本为更始三年四月，史家因刘秀登基，汉室中兴，与刘玄失败不同，所以将正统归于刘秀，表明建武为正朔。且刘秀后来庙号叫做光武，遂沿称为光武皇帝。小子依史演述，当然人云亦云，从此将刘秀文叔四个字，高高搁起，改名为光武皇帝。读者须要注意，以后如说到光武皇帝，却就是刘秀文叔了。闲文剪断，叙归正文。如今光武正统已定，先暂按一段，特将刘玄一面细叙一叙。话说刘玄在长安听说刘秀正了大统，不由的满心欢喜，忙将李松、赵萌召到殿上说道："两位卿家，你们晓得么？如今又出了一个皇帝了。"李松、赵萌听他这话，大吃一惊，一齐问道："谁做皇帝？"刘玄笑道："就是刘秀啊！适才探事官进来说的。刘秀现在鄗城，自立为大皇帝，颁诏大赦天下了，我想他既然要做皇帝，不如就让他去做罢，省得我吃辛受苦的烦麻不了。"李松忙道："主公，你这是什么话？"自古道，万民之主，九五之尊，岂可轻易让与他人的？如今他既然做了皇帝，我们要赶紧想法子将他扑灭才好。"刘玄翻了一会子白眼，才答道："你们忒也多事，别

人要做皇帝，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呢？”赵萌急道：“你晓得什么，目下不想法子去扑灭他们，一俟他们势力养成，就要来扑灭我们了。”刘玄笑道：“这话更是胡说。天下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，他做皇帝，我也不去反对他，他反要来寻着我吗？恐怕没有这回事罢。”李松急道：“偏是你讲得有理，到了刀斧临头，你才后悔呢。”刘玄把头摇得象煞搏浪鼓一样，一百二十个不相信。二人也无法可施。一班文臣武将，早有异心。张卬、申徒建出班奏道：“萧王刘秀天下归心，今正大统，正是顺天应人；主公识时，何不趁机让位呢？”刘玄大喜道：“二卿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他方才说了两句，尚未说完，李松剔起眼睛，向张卬、申徒建厉声大喝道：“卖国求荣的奸贼，快少开口。”张卬被他一骂，只气得三光透顶，暴跳如雷，亦泼口骂道：“你这狗头是什么东西，擅敢泼口伤人。朝廷大事，自有公论，何用你这膳夫干预？羞也不羞？”李松更不可忍耐，忙大声喊道：“武士何在？”话犹未了，从后面转出武士十余人，各怀利刃，直扑二人。张卬见势头不对，忙在腰间掣出宝剑，一路砍出殿门，无人敢当，竟让他走了。申徒建措手不及，被众武士刀剑齐下，登时砍得血肉模糊，死于非命。这时刘玄吓得矮了半截，浑身发抖的动个不住。这时赵萌、王匡、陈牧三人，也不待令下，便去点了五千精兵，径扎新丰；李松也带了三千兵马，去扎掫城。谁知张卬出来，便飞马赶到华阴，投奔赤眉大帅樊崇，百般撺掇，劝他出兵，进袭长安。樊崇早有此心，可巧军中劫到刘氏子弟二名，崇心中忽生一计，便将一个名叫刘盆子的，扶为皇帝，招摇惑众，聚众兴师，直向长安进发。一路上抢劫烧杀，无所不为。未满三日，已到了长安城下。旌旗蔽天，矛戈耀日。长安城中虽有些兵士，无奈

皆是老弱残卒，哪有抵抗的力量，只得连夜保着刘玄逃到新丰。赵萌、陈牧、王匡等，闻报大惊，星夜联合掷城李松来复长安，八千人马，将长安围困得水泄不通。樊崇、张卬带了三万赤眉，进得长安，肆意劫掠。未到半日，已经劫得十室九空。听说刘玄兵到，慌忙收集众贼，开城迎敌。各排阵势，大杀一场。李松、赵萌等抵敌不住，引兵败走。众贼兵领队追上，将李松等，杀的杀，捉的捉，一个未曾逃脱。众贼大胜，收集兵士，将刘玄带到殿上。刘玄吓得面无人色。刘盆子坐在殿上，好象泥塑木雕一般，一言不发。樊崇大喝道："那个刘玄到了现在，还不将玉玺交出，等待何时？"刘玄只得将玉玺卸下。张卬大叱道："这样无用的东西，留在世上有何用处，还不将他结果了呢。"忽的两旁边轰雷价的一声答应，将刘玄、赵萌等一干人完全缚起。刘玄满呃哀告。刘盆子倒心中好大不忍，对樊崇说道："樊老爷子，我看这些人怪可怜的，不要杀罢，将他们放去就是了。"樊崇倒也强盗发善心，正要传令放下。谁知张卬恨如切骨，厉声说道："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生。今天将他们放了，难保后来不来作对，到了那时，才后悔不及呢！"樊崇听了他这两句话，心中一动，忙喝道："推出去砍了！"话犹未了，走出几个武士，鹰拿活雀般的抓了出去。刀光一亮，可怜刘玄、赵萌等身首异处了。樊崇对张卬说道："我看刘玄手下有一个将官，名叫成丹，端的是个好汉；现已被我们捉住，囚在后面，要是将他收服住了，倒是一个大臂膀！"张卬点首道："不是你说，我几乎将他忘了。此人与我有一面之交，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来降就是了。"樊崇大喜道："如此，就烦神前去罢。"张卬满口答应，告辞出来，到了后面，令人将成丹放下来。张卬打恭作揖的说道：

“小弟迟来一步，致将军受屈了。”成丹满面羞渐，低头无语，张卬又道：“吾兄智勇双全，屈居群奸淫威之下，弟实替兄抱屈。如今樊将军扶助刘盆子为帝，何不施一臂之力，建功立业？将来名垂竹帛，永远不朽呢！”成丹答道：“败军之将，尚有何颜再事别主，请从速处决罢。”张卬忙答道：“大丈夫弃暗投明，方不失英雄本色，请将军不要执一才好呢！”成丹也不答话，默默无言。张卬心生一计，忙着人将樊崇请来。樊崇见了成丹，躬身到地，口中说道：“得罪将军，千祈恕罪！”成丹赶着答礼说道：“败将请速处决罢！再加以礼节，实在无地可容了。”樊崇笑道：“将军哪里话来？如今乱世之秋，四方无主，惟盆子是汉家嫡派，所以不才等愿效死力，扶助主公，恢复汉家基业。将军肯以万民倒悬为念，请助一臂之力，崇等感谢不尽矣。”成丹仍未答话。又经张卬软说细劝，成丹才死心塌地的服从他们。

话休烦屑，说光武帝接位之后，连日接到各处消息，先听说赤眉造反，倒也不十分介意。后来听说刘玄等被赤眉杀了，长安失守，勃然大怒，便与邓禹商议道：“如今赤眉猖獗，若不早除，必为大患。”邓禹笑道：“赤眉乌合，未足为患，臣愿请兵五万，一鼓荡平便了。”光武帝大喜道：“卿家肯去，孤无忧矣！卿家请先出发，孤即首取洛阳，后来随机策应如何？”邓禹大喜，点头称是。忙下令点齐人马，自己带了冯异、王霸、耿弇、李通、刘伯姬、景丹六员大将，克日与光武帝分头出发，在路非止一日。那日到了长安城外，扎下大营，埋锅造饭，还未晚餐，猛听金鼓大震，一队贼兵，从西南上斜刺杀来。原来樊崇等早已得着消息，日夜预防。这队贼兵，正是成丹领兵在城外巡阅，瞥见东南上烟尘大起，晓得汉兵已到，忙来迎敌。邓禹见贼兵已有准

备，心中也自吃一惊，忙点将带兵，列成阵势。一眼望见成丹跃马横枪，立在垓心，便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回头向冯异笑道："那不是成丹么？"冯异道："如何不是！"邓禹道："点阵要烦将军出去，方不致失了锐气。"冯异心中一想，今天邓先生独要我出马，是什么意思呢？"沉吟了一会，猛的省悟道："是了，他一定教我去骂他一番，晓喻大义吧。"他想到这里，更不怠慢，倒持独脚铜人，拨马闯到垓心，向成丹招呼道："来者莫非成功曹么？"成丹双手当胸一拍，答道："然也。冯功曹别来无恙否？"冯异点了一点头，开口说道："成将军，我们分别以后，不觉倒有四年多了。听人家说，你扶助刘玄，我很替你可惜！以为明珠投暗，永无出头之日了。"他说到这里，成丹也不答话，拍马摇枪来取冯异。冯异暗想道："本来邓先生教我来指陈大义，不想这狗头竟不受教训，只好将他打杀罢。"他挥助铜人，与成丹翻翻滚滚，大战了一百多合。成丹深恐马乏，忙用枪逼住冯异喝道："等一会我，我换马来，和你决一胜负。"冯异哈哈大笑道："今天胜负已分，何必再分胜负呢？"成丹剔起眼睛道："你待怎讲？"冯异不慌不忙的说道："你也是个功曹，我也是个功曹，你入赤眉，我为汉将；同是一样出身，却变着两般结局，可叹呀可惜！请问你的心肝到哪里去了？不愿天下万人唾骂，竟为赤眉强盗。不独贻羞三代，且要遗臭万年。我冯异为汉家名将，功垂竹帛。你成丹为落草强徒，杀之不足以谢万民；到了势穷力尽的时候，刀斧加头，后悔无及了！如今谁胜谁负，天下自有定论，无须我再哓哓了。你且回去，细思我言。"冯异骂到这里，成丹满面雪白，口吐白沫，大吼一声，往后便倒。冯异见骂倒成丹，忙挥军掩杀，众贼兵拼命价的将成丹抢入城中，紧闭城门。樊崇见成

丹这样，大吃一惊，忙问："什么缘故？"众贼便将上项事情，说了一遍。张印发恨道："叵耐冯异这个匹夫，信口乱言。成将军是个直性的人，竟被他占着上风去了。让我出城和这个匹夫分个高下。"他说罢，点齐三千人，呐喊出城，一马闯到垓心，厉声大骂道："冯异贼子，快来纳命！"冯异得胜，正要回营，听他骂阵，勃然大怒，兜转马头正要动手，瞥见耿弇一马飞出，扭住张印便斗。二人战了八十多合，张印刀法散乱，力气不胜，带马要走，冯异穿云闪电般的闯到垓心，大吼一声，一锏人如泰山盖顶的打了下来。张印大吃一惊，措手不及，登时脑浆迸裂，翻身落马。耿弇挥动大队，掩杀过来，将那些贼兵只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腿，没命的四散奔逃。冯异与耿弇又领兵追杀了一阵，才收兵回营。邓禹大加赞赏，一宵无话。到第二天，正要领兵攻城，只见城门大门，并无一军一卒，邓禹心中生疑惑。耿弇道："想是贼人连夜逃去了？"冯异道："这倒不可料定，众贼的诡计多端？倒要小心一点才好。"他们正自议论，忽见探马进来报道："贼人连夜向阳城去了！"邓禹问了个实在，才领兵进城。刚到城门口，猛听得里面隐隐的有角鼓声音，冯异大惊，拨马带兵回头。众三军见头队退下，便知有了缘故，连忙陆续回头。倒把一个邓禹弄得莫名其故，忙问冯异是什么缘故？冯异道："方才正要领兵进去，猛听得里面鼓角怒号，这不是显系有贼兵埋伏么？"邓禹就沉吟大笑道："将军错矣！岂不闻兵法有云，虚即是实，实不是虚；是实非虚，非虚即实么？我想一定城内没有一兵一卒了。"冯异道："这倒奇了，你说没有，鼓角声音，究竟从哪里来的呢？"邓禹笑道："你们大胆进去，自有道理。"李通、王霸哪里还能忍耐，纵马入

城。大队也随着入城了，到了扎营之所，进去一看，原来是几只羊，被贼兵吊在墙上，头朝下面，在羊颈下悬着一面大鼓。那羊吊得难过，前面只两脚不住的在鼓面上乱搔。在外面听起来，倒也抑扬顿挫，象煞人敲的一样。诸将看到这里，才佩服邓禹的高见。原来樊崇见张卬阵亡，成丹又病，料知孤掌难鸣，点齐众贼，向阳城遁去。到了阳城，正要行劫，有一个头目上前献议道："此去汉家陵墓不远，何不去掘棺搜抄一下子，一定有不少奇珍异宝呢！"樊崇大喜，便弃了阳城，转道向陵寝进发。不到半日，到了园陵。守陵的官吏，早已溜之大吉。一众赤眉，闯进陵寝，挥动兵刃，不多时将一百三十二座后妃的冢廓，完全撬开，将棺材抬出，动刀动斧，七手八脚，将棺木劈开，只见那些妃子颜色如生，浑身珠宝玉器。那些贼兵将珠玉劫下，每人按着一个死美人，实行工作起来。樊崇最注意是吕后的冢廓，等到将棺木劈开，只见吕后含笑如活人一样，真个是千娇百龄。樊崇淫心大动，呃退侍从，解甲宽衣，竟与吕后做起生死交易来了。等他方才将事做过，那吕氏的尸身，突然化成一滩血水和槎样白骨，把个樊崇吓得魂不附体，忙从地上爬起。浑沾着许多血水，既腥且臭，懊恼欲死。正要领队出陵，猛可里四处喊声大起。李通、王霸、耿弇、冯异带了无数兵马，闯进园陵。一班赤眉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全被生生的缚住。樊崇还要抵抗，怎奈来将谁不是猛如虎豹，还容他动手吗？众将奏凯而回，到了长安。邓禹领队出城迎接。一一慰劳已毕。耿弇道："邓先生妙算如神，果然我们马到成功，一些也未出先生意料之外。"邓禹笑道："不才早已料到这些奴才，一定是要做出这一出来的。"大家进了城，互相道贺，专等光武帝到来。

到了第二天辰牌时候，早有探马飞来报道："圣驾现在已到新丰了，请先生定夺。"邓禹听得，便知洛阳已得，十分喜悦，忙预备接驾，大排队伍。长安城中的百姓，听说光武帝到了，谁也如见天日一般，顶香捧酒，将一条长安大道，跪得密密层层。到了午牌时候，才见斧钺羽葆，一队一队的拥护着圣驾，远远而来。后面旗纛飘扬，追随着无数的大兵，霎时到了城边，众百姓齐呼万岁。光武帝下龙车，一一亲自慰问已毕，然后才慰劳众将士，一会子领队进城，即日升殿。邓禹出班将扫除赤眉的前后说了一遍。光武帝满心欢喜，便传旨将樊崇、成丹等一班渠魁，枭首示众。刘盆子将玉玺摘下，格外施恩，封为荥阳侯赐俸终身。发放既定，于是大封功臣，所有什么官职的名称《汉书》上自有记载，无须小子再来饶舌了。从此以后，万民乐业，国泰年丰。虽有一两处草寇造反，一经天兵征剿，无不平服。这也不要多赘。如今单讲朝中有一位大臣，姓宋名弘，官居大中大夫，为人生平刚直不阿，清廉似水，政声卓著。他是光武帝第一个信服的大臣。他本身所得的薪俸，完全分散与贫寒九族。光武帝体贴入微，不时赏赐各种珍宝。可是宋弘生性拘谨，无故断不轻受。由是光武帝愈加钦敬。有一天，宋弘荐一个人姓桓名谭，到朝中执事。光武料知他所荐的人，谅必不错，便封为谏议大夫。执事数月，果然清正无伦。光武帝自是欢喜。后来听说他喜弹琴，便将他召入宫中，命他弹琴。桓谭也不好推辞，只得弹了一回。光武帝龙心大喜，赏绢五百匹，黄金三十斤。不想这个消息传到宋弘的耳朵里，勃然大怒，便将桓谭大大的申斥一番。桓谭垂头丧气，自己认错罢了。光武帝的长姐，湖阳公主，到了现在还未有夫婿。所以光武帝心目中早已属意宋弘，有一天，光武帝到了湖阳公

主的宫里，探了口气。湖阳公主果然有嫁人的口吻。不过嫁虽是嫁，她却来得非常认真，须要自己亲眼选中，才能答应呢。光武帝忽然心生一计，到了次日，便大筵群臣，召桓谭鼓琴，令湖阳公主立在屏后，听他择选。不一会，群臣奉诏，先后俱到，独有宋弘未到。桓谭前次被宋弘一责，心中不禁惴惴不安，又碍着帝命，不敢不弹，便胡乱弹着，这时宋弘正色进来，对光武帝奏道："臣荐谭入朝，无非望他忠诚辅主，称职无惭，不料他诡道求合，反令朝廷耽悦郑声，这是臣所荐非人，应请坐罪。"光武帝改容令桓谭退下。这时跑出一个宫女，附着光武的耳朵，说了几句。光武点首称是。宋弘入席，邓禹、冯异等，无不整容起敬，独宋弘若无其事。酒至半酣，光武帝亲自向宋弘说道："孤家听得俗语有两句说话，是贵易交，富易妻；这两句话，大约也是人情常有的事吧。"光武帝还未说完，宋弘正色答道："主公哪里话来？臣闻贫贱交，不可忘；糟糠妻，不下堂。怎好见利忘义呢？"光武听他这两句话，真个哑口无言，暗道："这事一定不谐了。"这正是：

　　漫道落花原有意，谁知流水本无心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倒凤颠鸾喁喁私语
立妃废后赫赫天威

却说光武帝听得宋弘两句话，便知婚事不谐，只好打消此议。等到筵散之后，群臣告退，光武帝进了内宫，湖阳公主含羞带愧的坐在金圈椅子上，默默的不做一声。光武帝晓得她为着婚事不成，才这样的，自己也不好上前劝慰，只得用闲话岔开，谈了一会便向静宁宫郭娘娘那里去了。湖阳公主坐了一会，自己觉得没趣，懒懒的朝着架上的鹦鹉发呆。可是那只鹦鹉非常灵慧，抖着翅膀对他说道："穆穆文王，意乱心慌。"湖阳公主听了，不禁嗤的一笑，悄悄的骂道："你这孽障，又来作死了，搧得我一头灰。"那鹦鹉煞是作怪，又响着喉咙念道："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"她听了它这两句，不禁又打动她的心事。只是对着它闪着星眼，愣愣的出神，暗道："畜类尚知有关睢之韵，可叹我刘黄年过三十，仍然待自闺中，孤衾独拥，对月兴思，画眉生感，悔不该投生富贵人家；到如今弄得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从此以往，说不定老死闺中罢了！若当初托生一个贫贱人家，随便择一个如意郎君，夫倡妇随，百年谐老，倒也受尽人生的乐趣咧。"她自已对自已叹息了一回，双眼没神，浑身发软，几乎要从椅子上软瘫下来。那些宫女见她这样，谁都晓得她又

触起心事来了。原来这湖阳公主本来是个多愁多病的佳人，而且年过而立，犹待自深闺，怎能不起标梅之叹呢？所以平素那些宫女见她总是愁眉泪眼的，起先大家搭讪着还来劝劝她呢，后来知道她的生性古癖，所以大家益发不去惹她。见她发起愁来，大家都远走高飞去游玩了，乐得她一个子清静些。她平时镇日无所事事，惟有读经阅史做生活。光武帝是个明白人，晓得他的姐姐独居寂寞，常常的来和她赶围棋，论文读书，替她解除烦闷。可巧今天郭姑娘身体不爽，光武帝放心不下，与她没有谈了几句，便起身走了。她悲感了半天，慢慢的起身，轻移莲步，走到廊下，没精打彩的闲眺了一会。可是一个人心中不自在，凭你怎样来寻趣，总觉得呆呆的毫无生趣，随时随地的皆现出一种惨淡的色彩来，其实景物何常惨淡，不过随着她的心地为转移罢了。她站立了一会子，越觉得十分烦闷，便唤了一个宫女，引着路，一径向御园走来。到了御园的门口，那些后宫卫士和看管园的官吏见公主游园，谁敢怠慢，连忙大开园门，一齐敬礼。湖阳公主见他们过来敬礼，心中大不耐烦，一挥玉腕，便令免礼。那些卫士官吏谢恩，八字排开。她扶着宫女，婷婷袅袅的走进花园。这时正当暮春时候，那园内的芍药牡丹，怒放得和锦盖一样，展着笑靥，飘摇欲活。那些桃杏枝头，早已退了颜色，碧荫连云，子藏叶底。她触景生情，不禁又起了一重感想，暗道："草木逢春，尚有生荣之日；独我刘黄人老珠黄，何日才能与草木一样的逢春向荣呢？"她想到这里，忍不住粉腮泪落。可怪那些树干里的小鸟，不住的唧唧喳喳的叫个不住，似乎嘲笑她怀春一样。更有那送春的杜宇，一声一声的唤着："不如归去！不如归去！"她的一颗芳心，可怜早就麻醉了，哪里还有心来领略那些欲去的

春光呢？懒洋洋的走到竞芳亭里，坐了一会子，便又扶着宫女，回到宫中。从此红颜易老，白首难谐。小子是个憨大，直来直道，有一句，说一句，向不喜凭空捏造，颠倒是非。以后湖阳公主她择婿与否，小子寻遍史鉴，也未有记载，所以小子也只好将她就此搁起，另表别人罢。

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十五周年，如飞而逝。这年正是建武十五年的八月十二日。光武帝在那鸡声三唱，谯楼四鼓的当儿，便在淑德宫中阳贵人的卧榻上起身了。金钟三响，圣驾临朝。三百文臣，四百武将，跻跻跄跄，鹄立两旁，当由值殿官唱道："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"话犹未了，只见武班中闪出一人，手执牙笏，三呼万岁。光武帝见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司马吴汉。光武帝问道："卿家有班，有何议论？"吴汉俯伏金阶奏道："臣等一介武夫，追随圣躬，十有八年。自我主正统以来，四方静肃，万民乐业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满布升平气象。近数月来，微闻南方交趾以及湖广之间，又有不良之徒，明目张胆，跃跃欲试。臣之愚见，兵甲许久未经训练，倘有不测，为之奈何？微臣今天冒渎圣躬，敢请旨下，将三都军马调来，逐日操练，一有征伐，无往不利也。此乃微臣愚见，未识圣躬以为如何？"他将这番话奏完以后，静候光武帝回答。光武听他这番话，大不为然，便答道："大司马的意见，未然不是；但现在天下疲耗，急待滋养之气，且陇蜀一带，逐次荡平；交趾、湖广各处纵有一二莠民，当有该处有司治办，何须劳师动众，枉耗资财呢？以后非遇警报，勿再言兵！"吴汉不敢再奏，只得谢恩退下。右班中邓禹向贾复说道："圣上不纳大司马的奏词，大人可知道是什么用意呢？"贾复笑道："这无非是圣上久历兵戎，心厌武事罢了。"邓禹笑着点头。

霎时当值官高喊退朝，群臣纷纷退去。光武帝退朝，径向静宁宫里而来。郭姑娘连忙接驾进宫。郭娘娘见光武帝面有不悦之色，便问道："今天退朝，万岁何故这样不悦？"光武帝便将大司马吴汉所奏的大意，说了一遍。郭娘娘正色说道："大司马的意见果然不错，万岁何故不准其奏呢？"光武帝冷笑一声，向郭娘娘道："梓童既然这样替他扳驳，想必另有高见，孤家倒要来领教领教。"郭娘娘道："万岁哪里话来？妾身并非庇护大司马的意旨。须知天下清平，还防鸡鸣狗盗；凡事俱以预备为佳，免得临时措手不及，为害不浅。如今内患已平，还防外侮。自古道，军马为国家之屏障，岂可置之不理？深望万岁三思才好。"光武帝只是拈须微笑，一语不发，心中却一百二十个不赞成。又过几天，光武帝大宴群臣，一班功臣爵士俱来入席。光武帝亲自执壶与众臣斟酒。真个是肃穆一堂，无不守礼。酒至半酣，光武帝执壶向功臣问道："众卿家当初要是不遇见孤家，预备做些什么事业呢？"邓禹首先立起来答道："微臣不遇圣躬，自忖学问，可做一个文学据吏。"光武帝大笑道："卿家出言，未免过谦了。卿家志行修整，可官功曹。"依次问到贾复，贾复立起来答道："微臣出身寒素，百无所长，非遇万岁，素衣终身罢了。"光武帝益发笑不可抑的答道："卿家品学兼优，何能落拓如此，最微也可得一县令。"又问马武，马武起身答道："臣一介武夫，除厮杀而外一无所长，得遇万岁，毕身微幸，否则一屠户耳。"这几句话，说得哄堂大笑起来。光武帝笑道："只要不为盗贼，亭长可以称职。"光武帝今天有意遍问群臣，一来是暗炫自己，二来是试试群臣有无弃武修文之心；结果心中十分诧异，不独一班文臣出口之乎，就连一班目不识丁的武将中王霸、李通、马武之辈，也

都谈吐风雅，超俗不群。原来自从那日光武帝驳回吴汉上疏之后，邓禹等一班便彻底了解光武帝的心理了，三三两两退朝议论，大家皆欲顺从天意，你读书，我阅史，满口咿唔，镇日价手不释卷。更有李通、马武等一班不识字的人，加倍用功，一天到晚，手不释卷的苦读，预备圣上来试验。闲话少说，再表光武帝见群臣一个个都象温文尔雅的书生，将那血战沙场的武夫气概，一洗干净，怎么不喜呢？他偏与一班武将，谈个刺刺不休。可怪他们应答如流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绝，把个光武帝乐得心花大放，杯不离手，只饮得满面霞光，熏然大醉。群臣见光武帝已有了九分酒意，深恐酒后失仪，便纷纷告退去了。

穿宫太监忙扶着圣驾，径向静宁宫而来。此刻光武虽然有了酒意，却认得路径，忙对太监说道："快扶孤往淑德宫去！"太监哪敢怠慢，连忙转道，径向淑德宫而来。不一会，到了淑德宫的正门口。一群宫女，忙进去禀知丽华。丽华慌忙出来接驶。只见光武帝吃得酒气熏人，踉踉跄跄而至。丽华带着一群宫女迎来，将光武帝迎进宫中。光武帝醉眼模糊，坐在沈香榻上，用手搭着丽华的香肩，飘摇欲睡，这时可把丽华着了忙，急催宫女去办醒酒汤，枳橘露，手忙脚乱，一会子将醒酒汤送来。丽华亲自接了过来，用嘴吹了一吹，才用羊脂玉的茶匙舀了一茶匙，送到光武帝的唇边，轻轻的唤道："万岁请用一匙醒酒汤呀！"光武帝微睁醉眼，望着她尽管发笑。她又轻轻的唤道："万岁，请用罢，再停一会要冷了！"光武帝猛的用手一格，丽华一惊，忙将身子往后一缩，幸喜手中的醒酒汤没有抛去，连忙将碗匙递与宫女，自己轻舒玉臂，将光武帝扶着，将粉脸偎到光武帝的腮边，问道："万岁，莫非见罪贱妾服伺不周么？"光武

帝哈哈大笑道："大司马哪里话来？自古道，君不正，臣可谏；父不正，子可谏；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。何况你又南征北战，屡建奇功，孤家何能见罪与你呢？"丽华听他满口醉话，不禁掩口失笑。光武帝剔起眼睛向丽华喝道："郭圣通！难道孤家这几句话说错了么？你这样的轻狂，还称得起一国之母吗？我每次有什么国事，你都要来扳驳我，休要惹得气起，将你贬入冷宫去受罪！到了那时，看你扳驳不扳驳了。"他说罢痴笑了一阵子，伏在丽华的肩上。丽华听了他这番话，却怔住了，细细的忖量半天，暗道："酒后诉真情，他既然说出这些话来，我想与郭氏一定不睦了。"她沉思了一会子，暗道："万岁本与我结婚在前，而且海誓山盟，永为鹣鲽；不想他又与郭氏再婚，倒弄个后来居上。她竟为梓童，我倒为贵人，天下事哪有这样反背公理呢？我要和她去为难，无奈她现已大权在手，一翻了脸拿出正宫娘娘的派子来，我可要吃不消了。如今万岁在面上看来，对于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，而且今朝又说出这些话，难保暗中不发什么嫌隙罢。"她想到这里，柳眉一锁，计从心来，忙将光武帝扶着，便教宫女先将枳橘露取来醒酒。一转眼，枳橘露送来。丽华硬灌了两茶匙。不一时，光武帝果然渐渐的苏醒过来，便嚷口喝。丽华忙去倒了一杯茶，亲自用小金盘托到光武帝身边，含笑说道："请万岁用茶罢！"光武帝忙将茶杯接了过去，呷了一口，便向丽华笑道："爱妃，这里宫女尽多，何消烦你的精神？孤家倒生受了。"丽华含笑答道："万岁不用客气罢，方才贱妾等服侍不周，不见罪就算万幸了。"光武帝听了她这两句话，十分蹊跷，便知酒后失言了，涨红了脸，忙问道："我可是说些什么的？想也想不起来了。"丽华笑道："没有说什么。"光武帝摇头笑道："我不

信，这一定说什么话，得罪你了。爱妃，千万莫要见怪，只怪孤王今天多吃一杯。爱妃，孤王这里陪罪了！”他说罢，撩起龙袍，便要跪下去。慌得丽华伸出一双纤纤玉手，拉住他笑道：“万岁，这算什么？不要折杀贱妾罢？”光武帝涎着脸笑道：“好人，你今天可能恕我酒后无德，我就感谢不尽了？”丽华掩口笑道：“万岁！敢是酒还未醒么？”光武帝忙道：“早就醒了。”丽华笑道：“既然醒了，为何颠颠倒倒的缠不清，我又没有说什么，尽管这样磕头虫似的向谁陪小心呢？”光武帝笑道：“孤方才听见你说出那句话来，恐怕酒后失德，有什么言词得罪你，所以向你陪个小心。不料你反而说我未曾醒酒，这不是冤枉人么？”丽华也不答话，嗤的笑了一声，便将外套宫装卸下，坐到床边，向光武帝正色说道：“如今万岁也好去了，专是在这里缠混什么？将大好光阴，轻轻的耽误了，岂不可惜！快点请驾回宫罢！”光武帝见她娇嗔满面，越发情不自禁，用手将她的玉婉抓住，笑道：“爱妃！你叫孤王到谁宫里去？”丽华道：“万岁不要胡混罢，再不去，又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争宠夺夕了。”光武帝笑着，一把将她搂到怀中，接了一个吻，说道：“是谁胆敢说这样的话呢？爱妃！快点宽衣罢，辰光不早了。”她也不答话，连着小衣往床里一睡，一言不发。这时来了两宫女，替光武帝将龙袍内衣脱下，扶他上床，一面又替他们用被衾盖好，退了出去，光武帝到了这时，正是欲火中烧，不可遏止，而且又是酒后，再也按捺不下，便搂着丽华心肝宝贝的乱叫，象煞婴孩索乳一般，叽咕了半天。丽华心中暗想道：“伴君如伴虎，再不答应，恐怕要决裂了。”便将小衣慢慢的解了半天，才解了下来。光武帝还能再耐一刻么，腾身上去，大演起来。丽华又做出各种的浪态来，把个光武

帝演得喘若吴牛，恨不得将身子化在她的身上。直演到谯楼四鼓，才算停锣息鼓。光武帝将她紧紧的搂住问道："爱妃，你方才究竟为着什么事情，嗔怪孤家呢？请你直接告诉孤家罢。"她听了，不禁满脸泪痕，哽咽不住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光武帝见她这般模样，更是弄得莫名其妙，益发加紧问道："好人，你爽性说出来，孤家好代你出气。凭她是谁，只消一声，管教她立刻死无葬身之地。"她哭得和泪人一样，总是不肯说出端底，把个光武帝弄得又气又怜，低声下气的哄道："爱妃，你有什么冤枉尽管对我说，我总替你出气就是了。你只管哭，不肯爽爽快快的说了出来，究竟算什么意思呢？"她用绢帕将粉腮上的积泪拭去，然后哽哽咽咽的说道："贱妾与万岁本是先订百年，互相可以体谅，不想后来这个……"她说到这里，却又故意噎住不说了。光武帝愈是疑云叠起，催问道："爱妃，你怎的说了两句又停住作甚呢？"她说道："宁教我受一点屈，不要去说罢。省得万岁听见，又多增烦恼，还是不说为佳。自古道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为人让步不为痴。"光武帝急道："爱妃平日不是一个极其爽快的人么，怎的今朝一句话就吞吞吐吐的这样难说呢？"她说道："她的势力，无论如何，比我来得大，山虽高，怎能遮住太阳呢？要想和她作对，不是以卵击石，枉讨没趣么？"光武帝听了她这两句话，心中才有五分明白，但是还不知道她们究竟为着什么事情参商的。他搂着她接了几个吻，问道："爱妃，你是孤家的性命，你被别人家欺侮，如我被别人家欺侮一样。还是请你快一些说出来罢，免得孤家在这里纳闷吧！"她道："老实说一句，谁和万岁是第一个花烛夫妻呢？"光武帝道："那个还用问什么，不是你还有谁呢。"她冷笑一声："现在的天理简直一点也没有

了，有多少后来居上的人，心还不足，还要依势凌人，一些儿也不肯放松。幸亏我是宽宏的人，换了别一个，不晓得要闹出多少花样来了。自己身为万民之母，一点不庄重，镇日价的就将争宠夺恃的念头横着心里。鸡肠猴肚，穿长补短，自己不好出来骂人，却叫一班宫女出来骂人。万岁爷！你老人家镇日价忙在国家大事，哪里知道我们的内容呢？”她说到这里，便不再说了。光武帝本来是个极聪明的人，还要她细说么，便冷笑了几声，对她说道：“爱妃，你且暂且息怒。今天早朝，孤家包替你出气就是了。”她假意惊惶道：“万岁，那动不得，那就害了贱妾了，还是由她去罢。”光武帝也不答话，合着眼睛打了一个朦胧，已到寅牌时候，只听鸡声乱唱，钟鼓齐鸣，丽华急忙先自起身，然后服侍光武帝起身。光武帝梳洗已毕，带怒上朝，受了文武百官朝拜已毕，便命值殿官修了一封草诏，废郭后为庶人。群臣听了，莫不大惊失色。这正是：

舌乃是非本，口为祸福门，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

煮茗挑灯高贤陈妙策
弑夫媚敌蛮妇动痴情

却说光武帝听了阴丽华一番讽刺谗媚的谀词，察也不察，竟至下诏将郭后废了。朝中文武，谁都不晓得一回什么事情，互相惊讶不止。可怜一位德行俱备的郭娘娘，奉了旨意，也不辨白，缴出印绶，徙居冷宫，听候发落。那个色艺兼全的阴贵人，竟安安逸逸的超居中宫，母仪天下了。这时群臣中却恼动了一位大臣，你道是谁？就是大司寇郅郓，他越班出来俯伏金阶，三呼万岁已毕，奏道："臣闻夫妇之好，父子间尚且难言，况属臣下，怎敢参议？但望陛下慎察可否，勿令天下贻讥，社稷方可无忧。"光武帝尚自犹豫，邓禹、贾复、马援、冯异四位大臣，一齐出班，各上陈词，俱云，郭后未失德仪，不可废为庶人，致失万民仰望。光武帝才对众臣说道："诸卿能深体孤意，但是孤家此举，想亦未会过甚吧！"邓禹奏道："圣躬威德早著，海内归心，但此举微臣等殊不明瞭内容，不敢妄加指议。不过顾名思义，还是请圣躬三思后行才好。"光武帝道："众卿之议，不为无见；孤王格外施恩，顺从诸卿便了。"众大臣谢恩退下。光武帝便传旨封郭后为中山太后；郭后次子辅为中山王；还有三子，刘康、刘延、刘焉，亦俱封为王位；也不易储，原来郭太

后长子刘疆早已在建武二年间，已立为皇太子了。阴氏亦五子，名阳苍、荆、衡、京。许贵人宠幸极鲜，故只生一子。名英。至此亦准了诸臣之请，乃令窦容告庙，将各皇子晋封公位，不在话下。单讲前次吴汉曾云交趾有人作乱，究竟是谁？读者恐怕不甚明白，在下趁此叙一叙。交趾麓冷县令征凡，生两个女儿，长名侧，次名贰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双手可举千斤。征侧行年十九，早与邑人诗索为妻。征贰亦有了夫婿，姓巴名邱，俱是南方勇士。征侧的容貌丑得不堪，双目深陷，有如鹰隼，阔口獠牙，一头红发，惯施两把截头刀。征贰却出落得花容月貌，十二分齐整，性情极其暴戾，惯使两口青锋刀。她嫁了巴邱之后，夫妻之间，却不和睦。可是征侧的心理，却非常野横，常想杀进中原，夺取汉家的天下。她的父亲征凡，不准乱动。所以她们不敢重违父命，镇日价勾徒结类，舞刀弄棒的。征凡以为她们好武，也不去十分阻止，谁知今年六月里，征凡患疫死了，她们姊妹两个，见她的父亲死了，益发无管束，和两匹野马一样，歹心勃发，四处招集兵马，准备起事。不到半月，竟招到有三万多蛮兵，征侧便想自居为南方女大王。交趾太守苏定，深恐她们的势焰滔大，便令兵马司带了五千名健卒，到麓冷县去缴械。征家姊妹，闻报大怒，公然引动蛮兵，群起反抗，将五千兵，杀得十去八九。还有几个腿快的逃回去，报告苏定。苏定闻得这个消息，大吃一惊，忙要领兵，亲自去征剿，猛可里只听得四处喊杀连天，金鼓大震，探马飞报日南、合浦各处蛮兵，俱接应征家姐妹，反进交趾境内，请令定夺！苏定听了吓得张口结舌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料想，孤城难守，不如弃城逃走罢！他打定了主意，便收拾细软，带着家小，腾云价的不知去向了。这时征家姐妹，带着

各路蛮兵蜂拥进了交趾的城邑，东抢西劫，为所欲为。未到三日，连夺六十余城，由是蛮兵愈聚愈多，这时已不下四十余万，威名大振，远近皆惊。更有与交趾搭界的地方，官民人等无不惴惴不安，深怕大兵一到玉石俱焚，你也飞章告急，我也遣使求救。那告急的表章，真个似雪片飞来。光武帝闻报大怒，对众臣说道："不想南蛮竟有这样的野心，胆敢不服王令，强占土地，殊深可恨！待孤家亲领大兵，前去剿灭便了。"邓禹听了这话，连忙出班奏道："主公乃万乘之君，怎好轻自劳动圣驾？臣举一人，包在三月之内，扫除蛮夷便了。"光武帝问道："爱卿所保何人？"邓禹道："虎贲中郎将马援，足智多谋的是征讨能将，何不着他前去呢？"光武帝大喜道："爱卿之言，正合孤意。"便加封马援为伏波将军，又令扶乐侯刘隆、明远将军段志、偏将军王霸、大司马吴汉四人，为左右参赞，点齐精兵十万，克日兴师。

马援奉旨谢恩，次日，便与随行诸将点齐兵马，航海南征。艨艟战舰多至千只，鼓浪乘风，其快如箭，在路非止一日。那天到了合浦，马援下令停泊岸旁，正要登岸。明远将军段志立在马援的身旁，猛的倒下，口流白沫，不省人事。众将大惊。马援对众将说道："段将军不惯登舟，而且初到南方，水土不服，致有此疾，快令军医医治。随军的医生忙来诊视，药方远未开下，段志大叫一声，早已呜呼哀哉了。众将军见还未出手，先亡大将，一个个摇头噘嘴，都暗道："此番出兵，不见得什么顺利吧！独有马援若无其事，对众将慨然说道："大丈夫以身许国，血战沙场当以马革裹尸，才算幸运呢！诸位将军，勿以小挫便欲灰心才好呢！"诸将领听他这番话，说得慷慨淋漓，谁不兴奋鼓舞呢，一个个伸拳捋袖，预备厮杀。马援一面令人将段志尸

身用棺盛好，运回原籍，一面拔队登陆。这时方在九月的时候，赤日炎炎，征汗如雨，和北方的三伏天气差不多。马援下令扎起大营，暂住两日。吴汉问道："如今我们方到此地，正好乘着锐气去攻合浦，怎么反先住几天呢？"马援笑道："吴将军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士卒们远涉征途，未免劳苦，而且这两天又是奇热得十分厉害，士卒们谁有斗志呢，不如暂息两日，一面先派人探明地理，再行进兵，也不为迟。"吴汉听他这番话，十分佩服。

到了天晚，马援一人徒步出去，在大营四周闲行了一回，瞥见山麓里灯光隐透，似乎有人家的样子。马援触动心事，背着手径向那灯光处走来，走到那灯光所在，只见数椽茅舍，听得见里面隐隐有读书声音，马援叹道："如今乱到这样，这里还有读书人安居此地，真是人间仙境。"他便走近去，用手敲门。里面一会子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僮将门开放，揉着瞌睡的眼睛，问道："现在半夜三更的，是谁在这里吵闹？"马援听他说话的口音，竟不象是南方的口吻，心中暗暗纳罕，便答道："劳你通报你家主人一声，就说有个姓马的求见。"那小僮答应进去。不多时，里面走出一位儒冠道服的人来，年纪大约在二十左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丹硃，一种风雅态度，直令人望而生敬。马援双手一拱，那少年也答了一个礼，便请马援入室。只见里面陈设得精雅非凡，明窗净几，书厨内满堆着牙签玉轴，琳琊满目，美不胜收。那少年便请马援入坐，自己陪着，小僮献茶。那少年首先向马援问道："尊驾莫非平西羌的虎贲中郎将的马援将军么？"马援听他这话，不由的大吃一惊，忙答道："正是在下，不知尊驾何由得知呢？"那少年笑道："小子去年在春富山舍舅处，听得舍舅谈起将军来，端的是个绝大的英雄，

邓禹以后，一人而已。当时小子还不十分尽信。及听说将军平服西羌，屡建奇功，小子才心意神往。今日见将军的面貌，与舍舅所说相同，故冒昧奉问一声，不料果然是将军，真是三生有幸呢！”马援听他这番话，便料到他一定是严子陵的外甥了，便肃然起敬道：“蒙嘉奖许，实不敢当，但不知尊驾可是严老丈的令甥尤清么？”那少年起身答道：“然也。”马援问道：“不知阁下何故远来此地？乞道其详。”尤清笑道：“辱承下问。小弟七岁时即到此地从师求学了，到了十五岁的时候，家严家慈相继弃世，小弟孑然一身，不愿再往北土，所以就在此地与乱世相混了。”马援道：“以先生的天才，退隐未免可惜。小弟身膺王命来平蛮虏，先生还肯出山助弟一臂之力么？”尤清笑道：“山野村夫，厌世已久，自忖菲材，不堪大用，只请收回成命罢。”马援再三敦请，无奈尤清立志颇坚，不愿再与尘世相见。马援知道劝也无益，便问道：“先生既不愿出山，但是小弟远去此地，水土民情皆未了解，与军事上不无发生许多障碍，敢请给以指教！”尤清也不再推辞，便将地势民情风俗一一的指示与他。马援心中大喜。这时谯楼已敲四鼓，马援忙辞了尤清，便要回营。尤清亲自将他送到大门以外。马援正要动身，尤清忙喊道：“马将军请暂留一步，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与你。”马援听罢，慌忙住脚，回头问道：“先生有何指教？”尤清道：“大军出发之前，务要多办大蒜，每人嘴里都要含一瓣大蒜，方可人马平安，此地山岚瘴气，极其厉害；而且一班士卒，又是初到此地的，不耐恶心，就要发生瘟疫，有了大蒜，就不怕什么山岚瘴气了。”马援称谢回营。到了辰牌时候，便下令去买大蒜一百担备用。军需官奉令去办。众将不知是什么缘故，齐问马援买蒜何用？马援便

将尤清的嘱咐说了一遍。众将大喜，霎时大蒜办来，马援便如法泡制，下令动兵，直向合浦进发。

未到半日，大兵到了合浦城下。早有探马飞报蛮兵首领哈明。哈明闻报大怒，点兵出城迎战。哈明手持熟铜大砍刀，坐下乌锥马，冲到马援的营前，厉声骂战。马援领着众将带了三千兵马，列成阵势。只见哈明耀武扬威，正在那里骂阵。吴汉便过来请令。马援见吴汉讨令，心中大喜，忙令他出阵。吴汉拍马闯到垓心，厉声大喝道："蛮囚少要逞能，快快过来纳命！"哈明抡起熟铜刀，兜头就砍，吴汉举枪相迎。二人大战了一百多回合，吴汉觑准一个破绽，长啸一声手起一枪，哈明翻身落马。马援见吴汉得胜，便令王霸带兵前去抢城，自已和刘隆、吴汉挥军掩杀，将那些蛮兵杀得东逃西散，血流成河。王霸这时早将城夺了，在城上鸣金收兵，马援见城已得了，满心欢喜，忙率大军进城。又命王霸带了三万精兵，去攻九真。未到半日，九真已下。话休烦屑。不到半月，将蛮兵占据的六十多个城邑，完全夺了回来，十万雄师一齐向交趾进发。那天到了交趾，便下令将交趾城团团围起。侧、贰姐妹，听得各探报，正要起兵去迎敌天师，不想失败得这样快法，兵临城下。她们哪里有一些惧怯，姐妹商议迎敌之计。征贰道："让我去打头阵，不将这几个狗头捉住，誓不回头。"她说罢，点齐了三千蛮兵，开城挑战。王霸也等不得马援令下，大吼一声，一马闯到垓心，厉声喝道："你那蛮婆娘，快来纳命！"征贰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挥动青锋刀，来战王霸。两个搭上手，翻翻滚滚的大战了一百多合，未分胜负。金鼓大震，两边士卒呐喊助威。又战了三十合，王霸渐渐不支，锤法散乱，只有遮架工夫，没有还手的能力。吴汉长啸一声，一马飞来，替

回王霸。那征贰战着王霸，不禁心中暗道："久闻北方出美男，怎的这人也生得这样丑怪呢？"及见吴汉出马，已不象王霸那样丑怪了，三绺长须，方面大耳，凤目有神，心中已起了爱慕之心，和吴汉又战了五十多合，吴汉不是她的对手，虚幌一枪，败回阵来，对马援喘息说道："叵耐这蛮婆着实厉害，非常棘手。"马援勃然大怒，便要亲自出马。刘隆上前说道："杀鸡焉用牛刀？谅这蛮婆能有多少伎俩。让末将前去，将她结果便了。"马援道："刘将军须要小心为要！"刘隆点首答应，拍动白马，耍起长枪，径取征贰。征贰见自己连败两将，不禁十分得意，站在垓心，骂不绝口。瞥见汉阵中冲出一个少年将军来，面如冠玉，唇若丹硃，目似朗星，眉比漆刷，真个是千般秀丽，百样温文，她把一缕爱的念头，从脚底一直透到头顶上，闪着星眼，看得呆了。刘隆闯到垓心，一声大喝道："你那蛮婆娘，发的什么呆？快来纳命罢！"这一声，方才将她飞出去的魂灵收了转来，忙舞双锋，和刘隆战了二十余合，故意兜转马头落荒就去，刘隆哪里肯舍，纵马追来，赶到无人之处，征贰霍的扭转马头，认真和刘隆厮杀。不到十二合，刘隆枪法散乱，被征贰看个破绽，一伸玉手将刘隆的腰用力一扯。刘隆坐不稳，翻身落马。征贰随着飞身下马，将他往怀中一搂，偎着粉脸，展开笑靥，向刘隆说道："我的冤家，你今天可不要强了。可依我一件事情放你活命；否则青锋刀它没有眼睛，用手一带，你可要到阎王那里去了。"刘隆听她这些话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他却生出一计，便涎着脸皮问道："小姐你请说罢！我刘某不是不知趣的，凭你怎么我没有不答应的。"她向刘隆瞟了一眼，然后笑道："你要是不弃我是个蛮女，我愿随你做个……"她说到这里，双颊飞霞，便噎住

了。刘隆笑道："你的意思，我已晓得了，但是还有一个人，将他放在哪里呢？"看官，这本是刘隆有心和她开玩笑的，谁知竟碰上了疼指头了。征贰听他这话，却大费踌躇，沉吟了一会子，便毅然对刘隆道："将军且请放心，奴家自有道理。"刘隆便知她已有夫婿了，便又对她说道："既蒙小姐青眼相加，刘某感激无地，不过要想真正百年偕老，那么小姐非依顺我们汉家不可。"征贰笑道："这也无须将军多虑。奴不将身子附托你便罢；既然将身子事你，焉有夫南妻北之理，当然报顺汉家呀。"刘隆见她事事遵从，却一时想不出别的法子来难她了。正要开口，瞥见西北上烟尘大起，便知兵卒赶来，忙对征贰说道："姑娘请放手，后面的儿郎赶到了，被他们看见反而不美。"征贰连忙放了手。两个人蓦地分开，飞身上马，各持兵刃故意大杀起来。不一刻，两边的士卒，俱已赶到。二人假意大杀四十个回合，征贰幌了一刀，带马收兵入城而去。刘隆也随后领兵回营。见了马援，也不隐瞒，便爽直的将上项事情说了一遍。马援鼓掌笑道："将军的艳福，真正不浅！帐下诸将，俱来道贺。"刘隆心中早已打定主意，此刻也不做声，这也不在话下。再说征贰回城，征侧连忙接入大帐，慰劳了一阵。征贰懒洋洋的退入自己的住处，这时已经到申牌时候。不一时，吃过晚饭，她一个人坐在房里，兀的乱想出神。她的脑海里不住的浮着一个刘隆，何等俊俏，何等英武，何等温文。越想越爱，正在这闲思的当儿，侍女跑进来报道："巴将军回来了！"她听了这一句，怒从心上起，便啐道："他回来就回来，何必你们大惊小怪的做什么？难道我还去迎接他不成？"那个侍女，碰了一个钉子，努着嘴，站在一旁，一声不响。一刻儿巴邱已经走进房来，见她怒

容满面，忙满脸堆下笑容来，低声问道：“小姐今天敢是和谁斗气，这样的不悦？”她见巴邱那一付可憎的面目和刘隆相比，真有天渊之别，不禁将平日的爱情，完成付与东洋大海。见他的问话，便气冲冲的答道：“我和别人生气，与你什么相干？谁要你来献这些假意殷勤呢？”巴邱不觉十分诧异，暗道：“她从来没有待我这种样子，今天究竟为着什么事情，这样动怒？”他便走到她的身边，说道：“莫非不才有什么不到之处，得罪了小姐么？”她见他这样的问着，不禁大声说道：“谁敢得罪谁呢？我十年不见你这个东西也罢，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，嫁了你这个不尴不尬的鬼罢了。”巴邱听了，把那无名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住大声骂道：“好不识抬举的贱人，估量着今天在战场上，一定是看见什么美男子了，便生野心了。好好好！咱老子也不是一盏省油灯。”她更不能耐，用手在桌子上一拍，骂道：“好杂种，我看中美男子，你便怎么样？”巴邱更不能下台，用手去拔宝剑。她早已掣剑在手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剑飞来，巴邱早已身首异处了。她杀了巴邱，总算泄了心头之恨。这正是：

恋慕心头客，断送枕边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除荡妇血染芙蓉帐
扫蛮囚烟迷翡翠峰

却说征贰将巴邱一刀杀了，总算除却心头之恨，拔去眼中之钉，登时怒气全消。吓得那些侍女跌跌爬爬的便要逃走。她圆睁杏眼，掣刀在手，娇声喝道："谁敢走，就教和巴邱一样！"那些侍女，听见这话，吓得连忙止住脚步，浑身发抖，一齐跪下央求道："万望小姐开恩，饶恕我们罢！"征贰问道："你们可愿意随我归汉？"众侍女没口的答应。她结束戎装，飞身上马，正要出城，瞥见征侧蓬着一头红发，跃马而来，口中喊道："妹妹何故将巴将军杀去？莫非生了异心么？"看官，你们看了这一段不要奇怪吗？这里刚才将巴邱杀去，征侧哪里就知道呢？原来有个原因。当巴邱回来，他有马夫，是寸步不离的。他进了卧房，那马夫就在外面伺候。等到征贰将巴邱杀了，他可吓煞，拼命价的奔向大帐报信去了。征侧正在晚餐，瞥见巴邱的马夫飞也似的跑进来，忙放下杯箸，问道："什么事，这样惊慌？"马夫本来有些口吃，直喊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一连喊出六七个不字来，脸急得和猪血一样，一句话还未说出来。征侧见他这样情形，料知事非小可，忙向他说道："你且慢慢的讲出来，不要心急！"那马夫又停了一会子，哇的一声哭

道："女大王爷，不好了！二王爷将我们家巴巴巴老爷杀了。"征侧大吃一惊，不暇细问，飞身上马，手绰兵刃来到征贰的门口。瞥见她戎装齐整，预备到哪里去的样子，征侧心中早料着八分了，便开口问她。她圆睁杏眼，向征侧喝道："我杀巴邱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要你来查问什么？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！"征侧勃然大怒，向她喝道："你做下这种逆伦的事情，难道还不准我问吗？好贱人！你究竟为了什么缘故，将巴将军杀死？莫非今日在沙场上看中汉将了么？好贱人！你如果是这样的念头，我劝你不要梦想罢。"征贰大怒喝道："你是我姐姐，又不是我的妈妈，我就是看中汉将，难道你还敢来阻止我不成？识风头，趁早走开，不要恼得我性起，任凭你是谁，马上教你死无葬身之地了。"征侧听她这番话，便知她认真的反了，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那一副可怕的面孔登时变了颜色，和猪肝差不多，张开大嘴，露出两排金黄色的牙齿，哇呀呀的直嚷起来，舞动两口截头刀，来取征贰。征贰哪里惧怯，要起双刀，来斗征侧。一媸一妍，相映成趣。她两个大杀了一百多合，征贰一心要走，哪里还有心和她厮杀，虚幌一刀，兜转马头直向东门而来。一路上谁也不敢前来讨死，只好望着她冲出城去了。征侧赶了一程，知道难以追上，只得回城。征贰一马放到汉营之前，对守营的士卒说道："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征贰要见。"那守营连忙进去通报。马援听说征贰，心中明白，忙教请进来。守卒连忙出来，对她说道："请进去罢！"征贰下了马，在马项下取下巴邱的首级，走进大帐，双膝跪下，双手将首级奉上说道："罪女杀了巴邱，决志归依汉家，万望大将军收录。"马援笑道："小姐深明大义，弃邪归正，乃汉之福，某等亦不胜荣幸；但是刘将军也不可

失约，常此军事倥偬的时候，不如就在今晚先成大事，以便明日进兵。”他说罢，向刘隆说道：“小姐诚心归汉，为何你连迎接都不去迎接，未免太觉无情。”这两句话说得刘隆面红过耳，俯首难言。吴汉、王霸两人，又走过去对刘隆说道：“小姐绝义归来，将军自然要遵守前约才是。”刘隆也不回答话，走到征贰身旁，躬身施礼，口中说道：“小姐驾到，刘某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！”征贰慌忙答礼。马援忙命军需官替刘隆去预备婚事，一面令刘隆将征贰带到他自已的帐篷里去。刘隆也不置可否，便与征贰到了自已的帐篷里。征贰向他问道：“那坐在帐上的那位将军，姓甚名谁？”刘隆答道：“就是我们行军的主将，伏波将军马援。”她微微颔首，可是心中早又看上马援了。她心中暗想道：“怪不道人家常说，北方帝国之邦，多出郎才女貌，今日才知端底。可恨我征贰生长蛮邦，与一起禽兽般的人物终日厮混，还算老天见怜，今日与刘将军得成大事，也算终身之幸了。”这且不表，再说刘隆见她追问马援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个贱货，眼中却又看上马援了，真轻薄桃花，随波逐浪呢！她既然能将她的亲夫杀去，难保后来不看上别人，一看上别人，我还怕不和巴邱一般么？”他想到这里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但是他一分不露神色，和她有说有笑的。眼看着日落西山，刘隆便对征贰说道：“小姐请暂坐一会，我去去就来。”她忙答道：“将军有事，请便罢。”刘隆出了自已的帐篷，径向大帐而来。刚走到大营门口，瞥见一个小卒，手里捧着一颗人头往外面去，他连忙问道：“所捧首级是哪里来的？”那个小卒见他问话，忙立定答道：“这是蛮婆子的男人首级，马将军令我去掩埋的。”原来刘隆将征贰带走之后，吴汉便与王霸议论道：

“主帅这事，未免陷人于不义了。”王霸悄悄的说道：“可不是么！这种乱伦无耻的蛮婆娘，不要说刘隆是大丈夫，任凭是谁，也不要的，你看主帅硬做下了主，令他两个成婚，这事真正做得太无道德了。”马援本已听见，他佯作不知，便令人将巴邱的首级拿去示众。吴汉忍不住劝道：“马将军，巴邱虽是蛮人，念他死的可惨，将他首级掩埋了罢。”马援便准了他的所请。王霸便对马援说道：“主帅今天令刘隆与这逆伦偷淫奔的蛮婆结婚，不是硬陷刘隆于不义么？”马援笑道：“王将军哪里知道，我看刘隆今天面带杀气，不要谈结婚，只怕这征贰还有些不利呢。”王霸哪里肯信。吴汉道：“主帅既不愿刘隆与她结婚，就该将这女子当下斩了，不是免得许多周折么？”马援笑道：“谈何容易，你们不知她的厉害么？而且她又未曾将兵刃卸下，一听反起脸来，恐怕大家还要受累呢！”吴汉道：“宁可和她厮杀，拼个她死我活，倒不致失了刘隆的德行；如今洞房花烛，我想刘隆不是个鲁男子柳下惠吧？”万一和她真的成起夫妇来，不是将一个好端端的刘隆陷得身败名裂么？”马援连连摇首说道：“将军们且请放心，断不会有此一出戏的。不信，今天三更时，自有分解了。”他们哪里肯信，仍是争论不休。

再说刘隆听那小卒说是巴邱的首级，不禁心中暗暗伤感道：“巴邱我和你今日无冤往日无仇，你丧了性命，可不要在阴间埋怨我刘隆霸占你的妻子。在战场上我不过以此话来难她，不想她认真就将你杀了。你可放心，我刘隆堂堂的奇男子，那些禽兽的行为，我断不做的，请你放心罢！”他暗暗祷祝了半天，才进了大帐。马援与吴汉、王霸正在那里议论不休，见刘隆来了，连忙将话头搁起。马援首先向刘隆笑道：“将军命赋桃花，不想在这里巧遇这段天赐良缘，我

们今天可要吃杯喜酒呢！”刘隆冷笑一声道：“主帅哪里话来？不是主帅极力作成我，又焉能白白的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呢？喜酒当然要吃，不独主帅，就连诸位将军，我也要一一请过去吃喜酒的。”马援大笑道：“好哇！俗语说得好，人馋做媒，狗馋吃蛇，可见还是媒人的口福不浅咧！”大家谈谈说说，已是戌牌的时候。当由吴汉代作傧相，引新郎新娘同入洞房，共饮交杯。鼓乐喧天，十分热闹。众将领俟婚礼告成后，一齐拥进新房，闹了一阵子。刘隆忙命人在外帐摆酒。他们出来以次入席。狼吞虎咽，大吃大喝，猜拳行令，三元八马，喊得震天价响的。一直吃到二更将尽，大家都有了酒意，便出席告辞。刘隆便出帐相送。王霸回头向刘隆笑道：“刘将军！今天可要仔细些，不要过于孟浪才好呢！”刘隆冷笑不言。接着诸将又和他嘲笑一阵子。他任凭人嘲笑，也不去争论，一味的含笑敷衍。吴汉笑道：“人生最快活的一天，就是今朝了。我想刘将军于异地突然遇到此良缘，心中不知怎样的快乐呢？但是现在别的不要去说他，就是等到明天送玉麟，珠胎暗结，十月之后，生出一个小刘将军来，不知还是象爷象娘呢？如其象娘，那就有趣极了，镇日价蛮言蛮语的，倒是一个变种的国民呢！”这句话说得众人大笑起来。王霸大笑道：“我可保定象爷。”吴汉问道：“怎见得呢？”王霸道：“男子为天，女人为地。如果生下一个小弟弟来，便是刘将军替身，怎好象娘呢？”大家又笑了一阵子，才纷纷的告辞回去。刘隆一人进了洞房，只见她低垂粉颈，默默含羞，早有喜娘姑姑等前来迎接刘隆，口中说道：“现在二更敲过了。”意思要请刘隆入帐，共效于飞了。刘隆一摆手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还没有吃酒呢，向后天长地久的，何在乎今天忙呢？”喜娘喜姑叠叠的称是，连忙

去斟酒。刘隆忙摆手道："这里用不着你们了，你们退出去罢。"喜娘等睡眼婆娑，巴不得的这一句话，连忙狗颠屁股似的走了。刘隆走到她身边，并肩坐下，手执银壶，自己面前先斟三杯，然后又在她的面前满斟三杯，口中说道："娘子，请饮三杯，算卑人一些儿敬意。"她连忙将三杯酒一仰粉脖喝了。刘隆又斟满三杯，口中说道："娘子，不才承你垂爱，感谢无已，请饮此三杯，好待不才聊伸歉仄。"她也不推辞，又将三杯喝了。以后刘隆甜言蜜语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哄得她心花怒放。试想她生长蛮方，哪里碰到这样风流如意的郎君，又喜又爱，不知不觉的一连喝下二十余杯。她本来是个杯酒不近的人，哪里禁得起喝了这许多的酒呢？不禁面泛桃花，眼含秋水，娇躯无力，轻舒玉腕，搭着刘隆的肩头，微微的笑道："将军,奴家实在不能再喝了。"刘隆偎着她笑道："卿卿！我也知道你不能喝了，我就和你入帐安息罢。"她闪着星眼向刘隆一瞟，含笑不语。刘隆便将她抱起来，放到床上，替她宽衣解带，用被衾盖好，自己将烛花挑去，关起房门，手执着烛台，走到床前，但见她香息微呼，已经入梦。真个如雨后海棠，娇眠正稳，鼻似琼瑶，眉如春黛，说不尽千般旖旎，万种风流。刘隆看得眼花瞭乱，魄荡魂飞，那一般孽火直勇到丹田之上，情不自禁的，放下烛台，便去宽衣解带，要同入巫山之梦了。刚刚将头盔除下，猛的省悟道："咳！刘隆呀，刘隆呀！你怎么这样的见色忘义。"他又将头盔戴上，拿起烛台，走到窗前坐下，暗自寻思道："我好糊涂，这种不伦不类的女子，我当真就和她配偶了么？不要说别的，就是巴邱的阴灵也要来寻我的。我刘隆本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，将来的前程正是不可限量呢，怎好为此等贱货，败裂我的身名，被天下万世唾骂呢？

咳！实在不值得！但是我既然不愿和她配偶，将她又怎样发放呢？”他沉吟了一会，自己对自己笑道：“刘隆！你好糊涂，你将她劝醉了做甚么的，不是预备将她……”他把话连忙噎住，轻手轻脚的走到床前，细细一听得里面鼾声大作，方才放心。他又走到窗前，猛的想起了一件事情，便又执着烛台，蹑足潜踪的走到外帐，将自己的防身佩剑挂在腰间，重进房来，将房门紧紧的闭好，自己对自 己 说 道：“刘 隆，你这时还不下手，等何时？再迟一会，等她的酒醒了，那可要棘手了。”他想到这里，恶狠狠的执着烛台，拔出宝剑，大踏步走到床前，正要动手，只见她那一副娇而且艳的面孔，任凭你铁石心肠，也要道我见犹怜，谁能遣此哩？他可是心软了，连忙又将佩剑入鞘，坐在床边，呆呆的望着她一会子，那颗心由怒生怜，由怜生爱的，不觉又突 突 的 跳 了起来。他暗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我今天莫非着了魔吗？”硬着心肠，离开床边，又到窗前坐下，对着烛光浩 然 长 叹 道：“我刘隆血战沙场，杀人如草，从未有一分惧怯；却不料今天对这个弱小女子，反而不能将她杀去，昔日的勇气，却向何处去了？”正自游疑之间，忽听得军中刁斗已敲四次，不禁暗自吃惊道：“眼见马上天要亮了，如何是好？”他此番下了决心，鼓足勇气，走到帐前，飕的拔出佩剑，一眼望见她那副芙蓉面孔，不禁手腕一软。他那支佩剑呛啷一声，落在地下。他大吃一惊，连忙从地上将剑拾起，送到她的粉颈旁边。可是奇怪极了。任你用尽生平之力，他手腕象棉花一样，一分劲都没有。正在这万般无奈的当儿，瞥见她轻转娇躯，口中说道：“刘将军你可来吧！”她说罢用手将 宝 剑 一 抱。这时帐子里突起了一阵冷风，将烛光吹暗。刘隆大惊，忙将烛台移过来仔细一看，只见白罗帐里一片鲜红，那一个如花似

玉的美人儿，不知何故，首级早离了肩膀了。刘隆好奇怪，仗着胆，将她的首级提起，径往大帐而来。这时已到卯牌时候了，他大步进了大帐，只见马援已经升帐。他大声说道："那不伦不义的贱人已被我杀了，请令定夺！"马援正在与吴汉议论他的事情，只见刘隆手提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走进帐来，心中已经料着八九分了；又听他这两句，便齐声称赞道："刘将军见色不迷，端的是位大英雄，大豪杰，我们怎能不佩服呢！"马援又道："刘将军休要见怪，昨天本是权宜之计。其实我早就料到你的心理了。但是能够这样的决裂，我们怎能不佩服呢？如今不独为国家除一大害，就是将军也得名扬海内了。"刘隆一面谦逊着，一面着人将征贰的首级高吊杆头示众。

大家便议攻城之策。正议论间，只见守卒进帐报道："外边有个蛮妇带了一队蛮兵，在营外骂战，请令定夺！"马援便吩咐刘隆带兵一万，绕道袭城，自己和王霸带着众将，一齐出营迎敌。到了战场，两面排成阵势。只见征侧跃马横刀，大声喊道："送死的囚徒，赶快将我家妹子送出，万事全休；如不然，使得我性起，杀得你片甲不回，那时悔之晚矣！"王霸挥动双锤一马飞到垓心，大声喝道："贼婆娘！你难道眼睛都没有生么？看那杆头上是谁的首级呢？"征侧抬头一看，不禁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泼炸了喉咙直喊道："气死我也！先将你这狗头杀了，好替我妹子偿命！"说罢，拍马舞刀来取王霸。王霸举锤相迎。二人半斤八两，正自不分高下。诗索看得眼熟，挥动蛇矛，前来助战。马援更不怠慢，飞马接住。大战了八十余合，马援奋起神威，大喝一声，刀光到处，诗索翻身落马，死于非命。征侧看见她的丈夫杀了，咬紧牙关，拼命价来取马援，马援抡

刀相迎，他两人翻翻滚滚的大战了五十多合。猛听得城上一片鸣金声音，征侧不敢恋战，丢了一个架子，收兵回城。谁知到了城下一看，只见城上满插着汉家的旗帜。刘隆站在城头，向她笑道："贼婆娘！可惜你来迟了，城被咱老子得了，请你到别处去罢！"征侧这才知道汉兵厉害，带着一队蛮兵，没命的向翡翠峰逃去。马援也不回城，带着大兵，一路追了下去，直追到狮颈山翡翠峰，却不见一个蛮兵的踪迹，忙与王霸、吴汉领兵在翡翠峰下，寻了半天，果然寻到一个大窟窿，上面镌着金豁穴三个大字。马援对众将笑道："我想那贼婆娘一定和那些蛮兵，在这穴里呢。"吴汉点头，献计道："末将倒有一计，用树木堆在穴口，烧起来，现在正刮着北风，那股烟吹进去还怕不将他们熏出来么？"马援道："正是这样办法。"忙令兵士就去伐木，堆在穴前，放起火来。北风怒吼，那股浓烟直向洞里钻进去。不到一会，那些蛮兵果然在里边被烟熏得十分难过，一齐都往外跑。马援指挥兵将，来一个，杀一个。这正是：

慢道一身无劲敌，管教今夕了残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绘遗容刘庄承大统
惊异梦蔡谙诣灵山

却说众蛮兵被烟熏得双目满布红云，两手不住揉擦，泪如雨下，不能再在洞里藏身了，只得拼命价你挤我，我轧你，向洞外纷纷出来，各寻生路。谁知奔到洞口，吓得倒抽一口烟，回身又往洞里逃生。洞里面的蛮兵，不知底细，只往外拥来。有几个晓得洞口有汉兵守着，出去准是送死，要想开口，无奈烟焰噤口，不能说话，身不由己的被众人推了出来。真个是秃头上的苍蝇来一个，死一个。那征侧也被烟熏得十分难过，手挥兵刃，杀出洞来，迎头碰着马援。只听他大喝一声，手起一刀，将征侧斩为两段。霎时数千蛮兵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自相践踏，要想半个活的也没有。马援见蛮兵已经绝迹，随后遣官填缺，自已班师回朝。光武帝听说马援班师回来，当然喜不自胜。忙命校尉排齐仪仗亲自出都迎接，慰劳备至。这也不在话下。再说阴丽华自从做了正宫之后，可是愿望已足，每每想起皇太子还未易去，仍旧是郭娘娘生的刘疆为储君，心中未免常常忧虑，暗想："如果皇太子不易，将来我一定做不成正娘娘的。"就此，常在光武帝面前撒娇撒痴的。无奈光武帝虽然被她迷惑，但是皇太子疆实在没有一点不好之处，所以不忍更易。阴娘娘屡次挑拨刘

疆的罪恶，光武帝只是装聋作哑，不去理她。她晓得欲更易皇太子，断非言词可动，便暗中设法买通刘疆的近臣，旁敲侧击，吓诈他自己让与刘扬。那刘疆本是一个大贤大孝的人，见自己久处于疑忌的地位，早有退避之心，现在又听得各处的传闻，俱说光武帝急急的就要易储，自己也落得借此告退，免得旨下反而不美；遂毅然上表，请卸皇太子之职，愿为藩位。光武帝不忍答应，刘疆又请左右诸臣代为说项。光武帝见刘疆辞意已决，万分无奈，只得下诏道：

春秋之义，立子为贵。东海王阴皇后之子，宜承大统。皇太子疆崇执谦退，愿备藩国。父子之情，圣贤同之，其以疆为东海王。此诏。

刘疆奉了诏书之后，忙将太子印绶交给刘扬。光武帝即日册立东海王刘扬为皇太子，改名庄。从此阴娘娘高枕无忧，也不再妄生邪念了。光阴易过，略泛泛眼，已到了建武三十三年了。光武帝在二月间突然染病，日重一日，未到十天，在南宫的前殿中寿毕归天了。总计光武在位三十三年，起兵春陵，迭经艰险，终能光复旧物，削平群雄。可见他的智勇深沉，不让高祖了。闲话少说，光武帝既然驾崩，太子庄当然嗣位，是为孝明皇帝，即日正位，命太尉赵熹主持丧事。自从王莽乱后，旧有礼节一概散佚无存。诸王俱来奔丧，全与孝明帝同食同桌。凡为藩家的官属，亦得出入宫廷，百官无别。此时恼动了赵熹，正色立朝，手执宝剑，分别尊卑，整理仪节，复令校尉把守宫门，无论藩爵，皆不得擅入宫闱，如有故犯，格杀勿论。孝明帝又是个无刚断的人，只得听赵熹指使。此时内外百官，没有一个不懔遵法律，真个是穆穆雍雍，一堂肃然。尊阴娘娘为皇太后，奉葬光武帝于原陵，庙名世祖。光武帝曾有遗言，一切葬具，俱如孝文帝制度，务

从节省，不得妄费。因此多从朴实，屏去纷华。明帝承奉遗嘱，在南宫的云台中命巧手画匠，园绘亡故的二十八个功臣的遗像，乃是：

太傅高蜜侯邓禹、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武、大司马广平侯吴汉、河南尹阜成侯王梁、左将军胶东侯贾复、琅琊太守祝侯陈俊、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、骠骑大将军参蘧侯杜茂、执金吾雍叔侯冠恂，积努将军昆阳侯傅俊、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、左曹合肥侯坚镡、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。上谷太守淮阳侯王霸、建义大将军鬲侯朱佑、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、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、豫章太守中山侯李忠、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、右将军槐里侯万修、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、太常灵寿侯邳彤、卫尉安平侯姚期、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、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、城门校尉朗陵侯藏宫、捕虏将军卢阳侯马武、骠骑将军慎侯刘隆、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、大司空固始侯李通、大司空安丰侯窦融、太傅褒德侯卓茂。

以上诸将在小子这部《汉宫演义》里，有的曾提过，有的没有提过。不过有个疑问，我想读者诸君，一定是要来责问的：以上诸将，在什么时死的，怎么不一一的叙明呢？是的，应当要叙明。不过小子有几句话，要对读者们道歉，我所著的是《汉宫演义》，不是完全历史小说。所以没有什么惊奇和香艳的资料，只得高高搁起，不去多说废话了。所以将他们的死亡情形，也只好马马虎虎的总束一笔了。再说明帝令人将二十八个功臣的遗容描好，择日登台。文武百官，一齐顶礼致敬。东平王刘苍也到云台敬礼，遍看遗容，独少马援，不禁满肚孤疑，便向明帝问道："马援劳苦功高，为什么反落云台之外呢？"明帝微笑不答。看官，马援自从征

了交趾之后，又领兵去征武陵，在壶头山病殁了。可是他血战沙场，南征北讨，论功绩不在邓禹、冯异之下，为何反落云台之外呢？有个极大的缘故，小子趁此交待明白。马援平交趾之后，谁知他是患湿气的人，爱吃交趾出的薏仁，临回的时候，特买了十余石，用车装回。因此引起文武的议论，说：马援卖国求荣，此番回来，装着十余石珍宝回来。这个风声，传到光武帝的耳朵里，心中大怒，便要拿马援问罪。幸亏朱勃一力保奏，始得罢议。但是光武帝从此不肯重视马援了。马援死后，光武帝越发恩待稀少。兰夫人见丈夫蒙此不白之冤，终日啼泣。还是朱勃上了一封奏章，将马援生平的战绩，细细的表明，又替他剖白冤枉。光武帝才准归葬旧茔，又到马援家中，将他生的第三个女儿选进宫中，伺候阴娘娘，格外施恩，又封马援四个儿子爵位。谁知马援的三女儿静仪进了皇宫，一举一动，阴娘娘无不欢喜，选入宫中的时候才十三岁，举止端庄，不同凡女，所以光武驾崩之后，阴太后便将马静仪册立为正宫。这一点，也可稍慰马援于九泉之下。再说明帝见刘苍问询，含笑不语。刘苍暗忖明帝的心理，大约是为内亲的关系，不便列入吧！其实举不避亲，何妨列入呢？明帝与众大臣致敬已毕，礼成告退，是晚入宫所幸的是扶玉宫。睡到三更时候，突然入梦，恍惚中瞥见有两个青衣童子，手执幢幡宝盖，头梳双丫髻，面如古月，走到明帝跟前，点首示礼。明帝不知不觉的立起来，随着两个童儿，信步出了皇宫，脚下生风，渐渐的平地而起，把个明帝大吃一惊，身不由己的随风逐雾的行去。走了多时，只见前面有条极阔的黑水大河，他腾身过去，到了对岸，再睁眼一看，只见青山隐隐，殿阁重重，祥光瑞气，五色纷逞，鸾鹤成群，花木笼罩。明帝十分高兴，

暗道："孤家为一朝万民之主，论福也算享着了，不知道还有这般出处呢！真个是神仙之处，何日到此静修一世，倒比做皇帝来得好呢！"正自迟疑之间，那两个青衣小童，一转眼不知去向了。明帝好生奇怪，东张西望，哪里还有一些踪迹呢。瞥见那座山头上，霞光直冲霄汉，从那霞光里面，泛出无数的莲花，霎时万朵菡萏，结成一个修罗宝盖，在宝盖上面又现出一个丈六的金人，顶上白光，象煞雨后白虹一样，扶瑶直上，和祥光一样透入云端。明帝仰起脖子，看得呆了。不一会，祥光渐渐散去，那个金人也就淡淡的消灭于无形了。明帝还仰着头在那里望呢，猛听得震天价响的一声狂吼，明帝低下头来，仔细一看，只见斑斓猛虎，从山麓里跳了出来，张牙舞爪，直奔明帝。把个明帝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呼救命。正在这危急之时，瞥见天空落下一种东西来，象屏风一样，挡住大虫的去路。那个大虫见了，倒竖着尾巴，向山麓里没命的逃去了。明帝好不奇怪，忙近来仔细一看，哪里是屏风，原来是一本极大的书，上面签着四个大字，乃是《大乘宝卷》。明帝暗自寻思道："这书我倒没有看见过呢，不想它竟有这样的厉害，居然将大虫吓得走了，倒要细细的来看它一看。"他迈步就向这《大乘宝卷》跟前而来。到了这书的面前定睛一看，可奇怪极了，不独那书上没有一个字，便是那签上明明白白的《大乘宝卷》四个字，也入于无何有之乡了。明帝十分诧异，暗道："久闻灵山有佛，此地莫非就是灵山么？"明帝偶然一回头，那书冉冉的腾空而起。明帝再抬头一看，那《大乘宝卷》升到半空，迎风一晃，猛的化成万丈金龙从半空摇头摆尾的翻腾下来，将明帝周身缠住。明帝吓得张口结舌，一身冷汗。猛可里听得有人在耳边呼唤道："万岁醒来！万岁醒来！"明帝再睁眼一

看，原来是黄粱一梦，见贾贵人在身边不住的轻轻叫唤。明帝醒来，觉得一身冷汗，翻着眼睛，只是在榻上寻思梦境。贾贵人见他从梦中惊醒，头上汗珠如黄豆一般流个不住，不禁着了忙，低声问道："陛下方才梦见什么的？这样大惊小怪，敢是着了梦魇了么？"明帝摇手道："没事，没事。"贾贵人不敢再问，忙唤宫女将香汤伺候。明帝盥了面，稍定一定，贾贵人复又含笑问道："万岁！方才究竟看见什么的？将臣妾吓得抖做一堆。"明帝便将梦中的情事，仔细说了一遍。贾贵人紧簇娥眉，想了半天，莫名其妙。

一会子，景阳钟响，明帝披衣而起，匆匆的上朝，受了百官朝拜已毕，便对众臣将梦境细细的说了一遍。众大臣中有的说好，有的说坏，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独博闻大夫傅毅出班奏道："臣闻西方有神，传闻为佛，佛有佛经，旨玄意奥。从前大将军霍去病征讨匈奴的时候，曾得屠修王所供的金人，置于甘泉宫，早晚焚香致敬；后被王莽一乱，想不复存。万岁所梦的金人，莫非就是佛的幻影。而且西方有一国，名叫天竺国，离此地不过万余里，世称为佛主降生之地。佛的始祖，名叫释迦牟尼，乃是天竺迦淮卫国王的太子。国母摩耶氏梦得天降金人，后来有娠，生下释迦牟尼。生时正当周灵王十五年，天放祥光，已有一种预兆。到了他十九岁的时候，自以为人生在世，永远脱不了生老病死四个字。他想超出三界之外，便立志修行，屏绝六欲，不食烟火；经过了二十八年，方得成道，独创一种教旨，传受生徒。教旨分浅深两种：浅的名叫《小乘经》，深的名叫《大乘经》，有地狱人回的讨论。这时天竺国颇多邪教，能使猛虎毒龙，化为幻术；自从佛主得道之后，便一一的反邪皈正了。后来突然在无那宫中死了。国王国母，大惊啼哭，用棺

将他的尸身盛好。不意他突然在棺中坐起，讲经法说，说得玉龙彩凤，俯伏阶前，听他说法，花雨缤纷，瑞气满布宫廷。他将经讲过之后，尸身又复倒下在棺材外面。不知哪里来的一蓬火，将棺材和尸身完全烧化。在空中现出丈六的金身，祥光照耀，鼻子里冲出两道白毫，象两条玉筅管一样。头上满露舍利子，金光直冲霄汉。他的大徒弟阿难，二徒弟迦叶，领着五百多名的信教人，虔心朝礼。停了半天，那空中的庄严佛祖，才淡淡的腾空而逝。阿难、迦叶后来到宝鹫峰修道。不知道兀立山上有一只大鹏，殊为厉害，一口能将四十里方圆的人吸下肚去。当时阿难、迦叶便同心协力，想将这大鹏除去，无奈自已法力微浅，不能制服。有一天，触动了大鹏之怒，便和阿难、迦叶二人为难，斗起法来。阿难、迦叶竟不是大鹏的对手。正在性命相搏的时候，佛祖和普贤、文殊两菩萨，从空而至，各自先将莲花宝座降下，隔住他们。谁知大鹏不知高下，竟来和佛祖较量。佛祖广大慈悲，不忍伤它性命。那大鹏见佛祖未曾动作，只当他没有什么能耐，便展开双翅，抡起利爪，来抓佛祖头上的舍利子。佛祖用手一指，喝道：'好孽障！你还不皈依，等待何时？'那大鹏张着翅膀，再也飞不起来。阿难、迦叶、文殊、普贤合掌念道：'善哉！善哉！'那大鹏立在佛祖的面前，厉声说道：'释迦你使广大法力，将我缠住，害了我也！'佛祖谕道：'尔作恶万般，食人无算，上天早已震怒，欲雷劈汝身，风裂汝肉；汝至今尚不知省悟，如今快快依皈佛门，忏悔前愆，同登乐土。'大鹏点首会悟，飞上佛祖的顶上，敛翅合目。佛祖便邀文殊、普贤永住灵山了。万岁德行感动天地，昨夜莫非是到灵山去吗？再则万岁曾云亲眼看见《大乘宝卷》，并佛祖的金身，更是班班可考，再无疑惑了。”这番话，说得明帝

满心欢喜，忙对傅毅说道："卿家的高见，是极！是极！孤家意欲派人到西域去求取真经，以救万民而拯愚恶，但未知卿家以为如何？"傅毅忙奏道："天下现在清平，正需感化；万岁此举真是甘露遍施，泽及万民了。微臣等敢不仰望呢！"孝明帝便对众臣说道："哪位卿家肯体贴孤意，往天竺求经去呢？"连问数声，竟未有一人答应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呆若木鸡，不置一词。谁也不愿意抛妻别子，远涉异地啊！还有几个旷达之流，可不要将肚子笑痛，暗嗤迷信，只好在腔子里格格的不敢笑出声来。明帝连问十几声，见没有人答应，好不动气，便发作道："朝廷有事，现在连应命的都没有了；将来一有什么变化，可不是束手无救么？"众大臣见明帝罪怪，越发不敢声张，木立两旁，毫无声息。这时中郎蔡谙出班奏道："微臣愿往天竺求经。"明帝见蔡谙愿去，满心欢喜，忙道："卿家肯去，真是社稷之幸了。"蔡谙又奏道："微臣尚有一言，不知我主可能准许否？"明帝答道："卿家只管奏来，孤家无不依从。"蔡谙奏道："微臣此去，预算行程，来去至少有一年的时光，但是沿途千山万水，无数的艰险，一朝遇着毒蛇猛兽，可不要枉送了性命么？"明帝忙道："既是卿家愿去，孤家早就预备三千武士，随你保护了。"蔡谙又奏道："主公差矣！此行非寻常可比，如果照陛下的意思，一则多费时日，二则徒耗金钱，于是有损无益。依臣看来，不若差一二勇士，与微臣一同前去足矣！"明帝道："卿家之言，正合孤意。但是阶下群臣，谁能再象家卿这样体贴孤意呢？"话犹未了，武班中走出一人，大踏步走到金阶之下，三呼万岁，俯伏奏道："微臣愿保蔡中郎前去。"明帝展目仔细一看，原来虎贲中郎将林英，心中大喜，正要传旨，瞥见胡明也挺身出班奏与明

帝，情愿随往。明帝便准了旨，择了吉日，沐浴斋戒，在西门外建立一坛，名叫受经坛。到了他们起程的那一天，命文武百官，一齐登坛敬礼。明帝每人亲敬三杯御酒，命人献上黄金三百斤，作为路程之用。蔡谙等拜谢受下，便辞了明帝，又和群僚作别之后。三人道出西门，直向潼关进发。在路非止一日，有一天，走到酉牌时候，看看天色已晚，无处投宿。一眼望去，俱是荒郊旷野，衰草连天，蔡谙好不心慌，忙对林、胡二将说道："如今天色已暗，肚中非常的饥，又无住宿的去处，如何是好？"林英道："且再走一程看，总有人家的。"话犹未了，瞥见前面树林中有一丝灯光，直透出来。三人大喜，放马直奔这灯光的所在而来。这正是：

水穷山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

悲月影空房来怪妇
奋神威废院歼花妖

话说蔡谙等正苦没有住处，林英用手向前面一指，说道："看那树林里面，不是有灯光闪出吗？显见是有人家的去处啊！"蔡谙和胡明齐朝前面一望，只见前面的树林里，果然有一线灯光，从树林中直透出来。蔡谙大喜，忙对二人说道："惭愧，今天不是那里有人家，险些儿要没处息宿哩！"林英道："可不是么？我们就去罢！"说话时，三人马上加鞭，三匹马穿云价的直向那灯光的去处而来。一转树林，果然露出一座小小的村落来。三人在黑暗里，还能辨认一些，只见檐牙屋角，参差错落，只能望见大概，可是夜深了，一切都沉寂了，静悄悄的连鸡犬都不闻。三人下了马，各自牵着缰绳，走到第一家门口，向门里一瞧。只见里面黑黝黝的一点灯光也没有。胡明便要上前敲门。蔡谙忙道："胡将军休要乱动！这里人家大约已是睡熟了，我们到别家去借宿罢！"胡明听他这话，忙住了手。又走第二家，仍然是双扉紧闭，一些声息也没有。林英啧啧的奇怪道："我们方才不是看见这里有灯光的么？怎的走到这里，反而不见了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"蔡谙笑道："这一点道理你都不明白。我们在远处看来，这里差不多全在眼中。现在到了跟前，只

能一家一家的在我们的眼中，那有灯光的人家，或许在后面，也未可知。再则这有灯光的人家，现在已经睡了，亦未可知。”林英点首称是。三人顺着这个村落，一直向西寻去，刚走村落的中间，瞥见有个黑影子，蹲在墙跟旁边。把个蔡谙吓得倒退几步，林英忙问道：“什么缘故？”蔡谙附着他耳朵，悄悄的说道：“看那墙跟下面黑黪黪的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去看看！”林英拔出佩剑，走到前面，故意咳嗽一声。只见那黑影子忽然立了起来，大声问道：“半夜三更的，你是什么人，在这里转什么念头？”林英才知道他是个人，忙走近来低声说道：“请问这里可有宿店没有？”那人说道：“有的，有的，你们几个人？”林英忙答道：“三个。”那人道：“你走这里一直朝西去，前边就是宿店了。”说话时，靠身边一家人家，忽的将门开了，里面露出灯光来，照在那人的脸上，只见他已经须眉斑白了。从里面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人来，将老头子搀扶着说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老人家这几天肚子里不适意，应该请郎中先生来诊视诊视，才好呢。夜里常常到外面解手，万一受了风，可不是耍的。”那老头子跷起胡子说道：“不打紧，不打紧，用不着你们来耽心。”他们说着，走进门去，砰然一声，将门关起。蔡谙等忙向西而来，走了数家，果然见一家门口悬着一个幌子，门内灯光还未熄去，门边还有一块招牌，上面有几个字，因为天时黑暗，辨不出是什么字来。胡明性急，便大踏步走上前，用手在门上砰砰砰敲得震天价响的。里面有人问道：“谁敲门呀？”胡明答道：“我们是下店的，烦你开一开门罢！”那里的人答道：“下店在酉牌以前，现在不下了。”胡明道：“请你开门罢，因为我们远途而来，一时寻不到下宿的地方，所以到这会才到这里的。”里面答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我们这里没有这种

规矩的，你们到别处去罢！”胡明按不住心头火起，大声说道：“你这里的人，好不讲道理，咱们下店，又不是不给钱的，为什么偏要推东阻西的？难道你们的招牌上标明过了，西时就不下客么？”蔡谙忙道：“胡将军！他不下就罢了，何苦与他去口辩作什么来；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自古道，东村不下客，西有一千家呢！”说话时，门已开了，走出一个身高九尺的大汉来。上面穿一件蓝布短袄，露着一只碗粗的赤膊在外面，下面围着一条虎皮的腰裙，双目陷入印堂，高鼻阔口，满面横肉，打量他这个样子，竟象一个屠户。只听得他扬声问道：“哪里来的几个鸟人，在这里吵闹什么？咱家不下客，难道你一定要强迫我们下客不成？”胡明把那一股无明的业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抢过来，劈面就是一拳，那大汉原是个惯家，忙将身子一侧，让过一拳。胡明一拳，没有打中，身子往前一倾，忙立定脚，正要再来第二拳，那知那大汉趁势一掌，向胡明太阳穴打来。胡明晓得厉害，赶紧将头一偏。谁知大汉早已将掌收回，冷不提防他一腿，从下面扫来。胡明手灵眼快双脚一纵，又让过了他一脚。正要还手，瞥见那大汉狂吼一声，扑地倒下。不能动弹了。胡明莫名其妙，立在一傍，直是朝那大汉发呆。这时林英走到那大汉跟前，喝道：“好杂种！你想欺负我们远来的旅客么？今朝可先给你一个厉害。”那大汉血流满面，躺在地下，只是哀告道：“爷爷们，请高抬贵手！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万望饶命。”林英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你可知道咱们的厉害了。”那大汉只是央求饶命。林英才俯下身子，将他一把拉起来，用手朝他的右眼一点。那大汉怪叫一声，身子一矮，右眼中吐出一颗弹子来。林英喝道：“快点去将上好的房间收拾出来，让咱们住！”这时店里的小伙子、走堂的一齐

拥了出来，预备帮着大汉动手。瞥见那大汉走了下风，谁敢还来讨死呢？齐声附和道：“就去办，就去办。”胡明还要去动手，蔡谙一把扯住道：“彀了，彀了，让人一着不为痴。”这时那小厮吓得手忙脚乱，牵马的牵马，备饭的备饭，乌乱得一天星斗。蔡谙倒老大不忍。一会子盥面漱口，接着吃了晚饭。胡明问道：“哪里是我们的住宿地方？”那些小厮，没口的答应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，请客官们随我们进来吧！”蔡谙随着那个秃头小厮，直向后面，一连进了几重房子，到了最后面一宅房子，一共是三间，靠着一所废院，门朝南。他们进了门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两暗一明。里面每间里设着一张杨木榻帐子被褥，倒也洁净，一切用具都是灰尘满布，好象许久没有住过人的样子。蔡谙不禁疑惑起来，忙向那秃头小厮问道：“你们这里，别处可有房间么？”那小厮把头摇得象搏浪鼓一样的说道：“今天的生意，真是好极了，别处一间空房也没有了。”蔡谙又问道：“我看这房间里，好象许多天没有住过人的样子。”那秃头小厮答道：“果然，果然。因为我们这里平常没有什么客人来下店，所以这房子只好空起在这里预备着，如果客人多了就将此地卖钱了”胡明忙道：“那么，这里既然空着三个房间，方才那个汉子，为何又说不下客呢？”秃头小厮答道：“客官们不知道，原来有个缘故。”蔡谙忙问那小厮道：“什么缘故呢？”秃头小厮突然噎住了，翻着双眼只是发呆。林英倒疑惑起来，大声喝道：“小狗头，又要捣什么鬼？有什么话，赶紧好好的从实说来，不要呕得咱老子性起，一把将你这小狗头摔得稀烂。”那秃头小厮，吓得尿滚屁流，忙跪下来央求道：“爷爷息怒，小的就说。”蔡谙忙叫他立起来。那小厮立起来。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我们这里有个例子，到了酉牌一过，就不下

客了，别的没有什么缘故。” 林英道：“叵耐这小杂种捣鬼，说来说去，不过这两句话，给我滚出去。”那个秃头小厮，得到了这一句，宛如逢着救命一般，一溜烟的出去了。蔡谙对林、胡二将说道：“请各自去安息罢，明天还要赶路呢！”林英正色对蔡谙说道：“我看这店里的人，鬼头鬼脑的倒不可不防备一些呢！”蔡谙说道：“可不是么？出门的人， 都以小心一点为是， 不要大意才好呢！” 胡明大笑道：“你们忒也过虑了，眼见那个牛子已经吃足了苦头，还敢再来捋虎须么？我不相信。”林英道：“这倒不要大意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”胡明哪里在心，笑嘻嘻的走进房间去睡觉。林英也到西边一个房间里去了。

蔡谙在中间明间里，他一个人坐在床前，思前想后，又不知何日方可到天竺，将经取了，了却大愿。寻思一阵，烦上心来，哪里还睡得着，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，踱了半天。这时候只有两边房间里的鼾声，和外边的秋虫唧唧的声音，互相酬答着，破这死僵的空气，其余也没有第三种声音来混杂的。蔡谙闷得好不耐烦，便开了门，朝外面一望，只见星移斗换，一轮明月，已从东边升起。这时正当深秋的时候，凉飙吹来，将那院里的树木吹得簌簌的作响。他信步走出门来，对着月亮，仰面看了好久，才又将头低下，心中暗暗的触动了无限闲愁，思妻想子，十分难过，信步走到一座破坏的茅亭里，坐了一会。那些秋虫似乎知道他的心思，兀的哽哽咽咽叫个不住，反觉增加了他的悲伤，暗自叹道：“悔不该当初承认这件事的，如今受尽千般辛苦，万种凄凉，还不知何时才到天竺灵山呢？沿途能安安稳稳的，将经求回，就不负我一番苦心了；万一发生了什么乱子，那就不堪设想了。”他自言自语的一会子，猛的起了一阵怪风，吹得他毛发直竖，坐

不住，便立起来要走。这时星月陡然没有什么光彩了，周近的树木，只是簌簌的作响。蔡谙此时心中害怕起来，便大三步小两步的跑进门来，将门关好，挑去烛花，又坐了一会，觉得渐渐的困倦起来，便懒洋洋的走到自己的床前，面朝外往下一坐，用手将头巾除下，放在桌上，又将长衣脱下，回过身来，正要放下，瞥见一个国色无双的佳人，坐在他的身子后面。他可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忙要下床，无奈两只腿好象被什么东西绊着的一样，再也抬不起头来。又要开口喊人，可是再也喊不出来。真个是心头撞小鹿，面上泛红光，瞪着两只眼睛，朝着那女子只是发呆。只见她梳着堕马髻，上身穿着一件湖绉小袄，下身系着宫妆百褶裙，一双金莲瘦尖尖的不满三寸，桃腮梨面，星眼樱唇，端的是倾国倾城，天然姿色。蔡谙定了一定神，仗着胆问道：“你这位姑娘，半夜三更，到我的床上做甚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赶紧回去，不要胡思乱想！须知我蔡谙一不是贪花浪子，二不是好色登徒。人生在世，名节为重，不要以一念之差，致贻羞于万世。”他说了这几句，满想将这女子劝走。谁知她不独文风不动，反而轻抒皓腕，伸出一双纤纤玉手，将蔡谙的手轻轻握住。吓得蔡谙躲避不迭的，已经被她握住了，觉得软滑如脂，不禁心中一跳，忙按住心神。只听她轻启朱唇，悄悄的向他笑道：“谁来寻你的？这里本是我的住处，今天被你占了，你反说我来寻你的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蔡谙忙道：“既是小姐的卧榻，蔡某何人，焉敢强占呢？请放手，让我到他们那里息宿罢！”那女子哪里肯放手让他走，一双玉手，紧紧的握住，斜瞟星眼，向他一笑，然后娇声说道：“不要做作罢，到哪里去息宿去？今天难得天缘巧遇，就此。”她说到这里，嫣然向他一笑。这一笑，真是百媚俱生，任你是个无情

的铁汉，也要道我见犹怜，谁能遣此哩！蔡谙定了定心神，正色的向她说道：“小姐千万不要如此；为人不要贪图片刻欢乐，损失终身的名誉。”她微露瓠犀说道：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；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要知奴家亦非人尽可夫之辈，今天见君丰姿英爽，逆料定是一位大英雄，大豪杰，不料果然中了奴家估量。良宵甚短，佳期不常，请勿推辞罢！”蔡谙此时正是弄得进退两难：想要脱身，无奈被她紧紧的握住双手。想要声张，又恐大家知道了难以见人。只怕得浑身发软，满面绯红。她见他这样，不禁嗤的一声，悄悄的笑道：“君家真是一个未见世面的拙男子了，见了这样的美色当前，还不知道消受，莫非你怕羞么？你我二人在此地，要做什么，便做什么，怕谁来呢？”她说罢，扭股糖似的搂着蔡谙，将粉腮偎到他的脸上，轻轻亲了一个嘴。把个蔡谙弄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只是躲让不住。她笑道：“请你不要尽来做作了，快点宽衣解带，同上巫山吧！”蔡谙此时被她缠得神魂不定，鼻子里一阵一阵的触着粉香脂气，一颗心不禁突突的跳了起来，满面发烧，那一股孽火从小肚子下面直泛到丹田上面，暗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今天可要耐不住了。”想着，赶紧按定了心神，寻思了一阵子，猛的想起：“这女子来时，不是没有看见吗？而且我亲眼看见那秃头小厮收拾床铺的。怎的我出去一会子，她就来了，莫非是鬼么？”他想到这里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忽然又转过念头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如果她是鬼，就不会开口说话了。”他定睛朝这女子的粉面上细细的打量了一会子，却也未曾看出什么破绽来，那一张吹弹得破的粉庞上面，除却满藏春色，别的一点看不出什么的色彩来。蔡谙暗想道：“无论她是人是鬼，能够在半夜淫奔，可见不是好

货。”他想到这里，将那一片羞愧的心，转化了憎恶，不禁厉声喊道："林将军！”他一声还未喊完，只见她死力用手将他的嘴掩住，一手便来硬扯他的下衣。蔡谙死力拽着。正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林英正自睡得正浓，猛听得蔡谙喊了一声。他原是个极其精细的人，便从梦中惊醒，霍的坐了起来，侧耳细听，不见得有什么动静，他不禁倒疑惑起来，暗道："我方才不是清清楚楚的听见得蔡中郎的声音么，怎的现在又不听见动静呢？敢是我疑心罢了。”他想到这里，便又复行睡下。猛可里听得蔡谙喘喘吁吁的声音说道："无论如何，要想我和你做那些无耻的事情，那是做不到的。”林英听得，大吃一惊，忙又坐起，取了宝剑，轻手轻脚的下了床，蹑足潜踪的走到房门口，探头朝外面一望，只见明间里的蜡烛还未熄去；又见蔡谙的帐子，乱搔乱动，似乎有人在里面做什么勾当似的。林英一脚纵到蔡谙的床前，伸手将帐子一揭，定睛着，瞥见一个绝色的女子，搂着蔡谙，正在那里纠缠不休。林英按不住心头火起。蔡谙见了林英前来，便仗了胆，喊道："林将军！快来救我一救！”林英剔起眼睛，大声喝道："好不要脸的东西，还不放下手，再迟一会，休怪咱老子剑下无情。谁知那女子娇嗔满面，一撒手好似穿花粉蝶一般的飞下床来，向林英喝道："我和他作耍与你何干？谁教你这匹夫来破坏我们的好事？须知姑娘也不是好惹的。”她说话时，便在腰间掣出两口双锋剑来，圆睁杏眼向林英喝道："好匹夫，快来送死罢！”林英更是怒不可遏，挥剑就砍，她举剑相迎大战了三十多合，未见胜负。这时屋里面只听得叮叮当当的宝剑声音，把个蔡谙吓得抖做一团，无地可入。这时林英一面敌住那女子，又恐怕他去害蔡谙；一面又到蔡谙床前，展开兵刃掩护着。又战了五

十多合，林英越战越勇，杀得那女子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能，香汗盈盈，娇喘细细。林英挥着宝剑，一步紧一步的逼住。那女子杀到分际，虚幌一刃，跳出圈子，开门就走。林英那里肯舍，一纵身赶了出来。二人又在天井里搭了手，乒乒乓乓的大杀起来。再说胡明睡到半夜的时候，被尿涨得醒了。一时又寻不着尿壶，赤身露体的奔了出来，正要撒尿。猛的听得厮杀声音，吃惊不小，忙定睛一看，只见林英和一个女子，正在那里舍死忘生的恶斗，他可着了急，连尿也不撒了，跑到自己的房里，将一对人爪大锤取了出来，赤着身子，跑了出来，大吼一声，要动双锤助战那女子。那女子正被林英杀得招架不来，还能再加上一个吗？只望后退，一直退到一颗老树的旁边，被胡明觑准一锤。只听得克秃一声，那女子早已不知去向，将那棵老树砍了倒下。这正是：

妖姬甘作先生妾，宝剑能枭荡妇头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

崆峒山双雄擒恶兽
嶙峋洞一丐捉妖蛇

却说胡明手起一锤，看见中了那女子的首级，接着壳秃一声，那女子早已不知去向。原来这一锤正中了一棵老树的中段，呀的一声，连根倒下。二人好生奇怪，借着月光，四处找寻了多时，哪里有一些影子。这时将店中各人，均已惊醒。那店里的伙计，早知就理，一个个晓得他们和妖精对仗了，只吓得东藏西躲，不敢出头。倒是一班下店的朋友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只当是何处失了火呢，有的光着头，有的赤着脚，还有的连下衣都来不及穿，赤条条的冲了出来，登时秩序大乱，一齐拥到后面。追问根底，才知道他们正自在那里捉拿花妖呢，都吓得倒退不迭。林英忙对众人说道："不用怕！有我们在此。"那些旅客，才仗着胆，立定脚，探头探脑的朝着他们，只是发怔。其中有一个瞥见胡明一丝不挂，赤身露体的双手执着卧爪大锤，虎头环眼，十分可怕。他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声喊道："不好了，妖精来了，快逃快逃！"众人听他陡然一声，吓得魂落胆飞，各自争先逃命。林、胡二人忙擎兵刃张目四下乱望，未见有一点踪迹，不觉好笑。林英一转身，只见胡明浑身上下一丝衣服也没有，恶形怪状的不禁哈哈大笑道："原来如此。"胡明被他笑得倒莫名其妙。林英向他笑道："怪不得那些人见神见鬼的没命的跑了，果然

有个妖怪在此。”胡明伸头四下望了一会，忙道：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林英笑得腰弯答道：“你不是妖怪么？”胡明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，翻着一双白眼朝林英说道：“林兄休要取笑。妖怪在什么地方？赶紧说出来，让我去捉它！”林英道：谁和你取笑，你自己朝自己细看看，究竟可象一个妖怪？”胡明朝自己身上一望，不禁也好笑起来，对林英道：“我见了你们动手，连衣服都没空子去穿，就来助战了，怪不得那些狗头吓得尿滚屁流的逃了。”林英笑道：“废话少说了，快点去将衣服穿起来吧。万一走进一两个妇人来，象个什么样子呢？”胡明点头觑脑的走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将衣服穿好，走了出来。蔡谙缩在帐子里连气也不敢出，提心吊胆，见了胡明连忙在帐子里喊道：“胡将军那个女子可曾打死了吗？”胡明答道：“不晓得打死了没有。”蔡谙忙又问道：“林将军呢？”胡明道：“在外边呢！”蔡谙道：“既是妖精不见就罢了，赶紧回来不要遭了她的暗算。”胡明也不答话，一手提着两只大锤，一手执着烛台，走了出来。林英迎上来笑道：“胡将军，你拿烛台出来做什么的？”胡明道：“用烛台四处去找一找，看这个妖怪究竟躲到哪里去了。”林英道：“法子是不错，但是要提防她从暗地里跳了出来。”胡明道：“你防着，我来寻就是了。”二人商议已定，便向各处去寻了一会，不见有什么踪迹，再寻到原处，林英猛的一声道：“嗳哟！妖精打杀了。”胡明忙问道：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林英道：“这棵老树根上，不是滴着鲜血么？我想那女子一定是这棵老树的精灵。”胡明忙低头一看，只见那棵老树的根上，果然鲜血迸流。胡明笑道：“咦！我倒是头一次碰着呢，不想这老树竟成精作怪，可不是绝无仅有的事么？”林英笑道：“那倒不要说，天地间无论什么飞禽走兽、动物植物，只要年深日久，

受天地的灵气，日月的精华，皆能成为精怪的。”他说着，蹲下身子，细细的辨认了一回，立起来对胡明笑道：“那个女子，却是这棵老桂树化身的，估量它也不知迷了多少人了。”胡明道：“可不是么，但是它能够吃人么？”林英笑道：“吃人却不能，只能迷人。胡明摇头说道：“你这话未免太也荒唐了；它既然成了精怪，怎会不吃人呢？”林英笑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大凡动物成了精怪，却要吃人；植物质体呆笨，其性极甚驯良，所以它只能迷人。”胡明大笑道：“难道这桂花树不是动物吗？”林英笑道：“你又来缠不清了，花草树木，均为植物；飞禽走兽，鳞介昆虫，才是动物呢！”胡明点头笑道：“原来这样。但是植物与动物一样的成了精怪，怎么它就不会吃人呢？”林英道：“你真缠不清，我不是说过植物的性子驯良，不要说别样，单讲一个很浅近的比喻给你听听，那些毒蛇猛兽，还未成为精怪，就想来吃人了，可见动物的心理，与植物大不相同了。”二人讨论了半天，才进了卧房。一进了门，就见蔡谙惊得面无人色，蹲在床角，只是乱战。林英忙道：“妖怪已经被我们打死了，请中郎放心罢。”蔡谙忙问道：“果真打杀了么？”林英便将以上的事情，说了一遍。把个蔡谙吓得摇头咋舌的说道：“今天要不是二位将军，我可要把性命丢了。”林英咬牙发恨道：“这事，那个狗头的店主一定晓得，明明的送我们来给妖怪害的；如今妖怪既被我们打死，那个狗头的店主可也请他吃我一剑。”说到这里，胡明哇呀呀直嚷起来，大叫道：“不将这狗头打杀，誓不为人！”他提起双锤，就要动身。林英一把将他扯住说道：“你又来乱动了，现在等我们将各事完毕，先去问他一个道理。那时他如果知罪，便可以饶他一条狗命；如其不认，便再结果他也不

为迟呢！”胡明气冲冲复行坐下。蔡谙又劝他一阵子，胡明兀是怒气不息的向林英问道："我们此时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呢？"林英道："自然是有的，此时需不着你问。"说话之间，天色大亮。林英便与胡明一齐到了前面，刚刚走过中堂，只见那个昨天被打的大汉，扶着两个小厮，一跛一蹶的走到林英的前面跪下，叩头无算，口中说道："感蒙大德，夜来将怪除了，小人万分感激。"林英笑道："你倒好，多少地方不要我们去住，独将我们送到后面去给妖精伤害；亏我们有些本领，否则不是要丢了性命么？"那大汉叩头谢道："这孽障，小的受它的害，着实不浅了，至今没有人敢去和它对手；昨天我晓得二位不是凡人，故借尊手杀了妖怪。小的知道有罪，万望二位饶恕我罢！"林英听他这些话，不禁心肠倒软了好多。又见他眼睛瞎了一只，所以不愿再去追究了，忙对他道："如今事已过了，我们也不是鸡肚猴肠之辈，你且去将早膳备好，我们吃过，还要去赶路呢！"那大汉连忙着人去办了一桌上等的筵席，将蔡谙等三人请来上坐，纳头又拜了下去。林英忙道："无须这样的客气了。"他们将酒吃过，蔡谙便给他十两纹银。那大汉啊呀连声的再也不肯收，忙对林英道："恩公等远去，小的正该奉上盘缠呢！"说罢，忙命人捧了二百两一大盘的银子来。蔡谙再也不肯收他的。胡明笑道："不想昨晚一打，倒打出交情来了。老大，你也不要尽来客气罢，我们两免就是了。"那大汉无奈，只得将银子重行收下，忙命人预备坐马。三人告辞上马，向西而行。这时一传十，十传百的沸沸扬扬传说，近来客店里捉住一个妖怪。这个消息，传了出去，大家都作为一种谈料。有多少好事之徒，亲自跑来观看的，乌乱得满城风雨，尽人皆知。究竟是否有无，小子也未

曾亲眼看见，只好人云亦云罢了。

闲话丢开，再说蔡谙等策马西行，在路又非一日，餐风沐雨，向前赶路。一转眼，残秋已尽， 北风凛凛， 大雪纷飞。蔡谙在马上禁不住浑身寒战，对林胡二将说道："天气非常之冷，如何是好？"林英道："我们且再走一程，到了有人家的去处，再为设法罢！"蔡谙点头道好。三人又攒了一程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山，直耸入云，那山脚下面有不少村落。他们便向这村落而来，不多时，已经到一个村落。这个村落十分齐整，四面濠河。三人下了马，挽着缰绳，走进村口，寻了一家酒店。三人进了店，将马拴入后 槽。胡 明 便择了一个位置，招呼他们二人坐下。林英便四下一打量，见这店里的生意十分热闹，一班吃客挤挤拥拥的坐无隙地。那些堂倌送茶添水的，忙个不了。他们空坐了半天，不见有一杯一箸送来。胡明等得不耐，厉声喝道："酒保，快点拿酒来！"那些堂倌只是答应着。他们又等了半天，仍然没有一个人前来招待他们。胡明按不住心头火起，将桌子一拍，厉声骂道："好狗头，难道我们不是客么？等到这会，还未见一杯水来。"他正在发作， 走近来一个堂倌， 向他躬身笑道："请问爷子们要些什么？小的就去办。" 林 英 忙 道："你去将竹叶青带上十斤，烤牛脯切三斤，先送来。"那个堂倌满口答应，脚不点地的走去，将酒和牛脯捧来，满脸陪笑道："今天是庄主请客，捉山猫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忙得厉害。累得爷子们久等，实在对不起！"他说着，放下酒和牛肉。林英忙问道："你们庄主是谁， 请 这 些 人捉什么山猫呢？"那堂倌答道："客官们有所不知，我们这里，叫做宁白村。庄主姓富名平。他有个儿子，常常到村前的崆峒山上去打猎。不想这山上忽然来了两样歹虫，一只山猫，一条毒

蛇，将庄主的儿子和一干打猎的人，吃得一个不剩。我们庄主又悲又愤，便出去请了许多打猎的老手来，捉这两个畜生。前天造好一只大铁笼子，每根柱子，都有碗来粗细，内面放着鸡鸭之类，用牛拉到那畜生出没之所。到了第二天，再去望望，可是笼子四分五裂，鸡鸭都不见了，估量着那畜生一定是进了笼子，被它崩坏了的。一连去了好几次，不独没有捉着，倒被他吃了二个，你想厉害不厉害？”林英点头又问道：“那蛇是什么样子？”堂倌咋舌说道：“啊呀！不要提起，那畜生的身段，有二十围粗，十五丈长，眼如灯笼，口似血池，有两个采樵的看见，几乎吓死。可是那畜生日间不大出来，完全藏身在磷峋洞里。到了夜里，就出寻食了。那畜生与山猫分开地段，各不相扰。一个在山的东边，一个在山的西面。所以我们这里，还没有受它什么害。”蔡谙忙问道：“我到天竺国，可是从这山上走过？”那堂倌惊讶的问道：“爷子们是到天竺国吗？”林英道：“正是。”那堂倌将头摇得搏浪鼓似的说道：“赶紧回去罢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不要枉丢了性命啊。”蔡谙听了这话，双眉紧锁，放下酒杯，将一块石头放在心下，半晌无语。胡明狂笑一声道：“你们这里的人，忒也无用。料想这畜生，有多大伎俩，合群聚众，还不能将他捉住；要是碰到咱老子的手里，马上请他到阎王老爷那里去交帐。那个堂倌听他这话，登时矮了半截的说道：“老爷子！你没有看见呢，那两个孽障，委实十分厉害，近它不得啊！”胡明道：“嗄！我倒不信，让我今朝去看看，究竟这两个孽畜，什么样的厉害？”蔡谙忙摇头道：“动不得，千万不要去送死！”林英道：“我想这山猫倒不足为害，倒是那一条蛇，据他说，倒有些棘手。如今别的不说，人家去驱除不驱除，究竟还没有什么关系；倒是我

们不将这两个孽障铲除，怎好到天竺去呢？”蔡谙忙道：“宁可设法从别的地方走，也不犯着去碰险啊！”那堂倌笑道：“你这位爷子可错了。要到天竺国，须从此山经过，要是转到别处去，走三年也走不到的。”蔡谙听他这话，十分烦闷，也不回答，低头长叹。他们在这里说话，早被那班捉山猫的猎户听见了，一个个冷笑道：“话倒说得一些不费力气，如果前去逞雄，管教你送了性命。”不表众猎户在那里讥笑，且说富平听见他们在这里说话，忙过来问了名姓，便对林英说道：“林兄，兄弟方才听得二位的高见，不胜欣幸。可肯一展身手，将这两个孽障除去，好替我们这里众民除害，再则也好便利行人了。”林英忙站起来答道：“富大兄，我想我们是到天竺国的，横直是要先将这两孽畜除了，才好过去呢。不过山猫容易，就是那条毒蛇，倒很棘手呢。”富平忙道：“只要先将这山猫办了，那条毒蛇，就好设法驱除了。”林英道：“怕不很容易吧！”富平忙道：“三位既然下降，小弟想请到舍下去再议如何？”林英也不推辞，便与胡、蔡二人，随着富平一直到他的家里。富平叫家丁到酒店那里，将马匹行李取来，又去请了三十名强勇的猎户来。富平命人重行摆酒。席间问胡明对富平道：“我们今天晚上先去探一探虚实如何？”富平大喜道：“既是胡将军肯去，那就好极了！”林英便对富平说道：“今天我们去，不过是探一探形势。万一在无意之中，遇到那畜生，倒要措手不及呢！我想请几位熟悉路的，随我们一同去。如果碰见了，也用不着他们动手，他们尽可躲开就是了。”富平忙道：“那个自然，我早已预备了。”不一会，散了席，胡明、林英浑身包扎，各执兵刃，预备动身。蔡谙见他们两个执意要去，又因为自己的障碍，所以不便阻拦了。

胡明和林英带了众猎户乘着酒兴，出了村。走不多时，众猎户便向他们说道："二位当心，现在已到了它的范围之内了。"二人答应着，又攀藤附葛的走了半天，只见有一座小庙，立在山崖上。众猎户走到那座破庙门口，便不敢向前走了，就对林英说道："这庙的后面一条路，大约就是那畜生出入的要道了。"林英见大家都露出害怕的情形，便开口说道："既是这样，你们先在这里躲着，我去探听一回虚实。"胡明道："我和你一同去罢。"林英摇手道："用不着，人多岔事。你和众位在这里候着，如有动静，我就吹起画角，你们就来接应我吧！"胡明点头称是。那些猎户都是些惊弓之鸟，谁也不敢随他去，爬上树的，爬上庙的，四下里分起散开。惟独有胡明抱着一对卧爪锤，坐在庙前一块大石头上面静候着。林英别了众人，一手提着宝剑，一手挽着弹弓，向庙后又走了半里之遥，幸喜雪霁天晴，一轮明月，挂在天空，还认得路径。他本是个打猎的出身，焉有不知野兽的踪迹道理。他见路旁的细草，好象被人践踏的样子，光溜溜闪出一条六尺宽的大道。他暗自吃惊道："这畜生恐怕不是山猫呢？我想山猫没有这样宽的身段。"他拣了一块大石，往下一坐，静悄悄的等了多时，不见有什么动静。他暗道："难道这畜生出去了么？"又等了多时，还未见有一些动静。他暗想："山有猛兽，獐猫鹿兔全无，这话果然不错。"他等得不耐烦，正要立起来回去，瞥见正南山凹里现出两盏碧绿的灯来。林英识得是兽睛，暗道："那畜生来了！"忙立起来，往一块大石后面一躲。没一刻，那大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了上来，嘘着气，后面竖起一根桅杆似的尾巴。林英偷眼看去，哪里是山猫，原来是一只极大的花斑豹。心中暗自吃惊道："有生以来，还未看见过这样的笨

兽呢！”他轻轻的取出弹弓，让他走过。林英拽开弓，闪了出来。那豹好象屁股上生了眼睛似的，大吼一声，好似半天里起了一个霹雳翻转身子，直竖起前面两爪来扑林英。林英连发三弹，不知向何处飞去，晓得不能再慢了，忙将弹弓摔去，挥剑来迎。这时豹已扑下，右边一爪，正扑在剑口上，已经划破爪腕。林英禁不起它这一扑，便将宝剑呛啷啷的掼去。那豹两爪搭着林英的肩头，张开大口。林英赶紧将它一搂，把头往那豹项下一埋，双腿往它后肋一夹，那豹往下一倒。他两个在草里挣扎了一会。林英便想出一个主意来，用力在那豹气管下乱咬，不一刻，将气管咬断，那豹狂吼一声，登时不能动弹。这时胡明听得狂吼的声音，接着又是摔剑的声音，晓得不好，便与众猎户打着灯笼火把，一路寻来。胡明当先喊道："林兄！我来助你。"一直寻到他们相搏的所在，才见他和大豹滚在一堆。胡明举起大锤，一连在那豹肋下着力打了十几下，那豹眼见得不活了。林英才站起来，满嘴毛血。胡明吩咐众猎户扛了回去。富平见这样大的斑豹，不禁也倒退数步，满口赞道："林将军真是神人！"话才说完，瞥见一个小厮跑进来报道："外面有个讨饭的，他说能捉毒蛇，要见员外。"富平忙道："请进来！"这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

软语诉樽前柔情款款
骊歌闻道上行色匆匆

话说富平见林英等扛了一只极大的斑豹吆吆喝喝的走进村来，心中大喜，忙迎了上去，满口夸赞："林将军是神人，谁也想不到竟能将这畜生结果了。"林英摇头说道："侥幸，侥幸！险一些儿将性命送掉了。"说着，和众人进了富平家。林英浑身发软，已经不能动弹，而且双膊又擦伤了。富平忙吩咐家人将他扶到一间静室里息下。那些打猎的听说林、胡二人将山豹打死，谁也不肯相信，一窝蜂拥到富平的家里。一进门，瞥见一只极大斑豹，睡在阶前，吓得众人倒退数步。胡明带笑喊道："提防着这豹还没有断气呢！"众人听了这话，吓得连忙回身要走。富平笑道："用不着怕得什么似的，这是死豹呀！"众人听说是死豹，大家满面羞惭，重新拥了近来，仔细一看，只见那豹的项下露出碗口大的一个窟窿，忙问了究竟，众人伸舌摇头，你惊我诧。有两个说道："我早就知道胡、林两位将军，定是两位大英雄，大豪杰了。"还有的说道："我早已说过，人家既然能夺下大口，必然是有一种惊人的本领呢！"大家正在这扰乱的当儿，有一个小厮走进来报道："外面有个乞丐要见员外，他自说能够去捉毒蛇。"富平忙道："快请进来！"那个家丁

忙出来，不一会，带进一个人来。满脸麻子，右边一只眼已经瞎了；头上扎一块旧布，满颈的瘰疬；上身穿一件破烂不堪的袄子，下面穿一条犊鼻裤，百孔千洞，横一块，竖一块的补钉；一双烂冬瓜似的腿上，满发着恶疮，那一股腥臭气，直冲进来。众人嗅着这股异味，不约而同的一齐泛了一个恶心，睁眼看时，只见他一颠一簸的提着一只大竹篮，走了进来。富平忙上去恭而有敬的双手一拱开口问道："吾兄下降，小弟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！"那乞丐略点点首。富平又问道："敢请教老兄尊姓大名？仙乡何处？"那个乞丐摇头说道："承你问我，自己不知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更不知生在何处。还记得我在关西的时候人家叫我异丐，我想大约就是这个名字罢。"众人见他这个样子，谁也要掩口失笑。富平向他瞅了一眼，又向那异丐说道："老兄下降，不知道还肯助兄弟一臂之力么？"异丐点头笑道："那是自然的。我不来便罢，既来当然是要动手的。"富平道："不知老兄需用什么兵器？小弟好去预备。"那乞丐摇头说道："需不着，我自有东西去克服这孽障。"富平忙命人摆酒。一会子，酒席摆下，便请异丐入席。富平和胡明等接着一齐入了座，那异丐毫不客气，拖汤带水的满口大嚼；甚至还用一双和黑笊篱似的手来做代表，吃得不亦乐乎。在座的几个人，见他一双尊手到碗里来一捞，谁也不敢再去动箸了。他见众人不动手，索性往凳上一蹲，捧着大碗啍啍嘓嘓的一扫而空，忙对富平道："快点拿饭来吃饱了，好去动手！"富平连声答应，忙呼家丁去盛饭。他接着一碗饭，风卷残云似的三口两口就吃完了，忙又嚷着添饭。那几个家丁往来不停的替他添饭，象煞走马灯一样，不多时，吃得碗空锅空，才放下碗，拍着肚皮对富平谢道："我还是旧年在关西一家人吃了

一个饱，一直至今还未曾吃过一个饱肚皮，今天多蒙老兄赏赐我吃了一顿，此刻天已大亮，便好去动手了。”富平问道：“可需人随老兄一同去？”异丐摇手道：“需不着，需不着；他们胆小，恐怕要吓杀。”胡明倒有些不佩服，一定要去，还有几个胆大的，也要跟去一观究竟。那异丐点头笑道：“你们既然一定要去，我也不必十分阻止，但是既然跟我去看，须要听我吩咐，才准你们随我一同去呢！”众人忙答应道：“那个当然。”异丐问道：“一共有几个随我同去呢？”胡明一点答道：“十个。”异丐道：“可以，就随我一同动身吧！”胡明和众人各怀利器，跟着那异丐出了村口，进了山道，谁知那个异丐上了山，健步如飞，轻如禽鸟。众猎户和胡明暗暗诧异。直走了半天，那异丐回头向众猎户道：“此地离嶙峋洞还有多少路？”众猎户齐声答道：“大约还有半里之遥。”那异丐对他们说道：“你们却不能再向前进了，再进却要中毒的。”众人忙立脚步。那异丐在竹篮里取出槟榔般大小的一把红石头来，每人给了一块，说道：“你们将这块石头含在嘴里，就不会中毒的了。你是要看得清楚，赶紧爬上树去，如果那孽畜来了，切不可声张，我自然有法子去治他。”众人点头应允，一齐爬上树去，静悄悄候着。只见那个异丐在竹篮里搬出一块大的红石头，安放在山路当中。他就地一连发了几声咽咽咽！他便穿云闪电价的爬了上树。不多时，一阵腥风扑面而来。腥风过去，闪出一条锦鳞大蟒，那一颗癞花头，足有十斗来粗细，刺刺刺的窜到这红石头面前，闪着眼睛，吐出舌尖，便来舐吮。舐吮了多时，一口便将这块石头吞了下去，霎时只见它浑身乱战，翻身打滚，盘起放开，搅了一阵，将路旁的乱草被它滚得光溜溜的，搅到分际，一伸腰，直条条的僵毙了。异丐在树上，拍

掌大笑道："好孽障！我什么地方都寻遍了，不想你竟在这里害人。"他说罢，纵身落地，走到那条大蟒跟前，在竹篮里取出一把牛耳刀来，将那大蟒的双眼挖下来，又到肚子旁挖了一个窟窿，不知他又取出些什么东西来，放在篮里，向众人招手说道："你们下来吧！"众人看到这时，一个个惊得呆了，见他招手才敢下来，都走到异丐的身旁，一齐问他道："方才那块红石头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，那样的厉害？"他笑道："你们哪里知道，我为了这个孽畜，不知费了多少心血，今天才得成功。那块石头，是我的师兄那里借来的，名叫石雄胆，没有它，永远除不了这孽畜。我在昆仑山，已经看见过它一次了，不过那时我因为没有石雄胆，才未去和他为难。我们师兄借了这石雄胆给我，我的师父又执意命我来灭这孽畜，我又推辞不了，所以才来将它歼灭的。"胡明忙将含在嘴里一块小红石头取出来，对他笑道："照你说，这个差不多也是石雄胆了。"他点头说道："正是。这个可是我需不着了，送给你们罢。我此刻要去了，你们回去取些火种来，将它烧化了罢，这蟒名叫什比鳞儿，乃是蛇类中最毒的一种，只有眼睛和胆有用处，别样没有什么用处了。你们可取这乾柴来偎着它烧了罢，此刻恕我不陪了。"他说罢，便飞步的走了。胡明便和众人忙回到宁白村，将以上的事说了一遍。富平惊喜交集，忙命人扛了这乾柴引火之物，前去将毒蟒的尸身烧化不提。

再说富平家里有位小姐，名叫淑儿，年方二九，长得花容月貌，浑身的武艺，马上马下十八般兵器，运动如飞。此番她的兄弟被大豹吃了，她又悲又愤，三番两次要去擒大豹，给兄弟报仇，俱被富平拦住不准。她无奈，只得暂且隐忍。可是虽然二九年华，却未有个如意郎君，富平每每

见有人来作伐，晓得她生性高傲，便命她自己去选择，她一选择了三四年，终未有一个合意的人家。她就此耽搁下来，高不成，低不就。要想她做女人，非要先和她比试三合，起初倒有个小后生，会几手拳脚的，癞狗想吃天鹅肉，来和她比试，不上三合，俱被她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的回去。因此富淑儿的威名，远近皆知。还有几个望梅止渴的朋友，见她这样的厉害，只得将念头打断了，所以连说媒的也不见一个上门，昨天听说汉家大将林、胡二位要去擒兽捉蛇，她的一寸芳心，不禁一动，暗想道："久闻天朝的人物，十分英武。这林、胡二位，究竟不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。"她急于要一见，无奈自己又是个女孩子家，不便擅自出闺门，惹得人家瞧不起，十分纳闷。到了晚上，夜饭也懒去吃，一个人独坐香闺，手托粉腮，不住的出神乱想，暗道："如果这两个之内，果真有一个才貌双全，武艺卓绝，将奴家托付于他，岂不是好？"她想了多时，不禁红晕双颊，芳心突突的乱跳个不住。停了一会，瞥见一个小丫头跑了进来，向她说道："姑娘！你可知道，现在外面有两个东方上国来的人，他们说是今晚去捉山猫呢。"这两句话，正打动她的心事，忙向她说道："你可看见那两个人的？"那小丫头答道："怎么没有看见呢！"她又问道："是什么样子的呢？"那小丫头答道："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，一个有胡子的，听人说他是个文的，不会动手；一个黑面孔，比西村老杜乔还要高一尺，说出话来，和铜钟一样；还有一个，却与这个大汉是两样，生得唇红齿白，眼似明星，眉如漆刷，生得十分儒雅，和小主人一样。比较起来，恐怕小主人还要不及他呢。"她芳心早有了主见，便一挥手，那个小丫头退了出去。她暗自寻思道："原来天朝的人物，也是丑俊不齐的。

但是他的武艺却不知如何，若是有全身武艺，奴家便许了他，也算不枉了。”她整整的胡思乱想到三鼓已过，还未登床安寝。正要收拾去安寝，猛听得外面大声小怪的人声嘈杂，沸反盈天，她大吃一惊，只当是出了什么岔子呢！一操兵刃，纵身出来，迎头就撞着富平。她忙问道：“爹爹！前面什么事闹得这个样子，敢是出了什么岔子么？”富平笑道：“我儿你还不晓得？那只害你兄弟的畜生，现在被上国林将军拿住了，放在前天井里，你快点去瞧瞧。”她听到这话，忙入房放下兵刃，和一个小婢婷婷袅袅的走了出来。到了前面的天井里，闪着秋波一看，只见一只极大的花斑豹，睡在地下，嗓子下面现出一个透明窟窿，鲜血迸流。有两个猎户，架着一个美貌的郎君，往后面去了，只见众人点点指指的说道：“你们看见么，刚才扶到后面去的，他就是林将军，这豹就是他打死的。”还有几个人问道：“难道他被这豹咬伤了么？”众人道：“你哪里知道林将军捉豹的时候，两只臂膊在豹的肋下擦伤，现在到后面去休息了。”她听了众人的话，又喜又悲，又敬又爱。喜的大豹已被他奋勇捉住了；悲的是兄弟被这畜生吃掉了，现在虽然这畜生被他打死，可是兄弟却不能再活了；敬的是他能见义勇为；爱的是他武艺超群，人品出众。她扶着小丫头，可是一寸芳心，早就弄得七颠八倒了。她立够多时，才扶着小丫头径往后面而来，可巧从林英睡的静室旁边经过。她见许多人拥在这间房里，问长问短的，估量八分是林英睡的所在。她不由的走到房门口，止住莲步，慢展秋波，朝他的脸上细细的打量，但见他生得伏犀贯顶，星眼有神，锋眉似墨，掩映着一张俊俏俏的面庞，越显出这英武之气。这时林英也早就在意，却也瞟着眼睛，向她打量个不止。四目相接，互相

饱看了一回。此时富平正要到林英房里来慰问，瞥见他的女儿痴呆呆的立在房门口，朝着林英出神。他心中有数，连忙退了出来，暗道："我倒早有此心，难得她又是这样，这头亲事，倒可以靠得住了。"他却转道他的夫人卧房里面，笑嘻嘻的向她说道："夫人，你知道么？现在我们小姐看中一个人了。"他的夫人笑道："看中谁呀？"富平笑道："那就是这位打豹的英雄林将军啊！"他夫人道："就是方才小厮们扶他到上房安息的那个人么？"富平笑道："不是他还有谁呢？"夫人笑道："你怎么知道她看中的？"富平便将方才的情形说了一遍，他夫人拍手笑道："不想这个痴丫头，眼力果然不错！"富平道："你且慢慢的夸赞，我不过是忖度的意思，还不知道她是否看中。我 女儿的终身，除了这个，再去找别的象他这样品艺兼优的，恐怕就不容易了。你马上到她的房中先去探探她的口气，如果她果真看中了，那是再好没有，设若没意，你可用好言去劝慰她，此事务要办到，你我夫妇得着这样生龙活虎的女婿，一辈子也算有靠了。"他的夫人，满心欢喜，一连几声不错，忙起来带了一个侍女，径向淑儿的房中而来。走不多时，已经进了她的卧房。她在上房偷看了一会， 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只是发愣，暗道："我不信，天下竟有这样的奇男子。从外面看起来，竟象一个软弱的书生，却不料他竟有这样的惊人武艺。"她正自想得出神的当儿，瞥见她娘和着一个侍女走进房来，忙立起来，勉强笑道："母亲，这会你老人家还没有安息么？"夫人笑道："我儿！为娘的昨晚听你爹爹说的，上国来了两条好汉，今夜要去捉山猫。我听了这话，大为惊异，我想我们这里几十个狼虎似的人，也没有将这个畜生捉住，他们两人，能有多大本领，难道就能将这山猫捉

住了么？谁知竟出人意料之外，据说被捉住的，还不是山猫，是一只大豹，而且是那个姓林的一个人动手捉住的。这样的大本领的人，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。”她插口说道：“这人不但本领好呢，就是生得也十分漂亮，估量着他总在十八九岁的样子罢。”夫人笑道：“我儿难道你已经看见过了么？”这句话，说得她两颊飞红，低垂粉颈，自悔失言。夫人见她这样，忙用话岔开。一会子，夫人又向她说道：“我儿，你也年龄不小了，我为你这孽障，不知操了多少心，如今还是悬着一头未着实。我儿！今天我的来意，你晓得么？”她也不回答。夫人又道：“在我看，这位林将军一则是身膺皇命，二来是品艺兼全，而且年纪又与你不相上下，在我们两老的意思，就此替你了脱一层手续罢。”夫人说到这里，用眼向她一看。但见她垂下粉颈，一句也答不出来，其实心中早已默许了。夫人又道：“我儿，我知道你的脾气，所以特地来征求你的意见，请你快些儿答复我罢。”她含羞带愧的只说了二句道：“孩儿不能擅自作主，一切均随母亲便了。”夫人听了这话，满心欢喜，便回到房中，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富平自是欢喜，忙去和蔡谙商议。蔡谙也十分赞同，当下便到林英那里，将来意说了一遍，林英还假意推托了一阵子，才答应下来。蔡谙因为急于动身，便请富平择一个最近的吉期，替她们完了姻。

成婚的那一天，诸亲友全来道贺，车水马龙，十分热闹。附近的村落，听说富淑儿出嫁，一齐争先恐后拥来看新郎，究竟是个什么英雄。这看新郎的如潮水一般，你来我去，川流不息，真个是万头攒动。富平一面命人招待，一面叫他们出来交拜天地，好让大家看见。一会子，由傧相扶着一对璧人出来，交拜天地。那些看新郎的人，无不啧啧称

赞道："果然是个美豪杰，俏丈夫！"富平老夫妻两个，见了这对粉捏玉琢的佳儿佳婿，自然是喜不自胜。可是又惹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来，不免暗暗的伤感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一转眼，大三朝过了。蔡谙便连日催促动身。可是他们正在打得热剌剌的情投意合的当儿，焉能一旦撒手分开？究竟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暗地不免又说了许多不得已的苦衷。林英择了一个日子，便要动身。富平也知道他皇命在身，不能久搁，料知留他不住，只得命人摆酒饯行。席间富小姐手执银壶，满斟三杯，送到林英的面前，低声问道："郎君此去，大约有多少日子才回来？"林英答道："多至三月，少则两月，就要回来的。"富小姐哽哽咽咽的也不再问。一会子，散了席，林英进去告辞出来，又和富平作辞。富小姐依依不舍的一直送到村口，只说一句道："沿途保重呀！"这正是：

人生几多悲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

慰鳏鱼佛婆行好事
挥利刃侠士警淫心

却说蔡谙等离了宁白村策马西行，又行了一月有余，不觉渐渐的到了西域的境界了。异乡风景，自是不同，到处皆听着佛声呐呐，钟声当当，果然有修罗世界，与各处不同。蔡谙在马上对林英道："我们东方的人民，只知争贪抢杀，利欲熏心，断不知忏悔修行；可见连年内乱外患，大约也是上天见罪罢了。"林英点头称是。三人攒了一程，不觉肚中饥饿。胡明便对林英说道："我们也好去找一家酒店吃饱了再走罢。"林英道："正是这样，我也要用中膳了，肚子里饿得辘辘的乱响，再不用些饭，恐怕要饿坏了。"说着，见前面楼台隐隐，殿阁重重，约摸着是一个城池的样子，他们马上加鞭。不多时进了城门，只见里面三街六市，买卖得十分热闹。那市中的买卖大半以香火为最盛。他们三人寻了半天，绝未寻到一家饭店。他们好不奇异，互相说道："这真奇怪了，怎的找了半天，为什么一家也没有呢，难道此地没有酒馆饭店么？"说话之间，只见四处的人，一齐拢近来，合掌当胸，一齐念着阿弥陀佛。霎时将三人团团围住。蔡谙大吃一惊，忙对林英说道："你看这些人困住我们算什么用意呢？"林英也茫然不解他们什么用意。胡明扬声问道：

“你们将我们三人困住做什么的？”那些人也不回答，合掌一齐念着是：“无量佛，无量功德佛，慈悲佛，慈悲功德佛，哆罗哆罗。”胡明一句也不懂，而且肚子里又饿得慌，不得脱身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剔起眼睛，大吼一声，在腰间取出双锤，大声骂道：“哪里来的这些牛子？哼你娘的什么晦气！赶紧给我滚开去，不要惹得老子气起，一个个将你们打杀了。”那些人见他这样，只吓得跌跌爬爬，一齐喊道：“快去请大师婆来捉这野人！”那些人东奔西散，霎时走得精光。蔡谙忙埋怨胡明道：“你也忒鲁莽了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发起脾气来了；万一触动他们首领的怒，领兵来捉我们，岂不是束手待毙么？”胡明大笑道：“中郎忒也过虑，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，怕他什么？不来便罢，如果真来寻我们，只消一顿锤，请他一个个送命！”蔡谙摇头说道：“休要嘴强，人众我寡，出外人岂能生事！你不要执性，须知强中还有强中手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自古道，谦虚天下去得，刚强寸步难行啊！”胡明哪里肯说服气，只是冷笑不言。这时瞥见两旁有一队人蜂拥而来，前面两个一排的童子共有十数排，手里执着幢幡宝盖，后面随着许多沙弥，头上披着袈裟，饶钵叮当的，向他们这里而来。蔡谙吃惊不小，忙对林英说道：“这些人一定是方才逃走的人去告诉的，他们来了，怎生回对呢？”林英道：“事到如此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来者如讲情理，最好，否则只有动手厮杀，别无他法可想了。”蔡谙摇头说道：“动不得！纵使我们在这里可以逃出去，他们的人多，终于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凡事易和平为妙。”正议论间，那队人已到面前。蔡谙翻身下马，步行来到那最后莲花宝辇的面前，躬身施礼。在这莲花的旁边有一个人，头戴卷边帽，身穿灰黑色的外氅，

忙对他还了一礼，操着汉邦的口音问道：“尊驾莫非由东土来的么？”蔡谙躬身答道：“正是！”那人笑道：“怪不得他们竟误会了。蔡谙道：“适才我们手下冲撞了贵邦的人，望乞恕罪！”那人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”蔡谙又问道：“还未请教老兄尊姓大名呢？”那人连称不敢的答应：“小弟姓苏名比，在这波斯国里当了一名翻译，方才一众百姓，到大师婆那里报告说保圣市口有几个野人，骑马入市，他们祷祝了一会，竟没有用处，特请大师婆前来捉拿你们。那时兄弟就晓得一定是汉邦的人物，才有这骑马入市的规矩呢！敢问尊驾可是汉邦来的么？”蔡谙答道：“正是。”他说着，又通了名姓。苏比笑道：“谈起来还与兄弟同乡呢。”蔡谙问道：“老兄这样说来，想也是敝处的了。”苏比笑道：“小弟十七岁的时候，即游历西欧了；到了二十二岁的那一年，回到东土去，没有住到一个月，见国内乱得不可收拾，小弟便又出来，在这里差不多已有二十五六年了。”他说罢，又问蔡谙道：“敢问蔡兄下顾敝处，有什么事呢？”蔡谙答道：“我主刻思政治复兴，万民乐业，极欲想出一种法子来感化万民，劝善规过。久闻西方有佛，佛有真经，据云传留天竺，所以特着小弟和林、胡二将，不辞辛苦，到天竺求取真经的。”苏比听他这话，不禁喜形于色道：“我倒早有此心，想将真经传入汉邦，以期感化愚民；不意我主竟有这样的高见，真是福至心灵，阿弥陀佛！”他说罢，便走到莲花宝座之前，打着番话，叽叽咕咕说了一阵子。只见绣幕开处，那宝座上现出一个人来，穿着半截缁衣，赤条条的露出一对粉藕似的膀子，下面也是一双赤脚，头上满垂缨络，柳眉杏眼，梨面樱唇，却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子。蔡谙吓得连忙将头低下，敬了一个礼，口中说道：“女菩提！敝人这厢

有礼了。"苏比忙对那个女子叽咕了两句。那女子微开杏眼，朝蔡谙瞟了一下子，便合掌念道："罗罗哩哩。"苏比便对蔡谙说道："蔡兄！我们大师婆刚才吩咐，请你们到信林驿暂留数日。"蔡谙忙道："小弟们在路已有四个多月了，千万不能再耽搁了。"苏比笑道："蔡兄，恭喜你！用不着你烦神了，请你在这里暂住几日，真经自然有人替你去取。"蔡谙听了这话，惊疑不定的问道："苏兄！你这是什么话？"苏比笑道："目下且不要问，到了馆驿之后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。但是你先去请胡、林二位下马步行，我们这里没有人在市上骑马的。"说话时，那女子嘴里又叽咕了两句。只见那执幢幡的童儿，一齐念着："罗罗哩罗，哩哩哇罗。"念了几声，便拔步回头走了。那几个扛莲花宝座的人，一齐念着："大力王菩萨摩诃萨。"念罢，扛起莲花宝座，一径向西而去。

苏比便和蔡谙走到胡、林二人面前。蔡谙便将方才的话告诉他们二人。胡、林正自弄得莫名其所以，听了他的话，方才明白，连忙下了马，随着苏比转街过市。到了一所房子面前，只见门口有两个人在那里谈话。见了苏比连忙合掌低眉，口中念道："阿弥陀佛！"苏比嘴里叽咕了几句。他两个忙跑了进去。不多一会，走出十几个人来，牵马的，搬行李的，一窝蜂的弄进馆驿。苏比便请蔡谙、胡、林等一同进了馆驿。蔡谙进了里面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另是一种陈设，一间大厅中间，供着许多佛像，香烟缭绕。两旁站着许多的小沙弥，见了他们进来一齐过来打个问讯。蔡谙和他们敷衍了一会子。胡明便向苏比说道："我们早已饿了，烦你先去办饭给我们吃罢！"苏比连连答应，忙唤人去办饭。林英向苏比笑着："你们这里怎么一家酒馆也没有呢？"苏比笑

道："要寻酒馆，这里是没有的了。"蔡谙道："假使人家远路来的过客，吃些什么呢？"苏比笑道："这个也难怪，你们在汉邦弄惯了的，却不知我们这里的规矩呢！我们这里从前没有佛教，却和汉邦一样。自从有了佛教，我们主公就步步修行，不肯杀生害命了；因为酒馆饭店里，他们杀生最厉害的。所以一概禁止了。"蔡谙道："你这话我又不明白了，人家远来的过客，一没有亲眷，二没有朋友，难道人家活活的饿死了不成？"苏比笑道："你哪里知道？我们国王，他禁止了旅馆饭店之后，便设立许多常觉林。这常觉林，便是供应过客设立的，里面有吃有喝，还有地方安息的。"蔡谙道："原来如此，那么你们全国的人，全要吃素了？"苏比合掌念道："阿弥陀佛！谁敢开荤呢？"蔡谙又道："方才出来的那个女子，大约就是国王吧？"苏比道："不是，不是。"蔡谙道："不是王，她究竟是谁呢？"苏比道："她是大师婆，就如汉家的一个大将军一样的。"林英笑道："她是一个弱小的女子，怎能当得这样的责任呢？万一发生什么关系，难道她还有什么法力去克服么？"苏比道："你倒不要将她看轻，她的本领真不小咧，是波斯国里的民人，无一个不晓得她这哈达摩的。凭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要哈达摩一到，马上就得瓦解冰消了。她还有一种绝技，能起死回生，医人百病，因此我们国王很器重她的。"林英笑着问道："她医人怎样医法呢？"苏比道："人生了病，先到她的府中去祈祷三夜，然后她自然有一种药来医治。如果你的毛病不能回生，她也看得出来，不过进了她的府，至少也要到半月以后才能出来。如果是在府里死了，她大发慈悲，自己拿出葬费来给人家。"蔡谙又问道："你们国王叫做什么名字呢？"他道："叫做白尔部达。"

林英道："此地离开天竺国还有多少路了？"他道："不远不远，只隔着一条苦海，过了苦海，便是天竺国的境界了。"蔡谙又问他道："苏兄！你方才对我说的，何人肯替我们到天竺去求经呢？"苏比道："大师婆方才对我说过。她说你们都是五荤杂混的人，真经好取，苦海难过。她可怜你们远道而来，不忍叫你们白白的送了性命，她愿发慈悲，打发大沙里邱、二沙里邱到天竺国替你们去求经。但是你们在这里，还须到她的府中忏悔七周天，方可将真经领了回去；否则就有天神魔鬼，从半路上来抢夺你们的真经了。"蔡谙听他这番话，毛骨悚然，忙问道："照你这样说来，我们这些人，真经万不能取回东土了。"苏比道："有什么不能，不过要将一身的罪恶先要忏悔净了，然后自然能将真经安安稳稳的保送归国的。"他们正在谈话的当儿，有一小沙弥进来报道："斋已齐备，请进去用罢！"苏比忙对蔡谙说道："现在时已过午，请到里面去用斋吧！"蔡谙等随着他进了一间静室，只见里面已经摆好一席。大家入了座。蔡谙见席上有酒，不禁十分诧异的问道："苏兄！你刚才说的，你们这里不是没有人吃酒的么，怎么这里又有酒呢？"苏比笑道："这是葡萄酿，完全净素，你且吃一口，恐怕比较汉家的酒来得还要有味咧！"蔡谙举起杯子，呷了一口，果然芬香洌齿，甜美无伦，不禁极口称赞。这时敲钟上馆。他们吃了半天，简直连一样都不认得。苏比对他们笑道："这里的小菜，还吃得来么？"蔡谙点头笑道："吃倒吃得来，只苦是认不得叫什么名字。"苏比便用箸一样一样的点着对他们说道："这是蜜勒茄子，那是海威白苏。"说了半天，他们只是夸赞不已。林英笑道："这差不多全是素菜了。"苏比笑道："自然是素菜，我们这里可算屏绝五荤了。"林英哂

嘴说道："这素菜倒比较我们家荤菜来得好呢。"

不说他们在这里用饭，再说那个大师婆自从见了蔡谙后，真个是神魂失据，便想出一个法子来，叫苏比留着他们，好慢慢的来勾引他们。看官，你们看了我以上的两句话，不是要骂我胡言嚼舌么？原来有个极大的秘事，小子趁此替她揭出罢。闲话丢开，单讲这国里的国王白尔部达，在十年前，本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有一天，他抓了数十个囚犯，解到法场，瞥见有一队沙弥拥护着一个千姣百媚的女子，走了进来，对他说道："主公为万民之首领，岂可轻害人命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这样的乱杀，岂不怕鬼神震怒么？我有佛经，可以感化愚氓，能使天下一般不肖之徒弃邪归正。"白尔部达见了她这样的美貌，身子早就苏了半边。又听她这些妙语纶音，忙教将那几十个引颈待杀的囚徒，放了下来。她教那些囚犯一齐望空跪下，口中念了五百声阿弥陀佛。那些囚徒，正自在那里颈项伸长预备送命，谁也不希望凭空来了一位天仙似的玉人儿，将他们救活了性命，忙着不住嘴的念着阿弥陀佛。五百声念过之后，她又吩咐小沙弥朝空顶礼，一齐敲起钟鼓，念了一回。她做作了一会，便走到那些贼盗的前面，一个一个打量了半天。走到白尔部达的面前说道："这众人里面有两个有善骨的，他们能够传我的大道呢！"白尔部达连忙问道："是哪两个？"她便指了两个年轻貌美的。白尔部达便对她说道："敬请女菩萨就在敝国住下，好么？"她满口答应。白尔部达满心欢喜，便封她为大师婆，特地替她在金殿右面造了一所房子，请她在里面居住。她没事的时候，就到白尔部达的宫里去传道。听说她传道，很为奇怪，有三不传：女子不传，二人在一起不传，白日里不传。但是这传道的方法，固然是很奇怪而又秘

密的，可是究竟怎样传法，读者们谁不是过来人，还须小子饶舌吗？白尔部达自从受了她的传教之后，真是百依百顺。她便四处张罗，招谣撞骗，用了一班人在外面信口雌黄，说她是菩萨化身，来救济众生的；她有大法力，能定人生死，无论什么人做下什么不正当的事情，她能知道一切，并且能医治百病，起死回生。试想波斯国里一班从未受过教化的顽民，怎能不上她的圈套呢？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上半月，通国皆知，谁也不敢错做一件坏事，倒被她弄得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了。她又命国王禁止杀生，绝荤茹素，家家念佛，户户诵经，城里从没有什么纠缠的事情。如其发生了，只要她一到场，众人马上就死心塌地的不敢再闹了。所以白尔部达十分信仰她，崇拜她，总而言之，将她当作活菩萨一样的看待。可是一班愚民，东也来求医，西也来乞福。她十分冗忙，求医的，乞福的，日多一日，简直有应接不暇之势。她也乖觉，便命她的两个徒弟大沙里邱、二沙里邱，分头敷衍。如果一个死了，她便说是这人功成圆满，登上极乐了。那死人的家属，听她这话，便以为十分的荣耀。所以一班求医的人，但愿死了成仙成佛。这样一来，她越发肆无忌惮，每日至少有十个八个小后生随她去传道。她胃口越来越大，每日没有十几个来传道，简直是不能挨忍。有一天，突然来了一个白面郎君，十分俊俏，到她府中求福。她端坐在莲台之上，见了这样的漂亮人物，食指大动，忙对来人说道："你这人倒有些善相，可惜少忏悔，你肯忏悔么？"那人道："怎样忏悔法？"她杏眼斜瞟，向他一笑说道："你如忏悔，自然带你到一个去处去忏悔。"他点头冷笑，也不答话。她下了莲台，轻疏玉手，将他拉起。那人便随着她，转楼过阁的走了半天，到了一间小静室里。只见里面陈设得非常精致，锦

屏绣幌，四面壁上挂着无数的裸体美人画片，有的睡在床上的，有的仰在椅子上的，各种浪人的姿势，不一而足。不怪那些小后生，一到这里，便要成仙成佛了。她慢慢的将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下，最后脱得精光，便向那人笑道："你可来吧，我替你来忏悔。"那人走到床前，将帐子一揭，只见里面挂着四轴画，却是赤条条的男女合演玩意儿。那人用手朝画上指着问道："这算什么意思呢？"她微微的一笑，然后对他说道："你哪里知道？是这和平之神，你要忏悔，须先和我照这个样子先做了一回；那时我佛欢喜，自然就会赦除你的罪恶，赏赐你的无量福了。"她说到这里，便用手来替他宽衣解带了。那人陡然变了颜色，嗖的在腰间拔出一把利刃来向她脸上一晃，大声说道："狗贼婆，你可认得我哈特么？我早就晓得你的玩意儿了，今天且饶你一条狗命。快些改过自新，不许再做这些无耻害人的事业，还可留下你这颗狗头；否则一刀两段，为万民除害。"他说罢，将刀往床边一插，飞身出去，这正是：

饶君掬尽西江水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

要知后世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

留客殷勤头巾飞去
可人邂逅手帕传来

话说那个自称哈特的一个人，将哈达摩当面奚落了一番，便将刀往床边一插，飞身出屋，早已不知去向。把个哈达摩吓得面如土色，将那一缕芳魂直飞了出去，一直等他走了之后，方才将飞出去的惊魂收了转来，又羞又怕，慢慢的重行将衣服穿好，下得床来，将利刃拔下，藏在一边。从此以后，她却不敢再做那些无耻的事情了。列位，这哈特来无迹，去无踪，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小子趁此也要交待明白了。那哈特本是波斯国里一个顶有名望的侠客。他镇日价的没有别的事情，专门铲除恶暴，扶济良善。但是他有个怪癖，无论做下什么事情，从来不肯露出真名真姓。所以波斯国里常常发生什么离奇的案子，大家不晓得内容，便疑神疑鬼，疑到大师婆身上去了。因此人人胆战，个个心寒，不敢做一件不好的事情。这哈特早就晓得白尔部达请了一个女子为大师婆了，不过这女子的行为，究竟好与不好，他尚未知道呢。有一天，他因为听了一个朋友告诉他，就是阿司地方的官长，贪婪无比，残杀人民，敲诈财物。他听了这些话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他一个人也不带伙伴，单身直往阿司城而来。到了阿司城里，四处一探听，果然这阿司

郡守残暴非常，怨声载道，他便存在心里。一转眼，天色已晚，他怀着利刃，一跃上屋，身轻似燕，毫无半点声息。瞬间到了阿司郡守的府中，他鹜行鹭伏的直向后边而来。不一会子，到了那个郡守的卧房屋上了，他使了一个倒挂金钩的势子，从屋檐口直挂下来，只见里面灯光未熄。他用舌尖将纸窗上面舐破了一些，闪目朝里一望，又见里面有一个汉子，坐在床前。床上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美貌的女子，两个中年的妇人，在他的身边。那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哭得和泪人一样，闪着黑眼，向两个中年的妇人说道："你们不要尽来劝我！须知无论什么事情，都要人家愿意呢。老爷虽然爱我，我却不爱他，难道就因他看中我，就来强迫我么？"那两个中年的妇人，一齐劝道："薇娘，你不要这样的固执罢，你顺了我们老爷，一身的吃着都比人家好的，请你答应了吧，不要怄得他性起，将你杀了，你还有什么本领来反对么？"她哽哽咽咽的说道："用不着你们来花言巧语的，我既然不答应他，难道因为他要杀我，我就答应了么？他不怕大师婆在暗中监察，他就将我杀了吧！"那两个中年的妇人，听她说出这句话来，不由面上现出一种惊慌的色彩来，便走到那个郡守的身边，不知她们说些什么。只见那个郡守哈哈大笑了一阵子，然后对那个年轻的女子说道："薇娘，你可呆极了，别人不晓得那个大师婆，便疑神疑鬼的说她有多大的法力了，惟有我却去领教过了。老实对你说罢，她是一个万恶不顾廉耻的货色，难得你还将她抬了出来；不瞒你说，她已经和我做过了这一回玩意儿了。"他说着，伸出手来做了一个手势，将那个女子羞得面红过耳。他又发出鸬鹚似的声音，咯咯的笑了一阵子。那两个中年妇人，合掌当胸口中念道："阿弥陀佛！你不要这样的信口胡言，不要

被哈达摩大师婆知道，大家皆没有性命啊。”那郡守笑道："用不着你们担心，怕她什么，横直不过一个招摇撞骗的女人。”他说罢，剔起眼睛，对那个年轻的女子说道："你不肯依从我，还是真，还是假呢？”那个年轻的女子说道："凭你什么样，我是不从你的。”他哼了一声，便用手在身旁那一口钟上一击，铛的一声，霎时跑出四个大汉来。不由分说，走过来将那个女子，就象抓小鸡似的扯了过来，往一张睡椅上一按，可怜那个女子无力撑持，只得满口匹灵匹灵的骂个不住。霎时身上的衣服，被那几个虎狼似的大汉脱得精光。那个郡守笑眯眯将身上的衣服卸下，正欲过来做那个不能说的玩意儿。这时哈特在窗外，不能再耐了，大吼一声，一刀将窗子挑去，从窗子口飞身进去，手起一刀，将那个郡守送到极乐国里去了。那四个大汉吃惊不小，一齐放了手，正要去取兵器来抵敌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刀光飞处，颈血乱喷。那四大汉早已变成无头之鬼了。还有两个中年的妇人，见此情形吓得张口结舌，忙合掌只是念着："修罗修罗，哩连哩罗。”哈特爽性转过身子，一刀一个，将两个中年的妇人也结果了，才到这年轻的女子身边，问个究竟。原来这女子是郡守的亲眷，被他强索来做义女的。不想他竟要做这样禽兽的事情，杀了真真不枉了。哈特问明了她的住址，便连夜送她回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满耳朵里只听人家沸沸扬扬的说个不住，齐道，这郡守恶贯满盈，不料大师婆知道了，一定差了什么神将来将他们全杀了。可见大家还是要归心的好。哈特听见这些话，不禁暗笑这些人好不愚骇！但是他心中急切要来一探这大师婆的究竟，便不辞劳苦，远道而来。在波斯国城里暗暗的刺探了三天，果然察出许多荒谬不伦的马脚来。他便决意假装着香客，去试探一下子。果然合

了那郡守的话了。他暗想道："我将她一刀杀了，真个和杀鸡的一样，毫不费事。但是将她杀去，不免将国内人民信仰她的心，使之一旦灰了的么？罢罢罢，不如且指斥她一番，如其能革面自新，就随她去；如果怙恶不悛，再来结果了她，也不为迟咧！"他想到这里。因此就放了她一条性命，他便走了。这是哈特的一番来历，小子原原本本的已经说过了，现在也好言归正传了。

且说那个善于迷惑人的哈达摩，自从经他这一番惊吓之后，果然不敢再任意妄为了。一直过了五六年，宁可死挨活耐的忍着，却不敢有一些非分的行为。其实哈特哪里真去监察她呢，不过借着这番恐吓恐吓她罢。她今天在保圣市口见了蔡谙那一种品概，真个是冰清玉洁，更有那个林英面如冠玉，唇若丹朱，她不禁起了一片的恋慕心。她便命苏比先将他们留住，以便慢慢的来施展媚惑的手段。再说蔡谙等在驿馆里，将饭用毕。苏比立起来，正要说什么话似的，瞥见有一个人，穿着黄色缁衣，头戴毗卢帽，腰束丝绦，手里执着一根锡杖，走了进来。苏比连忙站得直挺挺的合掌念道："阿弥陀佛！"那人将头微微的一点，口中说道："罗多嗟哈，哈哈罗嗟，罗吽嗟哩咖。他说了两句，便向蔡谙合掌唱个大喏。蔡谙等见他这样，正弄得丈二尺高的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苏比忙过来对他们翻译道："这是我们这里的大国师潜于大和尚，他奉了国王的命令，特地前来拜访诸位的。"蔡谙等听得这话，忙一齐立起来还礼。苏比又对潜于翻译了他们的意思。潜于合掌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。苏比便对潜于将蔡谙的来意说了一遍。潜于大师合掌说道："苏道引，你可知道西方有一重苦海么？"苏比道："怎么不知呢？"潜于大师道："既然知道西方有苦海，须知恶蛇怪兽，不可胜数，

他们能有多大法力，能够超过苦海呢？”苏比道：“我并非不知，原来大师婆发广大慈悲，预备差大沙里邱、二沙里邱替他们到天竺去求经；我想既是这样，却能将真经取来了。”潜于听了这话，对苏比冷笑一声说：“苏道引，你不要一味糊涂，难道她们的伎俩，你还不晓得么？他们就能去将真经取来了吗，这不是欺人之谈么？”这番话说得苏比满面飞红，低头无语。蔡谙等见他们这样的情形，便估量着一定是谈的他们的话了，不过苦的是不懂他们究竟是谈些什么。大家默默的半晌。潜于大师又向苏比道：“据你方才说的他们不是你的同乡么？”苏比点头道：“是的！”潜于大师道：“既然是你的同乡，难得他们有这样的善行，你就该发广大慈悲，助他设法才是！”苏比连忙双膝往下一弯，扑的往潜于大师面前一跪，口中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求大师广发大慈悲，佛驾高升，替东土万民造福吧！”潜于大师忙将他从地上拉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们出家人须不着这些圈套，只知道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我到这里来，无非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还有一句话，要对你说，我去将真经取来，我还要随他们一同到东土参观参观。”苏比忙道：“只要大师肯去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”潜于便向蔡谙等打了一个稽首，便动身走了。苏比和蔡谙一直将他送到大门以外。潜于便对苏比说道：“我动身之后，你须叮咛他们，千万不要到她那里去！”苏比连连答应。潜于正要动身，忽然又向苏比笑道：“我真糊涂了！险一些儿白跑一趟。”苏比听他这话，倒不知什么缘故，忙问他道：“大师这是什么话？”他笑道：“他们来求真经，可有法牒没有？”苏比连忙对蔡谙道：“你们来求经，汉帝可曾下旨意与你们不曾？”蔡谙道：“有的，有的。”苏比便将潜于大师的来意对他说明。蔡谙十分感激，忙到自己的房里，在箱子里将圣旨取了出来

交于苏比。苏比便送把潜于。潜于反复看了几遍，点头微笑，辞别他们飘然而去。蔡谙暗道："怪不道人说西方佛地，人尽慈悲，今天才应验了。"他们回到中厅，蔡谙便问苏比道："敢问这位潜于大师，是这波斯国里什么人？"苏比道："问他的根底，可是深固到十二分了。他就是普贤菩萨的大弟子，他却不是常到这里来的，这也是我主的洪福齐天，不期而然的遇着他，真是巧得极了。"他们正在谈话之间，那国王已经派人来请蔡谙了。苏比便陪着蔡、林、胡三人一齐到了贝普殿前。苏比先朝国王打个稽首。蔡谙等也跟着打了一个稽首。白尔部达便命赐坐。蔡谙等一齐坐下，白尔部达向着苏比叽咕了一会子。苏比便将蔡谙等的来意和潜于替他们去求经的一番话，翻译上去。白尔部达喜形于色连连合掌念道："阿萨罗多，蜜罗阿陀。"蔡谙偷眼见那国王，生得赤眉暴眼，阔口獠牙，十分可怕。他右面的莲花宝座上，端坐着一个千姣百美的女子，在那里低眉垂目。他仔细一看，却正是昨天在街上碰见的那个女子。又见国王身后绘着三尊大佛，两旁的侍臣，大半是不僧不俗的打扮。停了片晌，只见那个女子，朝国王叽咕了两句。国王便向苏比说道："萨克萨克，阿哇哩罗。"苏比便对蔡谙说道："大师婆现在要请你到她那里用晚斋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"蔡谙一想，暗道："我们生长东土，这里的形式一些儿也未曾看见过，何不趁此机会去看看呢？"他想到这里，也不推辞，竟一口的答应下来了。不一时，钟鼓乱鸣，国王退殿。苏比便领着蔡谙等径向哈达摩的府中而来。

不一会，到了哈达摩的府中，只见那大厅里，梵贝声繁，异香扑鼻，果然又是一番景象。苏比对他们悄悄的说道："马上你们到佛前拜佛，须先将帽子除下，等到用过晚

斋，才能将帽子重行戴上呢。”胡、林二将齐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规矩呢？”苏比笑道：“这里在佛前朝礼和用斋，皆要先除下头盔，才算不失仪节呢。”说话间，那右边的大钟当当当的敲了三下子。苏比便向三人悄悄的说道：“朝礼了。”他们听说这话，赶紧除下头盔，随着苏比走到佛像面前，躬身下拜。行礼已毕，哈达摩轻移足步，走到蔡谙面前，打了一个问询。蔡谙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，只管翻着两只白眼。苏比看见他窘住了，连忙替他向哈达摩翻译道：“他姓蔡，他名字叫谙，是大汉皇帝的驾前使臣，差往西天拜佛求经的。”她伸出玉手，向林、胡二将指着问道：“他们二人姓甚名谁？”苏比答道：“那个白脸少年，姓林名英；那个黑面大汉姓胡名明。他们是保护蔡中郎的官将。”她听罢，满面春风，对苏比笑道：“道引，我看这几个人，却有仙姿道骨，如果肯忏悔一周天，便可以入门了。”苏比听她这话，明知她不怀好意，却因位置的关系，不便和她去作对，只得答道：“这原是大师婆慈悲之念，无奈他们初到此地，一切尚未十分了解，忏悔一层，恐怕他们不见得就肯领教吧。”她含嗔带喜的向苏比说道：“你倒先替他们头门口回掉了。”苏比忙道：“大师婆请不要见怪！方才这两句话，原是我忖度之言，是否他们是这样的心理，尚未可知，待我来问他们，看他说罢。”便向蔡谙说道：“大师婆要请你在这忏悔七天，不知你肯么？”蔡谙连忙摇头说道：“这却不能，一来我们是五荤杂乱惯的人，二来对于经忏一门，毫无研究，只好请收回成命罢。”苏比便对她将蔡谙的一番话，说了一遍。只见她紧蹙蛾眉，十分不悦。她也不答话，便叫人摆席。大家一齐入座，她也在末座相陪。可巧末座与首座恰在对面。蔡谙见她也入座，不免倒局促不安。可是她

倒落落大方，毫无羞涩的态度。一刻儿，菜上两道，蔡谙便要起身告辞了。苏比猜到他是因为哈达摩在桌上的缘故，便悄悄的笑道："中郎休要这样的羞缩难堪，须知大道不分男女。"蔡谙道："无论如何，男女怎好在一起入座呢？"苏比笑道："你这人也未免太拘执了，自古道，举一体，行一事，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，才好呢。这里素来有这样的规矩，难道为着你就减去了么？快快的不要被她们笑话！"蔡谙无奈，只得耐着性子，将头垂到胸前，一直等散，才抬起头，便起身告辞。再寻头巾，却早已不知去向了。哈达摩见他们要走，粉面上突然不悦，也不挽留，痴呆呆的坐在椅子上，一言不发。苏比忙叫小沙弥去寻头盔，找了半天，哪里有一些影子。胡明等得不耐，正要发作。蔡谙向他一捣。胡明却误会他的意思，只当是蔡谙教他发作的呢，他便大声喊道："我们的头盔，难道被佛老爷偷去不成？真是岂有此理！"那些小沙弥见他这样恶声怪像的，吓得跌跌爬爬的走了。哈达摩见胡明发作，心中也觉害怕，忙叫三沙里邱跑进去，将他们的帽子取了出来，又对苏比叽咕了一阵子。苏比点点头，便领着蔡谙等回到馆驿之内。蔡谙向苏比问道："我们出门的时候，那个大师婆向你说些什么呢？"苏比笑道："她说潜于替你们去取真经，她是最欢喜的，也省得再叫她的徒弟去了。"胡、林二人同声问道："她将我们的头盔藏起来做什么用呢？"苏比笑道："你们三位，大师婆的用意，她想将你们留在她的府中忏悔七天，所以设法子挽留你们，才将头盔藏起来的。"林英大笑道："这不是奇谈么？修行也要人家情愿呢！岂硬来强迫的？"大家谈了一会，便各自去安寝。停了数日，林英、胡明在馆驿里没有事可做，闷得心慌。两个人私下里商议道："如今一点

事情也没有，何不去闲逛闲逛？”他二人打定了主意，顺馆驿的这条街一直向北走去。不到半里之遥，瞥见有一大空地方，有多少人聚集在一处，拍手欢呼。二人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便挨着身子挤了进去。只见有两个人在那里舞刀弄枪的，林英便对胡明笑道：“不料这里也有人喜欢耍刀枪的呢？”胡明正要回话，瞥见人丛中有四个大汉，纵了出来，手执兵刃，直扑那两个站在场内的人。那两个见他们进来，面上现出怒容，挥着兵刃，便来迎敌，这时跳进四个大汉，帮着方才那四个大汉，围着那二人，性命相扑。林英勃然大怒，一个箭步纵身到场心，一腿将那个使鞭的大汉打倒，夺过鞭子，要动如飞，将那几个大汉打得落花流水的东逃西散。他正要转身，瞥见白光一道，直奔他的太阳穴而来。他一让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方手帕。这正是：

白绢飞来浑不觉，红丝牵定早留情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

逞雌威数语解郎围
显绝技单身入虎穴

却说林英见那八个大汉如狼似虎的闯进场，各挥兵刃，将那两个人围住，各施兵刃，大杀起来。林英起初不知道究竟是一回什么事，所以不敢冒昧，后来见他们性命相扑的认真杀了。他只见那两个被他们围住的人，杀得汗流如雨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能。这时林英那一股无名之火，直冲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一个箭步进圈子，一腿将那个使鞭的大汉打倒，将鞭夺了过来，奋起神威，一阵鞭将那几个大汉打得鼻塌嘴歪，一哄而散。他正要回身，瞥见一道白光，直向他的太阳穴打来，他知道有人暗算，赶紧将头一偏，那东西翻翻越越地落在地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块雪白的手帕。他倒很觉奇怪，一弯腰将那块手帕拾了起来。这时四面的人一齐拢了近来。七张八嘴的叽咕道："亚克亚克，立特阿罗。"那两个被困的人也凑近身子，抱拳念道："萨哩哇罗。"林英一句不懂，料着他们一定夸赞和佩服罢了。他被众人缠得急了，忙向众人只是摇手。那些人也解破他的用意，向四散分开，林英走到胡明跟前笑道："可恨那几个牛子，竟敢以多欺人。"胡明笑道："可不是么，不是你去动手，我也要去了。"林英笑道："这些牛子真禁不起打，只消

一顿锏，就打得东逃西散了。”胡明笑道：“真的，要是我前去，定要将那几个牛子的狗头揪了下来。”林英笑着，将那一块拾着的手帕拿出来，对胡明笑道：“我将那几个牛子打败了，却不知从何处突然飞来一块手帕，你道奇怪么?”胡明跌脚大笑道：“你还未看见么?”林英摇头说道：“未曾看见。”胡明用手朝西南一指道：“看那楼上不是站着一个女子么？这手帕就是她摔下来的。”林英抬头一看，只见西南角上有一座楼阁，高耸入云，楼窗半启，露出一个人来，生得柳眉杏眼，梨面樱唇，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说不尽千般妩媚，万种风情，把林英看呆了，见那个女子手扶雕栏，斜凝秋水，却也出神了。他两个四目相接，饱看了好久，全场的人，不期而然的朝着他们注视。胡明轻轻的向林英笑道：“你觉得难为情么，全场的人，谁不朝着你望呢？”他也未曾听见。胡明用手在他的肩头一拍，大声笑道：“林兄弟，魂灵儿不要被人家摄去呀！”这一句，才将他飞出的魂灵惊了入窍，低下头，满面绯红，一言不发。胡明又笑道：“这真奇了，到处有人看中你，为什么没一个人看中我老胡呢？”林英正要回答，猛可听得东北角上喊声大起，拥进一个人来，手执刀枪棍棒，直扑林英、胡明二人而来。胡明便对林英笑道：“你看这些牛子，还来讨死呢！”林英道：“来得正好，正要使个厉害给他们瞧瞧呢。”一转眼，那些人拥到面前，为首一人，手执一把铁桨，身高九尺，虎头环眼，喊声如雷。林英空着手抢了上去。那大汉大吼一声，劈面就是一桨。林英往旁边一跳，让过他一桨，他顺手又是一桨，从下面翻起来。林英往后面一缩，又让过他一桨。那大汉两桨落空，怒吼如雷，举起铁桨迎头打下。林英赶紧又往旁边一蹿，恰巧那大汉的铁桨，正打中一块大石头，

砰然一声，那一块石头竟被他打得粉碎，林英暗自吃惊不小。这时那些番人一齐拥上前来，刀棒齐施。林英趁着一个空子，夺了一把刀，和众人恶斗起来。胡明急切没有兵器，抢过来一腿踢倒两个，就将这两个从地上抓起来，当着兵器，飞也似的打进重围。那些番人，被他打得五分四散，可是林英却被那大汉逼得团团乱转，急切跳不出圈子。那大汉越杀越勇，眼见林英要走下风了。胡明又被这些番兵缠着，不能过来帮助，正在这危急之时，瞥见一人，骑着白马，腰挂双刀，纤手执着马鞭子，唰的打了二下子，那马穿云价的冲了进来，只听她一声吆喝，那个大汉回头一看，连忙放下兵刃，往他马前一跪，嘴里不知说些什么。那马上的女子，用手一挥，从后面跑过来许多的女子，一式短衣打扎，每人手里执着一张刀，一捆绳，走了出来将这大汉紧紧的缚个结实。还有那些人一齐抛下兵刃，直挺挺的跪下，这时林英也不懂是怎么一回事，再朝那马上的女子定眼一看，这女子正是方才在楼上掷手帕的。林英倒怔住了，但见朱唇一动，那些黑衣女子，将那些跪下来的人，一个个完全缚了起来。那女子临走时候，斜飘媚眼，向林英嫣然一笑，放着辔环，缓缓的走出人丛去了。

林英呆了半晌，正要和胡明回去，瞥见苏比喘气急急的跑来，向他们问道："刚才这里有人打架，你们动手不曾？"林英便道："不错，因为气不过，才动手的。"苏比顿足说道："这却怎么了？"林英见他这样的惊慌，忙问："什么缘故？"苏比道："还问什么，你们准是死也！"林英大吃一惊问道："难道这里人家打不得抱不平么？"苏比摇头说道："不是这样说。你们初到此地，哪里知道这里的内幕。那两个执刀棒的汉子，他们本来和我们国里江湖卖

艺的一样，但是他们这里有一个规矩，就是卖艺的专门供给人家试验的，不仅是他们自己耍几路刀棒，就可以向人家开口索钱了，只要有本领的，谁都可以去比试的。要是将卖艺的打败了，马上就赶卖艺的动身，不准在国里逗留；如果打不过卖艺的，那末不但给钱与卖艺的，还要按月供给他们的粮草呢，方才我在馆驿里听见他们说，拉阿场上有两个野人，帮助卖艺的将四蒙利耶王子府里的八个家将打败；我当时问他们一个情形，便知你们闯下大祸了。这却怎么了？”林英听他这番话，方才明白，忙又问他道：“最后一个虎头狷眼的大汉，他难道就是四蒙利耶么？”苏比道：“那个大汉也来和你们动手的么？”林英道：“我将那八个大汉子打败之后，没有一会，他就带着许多人来和我动手了。”苏比将屁股一拍，连珠价响的直说道：“怎了怎了？”林英见他这样，料知事出非常，也觉得费了踌躇。胡明大笑道：“怕什么！这几个鸟男女，已经被那个女子捉去了。”苏比听了这话，不禁诧异的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林英抢着将以上的事情说了一遍，苏比听罢，说道：“惭愧，你们的运气真好，可巧碰见她。但不知她何故帮着你们。倒是令人不解呢！”胡明哈哈大笑道：“还问什么，林兄弟命带桃花，到处有人怜爱，究竟是生得漂亮的好。”苏比连声问道：“什么缘故？”胡明道：“他将那八个大将打败之后，那个女子在楼上看见，突然掷下一块手帕来。后来那大汉带了许多人前来和我们为难，正杀得万分危急之际，不想她就凭空的来了，你道不是看中我们林兄弟了么？”苏比听了，便对林英笑道：“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三天之内，包管你得到一个公主和你成就了百年的眷属了。”林英涨红了脸，忙对苏比说道：“道引不要尽来开心，你不要听胡大哥撒谎，哪里有这

些事呢。"胡明笑道："这不是冤枉么？我从来不喜和人家说谎话，苏道引你如不信，我立刻给你个见证。"他说罢，一伸手在林英的怀里，摸出一样东西来，向苏比笑道："这个玩意儿，是哪里来的呢？"苏比接了过来，正在展开细看。林英一纵身便伸手来抢。苏比忙向怀里一缩。胡明忙过来一把将他抱住，口中说道："还做什么趣呢，好好的让人家看看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"苏比展开一看，只见里绣着一尊佛，两个和合神，在下角上还留着一个名字，苏比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玛丽两个字。他看罢，对林英笑道："这可无疑是她了，恭喜你，喜星高照。"他说罢，便将手帕交与林英。林英接过来，不提防他嗤嗤嗤的一连撕了几瓣。胡明、苏比忙用手来夺，却已被他撕坏了。苏比忙道："林将军动怒，敢是我们看得不好么？"林英笑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在小弟的意思，不过因为女子的东西，断不能存留我们男子身边的，不独损失我们的威严，而且对于她也觉有些不恭之处咧。"苏比忙道："你可错极了；她莫说是个堂堂国王的妹子，就是平常一个女子，人家看中你，怜爱你，你却不能将人家一番好意拂掉了呢。"林英笑道："苏道引这话，真是奇怪了！你怎么知道她看中我的？"苏比道："人家有意将手帕掷把你，显见就是撩拨你的。林英道："怎能这样说法，人家在楼上或许是失手被风飘下来的，也未可知。"苏比大笑道："照你这样看来，越是天缘凑合了；试想这场内无数的人，皆未落到他们的身上，恰巧就碰着了你，不是天缘么？"林英正色对他说道："道引休要取笑罢！不要说我林英已经有了妻室，纵使没有，我林英堂堂七尺之躯，难道就和这番邦的女子配合了么？请你不要讲吧，我们也好回去了。"苏比见他动怒，不便再说，便和他们回到馆驿之内。

苏比便将以上的事情告诉与蔡谙。蔡谙问道："这女子果然是国王的令妹么？"苏比道："怎么不是呢？这国王有三个妹子：大妹子嫁与白脱司；二妹子嫁与马咸司；惟有这三妹子玛丽生性高傲，而武艺精通，刀马娴熟，有生以来，从未遇见过敌手，所以她目空一切，藐视天下英雄，今年已经十九岁了，还是待字深宫，国王几次要替她择婿，无奈她执意不从，国王不敢十分相强，只得由她自主。她虽然这样倨傲，却是一个性如烈火的女子，她向来和人家是不苟言笑的，我想既然将手帕掷与林将军，我敢断定是已经看中林将军了。"蔡谙笑道："如果真的，这样倒是千秋佳话了。"林英脱口说道："中郎你也糊涂了，我难道真去和她配合不成？"蔡谙道："这也不算什么羞耻的事情。"林英道："中郎这是什么话呢？我休说已有前妻，即使没有家室，又何能和番婆子不知礼义的东西结合呢？不要说千古佳话，只怕要遗臭万年了。"蔡谙说道："林将军请不要动怒，这不过是我们私下里谈论的意思，至于那个公主是否看中了你，还未知道呢！"他们正在说话之间，国王那边果然着人来请苏比和蔡谙。他二人连忙上朝。那国王对苏比说："道引，你知道么，现在我们三公主看中了那个姓林的汉将了。"苏比连忙打了一个稽首答道："微臣已经知道。"白尔部达笑嘻嘻对苏比道："孤家今天请你来，非为别事，要想请你做个月老呢！"苏比忙答道："我主的命令，怎敢不依，无奈那个姓林的已经有了妻子。"白尔部达大笑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，一个人娶两个妻子，难道多么？"苏比正要回言，瞥见一个使臣，形色仓皇跑了进来，大声呼道："比保国与兵来犯边境了，请我主定夺。"白尔部达听说，便命将四蒙利耶放下来，叫他赶紧带兵去抵敌。

原来这四蒙利耶是众皇子之中最骁勇的一个。他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见了玛丽便骨软筋酥的没了主意了。方才被玛丽传进殿来，说他在外边闯祸，得罪了汉家的大将，所以将他缚来。她又爽爽快快的将林英的本领告诉国王，言话之中，流露一种佩服的口吻。国王点头会意，便令将四蒙利耶锁了起来。这时四蒙利耶放了出来，听说是要他带兵出阵，心中大喜，忙到国王面前谢了恩，点齐十万精兵，前去抵敌。未到三天，早有探马飞报道："四蒙利耶阵亡，十万兵死亡投降殆尽，比保的兵马已经闯进边境了。国王闻报大惊失色，无计可施。苏比便上殿奏道："微臣保举一人，包管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"国王忙问何人？"苏比道："大师婆哈达摩法力无边，何不请她前去迎敌呢？"国王大喜道："我倒忘了。"连忙着人去将哈达摩请来，命她前去迎敌。哈达摩也不敢推辞，带着她的两个徒弟，并一众沙弥前去破敌，未到半日，又有探马来报道："大师婆与沙弥，完全被比保国的兵杀了。"国王听得这句话，宛似凭空打了一个炸雷一样，口呆目瞪，不知所措。这时蔡谙等见这样的急，恐怕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连忙与林、胡商议退避之计。林英慨然说道："到这里承人家宾礼相待，现在人家到了这危急之时，焉有坐视之理，何不去助他一阵呢？"胡明也是这样说法。蔡谙忙对他们说道："你们可听见么？那大师婆那样的法力广大，尚且被他们杀了呢，你们为何要去冒险呢？"林英冷笑道："中郎你也未免忒糊涂了。那大师婆不过是个骗人的妖妇罢了，她有什么法力呢？"蔡谙见他们执意要去，也不好过于阻拦。二人便对苏比说明。苏比自是赞同，忙去告诉与国王。国王当下又派兵十五万，请林英带兵五万为第一队，胡明领兵五万为第二队，玛丽领兵五万为第三队，又命苏比随着林英去

做参赞。当日林英等点齐兵马，浩浩荡荡直向芥利子城杀来。他们还未到芥利子城，猛见前面旌旗蔽天，矛戈耀日。那比保的头队，已到色生河口。林英忙下令扎营，埋锅造饭。这时还未安排齐整，猛可里比保的营中，金鼓大震，一哨兵马冲杀出来。为首一将，面如重枣，执溜金大镋，怪叫如雷。林英大怒，火速掉枪上马，带队出阵。林英一马当先，也不打话，两个人接上手，奋勇大杀起来，战了一百余合，可是那贼将来得十分厉害，力大无穷。林英到了一百合之后，力气不加，枪法散乱，虚晃一枪，便想逃走，无奈那个贼将，将镋舞得风雨不透，紧紧的逼住，不肯放松一着。林英没法，只得勉强打起精神，和他又战了三十多合，可是只得招架，不能还手了。这时胡明的第二队已到。听说林英已经出阵，胡明提出双锤，跃马出阵。只见林英被那番将逼得汗流气喘，渐渐的不支了。胡明舞动双锤，拍马飞到垓心，大声喝道："番狗休要逞能，看咱老子来取你的首级！"他双锤齐下，那番将忙将双镋荡开双锤，接上手，又与胡明大杀了五十余合。林英趁着这个空子儿，兜马跳出圈子，休息了片时，只见他两个翻翻滚滚的杀到八十多回。胡明虽勇，可是那员番将兀自转战不衰。林英飞身上马，摇枪重行抢到垓心。双战那员番将。这时番兵阵内，突然又跳出一个番将来，也不骑马，跑到林英的马前，举起鬼头刀便来刺林英的马腿。林英赶紧将马一带，那马凭空一跃，将他这一刀让过。林英便不敢怠慢，连忙丢下那个用镋的番将，来应付这个步战的番将。一马一步战了四十余合。那个番将马前纵到马后，跃跃如飞，捉摸不定。林英倒有些应付不了。大战了多时，玛丽的第三队已经到了。苏比忙令她出阵助战。她倒提大砍刀，领了一队黑衣番女兵，闯到垓心。此时胡明已杀得锤法散乱，支持不住

了。玛丽长啸一声，飞马前来助战。胡明腾下身子，便兜马回阵。玛丽那口刀舞得神出鬼没，飞花滚雪价的将那番将杀得招架不住。未到三十合，那员番将丢去一个架子，回马就走。玛丽随后追去。那番将在马上用手一招，登时万弩齐发。玛丽一毫不怯，搅开箭雨，穿云闪电价的追了进去。胡明在后面望见，忙道："啊嗄！今番这个女子好道休矣！"话还未了，瞥见林英被那员番将，将马腿搠伤，那马大吼一声，壁立起来，将林英掀翻在地，霎时被那员贼将生擒过去。胡明大惊，正要上马去救，只见番兵阵里喊声四起，纷纷大乱。霎时玛丽从阵内重行杀了出来，她的嘴里咬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到了苏比的面前，将那颗人头往地上一掷。苏比忙对她叽咕了两句。她连忙掉刀回马，重行杀进阵去。这正是：

碧血浑同三月雨，红颜突入万军营。

要知后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

过名山狭途逢劲敌
宿古寺隔院听奇声

却说玛丽重行杀入阵去，但见她在番兵阵里，东冲西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马到处，尸血横飞，刀来时，肢骸重叠。将那些番兵杀得胆裂魂飞，只恨爹娘将腿生得短一节，没命的四散奔逃。她在马上，一面杀，一面留神向四下里观察。瞥见一个贼将，手执鬼头刀，押着林英，吆吆喝喝的直向大营而去。她把马一拍，赶了过来，大喝一声。那番将措手不及，被她一刀砍死在地下。她赶散了番兵，正要来替林英解缚，猛听得金鼓大震，一队番兵从斜次里冲了出来。她恐将林英伤了，赶快飞身下马，将林英就地抓起，也不及解捆带上了马。这时一声呼哨，万箭如雨。她连忙将刀举起来隔箭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粉臂上早已着了三箭。她咬一咬银牙，飞马来取那为首的番将。那番将吓得回头飞也似的逃走了。她也不去追赶，回到自己的营中，将林英放下来，亲手替他解去捆缚。林英这时又是羞愧，又是感激，偷眼见她咬着牙关，将粉臂上的三枝箭拔了下来，那一股鲜血殷殷的淌个不止。林英到这时，也顾不得什么羞耻了，情不自禁的拔出宝剑来，将自己的袍襟割下一块，走到她的身边，替她重重的裹起。这时胡明、苏比见她冲入番阵，随后挥动大兵，掩杀过

来。这一阵杀得番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大吃败仗。胡明等杀到分际，才收兵回营，见林英好好的回来，好不欢喜。她从后帐里出来，因为血淌得太多了，脸上雪白，星眼少神。苏比等问了个究竟，才知道臂中三箭，大家不胜叹服。再说那比保的营中两个首领，均被玛丽一阵杀了，不禁人人胆战，个个心寒，不由的四散逃窜。有两个小酋长，料知也约束不住，无法可施，只得引兵来归降。苏比便将他们发放了。回来将失去的土地收了转来，这才奏凯而还。国王见他们得胜回国，喜不自禁，忙命人摆驾迎出波斯城外。蔡谙见胡、林二将，安安稳稳的回来，真个是举手向天，深自庆慰。苏比便将战事大概情形，告诉与白尔部达。白尔部达满口夸赞。玛丽便对国王叽咕两句。国王哈哈大笑道："好好好！就是这样办法。"他说罢，掉过头来又朝苏比说道："道引，前天孤家托你的那件事，可曾替我达到么？"苏比道："前天因为军事匆忙，未曾有空来提起这事，微臣极力撮合便了。"国王大喜，又赏了胡、林二将两尊金佛，一串普提子，三百斤白金。林、胡忙将佛收下，其余一概不收，苏比和他们回到馆驿之内，便对蔡谙说道："如今公主玛丽非要嫁给林将军不可，你看这事怎样呢？"蔡谙皱眉道："这事委实太难，一来他已有了妻子，二来他的性子和霹雳一样，别人不能多一句话，我却不好再去开口了。"胡明笑道："此番你们一说，就得成功的。"蔡谙不解他是什么用意。苏比听得他这话，猛的省悟道："不错，不错。他此番不亏她将他从万军阵中救出来，恐怕早就送了性命咧！我们就去说。"他们便一齐走到林英的房里。苏比首先开口向林英说道："林将军，我此番却认真来讨媒做了。方才国王令我和将军说起将玛丽公主许于将军，未知将军究竟是允许与否

呢？”林英此番因为她冒险将他救了出来，情意实在令人佩服；所愁的言语不通，纵然她貌美如仙，结合之后，镇日价不能交通一语，有什么乐趣呢？他踌躇不决的只是发愣。苏比见他默默的一声不做，到不象前番那样的一百二十个不要了，便料到已经有八分认可了。苏比连珠价的催道：“将军你素来不是一个最爽直的么，今天为何竟自这样吞吞吐吐的呢？答应与否，请快点回我们一声，是是否否，我们也好就去复命了。”催了半天，林英才说道：“公主的盛情，我林英也不是个不解事的，焉能不知呢？但是我生长东土，她偏生西域，言语不通，这是一个难题。再则我已早有妻室，公主此番定要和我配合，还算是嫡，还算是庶呢？”苏比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当是什么难解的事呢，原来是这两桩啊！容易容易，请不要犹豫。她既然和你成了夫妇之后，食同桌，寝同床，不消两个月，言语包管懂了。至于她是第二个嫁给你的，名目上当不能僭居嫡位，不过应付敷衍，完全在你的手段罢了。只重她们两个能安安逸逸的随你度日子，就得了，管她娘什么嫡的庶的。”蔡谙也插口劝解他一回，他也就承认了。苏比忙去告诉国王。国王不胜欣喜，忙命人安排结婚的仪节，择了一个吉日，便行结婚礼。届时一番热闹，自不必说，可是这玛丽自从和他结婚之后，百依百顺的，而且她天生的聪明，不上半月，汉家的言语，不独完全懂得，并且能朗朗的脱口说出来，没一些番音。林英好不欢喜。光阴似箭，转眼又过了一个月。蔡谙日日盼望潜于大师，一直等了两个多月，一些音耗也没有，心中好不焦急。那一天，正在馆驿中发愁，只见苏比跑进来，对他笑道：“恭喜恭喜！潜于大师已经到了。”蔡谙听了，喜出望外，忙和苏比一同迎了出来。只见门外两匹白马，背上完全驮着真经。潜于大师见了蔡谙，打

了一个问询。蔡谙连忙答礼。苏比又与他握手道苦。潜于大师父便对苏比说道："我此番却不能随诸位到上国去观光了。"苏比忙问："怎的？"他道："我的师父现在正著作《迦楞真经》，要我参核，故没有机会去了。"苏比点头称是，便命人净手斋戒，将真经搬了进来。潜于与苏比、蔡谙等上殿参拜国王。白尔部达又向他顶礼问劳。潜于大师便对国王说道："贫僧师命在身，不敢久于逗留，有缘再会吧。"他说罢，打了一个稽首，飘然而去。蔡谙慌忙顶礼相送。潜于走后，蔡谙便对苏比说道："我们出国已稽延有八月之久，万不能再为耽搁了。难得潜于大师发慈悲。替不才等将真经取来，现在也好回去了。"苏比忙道："是极是极，我就替你翻译。"他说着，便回过头来对着国王，将他的一番话翻译明白。国王称是。苏比忙去到馆驿里替他点查真经，放开黄包袱一看，只见里面放着《大乘经》五千部，《小乘经》八千部，《金刚经》三千部，《观音经》五千部，《弥陀经》五千部，《严楞经》三千部，《宝藏真经》三千部，八佛像百帧，共打了八个黄包袱。苏比又将他们的马匹行李收拾停当。林英便向玛丽道："公主还是随某回汉，还是留在本国，一切均由公主自行裁夺，某不敢擅自作主。"玛丽忙答道："郎君哪里话来，奴家不嫁给你便罢，既然嫁给了你，当然是你的人了，焉有留在本国的道理？"林英道："公主既然情愿随小子一同回汉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"他说罢，便对蔡谙说个明白。蔡谙听说她随林英归汉，自是欢喜，忙和胡明等一齐上朝告别。国王见他的妹子也跟随他们归汉也不好阻拦，免不得又多一番叮嘱。临走的时候，不无生离分别，都有些伤感的。玛丽却一毫没有惜别的样子，欢欢喜喜的到各处去告辞。最后国王向她问道："贤妹，此番归

汉　几时才能回国来叙叙呢？”玛丽很爽的忙答道：“多在三年，少则二载．总要回来探望的。”国王领着众大臣，一直将他们送出东门。蔡谙屡次请他转驾，国王才转道回宫。惟有苏比又将他们送了一程。蔡谙再三阻止．向他问道：“苏兄仁义过天，小弟此番到这里多蒙照拂，铭感难忘，不知何时才能酬报大德哩。但是久客异乡，终非长策，未卜儿时倦游而返呢？”苏比听了他这番话，不禁触动思乡之感，眼眶一红，流下泪来，默默的半晌，才答道：“回乡这层，不过随遇机缘罢了，岂能注定呢？而且千山万水，实非易事。”蔡谙听他这番话，便知道他不愿回去了，却也不便再说，只得请他回去。苏比才放马怏怏的回去。

蔡谙等马上加鞭，归心似箭，在路行程已非一日。韶光逝水，不知不觉的又到一个多月了。那天蔡谙用鞭稍向前一指问道：“林将军，那前边黑暗暗的不是一座山头么？”林英抬头一望，忙道：“是的，我看这座山好象昆仑山的样子。”蔡谙惊喜着说道：“照这样说来，足下就进了中原的境界了。”林英道：“如果的确是昆仑山山脚下，自然是中原的境界了。”他们一面谈着，一面策马，飞也似的赶了过来。不多一时，已离昆仑山只有半里之遥了，只见道旁有许多人在那里驱逐骆驼。林英笑道：“有八成是昆仑山了，我常听人家说，昆仑山下产生野驼，专吃田间的五谷，那边不是许多人在那里赶逐骆驼么？”蔡谙抬头一看，不禁大喜说道：“可不是么？不要讲别的，你看那些人，谁不是穿着中原的衣服呢？”大家说着，已到山跟脚下，只见那些牛皮的帐篷，搭得一个靠住一个。胡明嚷道：“自从上路以来，晦他娘的一气，一顿饱饭也没有吃过。”林英笑道：“用不着埋怨了，瞎子磨刀，望见亮了，快要到家了，顶多再挨一个月饿

罢了。”他说着，下了马，寻了一家酒店，大家吃了一个饱，安息一宵。次日清晨，用了些点心，便又登程。这时正当五月里的时候，只见这昆仑山上树木连云，蝉声杂噪，野花含笑，怪石点头。蔡谙在马上不禁心畅神怡，回头说道：“究竟还是我们中原的景致来得美丽，不似那国外的景致，黑水白山，到处现出一种可怖的形象来。”林英道：“怎么不是，我们在波斯国里足足住了两个多月，绝不高兴出去闲逛，因为见了异乡的风景，反而触起思乡之念，不如不见为佳。”他们在马背上，谈谈说说，不觉已经进了山麓。蔡谙见两边的山崖峻险，忙对他们说道：“此地非常孤险，大家千万要小心防备！”这句话还未说完，猛可里一棒锣声，从深林里拥出一队强徒，一式的红巾抹额，各执刀枪，拦住去路。把个蔡谙吓得面如土色，险些儿撞下马来。林英忙拔宝剑对蔡谙道：“中郎休要惊怕，谅这几个小毛贼，何足为患？”话声未了，胡明早已拍马悬锤，飞也似的冲到那一队强徒的面前，扬声问道：“你们这几个牛子，在这里拦住老子的去路，意欲何为？”那些强徒，一齐高声大叫道：“怕死的赶紧丢下买路钱来！”胡明听得这话，不由的哈哈大笑道：“好贼崽子，你们要向老子讨买路钱么？我倒肯，就是有两个伙计不肯。”那些强盗听他这话，连忙问道：“你的伙计在什么地方？叫他出来，和我们较量较量。”胡林将大锤一挥，向他们笑道：“你看，这就是我的伙计。你们如果不服气，先送个榜样与你们看看。”他说罢，荡起大锤，向右边一块磕头石上就是一下子。这时猛听得砰然一声，那块石头被他击得火星四射，登时粉碎。那几个强盗见了，只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抱着头，没命的逃去了。胡明也不来追赶，带转马头，径向蔡谙这里而来。走到蔡谙的面前，笑道：

“方才那几个牛子只消一锤，就吓得胆裂魂飞的逃了。这样的脓包，还要来做劫路的，岂不笑倒人么？”林英道：“你不要这样说，还防他们有大批的羽党呢？”胡明笑道：“用不着你们过虑了，我说他们不敢再来寻死的了。”林英摇头答道：“不见得，不见得。”说着又走了一程，渐渐的到了山崖之上，一片平坡，一眼望去足有数十里之遥。林英笑道：“到了这里，可用不着再来顾虑了，凭他是千军万马，也好突进去杀个畅快。”蔡谙定了一定神，对林英道：“还是小心一点为佳，不要碰见了大批强盗，人众我寡，倒不能就说没有顾虑呢。”他刚刚将这句话说完了，猛听得后面喊声大起。蔡谙好象惊弓之鸟一样的，无处可藏身体。林英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大队红头巾的强盗，为首两个骑着高头大马，头抹红巾，一个操枪，一个提着独脚铜人，穿云闪电般追了近来。林英忙向胡明说道：“你保着中郎先自前行，这里有我和她呢。”玛丽勒马横刀等候厮杀。胡明保住蔡谙先向东而去。霎时那一大队强盗，赶到面前。那个虬髯大眼的强盗一举独脚铜人，闯了过来，厉声骂道：“不怕死的牛子，胆敢从我们山上经过，还敢口出浪言，可知道咱家的厉害么？识时务的，赶紧留下买路钱来，如有半字不肯，咱老子铜人一动，管教你立刻到阎王那里去交账！”玛丽把马一夹，飞入垓心，也不打话，挥刀就砍。那强盗举起铜人接住。他两个一冲一撞，大战了八十多回合。那个使枪的，长啸一声，抢到垓心，摆动长枪，正要助战，林英见此情形，更不能耐，将马一拍，那马双耳一竖直冲过来，接住那使枪的贼将。四个翻翻滚滚的大战了一百余合，不见胜负。玛丽杀得性起，将刀一横，霍的平砍过来。那使铜人的大汉，赶紧将头一低，让过她一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头上的红巾，已经被她削去

了半截。那个贼将吓得魂落胆飞，一转马头，就想逃走。她哪里肯舍，拍马追上，长啸一声，刀光飞处那贼将的首级，骨碌骨碌的向草地上滚去。一众的强盗，吓得回头就走。那个使枪的贼将，见那个使铜人的被她斩去，心中一慌，被林英一枪刺下马来。玛丽还要去赶杀贼兵，林英忙喊道："贤妻，穷寇莫追，由他们去罢。"玛丽才收马回来。二人并马来赶胡、蔡二人，不多时已经赶上。只见蔡谙面无人色，在马身上只是乱战。林英忙对他喊道："中郎，请不要怕了，那两个贼崽子，已经被我们结果了。"蔡谙见他们好好的赶来，心中才将一块石头推去，满脸堆下笑容来，问道："那两个凶神似的强盗，果然被你们杀了么？"林英笑道："不将他们杀了，我们就能好好的来么？"

四人又撵了一程，看看天色已晚。林英道："这可失算了，在这山上，到何处去寻息宿之处呢？"蔡谙道："我们且走去看，如有人家更好，实在没有，我们就行了一夜，也不妨事的。"林英点头道好。正是说话之时，猛听钟声当当，鼓声咚咚。胡明道："好了，这不是钟鼓的声音么？一定有什么寺院在此，我们且去寻寻看。"四人趁着这钟声，一路寻来，不多时，到了一座古庙的门口。蔡谙迎着月光，细细的一看，只见上面有三个大金字，亮灼灼的乃是停云寺三个字。胡明便下马上前敲门。不多时门开了，走出一个小喇嘛来，向他们一看，缩头就要关门。被胡明一把将他扯住。那小喇嘛吓得扑秃往下一跪，满口哀告道："大王爷爷，你们请到别处去发财罢！我们这里是座穷庙，收入几个钱，还不够吃饭的呢。"胡明听他这话，不禁嗤的笑道："扯你娘的什么淡，咱老子又不是劫路的大王，是来向你们这里借宿的。"那个小喇嘛听说这话，一骨碌从地下爬起来，没口的答应道：

“有有有，请爹爹放手，让我进去问一问我家师父。”胡明便将他放了。小喇嘛狗颠庇股的跑了进去。不多一刻，他又从里面跳了出来，忙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家师父说的，我们这里是清静的佛地，不能供往来过客住宿的。”蔡谙道：“小和尚烦你再进去与你家师父说，我们是汉帝驾下的大臣，从天竺国刚刚将真经求回来的，走到这里，向他借宿一夜。”那小喇嘛赶着又跑了进去，没多时，从里面对他们说道：“请你们进来罢，我们师父已经答应了。”蔡谙等称谢不尽，随着那个小和尚进了中殿。那小和尚用手向东边的耳房一指道：“我家师父吩咐的，请你们就到耳房去安息罢。”蔡谙等进了耳房，只见里面陈设着不少的床铺。他四人各寻一个床铺，安身睡下。林英睡的一张床，贴着北边的墙，他正要入梦，猛听得一阵阵奇怪的声音，传到他的耳朵里。这正是：

属墙原有耳，窗外岂无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

漏洩春光淫髡授首
望穿秋水淑女怀人

却说林英刚要上床睡觉，突然有一缕尖而且锐的声音，从隔壁传来，细听起来真个是如怨如诉。他不禁暗暗的纳罕道："这可奇怪了！这里是个清净的佛地，哪里来的这种悲伤的啼哭声音呢？"他回转来一想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这也许是小和尚读经不用心，被大和尚打了，在暗地里啼哭的，也未可知，管他娘的，咱且去寻好梦去。"他说罢，和衣倒下。可是那奇怪的声音，总是在他耳鼓里缠个不住。他三番两次的要想去入梦，但是那一种疑惑的心理，只是不肯除掉，耳边似乎有人对他说道："你去看看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"他身不由己的重又坐了起来，便要下床去看看究竟。猛的忽又转过念头："自家只扫门前雪，休问他人瓦上霜。睡休睡休！"他又倒下，停了一会子，满想安魂定魄的睡去。谁知任他怎样想睡，总是睡不着。那一对眼睛，兀的不肯合起来，白灼灼的四下乱望，不多时将心血搅了上来，浑身烦躁，好不难过。他无奈只得重行坐起来，侧着耳朵，贴墙细细的听了一会。他可是狐疑满腹，暗道："这声音断不是哭声，而且又不是叹息声音，简直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声音。"他到了此时，耳朵边喊他的声音，比较从前

又厉害些，似乎有人在那里催他道："为什么兀的迟疑着不肯去呢？"他被这孤疑的心理驱使得太厉害了，便下了床，轻手轻脚的从房里走了出来。只见外面的烛灯俱已熄尽了，黑黝黝的只听见众人鼻息的声音。他蹑足潜踪的走出耳房门外。那天上的残月，只有一线挂在屋角，几十个星在旁边拥聚着，放出丝丝的惨淡光芒。那天井里一个大黑影子，足有一丈多高，似乎张开一副可怕的面孔，在那里向他狞笑的样子。他定一定心神，蹲下身子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七级的宝搭式的铁香炉。他放开步慢慢的走到天井里，四下里一打量，无奈月色迷糊，一切都不能辨别明白。他向这中间的大殿走来，进了大殿，只见神台前还有一枝半明半暗的残烛在那里点着。他借着烛光，四下里一看，那两旁的泥像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，绿眉花脸，牛头马面，赤发獠牙的，不一而足。他猛的一看，不禁倒退数步，自己对自己笑道："你可太痴骇了！这都是些泥塑木雕的偶像，他们的体质都是死僵的，怕他怎的？"想到这里，胆子渐渐的也随着壮了起来。他鼓足了勇气，到各号的神像面前，仔细望了一个畅快。但是他们真是温存着脸，一任他在那里窥看，也不出声。他在四周走了一转，觉得阴风飒飒，鬼气森森，耐不住打了一个寒噤。他便想回去，正从那东边转了出来，猛可里只听得呀的一声。他一愣，连忙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，瞥见那东北角上一个木偶像，移了离出原位三尺多远。他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"不好了，敢是这木像成了精了么？"再来仔细对着木像跳开的地方一望，只见现出一个门来。他不禁暗暗纳罕道："这真奇了！我倒要来看他一个究竟呢。"正自疑念间，又听得吱呀一声，他定睛一瞧。那门里走出一个女子，浑身缟素，手里拖着一条一丈多长的白

绡，从门里面慢慢的走了出来。他赶紧往一个泥判官身后面一掩，屏着气。只见那个女子轻移莲步，婷婷袅袅的走到神前，向一个大蒲团上往下一跪，深深的拜了四拜，坐在蒲团上。他迎着烛光望去，但见这女子生得十分娇俏，真个是秋水为神，玉为骨，芙蓉如面，柳如眉，一双杏眼睡得红光灼灼的。那裙子下面一双小足，瘦削得不满三寸。她坐在蒲团上，微微的吁了一口气，伸出右边一只玉手，到头上整一整鬓。这时林英暗道："怪不得我在耳房里听见有人哭泣啊！原来还是她呢。我想这寺里，一定藏着不少歹人。今天碰着我，管教他皆作无头之鬼了。"他想到这里，便想立起来去问那个女子的究竟。转身一想，暗道："不对不对。我冒冒失失的出来去问她，她一定是很惊疑的，不肯告诉我，不如在这里再耐一会子，且看她在这里做些什么。"他正在那里打算，瞥见神龛后面，又现出一个中年的妇人来，两只眼睛突出眼眶，舌头也拖在唇外，披着一头的黄发，一蹶一跛的走到神前，往下一跪，只是磕头不止。最可怪的，就是那蜡台上的半枝残烛，自从这散发的妇人走出，忽然变了颜色。从前是白灼灼的光彩，现在却改了一种碧绿的颜色了。林英不禁大吃一惊，暗自说道："不好了，这个妇人，莫非是鬼么？"他想到这里，浑身的汗毛，一根一根的都直竖起来。那个散发的妇人在神前磕了一阵头，便转过来，又朝着那个坐在蒲团上的女子，不住的叩头。那个女子似乎没有看见的样子，微睁杏眼，叹了一口气道："天哪！不想我方绿晴竟在这陷人的坑里，老鹰拴在腿上，飞也飞不起，爬也爬不走，娘啊！你老人家可知你的女儿在这里受罪么？"她说罢，泪如雨下，玉容憔悴，可爱可怜。可是那个散发的妇人，仍在地下叩个不住。停了半天，她才立了起来，咬一咬

银牙，泼开樱口，悄悄的哭着骂道："恶和尚！奴家被你玷污了；你不要逞着淫威，我就是死了，也要变着厉鬼来追你的魂灵的。"她说罢，重复坐下痴呆呆的对着那惨绿的灯光，直是流泪。那散发的妇人，在地下头越叩越紧，隐隐的听见得得得的有了声音。那女子便再也坐不住了，重行站了起来，理一理手中的白绡，将尖尖的小脚在地上一蹬，嘤嘤的哭道："娘呀！女儿和你今天永别了。你的女儿死了，可怜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死的呢？娘呀，你的女儿死了之后，你老人家不要常常牵肠挂肚的，只当少生一个女儿罢。"她说了一会子，恨恨的便走到神龛之前，将白绡往下面一拴，在下面做了一个扣子，这时那个散发的妇人，叩得竟象敲木鱼的一样，得得得的不住。林英看到此时，再也不能忍耐，忙向腰间来拔宝剑。谁知伸手在腰间一摸，奇怪极了，宝剑早已不知去向，他发急忙道："不好不好，眼见这个女子也不能去救她了！我的宝剑也不见了，难道被鬼摄了去么？"他猛的想出一个主意来，便轻轻的伸手将这判官手里捧着的泥元宝，约摸有碗来粗细，他取到手中，闪了出来，照定那个散发的妇人头着力掷去。猛听得壳秃一声，那个妇人不知去向。猛见那神前陡然现出无数磷火，绿阴阴的闪着，霎时渐渐的连了起来，共成一个极大的火球，一炸之后，就没有一些影迹了。那神前的残烛，依旧复了光明。林英这时更不怠慢，飞步便来救那个上吊的女子。他还未走到她的身边，叭达一声，那白绡忽然断了。那女子落在地下。林英好不奇异，走到她的跟前，低头一看，那头上的白绡扣子，早已不知去向。但见她星眸紧闭，粉脸无光。林英到了这时，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，蹲下身子，慢慢的将她从地上扶到自己的腿上，用手在她的樱口上一摸，不禁说了一声惭

愧，幸喜还有些气，连忙替她在柳腰上摩弄了几摩。她才爽爽快快的苏了一口出气，微睁杏眼，朝林英一望，不禁诧异，连忙挣出他的怀中向他问道："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来救我的性命呢？"林英道："随便什么人，难道人家见死不救么？恐怕天下也没有这样的人吧。你这女子究竟有什么冤枉，不妨对我说明，我可设法救你。"那女子听他这话，又朝他上下打量了一回，只见他满脸英雄气概，便知是个非常的人物，连忙深深的拜了下去。林英忙道："你有什么委屈的事，尽管说来，不用客气罢。"那女子悄悄的说道："客官！此地不是谈话处所，恐怕被恶人听见。"林英忙道："既如此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。"他说罢，便对那个女子招招手，自己先走出了大殿。她也随后跟了出来。

不多时，到了东边的耳房里，林英在身边取出火种，将蜡烛点起，顺手将门紧紧的闭起，便对那女子说道："你且坐下，有什么冤情，慢慢的告诉我罢！"她羞羞答答的坐了下来，哽哽咽咽的问道："你这个客官，尊姓大名？"林英见她问话，便答应道："我姓林名英，乃是汉大皇帝驾下明显大将军是也。"她连忙改口说道："将军，今天蒙你将奴家救了活过来，承你问，我怎能不诉真情呢！奴家本是山北面合子岗的人氏，奴家姓方名唤绿睛。上月十二日，我的父亲死了，我家到这里来请僧超度。不想这里的和尚，起下不良之心，半夜将奴家盗了出来，囚在他们一个幽房里。有个主持和尚，生得十分凶恶，三番两次来到幽室里，要行非礼，奴家抵死不从，他想了一个方法来，吩咐另外两个贼婆娘，有意用酒将奴家劝醉。可怜我吃醉了之后，就不晓得什么了，那个天杀的恶和尚，就来硬行。"她说到这里，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。林英忙问道："你岂不可逃了出去呢？"那女

子道："将军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里墙高门紧，奴家又是个弱小的女子，怎样逃法？而且他们又一步一防。"林英问道："他们用什么东西将你盗出来？"她道："还记得我家父亲死了，将他们请来念经超诵。那时我在孝帐里守孝，到了三更之后，不知不觉的昏昏睡去，一梦醒来，却不知怎样就到这里来了。"林英又问道："这里共有多少和尚呢？"她道："大大小小差不多有五十多个。"林英便对她说道："马上我们去寻他们，却不知路道，要烦你带一带路。"她点头答应。林英便走到胡明的房中，将灯点起，用手将他一推，口中喊道："胡大哥，快快醒来！"只听他酣睡沉沉，鼻息如雷，再也不会醒的，并且说起梦话道："快点拿饭来！咱老子吃饱了好走路。"林英不禁好笑，忙又用手将他极力的一推。他冒冒失失的一骨碌坐了起来，一伸手将林英揪住，闭着眼睛骂道："贼崽子，你可逃不了。"林英忙悄悄的喊道："是我，我是林英。"他听见他的声音，才放下了手，揉开睡眼笑道："原来是你，我还当是一个窃贼呢。"林英笑道："你这样的睡法，只怕连人被人家窃去，还不晓得呢。"他笑道："林兄弟，你半夜三更的不睡觉，到我这里做什么的？"林英便将以上的事情，细细的对他说了。他翻身下了床，提起大锤，往外就走。林英忙扯住他问道："你现在哪里去？"他翻起白眼朝林英说道："事不宜迟，就去动手。"林英跌脚道："你又来乱动了，打草惊蛇的顶不好。"他道："依你怎么样子干呢？"林英道："你不用心急，我自有道理。"胡明只得止住脚步。林英又去将玛丽喊醒，教她保住蔡谙，不要声张。玛丽连连的答应。

林英便教那个女子前面带路，一直走到大殿东北角上。

那女子对林英说道："将军们，从这个角门进去，每一个房里，都有一个关捩子设在门后面的墙上。你将那关捩子一按，马上就会现出门来了。"林英点头会意，正要进去。胡明对他笑道："你空着一双手，就想去捉强盗了么？"林英才晓得自己没有带兵器，忙对那女子说道："这里用不着你了，你可随我去罢。"他说罢，将她带到耳房之内，自己到房间里，取出弓弹宝剑，走到大殿里面。到了胡明的跟前说道："胡大哥，你就在这里守着，让我进去；如果有人从里面逃了出来，你切不要放他过去。"胡明点头答应，擎着大锤，目不转睛的向门里候着。林英进了角门，便到门后面的墙上，用火种一照，果然有一个关捩子嵌在上面。他用手一按，瞥见帐子后面露出一个门来。他屏着气，走进门去，只见里面一点声息也没有。他复用火种一耀，只见这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又走去寻着关捩子一按，有一面经橱，忽然移了过去，也现出一个门来。只见里面有灯光从门隙中露了出来。林英便知里面一定是他们的藏春之所在了。他拔出宝剑来，轻轻的将门一撬，那门不用推，自然开了。林英伸头一瞧，只见里面摆着三张床，帐子一齐放下。他走到床前，一手将帐子一揭，只见一个和尚搂着一个女子，正自睡着。他一剑两个，不一刻，三张床上六道魂灵一齐巫山十二峰去了。林英正要去寻关捩子，猛听得隔壁有呻吟的声音。他回头一看，那屏风后面又是一个暗门。他走到门口，侧耳听着里面有人说道："超凡，你还未足性么，由晚上一直弄到这会，人家怎生吃得住？"这时又有一个人声音，喘吁吁的答道："心肝，这个玩意儿，只有我们男子弄疲倦的，却不曾听见个女子回嘴不干的。我这样的用力，不是正合你的胃口么？"他说罢，便大动起来。那张木架床，只是咯吱咯吱去

和那女人呻吟的声音。列位，林英在定更的时候，听见是那里的声音呢？却原来就是这里的声浪。他这暗房却紧贴林英睡的耳房，所以一切动静，林英都能听见的。林英听罢，一腿将门打开，一个箭步跳到床前，举起宝剑，正待发作，瞥见一样东西，从帐里飞了出来。林英晓得是暗器，赶紧将头一偏。那东西到对面的墙上，撞个来回，原来是一块飞蝗石。林英一手将帐子一揭，冷不提防，那第二块石子又从帐子里发了出来，躲让不及，右手腕着了一下，幸亏他的刀握得紧，否则连刀都被震掉。他咬一咬牙齿，一剑劈去。那和尚将身往床里边一滚，一剑正着那个下面的女子。林英赶着又是一剑，照定那个和尚的肚皮刺去。那和尚何等的厉害，趁势往床下一滚。林英正要再来寻他，不提防他从帐子西头钻了出来，在壁上取下一把截头刀，霍的一声，向林英面上劈下。林英将剑往上一迎，只听得呛啷一声，早将他的刀削去了半截。那和尚不敢恋战，回头出门就走。林英随后追来，一连过了三道暗门。林英从后面吆吆喝喝的赶了出来。胡明听得里面喊杀声音，心里早已痒痒的要去动手了。无奈又恐有人从这门里逃出，他只得耐着性子守候着。猛听得有脚步声音，从里面奔了出来，胡明擎着大锤，身子往旁边一掩。霎时那和尚赤身露体的从里面奔了出来。胡明手起一锤，正中那个秃头。壳秃一声，脑浆迸裂。那一个万恶淫僧，早登极乐了。林英听见，连忙在里面喊道：“胡大哥！不要将这秃头放走，要紧！”胡明笑道：“用不着你关照了，这秃头早送他到老娘家去了。”林英走出来一看，只见那和尚倒在地上，头打得和稀烂西瓜一样，忙唤胡明重复进去寻了一遍，另外也没有暗室了。胡、林二人才回到耳房。这时蔡谙已经醒了，提心吊胆的等了半天，见他们来了，连忙问个究竟。他

二人将方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那方绿睛感谢不尽。不多时，天色大亮。林英便将寺内所有的和尚，一齐赶了出去，点起一把火来，烧得烟焰障天。林英正想打算将方绿睛送回家去，不意她家里的人已经寻来，听说这样的原因，千恩万谢的将她带了回去。林英等上马就走。又走了三四天，那天到了宁白村口，早有人进去报于富平。富平喜不自胜，忙到后面，对她的女儿说道："孩儿！用不着再在这里愁眉泪眼的了，林将军已由天竺国回来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赶紧站起来问道："果真吗？"富平道："谁骗你呢！"她连忙出来。富平也跟着出来。父女二人刚出大门，瞥见蔡谙等三人，另外又多一个美丽的女子，浑身上下一式俱是番邦的打扮。这正是：

洞房七日悲长别，妆阁今朝又画眉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

金莲瓣瓣佛座作阳台
玉笋纤纤鱼书与楚狱

却说富淑儿和他的父亲，出了大门，就见蔡谙等三人，另外还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。她不禁疑惑道："这莫非是天竺国随来的法婆么，看她这样的打扮，煞是奇怪，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"不说她在那里狐疑不决，再说林英一进了村口，远远的就望见淑儿在门口，倚在她的父亲身边，在那里遥遥的盼望。他不禁勾起了一层心事，暗道："她的本领品貌，论起来还不在玛丽之下，如果她要责问我重娶，我却拿什么话去应付她呢？她如果是个温柔和蔼的女子，还不会发生什么笑话；万一她是个嫉妒成性，免不得各生意见，争宠夺夕，那就要糟糕了。"他越想越愁，不禁脸上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面容来。胡明对玛丽说道："妹妹！你可知道这里就到林兄弟第一个夫人的府上了。"玛丽忙道："果然到了么？"胡明点头笑道："到了到了。"玛丽听说，心里也起了一种感想，暗道："还不知他的前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，丑的美的，都休去问。但是她的性格与我相合，固然是不生问题；万一性格不合，小觑了我，却怎生应付呢？到了那时，她一定笑我是个番女不知礼义，我倒没有话好去和她抵抗呢。"不说她暗自打算，这时已经到了门口。蔡

谙等翻身下马过来和富平见礼。胡明忙对玛丽道："妹妹，站在西边的那个女子，就是林兄弟的夫人。"玛丽轻移莲步，走到淑儿的面前，操着汉邦的言语说道："姐姐在上，小妹这里施礼了。"她说罢，便折花枝的拜了下去。淑儿倒莫名其所以，急忙的也拜了下去。二人互相谦虚了一会子。胡明大笑道："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你看她们第一次见面，就这样的亲热起来。林兄弟！你站在这里发什么愣，还不快一点来替她们介绍一介绍么？"富平听见他的话，倒有几分明白，便向林英问道："这位小姐是谁？"林英见他一问，不禁满面飞红，半晌答不出一句话来。胡明大笑道："富老丈，还问什么，这位是林兄弟的第二个夫人。"蔡谙又和淑儿见过了礼。富平忙将他们请进大厅，一面令家人摆酒侍候。淑儿听见玛丽是林英的第二个夫人，猛的心中灰了半截，暗道："不想这个薄幸郎，竟做下这样的负心事来，好好好！现在暂且耐着一刻，等你到后面，再和你讲话。"她想到这里，不禁星眼向林英一瞅，一张粉脸上不由的现出一种含嗔带怒的情形来。林英见她这样，暗道："不好不好，果然上了我的话了，不要讲别样，一见面就这样的闹醋劲了，可见日后永无安宁之日了。"他想到这里，不由的愁上眉梢，痴呆呆的望着杯中的酒，默默的一声不做。富平还未解透其中的情形，举起杯子向林英说道："今天老夫特备一桌酒，替你们洗尘，将军何故这样的怏怏不乐呢？莫非老夫有什么不到之处吗？"林英忙立起来答道："泰山哪里话来，小婿因为沿途受了一点风寒，所以到现在身上还有些不大适意，承你老人家这样厚待，小婿感激还没有感激处，哪里还敢见怪呢。"胡明插口笑道："林兄弟的毛病我晓得，就是因为……"他说到这里，蔡谙忙向胡明使了一个

眼色。胡明便不开口，富平忙道："既是贤婿身体不适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先到后面歇一会去。"林英忙道："用不着，用不着。"淑儿也不言语。倒是玛丽问长问短的十分亲热。淑儿懒懒的和她去敷衍。后来富平问起林英如何与玛丽结婚的话来。蔡谙便一五一十的将林英如何陷入番营，玛丽如何冒死救他出来的一番话，说了清楚。富平这才明白。淑儿听了蔡谙的这番话，便将那一片妒疑的念头，登时打消，粉脸上现出笑容来，向玛丽离席谢道："拙夫身陷番营，多承姐姐大力救了出来，愚妹妹感谢不尽了。"玛丽赶紧答礼道："姐姐哪里话来，自家的姐姐，何须客气呢！"她说罢，连忙一把将她扯了坐下来。二人谈到武艺一层，说刀论棒，十分投契，只恨相见太晚。林英到了这时，才将那颗突突不宁的心放了下来。不多一会子，大家散了席。林英便到后面去拜望岳母。到了晚间，富平命人收拾几间空房间来，让蔡谙等去休憩。又在淑儿的卧房对面，收拾出了一间空房来，请玛丽安息。再说林英到了这时，当然是先到淑儿的房间里去。一则是久别重逢，急于要叙一叙旧情，再则自己娶了玛丽，本是一桩亏理的事情，趁此去笼络笼络她。他走到淑儿的房中一看，却不知她到哪里去了。只见一个丫头名叫小碧的，坐在梳装台旁边，在那里打盹。林英便咳嗽一声，那个丫头惊醒了，揉着睡眼见他进来，忙站起来说道："姑老爷请坐！"林英道："你们家小姐到哪里去了？"那个小丫头忙道："小姐在对过那位番小姐那里谈着呢。"林英听了就回转身忙向对过的房里而来。走到房门口，偷眼往里一望，只见她两个正在谈得高兴。林英一脚跨入她们的房间，才将她们的话头打断。林英笑道："你们谈得到好，将我都不理了。"她们见他进来，忙着一齐立起，叫他坐下来。淑

儿笑道："人家正在谈得高兴，谁让你撞了进来？"林英对淑儿笑道："现在天不早了，也好回去睡了。"淑儿笑道："我睡与不睡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！要你在这里噜苏什么呢。"林英笑道："你不着急，我倒有些着急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不禁满面通红，用星眼向他一瞅道："啐！谁和你说混话？"林英笑道："我倒是实在的话，良宵苦短，有话明天也好谈的。"玛丽也跟着劝道："姐姐，天不早了，请回去安息罢。"她玉体横陈的往玛丽的床上一躺，笑道："谁和你去胡缠呢，快点走罢，让我与妹妹在一起睡一夜安稳觉罢。"林英又说了半天。她响也不响。林英没法，突然想出一个主意来，忙向玛丽丢了一个眼色。她便会意，托故出了房门，径到淑儿的房中去睡觉了。林英将房门一关，走到床前，便替她宽衣解带，同入罗帏。一度春风，沾尽人间艳福。俗语有一句话，说新婚不如久别，个中滋味，又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的。到第二天，林英带了淑儿、玛丽一齐到后面去告别，免不得又是一番叮咛难舍，说也不尽。

蔡谙等辞了富平，出了宁白村，竟往东方而来，一路无话。一直到七月十三日，才抵长安的西门，早见受经台筑得高入云霄，彩画得十分庄严富丽。蔡谙等还未到台前，早有十里亭亭长飞马进城报告蔡谙回来的消息。明帝闻得黄门官奏道："蔡中郎现已将真经取了回来了，现在已经到城外的受经台了。"明帝闻奏大喜，忙命侍臣大排銮驾，带了众文武，一齐出城迎接。蔡谙远远的望见羽葆仪仗，晓得圣驾出城，慌得滚鞍下马，伏在路旁。林英等也就跟着下马，俯伏蔡谙的后面。不一会，明帝的銮驾到了。蔡谙等三呼万岁。明帝连忙下辇，将蔡谙搀了起来，口中说道："卿家们一路上车马劳顿，无须拘礼了。"说着，便命林、胡等一律平身。蔡谙等舞蹈谢恩。这时内侍臣捧出金壶玉浆，明帝亲手

挨次敬了三杯。蔡谙等又谢龙恩。一会子，各种仪式，俱已做过。那御驾前面的校尉，一队一队的向受经台上开发。早有内侍臣将白马背上驮的真经搬了下来，恭恭敬敬的捧上台去。明帝领着众臣上了台，当有司仪官喝着礼典。明帝昭告四方，擎着香对四方拜了四拜，缓步正位。蔡谙将真经一袱一袱的捧到案前。众大臣从未见真经是个什么样子，所以大家一齐聚拢来观看。只见明帝慢慢的将黄袱放开，一一查点，与蔡谙所报之数，实相符合，便先将《大乘经》第一卷展开，与诸大臣一并观看，只见里面奇字满纸，怪言充幅，一点也不能了解，不禁十分纳闷。有几个明达的大臣。见了这经满纸荒唐，不禁互相暗笑。蔡谙晓得众人不懂，忙俯伏奏道："我主容奏：佛经旨意玄深，一时不易懂得，请静心研习，当不难彻悟也。"明帝闻奏称是，便命守台官将真经藏好，摆驾回殿，加封蔡谙为大司空，胡明为宁远侯，林英为白度侯，两个夫人，也有极品的官诰，按下不表。明帝自从得了真经之后，便下诏大赦天下，死囚俱释放出狱，到处建筑庵观寺院，容纳僧道之流；一面又命将取来的真经命人刻版重印，以期普及。不到三月，果然风闻全国，家家吃素，户户念经。

这时单表一人姓刘名英，这人本与明帝是介兄弟，乃是光武帝第十一个殿下。他乃是许美人所生的。当明帝即位时，便封他为楚王，地土极小，而且又穷弱不堪。明帝本来是个宽宏大量的主子，见他的范围又小又穷，倒也可怜他，常常有些赏赐。不想这个楚王刘英却是一个豺狼，面子上到还不敢出明帝的范围，暗地里却反对得极其厉害。他在渔阳、上谷一带，真是为所欲为，收吸民财，怨声载道。家里藏着无数的美妻娇妾，常常有谋为不轨的念头，无奈兵力又

少，不敢公然起事。他听说明帝取来真经，他不禁生了歹心，一面着人到长安去请僧道，一面在渔阳城内建筑一座极大的元云寺，命一群百姓俱来烧香祈福，自己也镇日价的在寺里混着。这元云寺里的主持僧，名叫道慧，年纪差不多还没有二十岁，生得滑头滑脑的，极其刁钻。他晓得刘英的心思，便造了许多无稽的瞎话，把个刘英弄得天花乱坠，言听计从。将这道慧便象菩萨一般的看待，常常将这道慧带到府中，请斋陪席的百样殷勤。这道慧到他的府中，看见满眼都是些美婢娇妾，不禁食指大动。无奈侯门深似海，无从下手，倒是一件憾事。他每每借着一个名目，常要到刘英的府中，指东画西的一阵子。有一天，他正在寺中发闷，瞥见楚王府中的一个家将跑进来，向他道："大和尚，我家王爷请你，有一件要事相商。"他听说这话，如同得圣旨一样的，连声答应道："是是是，就去就去。"说着走入禅房，换了件新鲜触目的袈裟，随着那个家将出得门来，径到了楚王的府内。到了会客厅上，往椅子上一坐，闪开那一对贼眼，四下一望，不见有一个人在这里，心中好不疑惑。只听那家将对他说道："大和尚，烦你在这里稍坐一会，等我进去通报王爷一声。"他连声称是。那家将便进去。不一会，出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丫头来，涂脂抹粉的倒有几分动人之处，走到道慧的面前，先拿眼在他上下一打量，然后笑道："你这位师父，敢就是大和尚么？"道慧见她问话，不禁满脸堆下笑容来答道："承姐姐的下问，小僧便是。"那丫头掩着嘴向他嗤的一笑，说道："我家王爷，现在曹贵人的房里，请你去谈心呢！"道慧听了，诺诺连声的答应着，站起身来，跟着那丫头一同向后面转了多少游廊，进了一个极富丽的房间里面。他进了门，就见刘英怀里拥着一个千娇

百美的妙人儿。他估量着这个人一定是曹贵人了。刘英见他走进来，连忙将她推开，迎上来笑道："不知师父的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！"他连忙答道："王爷哪里话来，小僧伺候不周，还要请王爷原谅才是。"他嘴里说，眼睛早和曹贵人打了一个招呼，但见她对着道慧斜飘秋水，嫣然一笑，这一笑，倒不打紧，可是将一个道慧身子酥了半截。刘英只是谦让着道："岂敢岂敢，师父请坐下来，再谈罢。"他便一屁股送到刘英对过的一张椅子上，往下一坐。刘英对他笑道："孤家今天请师父，非为别事，因为各处的兵马皆已调好，预备克日起兵，未知尊意如何？"道慧听得，暗自欢喜道机会到了，便随口答道："小僧今天清晨在佛前祈祷过了，老佛爷曾发下一个签词。"楚王刘英忙道："是什么签词？"他道："汉家天下，惟英为王；欲祈大福，须在闺房。"我想这四句的意思，无非说是王爷一定是九五之尊；不过还有一点过失，须要闺房中人，到寺里去祈祷七日七夜，再求发兵的日期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"刘英大喜说道："是极是极，师父对于孤家，真是无一处不用心，事成之后，一定封你做个大国师，掌管天下的佛教，如何？"道慧忙假意谢恩。刘英又问道："闺房中孤家的夫人、贵人极多，哪一个最好呢？"他道："最好是王爷心爱的一个，她去祈祷起来，能够真心实意的。"刘英听得这话，便回头向曹贵人笑道："心肝，你可要吃点辛苦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正中心怀，故意说道："那可不能！羞人答答，谁情愿去呢？"刘英正色说道："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，别人我全不叫她去，独要你去，足见还是我疼爱你的。好人！你现在吃点辛苦，将来正宫娘娘不是你，还有谁呢？"她不禁乜斜着眼睛笑道："王爷不要将我折杀罢，我哪里有这样

大的福气呢！”刘英笑道：“你没有福，孤家有福，就将你带了福来了。”她向道慧问道：“师父，我几时去祈祷呢？”道慧笑道：“这个我却不能作主，要随王爷自便了。”刘英忙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，愈早愈妙，最好今天晚上就去罢。”道慧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便回去命人安排了。”刘英点头笑道：“那就烦师父的清神了。”道慧又向刘英说道：“不过还有一件事，我要对王爷说明。”刘英忙道：“你说你说。”他道：“老佛爷既判明要女子祈祷，千万不要遣那些五荤六杂的男人跟去，以致泄露天机要紧！”刘英忙道：“是极是极！就这样的办。”道慧便告辞出来，到了元云寺，象煞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一头无着处，好容易耐着性子，等到天晚。到了亥牌的时候，她才带着四个丫头前来。道慧道：“将她请进大殿，一面吩咐一切的人等，不准多走；今天是王爷的贵人降香，只命他的四个小徒弟进来念佛。”另外的和尚，因为佛事太忙，成日价的没有睡过一回足觉，听得这话，巴不得的各去寻他们的好梦了。他将大殿前面的锦幔紧紧的拉起。念到三更时分，他便命四个小和尚，四个丫头，一齐退出去，扬言娘娘求签，闲人不能在此。他们退出去之后，道慧便对她笑道：“娘娘请去求签罢！”曹贵人随着他一径走到大佛像后面的软垫子上，一把将她往怀中一搂，就接了一个吻。她也不声张。道慧悄悄的说道：“娘娘，可怜小僧罢！”她嗤的一笑，也没答话。他大胆将她一抱，往垫子上面一按，解了下衣，上面做了一个吕字，下面便狂浪起来。他两个各遂心愿，如鱼得水，一直弄到东方既白，才算云收雨散。道慧紧紧的将她抱住说道：“心肝，我为你费尽了心思，今天方才到手，但不知你究竟对我同情吗？”她笑道：“不知怎样，我自从看见你之后，就象魂灵不在身上的

一样，镇日价的就将你横在心里，这也许是天缘巧合吧！”道慧下死劲在她的粉脸上吻了又吻说道：“你在这里，一转眼七天过去，下次恐怕没有机会再来图乐了。”她笑道：“那个糊涂虫，懂得什么，我要来就来了。”二人一直到红日已升，才从里面出来，便将丫头们喊了进来。道慧说道：“娘娘的签已经求过了，现在身体困倦，你们伏侍娘娘到东边的静室里去安息罢。”丫头连忙答应，扶着她竟向东边静室里去休息了。暂按不表。此番刘英谋为不轨，早被一个人看破情形。你道是谁，就是行城县令燕广。他知道刘英就要发兵，镇日价长嗟短叹，无计可施。他的夫人谷琦向他问道：“你这两天为着什么事，这样的闷闷不乐？”他便将刘英谋反的情形，对她说了一遍。她不禁勃然大怒，便对燕广道：“我去修书与你诣阙告变去。”这正是：

只为藩王谋不轨，却教巾帼压须眉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

借剑杀人宫中施毒计
含沙射影枕上进谗言

却说燕广听得他的夫人的话，满心欢喜道："贤妻能助我一臂之力，那就好极了！"谷琦忙道："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何况此等谋为不轨的逆臣呢？"她说罢，磨墨拂儿，铺下雪浪笺，不一刻，洋洋洒洒立成千言。她用外套封好，对燕广说道："我们既去告发他们。料想他和我们必不甘休的。此地也难住了，不如妾身和你一同长安去罢！"燕广大喜道："是极是极！我也是这样的想，事不宜迟，今晚就走。"谷琦道："我们就是晚上动身，也不能明显形迹的。"他两个打定了主意，等到天晚，收拾细软，腾云价的直向长安而来，一路无话。到了长安，即行诣阙告变，弹劾楚王刘英，说他与王平、颜忠等，造作图书，谋为不轨等语。明帝得书，发交有司查复。有司派员查明，当即复奏上去，略称楚王刘英招集奸猾，捏造图识，擅置诸候王公二千石，大逆不道，应处死刑。明帝总算格外施恩，只将刘英的王爵夺去，徙居丹阳泾县，又赐汤沐邑五百户，遣大鸿胪持节护送，使乐人奴婢妓士鼓吹送行。刘英仍得高车怒马，带领卫士，迁到丹阳泾县。不过那个心爱的人儿，却随道慧逃得不知去向了。至于那一班同谋的王平、颜忠等，均先后入

狱，且待慢表。再说刘英到泾县之后，那一种野心仍然一分没有改去，还是聚众造谣，妄想吞夺汉室的江山。不料事机不密，早有人去报与大司徒虞延。谁知虞延以为刘英系天潢宫戚，未敢遽尔上疏。隔了数日，仍是燕广上奏。明帝大怒，便召虞延上朝，切实申斥。虞延惶恐无地，深怕明帝诛及九族，不如自尽了罢。他回到府中，吞金自尽。这事传到刘英的耳朵里，惊惧万分，暗想："大司徒尚且这样，我还想活么？"他也服毒而亡。明帝闻报，一面命将刘英按礼葬祭，一面抄查。锦衣尉奉命前往，隔了一月，回来交旨，献上刘英亲笔写的一本册子。明帝细细一看，不禁天颜震怒，忙将交与军马司，命照册拘拿。原来那本册子是刘英在日亲自写的，上面俱有名人巨卿的名子。但是他写这本册子，究竟是什么用意呢，小子的鄙见，他不过钦慕众人巨卿，想他们扶助，成其大事罢了。可是这班名人巨卿，是否认得刘英与刘英究竟有往来没有，我可说一句，连认得还不认得呢。军马司得了圣旨，便按着册子去挨次拘拿下狱。未到三天，竟拘禁有五千余人。三台严加询问，可怜他们名人巨卿，无辜的陡然蒙此不白之冤，谁也不肯承认和刘英通同作弊的。淹留日久，审问得毫无头绪，三台官也未免着了忙，惨毒的五刑，只好拿来施用了。这样的一来，将那些无辜的贵卿，害得皮肤溃烂，大半致死。有些未曾死的，奄奄一息，终无异词。日又一日，仍然毫无头绪，将京都内外的大小官员，弄得人人自危，如坐针毡上一样，这事马皇后知道了，便劝明帝从宽发落。明帝说道："梓童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须知这些俱是刘英的党羽，若不趁此将他们铲除，将来为害定然不小呢！"马皇后对明帝又劝道："妾幼阅经史，殊未见有五千余人同时入狱的；纵有一二不肖之徒，与刘

英谋为不轨，也是意中事，但是如许名人贵卿，万岁久知肝胆，难道他们一个个俱变了心么？依妾的愚见，请万岁亲幸洛阳，理直一趟，方可令无辜的得见天日，便是死了也就瞑目了。”明帝听马娘娘这番话，不禁大动恻隐之心，便于次日亲幸洛阳，开狱大审，理出未死者一千八百余人。那时正当天旱，谁知连夜即遍降甘霖。明帝大为动容，便越发从宽发落，于是多半赦免复职。只有王平、颜忠二人，铁案已定，而且为谋叛的渠魁，罪无可逭，命斩首示众。明帝将狱事理直清楚，便转驾回京。这一来，万民的信仰登时又增加几倍了。从此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康。略眨眨眼已到永平十八年的八月间了。有一日早朝以后，明帝忽然患病不起。未到十天，竟在东宫前殿御驾告崩。群臣以马娘娘没有生育，只得将贾贵人所生的刘炟扶登正位，是为章帝。奉葬先帝于节陵，庙名显宗，谥曰孝明皇帝，尊马娘娘为太后，迁太尉赵熹为太傅，司空牟融为太尉，调蜀郡太守第五伦升补司空。到了建初二年，将沘阳公主所生二女选入宫中，册封为贵人。原来这沘阳公主乃东海王刘疆的女儿，嫁与安丰侯窦勋。所以小子向后就要称为大窦、小窦了。但是她们姐妹两个，生得本来是倾国倾城，风鬟雾鬓，又兼那一双摄魂的秋水，举动可人。不要说章帝是个风流天子，见了爱得不可形容，即是随便何人见了这种的天生尤物，都要说一句我见犹怜呢。但是自从她们姐妹入宫以后，真个是品冠群芳，百花无色，谁知她们虽然得宠专夕，可是秀而不实，却未宜男，倒是宋贵人反得一子，取名为庆。章帝急欲立储，遂将庆立为太子。这事大窦、小窦心中大不满意，暗自商议道：“如今万岁已经将那宋贵人的儿子立为太子，眼见这正宫的一把交椅，还不是那个贱人稳坐了去么？”

小窦："可不是么？如今急急要想出一条妙计来，笼络万岁的心，将这皇后的位置先夺了过来，以后再慢慢的施展手段，将这条孽根铲除，你道如何？"大窦点头称是。至此她们各展媚惑手腕来迷溺章帝。尤其是大窦极意逢迎，百般温存，将一个章帝颠倒得神昏志迷，百依百顺。到了第二年的三月间，不幸马太后也崩驾了。章帝越发放荡无忌，镇日与大小二窦胡缠瞎混，一些儿也不问政事。大窦见机会已到，便在章帝面前撒娇撒痴的一回。章帝哪知就理，便毅然册立大窦为万民之母了。小窦留在静穆宫同样的受宠，不过名目上稍欠一点罢。这时六宫专宠的窦娘娘大权到手，真是如虎添翼，为所欲为了。有一天，趁章帝早朝的时候，便将小窦召进宫来，共同商议铲除宋贵人母子的方法。小窦首先说道："现在你的大权已经到手，要怎么，便怎么，还愁什么呢？"窦娘娘摇手说道："贤妹，这句话太没有见地，须知万岁既然册立她的儿子为太子，可见与她的感情谅非浅鲜了。如今我忽然在他的面前说她的坏话，万岁一定是不肯相信的，不独不能铲除她，恐怕与自己也有些不利呢。"小窦听得这番话，沉吟了片晌，然后说道："我想要铲除，就要铲除，千万不能再缓了！万一那贱人在万岁的面前，进了我们的谗言，那就不对了。我们失了宠，你这皇后的位置恐怕也要发生变化了。"窦娘娘听罢，蛾眉紧蹙，一筹莫展，停了一会，开口说道："你的话，何曾不是？无奈那个贱人，无疵可寻，这倒是第一层不容易下手之处。"小窦笑道："只要将良心昧起来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？"窦娘娘点头道是。小窦又道："要想去寻她的短处，非要先派一个人，在她那里刺探究竟，一得凭证，便好下手了。"窦娘娘笑道："现在的人心难测，除了你我姐妹，更

有谁人是我们的心腹呢？若是派错了人，走漏风声，如何是好？”小窦听了，也费踌躇，又停了半天，猛的跳起来，对窦娘娘笑道：“有了有了，我这条计包管百发百中，叫她死无葬身之地！”窦娘娘忙问道：“是什么妙计？”她不慌不忙的对她说道：“现在那贱人不是病了吗？”窦娘娘点头笑道：“是的。”她道：“京里不是有许多太医么？明天假传一道旨意，将那吴化召来，教两个小宫女将他引到她的宫中；一面教万岁去探探她的病势，那时碰了头，岂不是要起疑惑么？只要万岁起了疑心，这事便好着手办了。”窦娘娘拍手道：“绝好，就是这样的办法。但是召太医，还是在晚上的好，容易惹起万岁疑心。”小窦道：“当然是晚上。”她两个正自商议，忽然有个宫女来报道：“万岁回来了！”窦娘娘带着小窦一齐出来迎接。章帝见她们一对姐妹双双出来接驾，不禁满面春风，忙一弯腰伸出两手，将她们姐妹两个从地下搀了起来：笑道：“下次见孤，用不着这些俗礼了，一概可以从免。”窦娘娘谢恩答道：“这虽是万岁的天恩，但是宫闱之内，如果不按礼施行，何能压伏众人呢？”章帝笑道：“娘娘这话，十分有理；但是孤家的意思，并不是要一律免礼的。”说着，她们忙将章帝扶进宫中，分位就坐。章帝笑嘻嘻的向小窦说道：“爱卿！今天什么风吹到这里来的？你的姐姐常常要到你那边去，怎奈宫内的闲事太多，所以总未能得一些空子。孤家前天已经对你说过了。这几天孤家身体不大好，所以也没有到你那里，心中很是抱歉，正要过去向你告罪，不想你竟来了。孤王顺便对你说明，省得你又要误会。”小窦听得这番话，双颊绯红，斜乜着星眼向章帝一瞟，展开宫袖，掩口笑道：“万岁爷不用这样的客气罢，我们这些人，哪里能当得起你去告罪，不要折杀贱妾

了。我今天听说万岁的龙体欠安，特地前来拜望的。”章帝听了，便情不自禁的将她搂到怀中，捧着粉颊，吻了几吻，笑道：“想不到爱妃竟有这样的好心，无怪孤王将你当着心肝儿看待了。”她微微的笑道；“万岁爷，请尊重一些！被宫女们看见，象个什么样子呢。”章帝笑道：“夫妇恩爱，人之大伦，谁敢来说孤家的不是呢？”这时，窦娘娘早将宫袖一展，一班宫女早就退出去了。她对章帝笑道：“万岁，你用不着去听她花言巧语的了，你知道她今天来做什么的呢？”章帝笑道：“还问怎的？她方才不是说过了吗？她今天来拜望孤家的。”她笑道：“不是不是；她见万岁这几天没有到她那里，她今天是来寻万岁责问的，请万岁就去罢，不然她的性子呕起，大兴问罪之师；那样一来，连我还不得过身呢！”小窦倒在章帝怀中，仰起粉脖对章帝笑道：“万岁爷听见么?还亏她是一位皇皇的国母呢!这两句话就象她说的么？你不问，我却要和她交涉了。”章帝笑道：“好在你们是姐妹，她拿你开心取笑，也不要紧；你拿她开心取笑，也没有关系，自古道，清官难断家里事。我虽然是个九五之尊，但是你们的事情，我却不敢干预的。”小窦笑道：“我晓得了，用不着万岁爷再说了，这无非是万岁爷怕她。”说到这里，掩着嘴，眼看着大窦，只是吃吃的笑个不止。窦娘娘笑着问道：“怕什么？快些说出来！”她笑道：“用不着说了，万岁爷是个明白人，说出来反觉不大好听，不如不说罢。”窦后一叠叠的催道：“他明白，我不明白，务要你说出来！如果不说，光向万岁爷说，我可要将我的威风摆出来了。”章帝笑道：“那可使不得，孤王替她说了罢，千怕万怕，大不过怕老婆罢了。”大家戏谑了一阵子，小窦便告辞走了。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小窦便命两个心腹的内监，去请吴化。

不一会，果然请到宫中。小窦便命两个小宫女，将他送到宋贵人的宫中。宋贵人的病已经好了，正坐在窗前观看经史，瞥见外面一个宫女进来报道："吴太医来了。"宋贵人只当是万岁的旨意，教他来的呢，忙命宫女请他进来。宋贵人便向他说道："太医，今天来有什么事的？"吴化被她这一问，倒弄得不知其所以，讪讪的答道："万岁的旨意，着微臣来替娘娘诊视的。"宋贵人不觉诧异的说道："我不过前天偶然感着一点风寒，原没有什么要紧，昨天就好了，现在用不着诊视了。"吴化听了答道："这是万岁的旨意，教微臣来的，但是娘娘贵恙之后，也要加些调理才是。"宋贵人接着说道："好好的一个人，又何苦去寻药石来吃，做什么呢？"

不表他们在这里谈话，再说小窦将吴化送去之后，又着人去到窦娘娘那里报信，她得着这个消息，赶紧对章帝说道："万岁，前天臣妾听说宋妹妹的身体欠安，现在不知好一些么？"章帝忙问道："她难道生病了么?"窦娘娘答道："正是呀，我请万岁还是去望望她，究竟是什么病？也该去请一个太医来诊视诊视，才好呢。"章帝忙道："是极是极，还是娘娘想得到，我倒将她忘记了。前天有一个宫天曾对我说起，不料孤家竟未留心，今天难得你提起，我便望望她罢。"他说罢，便起身径向淑德宫而来，他一个人走进去，瞥见宋贵人的对面坐着一个男子，不禁一怔。忙走进来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吴化，不禁顿起疑云。宋贵人见他进来，慌忙站起接驾，吴化随后俯伏地下，奏道："微臣奉旨前来，娘娘的玉体，已经大安了，不须再用药石了，请旨定夺！"章帝听了这话，不禁十分诧异，暗道："这话从何说起，我几时有旨意传他呢！"章帝想到这里，猛的省悟，暗道：

"这个贱人，竟做出这样的事来，好好好！"他想到这里，也不答话，忙唤道："武士何在？"话犹未了，早拥进许多武士。章帝忙命将吴化拿下。一群武士，如虎扑羊羔般的就地将吴化抓起来。慌得吴化满口呼冤向章帝呼道："万岁爷！臣有何罪，请示明白，微臣就是死也瞑目了。"章帝忙命掌嘴。不由分说他的两颊上，劈劈拍拍的早打了几下。章帝又命将宋贵人囚入冷宫，听候发落。众内监不敢怠慢，登时将宋贵人禁入冷宫，可怜一位极贤德的宋贵人，到了现在，还不知道究竟是为着什么一回事，将她囚入冷宫呢，但是一点也不怨恨章帝昏暴，自叹自己命苦罢了。目下暂且将她搁起，再说吴化囚入天牢，约在明日午时三刻，就要处以极刑了，这个消息传到众大臣的耳朵里，没有一个不大为骇异，均众口异词，莫衷一是。到了第二天的早朝，众大臣挨次上本保奏。章帝一概不准。这时却恼动了大司空第五伦越班出来，俯伏金阶奏道："臣闻盗贼处以极刑，当亦有证据；今天太医吴化身犯何罪，陛下未曾宣布，便欲施以极刑，岂不令天下之士有异议么？微臣冒死上渎天颜，无论如何，总请万岁将吴化的罪状，先行露布，然后杀之未晚。"章帝忙道："这事孤家自有道理，请卿家不要多问。"第五伦又俯伏奏道："这并非是微臣多事，不过先帝曾有遗言：赏罚务明，功罪必布。现在万岁这样的做去，岂不令朝中人人自危，而且失万民的崇仰么？"章帝也没话可说，停了半天，才开口说道："他未得孤家的旨意，擅自进宫，这罪还可赦么？"第五伦奏道："吴化乃是先帝的遗臣，一举一动，未曾稍失礼仪，难道他未曾奉旨，竟敢擅自闯入内宫了么？我想这事，定有冤情，还请陛下详察究竟，然后再治罪不迟。"章帝听得，便觉这话也很有理，便将赐死的旨意收回。不想窦娘娘在帘后听第五伦

这番辩论，竟将吴化的死罪赦掉，她不禁暗暗的怀恨道："颇耐这个匹夫，他竟来和我作对了。好好！管教你认得我的手段便了。"不说她暗自发恨，再说章帝龙袖一拂，卷帘退朝，和窦娘娘一同向坤仪宫而来。半路上有人报道："宋贵人服毒身亡。"章帝听说这话，一点也不悲感，气冲冲说道："她死了便死了，要你们这班狗头来大惊小怪的做什么呢？"那些内待臣吓得俯伏地下，头也不敢抬，等圣驾走过去，才从地下爬起来，抱头鼠窜的走了。可是窦娘娘听说宋贵人已死，真个是化子拾黄金，说不出来的欢喜。到了晚上，章帝自然是在她的宫里，晚膳已毕，章帝因为多吃了几杯酒，又因为病后，那个老调儿许多时未弄了，便来不及的和她同入罗帏，一场鏖战。等到云收雨散之后。她便偎着粉脸，对章帝轻启朱唇，说出一番话来。这正是：

荡妇阴谋信可畏，遇姬长舌实非虚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

乍解罗襦小秃驴得趣
闹翻绣闼大司马捉奸

却说窦娘娘偎在章帝的怀里，故意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章帝被她这一哭，倒弄得莫名其妙，忙问她道："娘娘什么事不如意，这样的悲伤，莫非怪孤家强暴了么？"她答道："万岁哪里话来，妾身不许与万岁便罢，既沐天恩，还有什么不如意处呢！不过臣妾今天听得一个消息非常真切。如果这事发生，恐怕要与万岁大大的不利呢！"章帝听她这话，连忙问道："娘娘得着是什么消息，快道其详。"她道："万岁将宋贵人囚入冷宫，究竟为着什么一回事呢？"章帝道："这狗贱人私通太医，杀之不足以偿过，将她囚入冷宫，还算格外加恩哩！"她道："万岁虽然不错，但是她的哥哥宋扬，听说妹妹囚入冷宫大为不服，联络梁贵人的父亲梁竦阴谋不轨，并在京内造谣惑众，弄得人民惴惴不安，所以臣妾想到这里，很替万岁忧愁不浅，因此落泪。"章帝听她这番话，惊得呆了半晌，对她说道："哦，果然有这样的事么？"她道："谁敢在万岁面前讲一句虚话呢？"章帝道："怪不道这些贼子近两天早朝，都是默默的没有什么议论，原本还怀着这样野心呢！别的我倒不说，单讲这梁贵人，难道孤家待她薄么？她的父亲居然这样的无法无天，我

想她一定是知道的。”窦娘娘在枕上垂泪道：“万岁不提起梁贵人，倒也罢了；提起她来，臣妾不得不将她的隐事告诉万岁了。”章帝道：“你说你说，我没有不相信的。”她道：“这梁贵人的性子真是一个火燎毛，一言不合，马上就来胡缠瞎闹。”章帝诧异道：“那么，她见了我总是温存和蔼的，从未失一次礼节呢！”她连忙说道：“万岁哪里知道，她见了你，当然不敢放肆。但是万岁只要三天不到她的宫里去，暗地里不知咒骂多少呢！我几次听见她的宫女们来告诉我，我还未十分相信。前天我到濯龙园里去散心，从她的宫门口经过，她不但不出来迎接，在宫里面泼声辣语的指张骂李。万岁爷，你想想看，我是一个六宫之主，岂可和她去一般见识么？只得忍耐在心，不去计较她。谁想她竟得步进步，在宫中越发肆无忌惮了。前天万岁在未牌时候，可曾召那个大臣进宫议论什么事情？”章帝忙道：“不曾不曾。”她故意恨了一声道：“我早就知道这贱人的私事了，原来还有这样的能耐呢！我倒要佩服她好大胆。”章帝听她这话，不禁问她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她停了一会，才说道：“还是不要说罢，说出来又要得罪了别人。”章帝急道：“娘娘，你只管说出来，我怕得罪谁？”她道：“万岁既然不怕，我当然是说出来。听说那天未奉旨意的大臣，据他们传说，就是第五伦。”章帝听得这话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“好好好，怪不道那匹夫每每谏阻孤家的命令，原来还有这样的事呢！”他们两个谈谈说说，不一会，鸡声三唱，景阳钟响，章帝匆匆的起身上朝，受众文武参拜已毕，便下旨意将梁竦、宋扬拘提到殿。章帝将龙案一拍骂道：“孤王对于你们有什么不到之处，胆敢这样的目无法纪，造谣惑众，你们的眼睛里还有一些王法吗？”章帝越骂越气，不由的传了一道圣旨，推出午

门斩首。这时三百文臣，四百武将，一个个如同泥塑木雕的一样，谁也不敢出班多事。独有大司空第五伦越班出众，俯伏金阶，三呼万岁。章帝见来者正是第五伦，不由的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冷笑一声，对第五伦问道："大司空出班，敢是又有什么见教么？"第五伦奏道："我主容奏，臣闻汤武伐纣，尚须先明罪状；今梁竦、宋扬阴谋不轨，应即处以死刑，惟谋叛的凭证何在？或者为人告发，万岁当亦指出此人，与梁、宋对质，使彼等虽死无怨。臣滥膺重任，迫于大义，思自策励，虽有死，不敢择地。愚衷上渎，伏乞圣裁。"他奏罢俯伏地下，听候章帝发落。章帝听罢，气冲冲的喝道："第五伦！你身居台辅，不思报效国家，为民除害，反而为这些乱臣贼子狡词辩白，显系有意通叛。人来！将他抓出去砍了！"第五伦面不改色，从容立起来就绑。那一班值殿的武士，刀光灼灼，将第五伦牵了出去。这一来，众文武越不敢置词保奏。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，太傅赵熹刚由洛阳回京，听说要斩第五伦，大吃一惊，火速上朝。刚走到午朝门外，瞥见第五伦等三个人已上桩橛，只等旨下，便来动刑了。赵熹大踏步喘吁吁的喊道："刀下留人！我来保奏！"众武士见太傅上朝，谁也不敢动手了。这时太尉牟融，司冦陈凡，吏邦尚书鱼重，见事到如此，再不出来保奏，眼见第五伦等三个人就要送掉性命了。他三人一齐出班保奏第五伦。章帝哪里准奏，忙命值殿官悬起上方宝剑，他口中说道："谁来保奏，就令他和第五伦同样受刑！"吓得他们不敢再奏，退身下来暗暗叫苦。牟融悄悄的说道："可惜太傅在洛阳，又未曾回来，如果他来，一定能够将第五伦保奏下来的。除了他，别人再没有这样能力。"话还未了，瞥见黄门官进来报道："太傅由洛阳回来，要见万岁。"章帝听了，

便着了忙，连教请进来，一方火速传旨去斩三人。谁知那些武士见圣旨出来，就如未曾看见的一样，挺腰叉手，动也不动，那传旨官叠叠的催道："圣旨下，快快用刑罢！"那些武士齐声答道："现在太傅前去保奏了，难道你不知道么？谁敢去和他老人家作对呢？我们没有两个头颅，只好守候他老人家去保奏过了，若不是准，再为动手不迟。"那传旨官喊道："难道你们不服圣旨么？"他们齐道："他老人家已经对我们关照过了，谁敢去捋虎须呢？虽有圣旨，只好再等一会子罢。"不说他们在这里辩论，再说赵熹踉踉跄跄的赶到金阶之下，握住胡子，喘了半天，才俯伏下去，三呼万岁。章帝即命金墩赐坐。赵熹发出一个颠巍巍的声音说道："敢问我主，大司空犯了什么大罪？"章帝安慰他道："老爱卿！远涉风霜，何等的劳苦，孤家实在不安，请回去静养静养吧！第五伦身犯不赦之罪，所以孤家一定要将他斩首的，这事也无须老爱卿烦神。"赵熹忙道："万岁这是什么话？第五伦犯法，应当斩首；但是也该将他的罪状宣布于微臣考察考察，是否可有死刑之罪，那时方不致失却万民之望。而且第五伦司蜀郡十有二年，清廉简正，有口皆碑；即使他纵有一二不到之处，我主也应念他的前功，施以惩劝方不失仁君之大旨。今万岁遽然不念前功，施以极刑，不独离散群心，亦失天下之仰望，将来社稷前途，何堪设想呢？我主要杀第五伦，微臣不敢阻止，但是先要将他的罪状宣布。如果欲以莫须有三字屠杀朝廷的柱石，宁可先将老臣这白头砍下，悬在午朝门外，那时随我主怎样了。"他说罢，起身下座，重行俯伏地上，听候章帝发落。章帝被他这番话说得闭口无言，没了主意。停了半天，方才答道："老爱卿且请归坐，容孤家再议！"赵熹奏道："我主请不必粉饰，赦杀

与否请付一明决罢。”章帝答道：“老爱卿请勿深究，孤家准奏，将他们放下就是了。”赵熹奏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要是被万民知道，还要说老臣压迫圣躬，强放罪魁呢！”章帝道：“前情一概不究，命他改过自新，这是孤家的主见，怎好说是老爱卿强迫呢？”他说罢，忙下旨将第五伦放下，官还原职，梁竦、宋扬削职徙归。赵熹舞蹈谢恩。满朝文武，谁不咋舌称险。退朝之后，赵熹又将群僚责问一阵子，谁也不敢开口和他辩白。

再说章帝回宫，便命梁贵人收入暴室。窦娘娘便将她所生的儿子刘肇收到正宫抚养。章帝趁此就将刘庆发为清河王，将刘肇立为太子。可怜梁贵人到了暴室中，不到半月竟香消玉殒了。隔了几天，窦勋忽然得了一个中风的症，未上几小时，竟呜呼哀哉！大司马窦宪闻讣进宫，窦娘娘听说父亲死了，只哭得泪尽肠枯，便在章帝面前说要回去省亲致祭。章帝很赞美她的孝行，一词不阻，便准了旨，择定建初六年四月二十日回家致祭。大司马得旨，忙命人高搭孝篷，长至四五里之遥，延请高僧六七十个在府中超度。文武百官，谁不来趋奉他呢，你送礼，我摆祭，真个是车水马龙，极一时之盛。但是在这热闹场中，却有一件极有趣味的事情，不妨趁此表了出来。这窦宪依着他妹妹脂粉势力，出车入马，富埒王侯，婢仆如云，妾媵盈室，一举一动莫不穷极华贵。满朝侧目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虽有赵熹、第五伦等几个刚直不阿，无奈第五伦因为前次受了挫折，不愿再作傀儡；赵熹年高昏耄，眼花耳聋，渐渐的没有什么精神来弹劾这些奸佞了。牟融为人静肃，不喜多事。所以将一个窦宪娇得不可一世了。这次他的父亲死了，居然出斧入钺，一切仪仗与天子无甚差别。单说他的姬妾一共有四十七个，俱是横

占霸夺来的。其中有一个名叫骊儿的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贝齿星眸，芳龄只有二九零一，可是她的生性风骚。那窦宪疲于奔命，一天应付一个，派下来须要一个多月才临到她这里一次呢。得到实惠与得不着实惠，还未可知。试想这朵刚刚开放的鲜花，常常挨饥受饿，得不到雨露，还能不生欲望么？只好在暗里别寻头路，以救燃眉。她的解馋人，本是窦宪面前一个侍尉名叫杜清，年轻力足，还能满她的欲望。常常到了风雨之夕，这杜清见他的主人不来，便很忠实的来替他主人做一个全权代表了。暗度陈仓的老调儿竟有二年多了，终未有被一个人看出破绽来。到了现在，府中正忙着丧事，人多杂眼，那个越俎代人的事情，只好暂告停止。所有的妻妾，一齐住在孝帐里守孝，那些和尚成日价的铙钵叮鸣的念着。到了第四天，新到一个西域的小法师。大和尚与恩光禅院的方丈，便请他登堂拜忏。那小法师年纪不过十七八岁，披着五色轻俏的袒衣，杂着众僧走到孝堂里面去拜忏。一时哆罗哆罗不南噜苏之声，不绝于耳。那一群妇女，循例娇啼婉转，和众僧的念忏的声音互相混着，煞是好听。停了一会，众僧将一卷玉皇忏拜完，一齐坐在蒲团上休息。那孝帐里一群粉白黛绿之流，不住的伸头向外窥探。大家不约而同将视线一齐集到这位小法师的脸上。这小法师也拍了回电。只见一群妇女之内，只有一个入他的眼睛，无形中四道目光接触了好几次，各自会意。不多时，天色已晚，众和尚又在孝堂里摆下法器，放着瑜珈焰口。放到四更以后，那些和尚东倒西歪的都在那里打瞌睡了。这小法师却怀着满腔心事，两只眼不时向孝帐描着。不多一会，瞥见有一个人从孝帐里婷婷袅袅的走了出来，他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就是日间看中的那个丽人。他不禁满心欢喜，只见她轻移莲步，

慢展秋波，四下里一打量，不禁向小法师媚眼一瞟，嫣然一笑。这一笑倒不打紧，将一个小法师骨头都酥了。她用手向小法师一招，慢慢的退向屏风后头而去。这小法师身不由己的站了起来，随后进了屏风，只见她莲步悠扬的在前面走着。这小法师色胆如天，一切都不暇去计较了，追到她的身边，伸手将她一搂，亲了一个嘴，说道："女菩萨，可能大发慈悲，施救小僧这个。"她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话，用手将他推开，一径向左边的耳房而来。他哪里肯舍，竟跟着她进了房。只见里面除了她，没有第二个。他不禁喜从天降，一返身扑的将门闩起，走到她的面前，双膝一屈扑秃往下一跪，央告道："女菩萨，可怜贫僧吧！"她故意的娇嗔说道："你这和尚忒也大胆，为什么好端端的闯到人家的闺阁里来？做什么的，难道你不怕死么？"小法师道："娘子！日间早就对我打过照面了，怎的到了这会子，反而假装起正经人来，是什么缘故呢？今天我就是死了，也不出去的，求娘子快点开发我吧！"她扬起玉掌，照定他的脸上拍的就是一下子，故意说道："谁和你在这里混说呢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不要惹得我性起，马上喊人将你捆了。"小法师不独不怕，反满脸堆下笑来，忙道："不想我这嘴巴上，竟有这样的福气，得与娘子的玉手相亲近，还请娘子再赐我几掌。"她星眼斜飘，嗤的一笑道："看不出你这个小秃驴反知趣咧，你起来罢。"小法师听她这话，真是如同奉着圣旨一样，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将她往床上一抱，宽衣解带，共赴阳台了。

不说他们正在巫山一度，再说那个杜清将窦宪送到十八姨娘的房里，自己退了出来。正走到前面的孝帐里，用目一张，只见那些守孝的人和一群和尚，均已酣然入梦了，他大胆着伸头朝孝帐里面一张，却单单不见了骊儿。他不由的心

中诧异道："她本来是与大众一同守孝的，此刻不见，莫非是回房去睡觉了吗？"他寻思了半天，暗道："我且去看看她，究竟是到哪里去了？"他便离了孝帐，一径向后面而来。刚刚走到她的房门外，耳朵里忽然冲着一着奇怪的声音，他屏气凝神的听了片晌，不禁忿火中烧，不可遏止，暗道："原来这贱人还是这样的人物呢！好好，管教你今日认得咱老子的手段。"他说罢，离开这里，一径向窦宪房中而来。不一会，到了窦宪的房门口，用手在房门上面一拍。里面有人问道："谁呀？"杜清连忙答道："是我。"窦宪听见他的声音，连忙问道："杜清！你此刻还不去睡觉，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呢？"他道："请大人起来，我有要事禀报。"窦宪见他半夜三更的前来，料知事非小可，连忙一骨碌起身，将门放开。只见他满脸怒容，窦宪问道："杜清！你有什么要紧的事，请你就说吧。"杜清道："请大人将宝剑带着，跟我倒一个地方去，自有分解。"窦宪真的挂起宝剑，随着一径向前面而来。走到骊儿门口，杜清止住脚步，悄悄对窦宪笑道："大人请你近来，细细的听听看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"窦宪附耳靠门，听了一会，只听得里面吱咯吱咯的床响和一种狎昵的声音。他不听犹可，这一听不禁将那无名忿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一脚将门踢开，瞥见床上一对男女，正在那里干那不见天的事哩！他定睛一看，男的却是一个六根未尽的小法师，女的却是自己的爱妾骊儿。他不禁勃然大怒，拔出剑来，飕的一剑砍去，那小法师上面的头，却离了本位，骨碌碌向房外去了，这时鲜血直喷。骊儿见了这样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啊呀两个字还未喊得出口，剑光到处早已身首异处了。杜清见将她杀了，未免心中倒暗暗的懊悔起来，却不敢说了出口，只得私下里叫苦。窦宪将二人杀了，便对杜

清道："你赶紧去喊两个侍尉，将这狗贱人与秃驴的尸首，悄悄拖出后门，埋入花园里面，不准声张。"杜清唯唯答应，转身出去。不多一会，带来两个人，将他们的尸首用力一提。说也奇怪，小法师的两只手紧紧抱着骊儿，竟象生根了一样，任你怎么提拔，文风不动。他们见了这样，倒反没了主意。杜清道："提不开，就将他们两个尸首一并抬了去罢。"有一个侍尉答道："那却如何使得？抬出去，万一被人看见，这赤身露体的一男一女，究竟象一个什么样子呢？"窦宪见他们尽在这里游疑，不禁怒道："你们这些无用狗头，这一点事都不能完全的办妥了，还有什么用处？"他说罢，拔出宝剑，将小法师的两只膀子砍了下来。这一来可离开了。他们一人背着一个，径向后园而去。这正是：

生前何幸同罗帐，死后还应共一邱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

园丁得宠蔷薇花下
厨役销魂翡翠衾中

却说两个侍尉，将他们的尸首，用被褥裹好，拖到后园，用土掩埋不提。这时窦宪对杜清说道："你将这里的血迹打扫干净，替我将那些秃驴完全赶了出去，用不着他们在这里鬼混。"杜清忙道："动不得，千万不能这样的做去。明天娘娘驾到，见这里一个和尚没有，不怕她责问么？再则你现在将小法师杀了，他们还不知道呢。如果你突然要将他们赶出去，不是显易被他们看出破绽来吗？我看千万不能这样做去，只好多派几个人，在前面监视他们，不会再有什么意外之事发生了。"窦宪翻翻一回白眼，说道："依你这样的说，我是不能赶他们的了。"他道："动不得，只好忍耐几天罢了。"窦宪说道："既如此，你替我派几个人，暗地侦视他们便了。"他说罢，回房而去。杜清一面将房里的血迹打扫干净，一面又派好几个人去暗里头侦视一群和尚。再说那些放焰口几个和尚，一个个打了半天瞌睡都醒了，敲着木鱼金磬，嘴里哼着。不多一会，敲鼓的和尚回头一看，不见了小法师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"他到哪里去了，敢是去登厕了么？我想他是一个法师，理应知道规矩才是个道理；难道这台焰口还未放完，就能去登厕了么？我想决不

会的。”他顺手向后面的一个和尚一捣，那和尚正在打盹，被他一捣，不禁吓得一噤，揉开睡眼，大声念道：“嘛咪吽，嘛咪吽。”这敲鼓的和尚，忙悄悄的说道：“喂，你可见正座的小法师到哪里去了？”那和尚听他这话，用手向背后一指，说道：“不是坐在上面吗？”敲鼓的和尚用嘴一呶，说道：“你看看！哪里在这里呢？”那和尚回头一看，果然不见正座的小法师坐在那里了，不禁很诧异的问道：“这可奇了，到哪里去了呢？”这两句话声音说得大一点了，将众和尚都惊动了。不约而同一齐朝正座上一望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，面面相觑了半天。那敲木鱼的和尚，猛的跳起来对大家说道：“我晓得了，这小法师一定不是凡人，恐怕是罗汉化身，来点化我们的，也未可知，他现在腾云走了。”众和尚听他这话，有的念佛，有的合掌，有的不信，叽叽咕咕在那里纷乱不住。又有一个和尚说道：“方才静悟大和尚这话未免忒也不符，他既是个神僧，还吃烟火之食么？我想他一定是个骗吃骗喝的流僧，他怕这台焰口放不下来，趁我们打盹，他轻手轻脚的逃走了，也未可知。”又有一个和尚极力辩白道：“你这话，未免太小视了人，连我们方丈都十分恭敬他；如果他是个流僧，我们方丈还这样的和他接近吗？”那敲鼓的和尚说道：“如今他既然走了，管他是个好和尚，坏和尚；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了正座，这焰口怎样放法？万一被人家知道了，便怎样办呢？”大家道：“这话不错，我们赶紧先举出一个正座来，遮人耳目，才是正经。”说罢，你推我，我请你的虚谦了一阵子。结果那个敲鼓的和尚，被他们选出来做正座，马马虎虎将一台焰口勉强放了。到了天亮，那方丈主持一齐走了进来，见小法师不在里面，忙齐声问道：“小法师到哪里去了？”众和尚一齐

撒谎答道："我们放到半夜子时的时候，小法师头上放出五彩毫光，脚上生出千朵莲花，将他轻轻的托起腾空去了。"那主持方丈便合掌念道："阿弥陀佛！我们早就知道这小法师是个神僧了。"正在说话之时，窦宪从里面走来。方丈和尚连忙上前来打个稽首，对他说道："恭喜老王爷，洪福齐天；他老人家归西，竟有神僧前来超度，还愁他老人家不成仙成佛么。就是大人，将来也要高升万代的。"窦宪猛的听他这些话，倒弄得丈二的金刚，摸不着头脑，忙问他什么缘故。那方丈连忙将夜来众和尚看见小法师飞腾上天的一番话，告诉窦宪。窦宪才会过意来，不禁点头暗笑，也不回话。

不多会，早有飞马进来报道："娘娘的銮驾已出宫门了，赶紧预备接驾要紧。"窦宪听说，忙去安排接驾。沘阳公主带着众姬妾迎出孝帐，俯伏地下。停了一会，只见羽葆执事，一队一队的慢慢近来。随后细乐悠扬拥着两辆凤辇。凤辇前面无数的宫嫔彩女，一齐棒着巾栉之类，缓缓的走到孝帐面前。沘阳公主连忙呼着接驾。窦娘娘坐在前面辇上，见她母亲接驾，赶紧下来，用手将她搀起，口中说道："孩儿不孝，服侗圣躬，无暇晨昏定省，已经有罪，何敢再劳老母前来接驾，岂不是将孩儿折杀了么？"小窦贵人也跟着下了辇，与她母亲见礼。母女三个握手呜咽，默默的一会子。窦宪又赶出来接驾。接着那些姬妾跪下一大堆来，齐呼娘娘万岁。窦娘娘一概吩咐免去，方与沘阳公主一同进了孝帐举哀致敬。将诸般仪式做过，窦娘娘便随她的母亲、妹妹一齐到了后面。这时有个背黄色袱的宫员飞马而来，到了府前，下了马一径向孝堂而来，走到孝堂门口，口中喊道："圣上有旨，并挽额前来致祭，大司马快来接旨！"窦宪忙摆香案，跪下来接旨。那个司仪官放开黄袱，取出圣旨，读

了一遍，又将祭词奏乐读了，然后许多的校尉指挥御林军扛着一块沉香木的匾额，并许多表哀的挽联。窦宪三呼万岁谢恩。司仪官便告辞，领着校尉御林军回朝而去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大小两窦进了内宅，和她的母亲以及窦宪的夫人谈了一会子。小窦笑道："妈妈，我们那里好象坐牢的一样，一步不能乱走，真是气闷极了。在人家看起来，表面上不知道要多少福分才能选到宫里去做一个贵人呢，其实有什么好处，镇日价的冷冷清清，一点趣味也没有，反不及我们家来得热闹呢。"沘阳公主笑道："儿呀！你们这样的高贵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还这样的三石足四不愿吗？"大窦笑道："她还这样怨天怨地的呢，要是象我这样的拘束，你还要怨杀了呢，话都不能乱说一句。"小窦笑道："我究竟不解平常百姓家生个女儿，一年之内只少也要回来省望一两次，从不象我们一进了那牢三年多了，兀的不能回来望望。"沘阳公主笑道："我儿，你真呆极了！你可知道，你是个什么人呢，就能拿那些平常人一般比较了么？你们却都是贵人了。"小窦笑道："什么贵人，简直说一句，罪人罢了。无论要做甚么事情，全受尽了拘束，一点不得自由自便的。"大窦笑道："你看她这些话，可有一句在情理之中，你既不愿做贵人，难道还情愿做一个贱人么？"小窦道："你倒不要说，寻常人家一夫一妻的，多么有趣！不象我们三宫六院的，而且见了他都要跪接，这些事最教人不平的。"大窦笑道："罢呀！休要这样的不知足罢，你拿梁、宋两个比较比较，我包你不再怨天尤人了。人都不可以任意说没良心的话，万岁对于我们，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么？"小窦正要答话，忽见一个侍尉走进来说道："现在道场摆齐了，请娘娘、贵人、太夫人去做斋。"大窦听了这话，便向小窦使了一个

眼色。小窦会意，连忙对沘阳公主说道："姐姐的身体不大好，我也懒懒的，请太太前去罢，让我们舒舒服服的住一天，明天就要回宫了。"沘阳公主听了这话，忙道："那里做斋，自有我去，用不着你们了。"她说着，便起身带了一群的姬妾，径到前面去做斋了。小窦便对那些宫女说道："这里到了我们的家里，自然有人服事我们，用不着你们在这里侍候了，你们可以退出去，随意去游玩罢。"那些宫女随即谢恩退了出去。这里只有大小两窦。大窦悄悄对她说道："妹妹，难得我们有这样的好机会回来，千万不能失去，都要想出一个法子来，将那两个弄进宫去，要怎样便怎样，岂不大妙？"

列位！她说了这两句话，你们一定又要生疑了，那两个究竟是谁呢？小子也好趁此交代明白了。原来这大小两窦未曾选到宫里的时候，在家里本来是个风骚成性的人物。又见她的哥哥成日家抱玉偎香，受尽人间艳福，不知不觉的芳心受了一种感触。但是她们家，侯门似海，没事不能看见一个人，虽然有意寻春，无奈没法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如意的郎君。大窦究竟比小窦大了两岁，那勃勃欲动的一颗芳心，早就有了主见。她们厨房的大司务，共有十六个。内中有一个名叫江贵的，生得倒也不错，年纪约在二十以内。她却有心和他勾搭，不到三月，居然就实行做过那不见人的调儿了。他们一度春风之后，真是如胶投漆，再恩爱没有了。可是家中除了小窦以外，却没有第二个知道有这回事的。小窦见他们打得火一般的热，不禁也眼红，便在仆从身上留心，暗暗选了多时，终于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。有一天，无意走到后面园里去散闷，瞥见有一个人蹲在玫瑰花簇子那边，在那里持剪修节。她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十六七的童子，生得唇

红齿白，面如古月，双目有神，英俊得令人可爱。她不由的立定脚，低声问道："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几时到我们家里来的？"那童子抬头朝她一望，连忙住手立起，答道："小姐问我么？我姓潘名能，上月来的。"她微笑点首，又问道："你今年几岁了？你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"他笑道："我今年十七岁了；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母亲，别的没有人了。"她又道："你娶了亲没有？"他听说这话，不禁着的面红过耳，片晌怔怔的答不出一句话来。她掩口向他催道："这里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这里，什么话不好说，什么事不能做呢，尽管羞人答答的怕什么呢？"那童子愣愣的半晌才吞吞吐吐的说道："还没有女人呢，到哪里去娶亲呢？"她听罢，朝他嫣然一笑，说道："你一个人在这里，不觉得冷清么？"他道："我们做惯了，也不觉得怎样的冷清。"她道："你跟我到一处地方去玩耍罢！"他道："小姐，那可不能。我们做工的人，怎能乱走？倘被他们管事的看见，就要吃苦头的。"她道："你跟我去，凭他是谁，也不能来问的。"他听说这话，便放下剪刀，随着她一径向里面一间亭子里而去。不到一会，一对童男处女，一齐破了色戒了。从此以后，小窦每天无论如何，都要到他这里来一次。不想有一天，突然接到圣旨，选她们姐妹进宫。欲想去应选，又舍不得心坎上的人儿；若要不去，无奈王命难违，只得将他掼下来。一去三年，她虽然身为贵人，可是没有一天不思想潘能。怎奈宫禁森严，没事不能乱出宫门一步，所以怨天恨地的，无法可施。天也见怜，忽然得着这个机会，她也知道非在这时候，将他带进宫去不可。她便对大窦说道："你在这里坐一会子，我到园里去闲逛一回，马上就来。"大窦笑道："你去罢，我晓得了；但是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弄出破绽

来，大家没脸。”她用手将大窦一指，悄悄的笑骂道：“骚货！谁叫你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不怕秽了嘴么？”大窦笑道：“快些去吧，趁这会儿没人，一刻千金，不要耽误了。”她微微的笑着，也不答话，轻移莲步，袅袅婷婷的直向后园而来。走进园门，只见园内的花草树木，和从前比较大不相同，一处一处的十分齐整。她暗暗喜道：“不料他竟有这样的妙手，将这些花草修理得这般齐整。”她想到这里，脑筋里便浮出一个娇憨活泼的小少年来。她遮遮掩掩的走到三年初会的那一簇玫瑰花跟前，不觉芳心一动，满脸发烧，似乎还有一个潘能坐在那里的样子。她定一定神，四处一打量，却不见他的影迹，不禁心中着急道：“不好不好，难道被他们回掉了么？我想决不会的。”她又走过假山，四下里寻找了一会，仍未见有一些踪迹。她芳心早就灰了大半，痴呆的站在一颗梧桐树下面，暗道：“这可了不得了，眼见他不知到何处去了？莫不是回去了么？”她想到这里，险些儿落下泪来。她默默片晌，心仍不死，又复顺着假山向右边寻去，瞥见前面山脚下面一带的蔷薇花，挡住去路。她刚要转身，耳鼓猛听得有人的鼻息声音。她赶紧止住脚步，侧耳凝神的细细一听，那鼻声就在蔷薇花的那面。她靠近从篱眼里望去，果然见有一个人，睡在蔷薇花下，但是头脸均被花叶重重的遮着，看不清楚。她便转了半天，转到这人跟前仔细一看，不禁说了一声惭愧。你道是谁，却原来她遍寻不着的潘能。但见他头枕着一块青方石，倒在蔷薇叶里，正自寻他的黑甜风味。她见他不由的身子软了半截，呼吸也紧张起来。不由分说，一探身往他的身子旁边一坐，用手将他轻轻的一推，他还未醒。她又微微的用力将他一推。潘能梦懵懵的口中埋怨道：“老王！你忒也不知趣，人家睡觉，你总要来罗唣，算什么呢？”她

不禁嗤的一笑，附着他的耳朵，轻轻的喊道："醒醒，是我。"他听得是小窦的声音，连忙揉开睡眼，仔细一看，只见面前坐着一个满头珠翠的美人儿。不是她，还有谁呢。他连忙坐起，打了一个呵欠，搂着她，颤声说道："你由哪里来的，我们莫非是在梦中相见么？"她仰起粉脸，对他笑道："明明是真的，哪里是梦呢？"他又说道："我不信，你怎么出来的？"她笑道："休问我，我是单为你才想法子出来的。"潘能也不再问，便伸手去解她的罗带。她笑道："你怎的就这样的穷凶极恶的？"他道："快些儿罢，马上有人，又做不成了。"她便宽了下衣，两个人在蔷薇丛中，竟交易起来。停了一会，云收雨散，二人坐起来。她向他说道："我明天进宫去了，还不知几时才能会面呢？"他道："可不是么，自从你走后，我何日不将你挂在心里？"她道："我到有个法子，不知你可肯依从我么？"他忙道："只要我们能聚在一起，我什么事都答应。"她附着他的耳朵道："如此如此，不是计出万全么！"潘能点头笑道："这计虽好，但怕走了风声，露出破绽来，那可不是玩的。"她摇手道："请放心，只要你去，便是被他们看出破绽，也不怕的，谁敢来和我们作对呢？"他道："既如此，就照你的吩咐就是了。"她起身说道："你明天早点到化儿那里去，教她替你改扮就是了。我现在不能再在这里久留了。"她说罢，起身出园，一径向前面大窦的卧室而来。走到客堂里，瞥见一个小丫头，立在房门口，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张望，见她来，忙迎上来笑道："贵人！现在娘娘正在房里洗澡，请停一会子再来吧！"她笑道："别扯你娘的淡，我和她是姐妹，难道你不晓得么？自家人何必拘避呢？"那小丫头满脸通红，半晌不敢答话。她见了这样的情形，心中本就料到八

几分了。她向那小丫头用嘴一呶，小丫头连忙退了出来。她蹑足潜踪的走到房门口，猛听得里面吱咯吱咯的响声和男女喘息的声音。她不禁倒退数步，暗道：“不料她也在这里干这老调儿，这倒我不能进去的；一进去，破坏了她们的好事，反而不美。罢罢罢，让人一着，不算痴呆，而且我也有个破伤风，彼此全要联络才对呢。”她想到这里，连忙退了出来。刚刚走到外边，瞥见窦宪大踏步走进来，她吃惊不小。只见他雄纠纠的就要向房内走去，她连忙喊道：“哥哥！你到哪里去？”他道：“我来请娘娘去拈香的。”她急道：“慢一刻，现在她正在净身哩。”他听说这话，忙诺诺连声的退了出去。她不敢怠慢，走到门口，四下里一打量，见一个人也没有，回转身来正要去喊她们出来，瞥见她俩已经整衣出房。只见大窦云髻松蓬，春风满面，见了她不禁低下头去，两靥飞红，默默的一声不做。那江贵见了她，微微的一笑，一溜烟走了。这正是：

春风放胆来梳柳，夜雨瞒人去润花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

留风院中借花献佛
濯龙园里召将飞符

却说江贵走了之后，小窦对她掩口一笑，说道："我今天勤谨的替你做一回守门的校尉，你却拿什么来谢我呢？"她红晕两颊，勉强笑骂道："谁和你这蹄子来混说呢？"小窦笑道："无论什么事情皆有循环，不料现在的报应来得非常之快，就如别人家嘴伸八丈长，教我小心一点的；不料我的饽饽包得十分紧，倒一些没有漏菜，那伸嘴说人的人，反而露出马脚来了，可不是笑话么？"大窦笑骂："颇耐这小蹄子，越来越没脸了。"她说罢，一转身往房里便走。小窦也随后跟她进去，口中说道："你拿一把镜子照照看，那头上蓬松得成一个什么样子呢，还不过来让我替你拢一拢，万一被妈妈看见了，成一个什么样子呢？"大窦便靠着穿衣镜旁边坐下来。小窦到妆台上取了一把梳子，走过来替她将头发拢起来。大窦面朝镜子里，只见小窦头上发如飞蓬，那坠马髻旁边，还粘着鸡子大小一块青苔。大窦禁不住笑道："小蹄子！你只顾伸嘴来挖苦别人，你自己可仔细望望，又成什么样子呢？"小窦听说这话，忙朝镜子里一望，不禁涨红了脸，忙伸出手来先将青苔拈去，然后又用梳子在头上慢条斯理的梳了一阵子，放下梳子，朝大窦身旁一坐。两个人朝

镜子照了一会子，四目相对，连镜子里八道目光相视而笑，大窦笑道："自己还亏是个贵人呢，就是叫化子，要敦夫妇之伦，还有一个破庙啊。断不能就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赤条条就做了起来的。"小窦辩白道："人家说到你的心坎上的事儿，没有话来抵抗，拿这些无凭无证的话诬人，可不是显见得理屈词穷了么？"大窦笑道："罢了，不要嘴强罢，眼见那一块青苔，就是个铁证。"小窦笑道："那是不经心在园里跌了一交，头上没有觉得粘上了一大块青苔；你没有别的话，只好捉风捕影的血口喷人罢了。"大窦笑道："阿弥陀佛，头上有青天；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，你当我面跪下来，朝天发了一个誓，我就相信。"她笑得腰弯道："这不是天外的奇谈么？好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事不得过身，要发誓呢？"大窦笑道："你不承认你做此等事情，我自然不敢相信，所以教你发誓的。"小窦笑道："发誓不发誓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，谁要你在这里横着枝儿紧呢？"大窦笑得花枝招展的说道："用不着你再来辩白了，马脚已经露出了，我最相信你说是今朝没有这回事的。"小窦还未会过她的意思来，忙道："当然我没有做什么不端的事啊！"大窦笑道："自己方才倒老老实实的招出来了，还在这里嘴强呢，用不着再说了。"小窦忙道："我说什么的，你提出来罢。"大窦道："你做事不做事，赌咒不赌咒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；我当真是一个呆子不懂事，还要罗苏什么呢？"小窦听了，细细的一想，果然不错，自悔失言，不禁将那一张方才转白的粉庞，不知不觉的又泛起一层桃花颜色来。大窦笑道："贼子足见胆虚，听见人家道着短处，马上脸上就挂出招牌来了。"小窦笑道："你也不要说我，我亦不必说你，大家就此收束起来罢。"大窦拍着手掌笑道："好哇！这样老老实

实的承认下来，也省得你嘲我谑的了。”她二人戏谑了一阵子，瞥见她的母亲和窦宪夫人一同进得房来，大小二窦连忙起身迎接。沘阳公主慌忙说道：“娘娘和贵人不要这样的拘礼，在家里又何必这样的呢？”小窦道：“妈妈惯说回头话，你老人家不是叫我们不要客气的吗，那么你老人家为何又称呼我们娘娘、贵人呢？你老人家先自拘起礼来，反要说我们客气，这不是笑话么？”这话说得大家全笑起来，连沘阳公主自己也觉得好笑。她便对大窦说道：“还是杏儿浑厚些，什么事都不大来挖苦人；惟有这丰儿一张嘴顶尖不过，别人只要说错了一句话，马上就将人顶得舌头打了结，一句话答不出来。”小窦笑道：“妈妈真是偏心，我不过就是嘴上说话笑笑，却一点没有计较心。你老人家不晓得她呢，她是冬瓜烂瓤子，从肚里头往外坏，面善心恶，口蜜腹剑，再坏没有了。”大窦微笑不语。窦宪的夫人胡氏，插口笑道：“你用不着说了，妈妈说了两句，你劈劈拍拍数莲花落似的足足说了二十多句。你看大妹妹，她文风不响的，一句都没有。如果她要是个坏人，她还让你这样贫嘴薄舌的吗，恐怕未必吧！就是一个哑子，也要呀两声呢。”

她说罢，小窦正要回话，从外面走进一个仆妇来，对沘阳公主说道：“老太太，奴婢等四处寻找遍了，兀的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？”胡氏连忙问道：“果真没有找到么？”那妇人答道：“谁敢在太太、奶奶面前说一句谎话呢？”胡氏柳眉一锁，对沘阳公主说道：“妈妈，你老人家听见么？我相信贱人犯了天狗星，一定逃走了，也未可知。”沘阳公主沉吟着答道：“我想她决没有这样的胆气。而且在这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缎绮罗，住的是高厅大厦，有什么不如意处。再则你们老爷待她还不算天字第一号

么？”胡氏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这话差矣，这些无耻的荡妇，知道什么福，成日没有别的念，就将些淫欲两个字横在心里，她只要生了心，凭你是神仙府，也不要住的。”泚阳公主道：“还不知道你们的老爷晓得不晓得呢？”胡氏道：“可不是么，他要是晓得她逃走了，一定要来和我蛮缠了。”泚阳公主道：“你不要怕，他如果真的来寻你，你可来告诉我，一顿拐杖打得他个烂羊头。”话言未了，窦宪带了几个侍尉，走了进来。泚阳公主便开口向他说道：“儿呀，我们府里在这两天忙乱之中，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你可知道么？”窦宪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“你老人家这是什么话呢？”泚阳公主说道：“你那个最心爱的骊儿，却不知去向了。”杜清插口便道：“太太还要提呢！”窦宪赶着将他瞅了一眼，开口骂道：“你这小杂种，多嘴多舌的毛病，永远改不掉。”杜清碰了一个钉子，呶着嘴不敢再说。泚阳公主见了这样的情形，便知另有别故，忙向窦宪喝道：“该死的畜生，你见他和谁谈话的，遮天盖日一塌糊涂的骂了下来，不是分明看不起为娘的么？”吓得窦宪垂头丧气的招陪道：“孩儿知罪，冲撞了太太，务请太太饶恕我一次，下次再不敢放肆了。”泚阳公主便对杜清道：“你快些说下去，她究竟是怎样不见的？”杜清见窦宪站在旁边，气冲冲的，他吓得再也不敢开口。泚阳公主一叠叠的催道：“快说，快说。”那杜清竟象泥塑木雕的一样，闷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泚阳公主大怒喝道：“这小畜生，倒不怕我了，不给你一个厉害，你还不肯说呢！人来，给我将这个小畜生绑起来，重打四十大棍。”杜清听说，吓得尿滚屁流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双膝一屈，扑秃往下一跪，口中央告道：“太太！请暂且息怒，我说就是了。”泚阳公主忙道：“你快点说！”杜清便将骊儿

怎样和小法师私通，怎样被自己看见，后来怎样被窦宪杀了的一番话，一五一十完全说了出来。把个沘阳公主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厉声骂道："我窦家三代祖宗的光荣，全被你这畜生败尽了，成日家咸的臭的，全往家里收纳，做下这些没脸的事来，何尝听过我一句话。你自己也该想想，皇恩浩荡，凭你这些的蠢材，还配得做一个大司马么？一天到晚，没有别的事，丢得酒，便是色，你这畜生，就是立刻死了，也算我窦家之福。你不怕遗臭万世，我难道就能让你无所不为的了吗？好好好，我今天的一条老命也不要了，和你这畜生拼了罢。"她说罢，取下杖，就奔他身边而来。大小窦连忙拉住。大窦说道："太太动气了，还不跪下么？"窦宪连忙往下一跪。沘阳公主仍未息怒，将他骂得狗血喷头，开口不得。一直闹了一夜，到了卯牌时候，才算停止。沘阳公主也骂得倦了，正要去安息，瞥见有个家丁进来报道："接驾的已到，请娘娘们赶紧收拾回宫吧！"大窦便和她母亲说道："太太，孩儿要去了，又不知何日才能会面呢？"沘阳公主勉强安慰道："我儿，天长地久，后会的期限正多着哩！但望你善待君王，为娘的就放下一条愁肠了。"

不说她们在这里谈着，单表小窦听说要动身了，不禁着了忙，也无暇和他们去谈话，移身径向西边百花亭后面的厢房而来。走到厢房里面，只见化儿已经替潘能改扮好了，果然是一个很俊俏而又娇艳的宫女。那化儿正在那里扭扭捏捏的教他学走路呢，见了她，忙出来迎接。小窦便说："改扮停当了么？"化儿点头笑道："改扮好了，但是有些不象之处。"她道："有什么不象之处呢？"她笑道："别的不打紧，可是走起路来，终有些直来直闯的，没有一些女子的姿势，却怎么办？"她道："你用心教他走两回，他自然就会

得了。”化儿便又婷婷袅袅的走了起来。潘能便经心着意的跟她学了两趟，说也奇怪，竟和她一般无二了。小窦笑道：“可以了，我们就走吧。”化儿与潘能刚要动身，她偶然一低头，不禁说道：“啊唷，还有一处终觉不妥，而且又最容易露出破绽来，便怎生是好呢？”化儿忙道：“是什么地方呢？”她用手朝他的脚上一指，笑道：“那一双金莲，横量三寸，竟象莲船一样，谁一个宫女有这样的一对尊足呢？”化儿见了，果然费了踌躇，停了半晌，猛的想出一个法子来，对小窦笑道：“娘娘不要踌躇罢，我想起一个最好的法子来了。”她忙问道：“是什么法子？”化儿笑道：“只要将宫裙多放下三寸来，将脚盖起来，行动只要留心一点，不要将脚露出来，再也不会露出破绽的了。”小窦连声说道：“妙极！就是这样办罢，还要快一些，马上就要走了。”化儿便又来替他将宫裙放下三寸，将那一双惊人出色的金莲盖起来。化儿便去将那些带来的宫女，一个个都喊了近来，将他夹在当中。化儿又叫他不要乱望，只管头低着走，方不会露出马脚来。他一一的答应着，随着众人竟向大窦这里而来。到了门口，只见大窦已经预备就动身了，见了小窦不禁埋怨道：“什么事这样牵丝扳藤的呢？尽管慢腾腾的。回宫去倘使万岁见罪，便怎生是好呢？”小窦笑道：“你只知就要走，她们来的那些宫女，不招呼她们一同走，难道还将她们留在府中不成？”大窦道：“偏是你说得有理，要招呼她们，老实些家里那个仆妇用不起呢，偏要亲自去请，不怕跌落自己的身分么？”小窦道：“已经招呼来，还只管叽咕什么呢？”二人说着，便扶着宫女径出了大厅到了孝帐里，在遗容面前又举哀告别，做了半天的仪式，才和她的母亲与嫂嫂告辞上辇。泚阳公主领着儿媳，一直送到仪门以外才回来。

这且慢表，岔转来再说大小窦回了宫，先到坤宁宫里，章帝的面前谢恩。章帝离了她们姐妹两个一天，竟象分别有了一年之久的样子，连呼免礼一把将窦娘娘往怀中一拉，口中说道："孤的梓童，我离你一天一夜，实在不能再挨了，好象有一年的光景。"说罢，又将小窦拉到怀中笑道："爱妃！你今天可不要回宫去了，就在这里饮酒取乐吧。"小窦斜飘星眼向他一瞅，嘴里说道："万岁爷真不知足，难道有分身法么？应酬她，还能应酬别人么？真是饿狗贪恶食，吃着碗里，想着锅里的；我今天却不能遵命，宁可万岁爷明天到我那里去罢。"章帝听罢，哈哈大笑道："爱妃这话是极，倒是孤王不好了，就这样说吧，我明天定到你宫去。"小窦听了不住地微笑。不多时，用了午膳，小窦便起身告辞。回到宫中，宫女们叩拜后都到她的房中服伺。一会子，天色已晚了，小窦向化儿使了个眼色，那些服事小窦的宫女被化儿一齐喝退下去，小窦笑向化儿道："这事不亏你，怎能这样的周全呢？"化儿笑道："罢了娘娘，不要赞我，若不是娘娘想出这条妙计来，我又到何去处显本领呢？"小窦笑向潘能道："你向后可要报答报答你的姐姐，才是个道理。"化儿跪下说道："娘娘不要和奴才来寻趣罢，奴才不敢。"她正色对化儿说道："你快点起来，我和你说话。"化儿便站了起来。她说道："你却不要误会，我方才这句话，却是从心里头说出来的，断不是和你寻趣的。"化儿听了这话，反而不好意思起来，羞得涨红了脸，一言不发。小窦笑道："足见你们女孩子家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；这里除却你我他三人，也没有第四个晓得，何必尽是羞人答答的做什么呢？"化儿也不答话。小窦便使了一个眼色给潘能。能儿会意，忙拿起银壶，满斟三杯佳酿，恭恭

敬敬的送到她的面前，口中说道："妹妹，今天得进宫来，全仗大力，妹妹感激无地，请姐姐满饮三杯，也算小生一点微敬了。"她举起杯子，仰起粉脖，吃了下去，对小窦笑道："娘娘听见么？这会子还是小生大生的不改口吻，幸亏是和我说的，如其遇着别人，怕不走露风声么？"小窦嗤的笑道："可不是呢！"能儿笑着插口说道："我这一点，难道还不会么？不过在什么人面前讲什么话罢了。"小窦笑道："你不用舌难口辩的，向后还是小心一点为佳。"能儿诺诺连声的答应着。一会子大家都有些酒意，便散了席。化儿起身对小窦说道："娘娘，我要去了。"她忙道："你倒又来了，你这会子还到哪里去的？"她道："我今天的酒吃得太多了，还是到留风院去安安逸逸的睡一夜罢。"小窦道："你酒吃得不少，怎能回去呢？还是教能儿送你吧。"化儿口说不要，可站起来花枝乱摆，四肢无力，心里还想争一口气要走，无奈天已黑下来，小窦见此光景，暗想："何不如此如此？教她沾染了，向后死心塌地的听我摆布。"想到这里，便向能儿丢了个眼色，又做了一个手势。能儿会意，赶紧来到化儿身边，将她扶住问道："留风院在什么地方？"小窦道："你顺着游廊向北去便是。"他答应着，双手架着她的玉臂来到留风院她的房里。他也不客气，竟动手替她宽衣解带。她到了此际，也就半推半就的随他动手。不一会，二人钻进被窝，干起那件风流事来。停了一会子，云收雨散，能儿不敢久留，便附她的耳朵悄悄的说道："姐姐，你明天早点过来，替我妆扮要紧。"她醉眼惺忪似笑非笑的点头答应。他又搂着她吻了一吻，才撒手下床，到了小窦的房里只见灯光未熄。他进了房，只见她外面的衣裳已卸尽，上身披了一件湖色的轻纱小袄，下面穿一条银红细绡的混裤，玉体

横陈，已躺在榻上睡着了。好个能儿，他竟不去惊她，转过身子，先将帘子放下，然后走到床前，替她宽去衣裳。她一点也不知道，及至动作起来，才将她惊醒，微睁醉眼，悄悄的骂了一声捉狭鬼。他喘吁吁的笑道；“你这人真是睡死觉了，小和尚进了皮罗庵，还不知道呢。”她也不答话，鏖战了多时，才紧紧的抱着睡去。从此能儿左拥右抱，受尽人间艳福了。停了十几天，章帝忽然得了一个风寒症，延绵床笫，一连一个多月，不见起色。大窦熬煎得十分厉害，又不好去想别法，只得出来闲逛闲逛，籍此稍解胸中的积闷，便约小窦一同到濯龙园里望荷亭上去纳凉，也未带宫女。二人谈了一阵子，大窦满口怨词，似乎白天好过，黑夜难挨。小窦猜透她的心理，便向她笑道：“姐姐，我有一个人，可以替你消愁解闷。”这正是：

嫩萼嗟无三月雨，孤衾不耐五更寒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

露春色总监吞声
逞淫威侍郎受辱

话说大小窦一同到望荷亭里纳凉，两个人怀着两样的心事：一个踌躇志满，一个满腹牢骚。真是一宫之内，一殿之间，苦乐不同。大窦坐在棠梨椅上，星眼少神，娇躯无力，怔怔的望着荷池里那些锦毛鸳鸯，一对对的往来戏水。她不禁触景生情，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"草木禽兽尚且有情，惟有我一个孤鬼儿，镇日价和那要死不活的尸首伴在一起，真是老鹰鳖在腿上，飞也飞不走，爬也爬不动。流光易过，眼见大好青春，一转就要成为白头老媪了。到那时，还有什么人生的真趣呢？"她说罢，叹了一口怨气，闪着星眸，只是朝池里那些鸳鸯发呆。小窦暗道："欲知内心事，但听口边言。她既然说出这些话来，我想一定熬不住了，何不将那能儿唤来，替她解渴呢？她正要开口，猛的省悟道："不好，不好，我假若将能儿让与她解解闷，万一她看中了，硬夺了去，那便怎生是好？还是不说罢！"她忽然又转念头道："她与我本是姐妹，不见得就要强占了去罢。我现在已经受用不少了，也落得做个人情，与她解解馋未为不可。如果一味的视为己有，万一以后走落了风声，反而不对了。不若趁此就让她开心一回吧！她受了我的惠，或

许可以帮助我，再想别的法子去寻欢，也未可知。”她想到这里，便向大窦笑道：“姐姐，我有一个宫女，生得花容月貌，吹弹歌舞，没有一样不精，将她喊来替你解解闷如何？”她连连摇头道：“用不着，用不着。我的愁闷，断非宫女所能解的。”小窦笑道：“或者可以解渴。”大窦笑道：“我的愁闷，难道你不知道么？”小窦笑道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，所以教她来替你解闷呀！”大窦道：“任她是个天仙，终于是和我一样的，有什么趣味？至于说到吹弹歌舞，我又不是没有听见过的。”小窦嗤的一声笑道：“或者有一些不同之处，你用不着这样的头伸天外，一百二十个不要。那人来只要替你解一回闷，恐怕下次离也离不掉他呢。”大窦听她这话，便料瞧着五分，忙道：“带得来，试验试验看，如果合式，便解解闷也不妨事的。”小窦笑道：“你既然不要，我又何必去多事呢？”大窦道：“你又来了，君子重一诺，你既然承认，现在又何必反悔呢？”小窦笑道：“人家倒是一片好心，要想来替你设法解闷；谁知你不识人情，反而不要，我还不趁此就住吗？”大窦笑道：“好妹妹，快些去将她喊来，把我看看，究竟是一个什么人？你再推三阻四的，休怪我反起脸来，就要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不禁望着小窦嫣然一笑。小窦笑道：“你看她这个样儿，又来对我做狐媚子了；可惜我是个女子，要是个男人，魂灵还要被你摄去哩！我且问你，我不去将他喊来，你预备什么手段来对待我？”她笑道：“你再不去，我就老实不客气，亲自去调查一下子，但看你倒底藏着一个什么人在宫里。”小窦纤手将酥胸一拍，笑道：“谁怕你去搜查呢？你不用拿大话来吓我，你须知愈是这样愈不对，我倒要你去搜查一下子，我才去喊她呢。”大窦笑道：“那是玩话，你千万不要认真才好。”小

窦便用星眼向她一瞅，口中说道："依我的性子，今朝偏不去教他来。"大窦道："好妹妹！还看姐妹的分上罢，我不过讲错了一句话，你便这样认真不去了么？"她说着双膝一弯扑秃往小窦面前一跪，口中说道："看你去不去。"小窦笑道："羞也不羞，亏你做得出。"她说着，便起身回到自己的宫中，只见化儿正与能儿在那里说笑呢，见她进来，忙一齐来让坐，小窦含笑对能儿道："你的造化真不小，现在娘娘指明要你去服事她，这事却怎么办呢？"化儿慌的问道："这话当真么？"她正色说道："谁来骗你们呢？"能儿大惊失色，一把搂住她，只是央告道："千万要请你想个法子去回掉她。我如果去服事她，岂有个不走漏风声的道理，一露出马脚来，不独我没有性命，就连你们也有些不利的了。"化儿道："这可奇了，她怎么晓得？我想我们这层事，凭是谁也不会猜破的。"小窦笑道："痴货！你自己以为计妙，难道外面就没人比你再刁钻些吗？"化儿道："如此便怎么好呢？"小窦说道："事已如此，我也没法去挽救，只好让与她罢。"化儿急道："娘娘你忒也糊涂了，你也不细细的想想，这可以让他去么？"小窦笑道："在你看，有什么法来挽救敷衍呢？"化儿沉思了一会子，忙道："有了，有了，此刻先将他藏到我那里，你去对她说，就说他生病了，不能服事，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搪塞她。到了紧要的时候，爽性将他藏到病室里去，就说他死了，她还有什么法子来纠缠呢？"小窦笑道："还亏你想出这个主意来呢，你可知道，她现在已说过了，如不送去，马上带宫女就到我们这里搜查了，你可有什么法子去应付呢？"化儿听了这话，不禁揉耳抓腮，苦眉皱脸，无计可施，连道："这从哪里说起，可是他这一去，准是送掉了性命。娘娘，你和他有这样

的关系，为什么反坐视不救？”小窦笑道：“我倒不着急，偏是你和他倒比我来得着急，可见还是你们的情义重了。”化儿急得满脸飞红，向她说道：“娘娘真会打趣，到了这要紧的关头，还尽管嘻嘻不觉的，难道与你没有关系么？”小窦笑道：“痴丫头，不要急得什么似的，我告诉你罢，她再大些和是我姐妹，我有了什么事情，她还能来寻我的短处么？要是她替我声扬出去，与她的脸上有什么光荣呢？”化儿道：“我别样倒不踌躇，我怕她见了他，硬要他永远服事，你岂不是替她做了一个傀儡么？”小窦笑道：“那也没有法子，只好让与她罢。”能儿急道：“我不去，我不去。”化儿说道：“娘娘既是这样的说法，你就去罢，料想娘娘此刻看到你，也不见得和从前一样了。你去了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还想窦娘娘救你，也是不容易的了。”小窦笑道：“你看这个痴丫头，指桑骂槐的，说出多少连柄子的话来，到底是个甚么意思呢？”她道：“什么意思，不过我替别人可惜罢了。你救不救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”小窦笑道：“还亏没有相干，如真有相干，今天还不知道怎样的磕头打滚呢？”化儿道：“本来和我是没有相干。”小窦到这时，才对他们笑道：“你也不用急，他也不用慌，我老实对你们说罢，娘娘并不晓得，倒是我今朝提起来的。”化儿道：“这更奇了！这层事，瞒人还怕瞒不住呢，偏是你自己招出来，这又是什么用意呢？我倒要请教请教！”她笑道：“这个玩意儿，非是你可以料到的。你原来是不工心计的，不怪你不能知道，我来告诉你吧。一个人无论做什么秘密的事情，千万不可只顾眼前，不望将来的；你想我们这事，不是极其秘密么？除了我们三人，恐怕再也没有第四个晓得了。但是天下事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不为，日久无论如何，都要露出些蛛丝马迹的。

到了那时候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，娘娘一定要怨恨我们做下这些不端之事，而且她自己也好趁此显出自己是个一尘不染的好人了。所以我想现在也教她加入我们这个秘密团，一则可以灭她的口，二则她的势力原比我们大，等到必要的时候，还怕她不来极力帮忙么？”化儿拍手笑道：“我真呆极了，不是你说，我真料不到。”能儿笑道：“这计虽然是好，当中最吃苦的就是我了。”化儿向他啐道：“遇着这些天仙似的人儿，来陪你作乐还不知足，还要说出这些没良心的话来，不怕伤天理么？”小窦笑道：“这也难怪，他一个人能应付几个吗？”化儿笑道：“别的我倒不怕，但怕娘娘得了甜头，不肯松手，那就糟糕了。”小窦笑道：“不会的，她现在不过因为万岁病着，实在没处可以解馋，才象这样饿鬼似的。万岁病一好，还不是朝朝暮暮，暮暮朝朝，弄那个调儿么？她到了那时，应付万岁一个人，还觉得有些吃不住呢，哪里还能再带外课呢？你快点将能儿送到濯龙园里去，她在望荷亭里，估量等得不耐烦了，快点去罢。你将他送去，你要识相些，不要在他们的眼前阻碍她们的工作要紧。”化儿连声应道：“理会得，用不着娘娘关照，都教他们称心满意的就是了。”她又向能儿说道：“你到她那里，须要见机行事，务必使她满意为要，千万不要骇得和木头人一样，那就不对了。她的脾气我晓得，她最相信活泼乖巧的，我关照你的话，你却要留心。”能儿点头答应，便和化儿直向园内而来。

一路上虽有宫监内侍，谁都不来查问，而且化儿没有一个不认得她的，不多时，到了望荷亭里。只见她独自一个躺在一只沉香的睡榻上面，那两颊红得和胭脂一样，眼含秋水，眉簇春山，说不尽千般旖旎，万种风流，见她们进来，懒懒的坐了起来，口中问道：“化儿，随你来的这个宫女，

就是新来的么？”化儿见她问话，忙拉着能儿一齐跪下。能儿说道：“愿娘娘万寿无疆。”她香腮带笑，杏眼含情的向他问道：“你叫个什么名字，你是哪里的人氏？”化儿见她们谈起来，忙托故出去了。能儿答道：“娘娘要问我么，我就是娘娘府里的人，我名字叫能儿。”她听说这话，又惊又喜的一把将他从地下拉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我可健忘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能儿笑道：“我姓潘。”她听说这话，心中明白，却故意装做不知，向他笑道：“你坐下，我好和你谈话。”能儿也不客气，一屁股送到她的身边，并肩坐下。她一点也不嗔怪，含笑问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他道：“十九岁了。”她不知不觉的斜疏皓腕，轻轻的搭在他的肩上，将粉脸偎到他的腮边，悄悄的笑道：“你几时到我们府中的？”能儿笑道：“我早就在娘娘的府中了，不过娘娘未曾看见我吧。这也难怪，我成日价没有事，也不到前面来，都是在后园里修理花草的多。”她听说这话，更觉得万无疑惑了，那一颗芳心，登时突突的跳跃起来，呼吸同时也紧张起来，斜乜着星眼，笑眯眯的盯着能儿。这时一阵凉风吹了进来，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打了一个寒噤。她便向他说道：“这里凉风太大，我们到怡薇轩里去坐坐吧。”能儿点头答应。她便起身和能儿走过假山，到了一座雅而且静的房子里面，乃是一明两暗。她便和他手牵手进东边的房里。能儿的鼻子里嗅着一阵甜习习的幽香，不禁眼饧手软，那一股孽火从脚跟一直涌到泥丸宫的上面，再也不能忍耐了。但是却不敢造次，只得按住心神，看她的动静。只见她一把搂到怀中，那一股兰芬麝气，直冲着鼻管，心中越觉得勃勃欲动。只听她悄悄的说道：“能儿，我方才听你们的娘娘说的，你有什么本领可以使人开心呢，不妨来试验试验。”

能儿听说这话，便知道时机已到，再不下手，等待何时，便笑道："娘娘真的试验，我却斗胆动手了。"他说罢，便来替她解去罗襦，自己也将下衣解下，露出一根冲锋的利器来，将她往榻上一按，便干起那个勾当来，果然是再开心没有了。她也是久旱无雨了，象煞又饿又渴的人，陡然得着一碗糜粥似的摆出百般的浪态来，把个能儿弄得恨不能将全身化在她的身上。他两个正在这云迷雨急的时候，猛可里听见外面有一阵脚步的声音，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她忙放下手道："有人来了。"能儿正是在要紧的关头，哪里肯放，紧紧抱着大动不住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有个人将帘子一掀，伸头朝里面仔细一望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。赶紧退身出来。你道这人是谁，却就是六宫总监魏西。他也到园里纳凉的，不想偶然走到怡薇轩的门口，听见里面有人说话的声音，他便进来看看是谁，万料不到这六宫专宠的窦皇后在这里干那不见天的事情。他吃惊不小，赶紧退出来，立在假山的脚下暗道："这岔子可不小，我要不去奏与万岁，料想她一定也要疑惑我有心和她作对，她势必不能放我过门；我去奏与万岁，那是更不要说了，准是没有性命了。"他踌躇了半天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魏西，你今年不是六十三岁了，你受了汉家多少恩典，你难道就将良心昧起，去趋奉这个淫乱无伦的贱货么？好，我情愿纳下这颗白头，和贱妇去碰一下子罢。"他打定主意，扶着拐杖，一径向坤宁宫而来。进了坤宁宫，只见黄门侍郎窦笃跪在章帝病榻之下，放声大哭，章帝呻吟着问道："爱卿，何事这样的悲伤？"那窦笃哭道："今天无论如何，要万岁替微臣伸冤。微臣今天被九城军马司的部下将我打坏了，万岁如果不信，微臣自有伤痕，请万岁亲察。"他说罢，将腿上的裤子掳起，果然大一块小一块的伤

痕，而且头上还有几个鸡蛋大的疙瘩，一股鲜血，还在殷殷的淌个不住。列位要知这窦笃是谁，就是窦宪的堂兄弟。九城军马司，他是何人，胆敢将窦笃打得这般狼狈呢？难道他就不怕窦宪的威势么？原来有一个缘故，小子也好趁此交代明白。

这九城军马司姓周名纡，本来是做雒阳令的。因为他办事认真，刚廉毅正，从不徇情，所以章帝极其器重他，由雒阳令一跃而为京都九城军马司。他感受当今的厚德，越加懔守厥职，不敢偷安一刻。未到三月，将京都内外整理得一丝不乱。章帝见他这样的忠诚，自是恩宠有加。可是他生性骨梗，章帝常常有些赏赐，他完全退回，向未受过一丝一缕，由此章帝格外敬爱。他的第一个好友，就是第五伦，平时常在一起磋商政治。他的老师，就是那铁面无私的赵熹，所以他的根本也算不浅。窦氏群雄，见他还畏惧三分。本来忠奸极不能融洽的，各行各路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周纡虽然不肯阿私，但是不在他的范围之内，却也不喜多事，所以窦氏处了二年多，尚未反过面孔。他今天正领着禁城的校尉，在大操场上操。那黄门侍郎窦笃因为别事耽搁，一直过午才出禁门，纵马到了止奸亭前。看官，这止奸亭，又是么什去处呢？原来禁城以外，四门建设四个止奸亭。每亭派兵一百，一个亭长，专门搜查过时出禁城官员的。那窦笃一马放到止奸亭边。这亭内的亭长霍延挺身去来，拦住马头，厉声问道："来者住马。"黄门侍郎窦笃眼睛哪里还有他呢，昂头问道："你是何人，拦在马前，意欲何为呢？"霍延答应道："你休问我！凭他是谁，过午出禁门，我们是要搜查的。"窦笃道："我今天因为在朝中议论国家大事，所以到这时才出来的；我又不是个罪犯，要你们搜查什么！"霍延答道：

"我们不知道你是罪犯，还是好人，我们只晓得奉上司的命令搜查的。"窦笃大声说道："你们奉的谁的命令，要在这里搜查行人？"霍延笑道："亏你还是朝廷议论国事的大臣，连这一点儿都不知道。止奸亭也不是今朝才立的，你要问我们受的谁人命令，我告诉你罢，我们是受的九城军马司的命令，九城军马司是受的万岁的命令。你不准搜查也可以，但是你去和万岁讲理。到我们这里，我们当要照公办公的。请快些下马，让我们搜查一下子，你便走罢。"窦笃大怒喝道："今天咱老子不准你们这些狗头搜查，便怎么样呢？"霍延也不答话，忙向手下喝道："将这狗官拖下来！"话犹未了，走上几个守亭兵，将窦笃从马上不由分说的拖了下来。你也搜，我也查，将个窦笃弄得气起，不由的泼口大骂。恼得霍延性起，忙喝道："打！"那些兵士你一拳，他一足，打得他发昏章第十一。这正是：

半途遭毒打，狭道遇冤家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

妖态逼人难为长舌妇
忠言逆耳断送老头皮

却说黄门侍郎窦笃依官仗势，居然不准检查，而且满口狂言，任意乱骂。恼得霍延火起，厉声喝道："来人，给我将这狗官抓下马来！"话说未了，早拥出数十武士，你一拉，我一扯，不由的将一个窦笃拖下马来。那窦笃还不知厉害，泼口大骂道："好狗头。胆敢来和老爷做对头！好好好，今天看你怎么样咱老子就是了。"霍延听罢，几乎将脑门气破，大声骂道："好奸贼！你过午从止奸亭经过，胆敢不服王命，拒抗搜查，还满口胡言，老爷们当真惧怕你这狗官的威势么？众士卒！他嘴里再不干不净的，就给我打，将这奸贼打死了我去偿命。"那窦笃眼睛里真没有这个小小的亭长了，听他这话，更是怒骂不已。那些士卒，还不敢毅然动手。霍延大声说道："你们刚才难道没有听见我的话么?"那些士卒这才放大了胆，将窦笃按住在地上，你一拳，我一足，将个窦笃打得挣扎不得。这时早有人去报知周纡了。周纡听说这样的事情，赶紧飞马来到止奸亭，瞥见众士卒将一个窦笃已经打得动弹不得了。他忙下了坐骑，询问情由，霍延便将以上的一番情形告诉与他。他冷笑一声说道："他们这些王公大人，眼睛里哪还有一个王法呢？"窦笃见了周纡，便说

道："爷爷，你好！你仗着你九城军马司的势力来欺压我么？好好！咱现在和你没有话说，明天上朝，再和你这匹夫见个高下就是了。"周纡微微一笑道："侍郎大人！请不要动怒，只怪他们这些士卒，太也狗眼看人低，认不得侍郎大人，并且胆有天大，竟敢来和侍郎大人作要。要是卑职在这里，见了大人，应当早就护送到府上了，哪里还敢检搜呢？这也许是这班士卒依官仗势，目无法纪罢了，但是还有一层，要请大人原谅，他们奉着上司的旨意，不得不这样做的，所以就得罪了大人了。"窦笃含嗔带怒的苦着脸说道："周纡，你纵使手下爪牙，殴辱朝廷的命官，还来说这些俏皮话么？好好，管教你认得咱家厉害就是了！"周纡冷笑一声说道："侍郎大人！打已经打过了，自古道，推倒龙床，跌倒太子，也不过一个陪罪罢了。侍郎大人还看卑职的面分上，得过且过罢。窦大人，卑职这里陪礼了。"他笑嘻嘻的躬身一揖。这一来，把个窦笃弄得又羞又气，又恼又怒，勉强从地下挣扎起来，爬了半天，好容易才爬上了马，对周纡说道："周纡，你也不必油腔滑调的了。咱家也不是个三岁的小孩子，苦头吃过了，难道听了你这两句甜蜜话，就和你罢了不成？"周纡笑问道："依侍郎便怎么样呢？"他别起眼睛说道："依我怎么样？是和你一同去见万岁评个是非！"周纡笑道："照这样的说，大人一定要与卑职为难了。"他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呢？我与你河水不犯井水，你偏要使手下来和我作对，我也没法，只好去到万岁面前见见高下了。"周纡笑道："当真要去么？在卑职看起来，还是不去的为佳。"他大声说道："谁和你在这里牵丝扳藤的，咱家先得罪你了。"他说罢，带转马头，正要动身，周纡对他笑道："大人一定要去，卑职此刻还有些事情，未曾完

毕，没有空子陪大人一同去，只好请大人独自去罢。”他在马上说道：“只要圣上有什么是非下来，还怕你逃上天去不成。”周纡笑道：“那个是自然的。”窦笃一马进了禁城，到了午朝门口，下了马，一跛一颠的走了进去。那一班内外的侍臣，见他被人家打得鼻塌唇歪，盔斜袍坏，不由的一齐问他究竟。他大声对众侍臣说道：“周纡领着手下爪牙，把守在东门外的止奸亭里，我走到那里，他们便不由分说，将我拖下马，一顿毒打，你们看这班人还有王法吗？不是简直就反了么？”众内外侍臣，一个个都替周纡捏着一把汗。暗道：“周纡胆也忒大了，谁不知道窦家不是好惹的，偏是他要在虎身上捉虫子，不是自己讨死么？”不说大家暗地里替周纡担忧，再说他一径入了坤宁宫，在章帝面前哭诉周纡无礼，毒打大臣的一番话，说了一遍，满想万岁就传旨去拿周纡问罪。谁知章帝听他这番话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呻吟着紧蹙双眉，对窦笃说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既做一个黄门侍郎，难道连王法都不知道么？你可晓得那止奸亭是谁立的？”他连忙答道：“微臣怎么不知道呢，那是万岁的旨意，搜查过午出禁城的官吏的。不过微臣今天回去迟了，他们一定要搜查，我也没有说什么，他们便一些也不讲情理，一味蛮横，将微臣毒打一顿，这事一定要求万岁替微臣伸冤。”他说罢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泪的哭个不住。章帝听他这一番启奏，不由的向他说道：“卿家刚才这番话，未免忒也强词夺理了。我想那周纡与你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怨的，他又何必这样要与你为难呢？而且你好端端的给他查搜，他又不是个野人，就能这样的无礼举动么？”窦笃听得章帝这番话，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，不禁满面羞惭，半晌无语。章帝又向他说道：“卿家你今天先且回去，谁是谁非，孤家自然要派人打听清楚。如

其照卿家的话，周纡无礼殴辱大臣，那周纡当然要按律治罪；万一不是，那么卿家也不得轻辞其咎的。”他这番话说了，把个窦笃吓得面如土色，忙道：“我主容禀，微臣并非有意与周纡寻隙，不过他这番举动未免过于蔑视人了。还请万岁训诉他一番，叫他下次万不可再这样横行霸道的就是了，微臣也不记前仇，深愿和他释嫌交好，未识我主以为如何呢？”章帝早知是他的不是，故意说道：“周纡目无王法，殊属可杀。那么，孤家一定要调查根底，究竟谁是谁非，都要照律治罪，以儆效尤的。”他知道非言语所可挽回，只得忍气吞生，怏怏的退了出去。这且慢表。

再说章帝被他麻烦的头昏脑胀，见他走了，正要躺下去静养静养，瞥见六宫总监魏老儿，立在榻前，满面怒容。章帝心中不禁暗暗的纳罕问道：“老公爷到这里，莫非有什么事情么？”魏西听见章帝问话，喘吁吁的掬着胡子，双膝跪下，口中说道：“我主万岁，微臣有一事冒死上渎天颜，微臣自知身该分为万段，但是老奴受我主累世鸿恩，不能欺灭主公，宁可教老奴碎尸粉骨，这件事一定是要奏与我主的。”章帝猛听得他这番没头没尾的话，倒弄得十分疑惑，莫名其妙，连忙说道：“老公爷！有什么事尽管奏来，孤家断不加罪与你的。”他便将窦娘娘的一套玩意儿，一五一十整整的说个爽快。把个章帝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大叫一声，昏厥过去。这时将一班宫娥彩女，吓得手忙脚乱，忙上前来灌救。停了半天，章帝才回过一口气来，微微说了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”按下慢表。

再说大窦与能儿正干到一发千钧的要紧时候，猛听得外面有人走了进来，大窦不禁大吃一惊，忙教能儿快些放手。谁知能儿正自弄到得趣的时候，哪里肯毅然放手呢，就是后面

有一把刀砍来，他也不松手的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门帘一掀，从外面钻进一个头来。大窦仔细一望，那人一缩头，一阵脚步声音又出去了。她到了这时，心慌意乱，伸手将能儿往旁边一推，说道："冤家！你今天可害了我了。"能儿忙坐了起来。赶紧先将衣服穿好，然后又替她将衣服穿好，向她问道："娘娘，方才那人是谁？我没有看得清楚。"她苦着脸答道："此番好道休也，还只管的什么呢？"能儿忽然向她笑道："那人一定不会去泄漏我们事情的。"闪了着星眼，向他一瞅问道："你难道认得他么？"能儿道："他不是化儿么？"大窦道："啐！如果是化儿，我还这样的着急做什么呢？"能儿道："除却化儿，还有谁呢？"她道："你只管贪着眼前的快活，你还问日后么，他就是六宫总监魏老头儿。"他听罢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忙道："这便怎生是好呢？"她道："可不是么？他此番将我们的隐情被他窥破，还想他不去泄漏，恐怕也不能够了。万岁如果知道这样的玩意儿，你我二人还怕不作刀下之鬼么？"他道："娘娘，这事我倒想出一个法子来了？"她道："你想出什么法子来呢？"他道："现在横竖我们隐情被他揭破了，不如索性使一条计，反过头来咬他一口，倒也值得些。"她道："但是想出一个什么法子去反噬他呢？"能儿停了半晌，才说道："那么只好说他调戏娘娘的了。"她听罢，不禁嗤的笑道："笨货！你这个规矩都不晓得么？"他道："管他娘的，只是他要我们的命，我们也只好用这条计抵抗了。"她道："呸！如果照你的话去做，真是自寻死路了。"他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？"大窦掩口苦笑道："他们的内监都是有本无利的人，怎样来调戏我呢？我要是用这话去抵抗，万岁还肯相信么？"他听说这话，心中更不明白，忙道："什么叫做有本

无利呢？”她道：“笨货！我被你缠煞了，你生了十八九岁，难道这有本无利还不知道？”他将头摇得拨浪鼓一般的说道：“委实不知道。”她道：“他们的阳物全被割去了，没有那东西，还想这个事情么？”他不禁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在鼓里呢。既是这样，再想别的法子去对待他便了。”她道：“火到眉头，这不能再缓了。你快到妹妹的宫里，暂且安身，不要抛头露面，免得被他们看见露出破绽来，反而不美，我自有法子将这个老贼结果就是了。”她说罢，便与能儿下床分手。

不说能儿和化儿在望荷亭前碰见了，一同回到留风院去的事情，再说大窦一径向淑德宫而来。还未到淑德宫，只见一群宫女，一齐过来施礼说道：“万岁请娘娘回宫。”她听说这话，心中早已明白，微微点首，挟着宫女慢慢的走到坤宁宫口，取出手帕，着力在眼上揉擦了一阵子，那一双杏眼登时红肿起来。她转身到了章帝的榻前，盈盈的折花枝跪下，娇啼宛转，粉黛无光，口中直嚷："万岁救命！”那章帝本来是一腔怒气，不可遏止，恨不得将她立刻抓来砍为两段，才泄胸中的醋火；及至见她进来，双眼红肿得和杏子一般，粉残钗乱，不禁将那一股醋火，早消了一半。又听得她莺啼呖呖，更觉楚楚可怜，便将那气忿欲死的念头，消入于无何有之乡了。最后又听得她口中连喊救命，他不禁十分惊讶的说道：“梓童！快些平身，有谁敢来欺你，快些奏来，孤家自有道理。”她哭道：“妾身自万岁龙体欠安，恨不能以身替代，何日不提心吊胆，满望万岁早日大瘳，治理国事，以免奸佞弄权，万民颠倒。讵料灾星未退，虽日有起色，可是未能一旦霍然，妾身何等的忧郁。今天逢着黄道吉日，妾身想到濯龙园素香楼上，去替万岁祈祷。不想步到濯龙

园口，迎面碰见六宫总监魏老公公，他就问我到园里去作着什么。我说到素香楼牟尼佛的像前去求福消灾。他便大声说道万岁有旨，早就不准人进去了。等待万岁爷病好了，再进去不迟的。我道万岁从未下过这个旨意。而且我今天专为万岁才来的。他道：'凭你说，难道我们就算了吗？无论如何，今天是不准进去。'那时也怪贱妾说错了一句话，就是说，这园子是我家的，难道就让你们这些奴才擅自作主么？我说罢，他便指手划脚的向我说道："我们奉了万岁的旨意，谁也不准去的。你说你自家人，这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谁不是自家人，难道是外人不成？你不过做了几天皇后，就想依势来压迫我老魏了么？老实说一句，休要说你这个皇后，便是万岁什么事，还要让我三分呢。我魏老儿从进宫，陪伴汉家三代了，就是老王爷，太王爷，还没有一件事不信我呢。我到了晚年，难道反来受你们的鸟气么？凭你是谁，今天都不准进去的。你要是回去告诉万岁，休要带着别人，就说我魏老儿阻止的，横竖我在这里守候着就是了。"我听了这番话，不由的心中生气，便责问道，难道你们这起人不知国法么？他便对那班手下的宫监说道："'将她赶出去！谁耐烦和她噜苏，再在这里缠不清，给我打！'那一班宫监谁不是如狼似虎的，一齐擎着兵器，便来奔我。那时我吓得魂落胆飞，放步回头逃命。幸亏众宫女将我扶出来，不然今朝还不是活活的被他们打死了么？万岁爷！你老人家不替贱妾伸冤，贱妾的性命也不要了。"她说罢，拉起罗裙，遮着粉脸，立起来故意就要撞了。吓得章帝手足无措，忙唤宫女将她死力扯住。章帝连呼道："反了反了；颇耐这个老贼，竟怀着这样的野心呢。怪不得他方才在我的前面，用一派花言巧语，孤家险些上了他的算。梓童，请且息怒，孤家自有道

理，管教你消气就是了。”她娇啼不胜的说道：“贱妾今天受了奇耻大辱，倒没有什么要紧；只恐怕这一起目无法纪的叛徒胆子越大，到了那时，还不能袭取汉室的江山么？”章帝忙道：“娘娘，请保重玉体，孤家自有定夺。”他忙向内侍臣说道：“快点将这老贼和园内的宫监一起传上。”话犹未了，两傍内侍轰雷也似的一声答应，不多一会，将魏总监和十六个守园的太监一并传到。章帝见了魏总监，不由的怒发冲冠，用手一指，厉声大骂道：“你这个老贼，无法无天，胆敢目无法纪，冲撞娘娘。汉家待你哪样亏负？你竟这样的失心疯了，自己闯下滔天大祸，还不思改过，反来花言巧语噬咬别人，天理难容，国法何在？人来！给我将这老贼捆去砍了。”话犹未了，早拥出几个武士来，鹰拿活鹊般将魏总监抓了就走。那魏总监毫不惊慌，从容的仰天笑道：“我早就料到有此一出了；不过我这样的死了，也好去见太王爷、老王爷于九泉之下了。为人还是宜乎存心奸诡，反能够活寿百年；象我这样的憨直，居然伴了三个皇帝，活了六十多年，这一死也就不枉了。万岁！老奴今天和你老人家长别了。”他说罢，被众武士拥出了午门，刀光一亮，可怜一缕忠魂，早到鬼门关去交帐了。再说章帝又命将十六个守园的内监一齐收禁。窦娘娘见众武士将一颗血淋淋魏总监的白头提了进来，心中早已如愿的了；又见章帝要收禁内监，不禁强盗发善心，忙上前奏道：“欺君罔上，罪在魏总监一人。如今他已明正典刑，也就算了。万岁可格外施恩，饶恕他们初犯，带罪任事就是了。”她说了这番话，章帝一连说几个是，忙吩咐众人教他们替娘娘谢恩。可怜那些人没头没脑的被抓得来，只见魏总监未曾说了几句话，立刻身首异处，不禁一个个三魂落地，七魄升天，料知事非小

可。后又听见章帝吩咐，命将他们收禁，一个个不知深浅，浑身抖抖的动个不停。没奈何，只得引颈待命，不想凭空得着窦娘娘的几句话，竟赦了他们的罪，谁也感激无地了，便一齐向窦娘娘施礼拜谢，高呼娘娘万岁。窦娘娘到了此刻，心中暗喜道："这也落得替他们讲一个人情。这一来，他们谁敢出我的范围了，向后去还不是听我自由么？"她想到这里，不禁喜形于色，对众人说道："姑念你们无知初犯，所以万岁开恩赦了你们；但是你们向后去，都要勤谨任事，不可疏忽，致加罪戾。"众人没口的答应着退了出去。章帝见众人走了之后，不禁满口夸赞道："娘娘仁义如天，真不愧为六宫之主了。"她正要答话，瞥见一个宫女慌慌的跑了进来，大声说道："不好了，不好了！"这正是：

总监方为刀下鬼，宫娥又诉腹中冤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

占地施威不分黑白
瞒天巧计颠倒阴阳

却说章帝正在和窦娘娘谈话的当儿，瞥见外面跑进一个宫女来，气急面灰，到了章帝的病榻之前，倒身跪下，口中说道："沁水公主要见万岁。"章帝忙教请进来。宫女忙起身出去，不多时，簇着一位泪眼惺忪、花容憔悴的美人来。年纪大约不过在二十多岁的光景，婷婷袅袅的走到章帝的面前，盈盈的折花枝拜了下去。章帝连呼："免礼平身！"她从容的站起来。章帝又命赐坐，见她这个样子，不由的暗暗纳罕，忙开口问道："御妹无事不到宫里来，今天突然进宫，莫非有什么事情么？"她慢展秋波，四下一打量，瞥见窦娘娘也在这里，便哽哽咽咽的答道："请万岁屏退左右，臣妹有一言奉上。"章帝听说这话，便将龙袍袖子一展，一班宫女立刻退去，只有窦娘娘侍立在章帝的榻边。沁水公主默默的半晌。章帝向她说道："御妹有什么事情，只管说罢。"她又停了半天，勉强答道："没有什么大事，不过臣妹闻说万岁龙体欠安，今天特地入宫来探望的。"章帝听她这话，不禁心中大为疑惑，暗道："她从来是个爽直而且静淑的人，今天察她的行动，着实大有缘故。"章帝回头一看，只见窦娘娘还立在身后，并未退去，但见沁水公主星眼中的伤心泪，

落得象断线珍珠一般的，站了起来，便向章帝告辞动身。章帝忙命人送她出宫，自己的心中十分诧异的忖度道："她今天这个样子，断不是来探病的，分明是受了谁的气似的，但是见了我，为何又兀的不肯说出来呢？"他沉吟了半晌，猛的省悟道："莫非她和驸马对了气么？莫非是碍着窦娘娘在此地，不便告诉我么？"他想来想去，究竟有些不对，她与驸马一向是相敬相爱，从来没有过一回口角。他盘算了半天，终于未曾弄得明白。列位，这沁水公主她是谁，今天究竟是为着什么事情来的，小子也好交代明白了。原来这沁水公主就是明帝的女儿。在十六岁的辰光，明帝见她出落得花容月貌，而且又是满腹经纶，诸子百家无一不觉，明帝爱之不啻掌上的珍珠一般，虽欲替她选择一个东床快婿，无奈她的生性古癖，所有在明帝的眼中看得上的，都被她一概拒绝。后来她别出心裁，出了三个题目，教明帝悬榜征求，应选的才子，如果三个题目都做得合式，不论贫富老幼，都情愿嫁给他。此榜一出，不上十天，通国皆知。谁都怀着一种愿望，哪个不想入选呢？于是老的白发皤然的老翁，少的年未及冠的幼童，均来应选。搜肠括肚，呕心喔血，各展才能。交卷后，一班应选的，共有三万五千八百余名，一个个将头颈伸得一丈二尺长，但望榜上有名，那时不独凭空得着一个绝色的美人，而且平地一声雷的做一位堂堂的附马公了；梦中幻想，真个是奇奇怪怪，不一而足。好容易度日如年似的等了三天，到了第四天的早上，一齐拥到敬阳门前看榜。谁知大家你一班，我一班的，全来看了一个仔细，不禁不约而同的一齐叹了一口气，互相称奇不止。你道是什么缘故呢？原来那榜上完全是一张白纸，一个字也没有。众人心还未死，来责问守榜官道："你们公主既然选试驸马，难道这三

四万人就没有一个中试么？这事不是分明的拿我们来寻开心么？还有些不远千里而来的，都因为有一种希望，人家才高高兴兴的来的，早知这样，人家又何必徒劳往返，耗费金钱呢？”还有的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只要选中一个，方不致大家议论呢！”守榜官答道：“请诸位原谅一些，实在因所有的卷子，内中的确没有一个中试的，所以只好割爱，请诸位空劳白来一趟了。”众人听说这话，谁也不肯服气。有的说道：“堂堂的公主，竟做出这些有头无尾的事来，岂不怕天下万人笑骂么？”有的说道：“我们一定要请面试。”有的说道：“我就将这三个题目拿去和她辩论，且看究竟是对不对。”七张八嘴，声势汹汹。守榜官见势头不好，连忙着人飞报与明帝。明帝深怕众人纠缠滋变，只得下一道旨意，各赐纹银十两送与众人，作回去的川资。众人哪里肯受，一齐说道，我本来是希望做个驸马公的，谁为着这区区的十两银子来呢？今天一定要请面试。守榜官百般劝告毫不中用。正在这扰攘不休的当儿，从人丛中跑进一个人来，身穿月色布的直摆，头带方巾，面如冠玉，目若晓星，走到守榜官的面前，躬身一揖，口中说道：“敝人早就到敬阳驿里报过名了，本拟如期应选，不意家严突于选试之前日，竟逝世了。所以敝人未得如期而来，但是公主所出的三个题目，敝人早就做好了。今天虽然是考过了，但是榜上无名，想是还没有择定，所以不揣简陋，特将三篇拙作送了过来侥幸一试。明知袜线之才，断无乘龙之福，但是敝人企慕情殷，合式与否均非所计，请一转呈为感。”他说罢，便在怀中取出他做的三篇来交与他。守榜官不敢怠慢，赶着命人送去。这里众人不由的互相讥笑，都道，凭我们这样的锦心绣口还未曾取中，他是何人？也来癞狗想吃天鹅肉，岂不令人好

笑么？那众人仍在这里纷纷的乌乱，不多一会，瞥见马上驮来一个官员，背着黄袱，后面随后许多的仗仪军士。他到了敬阳门口，翻身下马，将悬在那里的一张白纸，揭了下来，慢慢将黄包袱放开，露出一张大红绢榜来。他便将这大红绢悬了起来。这时万目睽睽，一齐注视墙上，大家仔细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名字。这时，众人便你问我，我问他的，谁是宗仙？问了半天，竟没有人答应，众人十分诧异。这时那个背榜的官员，响着喉咙喊道："那一位是宗仙先生？"语犹未了，那个最后交卷的少年从人丛中挤了出来，不慌不忙的口中说了一声："惭愧，不料我竟中了！"他走到背榜官的面前，说道："在下便是。"他朝他上下一打量，复又问道："阁下就是宗先生么？"他点头应道："然也。"他满脸堆下笑来，向他拱手贺道："恭喜阁下中选了，今天的白衣，明天就是驸马了。"宗仙只是自谦不了。那背榜官员请他上轿进朝。宗仙便上了轿，吆吆喝喝的抬了就走。这里众人没有一个不艳羡他的福分，都说是后来居上，出人意外了。

不说众人谈论，再说宗仙随了背榜官，进了午朝门，上殿拜觐天子。明帝见他一表非凡，自是十分欣喜。又口试一番，果然应答如流，滔滔不绝。沁水公主在屏后已听得大概，那一颗芳心中，说不出的快慰。明帝便命次日结婚。众人因为没有中选，都要求一见公主的芳容。沁水公主却也不忍十分拒绝，便在敬阳驿中显出全身，给大家一看。众人见她这样的天姿国色，自是嗟呀而散。明帝将宗仙留在朝中任事。讵知宗仙之志清高，不肯任事。沁水公主也是淡泊性成，雅不愿为富贵，两个一齐要入山修行。明帝不准，便在长安东门外面，赐他们沃田十顷，新居一宅，他二人住在那里，以便

自己不时去望望娇儿佳婿。谁知他们自从到了那里成日价栽花种竹，饲鸟养鱼，从不干预政事，就连回来都不回来。明帝驾崩之后，他们格外装聋做哑，连禁城内面都不到了。及至窦氏弄权，窦宪造了一座府第，离开他们这里不过半里之遥，不时有人到他们那里去缠扰，摘花探果的。沁水公主倒不肯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而且宗仙的为人，默静而又和蔼的，绝不去和他们较量。谁想窦宪手下一班爪牙，狗仗人势，得步进步。还只当沁水公主惧怕他们的威势呢，越发扰攘不休。有一天，窦宪骑了匹马，带了些獐犬和豪奴恶仆，出去行猎。没走多远，瞥见道旁的草地里有一只香獐，斜刺里奔了出来，窦宪手起一箭，正中那獐的后股。那只獐又惊又痛的没命的向前跑去。他哪里肯舍。纵马追来。那只獐慌不择路的乱窜，一头钻到一个大院里去。窦宪便也追了进去·忙命众人将院子后门关好，预备来捉獐。那只獐东穿西跳，那些豪奴恶仆竟象捉迷藏的一样，东边跑到西边。不多时那只獐跑得乏了，口流鲜血扑地倒下，被他们捉住了。獐可是捉住了，但是园内的花草差不多也就蹂躏殆尽了。他洋洋得意的带了豪奴恶仆，走到一所茅亭里，憩了下来。这时有个小童，手里提着一只喷水壶走进园，一眼望见院里那些怒放值时的好花，践踏得一塌糊涂，东倒西欹，那一种狼狈情形，真个是不堪入目了。那小童见他们凶神似的一个个的都蹲在茅亭里，便吓得魂不附体的，飞奔前去报告他的主人了。原来这就是沁水公主的后院。那小童进去，说了一遍，沁水公主大吃一惊，便与宗仙一齐到后面的赏花楼上，推开门窗一望，只见园里百花零落，残红满地，将一座好好的花园，被他们践踏得和打麦场一样。沁水公主见了，好不心痛，便对宗仙说道：“我们费了多少工夫，才将这些花草扶

持到这个样子；万料不到被这些匹夫，一朝践踏了干净，花神有知，还要怪我们多事呢！”她说到这里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人遭涂炭，姑且勿论。花亦何辜，竟遭这样的摧残！”她咽咽哽哽的不禁滴下泪来。宗仙爽然笑道：“夫人你可痴极了，天地间没有不散的宴席。物之成败有数，何必作此无谓的伤感呢？花草被他们践踏，想也是天数罢。我更进一层说，无论什么东西，皆是身外之物，永不会长久可以保留，终究都有破坏的一日。”她含泪点头。

不表他们在这里谈话，单说窦宪休息了片晌，便与众人出园回去。走出园来，只见道旁的禾苗，长得十分茂盛，不禁满口夸赞道：“好田，好田！这样的旺发庄稼，要是买个十顷八顷，一年收的五谷，倒不错的呢！”手下豪奴争先答道：“大人如果看中，等田里的庄稼成熟，便派人来收取，怕什么？”他道：“如何使得？人家的田产，我怎好去收庄稼呢？”又有一个说道：“这田本是十顷一块，听说一年常常收到八千多石粮食呢。我想大人的府中人丁不计其数，一年的粮食开支着实不轻咧。要是将这十顷田买了下来，每年收的粮食，供府中口粮绰绰有余。”他听罢笑道：“你这话倒不错，但不知十顷田要卖多少钱呢？”他道：“大人如果要买，不拘多少，皆可成功，谁不想来奉承你老人家呢，或者还可以不要钱奉送呢。”他听了这些话，不禁眉开眼笑的说道：“那么就是这样的办去吧，你们替我就去打听打听是谁家的。”众人齐声答应。到了晚间，众人回复他道：“那十顷田原是沁水公主的，大人意下如何呢？”他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凭他是谁，我总是要买的，你们明天就送五千两银子过去就是了。”众人答应着。到了次日清晨，众豪奴带了五千两纹银，径赴沁水公主的私茅中，与她说个明

白。把个沁水公主气得咬碎银牙，泼开樱口，将那班豪奴骂得狗血喷头。临动身的时候，沁水公主道："你们这班狗才，回去对那窦宪说明白了，这田莫说他出五千两银子，随便他出多少，我总不卖。叫他将眼睛睁开，认认我是个甚么样子的人，休要蔑人过甚。现在我正要和他去理论理论呢！昨天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闯进我后院，将花草完全被他践踏了。"那几个豪奴，虽然态度是十分强硬，但是在她的面前还不敢十分放肆。只得垂头丧气的回来。见了窦宪，少不得将她这一番话又变本加厉的说了一遍。把个窦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口中忿忿的说道："好好好，教他认得我就是了。她依仗她是个公主么，我偏要去和她见个高低。"再加上那班狐群狗党在旁边撮死鬼似的，撺掇了一阵子。窦宪摩拳擦掌，一定要和她见个高下，便吩咐手下人，等到田里的稼穑一成熟就去动手；如有人来阻止，将他拘到我这里来，自有办法。众豪奴齐声答应。不上几天，那田里的禾苗不觉渐渐的成熟了。这班豪奴果然带了许多人前去，硬自动手割得精光。沁水公主见了这样情形，知道非见万岁不可了。自己究竟是个金枝玉叶，不便去和他们据理力争，而且宗仙一尘不染，什么事他都不问，只得硬起头来，走到禁城里去，正要去奏闻章帝，不料在半路上又碰见了窦宪。那窦宪见了她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便借张骂李的谩辱了一阵子。沁水公主终于是个女流之辈，气得浑身发软。进了内宫，正想将这番情形奏与章帝，不意又碰见了窦后在旁，不便启奏；只得忍着冤屈，重行回到自己的家中。是日到了晚间，大司空第五伦忽然到她的家中来拜望宗仙。他原与宗仙一向就是个莫逆之交。他与宗仙畅谈了多时，宗仙将窦宪欺负他的一番情形，好象没有这回事的样子。倒是沁水公主

忍不住，便将窦宪怎样欺侮的一番话告诉了他。第五伦勃然大怒，当下也不露声色，当晚回府，在灯光之下修了一道奏章，次日五鼓上殿，径进内宫呈奏章帝，章帝看罢，气得手颠足摇的说道："好匹夫，胆敢来欺侮公主了，怪不得公主昨日入宫，欲说又止的几次，原来还是这样呢。"他传下一道旨意，立刻将窦宪传到宫中。他见了窦宪跪在地下，不由气冲冲的向他说道："窦宪，孤王哪样薄待于你？你不想替国家效力，反而依势凌人，去占人土地，践人花园。你还知道一点国法么？"窦宪吓得俯伏地下，不敢做声。章帝将牙关一咬，正要预备推出去，以正国法。这时环珮声响，莲步悠扬，从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丽人来，你知道是谁？却原来就是窦娘娘。但见她双眉紧锁，杏眼含着两泡热泪，走到章帝的榻前，折花技跪了下去。章帝瞥见她来，倒又没了主意。停了半晌，想想还是姐妹的情重，遂毅然将窦宪的官职削去，发为平民。窦娘娘舌长三尺，无奈此时竟失却效力了。章帝又将窦家的家产一半充公，从此就渐渐的憎恶窦氏了。接着又将窦笃、窦诚等官职逐一削去，不复任用；可是对于大小两窦的感情，尚未完全失宠，不过不象从前的言听计从。那时她们姐妹见了这样的情形，料知万岁对于她们不见得十分信用了。隔了一月以后，章帝的病也好了，逐日忙着政事，无暇兼顾到她们。大窦有一天，趁章帝上朝的时候，便到小窦的宫中，互相商议固宠的方法。大窦首先说道："我们失败的原由，第一就是因那魏老儿的一番泄漏，第二就是那老匹夫第五伦。不知我们几世里和贼子结下了冤家，这样三翻四覆的来和我们作对，所以层层次次的，万岁就渐渐不肯信任我们了。我们再不想出一个妙法子来，将原有的宠固住，只怕我们也要有些不对哩。"小窦道："可不是么？

我今天听见她们宫女说的，万岁爷现在急急就要搜宫；万一真的实行起来，怎生是好？那个冤家，却将他放在什么地方呢？”大窦道：“都是你的不好，事到如此，如果真要搜宫，只好叫他先到濯龙园里录室内去住几天再讲吧！”小窦连连称是。大窦又道：“此刻我倒有好法子，能够将万岁的心，重行移转来呢。”小窦忙问她道：“是个什么法子？”她道：“现在万岁薄待我们，第一个目标，就是恐怕我们有些不端的行为，只消如此如此，还怕他不入我们的圈套么？”小窦大喜。这正是：

安排幽室藏情侣，预备奇谋惑帝王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

易钗而弁荡妇迷人
浪哭淫啼昏君中毒

却说大窦对小窦说道："妹子，你可知道么？万岁他为的什么事情，才薄待我们的？唯一的目标，恐怕我们有什么不端的行为罢了。如今再不想出一个法子补救补救，说不定还不知失败到什么地位呢？我想万岁既听那魏老儿的话，暗地里一定要提防我们的；倒不如想出一个疑兵之计来骗骗他，能够上了我们的圈套，那就好办了。"小窦问道："依你说，怎样办呢？"她笑道："用不着你尽来追问，我自有道理。"小窦笑道："秘密事儿，你不先来告诉我，万一弄出破绽来，反为不美。"大窦笑道："要想坚固我们原有的宠幸，非要教化儿改扮一个男人，随我一同到万岁那里去探探他的究竟；如果是不疑惑，他必然又是一个样子了。"小窦拍手笑道："这样去探究竟，倒是别出心裁呢。化儿不知她肯去不肯去呢！"话犹未了，化儿和能儿手牵手儿走了进来，见大窦坐在这里，连忙一齐过来见礼。小窦掩口笑道："看不出他们俩倒十分恩爱哩。外面看起来象一对姐妹花，其实内里却是一雌一雄，永远不会被人家看破的。"化儿笑道："娘娘不要来寻我的开心吧！"能儿扭扭捏捏的走到大窦的面前，慢展宫袖，做了一个万福，轻启朱唇，直

着喉咙说道："娘娘在上，奴婢有礼了。"大小两窦不禁掩口失笑。化儿忙道："现在的成绩如何？"大窦满口夸赞道："很好很好！严师出好徒，没有这个玲珑的先生，哪里有这个出色的学生呢？"小窦道："哪里是这样的说，她教授这个学生，却是在夜里教授的多，所以能儿才有这样的进步的。"化儿闪着星眼，向小窦下死力一瞅，笑道："娘娘不要这样的没良心；我们不过是个奴婢，怎敢硬夺娘娘的一碗菜呢？我不过替娘娘做一个开路的先锋罢了。"大窦笑道："你听见么？她这两句话，分明是埋怨你独占一碗，不肯稍分一些肥料与她，你可明白些，总要看破一点才好。"小窦满脸飞红，低头笑道："颇耐这个蹄子专门来造谣言，还亏你去听她的话呢！我要是个刻薄的，老实说，我前天还教他到濯龙园里去，与你解渴么？"大窦听她这话，不禁满面桃花，忙向她啐道："狗口没象牙，不怕秽了嘴么？好端端的又将我拉到混水去做什么呢？"小窦咬着樱唇笑道："罢呀！不要来装腔做势的了，现在有个铁证在此地。"她还未说完，能儿凑趣说道："不要说罢，你们两个人的花样真没有她多。"小窦赶着问道："前天共做出几个花样呀？"能儿将手一竖，说道："六个。"化儿笑得前俯后仰的问道："做六个花样，是什么名目呢？"能儿笑道："什么老汉推车咧，喜鹊跳寒梅咧，鳌鱼翻身咧，还有几个我记不得了。"他数莲花落似的说了半天，把个小窦笑得花枝招展，捧心呼痛。停了片晌，忍住笑向大窦说道："到底是姐姐的本领大，现在还有什么话可以掩饰呢？"大窦也笑道："不错，我的花样是不少，但是绝不象你们成日成夜的缠着；一个人究竟能有多大的精神，万一弄出病来，那才没法子咧。"小窦笑道："这话也不需要你说，我们自然有数，至

多每夜不过演一回，万不会象你这样穷凶极恶的钉上五六次，什么人不疲倦呢？”大窦笑道：“我扯和下来，还是不及你们来得多咧。”能儿笑道：“你们休要这样的争论不休，都怪我不好。”化儿笑道：“这话不是天外奇谈么，我们争论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”他笑道：“我要是有分身法，每人教你们得着一个，岂不是没有话说了吗？”三人听他这话，一齐向他啐道：“谁稀罕你这个宝货呢？没有你，我们难道就不过日子了么？”能儿笑道：“虽然是不稀罕，可是每夜就要例行公事。”化儿笑道：“你不用快活了，谨防着你的小性命靠不住。”能儿将头摇得拨浪鼓一般的说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无需你替我担忧。自古道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我就是登时死了，都是情愿的。”大窦向化儿笑道：“我今天有一件事，要烦你做一下子，不知你肯么？”化儿笑道：“娘娘这是什么话，无论什么事情，委到我，还能不去么？”大窦笑道：“现在万岁待我们，已不象从前那样的宠幸了，我们急急要想出一个妙策来去笼络他呢。听说现在万岁就要搜宫，这个消息不知你晓得么？”化儿听说这话，不禁吃惊问道：“果真有这样的事么？”大窦正色说道：“这事与我们有绝大的关系，怎好来骗你呢？”化儿呆了半晌，不禁说道：“如果搜查起来，”她说到这里，用手指着能儿说道：“将这个冤家安放在什么地方呢？”大窦笑道：“正是啊！”能儿不禁矮了半截，向大窦央告道：“千万要请娘娘救一救我的性命。”她微微的向他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早有道理，不教你受罪就是了。”化儿正色对她说道：“娘娘不要作耍，总要想出一个万全的方法来，将他安放好了才没有岔子；万一露出马脚，你、我们还想活么？”大窦笑道：“这倒不必，我今天与你一同到坤宁

宫里去探探他的形色，再定行止；万一他认真要搜宫，我早就预备一个地方了。"她道："莫非是暴室么？"她摇首说道："不是不是。"她又道："除却暴室，宫中再也没有第二处秘密之所了。"大窦笑道："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他如果要搜，还不是一概搜查么？这暴室里怎能得免呢。最好的秘密地方，就是濯龙园里假山石下的绿室里为最好。要是将他摆在里面，恐怕大罗神仙也难知道哩。"化儿拍手笑道："亏你想得出这个地方，真是再秘密没有了。"小窦笑道："偏是你们晓得，我虽然是到濯龙园里去过了不少次数，可是这个绿室，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？"大窦笑道："你哪里知道？这绿室是老王爷当年到濯龙园里去游玩，那时正当三月天气，进了园门，瞥见一人，身高二丈以外，形如笆斗，眼似铜铃，五色花班脸，朝着老王爷发笑。老王爷为他一吓，将濯龙园封起来，不准一个人进园去游览。后来请了一个西域的高僧，到园中作法捉怪。他便到园中仔细的四下里一打量，便教老王爷在假山肚里起一座小房子，给他住。老王爷问是个什么怪物，那西域的和尚连说："不是，它就是青草神，因为路过濯龙园，想讨万岁封赠的。如今造这房子，还恐它再来时，我有符录贴在这门上，它见了，自然就会进去了。它一进去，可算千年万载再也不会出来了。"老王爷当时就命动工，在假山脚下造了一座房子。那和尚就用朱砂画了两道符，十字交叉贴在门上。他对老王爷说："如果这门上的符破了，那草头神就吸进去了。"老王爷深信不疑。谁知到了现在，那门上的符，分毫未动。我想哪里什么草头神、花头鬼呢，这不过是老王爷一时眼花，或是疑心被那个和尚骗了罢。万岁爷如果真的搜查起来，我们预先将能儿送到那里去。他们见门上符录破了，不要说查搜了，只怕连进

去还不敢进去呢。到那时，我们不妨托内侍到外边多寻几个漂亮的来，将他们放在里面，人不知，鬼不觉的，要怎么，便怎么，你道如何？”化儿与小窦听她这番话，无不道好。化儿说道：“这计不独不会被他觑破，而且可以长久快活下去呢。”大窦便对化儿说道：“现在的辰光也不早了，我们早点去罢，万岁爷也就要退朝了。你赶紧先去装扮起来，随我一同前去。”化儿笑道：“去便去，又要装扮着甚么呢？”大窦笑道：“原是我说错了，我是教你去改扮的。”化儿吃惊问道：“又教我改扮甚么人呢？”她笑道：“你去改扮一个男子。”化儿笑道：“这可不是奇怪么？好端端的又教我改扮什么男子呢？”她道：“你快些去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她笑道：“那么，到你的宫里去改扮罢，省得走在路上，被她们宫女瞧见了，象个什么呢？”她点头道好，起身便与化儿回到淑德宫里。化儿进了卧房，不多一会，改扮停当，缓步走了出来。大窦见她改扮得十分出色，果然是个美男子，俏丈夫，毫无半点巾帼的样子，不禁满口夸赞道：“好一个美男！可惜胯下只少一点。不然，我见犹怜呢！”

不表他们在这里戏谑，再说章帝退朝之后，在坤宁宫里息了一刻，心中挂念着窦后，不由的信步出宫。到了淑德宫门口，只见里面静荡荡的鸦雀不闻，不禁心中疑惑道：“难道她此刻又不在宫里么？一个六宫之主，有什么大事，这样的忙法？”他自言自语的说到这里，不禁哼了一声，暗道：“这两窦的神形，与从前大有分别，我想她们一定是有什么暧昧的事情发生了；不然，不会这样的神情恍惚的。”他一面怀疑，一面动步，不知不觉的走到房门外，将帘子一揭，瞥见窦娘娘与一个美男子在窗前着棋。章帝不由的将那无名的毒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一步跨进房

门，泼口骂道："好贱人！你身为六宫之主，竟敢做这些不端的事情；怪不得这几天，孤王见了你总是淡淡的不瞅不睬，原来还是这样的花头呢。"他说罢，喘吁吁的往一张椅子上一坐，连声问道："你这个贱人，该怎样处治？你自己说罢！"她微微的朝他一笑，说道："今天万岁爷，为着什么这样的发挥人呢？"他气冲冲的骂道："你这个大胆的贱人，你对面坐的是谁？"她不慌不忙的对他说道："要问她么，万岁你认不得么？还要我说出来做什么呢？"他听得这话，更是气不可遏，立起来，腰间拔出宝剑就来奔向那个男子。那男子笑嘻嘻的将袍衫一揭，露出一双不满三寸的瘦筝来。章帝一见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忙将宝剑入鞘，转怒为喜的问道："你是谁？竟这样的来和孤王取笑。"大窦此时反而满脸怒容，故意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化儿见她做作，还不是一个极伶俐的么，连忙走过来，到她的面前，双膝一屈扑通一跪，口中连说道："奴婢该死，不应异想天开的改换男妆，教娘娘无辜的被万岁责罚。奴婢知罪，请娘娘严办就是了。"大窦见她这样，不由的暗暗夸赞道："怪不得妹妹常说她伶俐精细，果然有见识。"她却故意说道："化儿，你去卸妆罢，这事我不怪你，只怪我自己不应随你改装男人，教万岁生气。"她说罢，取了手帕，慢慢的拭泪。化儿将男妆随时卸下，依然是一个花容月貌、雾鬓云鬟的绝色美人。章帝此时，自知理屈，见她哭得娇啼不胜，不由的起了怜爱之心，深悔自己过于孟浪。但是又碍着化儿在这里，不能径来陪罪，只得默默无言。停了半晌，搭讪着向化儿说道："你从哪里想起来的？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改扮男妆呢？要不是你将脚露出来的快，被我一剑将你砍死，那才冤枉呢！"化儿笑道："罢呀！还问什么，我今天到娘娘这里来请安，见

万岁的衣裳摆在箱子上，我就顺手拿起来往身上一穿；本来是玩的，后来朝着镜子里一望，不禁自己也觉好笑，爽性戴起冠来。因为娘娘喊我着棋，我就忘记卸下，不想被万岁碰见了，起了疑心。奴婢万死，还求万岁恕罪！”章帝道：“事已过了，就算了。”化儿连忙谢恩。大窦便朝她偷偷的丢去一个眼色，化儿会意，起身走了。章帝见化儿走了，忙不迭的走到她的身边并肩坐下，正要开口陪罪。她将宫袖一拂，走到榻前坐下。章帝跟着又走到榻前。她却粉庞儿背着他，只是呜咽不住。章帝到了这时，真是肝肠欲断，伸出手来，将她往怀中一搂，悄悄的说道：“娘娘，今天只怪孤王一着之错，得罪了你，孤家自知不是，千万要请娘娘恕我一朝才好呢。”她哭道：“万岁请你就将我杀了罢！我本是个贱人，做这些不端的事情，理该万死。”章帝慰道：“好娘娘！只怪孤王一时粗鲁，不看今天，还看往日的情分呢。”她仰着粉颊，问道：“你和谁有情，这些话只好去骗那些三岁的小孩子；今天不要多讲废话，请你赶紧将我结果了罢，省得丢了你的脸面。”她说罢，故意伸手到章帝的腰中拔剑要自刎。章帝慌忙死力扯住，央求道：“好娘娘！请暂且息怒，千不是，万不是，只怪孤家的不是；你实在要寻死，孤王也不活了。”她听罢，不禁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你死归你死，与我有什么相干呢？横竖我这个人，已经成了人家的摈弃的人了。便是死了，谁还肯来可怜我一声呢？”章帝忙道：“娘娘，我这样的招陪你，你还是与我十分决裂。谁没有一时之错呢？我看你从来待我是再恩爱没有的，为何今天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”她道：“你这话问我做什么呢？你自己去层层次次的细细的想想吧，也用不着我细说了。”章帝听她这话，沉吟了一会子，说道：“娘娘莫非是怪孤家削去窦氏

弟兄的权么？”她道：“万岁这是什么话？自古道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；难道因为我的情面，就不去究办内戚了么？自古也没有这个道理的。”他道：“除却这一层，孤家自己料想也没有什么去处得罪娘娘的了。”大窦冷笑一声道：“万岁说哪里的话来，只有我得罪万岁，万岁哪里有得罪我的地方呢？即使得罪我，我还有什么怨恨呢？”章帝忙道：“娘娘，你向来是爽直人，从未象今天这样的牵丝扳藤的缠不清，究竟为了一回什么事情，这样的生气？就是今天，孤王粗鲁得罪了你，孤王在这里连连的招陪不是，也该就算了，为什么尽是与孤王为难呢？”她冷笑道：“谁与你为难？你在这里自己缠不清，倒说我不是，这不是笑话么？老实问你一句，你为着什么缘故，这几天陡然的要搜宫？这不是显系看不起我么？汉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，倒是万岁爷别出心裁的，想必宫中一定是发生什么暧昧了；不然，万岁何能有此举动呢？”她这一番话，说得章帝闭口无言，半天答不出一句话来。停了片刻，才吞吞吐吐的对她说道：“此事娘娘休要见疑，我听他们说的，不过我的心中绝不会有这种用意的。”她道：“万岁，你究竟是听谁说的？说的是些什么话呢？”章帝忙道：“那个倒不要去追求，只要我不搜，有什么大不了呢。”她道：“那是不可以的，无论如何，倒要万岁搜搜，究竟宫中出些什么暧昧的事情呢？”章帝又道：“这话不要提了。自古以来，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举动呢；不要说我，就是无论是谁，也不会做出这自糟面子的事来的。”她道：“万岁既然这样的说，想是一定不搜了。”他道：“自然不搜啊！”她道：“你不搜，我倒有些不放心。我明天就去大大的搜查一下子，但看宫中出了什么花样儿了。”章帝道：“那可动不得，搜宫是个蹭蹬的事，不是预兆别人进

宫搜查么？”她道：“管他许多呢，我既然做了一个六宫之主，有不好的去处，当然究办，以维国法，而整坤纲，省得有什么不端的事情发生，天下人皆不能知道内幕情形，谁不说是我主使和疏失之罪呢？”章帝笑道：“这又奇了，宫中出了什么事情，要你去搜查么？”她道：“万岁爷，你这话又来欺骗我了，如果宫中没有花样翻了出来，难道你好端端的无缘无故的要搜宫了么？”章帝道：“娘娘，你千万不要听外人的诱惑才好呢！”她冷笑道：“这是什么话呢？不是从万岁爷的口中说出来么？”他二人一直辩论了多时，中膳也不用了。她和衣倒在床上，一声不做。章帝百般的温慰她，她正眼也不去看他一下子。到了晚间，章帝更不敢走开，她见章帝象生了根似坐着不动，便故意三番两次的催他动身，章帝再也不走，凭她怎样的撵他走。两个人一直熬到三更以后。大窦也疲倦极了，不知不觉的沉沉睡去。章帝才替她宽衣解带同入鸯衾，干了一回老调儿。她明知故意的只装着不晓得。这正是：

春风一度情无限，除却灯花诉与谁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

赴幽会女郎逢厉鬼
搜宫闱男妾变幺魔

却说章帝与窦娘娘交颈而眠。一直睡到四鼓以后，窦娘娘怕再呕下去讨个没趣，便平了气，就着枕边说道："还亏你是一个一朝之王呢。这样的轻听浮言，就要做那种不顾面子事，试问你自己可觉得惭愧么?"章帝笑道："那些事都不要去提起了，总是我错就是了，还有什么话说呢？"他刚说了，就听得景阳钟响。章帝便要起身，窦娘娘加意服事他起身，将他送出宫门，便一径转道向小窦这里而来。到了小窦的宫中，只见绣幕沉沉，书堂人静，只听见一些鼻息的声音，她走到小窦的卧榻之前，用手将帐子一揭，只见化儿将能儿紧紧的抱住，且在一头睡，小窦在西边睡着。她轻轻的将化儿弄醒。化儿一翻身，将她们两个也就惊醒了，一齐坐起来。大窦笑道：你们好啊！三个人竟来车轮大战了。"化儿揉揉睡眼，打了一个呵欠，笑道："来得怎样这般的早法？"大窦笑道："还要问呢，一夜都没有睡觉；倒是你们这些小鬼头快活死了，害得我跟着你们受了一夜的罪。"化儿笑道："娘娘又来骗人了，谁相信你这些鬼话呢？我走了后，估量着万岁爷不知陪多少不是呢。"小窦笑道："她方才讲话，倒是的确的话，我想万岁爷见她动怒，还敢再和她去碰钉子，量他也

没有这样的胆气罢！上了床，还不极力的报效么？大约昨天的夜里一定是未息旗鼓罢！”大窦笑道：“仔细舌头！当心不要连根子嚼去啊。”化儿笑道：“娘娘，请你不要再来遮掩罢，不是你亲嘴供出来的，一夜没有睡觉，不做那个调儿是做什么呢？”大窦道：“好话莫详疑，一经详疑，什么都是坏话。我倒是老老实实将真情话告诉你们，不想这些没脸的丫头，竟扯张拉李的，疑我到那勾当上去，岂不好笑么？”化儿笑道：“娘娘，请你不要多讲废话了，做也好，不做也好，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？我且问你，我昨天动身之后，究竟是什么办法呢？”大窦笑道：“你休问我，你们的胆也太大了，赤条条的三个睡在一起，万一万岁爷一头撞了进来，便怎么了呢？昨天你走了之后，他就到我的身边，千不是，万得罪的招陪不住，那时我却格外拿出十二分决裂的手段来应付，两个人一直缠到晚，我连催他到别处宫里去住宿，他再也不敢走。我便严词来责问他，究竟为着什么事情要搜宫，他先前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，后来被我逼得没法，才说他是听着别人传说的；那时我又追问他，这话究竟是谁说的，宫中出些什么事了？他咬紧牙关，再也不肯吐一字。结果，被我一番连吓带劝的，将他说得五体投地，他才说不搜宫了。你们想，这事要不是我想这个法子来，今天还想他不下令搜宫么。还有个笑话，就是你们三个人一丝不挂的睡在这里，还不是首先露出春色来么？”这一番话，说得她们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将舌头伸了一伸，化儿笑道：“果然果然，要不是娘娘替我们打了一个头阵，我们一定是要出马招驾的了。”大窦笑道：“你这个烂了嘴的，人家和你规规矩矩的讲些话，你总要想出两句话来挖苦人。”能儿笑道：“如果娘娘夜里没有过瘾，趁这时何不来过一过呢？”大窦

听见这话，便乜斜着眼向他一瞟，一探身子，往他怀中一坐，轻疏皓腕，将他往自己的怀中一搂，笑道："我的宝贝，这两个能征惯战的大将，你与鏖战了一夜，还没有疲倦么？"他笑道："这个勾当，不过是当时觉得困倦，只要过了一刻，马上就会复原了。"他说着，偎着她的粉颊，吻了几吻。化儿笑向小窦说道："你看见么，这个样子，还成什么呢？"小窦笑道："你还说什么呢，我们此时还兀自横在他的眼前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识相些，早点离了他们，好让他们过一回瘾罢！"化儿点头笑道："是的是的，我倒忘记了，快些走开。"能儿笑道："千万不要走，你们在这里参观参观她的艺术要紧。"他说着，便将她往身下一按，正要拉马抬枪，猛可里听见一阵脚步声音。大窦与能儿吓得霍地分开，能儿赶紧滚入床底。化儿、小窦一齐迎了出去。只见来者不是别人，却是淑德宫里一个总监，名字叫黑时。他走到小窦的面前，行了一个常礼，含笑问道："娘娘在这里么？"小窦见是他来，当然是不去隐瞒，便随口答道："在这里呢，你寻娘娘有什么事情吗？"他满脸堆下笑容道："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不过前天娘娘托我一桩事，现在我要来回她的信息。"小窦笑问道："什么事情？"他笑道："这个事情，没有什么要紧，无须娘娘问。"小窦喝道："你这黑贼，又来弄鬼了！究竟是什么事情，快些告诉我，迟一些儿，仔细你的狗腿。"黑总监满面陪笑道："娘娘休要动怒，这事我们娘娘曾关照过我的，教我不要乱来泄漏的，所以我不敢乱说，只好请娘娘等一会子，让我先告诉娘娘，然后你老人家再去问我们的娘娘，自然就会知道了。"小窦故意怒气冲冲的向他说道："别扯你娘的淡，快点说出来，不要怄起我的气来，马上就给个厉害你看看。"她说罢，便回头向化儿说道："给我将皮鞭拿来。"黑总监听

说这话，吓得矮了半截，忙跪下来说道：“娘娘！请暂且息怒，听奴才一言。”她道：“什么话快讲。”他道：“这事我要是说出来，被娘娘知道了，我就要送命了。”她怒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你可知道我是娘娘的什么人？她随便有什么秘密的事情，我都可以预闻的。”他道：“娘娘这话固然不错；但是奴才受了我们娘娘的命令，怎能因为娘娘的私亲，就破娘娘的秘密呢？”她道：“照你这样的话，准是不肯说了。”黑时尚未回话，早见大窦从里面婷婷袅袅的走了出来。黑时见她走出来，就如得着一方金子似的，连忙抢上前来向她行礼。大窦微微的一点首，便带他一同进了房。化儿与小窦也跟进来。小窦向她笑道：“好事不瞒人，瞒人非好事。有这样的主子，就有这样的奴才，我真佩服，守口如瓶，一些风声不会走漏出来。我们这里数十个大小内监，象这样只知有主子的奴才，一个也找不出来的。”黑时向大窦丢了一个眼色，意思是叫她回去。化儿对小窦笑道：“你看见么？又在那里做鬼脸了，偏生不准她回去，但看是一件什么事情，这样的藏头露尾。”大窦笑道：“天下人都可瞒，你们我还能瞒么？”她说罢，朝黑时笑道：“你说罢，她们不是外人。”黑时道：“前天我奉了娘娘的旨意，暗地里托人到城外牛家集去暗暗寻访，未上三天，托娘娘的福，果然寻着两个十分俊俏的，一个十九岁，一个十八岁，他们却是无根无绊的乞丐，赏了老乞丐五百两纹银，现在买成功了，已经将他们带在城内石家弄里，听候娘娘发落。”大窦听见，便向小窦化儿说道：“好了，现在又买两个来了，大家不要再成日家的争风吃醋的罢；以后将这两个带进来，每人一个，不偏不倚的。”小窦笑道：“亏你想得出。”化儿说道：“且慢欢喜着，这两个带进宫来，连能儿三个了，这里人多

眼杂，不会不露出马脚来的。大家都要想出一个好法子来，图长久的快乐才好呢。”大窦道：“用不着你来多虑，我昨天不是对你说过了吗，如今三个完全送到绿室里，大家轮流去寻乐，你看如何呢？”小窦笑道：“这个法子好极了！就是这样的办吧。”这时能儿听见他们的话，料想不是章帝，便在床底下一头钻了出来，一把将小窦搂住，笑道：“你们做的好事。我这样的极力报效你们，还不知足，一定要外面去拉了两个来，可不怕我动气么？”小窦笑道：“我的儿子，你不要疑心，那两个随他是什么美男子，我总不去乱搭就是了。”能儿笑道：“好哇！这才是从一而终的好情人咧。”大窦便吩咐黑时派人在晚上将两个带到濯龙园里的绿室里去，同时也命能儿搬了进去。

原来这买来的两个乞丐，一个叫做梅其，一个叫做颜固，两副面孔，生得倒也十分不错。可是生在一个贫苦人家，不幸因为生计的逼迫，竟陷入如此的害人之窟。你道可叹不可叹呢？他们进了绿室之后，化儿便来替他们打扫干净，夜间悄悄的命人搬了许多摆设东西进去。不到数日，居然将一个绿室收拾得和绣房一样。每日按时命心腹太监送酒送饭进去，给他们吃。过了三四个月后，在宫里的太监和宫女，谁也知道有这回事的了。但是大家见魏老儿那个榜样，谁也不肯去寻死的，只好睁着一只眼，闭着一只眼，明知故昧的不敢去多事。可是大小窦因为自己有了隐事，便不得不笼络宫中的人，遇事卖情赏识，将一班宫中太监，颠倒得五体投地，再也不敢生心。上下一气，只瞒着章帝一个人。小窦的迷人手段，更加厉害。她对于太监，挥金如土的结纳；对于一班宫女，见里面有几个稍露头角的，即用一个调虎离山的计策来，也教他们去得着一些雨露；呆笨的却也比从前宽待十

皆，所以上下没有一个不死心塌地的供她驱使。有一天，章帝在大窦那里住宿，化儿便与小窦商议道："今天万岁爷在娘娘那里幸宿，我们也好寻一夜乐去了。"小窦点头答应道："你先去，我因为腹中痛，要吃一杯姜桂露，然后我再去就是了。"小窦说罢，便命宫女到坤宁宫里去取姜桂露，顺便探探万岁睡了不曾。那宫女答应去了。不多时，那个宫女手提一个羊脂玉的瓶子，走进来笑道："我方才走到淑德宫门口经过，站在游廊下，细细一听，只听得娘娘好象有什么地方不自在的样子，只是呻吟个不住，同时又听得万岁爷也是又喘又哼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呢，敢是他们得病了不成？"小窦听说这话，向化儿一笑。化儿会意，也掩口笑个不住。小窦向她笑道："痴货，他们这病是天天发的，你不晓得。"她道："这真奇怪了，她们有病第二天还能那样的精神料擞么？"小窦道："娘！不知世务的丫头，还不给我滚出去。"那宫女吓得趑趄着脚走了。她便对化儿笑道："他们已经在那里交锋了，你也该上马了。"她笑道："去是想去，可是他们那里三个人，叫我怎样应付得来呢？"小窦笑道："你不用怕，我吃了姜桂露，便来助你一阵就是了。"她笑着说道："你可要快一点儿来呀，千万不要临阵脱逃呀。"小窦笑道："你放心罢，我绝不会的。"她点头笑道："我也知道你熬不住的。"她说罢，轻移莲步，径向濯龙园而来。这时正当八月里的时候，一阵阵的凉风从迎面吹了来，好不爽快。她遮遮掩掩的进了园。一天月色，皎洁如水。那望荷亭左面，一簇桂树正放着金黄色的嫩蕊，微风摆动，送过了许多香气，她何等快活！暗道："良宵美景，不可虚度，天上月圆，人间佳会，天下再有称心的事，恐怕也及不上我们的快乐了。"她何等满意！一转眼走过望荷亭，离

开假山，不过有一箭多路之遥，瞥见一块大石头后面，转出一个东西来，浑身毛毵毵的，黑而发亮，双眼和铜铃一样，大约全身有水牛这样的粗细，一条舌头拖出下颏，足数有二尺多长。她吓得倒退数步，忙要声张，无奈喉咙里就被人捏着一样，再也喊不出，闪着星眼朝那东西只是发呆，那时心里好象小鹿乱撞一般。那东西煞是可怪，见了她，霍的壁立起来，拱着两爪，动也不动。她吓得三魂落地，七魄升天，回转身子拔步就走。那东西一路滚来追着。她可是心胆俱碎，慌不择路的四下里乱奔。那黑东西一步一趋的跟着。她可急了，冷不提防脚下绊着一缕荼蘼藤，立身不稳，折花枝扑地倒下。那东西吱吱的滚上她的身边。她只哇的一声，便昏厥过去了。再说小窦吃了一杯姜桂露，那肚子里不住的呼呼乱响，停了一会，果然轻松得许多了。她便走到梳妆台前，用梳子将头发拢了一拢，又将脸上的粉匀了一匀，慢条斯理的整了半天，才慢慢向濯龙园里而来。不一时，到了绿室的门口，轻轻的用手在门上弹了两下子，马上里面就有人将门开了。她走进去，只见他们正在那里猜数游戏呢。能儿见了她，跑过来一把将她拦腰抱住，口中说道："我的娘，你怎的到这会才来呢？"她笑道："谁能象你们成日价的一点事情也没有呢？"她说罢，便向他们笑道："化丫头见我来了，藏头露尾的到哪里去了？"他们听说，不禁诧异问道："她几时来的？"她笑道："还瞒我呢，你们当我不晓得么，她早就来了。你们捣的什么鬼，快点告诉我。"能儿急道："谁哄你呢，她果真没有来啊？"小窦听得这话，好不惊异，忙道："她在我前面来的，到哪里去了？"能儿道："也许是碰见哪位姐妹，拖她去谈话，也未可知。"小窦忙道："胡说！此刻谁不困觉呢？她莫是走错了路不曾，我想决不会的，又

不知出了什么岔子了，我们可去寻寻她。此刻更深夜静的，你们不妨也随我一同出去，大家仗仗胆。”他们一齐答应着，随她走了出来。此刻画阁上已敲到三鼓了。四个人在月光下面，一路寻出园来，可是未曾看见她一些影子。小窦和他们一齐啧啧称怪，正要回到园中，瞥见长乐宫的后面，有一个黑影子一闪。小窦悄悄的问道：“谁呀？”那黑影子便闪了出来。她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黑时。小窦问道：“你这会子还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他道：“娘娘吩咐我在这里把守的，恐怕有生人进去，看出破绽来的。”小窦忙问道：“你看见化儿没有？”他道：“怎么没有看见呢？我方才在黑地里见她一个人，偷偷摸摸的溜进园去，我也没有去喊她。”小窦说道：“这可奇了，一个人究竟到哪里去了？”她说着，又领他们重行进园，各处寻找了半天。刚刚过了望荷亭，能儿忽然说道：“兀的那玫瑰花的右边，不是一个人躺在地上么？”她们听说这话，不由的一齐去望，只见玫瑰花架西边，果然有一个人睡在草地上。他们一齐走到跟前一望，不是化儿还有谁呢。但见星眸紧合，玉体横陈，仰在地上，动也不动。小窦见此情形，吃惊不小，忙探身蹲下，用手在她的唇边一摸，只有一丝游气。小窦忙教他们三人将她扶起来。能儿将她背进绿室，放在床上，按摩了半天，才听她微微的苏醒过来。她口中轻轻说了一声，吓死我也！小窦忙附着她的耳朵边，问道：“你碰到什么了？”她听见有人问话，才将杏眼睁开一看，不禁十分诧异的说道：“我几时到这里来的？”小窦便将方才寻她不着的一套话告诉她，又问她究竟是碰到什么了。她便将遇怪的情形说了一遍，众人无不称奇。大家又说了多时，才配对儿同入罗帐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章帝到了第二天的早朝已毕，先到坤宁宫。有个宫女对他说道：“小窦娘娘身体不安，万岁晓得么？”章帝忙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那个宫女说道：“昨天晚上，有一个宫女到这里来取姜桂露的。”章帝听说她有了病，便放心不下，忙不迭的转到小窦的宫里，只见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章帝好生奇怪，便又转道到留风院里，也不见化儿，心中愈加疑惑。便又到小窦的宫中，耐着性子一直等到辰牌的时候，才见她们云鬓蓬松的走了进来。章帝见此光景，不觉十分疑惑。她们见他坐在这里，不禁也就着了忙，粉庞上面，未免露出一种羞愧的情形。章帝便问她到哪里去的？小窦突然被他这一问，不禁哑口无言。化儿虽然是灵利过人，但是到了这时，也就失却寻常的态度了。章帝也不去和她们讲话，随即下了一道圣旨，命人大举搜宫。这正是：

君王窥得宫中隐，妃子将为阶下囚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

卖草兔壮士遇知音
捉山猫英雄逢艳侣

话说章帝见了这样的情形，料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暧昧的事情了，他怒气冲冲的龙袖一展，回到坤宁宫，使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计，突然下了一道旨意，大举搜宫。小窦赶紧着人去关照大窦叫她设法阻止。谁知大窦还未到坤宁宫，只见许多锦衣校尉，雄纠纠的闯进了淑德宫，翻箱倒箧，四处去搜，查了一会子，见没有什么痕迹，急忙又赶到别的宫里去搜查。整整的闹了三天，竟一点痕迹没有。章帝好不生气，又下旨将宫里的大小太监带来了，向他们说道："如今宫里出了什么花样儿，料想你们一定是知道的，快快的说出来，孤王还可以饶恕。倘有半字含糊，立即叫你们身首异处了。"那些太监早受过大小窦的嘱咐，谁敢泄漏春光？一齐回答道："求万岁开恩，奴才等实不知情，如其万岁不相信，请尽搜查，若查出私弊来，奴才等情愿领罪就是了。"章帝又软敲硬吓的一番，无奈那一班太监，再也逼不出一个字来，章帝没法，又命将一班宫娥彩女带来，严询了一番。果然有一个宫女将她们的玩意儿一一的说个清楚。把章帝气得发昏章第十一，火速命人到濯龙园里去拿人。谁知那几个校尉，完全是大窦的心腹，到了濯龙园里，将能儿等私放

走了，然后放起一把火来，烧得烟焰障天，连忙回来奏道：“臣等奉旨前去捉人，谁知到了园里，那绿室突然伸出一双绿毛大手来，足有车轮般大。臣等忙拔箭射去，谁知一转眼，浓烟密布，就起火了。”章帝听说这话，不觉得毛骨悚然，隔了半天，猛的省悟道，这莫非是他们的鬼计么？他连忙亲自到濯龙园里去查看，只见浓烟密布，火势熊熊的不可收拾。他忙命人前去救火。这时众内监七手八脚的一齐上来救火。不一时，火势渐衰，又被他们大斗小戽的水一阵乱浇，已经熄了。章帝便亲自到火场上去察看，只见除却已经烧完的东西，余下尽是些妇女应用的东西，凤履弓鞋，尤不计其数。其中有一双珍珠穿成的绣履，章帝认得是小窦的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醋向胆边生。他却不露声色，回到坤宁宫，便下旨将小窦、化儿一并收入暴室。还有许多宫女，只要一有嫌疑，便照样办理。这一来，共杀大小太监一百余人。大窦仗着她那付迷人的手段，竟得逍遥法外，未曾谴责，这也是章帝的晦气罢了。章帝自从这一来，不知不觉的生了一个恼气伤肝的病，渐渐不起。到了他驾崩之后，窦氏弄权。和帝接位，幸亏他除奸锄恶，将窦氏的根株完全铲去。以后便经过了殇帝、安帝、顺帝、质帝以及到汉桓帝。可是以上这几个皇帝的事实，为何不去叙叙呢？看官要知道，小子做的本是艳史演义，不是历史纲鉴，所以有可记便记下来，没有什么香艳的事实，只好将他们高高的搁起，拣热闹的地方说了。

闲话少说，如今且说洛阳城外媚茹村，有两个猎户：一个姓吴名古，一个姓陆名曾。他两个生就千斤大力，十八般兵器，马上马下，无所不通。他们镇日价登山越岭，采猎生活。有一天，他们到日已含山，才从山里回来。原来这陆曾才十八岁，那吴古却有三十多了。他两个俱是父母早亡，无

兄无弟的孤儿。他们因为常常在一起打猎，性情十分契合，便拜了弟兄。吴古居长。陆曾本来是住在悲云寺里的，自从结拜之后，便搬到媚茹村来与吴古同住在一起了。这天他们两个人，打了许多獐兔之类，高高兴兴的由山里回来。二人进了屋子，陆曾将肩上的猎包放了下来，对吴古笑道："我们今天吃点什么呢？"吴古笑道："随便吃些罢；不过我这几天闷得厉害，想点酒吃吃，难得今天又猎了两只野鸡，何不将它烧了下酒呢？"陆曾拍手笑道："好啊！我正是这样的想法，我来办酒，你去烧鸡好么？"吴古道好。陆曾便提了一只小口酒瓶，顺手提了两只灰色的大兔子，出得门来向西走过数家，便是一家酒店。他笑嘻嘻的走了进去，将兔子往柜台上一放，说道："葛老板，这两只猎包，你估量着值得几文，请你换些酒把我们。"那帐台子上坐的一个人，抬头朝他望了一眼，便摆下一副板板六十四的面孔来说道："陆曾！你什么缘故，隔几天总要来缠一回？我们的酒，须知是白灼灼的银子买得来的，谁与你这些猎包调换呢？"他听说这话，便低声下气的向那人笑道："葛先生，今天对不起你，请换一换，因为天色晚了，送到洛阳去卖也来不及了。只此一遭，下次断不来麻烦你老人家的。"那葛先生把脸往下一沉说道："陆曾！你太也不识相，一次两次倒不要去说，你到我们这做生意的人家来，不应拿这样东西蹭蹬我们。"陆曾听他话，不禁疑问道："葛先生，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这两只猎包就不值钱么？"他道："谁说你不值钱的，不过你不晓得我们的规矩罢了。"陆曾笑道："既然值钱，就请你换一换罢！"那姓葛的听这话，将笔往桌上一掷，说道："你这个家伙，忒也胡话，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，难道你的耳朵有些不管用么？别的东西可以换酒，惟有

这东西不可以的。”陆曾陪笑道：“你老人家方才不是说值钱的么，既然值钱，又为什么兀的不换呢？”他大声说道：“你这猎包，只可到洛阳去卖，自然值钱，要调换东西，随你到谁家去，大约没有人要吧！”陆曾笑道：“究竟是一个什么缘故呢？”他道：“你也不用缠了，请出去罢。再在这里，我们的生意还要被你蹭蹬尽了呢。你要换酒，你去寻金老板，我不相关。”陆曾道：“请你不要讲这样的推牌的话，换便换，不换算罢，什么金老板银老板的？”他怒道：“不换不换，快点请出去，休要在这里叽嘛噜苏，谁有空子与你讲这些废话。”陆曾到了这会，真是忍无可忍，耐无可耐，禁不住心头火起，大声说道：“换不换有什么要紧呢，谁象你鼓眼暴筋的，哪个来看你的脸嘴呢？不要这样头伸天外的，自大自臭，我陆曾也是拿东西来换你的酒的，又不是来白向你讨酒吃的，何必这样的赤头红脸的呢！”那姓葛的听他这句话，更是怒不可遏，将桌一拍，大声骂道：“滚出去！”陆曾听这一骂，禁不住将那一股无名的孽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便泼口骂道：“好杂种！出口伤人，谁是你吃的小鱼小虾？抬举你，喊你一声先生；不客气，谁认得你这野种。咱老子的饭碗也不摆在你的锅上，你好骂谁，你将狗眼睁开，不要太低看了人。”他正在骂得起劲的当儿，早惊动了金老板从后面走了出来，见葛先生被他骂得闭口无言，做声不得，忙上前对他笑道：“陆曾，你今天又为什么事情，在这里乱发挥人呢？”陆曾见他出来，忙将以上的话告诉与他。他笑道：“原来为着这一些事儿。葛先生，你忒也拘谨了，就换些酒与他，又何妨呢？”他说罢，便自己亲自动手倒了一瓮子酒，对他笑道：“你却不要怪他，你不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规矩，看见兔子和老鼠，是第一

讨厌的；象你前几次拿几只野鸡，不是就换给你了吗？”陆曾笑道：“这是什么规矩呢？”金老板道：“大凡做生意的，都怕忌讳，这兔子是最会跑的，如果看见了兔子，那一天的生意必定尽跑光了，一笔不成功的。”陆曾笑得打跌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我却不知；早知有这样的规矩，无论如何，也不将它拿来换酒的。”金老板笑道：“只管拿来，我是不怕忌讳的。”陆曾又道谢了一番，才将酒瓮提了动身，到了家里。吴古已经将鸡肉烧得停当，正在那里往碗里盛呢，见了他便抬头向他说道：“你去换酒，怎的到这会才来呢？”他笑道：“还要问呢，险一些儿与那酒店里的一个牛子动手打起来。”吴古忙问道：“换酒公平交易，有什么争执呢？”他笑道：“要是照你这样说，倒没有什么话说了。偏是那个牛子，歪头扭颈的不要野兔，他说这猎包，最蹭蹬不过。”吴古笑道：“你是拿兔子与他去换酒的吗？”他道：“是的。”吴古笑道：“怪不道人家不肯换，这猎包可卖不可换的，他们这些生意人见了，是犯恶的。”他道：“后来金老板从后面出来，倒倾了一瓮子好酒与我，你道可笑不可笑呢？”吴古笑道：“这金利他本是个再好没有的人，他在这媚茄村上，倒很有些善名。”陆曾道：“那金老板果然不错，一出来就满口招呼我，我倒不好意思起来。他说着，便扳起瓮子，倒了两大碗，向吴古问道：“大哥，你吃暖的，还是吃冷的？”他道：“现在天气这样的冷法，怎好吃冷酒呢？”他道：“那么就将酒瓮搬到炭炉子上面，一边吃一边温罢。”吴古道好。他们便将酒瓮子搬到炉子上面，坐下来先倒了两大碗，送一碗与吴古，一碗放在自己的面前，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鸡肉，放在嘴里，啅咽啅咽的吃了，不禁皱眉说道：“忒咸了。”吴

古笑道："盐被我放得失手了，所以咸一些儿，我不喜欢吃淡，所以多放点盐，吃起来较有味些。"他说罢，便端着酒碗，呷了两口。陆曾也端起酒碗喝了几口，两个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谈话，一直吃到二鼓以后，正要收拾去睡觉，猛听得外边人声鼎沸，呐喊震天。陆、吴二人大吃一惊，忙开门一看，只见有许多人手里执着兵器，东一冲西一撞，好象是找什么东西似的。

这正是在腊月中旬的时候，月光如水，寒风猎猎，将二人吹得满面发火。陆曾耐不住翻身进房，取出一把佩剑，一个箭步穿出门来。吴古忙对他说道："兄弟，你要到哪里去？"他道："我去看看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？"吴古忙道："事不关己，何必去多事呢？"他道："我且看看再说。"他说罢，方要动身，猛听有一个人连哭带喊道："啊呀！我的兄弟被那畜生咬死了。"陆曾听了这话，便向吴古说道："你听见么，这准是什么野兽冲到我们这里来了。你在家里守门，让我去结果了它，好替大家除害。"吴古道："兄弟你去须要当心，千万不要大意。"他点头答应，大踏步向西走来，只见前面一个五谷场上，站了足有二百多人。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大家虚张声势的在那里只是呐喊，却一个也不敢移动。他走到他们的跟前，只见那些人一个个缩头攒颈的站在朔风之下，不住的抖个不止，还有的连裤子都没有穿，蹲在众人的当中，手里拿一把火来，预备去打野兽呢。他扬声问道："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的？"有两个朝他上下一打量，冷冷的答道："我们是打野兽的，你问它，难道你还敢去打么？"他笑道："什么野兽这样的厉害，要这许多的人在这里打草惊蛇的。"众人一齐说道："你这两句风凉话，说得倒好听。我们这里二百多人，还不敢与它去

碰险呢。”他道：“嗄！我倒不相信，什么畜生这样的厉害呢？”众人道：“你要问么，就是西谷山上著名的大虫，名叫赛狻猊，它不知怎样，好端端的要和我们做对，竟到我们的村里来寻食了。”他笑道：“这畜生现在到哪里去了？”众人一齐说道：“现在到西边的深林子去了，你难道还敢去捉它么？”他听这话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“我不敢捉，就来了吗，可笑你们这班脓包，空看人倒不少，原来全是豆腐架子啊！”他说罢，便一个箭步，离开了五谷场，耳朵边还听他们在那里叽咕道：“哪里来的这个冒失鬼，不知死活，他就想去捉大虫，岂不是自讨其死么！”还有个人说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忒也没有良心了，谁不知道这畜生 厉 害 呢，他 要去，你们当阻止人家，他这一去，还怕不将小性 命 送 掉 了么？”他耳朵里明明听着，却不去睬他们，一径 向 西 边 而来。不多时，已到树林的面前，他紧一紧束带，握住佩剑，仔细一听，果然听里面啅啯啅啯的声音。他暗道：“不好不好，已经被这畜生伤了一个人了么？”他蹲下身子，趁着月光向林子里面瞧去，只见一只极大的斑斓白额 吊 睛 大 虫。他 暗 道：“它 在 林子里，千万不能去捉，要将它引了出来才行呢。”他俯首寻了一块碗大的石头，擎在手中，运动全力，对定畜生的脑袋掷去。只听得壳秃一声，他知道打中了，便不敢怠慢，立个势子等待它出来，这时候听得怪吼一声，好似半空中起了一个霹雳，那大虫由林里跳了出来，直奔陆曾扑来。他赶紧将身子一歪，往斜次里一蹿，那大虫扑了一个空，剪了一剪尾巴，壁立起来，伸开前爪，复又扑了下来。他便将剑往上一迎，禁不住险些连剑震脱了手。他飞也似的又让到旁边，料瞧那大虫前爪已被划伤。那大虫狂吼一声，却不奔他，直向村里奔来，将一班站在五谷场上的人，吓得

魂落胆飞，没命的向家里逃去。霎时家家闭户，个个关门，一个影子都看不见了。那大虫转过濠河，直向五谷场上奔去，陆曾哪里肯舍，拔步飞也似的追到五谷场边和大虫对了面，一冲一撞的斗了多时，那大虫渐渐的爪慢腰松。陆曾正要下手，那大虫回头直向村后面奔去，他仍然紧紧追去。不多时，追到一家的花圃里，那大虫一探腰，伏在地下，动也不动。他却疲倦了，站在大虫的面前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执剑，喘息不止。他两个熬了多时，陆曾一纵身，抢剑就刺。那大虫霍地跳了起来，举起右爪，劈面抓来。他将头一偏，让过它一爪，跟手还它一剑。那大虫吼了一声，跳开了数丈。他追上来，又是一剑，那大虫就地一纵，四足离地足有四尺多高，他赶紧往边一蹿，差不多刚立定脚，那大虫张开血盆似的大口，摇一摇头，就要来咬。他忙将身子往后一缩，冷不提防脚底下绊着一块石头，便立脚不稳，堆金山倒玉柱的跌了下去。那大虫赶过来，两爪搭着他的肩头，张口就咬。他急用剑削去。只听咔嚓一声，那大虫的下额，被他削去。那大虫受了痛，没命的把头一埋，正埋在他的胸口。这一撞，他却吃不消了，便不知不觉的昏厥过去。幸亏那只大虫也就死于非命了。不表他昏厥过去，再说这花圃里主人，姓孙名扶，乃是一庄的首领。他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就死了，只留下他的夫人童氏和一个女儿，小字寿娥，并有良田千顷，富为一县之冠。童夫人自丈夫死后，恐怕有人想谋产，害她们母女两个，所以请了二十个有武艺的人。在家保护。今晚听说西谷山的猰㺄，撞到他们的村上来吃了好几个人了，不禁魂飞胆落，忙吩咐一班保家的，前门十个，后门十个，加意防范。母女两个，却躲到后面一座高楼上。恰巧陆曾赶到她们家花圃和虎恶斗，她们看得清清楚楚。后来见陆曾与虎

全倒在地下，动也不动，童夫人与寿娥一同下楼，喊一班家丁到花圃里去看看究竟。那守后门的十个人，各执兵器蜂拥向花圃里而来，瞥见一只头如笆斗，腰广百围的大虫，倒在血泊里，不禁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一齐回身要走。有一个喊道："它已经死了，怕的什么呢？"众人齐道："你不用来捣鬼，那大虫是不曾死，休要去白送了性命罢。"那人笑道："你们难道全是瞎子吗？兀的那地下的不是大虫的下额么？它如果是一只活的，见你们来，还这样的闻风不动么？"众人听他这话，很有道理，便一齐立定了脚步，再仔细一看，那大虫的身旁边睡着一个人，手里还执着一把雪亮的青锋剑呢。有一个说道："怪不道这大虫丢了性命，差不多一定是这个人将它刺死的。"众人齐声道是。这正是：

一灯如豆行将熄，幸遇添火送油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

妙手侍茶汤落花有意
冰心明礼义流水无情

却说众人在月光之下，只见那一只已死的大虫左边，还有一个人卧在地下。有个家丁用手一指道："兀的那地上不是一只宝剑么？这人一定是与这畜生奋勇恶斗的。如今是受了重伤，倒在那里，不知死也不曾。"众人道："管他死不死，我们且去看看。"说着，大家一齐拢近来，七手八脚。先将一只死大虫拖在一边，然后有一个人走过来，在陆曾的心口一探，忙道："人没有死呢，心口还不住的跳哩。"他说罢，又在陆会的嘴上一摸，果然还有一丝游气。大家便分开来，一面抬着大虫，一面抬着陆曾，一径向前面而来。不多会，走到百客厅后面的一间小书房门口，就有一个人说道："你们可将这人先抬到书房里的榻上放下来，先去到太太那里请示办法。"众人称是，便将他送到书房里的榻上安置下来，那大虫就摆在书房门口的阶沿下面。有两个家丁，飞也似的上楼去报告了。不多时，童老夫人带着寿娥和一群婢女，慢慢的走了近来，见了那只死大虫，不禁倒退数步。那群仆妇吓得忙不迭的就要回身躲避。有个家丁喊道："老虎死了，请你们不要害怕罢。"众婢女才止住脚步，一齐说道："天哪！出身出世，从未看见过这样大的老虎呢。"童老太

太携着寿娥的手，向众人问道：“你们将那打虎的汉子，放在哪里去了？”众人一齐答应道：“放在书房里面呢。”童老太太听说，不觉勃然大怒道：“你们这些奴才，真不知高下，凭空的将那个汉子放到小姐的书房里去做什么呢？随便将他放到什么地方就是了。”众人吓得互相埋怨着，不应将他抬了进来的。倒是寿娥开口说道：“娘啊，你老人家这话未免忒也冤枉人了，女儿的书房，又不是绣房，人家命在呼吸，别的地方也没有床，放在这里，也没有什么不是之处，难得人家有这样的好心，肯出力为众人除害，难道我们这一点功 德 反 而 不能做吗？”她说罢这番话，童老太太连连说道：“我的小姐，这话果然有见识，而且又有良心，倒是我错怪了他们了。”她听罢，取出手帕，将樱口一掩，向众家将嫣然一笑，随着童老太太走进书房。只见卧榻上睡着一个二十内外的男子，头戴六楞英雄帽，上身穿着一件豹皮密扣的紧身的小袄，下面穿着一件绣花裈裤，足上登一双薄底的快鞋，腰里悬着一只空剑鞘，一张英俊秀丽的脸，着实惹人怜爱。可是紧闭双目，半声不响。她打量了半天，不禁将一股纯洁的恋爱，从足上一直涌到头顶的上面。她不由的开口问道：“这人究竟死与未死？”众人一齐答道：“心头尚跳，嘴里还有一丝热气呢 。”她便向童老太太说道：“如今既然将人家抬到这里，当然救人救彻，须要赶快想出 一 个 法 子来，将人家弄活了才行呢！”童老太太道：“那个何消你说得，我自有道理。”童老太太便对一个家将说道：“你快些去到西村去将白郎中请来。”她这句话还未说完。寿娥忙道：我的太太，你老人家又乱来了。”童老太太道：“他这个样儿，不请先生来替他诊视诊视，难道就会 回 生 么？”她 急道：“我们太太遇事真会胡缠，人家又不是生病，需不着郎

中先生来诊视；眼见这人是与大虫斗了多时，受了重伤，或是有别的原因，也未可知。”童老太太笑道：“我真老糊涂了，还是小姐这话说得是。我看如真受了重伤，我楼上还有参三七，这东西能够舒筋活血的，要是拿出来给一点他吃吃，倒也很好的。”她点头笑道：“这法子倒不错，但是人家命在顷刻，就请老人家去拿罢。”童老太太连忙答应，走出了门，径上楼去取参三七了。这里寿娥忙指点众人，将他扶了坐起来，自己便走到榻前，一歪身子坐了下来，捏着一对粉拳，在他的背上轻轻的敲个不住。不多一时，陆曾才微微的舒了一口回气，将眼睁了一睁，复又闭起，又停了一刻，才算将那股飞出去的魂灵收了转来，睁眼仔细一看，只见自己坐在一张极其精致的绣榻上。那屋里摆设得金光灿烂，华贵非常，还有多少人挺腰凸肚的站在榻前，自己好不诧异，暗道：“这算奇了，我方才不是倒在那家花圃里的草地上么，怎的一昏迷，就会到这里来呢？不是碰见了鬼么？”他正要开口问话，猛的觉得后面有人替他捶背，不由得回头一望，只见一位千般袅娜、万种艳丽的女郎坐在他的身后正捏着粉似的拳头，给他背上轻轻的敲着呢。他不禁大吃一惊，心中不住的突突乱跳，忙问道：“小姐何人，救我性命？”她见他问话，便住了手，立起来，婷婷袅袅的走在卧榻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下，先用那一副水莹莹的眼睛向他一飘，然后说道：“你休问我，请将你的名姓说与我听听看。”他忙说道：“小子姓陆名曾，只因昨晚村上闹着捉虎，我也就出来帮助了；不想那一班捉虎的人都是些衣架饭囊；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只是在一起呐喊示威，却没有一个胆大出来，和那畜生见个高下。当时小子见那畜生已经伤害二人，若不上去奋勇擒捉，恐怕那畜生得步进步，那么全村的人都要受他的

影响呢。所以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上前和那畜牲厮拼，满想一剑将那个畜生结果了，也好替大家除害；不料那畜生竟厉害非凡，和它一冲一撞，足足斗了八十余合，莫想近它的跟前。它以后便奔到了一家花圃里，我也跟着它赶到花圃里，那时我也就下了决心，非要将那个畜生结果了，才回去呢。在花圃里斗到分际，被我一剑将它的下颌削去，可是那畜生受了痛，没命的向我一扑，我避让不及，竟被它扑倒在地下。那时我也不指望有性命了。昏昏的不知何时到这里。请问小姐尊姓大名？”众家丁便抢着将上面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又将她家姓名告诉与他。他十分感激，正要下床拜谢，刚一抬身子，那两胁下面奇痛异常，禁不住复又坐了下来，她坐在他的对面，见他这样，已猜到要拜谢，见他方要下床，眉头一皱却又坐了下去。便料定是身上哪一部分受了重伤，忙道："将军奋威，将这畜生除掉，村上受惠非浅，奴家也感激无地了。不要拘那些无谓的礼节，反使奴家心中难受，请静养身体罢。”她说罢，香腮带笑，杏眼含情，不知不觉的又向他打过了一个照面。陆曾抱拳当胸，口中说道："垂死蒙救，再生大德，不知何时才能报答于万一呢！”她忙答道："将军哪里话来，请不要如此客气。”她刚刚说到这里，童老太太扶着一个丫头，走了进来。见他已经苏醒过来，自是欢喜，忙向寿娥说道："参三七我记得楼上有一大包的，不知道被他们拖拉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寻了半天竟没有得着。这里带来三钱老山西参，我想这东西，他也可以吃的。”寿娥道是。陆曾正在与她说话的当儿，瞥见走进一个六十多岁满面慈祥的老太太来，他便料瞧着一定是童夫人了，他便说道："太太驾到，小子身受重伤，不能为礼，万望太太恕罪。”童夫人忙道："不须客气，不须客气；你是个病人，赶紧睡下去躺着，

养养精神，我决不怪你的。”陆曾又千恩万谢的告了罪，才躺了下来。童太太忙命丫头将老山西参拿去煎汤，自己将椅子拉到榻前坐下，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陆曾道：“承太太问，贱姓陆。”她又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家里共有什么人？”他道：“小子名曾，家严家慈，在小子三岁的时候弃世了。”她道：“可怜可怜！你们的父母弃世得早，可是谁将你抚育成人的？”他流泪道：“自从家父母归西之后，小子那时人事还未知，终日的嗷嗷的啼哭，要饭要茶的。那一班邻居，因为年岁荒歉，俗语说得好，只添一斗，不添一口，谁也不肯将人家的子孙，拉到自己家里去抚养，后来连喂养的奶姆都走了。小子在赤地上啼哭了几天，一粒米珠都没有下肚，忽然来了一个老和尚，将我抱去，抱到他们的庙中，朝茶暮水的一直将我抚养到十三岁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童老太太合掌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天下竟有这样的好和尚，还怕他不成佛么？”陆曾见她念着，便住口不说。她忙道：“以后怎样的？你再说下去。”陆曾继续说道：“那和尚法名叫修月，生成一身好武艺，他在没事的时候便教我各种武艺。我到了十四岁以后，便渐渐的知道人事了，以为修月老和尚待我这样的恩情还能忘却么，便三番两次的和他说，我是一个没爹没娘的苦鬼，承师父将我抚育到这样大，天高地厚的恩情，真是无法报答的了，但愿削发入山，随师父做一个供应驱使的徒弟，聊报洪恩于万一。谁知他道：“你不要如此，我看你这个样儿，并非是空门中人，将来富贵场中不难得着一个相当的位置；我们出家人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施恩于人，还望报答么，下次千万不要如此才好呢。”那时我再也不去相信他这些话，仍然请他收我做门下的生徒，他再也不肯，并且对我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太也不自省悔了，我儿

曾和你说过一句空话。我的徒弟也不计多少了，难道单独就不肯收你么，因为这入空门的一流人物，都有些道理的，你本是名利场中的客，怎能够自入空门呢。我就强自将你收录下来，不独灭你的寿算，而且又违及天意，双方均蒙不利呢。”我听他这些话，料想他是一定不肯收我了，只得将入空门的一层事情，高高搁起。到了十七岁的当儿，修月老和尚便向昆仑山去修道了，那时我又要随他一同去，他再也不准我去，只得留在他的庙中。成日家没事可做，便到各处山里去打猎。打了些野色，便到洛阳城里去换些米和酒，苦度日月。在去年八月里，遇着一个姓吴的，他也是个打猎的，端的十分好武艺，而且待人又十分和蔼可亲，也和我一样的无爹无娘，一个人儿。他的性情和我却合得来，二人便结拜了，他便教我搬到他的家里和他居住。我们两个人，差不多在一起有一年多了，虽然是异姓兄弟，比较同胞的确还要亲近十分呢。”他将这些话说完了，童老太太光是点头叹息不止。这时有个丫头，手里托着一个金漆的茶盘，里面放着一只羊脂玉的杯子，捧进来向童老太太说道：“西参已经煎好了。”童老太太忙道：“捧与这位陆哥儿，叫他吃了罢。”她说罢，便回过头来向他说道：“哥儿，这西参茶最补人的，你可吃了罢。”陆曾忙谦谢着，要坐起来。寿娥忙道：“不要坐了，现在不能动弹，还经得起坐睡下去么？”她说罢，便起身将杯子轻轻的接了过来，走到榻前，将杯子送到他的唇边。陆曾慌忙用手来接。她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你可不要客气了，就在我手里吃了罢。”陆曾见她这样，倒不觉十分惭愧起来。被她这一说，又不好伸手来接，满脸飞红，只得就在她的手里三口两口的吃完，便向她谢道：“罪过罪过。”她乜斜着眼向他一瞄，笑道：“用不着客气了。”她说着，退

到原位上坐下。大家又谈说了一会子，不觉天色大亮。

这时却忙坏了吴古了，见陆曾出去打野兽，一夜没有回来，他在夜里因为酒吃得太多了，倒还未十分在意，再等他一觉睡醒，已是东方日出了。他见陆曾未有回来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一骨碌跳起来，出门去寻找。他出了门，由东村寻到西村，哪里见陆曾一些影子。他真着忙。那村上的人家，差不多还未有一家开门，都是关门大吉，估量着还只当大虫未死的呢。吴古寻了半天，仍然未见他一些踪迹，心中焦躁到十二分，不禁大声喊道："谁看见我的兄弟陆曾的，请你们告诉我？"谁知他喊得舌枯喉干，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答应他一声的。他可急坏了，又兜了一个圈子，转到西边的树林子里，瞥见一个半截尸首倒在那里，头和肩膀都不知去向了。他不禁吓得一大跳，料想这尸身一定是陆曾无疑了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蹲下来抱着下半截尸首，大哭如雷。不多时，猛有的一个人在他的肩头上一拍，说道："你这汉子，发什么疯病，这尸首是我家兄弟，昨晚被大虫咬死的，要你在这里哭什么？"他听说这话，便仔细一看，果然不对，不禁站起来说道："晦他娘的鸟气，别人家的死人，我来嚎啕，恐怕除了我，再也没有第二个了。"他说罢，垂头丧气的走了。再到村里，只见家家已经开门，三个成群五个作伴的，在那里交头接耳的谈个不住。这众人的里头有一个癞痢头晃着脑袋向大家笑道："谁不知大虫的厉害，偏生那个牛子，满口大话，他要去充大头虾，如今大虫也不见了，那牛子也不见了，我想一定到阎王那里去吃喜酒了。"又有一个说道："那个家伙，未免忒也不自量，我们还劝他不要去的呢，偏是他要去送死，却也怪不得别人了。"又有一个道："话不可以这样的说法，他如其果真没有本领，还敢这样的

大胆么？死没死，还没有一定。”那个癞痢头将秃脑袋一拍，说道：“你还在做梦呢，那只大虫何等的厉害，十个去，包管十一个送终。”那人道：“送终不送终，也要算人家一片热心，万不能说人家自己讨死的。”吴古听众人议论纷纷，一头无着处。他正要向众人询问昨晚的情形，瞥见有两个人，从西边飞也似的奔了过来，对他们大声说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昨夜大虫被那个小英雄在孙家花圃里打杀了，现在孙府里面呢。”众人听说，一齐抢着问道：“这话的确么？”他道：“谁来哄骗你们呢！如果不信，孙府又不是离这里有一百里地，你们何妨就去看个究竟呢。”大家听了，也无暇多问，一齐蜂拥向孙府而来。更有那吴古跑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不多时，进了孙府，见大虫果然打死。众人七舌八嘴的说个不住，夸赞的，佩服的，不一而足。吴古听孙府的家丁说陆曾未死，受了重伤，现在书房里面，不禁满心欢喜，大三步小两步的走进书房。见陆曾躺在榻上，好象陡得一方金子似的，抢过来，一把扯着他，口中说道：“我的兄弟，寻得我好苦啊！”陆曾见他来，心中也甚欢喜，便将以上的事情告诉与他。他便问道：“童老太太现在什么地方，让为兄的先替你去谢谢人家要紧。”陆曾用手一指道：“坐在对过炕上的就是她老人家。”他听了，便转过身子朝着童老太太扑通跪下，磕了一阵子头，口中说道：“承太太的盛情，将我的兄弟救活，我在这里给太太磕头。”童老太太忙教他起来，对他笑道：“你也不用客气，你们兄弟有这样的好心，为众人除害，我们难道连这一点儿都不能效劳吗？”吴古又千恩万谢的一回子，便转过身子对陆曾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在人家这里，终有许多不便，倒不如背你回家去养息罢。”童老太太正要开口，寿娥抢着答道：“吴大哥，你这话未免忒没有见

地了；他是个身受重伤的人，怎能给你背回去呢？而且你们家里除了你，还有第二个人来服伺他么？在我家虽然伺候不周些，比较你家，我敢说一句，总要稍好一些的；如果陆大哥见疑，或是我们这里蜗仄，那么我们也不敢过于强人所难，即请回府罢。”陆曾忙道：“小姐哪里话来，感蒙大德，报答有时，小子一向不喜装模做样的，辜负人家一片好心，小子就老实在府上叨扰几天罢。”她听说这话，不禁满脸笑容，说道：“对呀！要这样才好呢。”童老太太便对吴古道：“吴大哥，你请过来，我要与你商议一件事情。”这正是：

佳人情热殷勤甚，壮士冰心唤奈何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一回

人面兽心竟为窃玉容
忠肝义胆甘作护花人

话说童老太太用手向吴古一招，嘴里说道："你且走过来，我有话与你商量。"吴古便走到她的跟前，躬身问道："太太有什么话，只管请讲罢。"童老太太笑道："我有件事要奉请，不知你们两位肯与不肯呢？"吴古道："老人家有什么事情说出来，我们只要办得到，没有不答应的。"她道："我们这里保家倒不少，可是要有十分真正的本领，却很少的。在我意思，想请两位不要回去罢，就在我们这里，不过是怠慢一些吧，每年也奉赠点薄酬。"她说到这里，吴古忙道："你老人家趁早不要讲酬赠不酬赠的，我们不在府效势便罢，既在这里，还望太太赏赐么？不过我虽然肯在府上效劳，可是我的兄弟，未知他的意下如何呢，待我先去问问他，如果他答应，我是无可无不可的。"他说着，转身向陆曾笑问道："兄弟，你方才听见么？太太要留我们在府上效劳，这事你看怎么样呢？"陆曾笑道："你是个哥哥，什么事情全由你，我还能作主么？你答应，我就答应。"寿娥拍手笑道："倒是兄弟比较哥哥来得爽快。"她说着对吴古笑道："你也无须尽来推三阻四的了。"吴古道："只要我们兄弟答应，我还不答应？"童太太见他们全答应了，不禁满心欢喜，便向吴古

说道："你可以回去将屋子里的东西一齐送到这里罢。"吴古笑道："不瞒太太说，我们的家内，除却四面墙壁而外，却再没有什么要紧宝贵的东西了；我回去将门锁一锁，就是了。"他便辞了童老太太回去，将门锁好，回到孙府。童老太太便命在自己的楼下，收拾出一个房间来与吴古居住；又在寿娥的楼下，收拾出一个房间，给陆曾居住。她的用意，不过因为他们两个本领实在不错，所以将他们的房间设在楼下，如果有了变动，以便呼应，陆曾便送到寿娥的楼下居住。

这一来，却是有人在背地里埋怨了。你道是谁，原来是众保家的中间有一个名叫盛方的。他本是一个落草的强盗出身。在去岁八月里的时候，听说孙府要请他保家，他暗想自己做这个不正的勾当，终非了局，便投奔在孙府里面效力。他本来是个无赖之辈，见了她家这样的豪富，眼里早已起了浮云，三番四次的想来施展手腕，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来；无奈童太太待人宽厚，没有地方可以寻隙。而且还有那一干保家的。虽然没有什么本领，但是比较平常人，终有些三脚猫，所以他虽然有这样的野心，可是受着种种不能昧良的逼迫，只得打消他的坏意。但是他见了寿娥这样的姿色，而且举止风骚，没有一处不使人倾倒，试想这样的匪徒，能不转她的念头么，成日价遇事都在寿娥面前献殷献勤的。可是自己的品貌，生得不扬，凭他怎样去勾搭，寿娥总是淡淡的，正眼也不去瞧他一下子。看官们试想，寿娥虽然是个淫荡性成的女子，但是尚未破瓜，对于個中滋味尚未领略，而且还有一个喜美恶丑的心呢，她就肯毅然和这个言语无味、面目可憎的粗货勾搭了么？但是这盛方见她不理，还只当她是个未知事务的女子，含羞怕愧呢，兀的嘻皮涎脸的和她缠不休。她本是一个杨花水性的人，有时也报他一笑。这一笑

倒不打紧，那盛方只当有意与他的呢，浑身几乎麻木得不知所云。其实她何常是实心与他颜色的，不过是见他那一副尊容，不由的惹人好笑罢了。盛方竟得步进步的来勾搭了，有时竟将那心里的说不出的话，和她很恳切的求欢。她本想要大大给他一个拒绝，无奈自己的生命财产，完全系在他们一班人手里，所以不敢过于决裂，只得若即若离的敷衍着。这样的混下去，把个盛方弄得神魂颠倒，欲罢不能，那一股馋涎，几乎拖到脚后跟。可是日子久了。她仍是飘飘忽忽，不肯有一点真正的颜色露了出来，盛方不免有鱼儿挂臭、猫儿叫瘦之感，真个望梅止渴、画饼充饥。每每的碰见了她，恨不能连水夹泥吞了下去，每在背后，自己常常的打着主意，决定去行个强迫手段，可是见了她，赛如吃了迷魂药似的，就失了原有的主意，消灭到无何有之乡了，再等她走了，就后悔不迭的自己埋怨自己。这个玩意儿，不知弄了多少次数，仍然是汤也没有一汤，他可急煞了。有一晚上，盛方吃了饭，正要上夜班去守后门，他刚刚走到百客厅的后面，三道腰门口，瞥见有一个人从楼上下来，他在灯下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原来就是急切不能到手的她。他可是先定一定神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盛方，你的机会到了，今天再不动手，恐怕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。"他正自叽咕着，不防被她句句听得清楚，吓得连忙回身上楼而去，盛方一毫也未知觉，低着头只在那里打算怎样动手咧。不一会，只听得有个人蹬蹬蹬的由楼梯上走了下来，背着灯光，一径向他面前走来，他可是一时眼花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前一把将她往怀中一搂，口中说道："今天看你可逃到哪里去？"他刚说了一句，猛听得一声颤巍巍的声音，向他说道："盛方！你将老身抱住，意欲何为？"盛方仔细一看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赶紧将手放下，

呆若木鸡的站在一旁，垂手侍立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你道她是谁，却原来就是童老太太。停了半晌，童老太太开口问道："盛方，你才方是什么意思呢？"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便对她撒谎道："我刚吃过晚饭，预备后面去上班的，瞥见一个黑影子从后面出来，还当一个窃贼呢，所以上前来擒捉，不想原来是太太，我实在是出于无心，万望太太恕我鲁莽之罪。"他这番话竟将童老太太瞒过去了，连道："我不怪你，这是你们应当遵守的职务。"她又奖励盛方一番，才到前面去，盛方吓得浑身冷汗，不禁暗暗的叫了一声惭愧，不是我撒下这个瞒天大谎，今天可不是要出丑了么，真奇怪了，我明明的看见她下楼的，怎的一转就不见了，莫非是到后面去了么？他疑神见鬼的到后面又寻了一会子，哪里有一些踪迹呢，他十分纳闷。到了第二天的饭后，只见她又从楼上走了下来，他便涎着脸上去问道："小姐，你昨晚是不是下楼来的么？"她听说这话，心中明白，便正色的答道："我下楼不下楼，与你何关，要你问什么呢？"她说罢，盛方满脸飞红，停了半天，才搭讪着笑道："我昨晚似乎看见你从楼上走下来的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，我心中疑惑不决，所以问你一声的。"她也不答话，下了楼，径向后面而去，盛方万不承望她竟这样正颜厉色的，心早灰了半截；但是停了半天，忽然又想起她那一副声音的笑貌来，不禁又将那个念头从小肚子下面泛了起来，暗道："大凡女子要和我们男人勾搭，万万没有一撮就成功的道理。她既然给了我多少颜色，或者是有意与我，也未可知呢；如果说她真正有意与我，那么她今天见了我，又为什么这样的冷如冰雪呢？"他踌躇了半天，忽然转过念头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盛方！你忒也呆极了，这一点过门，你竟不能了解，还在风

月场中算什么健将呢，我想她一定是用着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段来对我的，心上确然有意，可是她终是个女孩子家，不好意思向我怎样的摆出什么颜色来呢。她不是向后面去了么，我且去和她着实的碰一下，如果真没意思，那时我自然看得出来的。”他打定了主意，一径向后面寻踪而来，一直寻到后面的花园里，只见她和两个丫头在那园内游玩，两个丫头一齐在假山石下，坐在那里猜数作耍；她一个人却在绿睛轩的东边，背着手，正在那里赏玩梅花。他蹑足潜踪的溜到她的后面，一把将她往怀中一搂，笑道："你今天可要依从我一件事情。如不然，我决不放你动身。"寿娥正在那里玩赏梅花，哪里提防从后面猛的被他一搂，大吃一惊，转过粉颈正要开口，又是一吻。把个寿娥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厉声问道："盛方！你作死了，越来胆越大了，竟来调戏我了。还不放手，休要怄得我气起，马上喊人，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"他笑嘻嘻的说道："小姐，请你不要拿大话来吓我，须知我盛方也是个花月场中的老手，什么玩意儿，我都了解明白，无须再来装腔做势的了。请你快一些答应我吧，我也不是一个不知趣的，只要小姐可怜我，虽然粗鲁些，断断叫你满意就是了。"寿娥暗想道："我要是不答应他，他一定是不肯甘心将我放了；如其答应他，我就能轻轻的失身与这个不尴不尬的匹夫吗？"她柳眉一锁，计上心来，便对他说道："你真有心爱我么？"他听说这话，真个是喜从天降，忙道："我怎么不爱你呢，不瞒你说，自从见了你，差不多没有一时一刻将你忘掉了。"她笑道："既是这样，你且放手，我有两桩事告诉你，随你自己去斟酌好么？"他听说这话，就如奉到圣旨一般的诺诺连声，忙将她放了。她道："你今天要和我怎么样，那是做不到的，因为我们爹爹死了还没有三年

呢；你果真爱我，目下且不要穷凶极恶的，等到三年过去了，我自愿嫁给你，如何？不独你我了却心愿，就是你也白白的占着一份若大的产业。你不从我的话，今天一定要强迫我，做那些勾当，老实对你讲一句罢，你就是将我杀了，莫想我答应的。”他听说这话，便信以为真，忙答道：“多蒙小姐的一片好心，我盛方也不是畜生，不知好歹的；小姐的好意，难道我就不晓得么？照这样说，就遵小姐的示便了。”她又对他说道：“但是还有一句话，要交代你，你可要遵办？”他连忙问道：“什么事，只要小姐说出来，我没有不遵办的。”她道：“就是你这鬼头鬼脑的，不管人前背后乌眼鸡似的，都要动手动脚的，自此以后，不再犯这个毛病。”他忙道：“遵示遵示。”她说罢，便喊两个小丫头，一径回楼去了。他见她去了之后，那一副狂喜的样子，可惜我的秃笔，再也描不出来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我本就料到我那心肝，小性命，小魂灵，一定有意与我了。等到三年之后，不独和小魂灵在一起度快活日子呢，还有许多屋房田地，骡马牛羊，锦衣玉粟。我的老天哪，还有一库的金元宝、银元宝，一生一世也受用不尽，留把儿子，儿子留把孙子，千年百代，我盛家还不是永远发财么？”他梦想了一阵子，不禁欢喜得直跳起来。他正在这得意的当儿，不提防有个人在他的脑袋上拍了一下子，然后笑道：“你发的什么疯，尽在这里点头晃脑的。”他被他拍了一下子，倒是一噤，忙回头看时，原来是同伴鲁平。他不禁笑道：“我快活我自快活，我有我的小鼻子，小心肝，小肉儿，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”他数莲花似的说上一大阵子，鲁平笑道：“你看他不是数贫嘴了么，今天究竟为什么事情，就快活得这样的厉害啊？”他将头摇得好象拨浪鼓一般的说道：“没事没事，与你没有什么相

干。”鲁平笑道：“不要着了魔啊，且随我去吃老酒。”他便高高兴兴的随他去吃老酒了。

光阴易过，一转眼到了第二年的腊月了。他度日如年的，眼巴巴的恨不得三年化作三天过去，好早些遂了欲望。不料凭空来了一个陆曾，起首他还未十分注意，后见寿娥步步的去趋奉他，将自己理也不理，才大吃其醋。但是表面上，还不敢十分过露神色，心里本已恨之切骨了。再等到陆曾的卧房搬到她的楼下，那一股酸火，从脚心里一直涌上泥丸宫，再也按捺不下，暗暗的打定了主意，便对同伴说道：“你们看见么？这姓陆的与姓吴的，是现在才来的，太太和小姐什么样子的恭维他们，将我们简直看的连脚后跟一块皮还不如呢，试想我们在这里还有什么趣呢？”众人道：“依你怎么办呢？”他道：“依我办，太太和小姐恭维他们，不过是赞成他们的武艺，别的没有什么；我想今天饭后，将姓陆的姓吴的一齐带到后园，名是请他们指教我们的武艺，暗里在他们不提防的当儿，把他杀死，不是显我们的本事比他们好么？等他们死了，还怕太太不转过来恭维我们吗？”众人听他这话，一齐道好。到了饭后，他便去请吴、陆到后园去教导武艺。陆曾、吴古哪里知道他们的用意不良，便一口答应下来。这时童太太和寿娥听说陆、吴二人，今天在后园里教导大家的武艺，便也随来看热闹，到了园里，十个家将两旁侍立。陆曾对吴古道：“大哥，你先教他一路刀法罢。”吴古笑道：“偏是不巧，这两天膀子上起了一个疖，十分疼痛，你的武艺却也不错，就是你去教，也是一样的。”盛方本来是不注意吴古。见推举他，正中心怀，忙对他道：“就请陆将军来指教，也是一样的。”陆曾不知是计，便走了过来，向他们抱拳当胸说道：“兄弟粗知几手拳脚，儿路刀抢，并不是十

分精练的，承诸位老兄看得起，一定叫兄弟出来献丑，兄弟只得应命了，可是有多少不到之处，还请诸位原谅一些才好呢。”众人都道：“陆将军请不要客气，你的武艺谅必不错，就请赐教罢。”陆曾笑道：“哪一位仁兄请过来，与兄弟对手？还是兄弟一人动手呢？”他还未说完，盛方手握单刀，纵身跳入圈子，口中说道：“我来领教了。”他说着，冷不提防迎面一刀刺去。陆曾大吃一惊，便知道他们一定是不怀好意了，赶紧将头一偏，让过一刀，飞起一腿，正中在他的手腕。只听得呛啷一声，一把刀落在地上。陆曾何等的灵快，趁势一把将盛方领头抓住，一手揪着他的腰鞭，高高的举起，走了数步，将他往地下一放，笑道：“得罪得罪。”他满面羞惭，开口不得。那一班人吓得将舌头拖出来，半晌缩不进去，谁也不敢再来讨没趣了，面面相觑。陆曾挨次耍刀弄抢的一阵子，大家散去。童老太太满口夸赞。寿娥更是倾心佩服。到了晚上，盛方早打定了主意，暗想：“自己今天被陆曾丢尽脸面，料想那寿娥爱我的一片心，必然是移到他的身上去了，此时再不设法，眼见这个天仙似的人儿要被别人占据了。”他暗自盘算了多时，猛的想出一条毒计来，暗道：“今天直接到她的楼上，用一个强迫手段。她肯，已经失身与我，木已成舟，料想那个姓陆的也没有办法了；万一不肯，一刀将她结果了，大家弄不成。”他打定了主意，背插单刀，等到三鼓的时候，悄悄的直向她的绣楼而去。再说陆曾日间受了他们一个牢笼计，幸亏他的手脚快，不然，就要丢了他的性命。他暗自沉吟道：“照这样的情形，难免有岔子出来；他们这样的来对待我们一定是怀着妒嫉心了，万一深夜前来行刺，那才措手不及呢。”他想到这里，不由的打了一个寒噤，坐在床边，又想了一会子，越

想越怕，便将单刀取下，摆在枕头旁边和衣倒下。谁知心中有事，一时也不能入梦，翻来复去总莫想睡得着，到了三鼓以后，正要起身小解，瞥见一个黑影子，从门隙里一闪，他晓得不对，连忙从床上轻轻的坐起，取了单刀下床，轻轻将门一开，只见那一条黑影子直向楼上而去，他更不敢怠慢，握着单刀，跟着也径上楼来。到了楼门口，只见那条黑影子，立在房门口，用着刀在那里撬门，从背后看去，好象是日里那个人，他暗道："如果是他到此地来，是想什么心事呢？"这正是：

饶君用尽千般计，回首还防背后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二回

扉上指声芳心惕惕
窗前足影醋火熊熊

话说陆曾见他那里用刀撬门，心中暗想道："他到她这里准是转什么念头的了，但又带着刀来做什么呢，莫非与她有什么仇恨么？且不管他，在这里但看他怎么样。"他打定了主意，身子往后楼的板壁旁边一掩，悄悄的看他的动静。他此刻已经将门撬开，大踏步走了进去。只见房里的灯光还未熄去，绣幕深沉，静悄悄的只听得有鼻息之声。他轻轻的溜到她的床前，那一阵子的兰麝香气，从帐子里面直发了出来，使人闻着不禁魂销魄荡，不能自持。盛方此时恍若登仙，用手轻轻的将帐子一揭，只见寿娥面朝床外，正自香息微呼，好梦方浓。左边一只手露在虎皮被的外面，垫着香腮。那一种可怜可爱的状况，任你是鲁男子、柳下惠复生，也要道我见犹怜，谁能遣此哩！何况盛方是个好色之徒，不消说身子早酥了半截，不知怎的才好，心中一忙，手里的刀不知不觉的呛啷一声，丢落在地板上。他大吃一惊，忙要蹲身去拾刀。瞥见她星眸乍闪，伸出一双玉手，将眼睛揉了一揉，瞥见他立在床前，不禁一吓，霍的坐了起来，厉声问道："盛方！你半夜三更的到奴家的绣房里来做什么的？识风头，快些儿下去；不要怄得我气起，马上声张

起来，看你往哪里逃。”盛方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小姐，我实在等不及了；今天无论如何，都要小姐可怜我一片真诚，了却我的素愿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迟早你总是我的夫人，何必定挨到那时做什么呢？”他说罢，虎扑羊羔似的过来，将她往怀中一抱。她抵死撑着说道：“盛方！你敢是疯了吗？谁是你的夫人呢？你不要做梦罢；从前我不过是被你逼得没法，给个榧子你吃吃，想你改过的，谁想你这匹夫贼心未改，竟敢闯到我的楼上，用强迫的手段来对我。须知你愈是这样，奴家越是不遂你的兽欲，看你这匹夫怎样我便了。”盛方听她这些话，只当春风过耳，仗着一身蛮力将她按下，伸手便去给她解去下衣。她急得满面通红，拼命价的喊道：“强盗！强盗！”盛方忙伸手堵住她的嘴，一面自己忙着解衣。陆曾在门外看到这会，将那股无名的业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。一个箭步，跳进房去，大声喝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，胆敢在这里做这样欺天灭主的事情！可知我陆曾的厉害么？”盛方听到陆曾两个字，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连忙预备下床逃命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后领头被陆曾一把抓住，扑地掼下床去，摔得他眼花肉跳，发昏章第十一，跟着又被一脚踏在小腹之上。陆曾喝道：“你这个奴才，主人待你哪样薄，竟敢干出这样的事来。”盛方被他踏着小腹，深恐他一着力，肚子里货色就要搬家了，动也不敢动，见他说话，不禁计上心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小人知罪，求陆将军饶我初犯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陆曾正要答话，冷不提防他一个鲤鱼跌子，将右腿一屈，左腿一挠，直向陆曾的左肋踢来。好个陆曾，手明眼快，赶紧使了一个水底捞月的势子，将他左腿抓住，随手取出单刀，指着他冷笑道：“颇耐你这个狗头，还敢在老爷的面前弄鬼么？你如果再动一下子，登时请你到外

婆家去了。”盛方此时明知难以活命，便泼口对寿娥骂道：“我恨你这个贱人，见新忘旧；我盛方虽然死了，也要追你的魂灵，总不得让你这个贱人，在这里快活的。”陆曾听到这话，倒弄得丈二和尚，摸头不着，便厉声说道：“你这个刁恶的奴才，自己做下这丧心病狂的事情，还兀的不肯认错么？”他大声说道：“姓陆的！我和你也是前世的冤家，现在也用不着在这里多噜苏了，请你赶快结果了我，到来世我们再见就是了。”陆曾听到这话，更是莫名其妙，便向他喊道：“盛方！据你这样说，敢是我和你作对，错了么？”他冷笑一声道：“谁说你错的，要杀便杀，不要指东画西的；我盛方死后，都不能让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快活就是了。”陆曾听他这话，心中才明白过来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“好杂种，你将咱老子当着什么人，不给个厉害，你还要信口乱咬呢。”他说罢，用刀向他的大腿上一连搠了两下子。好个厉害的盛方，连哼未曾哼一声，咬紧牙关，向他说道：“姓陆的是英雄汉子，就将俺一刀丢了，不要用小钱，俺盛方是舍得的。”陆曾冷笑一声道：“那样一刀请你回去，到便宜你这个奴才了。”他们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，寿娥从床上一骨碌起来，飞奔下楼去报信了。不多一时，众家将听说她的楼上有贼，一个个擎着兵刃赶上楼来。童老太太扶着丫头，也跟上楼来。众家将见被陆曾捉住的，不是别人，却正是盛方，大家不禁吃了一惊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究竟是一回什么事。只听得盛方向他们大家说道：“我盛方死了，千万请诸位要替我伸冤报仇，我就是在九泉之下，也就瞑目了。”他说罢，众家将一齐向陆曾责问道：“盛方犯的是什么法，你就将他捉住了，腿上搠的这样？”陆曾见众人问话，便答道：“诸位休问，我陆曾也是寄人篱下，常言道，

吃主子的饭，救主子难；如果无缘无故，我陆曾也不是发疯病的，就来戕害同伴了的。”他说完这话，众家将齐声说道：“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，你也该宣布出来，不能含含糊糊的就置他于死地。”说罢，一个个的怒目相向，拔刀在手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这时猛听得外面发着颠巍巍的声音，骂道：“盛方你这个奴才，我哪样怠慢你的，竟敢做这些禽兽的事情。”说着，大家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童老太太和寿娥等一大群子人走了进来。众人听她这话，又见寿娥满脸怒气，星眸含泪，大家就料瞧着五分了。她们走到盛方的面前，寿娥纤手一指，泼开樱口骂道：“你这个匹夫，三番两次在我面前鬼头鬼脑的，我总没有去理你，全指望你改过自新的；不想你这匹夫油蒙了心，胆大包天，竟闯到我的卧室里来。要不是陆将军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却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童老太太更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喘吁吁的对陆曾说道：“陆将军！赶快给我将这个匹夫结果了。”她说罢，众家将一齐跪下来央求道：“求太太从宽发落，他虽然一时之错，还求太太念他前功才是。”童老太太听了这话，更加生气，便道：“好好好！眼见你们这些匹夫都是互通声气的，显系想来谋夺我们孤儿寡妇的财产罢了。”童老太太说罢，禁不住双目流泪，呜呜啕啕的哭将起来。众人见老太太动气，谁也不敢再开口了。陆曾对她说道：“请太太暂且息怒，容我一言。”童老太太拭泪问道：“陆将军有什么见教，请讲罢。”他道：“这盛方的罪恶，论理杀之不足以偿其辜；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还望太太稍存恻隐之心，暂将他的双眼挖去，使他成个废人就是了。”他说罢，太太含泪说道：“老身昏迈，谋事不能裁夺，幸得将军垂怜孤寡，遇事莫不重施恩泽；先夫在九泉之下，也要

感激将军盛德的。今天的事，随将军怎么办我无不赞成就是了。”陆曾也不答话，用刀向盛方的右眼一挖，霎时眼珠和眼眶宣告脱离了；随手又将左边眼挖了下来，登时血流满面。陆曾在身边取出一包金疡药，替他敷上，就命人将他抬到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面，日给三顿，豢养着他一个废人。这样一来，众家将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，一丝也不敢有轨外的行动了。

陆曾到了第二天，吃过午饭的时候，正要去睡中觉，刚刚走到大厅的东耳房廊下，迎面碰见了吴古，便笑问道："大哥！你饭吃过了没有？”吴古道："吃过了，你此刻到哪里去？”他笑道："因为夜来被那个狗头闹得一夜没有睡，现在精神疲倦，正想去睡觉去。”吴古笑道："且慢去睡，我有两句话要问你。”陆曾忙道："什么话？”吴古道："昨天夜里，究竟是为着一回什么事情呢？”他笑道："你真呆极了，这事还未明白么？”他摇头道："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呢。”陆曾笑道："那个盛方却也太没有天良了，吃人家的俸禄，还怀着野心去想寿娥的心事，昨夜便到她那里去，想用一个强迫的手段，不料碰着我了，这也许是他晦气罢了。”吴古听他这话，不禁将屁股一拍笑道："兄弟，我真佩服你，遇事都比我来得机警。”他笑道："还说呢，不是有个缘故，我夜来也不会知道的。”吴古笑道："什么缘故，你敢是也想去转她的念头的么？”陆曾听他这话，不禁面红过耳，忙道："呸，还亏你是我的哥哥呢，这句话就象你说的么？”他笑道："那是笑话，兄弟你千万莫要认真，究竟是为什么缘故呢？”他道："昨天我们在后园里指导他们武艺的时候，有个破绽，你看出没有？”他俯首沉吟了一会子道："我晓得了，莫非就是那个盛方用冷刀想刺你的不

成？”陆曾笑道：“正是啊！”吴古道：“我倒不明白，我们究竟和他们有什么仇恨呢？”陆曾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他们见我们在这里，眼睛里早起了浮云了，估量着一定是嫉妒生恨，所以我昨天受了那次惊吓，夜里就步步留神，在床上再也睡不着。到了三鼓的时候，就见他提刀上楼去了。还有一个笑话，那个狗头，自己存心不良，倒不要说，还要血口喷人，疑心生暗鬼的，诬别人有不端的行为，你道好笑么？”吴古笑道：“他诬谁的？”陆曾道：“我细听他的口气，竟象我夺了他的爱一样，这不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么？”吴古道：“凡事都不能过急，急则生变，譬如一只狗，你要是打它一两下子，它还不致就来回头咬你的；你如果关起门来，一定要将它打死，它却不得不回头咬你了。”陆曾道：“可不是么？现在的人心，真是非常的靠不住。就象盛方这一流人物，还不是养虎成害么？”吴古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说道：“兄弟你的脾气未免忒也拘直了，就象这个事情，不独与你毫无利益，而且和这起奴才彰明较著的做对了，要是被外人知道，还说你越俎代谋呢。而且那起奴才，谁不与盛方是多年的老伙伴呢。你如今将他的眼睛挖去，他们难免没有兔死狐悲之叹，势必不能轻轻的就算了，面上却不敢有什么举动，暗地里怎能不想法子来报复呢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暂时的祸福，万一上了他们的算，你想还值得么？”他这番话，说得陆曾半晌无言，停了一会，才答道：“我何尝不晓得呢，可是情不自禁，见了这些事情，不由的就要横加干涉了。但是他们这些死囚，不生心便罢，万一再有什么破绽，被我们看了出来，爽性杀他一个干净，救人救到底，免得叫她们母女受罪。”吴古道：“你可错极了，人众我寡，动起手来，说不定就是必胜的。”陆曾笑道：“这几个毛鬼，亏你过虑得

厉害；抢到我的手里，一百个送他九十九，还有一个做好事。”吴古将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道：“不要说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在我看，这里断非你我久居之处，孤儿寡妇，最易受人的鼓弄，而且我们是堂堂的奇男子，大丈夫，到了没趣的时候再走，未免名誉上要大大的损失了。”陆曾道：“这个也不能，我们不答应人家便罢，既答应替人家照应门户，凭空就走，不叫人家寒心唾骂么？而且人家待我们还不算仁至义尽吗？我们撒手一走，那一起奴才没有惧怕，还不任意欺侮她母女两个么。总而言之，我行我素，人虽不知，天自晓得。既错于前，不该承认人家，应不悔于后。我们有始有终，替人家维持下去就是了。”吴古也没有什么话说了，只得对他道：“兄弟，你的话原属不错，但是我们向后都要十分小心才好呢。”陆曾说道：“无须兄长交代，兄弟自理会得。”说罢，转身回房去睡午觉了。

再说寿娥见陆曾奋勇将盛方捉住，挖去眼睛，自是不胜欢喜，把爱陆曾的热度，不知不觉的又高了一百尺，心中早已打定主意，除了陆曾，凭他是谁，也不嫁了。她命丫头将楼上的血迹打扫干净，烧起一炉妙香，她斜倚熏笼，心中不住的颠倒着陆曾，何等的勇敢，何等的诚实，何等的漂亮。那心里好象纺车一般，转个不住，暗道：“我看他也不是个无情的人物，不要讲别的，单说盛贼到我这里来，只有他留心来救我，毕竟他的心中一定是爱我了。”她想到这里，不禁眉飞色舞，一寸芳心中，不知道包藏着多少快乐呢。她想了一会，猛的自己对自己说道：“你且慢欢喜着，我与他虽然是同有这个意思，但是还有我的娘，不知道她老人家做美不做美呢；如果她没有这样的意思，却又怎么样呢？”她说到这里，柳眉锁起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默默的半天，忽然转过

念头说道："我也太愚了，我们娘不过就生我一个人，什么事情对我，全是百依百顺的，而且又很欢喜他的。这事只要我一开口对她说，还怕她不答应么？"她想到这里，不禁踌躇志满，别的愿望也没有了，只望早日成就了大事，了她的心愿就是了。这时有一个小丫头，上来对她说道："小姐，太太请你下去用晚饭呢。"她便答应了一声道："晓得了，你先下去，我就来了。"那小丫头下楼去了。她对着妆台晚妆了一会子，便婷婷袅袅的走下楼来，到了陆曾的房门口，故意的慢了一步，闪开星眼，向里面一飘，只见陆曾在床上酣睡未醒，那一副惹人怜爱的面孔，直使她的芳体酥了半截，险些儿软摊下来。那一颗芳心，不禁突突的跳个不住，恨不得跑进去，与他立刻成就了好事才好呢。这时候突然有个小丫头跑来对她说道："太太等你好久了，还在这里做什么呢？"她连忙随着小丫头到了暖套房里，胡乱用了些晚饭。此刻虽有山珍海味，也无心去领略滋味了。一会子晚饭吃过，她便忙不迭的回楼，走到陆曾的房门口，只见他正起身，坐在床前，只是发愣。她见了，不由的开口问道："陆将军，用了晚饭不曾？"他道："还未有用呢，多承小姐记念着。"她听了这两句话，也不好再问，只得回楼去了。不多时，夜阑人静，大约在三鼓左右，她在榻上辗转反侧，再也睡不着，眼睛一闭，就看见一个很英俊的陆曾，站在她的面前。她越想越不能耐，竟披衣下床，轻轻的开了房门，下楼而来。到了他的房门口，只见房门已经紧紧闭起，房里的烛光尚未熄去。她从门隙中窥去，只见陆曾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正在烛光之下，在那里看呢。她见了他，不知不觉的那一颗芳心，不禁又突突的跳了起来，呼吸同时也紧张起来，便轻疏皓腕，在门上轻轻的弹了两下子。陆曾听见有人

敲门，便问道："谁呀："她轻轻答道："我呀！"陆曾又问道："你究竟是谁呀？"她答道："我呀，我是……"陆曾听着好生疑惑，便站起来，将门开了，见是她，不禁吃惊不小，忙问道："小姐！现在快到三鼓了，你还没有睡么？"她见问，先向她飘了一眼，然后嫣然一笑，也未答话。陆曾见她这样，便知来路不正，便问道："小姐，你此刻到我这里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"她掩口笑道："长夜如年，寒衾独拥，太无生趣，怜君寂寞；特来相伴。"陆曾听到这话，正色答道："男女授受不亲，小姐既为闺阁名媛，陆某亦非登徒之辈，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，劝小姐赶紧回去，切勿图片时欢乐，损失你我终身名节要紧。"他说到这里，猛听得一阵足步声音，从窗前经过，霎时到了门口，原来是一班守夜的家将，正从后面走来，瞥见陆曾和她在房里谈话，一个个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一齐圆睁二目，向房里钉着。这正是：

恶风吹散夫妻穗，暴雨摧残并蒂花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三回

女自多情郎何薄幸
客来不速形实迷离

却说一班上夜的家将刚走到陆曾的卧房门口，瞥见寿娥笑容可掬的也在房里，大家不由的停了脚步，数十道目光，不约而同的一齐向里面射去。这时把个陆曾弄得又羞又气。他本来是个最爱脸面的人，怎禁得起这众目睽睽之下，现出这种丑态来呢。暗自悔恼不迭的道："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了。我一身的英名，岂不被她一朝败尽了么?"他想到这里，不禁恨的一声，向她说道："小姐,夜深了,请回罢！"她见那班家将立在门口，那朔朔的眼睛，向里面尽看，登时一张梨花似的粉脸，泛起红云，低垂螓首，也没有回话，便站起来出了门，扶着楼梯，懒洋洋的走一步怕走一步的上楼去了。这里众家将见了这样的情形，不由的贼贼喳喳的一阵子，离开房门，到了后面。有一个名叫滑因的，向众人先将大拇指竖起,脑袋晃了两晃笑道："诸位今朝可要相信我的话了罢，'我姓滑的并不是夸一句海口，凭他是谁，只消从我眼睛里一过，马上就分别出好的丑的来，就是蚂蚁小虫，只要在我眼睛里一过，就能辨出雌雄来呢。前回这姓陆的和盛大哥作对，我便说过了，无非是争的一个她，那时你们却不肯相信我的话，都说姓陆的是个天底下没有第二个的好人，

今天可是要相信我不是瞎嚼了。”他说罢，洋洋得意。有俩个猛的将屁股一拍，同声说道：“我们错极了，方才这样的好机会，反而轻轻的放弃了，岂不可惜么？”众人问：“是什么机会？”他们俩答道：“方才趁他们在房间里，何不闯进去，将他和她捆个结实，送到太太那里去，但看她怎生的应付法，这也可以暂替盛大哥稍稍的出一口恶气。”众人听得这话，一齐将舌头伸了一伸，对他们俩同声说道：“你们的话，说的风凉，真个吃灯草的放轻屁，一些也不费力，竟要到老虎身上去捉虱子，佩服你们的好大胆啊！不要说我们这几个，便是再来一倍，只要进去，还有一个活么？”他两个又道：“你们这话，未免太长他人的志气，灭了自己的威风，凭那个姓陆的能有多大的本领，一个人一刀，就将他砍成肉酱了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只有你们的胆大，武艺高，可以去和陆曾见个高下。我们自知力量小，不敢去以卵击石，自去讨死。”滑因笑道：“你们这些话，都是不能实行的话。依我看，不若去将老太太骗下楼梯，叫她去看个究竟，那时既可以揭穿他们的假面皮，并且那个姓陆的，就是通天的本领，到了理亏舌头短的时候，估量他虽明知是我们的玩意，却也不敢当着太太和我们为难的了；等到太太见此情形，还能再让他在这里耀武扬威的么，可不是恭请出府呢。”众人听了他这番话，一个个都道：“好是好，只可惜是太迟了，现在已经没有效力了。”还有一个说道：“我看今天还是未曾与他为难的为上着，如果和他为起难来，不独我们大吃苦头呢，而且太太平素很欢喜他的，暗地里难免没有招赘的意思，就是闹得明了，太太倒不如将计就计，就替他们趁此成了好事，我们倒替他们白白的做一回傀儡呢。我们现在未曾揭破他们的私事，倒无意中和姓陆的做一个人情，明天我们

再碰见那姓陆的，倒不要过于去挖苦他，免得恼羞变怒，转讨没趣，知道还只当不知道，淡淡的还同当初一样。他也不是一个不明世理的，不独暗暗的感激我们十分，便是平素的架子，说不定也要卸下了；谁没有心，只要自己做下什么亏心的事情，一朝被人瞧破，不独自己万万惭愧，且要时时刻刻的去趋在那个看破隐事的人，深恐他露出来呢。”众人听他这番话，都道："是极，事不关己，又何必去白白的恼人做什么呢？”大家七搭八搭的一阵子，便各自巡阅去了。不料陆曾见众家将一阵嘻笑向后面而去，料想一定要谈出自己什么不好的去处了。不由的蹑足潜踪的随着众人听了半天，一句句的十分清楚，没有一字遗漏。他怎能够不生气呢，咬一咬牙齿，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取了单刀，便要去结果他们。他刚刚走出房门，猛的转念道："我也忒糊涂了，这事只怪那贱人不知廉耻，半夜私奔到我这里来，万不料被他们看见了，怎能不在背地里谈论呢。而且他们又不明白内中情形，当然指定与她有染了。我此刻去将他们就是全杀了，他们还不晓得的。”他说着，复又回到房中，放下单刀，往床边上一坐，好不懊悔，暗道："吴大哥今天和我谈的话，我还兀的不去相信；不料事出意外，竟弄出这一套来，岂不要被人唾骂么？如今不要讲别的，单说那几个家将，谁不是嘴尖腮薄的。成日价说好说歹的，无风三尺浪呢，不禁得起有这样的花头落在他们的口内么？岂不要诌得满城风雨么？到那时我虽然跳下西江，也濯不了这个臭名了。那童老太太待我何等的优厚，差不多要将我作一个儿子看待了，万一这风声传到她老人家的耳朵里，岂不要怨恨我切骨么？一定要说我是个人面兽心之辈，欺侮她们寡妇娘儿，我虽浑身是嘴，也难辨白了。”他想到这里，不禁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道："童太

太，你却不要怪我，你只可恨自己生下这不争气的女儿，行为不端，败坏你的家声罢了。”他胡思乱想的一阵子，不觉已到五鼓将尽了，他自己对自己说道：“陆曾，也是你命里蹭蹬，和吴大哥在一起度着光阴，何等的快活！不知不觉的为着一只大虫，就落在这里来，将一身的英名败尽了，明天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众人呢？不如趁此走了，到也干净。随便他们说些什么，耳不听，心不烦。”他打定了主意，便到床前，浑身扎束，一会子停当了，握着单刀，走出房来，迎面就碰着那一班家将，撞个满怀。众人见他装束得十分整齐，手执单刀，预备和谁动手的样子，大家大吃一惊，互相喊唔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我们的话一定是被他听见了。如今他要来和我们厮拼了，这却怎么好？”有几个胆小的听说这话，吓得扑秃一声跪了下去，接着大家一齐跪下。滑因首先开口说道：“陆将军，今天千万要请你老人家原谅我们失口乱言之罪。”陆曾出门碰见大家，正愁着没有话应付呢，瞥见大家一齐跪了来下，不禁心中暗喜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倒不如趁此表明自己的心迹了。”他便对众家将问道：“诸位这算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众人一齐答道：“望将军高抬贵手，饶恕我们的狗命。”陆曾正色对众人说道：“诸位且请起来，兄弟现在要和诸位告别了。不过兄弟此番到童府上效劳，也不过是因为她家孤儿寡妇，乏人管理家务起见，所以存了一个恻隐之心；不想在这里没有多时，就察破那个盛方不良之徒，兄弟不在这里则已，既在这里，焉能让他无法无天妄作妄为呢，不得不稍加儆戒，不料诸位倒误会我争权夺势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众人一齐辩道：“这是将军自己说的，我们何敢诬陆将军呢？”陆曾笑道：“这也无须各位辩白了，方才兄弟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的了，不知道是那一位老兄说的。”

众人一齐指着滑因说道："是他说的，我们并没有相信他半句。"吓得滑因磕头如捣蒜似的道："那是我测度的话，并不是一定就是指定有这回事的。"陆曾笑道："不问你测度不测度，总而言之，一个人心是主，不论谁说谁，我有我主意，却不能为着别人的话，就改了自己的行为的。天下事要得人不知，除非自不为。自古道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就如今天这回事，兄弟我也未尝不晓得诸位不明白内容的，可是背地里议论人长短，就这一点，自己的人格上未免要跌落了。但是诸位眼见本来非假，我又要讲一句翻身话了，人家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而且半夜三更，她是一个女孩子家，在我的房中，究竟是一回什么勾当呢。难道只准我做，就不准别人说么，岂不是只准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么？恐怕天底下没有这种不讲情理的人罢。是的，诸位的议论原是有理，兄弟我不应当驳回；但是内里头有一种冤枉，兄弟现在要和诸位告别了，不得不明明心迹。"众人道："请将军讲罢。"他道："我昨天夜里为着那个盛方，我一夜没有睡觉，所以日里有些疲倦，饭后就要睡觉了；偏生她不知何时，在我的房中，将一部《春秋六论》拿去，那时我也不晓得。到晚上我因为日里已经睡过了再也不想睡了，一直到三鼓左右，我还未登床，不料她在这时候，在楼上将书送了下来。此时我就不客气很严厉的给她一个警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夜阑人静，尤须各守礼节，不应独自下楼。即使送书，也该派个丫头送来就是了，何必亲自送来呢？她被我这一番话，说得无词可答。这也难怪，她虽是名门闺秀，娇生惯养，而且未经世务，不知道礼节，也是真的却断不是有心为此的。我陆曾堂堂的奇男子，大丈夫，焉能欺人暗室，做这些丧心病狂的事呢？我的心迹表明了，诸位相信也罢，不相信也罢，皇天后土，神

祇有眼；但是兄弟去后，一切要奉劝诸君，无论何人，不拘何事，皆要将良心发现，我希望全和陆曾一样，那就是了，千万不要瞒天昧己，欺孤灭寡，免得贻羞万代，这就是兄弟不枉对诸君一番劝告了；现在也没有什么话说了，再会罢。”他说罢，大踏步直向吴古房中而去。这里众人，听他这番话，谁不佩服，从地下爬起来，互相说道：“还是我们的眼浅，不识好人，人家这样的见色不迷，见财不爱，真不愧为大英雄，大豪杰哩！”

不说众人在这里议论，再说陆曾到了吴古的房中，只见吴古已经起身，正在那里练八段锦呢，见他进来，浑身扎束，不由的一惊，忙问道：“兄弟，你和谁动手，这样的装扎起来？”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兄长，悔不听你的话，致有今日的事。”吴古忙问是什么事情。他便将以上的事情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吴古跌脚叹道：“我早就料到有此一出了。那个丫头，装妖作怪的，每每的在你的面前卖俏撒娇的，你却大意，我早已看出她不是好货了；为今之计，只好一走了事，这里再也不可停留了。”他说罢，也略略的一装扎，便要动身。陆曾忙道：“大丈夫明去明来，我们也该去通知童老太太一声，才是个道理呢！”吴古忙道：“那可动不得，我们要走便走，如其去通知她，料想她一定是要苦苦的挽留，我们那时不是依旧走不掉么？”陆曾道：“你的话未为不是，但是她们是寡妇娘儿，又有这极大的财产，我们走虽然一文未取，但是被外人知道，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是为着什么事情走的，如此不明不白，免不得又要人言啧啧，飞短流长了。”吴古听他这番话，很为有理，俯首沉吟了一会子，便对他笑道：“那末何不去骗她一下子，就说我们现在要到某处某处投亲去，大约在一月之内就来了。我想这样，她一

定不会阻止的了。陆曾摇头说道：“不妥，不妥，还不是和暗地走一样的吗？我想这样罢，也不要去通知童太太，只消我们写一封信，留下来就是了。”吴古道：“好极了，就是这样的办罢。”他说罢，便去将笔墨纸砚取了过来。陆曾一面将纸铺下，一面磨墨，一会子提起笔来，上面写着道：

仆等本山野蠢材，除放浪形骸外，无所事事。谬蒙青眼，委为保家，俯首衔恩，何敢方命！兢兢终日，惟恐厥职有疏，致失推崇之望。但仆等阅世以来，早失怙恃，所以对于治家之道，一无所长，所经各事，颇多舛误，惶愧莫名。自知汗牛充栋，误事实深，不得已留书告退，俾另聘贤者。负荆有日，不尽欲言！　　仆吴古、陆曾叩同上。

他将这封信写完之后，吴古便道：“写完了，我们应该早些动身了，免得童太太起身，我们又不能动身。”陆曾道是。说着，便与他一跃登屋，轻如禽鸟，早已不知去向了，从此隐姓埋名，不知下落。小子这部《汉宫》，原不是为他两个著的，只好就此将他们结束不谈罢。

闲话少说，再表童太太，到辰牌时候才起身，忽见一个丫头进来报道：“吴将军和陆将军不知为着什么事情，夜里走了。”童太太听说这话，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“你这话果真么？”那个小丫头忙道：“谁敢在太太面前撒谎呢？”童太太连忙下楼，到了吴古的房里，只见一切的用物和衣服一点也不缺少，桌子上面摆着一封信。童太太忙将信拆开一看，不禁十分诧异的说道：“这真奇了，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事，十分精明强干，没有一些儿错处，怎么这信上说这些话呢，一定是谁得罪了。”说罢，便将家中所有的仆妇家丁，一齐

喊来，大骂一顿，骂得众人狗血喷头，开口不得，受着十二分委屈，再也不敢说一句。童太太骂了一阵子，气冲冲扶着拐杖径到寿娥的楼上。只见寿娥晨妆初罢，坐在窗前，只是发愣，见了童太太进来，只得起身迎接。童太太便向她说道："儿呀，你可知道吴、陆两将军走了？"她听说这话，心坎上赛如戳了一刀，忙道："啊哟，这话果真么？"童太太道："还不是真的么，我想他们走，一定是我们这里的用人不好，不知道什么地方怠慢了人家，也未可知，天下再也找不出这两个好人了。唉！这也许是我孙家没福，存留不住好人罢了。"寿娥听说陆曾真正的走了，那一颗芳心，不知不觉的碎了，但是当着她的母亲，也不敢过露形迹。等到她走了之后，少不得哽哽咽咽的哭泣一阵子，自叹命薄。谁知伤感交加，不知不觉的病倒了，百药罔效。眼见病到一月之久，把童老太太急得一点主意也没有，终日心肝儿子的哭个不住。她的病，却也奇怪，也不见好，也不见歹，老半明半昧的，不省人事，镇日价嘴里终是胡说不已。童老太太不知道费了多少钱，请过多少医生，说也不信，一点效验也没见。童老太太的念头已绝，只得等着她死了。有一天，正到午牌的时候，家里一共请了有三十几个先生，互相论症用药。到了开饭入席的当儿，只见众人的当中，有一个二十几岁的道士，头戴纶巾，身穿紫罩一口钟的道袍，足蹬云鞋，手执羽扇，面如猪肺，眼若铜铃，但见他也不推让，径从首席上往下一坐。众医士好不生气。孙府里众家将和一班执事的人们见他上坐，还只当他是众医生请来替小姐看病的呢，所以分外恭敬，献茶献水的一毫不敢怠慢。众医士见孙府的人这样的恭敬道士，一个个心中好生不平，暗道："既然是将我们请来，何必又请这道士做什么呢？这样的恭敬他，想必他的

医术高强，能够将小姐的病医好了，也未可料定。”不说大家在那里互相猜忌，单表那道士拖汤带水的大吃特吃，嘴不离匙，手不离箸，只吃得满桌淋漓。众医生不觉十分讨厌，赌气爽性一筷子不动，让他去尽性吃。他见众人不动手，却再也不会客气一声，仍旧大张狮子口，啅啯啅啯的不停手。一会子席散了，童老太太从屏风后面转了出来，向众医士裣衽说道：“小女命在垂危，务请诸位先生施行回天之术。能将小女救活，酬金随要多少，不敢稍缺一点的。”众医士异口同声的说道：“请太太不要客气了，你家已经请得回天之手，我们有何能干？”童太太惊问：“是谁？”众医士一齐指着那个道士说道：“不是他么？”这正是

筵上何由来怪客，观中设计骗娇娃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四回

施诡计羽士藏春云雨室
慕芳容村儿拜倒石榴裙

话说众医士听得童老太太这两句话，便一齐向那道士指着道："他不是太太请来的回天手么？小姐的病，就请他诊视，还怕不好么？"童老太太展目朝那道士一看，不禁暗暗纳罕道："这真奇极了，这个道士是谁请他来的？"忙对众人说道："这位道师爷，我们没有请啊，还只当是诸位请来的呢。"众医士忙道："啊，我们没有请，谁认得他呢？"童老太太听说，更加诧异。那一班家将听说这话，便一齐抢着说道："太太还游疑什么，这个道士一定是来骗吃的。如今既被我们察破，也好给他一个警戒。"大家说了，便一齐伸拳掳袖的，预备过来动手。童老太太忙喝道："你们休要乱动，我自有道理。"众人听这句话，便将那一股火只得耐着，看他的动静。童老太太走到那个道士面前，深深的一个万福。可怪那个道士，正眼也不去瞧一下子，坐在那里，文风不动，这时众人没有一个不暗暗的生气。童老太太低头打一个问讯，口中说道："敢问道师爷的法号，宝观何处呢？"那道士把眼睛一翻，便道："你问我么？我叫松月散人，我们的观名叫炼石观，离开洛阳的西城门外，大约不过三里多路罢。"童老太太又问道："道师今天下降寒舍，想

必肯施慈悲，赐我家小女的全身妙药的。”他笑呵呵的说道：“那是自然的；不过我看病与众不同，却无须三个成群，五个结党的，我是欢喜一个人独断独行的好。”童老太太忙道：“那个自然，只请道师爷肯施慈悲，也不须多人了。”他笑道：“要贫道看病，须要将请来的先生完全请回去，贫道自有妙法，能将小姐在三天之内起床。”童老太太听说这话，真是喜从天降，忙命人送出许多银两与那些医士，请他们回去。众医士谁也不相信他这些鬼话，一个个领着银子嘻笑而去。看官，这道士来得没头没尾的，而且又形迹可疑。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小子趁诸医士走的当儿，也好来交代明白，免得诸位在那里胡猜瞎测，打闷葫芦。这洛阳城西，自从和帝以下，就有这炼石观了。那起初建造这炼石观的时候，究竟又为着什么事呢，原来自从明帝信崇佛教后，道教极大的势力，不知不觉的被佛教压下去了，在十年之内，百个之中没有十个相信道教呢。谁知到了章帝的手里，百中只有一两个人了。人人都以佛教为第一个无上的大教，反说道教是旁门左道了，谁信道教，马上大家就乘机笑他迷信，唾骂他腐旧，谁都不肯去亲近，真个是一入道教，万人无缘了。在和帝时代的永元四年的时候，天时干旱，八月不雨，民收无望，赤地千里，万民饥馑，看看有不了之局。而洛阳的周近，又闹着蝗虫，一般饥民将树皮草根吃完了，便来吃衣服书籍，苦不胜言。和帝见这样的天灾，不禁忧虑得日夜不安，如坐针毡。尤其那长安城内的饥民，饿得嚎啕震地。和帝亲出东郊，昭告天地，只求甘露，连求三天，一滴雨也没有求下来，便出榜召集天下的高僧，作法求雨，众和尚诵经念佛，乌乱得一天星斗；一连求了好几天，结果一点效力也没有，依然赤日当空，毫无雨意。和帝大为震

怒，便将这班吃奉禄的和尚，一齐召来，大加责罚；一面又出皇榜召求天下有道之士来求雨。未上半天，来了一个仙风道骨的羽士，自称是喜马拉雅山紫荆观里的道祖，今见天下大灾，所以来大发慈悲，普救万民的。和帝本来重佛轻道，到了这时，却也无计可施，只得恭恭敬敬的请他作法。那道士却要求和帝，他求下雨来之后，要将道教原有势力和信仰，完全要恢复起来。和帝只望他求下雨来，什么事情，都一口承认。那道士择了吉地，搭台作法。未上两时，果然是乌云满布，大雨滂沱，一共下了有一尺二寸有奇，满河满港，万民欢悦。和帝更是十分欢喜，便恭请他做国师。那道士再也不肯。和帝便在洛阳城西造了一座炼石观，把那道士做下院。那道士便收了许多徒弟，在观里修炼。到了永元八年的三月里，那道士将观内所有的道士，完全带着走了，一去不知去向，只留下两个服事香火的道人，这两个道人，见他们走后，便将一座炼石观和一百顷御赐的田，完全视为己有，也收罗弟子，自己大模大样的居然做起道祖来了。成日价和一起挂名的弟子，大吃大喝，私卖妇女，任意寻乐。有什么官员经过炼石观，拜访那个求雨的老道祖，他便说回到喜马拉雅山去证道了。众官员二次三次都碰不着，后来也不来了。日子既久，便没有人提起了。倒是那一班山野狐禅的，倒得着实惠不少。不料被一班无赖之流，窥破内中私情，便来要挟那两个假道祖分点润。他们见这班凶神似的流氓，早已矮了半截，满口答应。那班流氓听见答应，便邀了许多的羽士，在观内吃喝穿嫖，为所欲为，一种放浪的范围，简直没有限制，势将喧宾夺主了。众道士见形势渐渐的不对，却也无法可想，只怪当初一着之错，悔不该开门揖盗的。鬼混了四十多年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内幕。不料有一天，忽然来了两个道

士，自称是喜马拉雅山紫荆观的嫡派，特地来传道的。他们便到洛阳城内去报告官府，请官府将观收回与他们修炼。官府当然是准他们的请求，立即收回，将一班流氓、假道士赶得一干二净的。这两个道士进了观，又召集十几个徒弟，镇日价的烧丹炼汞，倒也十分起劲。可是这两个道士，又何常是喜马拉雅山的嫡派，原来是俩妖术迷人的蟊贼。他们早就知道炼石观的内容了，便来使一个空谷传声的法子，果然不费一些口舌，竟将一座炼石观攫为己有，鸠占鹊巢，趁此好慢慢的施法迷人。这两个道士，一个名叫水云居士，一个名叫松月散人。水云的妖法多端，能料知百里之内的酒色财气，然后使松月去按地址寻访得实在，便使妖法去攫财摄人。有一天，他却算到孙寿娥的身上了，便差松月去打探寿娥的年庚八字。这松月刁钻异常，眼珠一转，主意上来，便请一个老婆子，到孙府上去假装一个算命的道婆，在无意之中将寿娥的生庚八字，完全哄骗了去，告诉松月。松月忙又告诉与水云。水云便用纸剪成一个女人的模样，将她的年庚八字，写在上面，施动妖法，将一个如花似玉的寿娥，立刻弄病了。停了一月之后，他打听孙府里差不多周近的医士全请到了，心灰了，他才打发松月前去的。再说童老太太打发众先生去后，便向松月散人问道："道师！小女的病，还有什么法子想呢？"他道："须我先去望望，才能作法医治呢。"童老太太听说这话，忙将他领到寿娥绣楼内。揭开帐子，松月一看，不禁魂飘魄荡，暗道："怪不道水云费了这一番苦心，这货色果然是生得十分漂亮！"他便伸手在她的头额上抹了两把，对童老太太道："她的病根深了，大约总有一个多月了罢。"童老太太道："正是正是，四十多天了。"他故将眉头一皱，说道："我只能医三十天以内的病，过了三十

天，我却没有法子可以挽救了。”童老太太听了这话，不禁将一块石头依旧压在心头，不由的哭道：“道师，无论如何，都要望你大发慈悲，救一救小女的命，老身就感谢不尽了。”他道：“那么，这样罢，我们师父他的法力高强，太太可舍得将她送到我们观里去，请他医治，不消半月，包管你家小姐一复如初。”童老太太听说这话，忙道：“有何不可，有何不可？只要我家小姐病好，莫说半个月，便是一个月，老身也就感谢不尽了。”他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先回去求我师父，你家赶紧用暖轿送去，万勿延挨，要紧要紧！”童老太太满口答应。他便告辞，回到观里见了水云，便将以上的一番情形说了一遍。水云便将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头点了点说道：“只要货色进门，不愁她不卖的。”不多时，童老太太和她乘着两顶暖轿，带领了许多的家丁从仆，前呼后拥的到了炼石观里。松月忙将她们接入东厢。童老太太便命人将她从轿里扶了下来。但见她双颊绯红，星眼微饧，弱不禁风的扶在两个婢女身上，走下轿来。童老太太便向松月道：“你们老神仙现在那里？可能引老身前去参拜么？”松月忙道：“我们的师父一向是不肯与凡人接近的。只因为你家小姐不是凡人，乃是天上雌鸾星下凡的，现在不能不替她救灾救难的，你却千万不要去。”童老太太诺诺连声的答应，忙着又道：“老神仙说的，我家小姐的病，能在几天才好呢？”他道：“十天之内吧。”他说罢，便教两个婢女扶着寿娥跟他进去。走过第二道殿，他便将那两个婢女打发她们回到前面去。这时来了两个小道士，将她弯弯曲曲的扶到一个极其秘密的室里。松月赶紧回到前面，对童老太太道：“你老人家还是住在我们观内，还是回府呢？”童老太太道：“如果在十天之内，老神仙将小女救活，老身在这里有许多不便，

不如先且回去，好在离这没有多远的路，有什么事情，一呼就到。”松月便道：“太太回去倒也不错，不过七八天的当儿，小姐的病就好了，到那时再请过来，也不为迟哩。”童老太太又道：“我的小女，现在什么地方呢？”松月道：“现在练功室里，师父替她医治和忏悔呢，太太请放心罢。在我们这里，什么事都要比府上来的周到呢。”童老太太深信不疑，告辞登轿，留下两个仆妇预备叫唤，其余都带了回去。

再说水云见了寿娥，早已魂不附体，忙去将纸人子烧了。不多时，寿娥如梦方醒，微开星眼，只见自己坐在一张虎皮的软垫子上面，再朝四下里一打量，不禁大为诧异，只见房内的摆设倒也十分精致，可是不是她平日所居的绣楼了。她暗暗的纳罕道：“我现在到一个什么地方了，我倒不解。”这时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她好生疑惑，便站起来走到门边，意欲去将门放开，看个究竟；不料用尽平生之力，莫想得动分毫，好象外面锁了一般。她万般无奈，只得又重行回到那沉香榻上坐了下来。偶一抬头，猛见帐子里悬着一个锦缎的荷包，她取下来，放开一看，一阵香味直喷出来。她嗅着这股香味，不由的信手取了一粒红色的丸子出来，大约有豆子大小。她暗道：“这丸药是做什么用的？”放在嘴内一尝，不尝犹可，这一尝却大不对了。那丸子却也古怪，到了她的嘴里，一经津唾便化了。她觉得又香又甜，便咽了下去。停了一会，口干舌燥，春心摇荡，周身火热得十二分厉害。这时突然听得外面有人启锁。不多时，门呀的一声开了，走进一个二十多岁的公子来。她正在这渴不能待的时候，瞥见有个男子进来，她也顾不得什么羞耻，便站起来将那男子往怀中一抱，说道：“你可肯与我…………”那

男子微笑点头，霎时宽衣解带，同入罗帏，容容易易的将一个完璧女郎，成为破瓜了。一度春风之后，把个寿娥乐的心花大放，料不到世上还有这种真趣，便要求那少年重演第二次。那少年欣然不辞，腾身上去，重行鏖战了多时。真个是云迷巫峡，雨润高唐，枕席流膏，被翻红浪，阳台缥渺，恍登仙境。一会儿云收雨散，她抱着那少年问道："你叫个什么名字？"他笑道："我名字叫水云。"她又笑问道："我们不是天缘巧遇么，我记得在家里的，怎的就会到这里来呢？"他忙低声说道："此地并非凡地，乃是仙府，你休高声浪语的，要一班仙人知道了，你我就乐不成了。"她连忙噤住半天，才悄悄的对他说道："照这样说来，你也是个仙人了。"他微笑点首道："我不是仙人，怎能将你摄得来呢？"她听说这话，心中十分荣幸，暗自说道："我的运气真正不坏，竟邀仙人宠眷，将来还怕不成仙么？"她想到这里，不禁眉飞色舞起来，搂着水云，又吻了几吻。水云笑问道："你饿了不曾？"她忙道："不饿不饿，先前倒觉得有一点儿，现在一些儿也不觉得饿了。难道这个玩意儿，还能当饱么？"他笑了一笑，也不答话，便起身坐起。她忙问他："到哪里？"他道："此刻仙府里要点卯了，要是不到，便要受罪的。"她忙又问道："你去几时来呢？"他笑道："马上就来了。"他说着，将衣服穿好，开门出去。他又将门锁起。她在榻上，此刻十分疲倦，不知不觉的沉沉睡去。到了天晚，水云命人送些酒菜和饭进来，自己将门关起，走到榻前，将她轻轻的推醒。她睁眼看时，只见房里摆着一桌酒席，他坐在她的身边。她笑问道："你几时来的？我怎么不晓得？"他笑道："你这样的熟睡，哪里能知道呢。"她也不客气，竟和他手携手并肩坐下，低斟浅酌的起

来，吃的那些小菜，也不过是些鸡鱼肉鸭之类。她不禁疑惑的问道："久闻仙人茹素，怎么你们也动起荤来呢？"他笑道："你哪里知道天上何异人间呢！不过对于荤的一道，不常有罢了。不瞒你说，我怕你仙府里的东西吃不来，特地差人到下界去办的。"她听他这话，足见他爱己的心切了，那一股热烈的爱情，陡增了百倍，便觉除了水云，再也没有第二个亲人了。一会子，两个人都有了些酒意，忙携手入帏，重整旗鼓，大战一番，不能细述。就这样朝朝寻乐，夜夜贪欢，一转眼三四天飞也似的过去了。

这时却气坏了一个人。你道是谁，却原来就是松月。他们的常规，在外面骗到钱财同用，弄到妇女同乐。松月见寿娥生得十分娇娆出色，早已涎垂万丈了，满心望轮流消受，不料被水云视为己有，一些儿也不分润与他，于是将那一股醋火，直冲至泥丸宫之上，忍耐到第四天，还指望水云给他解解渴呢，谁知水云连房门都不出了。他可气坏了，等到未牌的时候，还未见他出来，正想打门进去和他厮拼，瞥见他满脸春风，从后面走了出来，匆匆的走进房去。松月忍无可忍，便跳起来向他说道："水云，你可记得当初的盟约么？"水云听他这句话，明知他要分自己的肥，他怎肯甘心将一位天仙玉美人送给他受用呢，自然是不肯退让，忙道："什么盟约不盟约，只凭自己的本领；老实对你说一句，这个货色，你休要想了，让给我罢。"他大怒道："好，管教你快活就是了。"他说罢，便到壁上去取刀。水云忙抢着也取了一把刀，向他说道："松月！你想拿刀来吓我么？须知你愈是这样，愈不答应，咱也不是个省油灯，今天死活随你。"他也不答话，迎面就是一刀。水云举刀相迎。两个人大战了十余合。猛的跳出圈子，水云照定松月的头上砍

去。松月也打定了主意，抢刀往他的左胁刺来。这时水云的刀先到，早将松月的头颅劈了两爿。松月的刀也跟着刺进他的右胁。水云呜的一声，霎时也随他一同到阎王那里去交账了。不说这两个万恶的道士一齐结果，再说寿娥在房中闷得慌，便想出去逛逛，幸喜门没有锁，开了门走出来，刚刚转过偏殿，瞥见两个尸首，倒在西边的耳房里。她大吃一惊，忙近前来一看，却正是水云和一个不认得的人。她魂不附体，便知道身陷匪徒的窟里了。她摸出后门，只见外边夕阳西下，和风阵阵的，一片田禾，万顷青青，她慌不择的漉着金莲，没命的乱走。大约走了二里多路的光景，耳朵里突然冲着一片笑声，她展开秋波一望，只见一群十五六岁的小孩子，正在草地上玩耍。这正是：

红颜脱险方离窟，白发思儿尚依门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五回

麦垄中云迷巫峡
茅亭内雨润高原

却说她慌不择路的跑了多时，高一步低一步，险些儿将柳腰折断。好不容易走了半天，才走到一块芳草平地，这一块平原，一眼望去，足有三四里宽阔，青毵毵的夹着无际的菜花，金黄得和朝霞一样的。还有许多的不识名小鸟儿，在草地上跳来跃去，鸣着一种叫骂的声音，似乎它们知道她被歹人骗去，复又逃出来的样子。还有几棵细柳，夹着桃杏，排列四围，微风吹来，送过许多的香气。她此刻正急急如丧家之犬，漏网之鱼，哪里还有心去领略这些春色呢，仍旧低着头，只往前走，不多会，耳朵里突然冲着一股嘈杂的声音，她不由的粉颈一抬，只见前面一带杏林的左边，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小村童，在那里赶围场呢。她心中暗道："我这样的胡冲瞎撞的乱走，究竟不是个长久之计，终要问问人家，回去从哪条路走，才不致摸错了路呢。"她打定主意，便含羞带愧的向这林子左边走，不多时到了林子里面，只见桃杏根下，栽着许多的野蔷薇，针刺刺的遮得去路。她正想转道前去，不料裙子似乎被人抓住一把。她打了一个蹭蹬，立定了，倒是一噤，连忙回头看时，说也好笑，却原来是一个锯去的树根，将她的裙子绊住，她惊出一身冷汗，忙蹲下柳腰，将裙子揭

提在手里，走出树外，伸着粉颈四处盼望了一回。瞥见顺着这林子，有一条尺宽的小道，已被芜草埋掩得半明半昧，只留下一线路径。她便顺着这条小道，直向南走去，不多时，到了林子尽头之处，不觉足酸腿软，不能再走了。试想她本是个深闺弱质，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奔波，这样的惊恐，无怪她疲倦得不能动弹了，她还兀的不服气，偏生将银牙咬了一咬，复行向前面走去，未到几步，不紧浑身的香汗，娇喘细细，再也不能移动一步了。她只得将手帕取了出来，铺在路旁的草地上。她一探身往下一坐，撩起袖子，不住的在粉腮上拭汗，她到了这会子，才想起她的生身的老母来，不禁珠泪两行，滴湿春衫，微微的叹了一口气道："娘啊，你老人家见你的女儿不见了，不知要怎样的伤心断肠呢？可恨这些贼子，起心不良，不知在何时将奴家骗到那牢狱里去的！"她哽哽咽咽自言自语的一会子，百无聊赖。这时候，一轮红日，渐渐的和远山碰头了。那黄灿灿的光华，反射过来，映在她那一张粉庞上，还挂着几点牵牵的热泪，可真和雨后桃花一样的。她见日已含山，天色渐渐的要入幕了，暗自焦急道："如此便怎么好呢？眼见快要入暮了，举目无亲，栖身何所呢？而且这两只腿再也不能走了，坐在这里，马上昏黑起来，冷风刺骨，岂不要活活的冻死了么？就不冻死，万一遇到豺狼虎豹，落草强徒，也难逃性命了。"她想到这里，忧愁交集，那一颗芳心中，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惶恐的毫无一些主意。停了一会，只见日没西山，野雀儿扑剌剌的直向树林里争先恐后的飞着，苍莽长郊登时起了一片白霭，呈出一种真正的暮景来了。她暗道："不好，不好，此刻再不走，难道真个坐在这里一夜么？"她说罢，从地上按着盘膝，慢慢的立了起来，两眼发花，头晕心悸，赶紧按着心

神，闭着星眼，定心一会，才将芳心镇住，便展开莲步，进三步退两步的向前慢慢的走去。刚刚走到一棵夹竹桃的跟前，猛听得忽喇一声，飞出一个五色斑烂的东西来，朝她怪叫两声，腾空飞去，她吓得倒退数步，闪着星眼随着那个飞去的东西一望，却原来是一只锦毛山鸡。她可是暗暗的又叫一声惭愧，正要向前走去，猛的想起铺在地上的那一块手帕，未曾带来，便又转到原处，那块手帕，不知去向，她暗暗懊恼道："这准是被风吹掉了，且不管它，先去问路去。"她重行向前边走来。

不多一刻，到了那一群村童的面前，又要去问路，又怕羞，正在这进退两难的当儿，忽听得一片笑声，震天价的喊道："神仙姐姐来了，神仙姐姐来了！我们大家快些朝拜她，她有仙桃仙果赏给我们呢，你们赶紧跪下来罢。"说着，一群的小孩子扑秃扑秃的跪下一弯来，把个寿娥吓得手足无措，趔趄着金莲只往后退。那一群村儿之中，有一个说道："她要走了，她要走了，我们赶紧将她扯住；不然，她马上就得腾云上天了。"众孩子听这话，一个个连忙从草地上一骨碌爬起来，蜂拥前来，七手八脚扯裙拉袄的将她缠住，一齐央告道："神仙姐姐，请你不要走，给我一人一只仙桃果，我们吃下去，成了老神仙，和你一同到天上玩要如何？"寿娥见他们不分皂白，硬将自己缠住，不禁没有主意，喊又没有用，走又走不掉，被他们缠得玉容失色，粉面无光，泪光点点，娇喘微微。正在这万分危急的当儿，从后面突然有人喊道："伙计们！你们在这里和谁打架啊？"说着，飞奔到寿娥的面前。寿娥忙展秋波仔细一看，却原来是两个放牛的牧童，头戴箬笠，身穿老蓝布的直裰，足登多耳麻鞋。他两个原是一样打扮，站在东边的一个，大约在二十左右，生得伏犀贯顶，虎背蜂腰，面如古镜，双目有神，虽是粗妆淡抹，那一股英

气，兀自掩不下去，愈是这朴衣素裳的，愈显出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来；站在西边的一个，大约总在十六七岁的样子，生得比东边的一个还要来得俊俏。目如朗星，眉如漆刷，面如傅粉，粗看上去，哪里还象是田舍人家生的子弟，简直是官宦人家的后裔。不说她在这里打量，再表那两个牧童的来历，却也很长，一个二十左右的名叫薛雪儿，那个十六七岁的名叫张庆儿，他两个都是宁圩的人氏，只因为家中困苦，他们的父母养不起，便卖给梁冀做螟蛉子。这梁冀就是现在的梁太后的兄长，汉顺帝的大舅子。他的为人却诡谲不正，在顺帝时代，还安分些，后来顺帝驾崩，他的老子梁商死了，又当他的妹子梁太后临朝摄政，他便野心勃勃，为所欲为。他所做的事，没有一件不欺君罔上，百官谁不侧目相看，无奈他的威重势大，根基深固，所以百官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由他横行霸道的了。他见众僚不去和他为难，越发目无纪律，独断独行，顺者生，逆者死，真个是第二个窦宪。梁太后见他这样的行为不正，每每欲按律治罪，究竟碍着同胞情分，不忍见他受罪，而且他的威势着实不小，万一他不服从，岂不要急则生变了吗。所以梁太后没有办法，只好闭一只眼睁一只眼，听任他去。这一来，将个梁冀愈骄纵得不可收拾了，镇日价没有别的事情，专门占妻夺产，剥削民资，弄得天怒人愁，怨声载道。他在洛阳左右，共买沃田三百顷，一班佃户，终年血汗，无论多寡，均归梁冀受用，从未和众佃户按地均分过一次，万一有了水涝旱灾，那班佃户却要倒霉了。这梁冀收不到庄稼，他不说是天灾，偏说是一班佃户将他的种子偷去了，鞭抽斧砍把一班佃户打得没处去叫屈，辞还辞不掉，只得伸长脖子受罪。这梁冀除了以上这些恶事以外，还有一种惨无人道的玩

意儿，便是那班佃户，谁家有两个儿子，便要送他一个给做螟蛉子，在名誉上不是再荣耀没有了么，可是内容却不是这样了。他将这些人收了去二十岁以外的，都派他们到各处开垦，每日两顿饭，每顿饭三人两碗，还要限制，每人每天一定要做及格的苦活，如不及格一次，便少吃一顿。试想这些做苦工的人，每天摊派吃四碗饭，哪里还有力气去做呢，越是不做越晦气，不独没有饭吃，那一班监工的魔头，还要任意毒打。去了三个月，不知道被他们打死多少，饿死多少。谁不是父母生养的，那班佃户，怎能不伤心呢？可是怕梁冀知道，没有性命，连大声都不敢哭出来，眼泪往肚子里淌。还有一班未曾过二十岁的小童，他们却教他们去放马牧牛，组织许多的队来。一队里面有个首领，管五十头牛，五十匹马。他们的待遇，却比较大人倒好些，每日三餐，四色小菜。他们衣服，也由梁冀赐给。他为什么待遇这些小孩子反尔厚呢？却原来有个缘故。他们的心理，想将这些小孩子一齐培养出来，将来一旦用到他们，都可以得着他们的真心；二十岁向外的人，随便怎样去优待他们，总怕买不到他们的心，因此就重小轻大了。这薛雪儿与张庆儿，本是群孩子中的两个正副首领。他们这时，正由村南走来，领他们回去，走到桃杏树的旁边，瞥见一块手帕，雪白的铺在草地上，雪儿抢上去一把从地下抓起，摆在鼻子上一嗅，震天价的只嚷好香。庆儿便伸手去夺，雪儿飞也似的跑了。庆儿随后追来，一直追到一群孩子跟前，只见他们团团的围着，噪的笑的闹得一天星斗。雪儿、庆儿近前仔细一看，原来他们围着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只见那女子生得十分美艳，万种风流，可是被一群孩子缠得粉面通红，泪抛星眼。雪儿此刻，不禁又怜又爱，忙对众孩子大声喝道："你们这些小狗头作死了，好端端的和人

家闹的什么呢？”众孩子见他们两个到了，吓得顿时一齐放了手，排班立着，大气也不敢喘。雪儿问道：“是谁领头和人家取闹的，赶紧说出来！”众孩子到了这时，好似老鼠见猫一样，顿时将那一股活泼天真的态度，完全消灭了，好似泥塑木雕的一样，垂手低头动也不动。庆儿道：“如果不说，怄得我性子起来，一个人给你们一顿皮鞭子，看你们装愚不装愚咧。”孩子听说这话，吓得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大家都不肯承认。雪儿道：“用不着推诿，这主意一定是小癞痢出的。”众孩子听说，便一齐指着那个小秃子说道：“是他是他。”雪儿又问道：“他说些什么呢？”众孩子抢着答道：“我们正在这里赶围场玩耍，他凭空就喊神仙姐姐来了，他又教我们将人家围着，要仙桃，要仙果。”庆儿便走到那个小秃子面前，还未开口，那小癞痢头听他们说了出来，已经吓得尿撒在裤子里面了。见庆儿走过来，更吓得魂不附体，扑的往下一跪，闪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，盯着庆儿，一面伸手在耳朵旁边打个不住。庆儿喝道：“颇耐你这个小杂种，无风三尺浪，什么花头你都干得出，今天可又见你娘的什么鬼。”他急得那张麻而且黑的脸上，现出一重紫酱色的颜色来，一面用袖子去揩鼻涕，一面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二队长不要怪我，看见她和我家供的那个菩萨一般无二，她不是菩萨变的么？”庆儿和雪儿听他这话，不禁嗤的一笑，便道：“既是这样，还好，下次小心，如再领头闯祸，就要打了。”那小秃子听说这话，连忙从地下一骨碌爬起来，嘴里连说：“不闯祸，不闯祸，再闯尽你打。”此时寿娥见他们这番做作，不禁看呆了，暗道：“这真奇了，这许多的孩子，见了他们，怎的就这样的怕呢？想必是他们的长辈罢了。”她正自在那里猜测，瞥见雪儿从怀里取出一只亮晶晶

的铜螺来，放在嘴里瞿瞿瞿吹了几声。不多时，许多的散缰的牛马，从四处奔来，到了他们跟前。说也奇怪，一齐抵耳停蹄，站在那里文风不动。那些小孩子一个个猢狲似的飞身上去，一人骑着一匹，排行列队的向西慢慢的走去。

寿娥见他们要走，便不能再缓，忙向雪儿一招手。雪儿见她招手，忙赶过来问道："你这位姐姐，招呼我有什么事吗？"她瞥见他手里拿着一块手帕，却正是自己的，便向他笑道："你手里的一块绢头，原是我的，请你还给我罢。"他笑道："怎见得是你的？"她道："我在南边的树林下面憩息的，临走就忘记在地上了。"他向她一笑，将手帕往怀中一揣，说道："要想手绢，是不容易了；我且问你，你从哪里来的，现在要到哪里去，你告诉我，我便还给你。"她听说这话，才自提醒，忙将问路的来意告诉与他。他道："媚茹村离开这里有二十多里呢，现在天已晚了，那里来得及呢。"她皱眉不语。雪儿便道："姐姐，你此地有亲眷没有？"她摇着道："有亲眷倒无须问你了。"他很爽快的答道："那么，我看你今天是去不成了，不如老实些随我们去住一宵，明天我送你回去好么？"她早就看中雪儿了，听他这话，趁口笑道："那就感谢不尽了。"雪儿见她答应，满心欢喜，便对她道："姐姐，你就跟我走罢。"她随着他走了，眼见前面的牛马队已去得远了。他两个一前一后走了半天。她突然要小解，便提起罗裙，走到一个土墩子的后面，蹲下身子，撒个畅快，雪儿正走之间，偶然不见了她，心中好生诧异，连忙回头来寻找，口中喊道："姐姐！你到哪里去了？"她答道："我在这里解手呢。"列位，这孙寿娥，她不是一个女子吗，难道就不知一些羞耻么，自己解手何必定要告诉雪儿呢。原来她的用意很深，诸位请将书合起

来，想一想，包你了解她的用意了。这雪儿虽生长十八九岁，却是一个顶刮刮的童子鸡，尚未开知识呢。今天见了她，不知不觉的那一缕小魂灵被她摄去了。听说她在那里小解，便大胆走了过来，蹲下身子，面对面，又要说，又不敢，那一副不可思议的面孔，实在使人好笑，她还不是个已经世务的吗？见他这样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向他说道："兄弟，现在天晚了，早点走罢。"他吞吞吐吐的说道："姐姐，我要……"她嗤的笑道："你要做什么？你尽管说罢！这里又没有第三个人，怕什么羞？"她说罢，乜斜着星眼朝他一笑，把一个雪儿笑得骨软筋麻，不由得将她往怀中一搂。她也不推让，口中说道："冤家，仔细着有人看见，可不是耍的。"嘴里说着，手里却早就将下衣卸去了。他两个便实地交易起来。正在这一发千钧之际，猛听得有人在后面狂笑一声，说道："你们干得好事啊！"他两个人大吃一惊，豁地分开，雪儿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庆儿。寿娥满面羞惭，低着头，恨不得有地洞钻了下去。庆儿哈哈的笑个不住。雪儿忙道："兄弟，你也忒捉狭了，从哪里来的？"他笑得打跌道："我早就看出你们俩的玩意来了，现在也没有别的话，我马上回去，替你宣布宣布。"雪儿听这话，吓得慌了手脚，忙道："好兄弟，那可动不得，你一吵出来，我还想有性命么？"他道："这话奇了，难道只准你做，不准我说么？"雪儿忙道："好兄弟，今天也是为兄一着之错，千万望你不要声张，你要我怎么，我便怎么。"庆儿笑道："那么，要乐大家乐，不能叫你一个人快活。"雪儿没口的答应："就是就是，只要你不声张，咱们兄弟分什么彼此呢！"庆儿道："光是你答应，总不能算数，还不晓得她的意下如何呢？"雪儿忙道："我包她答应就是。现在天也不早了，你先回去，将我们

屋子里的孩子们发放到别处去，我们三个人一张床好么？”庆儿点头道好。他说罢，迈开大步，飞也似的先自跑了回去。这里雪儿和她慢慢的走来，不多一会，到了一个所在，一间一间的小茅亭，中间一座极大的牛皮帐，大约有一里多路长。在月光之下，一眼望去，里面一式全是牛马，黑白相间，煞是有趣。走过牛皮帐，到了一所茅亭门口，早见庆儿立在门口，向他们笑道：“你们来了么，我已将他们打发到别处去了。”雪儿便和她进去，只见里面摆好饭菜。雪儿将门关好，三人将晚饭吃过，一同携手登床，车轮大战。这正是：

石上三生圆好梦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六回

钗堕玉楼将军下马
娇藏金屋佞贼销魂

话说寿娥和雪、庆二人，并睡一床，其中的滋味，过来人谁不会意。真个青年稚子，乍得甜头，黄花少女，饱尝滋味。欢娱夜短，永昼偏长，曾几何时，又是纱窗曙色。这时庆儿和寿娥交颈鸳鸯，春眠正稳。惟有雪儿心中忐忑，深怕被众孩子撞进来，泄漏私情，那可不是耍的，忙喊她和他醒来。谁知他们这一夜，辛苦得过分了，所以两人一时总不能醒。雪儿急了，便用手将庆儿着力一揪。庆儿啊哟一声，在梦中痛得醒了，一骨碌坐了起来，揉开睡眼，只见雪儿笑嘻嘻说道："你的胆也忒大了，自己干这些勾当，还不知警防别人，大模大样的睡着了。万一他们走进一两个来，便怎么得了呢？"庆儿笑道："不知怎样，起首我倒十分精神，后来就浑身发软，不知不觉的沉沉睡去，要不是你来喊我揪我，还不知到什么时候才醒呢？"说时，寿娥云发蓬松，春风满面的也从被窝里坐了起来。雪儿笑道："姐姐，今天对不起你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也斜着眼向他盯了一下子笑道："不要油嘴滑舌的了，赶紧起来送我回去，不能在这里再延挨了。"他忙道："那个自然，要送你回去啊！"她微微的一笑说道："我真糊涂极了，和你们在一起半天一夜，到现在

还不知你二人的名姓呢。”雪儿笑道：“你的芳名大姓，我们倒晓得了。你不提起，我们竟忘记了，姐姐弟弟的混喊一阵子，如果下次再碰见，姐姐弟弟还能当着别人喊么？我告诉你罢，我姓薛，名字叫雪儿。”他说罢，又指着庆儿道：“他姓张，名字叫庆儿。”她听罢，诧异的问道：“照你这样说，他姓张，你姓薛，不是嫡亲兄弟么？”雪儿含笑摇头道：“不是不是。但是我们虽然是异姓兄弟，可是感情方面，比较人家同胞弟兄来得好咧！”她道：“你们有父母没有？”他笑道：“怎么没有？”她道：“既然有父母，现在何不与父母在一起住呢？”他笑道：“你不知道。”她抢着说道：“我怎么不晓得？这一定是你们和父母的性情不合，分居罢了。”他笑道：“不是这样，你这话太也不近情理了；无论性情合与否，但是我们的老婆还没有呢，就能和父母分居了么？”她道：“那么，你们一定是逆子，被父母逐出来的，也未可知吧！”雪儿笑道：“更是胡说了！我与庆儿现已成丁，有什么不好的去处，被父母逐出，还在情理之中；但是还有那一班未到十六岁的众孩子们，他们也和父母分居，难道也被父母逐出来的么？”寿娥听得，不禁很诧异的问道：“怎的那一班孩子，没有和父母在一起住么？”他笑道：“不曾不曾，也是和我们二人一样。”她摇头说道：“这却不晓得了。”雪儿便将梁翼的一番话，原原本本的告诉与她。她皱眉说道：“这梁冀太也伤天害理的了；谁家不爱儿女，偏是他依权仗势的，活活的教人家父子家人离散。这事何等的残酷，但是你们何不逃走呢？免得在这里象狱犯似的，何等难过！”雪儿听她这话，吓得将舌头一伸。庆儿接口说道：“不要提起逃走还好，提起逃走的一层事，告诉你，还要教你伤心呢。去年有两个孩子，因为想家，回去住了十几天，不

料被梁冀知道了，活活的将那个孩子抓了去，砍成肉泥，你道凶狠不凶狠呢？”她道：“可怜可怜！那些小孩子，还未知人事呢，杀了他们还未晓得是为着什么事情，死得不明不白的，岂不可叹！但是我有句话，倒要对你们说，就是你们现在没有什么错处，他才待你们好一点；如果度下去，谁没有一着之差呢，到那时，还愁不和他们一样的么？你们与其拿性命换一碗饭吃，吃也太不值得了，不如远走高飞，随处都好寻得着生活，何必定要拘在这个牢笼里面呢？”他们一齐说道：“我们何尝没有这种心，但是离了这里，至少要到五百里之外，方可出他的范围；若是在他的范围之内，仍然逃不了。我们到五百里之外，举目无亲，地异人殊，又有什么生活好寻呢？”她笑道：“那么，何不随我一同回去呢？在我府里，凭他是谁，也不会知道的，岂不是千稳万妥么？”雪儿笑道：“那就更不对了。你们府上，离开此地不过二十多里路，他的耳目众多，岂有不晓得的道理？万一他搜查起来，还不是罪加一等。到那时，说不定，恐怕连你还要受罪呢！”寿娥听说，将酥胸一拍说道：“请放宽心！我们府上，莫说是梁冀，便是万岁爷，只要我们没有做贼做盗，谁也不好去搜查的。万一这梁冀搜查起来，我自有道理，你们且放宽心就是了。”雪儿便问庆儿道：“兄弟，你的意下如何呢？”庆儿恋着她，巴不得的忙答道：“妙极妙极！事不宜迟，说走便走，省得被他们知道，画虎不成，可不是要的。”雪儿见他愿意去，自己也乐于附议。三人略略的整顿，开门便走。

这时残星荧荧，晓风习习，雾气迷浪，春寒料峭。雪儿领着他们认明了路，从直向媚茹村而来。不多时，那一颗胭脂似的红日，从东方高高升起。霎时雾散云消，天清气爽。

那郊外的春色，越发日盛一日了。他们三人，一路上谈谈笑笑，一些儿也不寂寞。走到辰牌时候，雪儿用手向前面一指说道："兀的那前面的一座村落，大约就是媚茹村了。"寿娥忙展目仔细一看，只见自家的楼台，直矗矗立在眼前，不禁满心欢喜，便对雪儿、庆儿道："那村西的楼房，便是我家的住宅了，你们看比较你们的茅亭如何？"雪儿见她家有这样的阔气，不禁满心欢喜，忙道："比较我们那里，高上不知多少倍数呢！"庆儿向她笑道："你家这样，还不能算十分好，最好要数我们那死鬼干爷的府中了，差不多除了皇宫金殿，就要数他家的房屋为第一了。"雪儿道："且慢说闲话；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，现在我们将你送到府上，万一有人问起来，我们拿什么话去回答呢？"寿娥笑道："需不着你们多虑，我自有道理。"说着，离家不远，瞥见大门外面高搭着孝帐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"我家除了我们的娘，也没有第二个了，莫非她老人家升天了么？"她想到这里，不禁芳心如割，禁不住两眶一红，流下泪来。你道是什么缘故呢，原来昨天童老太太得着信，赶紧到观里，只见那两个道士卧在血泊当中，连忙命家将搜寻，整整的闹了半天，连一些影子都没有，倒抄出无数的女人用品来，便料知寿娥凶多吉少了。童老太太哭得肝肠儿断，到洛阳官府里去告状。洛阳令见她来告状，当然不敢怠慢，随后命人将炼石观所有的道士一并锁起，严拷了一顿。那些道士吃不住刑，遂一五一十的完全招了出来。原来松月、水云自从到这炼石观，不知道害杀多少妇女了。因此童老太太料她也难免了，不禁心肝肉儿大哭一场，回府便设灵祭奠。左邻右舍听说寿娥被道士强奸害死，谁不叹息，说她是个官宦后裔，三贞九烈的佳人，死得实在可惜。一时东村传到

西村，沸沸扬扬，喧说不了。这时寿娥进了村口，把一班怜居吓得不知所云，都说她一定是魂灵不散，回来显魂的了，顿时全村皆知。胆大的垫着脚儿，远远的瞧望；胆小的闭户关门，深怕她僵尸。早有人飞也似的跑到州府去报信。童老太太正在她灵前儿天儿地的痛哭，听见这个消息，再也不肯相信，扶着丫头，正要出门去瞧望个究竟，瞥见门外走进三个人来，为首一个，却正是寿娥。众宾客正自上席吃得热闹的时候，猛的见她回来，不约而同的一噤，忙道："今天日脚不好，僵尸鬼来了，快些逃呀！"一声喊，人家争先恐后的一齐向后逃去，有的往桌肚里钻。顿时桌翻椅倒，乒乒乓乓的秩序大乱。惟有童老太太一毫不怕，颤声问道："儿呀！你是活的？还是死的？如果死了，千万不要如此惊世骇俗的，闹得别人不安，愈增你自己的罪过，为娘的已经替你伸冤超度了。"寿娥见此情形，才知大家误会了，忙道："娘呀！你老人家不要悲伤，女儿没有死啊！"童老太太又惊又喜的问道："心肝！你果真没有死么？"她忙将出险遇救的一番话说了一遍。童老太太喜得险些疯了，忙命人将孝帐撤去，灵牌奠物一齐烧了。这时众人在后面听得果然没有死，才敢出来，你问我答的一阵子，才晓得她逃出来的真相，大家不禁赞叹一番，各自要走。童老太太谁也不准，一面将他们留下，一面派人去将全村的人全请来，大排宴席，酬谢他们挂念之恩。宴散后大家回去。童老太太便对寿娥道："这两位哥儿，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千万不能怠慢人家的。"忙命人取出些上等绢缎的衣服，替他们换了一个新。寿娥见他们换了新衣，愈显出十分清俊英秀来，果然人是衣裳，马是鞍子，她不禁将爱他们的热度，无形中又高了百尺，由不得对童太太说道："太太，你老人家知道么？我与他们

已经结为兄妹了。”童老太太听说这话，更加欢喜，忙将他们搂到怀中，笑道：“我哪世修的，凭空的得着两个粉琢玉砌的儿子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”她说罢，呵呵大笑，那一种得意的情形，简直描不出来。到了晚间，寿娥早命人在她的楼下，收拾出两个房间来，给他们住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其中的暧昧情事，我也不能去细说了。

再表梁冀停了几天，奉旨到洛阳调查户口，从宁圩经过，当有人将庆、雪两儿逃走的话，报告与他。梁冀倒十分注意，因为他在众孩子之中，最欢喜的就是他们二人，听说他们走了，好生着急，忙派一班爪牙，在四处寻访。未上三天，竟被他们访着了，便去报知梁冀。梁冀更不怠慢，带了一队人，直扑县府而来。进了媚茹村，就有一个侍尉，向他说道：“将军！你知道这孙府是何人？”梁冀道：“不晓得。”他道：“便是老王爷面前的首辅大臣孙扶。”梁冀听说是孙扶的府，却也暗暗的吃惊，转想自己威势，便不怕了，而且孙扶早已死了，他想到这里，毫无顾忌，领着众人，一径闯进孙府，命人搜查。童老太太不知何事，忙出来喝道：“何处野人，竟敢闯到我家来乱动。”那些侍尉，扬声答道：“你休问我，我们是骠骑大将军部下的侍尉，得说你家私藏人犯，我们特地来搜查的。”说话时，梁冀挺着肚子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一直闯到百客厅前，扬眉问道：“搜到没有？”话还未了，只见众侍尉簇拥着雪儿、庆儿从里走了出来。他两个见了梁冀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赶紧一齐跪下。梁冀冷笑一声，也不说话，只道：“好好，带了走！”童老太太忙赶来讨回，早被侍尉拦住。这时寿娥正在楼上早妆，得了这个消息，她却早打定主意，不慌不忙的走到栏杆的旁边，闪着秋波一看，只见梁冀坐在马上，正在那

里指着众人要走了。她心生一计，忙在头上拔下一根金钗，往地下一抛，正抛在梁冀的马前，当的一声。梁冀先是一惊，接着又听得莺声呖呖的喊道："小梅，我头上的钗落下去了，你赶紧下去给我取上来。"梁冀听得这种妙音，不由的心神皆醉，由不得仰起面来一看，把个梁冀看得眼花撩乱，噤口难言，不禁脱口叫了一声好。她乜斜着星眼，朝他一瞟，连接着又是嫣然一笑，冉冉的退到里面去了。梁冀此时，三魄少二，七魄去五，赶紧飞身下马，将那落在地下亮晶晶的一枝金钗，抢到手中，上马带着众人便走。到了洛阳，急不能待，便请洛阳县前去求亲。童老太太勃然大怒道："我家世世清白，代代忠良，谁肯和这欺君罔上的狗奸贼做亲呢？"请你回去对他说："叫他赶紧将念头打断，少要妄想罢！"她说到这里，洛阳县满脸堆下笑来，对她说道："请太太不要动气，下官有一言奉劝，梁将军今天来吵闹府上，惹太太生烦不安，他心中很抱歉的；可是偏巧又得着你家小姐的金钗，在他的意思，以为是天缘巧遇；他家中虽有许多的夫人，却缺少一个正室，所以他很愿意高攀。如果太太答应，随要多少奠雁，总不缺少。在下官的意思，还请太太答应罢！梁将军的威势，你老人家又不是不晓得的。"童老太太听罢，越发火上加油，厉声骂道："放你娘的屁！梁将军热将军的，老身没有这些眼睛看见。我家女儿，莫说不和他结亲，即使和他结亲，谁道我没有看见过他那几个臭钱么？奠雁奠鹅的，又不是卖给他的；赶快给我滚出去，不要怄得我性起，先将你这狗头打了一顿，然后再去和他拼命。"洛阳县被她骂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开口不得，忙起要走。这时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，莲步婷婷走到童老太太面前，折柳腰施了一个常礼，启朱唇对

童老太太道："方才这位县大人的来意，你老人家误会了。他本是好意，女儿倒请母亲平平气，三思而行罢！"洛阳县见了她，便料知一定是寿娥了，不禁暗暗喝彩道："不怪梁将军这样恋慕，果然是个绝色的女子。"又听她说出这两句话来，不禁心中大喜。接着童老太太说道："儿呀，依你的意思怎样？"她便老老实实对洛阳县说道："可烦你回去对梁将军说，要想我和他结婚，须准我三件事，如有一件不遵，趁早不要癞狗想吃天鹅肉。"洛阳县听罢，忙道："哪三件事？请道其详，让下官好回去答复。"她道："第一件，贵县方才说他没有正室，这句话，我是绝对不相信。他如不想和我结婚，随他有没有，我都不管；既想和我结婚，不是正室，趁早休提。"洛阳县忙道："这头一件，我可以替他代准了，因为他自己说的；请讲第二件。"她道："第二件，教他赶紧将庆、雪二人送到我家，成婚之后，还要称他们为舅爷；第三件我们老太太年纪高了，并且就是生我一个人，一个月里至少要在家里住十天，别的话也不要烦屑了，请县太爷回去复罢。"洛阳县忙答应出门，回到洛阳将以上的话说了一遍。梁冀道："这三件之中，我答应了二件半，还有半件，我却不能答应的。"洛阳县忙问道："那半件呢？"他吞吞吐吐地说道："这第二件，忒也为人所难了；这雪儿、庆儿，本是我的义子，我怎能叫他们做舅子呢？将他们放了，倒办得到；可是照她的话，一定要实行喊舅子，未免太也难为情了。"洛阳县听他这话，拍手大笑道："将军此话错极了，既能放了，何不先爽性去答应她；等到成婚之后，答应不答应，喊与不喊，还不是随你么？"梁冀听了，心中大喜，便道："毕竟还是你的见识高，我真及不来你；还烦你的清神，替我就送赉奠雁聘礼前去，择定三月初七吉

日。”洛阳县道：“下官替将军将媒做成功之后，有什么酬劳呢？”梁冀将胸口一拍道：“你放心就是了，事成之后，少不得另眼看待就是了。”洛阳县欢欢喜喜的买了许多彩银爵和金帛等，径送到孙府上，将梁冀的话，又说了一遍。童老太太本来最疼爱她的女儿，今见她自己答应，便也顺水推舟的不加阻止了。饭后梁冀连忙将雪儿、庆儿亲自送到孙府，又在童老太太面前磕头谢过。童老太太虽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，到了这时，也没有什么话了；而且又溺爱女儿，足见是个妇道毫无成见的。光阴过的飞快，一转眼到了吉期了，车水马龙，自有一番热闹。成亲之后，倒十分恩爱，打得火热的不能稍离一时。可是寿娥哪里是和他真心厮守的，不过为着雪、庆二人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色相与他去敷衍；但是每月只少要在家里住上半个月，和雪、庆二人寻乐。不料事机不密，这风声渐渐有一些传到梁冀的耳朵里，勃然大怒，立刻派人将她带转来，见了面，可是那一股无名火，早已消灭于无何有之乡了。这正是：

艳色确能迷铁汉，柔情锋利胜钢刀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七回

狮吼河东懦夫屈膝
鸡鸣阃内美妾伤颜

话说寿娥自从弥月之后，迫不及的就回娘家，与雪、庆两儿去寻乐了。在家里共住了十多天，把个梁冀守得干着急，因为她是初次回家，不能急急的就邀回来，只得度日如年的守着。好容易到了二十几天，她才回来，红绡帐里，少不得重叙旧情。谁知寿娥心有别念，梁冀虽然极力望承色笑，她总是懒懒的不肯十分和他亲热。梁冀不知就理，还当她初到这里，总有些陌生生的，所以不去疑惑她有什么轨外行动。寿娥虽身子住在他的府中，可是心神没一刻不在家里和他们俩接触。转眼到清和月四日，她却不能再挨了，便对梁冀道："我们太爷正是今朝忌辰，我要回去祭扫。"梁冀道："好！请你回去罢，不过此番回去，千万要早一些回来，不要叫人守得舌苦喉干的。"她听了这话，便向梁冀道："啐！谁和你来说这些不相干的话呢？你又不是个三岁的小孩子，不能离乳娘的。"他笑道："我的心肝，我随便什么皆可以离开，但是你一天不在家，我便是比一年还要难过呢。"寿娥嗤的笑道："少要放屁。"她说罢，上轿回去了。这一去，足足又住在家里二十多天。梁冀象煞狗不得过河似的，在家里搓手顿脚，抓挠不着。又耐着性子等了几天，仍然未见

她回去，再也不能耐了，便打发一个侍尉到她府上去请。到了第二天，侍尉回来对他说道："上复将军，小人奉命前去，夫人有话对小人说过，非要在家将老太太的寿辰过了，才得有空回来呢。"梁冀听说这话，心中十分不悦，暗道："她家的事情实在不少，冥寿过了，马上又闹着阳寿。"他便向侍尉问道："她可曾告诉你老太太的寿辰在何时？"他道："便是五月十八日。"梁冀听罢，好生不快，暗道："现在还离寿期十几天呢，她在家里有什么事，不肯回来呢？"这时那侍尉忽然很奇异的向梁冀说道："我们宁圩的牛马队队长庆儿、雪儿几时到她家里的？"梁冀道："这事你还不晓得么？早就去了。"那侍尉笑着说道："我看大夫人和他们倒十分亲热，呼兄称弟的呼兄称弟……，"他说到这里，忙噎住了，满脸涨红。梁冀见他这样，不禁疑云突起，连忙问道："你怎见得他们亲热呢？"他扑的往下一跪，忙道："小人该死，失口乱言，万望将军原宥。"梁冀本来是一个刁钻之徒，见了这种情形，心中岂有不明白的道理，料想用大话去吓压反成僵局，不如施一个欺骗的手段，定可套出他的实话来。他打定了主意，便和颜悦色地向他说道："你快起来，好好的说，我又不是个野人，怎能为你说了两句话，便要治你的罪，也没有这种道理的。"那侍尉见他毫无怒色，心中才放了下来，便站起来说道："小子有一句话，要对将军说，但是万望将军先恕我死罪，我才敢说呢。"梁冀听他这话，更加温和的说道："你有话肯直说，这是你的忠实之处，我不独赞成你，并且还要赏赐你呢，你可赶紧说罢。"那侍尉说道："昨天我到她的家里，进了百客厅和她家的执事谈了两句话，就看见大夫人和庆儿从里面手牵手儿走了出来，有说有笑的，庆儿见了我，忙一撒手回头溜到后面去了；那时大

夫人见了我，脸上也现出一种不大惬意的样子来，所以我到现在心中还未曾明白，她和庆儿究竟还有什么关系呢。”他说罢这番话，把个梁冀气得三尸神暴燥，七窍里生烟，但是他一点不露声色，只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她们的老太太现在已经将雪、庆两儿认为义子了，所以他们在一起很是亲热，这也不足为怪的。”那侍尉笑道：“这更奇了，他们不是将军的义子么？怎么又与童老太太拜为义子呢？这名义上却是将军的义舅爷了，可不是陡跌一代么？”梁冀冷笑道：“管他娘的，他不是童老太太亲生的，义子干爷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呢。”他说罢，一挥手那侍尉退去。梁冀越想越气，暗道：“怪不得她要赖在娘家过日子，原来还有这些玩意儿呢。好，好，好，管教她乐不成就是了。”他随后喊了一个家丁，写了一封信，叫她急要回来，刻不能缓。那家丁带了信，到了孙府。

寿娥见信，知道梁冀动怒，也就不敢怠慢，忙收拾回来。进了门，耳朵里只听得众人七张八嘴的私下里议论不休。她还未知道他们是议论自己的，一径到了自己的房中。众人没有一个不替她捏着一把汗。谁知梁冀本是火高万丈，预备等她回来，一刀两段了事。等到她进了房，见了那一副可怜可爱的梨花面，早将心中的醋火消去十分之九了。她进了房，瞥见梁冀按着剑，满脸怒色，心中大吃一惊，暗自打算道：“不妙不妙，莫非那件事情被他知道了么？”她想到这里，十分害怕，忙展开笑靥对梁冀深深的一个万福，口中说道：“久违了。”梁冀忙伸手将她拉起，答道：“家里不须常礼，夫人请坐吧！”她轻移莲步，走到他的身旁并肩坐下，含笑低声问道：“今天将军着人去将妾身接了回来，有什么紧急的事呢？”梁冀冷笑一声道：“有什么要事呢。

不过是多时未有请你的安，特地将你接回来给你请安的。”她见话头不对，暗自打算道：“今天的事头着实不对，要是一味让给他，反而教他疑心；不若硬起头来，将他的威风挫下去，下次他才不敢再来依威仗势的摆架子了。”她打定了主意便也冷笑着答道：“将军，哪里话来，自家夫妻有什么客气呢?”梁冀道：“夫人！这几天在府上还称心么？”她笑道：“这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娘，现在年纪老了，他老人家也未生三男四女，不过就生妾身一人，所以不得不时时回去，替老人家解解愁闷。这不过是聊尽我们子女的道理罢了，又有什么称心可言呢！”梁冀冷笑道：“你回去，恐怕不是安慰你的老太太一个人吧！”她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！我不安慰我的娘，别的还有谁呢？”梁冀道：“就是那一班哥哥弟弟，大约也安慰得不少罢。”她听说这话，料知春色已漏，再也不能隐瞒了，反而使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来应付了。她便将脸往下一沉，问道：“将军！你方才说些什么话，我没有听得清楚，请你复说一遍。”梁冀很爽快的重行又说了一遍。她登时玉容惨淡，杏眼圆睁，霍的站了起来，伸出纤纤玉手，向梁冀一指，泼口骂道：“我看你是个禽兽，这两句话，就象你说出来的么？怪不到三日一次，五天一趟，着些追命鬼的到我家里去，定要接我回来，乃是这种玩意儿呢。我且问你，你家有没有姐姐妹妹，她们回来可是安慰你的么？”梁冀听得这几句话，哑口无言，垂头丧气坐在床边，左腿挠上右腿，一起悬空，两手托腮，上眼睛皮和下眼睛皮做亲。她见他这种情形，便晓得他的威风已被挫了，趁此爬上头去，弄他一个嘴落地。她想罢，放声大哭。一面哭一面说道、“好，好，好，奴家自命不凡，待字闺中，年过二八，多少人家来求亲，奴家久慕将军的大名，却

未肯和他人贸然订婚，天也见怜，得偿夙愿。满望随着将军博得一个官诰，替父母扬眉吐气；万料不到今生不幸，碰到你这个不尴不尬的鬼，这也许是奴家生来薄命，应该罢了。你既然疑心生暗鬼的，不妨就请你将我结果，免得存在世上败你的英名，惹得人家谈说起来，堂堂的一位骠骑大将的夫人，竟做出这些无耻的事来，岂不要没辱你家三代的先灵么？不错，人家是不晓得内中情形的，我是个三贞九烈的，人家也要说我是个狗彘不知的贱货了。好贼子，我一身的贞名卖给你了，我还有什么颜面在世上呢，不如当着你这杀坯，将一条性命掼掉了罢。”她说罢，手理罗裙，遮着粉面，认着粉墙便欲撞去。梁冀吓得慌了手脚，赶紧跳过来，一把将她扯住，口中央告道：“夫人！也是我一句话说得不好，惹得你误会了；我本来是句无心话，不料你竟误会我是个坏意了。”她哭道：“你可不要来花言巧语的了，我又不是三岁孩子，可以随你哄骗的，请你快些放手，让我死了倒是安逸。”梁冀急道：“夫人，你再不信，我可以发得誓。”他说罢，死天活地的赌起咒来。她哭道：“无论你赌什么咒，谁还来相信呢？”这时梁冀的母亲正在后园赏牡丹，猛听得丫头们来报告，说老爷和夫人不知为着什么事情，在房里拼死拼活的；老太太赶紧去，迟一步儿就要出岔子了。梁母听得，吃惊不小，忙扶着丫头，跌跌撞撞的向寿娥的房中而来。到了房外，只听得里面嚎啕叫噪，沸反盈天。她进了房，梁冀见母亲进来，忙起身迎接，口中说道：“太太请坐。”寿娥见婆婆来到，格外放刁撒赖的大哭不止。梁母忙问道：“是什么事？”梁冀忙答道：“没有什么事，请太太不要烦神。”梁母道：“没有事，难道就吵得这样的天翻地覆的么？”寿娥抢进一步，扑

的往梁母面前一跪，掩面痛哭道：“孩儿今天冤枉死了，要求婆婆给我伸冤呢？”梁母忙命仆妇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寿娥！你有什么冤枉，尽可来告诉我，让我好来责问这个畜生。”寿娥便一五一十加油加酱的说了一遍。把个梁母气得只是喘气，厉声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个不肖的畜生，枉做了一位大将军，连三纲五常都不晓得，成日家鸡头扭到鸭头，乱来寻着人，我可问你，究竟是谁告诉你的？毫不忖度，就对人家这种样子，你说她做下这些不端的事，你的脸上有什么光荣。休说人家是个官宦后裔，便是平常的女孩子，也不能义兄义妹做那些禽兽勾当的；我晓得了，你这畜生向来是个见新忘旧的，现在差不多又搭上什么咸鸡腊鹅了，回来闹得别人不得安身了。”梁冀忙陪笑躬身说道：“请太太不要动怒，这事总怪我不是，我给夫人陪罪就是了。”梁母说道：“陪罪不陪罪，倒没有什么要紧，可是下次如果再这样子，我就不答应了。”梁冀受着一肚子屈，不敢回嘴，只是诺诺连声的答应道：“遵示遵示，下次不敢。”梁母又向寿娥说道：“你也不要气了，下次他如果再这样委屈你，尽可到我那里来说，我一顿棍子打他个烂羊头，看他改不改脾气了。”寿娥拭泪道：“太太请回去吧，今天劳动，孩儿心中实在不安，我又不是不知好歹的，只要他不寻着我，再也不敢教太太生气的。”梁母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进了我家门，我就疼你，随便什么事情，都比人家来得伶俐，从不象人家撒娇撒痴的不识体统。”她说罢，扶着丫头走了。这里梁冀见太太走了，满指望她从此消气。谁知她仍旧柳眉紧蹙，杏眼含嗔，俯首流泪。梁冀火已熄了，也顾不得许多，便走过来，涎着脸笑道：“夫人！方才我们太太来给你打过不平，也该就此息怒了。”她也不答话，仍旧只有呜咽的分儿。

梁冀见她哭得双眼肿得和杏子一样，梨花带雨，可怜可爱，情不自禁的挨肩坐下，向她低声说道："夫人！谁没有一些错处呢，就是我乱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娘也来替你消过气了，我在这里陪罪，也该算了，为什么兀的哭得不休呢？万一伤感过度，弄出毛病来，便怎么办呢？"她下死劲朝他一瞅，说道："谁要你在这里罗嗦没了，我死了，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我横竖是一个下贱的人，要杀要剐还不是随你的吗？"梁冀忙道："夫人，你又来了。你再这样一口气不转来，我就要……"她道："你要杀便杀，我岂是个怕死的？"梁冀急道："你又误会了，我哪里是这样呢。"她道："不是这样，是怎样呢？"他也不回答，便扑秃往下一跪，口中说道："我就跪下了。"她才微微的露出一点笑容，用手在粉脸上羞着道："梁冀，羞也不羞！枉把你做个男子汉大丈夫，竟做得出来。"梁冀笑道："好在是跪在活观音前的，又不是去乱跪旁人的，便又怕谁来羞我呢？"她暗想道："劲也使足了，再紧反要生变，得着上风，便可住了，休要自讨没趣。"她便将他从地下拉了起来，梁冀又千不是，万不该的陪了一番小心，总算将她的一肚子假气哄平了，心中十分庆慰。过了几天，梁母因为看花受了一些寒凉，究竟年纪大了，经不起磨折，不知不觉的生病了。梁冀连忙请医诊视，谁知将太医差不多请过了，仍然未见有一些效验。到了五月初九，竟一命呜呼。

梁冀大开孝帐，满朝的文武，谁不来趋承他呢？一时车水马龙十分热闹。到了第四天的早上，中常侍曹腾带了许多奠礼，许多从仆，拥簇着一辆车仗到了梁府。梁冀听说是曹腾，连忙亲自出来迎接。曹腾见面，先和他行了一个丧礼。梁冀便道："常侍太也客气了。"曹腾答道："岂敢岂敢，

下官此番到府，一来是奠唁太夫人，二来还有一件事，和将军商议。”梁冀忙问：“是什么事？”他悄悄的笑道：“尊太爷在日，不是进过一个美人与老王爷么？”他道：“莫非是友通期么？”曹腾道：“不是她，还有谁呢？”他道：“久闻她的艳色，尚未见过面，不知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；后来听说老王爷没有中意，竟将她退了，那时我很替她可惜；现在你提起来，难道这人有了下落了么？”他道：“你且慢着急，我来慢慢的告诉你。”他道：“你说你说。”曹腾道：“老王爷将她退了之后，我便暗暗的将她留在家中，那时她只有十四岁，现在已经有二十三岁了；但是徐娘半老，她的丰姿却仍不减豆蔻稍头，真个是倾国倾城，沉鱼落雁。她的心志，却非常的高傲，常常的对我说，非象将军这样，她才肯下嫁呢；我便对她说，你如果愿意，我便替你去做媒；她听我这话，心中已是默许了，所以我今天已将她带来，请将军亲眼一看。如果合适，收下来做个妾媵，也未为不可。”梁冀听他这话大喜，问道：“现在哪里？”曹腾便将他领到车前，打开帘子。梁冀仔细一看，禁不住身子酥了半截，果然是位绝色的丽姝，较孙寿娥尚要占胜三分呢。把个梁冀险一些儿喜得疯了，忙附曹腾的耳朵吩咐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曹腾点头会意，忙命回车仗而去。梁冀又送了一程才回家料理丧事，好容易挨了四十九天。七期一过，他便对寿娥说道：“夫人！我现在要将太太的灵柩搬到西陵去安葬，开椁筑墓，至少要有三月的工程，家中我却不能兼顾了，我要到西陵去监工，府里的事情，都要请你照应才好呢。”寿娥哪知就理，便满口答应。他又上朝告假三月。桓帝本来是他一手托出来的，而且他的妹子又是现在的六宫之主，什么事都是百依百顺的，准假三个月，复又御赐许多奠典。他便到西

陵，一面着人修造椁墓，一面寻了一所幽静的去处，筑了一座香巢，将友通期安放在里面，朝夕寻乐。人不知，鬼不觉的一个多月。寿娥在家里好不寂寞，暗自猜道："他就是监工，夜间也应该回来的；为什么一去一个多月，竟是连晃都不回来晃一下子呢？说不定这人莫非有了什么外遇了么？而且我离他一月半旬的，还不见得怎样；但是他从来不是这样一个人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便可以看出他的破绽来了。"她越想越疑惑，便派几个心腹人，在暗地里四下打听。可是天下事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未到三天，居然被他们将根底完全摸去了。回到府上，一五一十的对她说了一个究竟。把个寿娥只气得浑身肉战，那一股醋火酸溜溜的从脚心里一直冲到头顶上。便不延挨，点齐一班有力的仆妇，大队娘子军，浩浩荡荡，只向西陵进发。到了香巢之内，凑巧梁冀又不在家，寿娥便吩咐众仆妇，将友通期拖了出来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不由的喝了一声打。这正是：

悍妇有心翻醋海，残花无主怨生风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八回

移花接木刺客成擒
换日偷天佞臣灭族

却说寿娥领了一班娘子军，长驱大进，直捣香巢。进了门，恰巧粱冀又不在内，只有两个仆役在外边洒扫。只见她们凶神似的直往里拥进，忙大声喝道："何处的野婆娘，胆有天大；你可知此地是什么地方，擅自闯进来？"他还未说完，寿娥娇声喝道："给我掌嘴。"话犹未了，猛听得劈拍几声，又轻又脆，早将那两个仆役打了一个趔趄。有个丫头泼口骂道："你这死囚，开口骂谁，不要说你这两个狗头，即便是梁将军来，我们奉着太太的命令来，谁也不敢来干涉的。"那两个仆役听说这话，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赶紧一溜烟的走了。寿娥忙喝道："这两个狗头不要准她走；她一走，马上就要报信去了。"众人连忙喊她站住。她们只得呶着嘴，直挺挺的站在那里。寿娥骂道："我把你们这班助纣为虐的畜生，今天谁敢走，先送谁的狗命。"那两个仆役也不敢翻嘴，只得暗暗的叫苦。寿娥此刻火高万丈，领着众女人径到友通期的卧房门口。寿娥将帘子一揭，瞥见友通期坐在窗前，正自梳洗。寿娥不见犹可，一见她，把那一股无明的醋火，高举三千丈，再也按捺不下，泼口喊道："来人，给我将这个贱人打死了再说。"话犹未了，门外轰雷也似的

一声答应，霎时拥进了一班胭脂虎，粉拳玉掌，一齐加到友通期一人的身上。友通期见了她们，已经吓得手颠足摇，不知所措，哪里还有能力去和她们对抗呢，只好听她们任意毒打了。不一刻，将一个绝色的美女打得云鬓蓬松，花容憔悴，满口哀告不止，寿娥打了半天，还未出气，忙命仆妇将她的八千烦恼丝，完全付诸并州一剪。霎时牛山濯濯，丑态毕露。友通期此时被她们一班人毒打，要怎么便怎么无法退避，欲生不得，欲死不能。寿娥见她仍是哀告不止，霍的将剪刀抢到手中，向她的樱口中乱戳，恶狠狠骂道："我把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，强占人家的男子，在这里成日价贪欢取乐，可知捞到你太太的手里，你这条狗命，也许是要送掉了。"她一面骂，一面戳，只戳得友通期满嘴鲜血，不一会，连喊也不喊了，呜的一声，向后便倒。众仆妇劝道："这个狗贱货，差不多也算到外婆家去了，太太请息怒回去罢。"寿娥点点头，复又用手向她一指，骂道："颇耐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在老娘的面前还装死呢；今天先饶你一条狗命，识风头，赶紧给我滚开去，不要和我们梁将军在一起厮混，老娘便和你没有话说。万一仍要在一起，轮到老娘的手里，料想你生翅膀也飞不去的。"她说罢，便领着众仆妇，打着得胜鼓回去了。再表梁冀早上本来是要到工程处去监工的。他到那里指挥着众人，搬砖弄瓦，手忙脚乱的，一些儿也不让众人偷闲；到了巳牌的时候，肚子也饿了，正要回去用饭，瞥见一个守门的仆役，飞也似的奔来。气急败坏跑到梁冀的跟前，张口结舌，只是喘个不住。梁冀见他这样，料知事非小可，忙问道："什么事情，便这样的惊慌？"他张着嘴，翻起白眼，停了半天才冒出一句来道："不不不好了。"梁冀又追问他什么事情？他涨红了脸，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，吞

吞吐吐的说道："不好了，夫人被大夫人带了许多女人，不由分说打死了，请将军回去定夺。"梁冀听说这话，好似半天里起了一个焦雷，惊得呆了，忙问道："你这话当真么？"他急道："这事非同小可，怎敢撒谎？"梁冀飞身上马，霎时腾云价的回到香巢，下了马，赶到房里，瞥见她睡在地上，满口流血，一头的乌云已经不翼而飞了。梁冀见了这种情形，好不心疼肉痛，又不知怎样才好。象煞热锅上的蚂蚁。一般团团转得一头无着处，蹲下身子，用手在她的嘴上一摸，不禁叫了一声惭愧，还有一丝游气呢。他命人将她从地上移到榻上，又命人去买刀疮药替她敷伤口，喊茶唤水的半天，才听得她微微的舒了一口回气。梁冀见她苏醒过来，不禁满心欢喜，忙附着她的耳朵旁边，轻轻的唤道："卿卿！你现在觉得怎样？"她微开杏眼，见梁冀坐在她的身边不禁泪如雨下，绝无言语。梁冀又低声安慰她道："卿卿！这都是我的不是了；如果我家教严厉，她们又何敢这样的无法无天呢？"她叹气答道："将军休要自己引咎，只怪奴家的命该如此罢了。"梁冀忙问道："卿卿！你现在身子上觉得怎么样了？"她柳眉紧蹙的答道："别的倒不觉得怎样，可是浑身酸痛和嘴上胀痛罢了。"梁冀千般安慰百样温存。友通期本来不是寿娥等一流人物，虽然这样的受罪，她却毫不怨尤他人，只怪自己的苦命。隔了几日，伤势渐渐的平了。因为自己的头发被她剪去，她便灰心绝念，决意要入空门，不愿再与梁冀厮混。可是梁冀哪里肯放她走呢。友通期求去不得，无计可施，便向梁冀哭道："要得妾身服侍将军，非要先和你家大太太讲明了，得了她的准许才行呢，否则既来一次，难免十次百次，长此下去，是活活的将奴家的一条性命送去了么？"梁冀听她这话，只气得怒目

咬牙，按剑在手，忿忿的对她说道："卿卿！你尽放心，那个夜叉早晚都要死在我手里的多。我今天就回去问问她，她如识相，暂时一颗头寄存她的肩上，否则一剑两段，看她凶不凶了。"友通期哭道："将军事宜三思，千万不要任性。你纵一时气忿，将她杀了，无论如何她是个正室，别人全要说我使窜掇的，居心想僭居正位呢。"梁冀道："谁敢来说呢，请你不要过虑，我自有道理。"他说罢，径自上马回来。

进了府，早有丫头进去报与寿娥。寿娥笑吟吟从里面迎了出来，见了梁冀便道："将军辛苦了。"梁冀便笑道："自家的事情，有什么辛苦可言呢。"说着，手携手儿进房坐下。寿娥向他笑道："前天错听人家一句话，带了许多人，到友姐姐那里，一场胡闹，过后我细细的想起来，着实无味，万分抱歉。这两天我本预备前去到姐姐那里去陪个罪，一来教她消消气，二来将军的面子上也好过去了。不想将军今天回来，我却先给将军陪个不是，明天再到姐姐那边去陪罪罢。"梁冀听罢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哈哈大笑道："我早就料定了，夫人是一定错听人家的话了，不然，永不会做出这没道理的事来呢。既是错了，好歹都是自己人，什么大不了呢，明天也用不着夫人亲自前去。我便替你说一声就是了。"她笑道："随便什么人，自己做错了事，当时都不会省悟的，过后却能晓得错处了；即如这事，理论起来，她不是和我合作一副脸么？我将她糟踏了，岂不和糟自己的面子一样么？"梁冀听她这些话，真是喜不自胜，忙道："夫人休要只是引咎，这事只怪我不好，我要是不去和她姘识，也不致惹夫人生气了。"她笑道："将军哪里话来，一切的不是，都因我的脾气不好，才有这场笑话的。官宦人家，谁没有三房四室的呢；总而言之，只怪我的器量太小了，不

能容人罢了。”看官，这寿娥本来是个淫悍非常的泼辣货。她和友通期还不是成为冰炭了么？焉能又就说出这番讲情顺理的一番话来呢？读者一定要说小子任意诌张了，原来有一个原因呢。那天寿娥将友通期毒打了一顿，打得奄奄一息，胸中的醋火，也算平了，回得府来迎面就碰见了庆、雪两儿。寿娥谁都不怕，大模大样的将他们带到房中饮酒取乐。雪儿对她说道：“我们在家里度日如年的，何等难过！你现在也不想回去了，所以我们无法可施，只得前来就你的教了。但是长此下去，一个天南，一个地北，一朝想念起来，真要将人想杀了呢，无论如何，都要想出一个良善的方法来才好呢。”她沉吟了半晌，便向他们笑道：“有了！你们先住在这里，等他回来，我自有方法，将你们留在府中，好在他多半不在家里，那时我们不是要怎么便怎么吗？”他两个听了大喜。今天寿娥听说梁冀回来，心中暗想：“如今我将他的心上人儿打得这个样子，料想他必不甘心，他回来一定是替她报复的了。我反不能去和他撑硬，只好先使个柔软的手腕，来试验试验，如果他服从，那是再好没有了，万一不从我的话上来，再作道理。”她打定主意，见了梁冀，说了一番道歉陪罪的话。梁冀哪知就理，喜得眉开眼笑的。她见梁冀已中圈套，趁势又用许多想煞人爱煞人的甜蜜米汤，灌了一个畅快。把个梁冀弄得乐不可支，手舞足稻的，对她笑道：“我梁冀并非是自己夸口，象我这样的艳福，满朝中除却万岁爷，恐怕再也寻不出第二个罢。”她笑道：“我有一件小事，要奉烦将军。”他忙道：“什么事，只管说罢！我没有不赞成的。”她道：“就是我们老太太，前次我在家里的时候，她曾对我说的，我既然蒙将军的福泽，身荣名显，但是别人家每每因着女儿飞黄腾达的，可是我们的家里，也没有

三兄四弟，所以也占不着你的光。不过我们太太现在收了两个义子，满心想请将军提携提携，他们得到个一官半职，也好教她老人家欢喜欢喜。那时我却未敢答应，今天特地来告诉你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呢？”他顿脚道：“你何不早说？前天我手里还放出两个县缺去呢。且罢，教他们来到我府中，在这里守候着，不上三两月，一有缺，我随便就替他们谋好了就是了。”她假意谢道：“将军肯体谅家母的心，妾身也就感谢不尽了。”他笑道：“这又何必呢？我替你家效一点劳，还不是应当的么？”他们又谈了一会子，天色渐晚。这夜梁冀便留在府中住宿。到了第二天，梁冀临走的时候，向她叮咛道：“教庆、雪两儿早点来要紧。”她假意应着，其实早已到府中了。梁冀还在鼓里呢。光阴似箭，不知不觉又到八月间了。梁冀只恋着友通期，寿娥便与雪、庆在府中厮混着，各有所得，绝不相扰。梁冀因为自己有了心上人，寿娥的私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明知故昧的让她们一着。寿娥在六月间，得着封诰，便是桓帝封她为襄城君，仪文比长公主。这一来，寿娥越发娇横得不可收拾了，在私第的对面，又造了一宅房子，周围二十多里宽阔，楼阁连云，笙歌匝地，说不尽繁华景象，描不出侈丽的情形。

满朝文武，十有八九都是梁、孙二家的私人。她心还未足，将和熹皇后从子邓香的女儿邓猛，进到宫中。桓帝见她的姿色，足可压倒群芳，便封为贵人。寿娥暗地里却教她改姓为梁，伪言是梁冀的女儿。原来邓香中年就弃世了，单单留下邓猛一人，所以寿娥为保固自己的根基起见，便将她改名换姓的，进与桓帝。她只有一个亲眷，便是议郎邴尊。寿娥深怕被他知道，可不是耍的，暗地里与梁冀设计去害邴尊。梁冀道：“这邴尊生性不苟，深得桓帝的欢心，万不能

彰明较著的去陷害他。要想将这个贼子除去，只有暗中派刺客，将他结果了，那才一干二净的毫无痕迹呢。”寿娥道：“这计好是好，可是有谁肯去冒险呢？”梁冀沉思了一会，便向她说道：“我们这里不乏有武艺的人，可是这事太险了，恐怕他们畏缩不前；依我的主意，将他们完全带来，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，有谁肯将邴尊结果了，赏绢五百匹，黄金一百斤，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的。”寿娥拍手道妙，随命将府中所有的家将，完全请来。梁冀将来意对大家说了一遍。那些家将好象木偶一般，谁也不敢出来承认。梁冀好不生气，正要发作，猛听得一声狂笑，屏风左边转出一个人来，满脸虬髯，浓眉大眼，紫衣找扎，大踏步走到梁冀的面前，躬身说道：“不才愿去。”梁冀闪目一看，却是侍尉朱洪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“将军愿去，那就再好没有了，可是千万要小心为好。”他笑着，用手将胸脯子上一拍说道：“请将军放心，只要小人前去，还不是探囊取物么？”他说罢，在兵器架上取下单刀，往背上一插，飞身上屋，径向邴尊的府第而来。到了他家大厅上，他伏着天窗，往下面一看，只见邴尊和众人正自在那里用晚膳呢。他纵身落地，一个箭步，跳进大厅。众人中有一个名叫寅生的，他的眼快，忙大声喊道：“刺客！刺客！”慌得众人连忙钻入床肚。这时邴尊府内家将，闻声各拖兵器，一齐拥了出去，接着他大杀起来。自古道：“能狼不如众犬，好手只怕人多。朱洪虽有霸王之勇，也就无能为力了，不多会，一失神，中了一刀，正砍在他的腿上。他大吼一声，堆金山、倒玉柱的跌了下去，被众人横拖倒拽的擒住了。邴尊升坐询问。他起首还嘴强，不肯直说，后来熬刑不住，便一五一十的将梁冀的诡谋完全说了出来。邴尊勃然大怒，便命人将朱洪拘起，就在灯光下修一道

奏章，又将朱洪词抄录一通，更不延留，立刻将朱洪带到午朝门外。黄门官便问他何事进宫。他道："现在有紧急的要事，烦你引我到宫。"那黄门官见他深夜前来，料知事非小可，便向他说道："请大人稍待片晌，等我先进去通报万岁一声。"郦尊点首。那黄门官脚不点地的进去了。不一会，复行出来，对他说道："万岁现在坤宁宫里，请大人进去罢。"他又吩咐御林军，将朱洪守着，他自己一径向坤宁宫而来。到了坤宁宫的门口，只见桓帝与邓贵人正在对面着棋。他抢近俯伏，先行个君臣之礼。桓帝忙呼平身，便问他道："卿家深夜进宫，有何要事？"郦尊道："请屏退左右，微臣有奏本上渎天颜。"桓帝拂退残棊，龙袖一甩，左右退去。郦尊便将奏章和朱洪的供词呈上请阅。桓帝看罢，大惊失色，忙道："卿家有什么妙策，可以铲除这个欺君贼子呢？"郦尊奏道："万岁德被四海，仁驰天下，所以将这贼子骄纵得不可收拾；现今此贼威权并重，耽耽有窥窃神器之野心，万岁若再不施以决裂手段，恐怕向后就要不堪设想了。"桓帝道："孤家何尝没有这样的用意；可是这贼根深叶密，耳目众多，只怕事机不密，反生别变，所以迟迟至今，都未敢贸然发作；如今这贼的野心愈炽，却怎生应付呢？"郦尊奏道："依臣愚见，要除此贼，须用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计划才行呢。最好今夜派人前去将他捉住，然后那班奸贼群龙无首，眼见得不敢乱动了，未知万岁以为如何？"桓帝瞿然答道："卿家之言，正合孤意。"郦尊又奏道："此事刻不容缓，缓必生变，他既派人来刺微臣，再停一会，他不见朱洪回去，必起疑心；疑心一起，势必要预防，那可就棘手了。最好请万岁即发旨，差御林军前去兜剿，他一个措手不及，才是千稳万安的计划呢。"桓帝大喜，便

星夜下旨，将九城兵马司张恽召来，命他领了三千御林军，前去捉拿梁冀；又另命扬威将军单超点五千御林军，把守各处禁口。张恽带着御林兵，直扑梁冀府而去。再表梁冀将朱洪差去之后，便和寿娥商议道："如今朱洪去了，能将邴尊结果了，是再好没有；万一发生意外，那怎么办呢？"寿娥笑道："将军大权在手，朝中百官，谁不是你的心腹呢？就是有什么差错，只消动一动嘴唇皮，硬便硬，软便软，还不是随你主张么？"梁冀听她这番话，正要回答，猛听得人嘶马吼的，呐喊的声，不心禁中疑惑道："这夜静更深，哪里来的人马声音呢？莫非是巡城司捕捉强盗的么？"他正要起身出去探看探看，瞥见一个家丁，一路飞了进来，大叫祸事来了。梁冀不由的大惊失色。这正是：

刀兵加颈犹嫌晚，死到临头尚不知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九回

两粒明珠疑云兴起
一双绣履横祸飞来

话说梁冀听得外边呐喊声音，好生疑惑，正要出去查个究竟，瞥见一个侍尉，神色仓皇的跑进来，大叫道："祸事来了，祸事来了。"梁冀知情不妙，忙问："什么事情？"他道："外边满围着御林军，足数有几万人，口口声声是捉拿将军的，请令定夺。"梁冀听说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半晌答不出一句话来，朝着寿娥光翻白眼。寿娥此刻也吓得僵了，蛾眉紧蹙粉黛无光。梁冀道："如今事机已经泄漏，你我活不成了，不如一死，倒比被他们捉住，明正典刑的好一些儿。"寿娥忙道："你也忒糊涂了，放着现成的计划在此，不去想法子抵抗，只知道一死了事，可见你这个人胆小如豆了。"他忙道："现在御林军已到府外，真如火上眉稍了，哪里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呢？"他道："你何不派人从后门出去，到各处去求援呢？一面命家兵家将赶紧分头迎敌，事机既然泄漏，不若就此大动干戈，将这班鸟男女杀去，然后将昏君再结果了，便是你来做万民之主，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呢？"梁冀道："谈何容易，他们既然来捉拿我们，前后门还不是把守得水泄不通么？"他话还未了，猛听得一阵脚步声音，从外面进来。他大吃一惊，料想一定是御林军已

进府了，忙在腰间拔出宝剑，向颈上一拖，鲜血直喷，扑通一声，往后便倒，顿时死于非命了。寿娥见他自刎，吓得心胆俱碎，正要去寻死，瞥见房门一动，走进两个人来。她仔细一看，原来不是御林军，却是府中的侍尉。他们一脚跨进房门，瞥见地下横着一个尸首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忙俯身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梁冀，不由的一齐慌了手脚，便一齐向寿娥说道："现在御林军已经打进府中，现在正在前面搜查呢，将军又死了，教小人们怎生办呢？"寿娥忙道："你们可以各自去寻生路罢。"有一个侍尉听说这话，真个似罪犯逢赦的一样，一溜烟出门逃命了。还有一个，他见梁冀死了，不觉动了野念。他本来是久已垂涎于寿娥的，一来是惧怕梁冀，二来寿娥有了庆、雪两儿，谁也不肯乱去勾搭了。他虽然每每的在她跟前献了不少殷勤，无奈寿娥正眼也不去看他一下子，只好害了一个单相思罢了。如今见她这个样子，便对她说道："夫人，此刻还不赶紧逃难么？马上御林军打进来，玉石俱碎了。"她忙向他问道："你可知道庆、雪两儿现在逃到哪里去了？"他听这话，便撒谎答道："太太还问呢，我躲在大厅后面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两个被那一班御林军一刀两段，两刀四段，早已了帐，我倒很替他们可惜呢！"她听说这话，止不住伤心落泪，那个侍尉却假意安慰道："夫人，人死不得复生，哭也无益；如今火烧眉毛，顾眼前罢，赶紧去逃命要紧。"她听说雪、庆两儿死了，心早冷了，再也不愿去逃命了。便对那个侍尉说道："多谢你的好心，可是奴家心已灰了，决定一死了事，如今家破人亡，我一个人活着有也没趣味了，你却快去逃命吧！不要因为我，连累你的性命都送掉了。"那侍尉还不识她的心事，仍然劝她动身，她也不答话，顺手将领口上两个金钮子摘了

下来，便往嘴里一送。那侍尉见她吞金，连忙过来抱住她的臂膊，说道："夫人，你也太不明世理了，我在这里的这样劝你，你还不省悟，一定要寻死，岂不是可惜么？"他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里说着，寿娥也不去答他，只将星眼紧闭，低头等死。他此刻什么大事都不管了，偎着寿娥还要劝她，随自己逃走呢。这时房门帘一揭，闯进四个御林军。他听脚步声音，忙回头一看，不禁失口叫道："啊呀！……"话还没出口，刀光一亮，他的头早和颈上脱离了关系了。娥寿的金钮子也在肚里，同时作起怪来，不等他们来动手，就一命呜呼，到九泉下陪伴梁冀去了。众御林军在梁冀的府中，一直搜杀到天亮，才算肃清。事后调查，共得男尸二百五十四口，女尸一百三十七口，活捉八十四人，共抄得黄金三千斤，白银一万二千七百余斤，金章玉印八十四件，大将军印绶一颗，刀枪三千四百三十一件，马八百匹，牛一千四百头，田五百八十六顷，绢三千匹，粮食一万二千八百余合，尚有奇珍异宝五十匣，零星物件八十箱。当由张恽按件呈报桓帝。次日下旨将河南尹梁胤，屯骑校尉梁让，亲从侍尉梁淑，越骑校尉梁忠，长水校尉梁志等，一齐拘到，斩首市曹。还有寿娥内外宗亲，及现有官爵者，一并诛于市曹，就连寿娥的母亲童老夫人也未能免。复又将太尉胡广，司徒韩缜，司空孙朗等，一班阿附梁冀之徒一并枭首示众。四府故吏宾客，黜免至三百余人。可是这层事起得忒仓猝了。不独满朝文武，人人自危，就是长安的众百姓见了这样的大变动，免不得也个个惴惴不安。街头巷尾，沸沸扬扬，不可终日。郝尊恐闹出别样的事故来，忙上表请下诏安民。桓帝准奏，忙下诏晓谕天下，诏曰：

梁冀奸暴，浊乱王室。孝质皇帝聪明早茂，冀心怀忌

畏，私行弑毒。永乐太后（即匽皇后）亲尊莫二。冀文遏绝禁在京师，使朕永离母子之爱，永隔顾复之恩。祸深害大，罪孽日滋。赖宗庙之灵，及中当侍具瑗、徐璜、左琯、唐衡，尚书令尹勋，动军马司张恽等，激愤建策，内外协同，漏刻之间，桨逆枭夷，斯诚社稷佑，臣下之力，宜班庆赏，以酬忠勋。其封超等六人为县侯，恽另加一阶，并赐黄金三十斤，良马五匹，其有余功足录。尚未邀赏者，令有司核实以闻。

这诏下后，天下人心始为安定。单超复奏小黄门、刘普、赵忠等，亦拼力诛奸，应加封赏。桓帝准奏，即封刘赵以下八阉人为卿侯。从此宦官权力日盛一日了。梁皇后见乃兄九族全诛，不由的又悲又恨，加之桓帝因为梁冀谋为不轨，对于梁皇后便不十分宠幸，连足迹也罕至淑德宫了。梁皇后气郁伤肝，一病奄奄，竟无起色了，未上两月，一命呜呼。桓帝本来是个见新忘旧的人，见她死，毫不伤悼，只得照后妃葬礼，将她草草的入殡之后，急将邓贵人册立为六宫之主，邓贵人格外逢迎，桓帝自然是恩宠有加，不必细说。

再表一班权阉将梁冀诛了之后，顿时癞狗得了一身毛，狂放到十二分，卖官鬻爵，任所欲为。桓帝向来是个懦弱成性的人，再加上耳朵又软，经不起他们的花言巧语，将他哄得团团乱转，要怎么便怎么，百依百顺。满朝文武见桓帝和他们亲密得厉害，谁不会趋炎附势呢，你也奉承，我也逢迎，没有一个敢去和他们走顶风的。这一来，这班权阉，格外自高自大，目无法纪了。这时却恼动了一位大臣，你道是谁？却原来就是大司马吴欣，他本是个不肯阿私的人，见他们这样的扰乱治安，害民误国，不由的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便切切实实修了一道本章，奏与桓帝。桓帝看罢，倒也触目惊

心，便要治他们的应得之罪。他正在迟疑的当儿，徐璜、唐衡俯伏金阶奏道："我主万岁，臣等访得洛阳有女，名田圣，年才及笄，德言工容，四者俱备。臣等思我主御内，不过邓娘娘，窦贵人为陛下所契重，然而宫闱广大，究属乏才料理，臣等筹思再四，敢请陛下选入掖庭，补助坤政。"桓帝正在要究办他们，听说这番话，不禁满心欢喜，忙道："此女卿家可曾带上朝没有？"二人忙奏道："现在午门以外，候旨定夺。"桓帝忙道："宣进来。"黄门官忙出去，不多一会，引进一个绝色的美人来，婷婷袅袅的走到殿下，折柳腰便拜，樱口一咋，吐出一种娇娇滴滴的声音来，说道："贱妾愿我主万寿无疆。"桓帝仔细一看，那女子从容举止，果然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不禁龙颜大悦，忙道："免礼平身。"随在殿上封为贵人。她三呼谢恩。这时拥出许多宫女，将她拥簇着进宫去了。桓帝向二人笑道："两位爱卿荐贤之功，真正不小，孤王也没有什么酬谢，只送黄金五十斤，绢彩八十匹，聊作谢媒之仪罢。"二人俯伏谢恩。这时可不将一个吴欣气倒，正要复奏，哪知桓帝得了田圣，急不能待，龙袖一展，百官退朝。吴欣忍气回府，坐在百客厅上，咳声叹气的道："权阉扰乱政治，万岁昏庸，国将危亡，恐无多日了。"他正在这里愤慨的当儿，进厅报道："太尉黄世英来了。"他忙命请了进来，不多时，走进一个白发皤皤的老者来，进了厅吴欣赶着让坐，说道："黄老丈！今天是什么风儿吹到这里来的？"黄世英将胡须一抹，说道："这两天贱体微有不爽，所以连朝都没有上，今天觉得稍好一点了，可是在家闷得厉害，所以特地来和你谈叙谈叙的。"吴欣道："下官连日碌碌，未曾到府去问安，反累老丈的玉趾，惶恐惶恐。"黄世英见他双眉紧蹙，面带愁容，不由问

道："司马怏怏不乐，有什么事这样的呢？"他叹气答道："老丈还问什么？我们这班人，不久就要做无头之鬼了。"他听这话，不禁吃惊不小，忙问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呢？"他道："佞臣弄权，天怒人怨，国亡恐无久日了。试想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"黄世英忙道："这真奇了，那梁冀不是除掉了么，现在又是谁人弄权呢？"吴欣冷笑道："老丈还在梦里呢，如今的一班贼子，其凶暴行为比梁冀恐怕还要狠十分呢。"他忙问是何人？吴欣便将徐璜、唐衡等一班人的行为，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将一个黄世英只气得胡子倒竖，怒不可遏，便向他道："你既然晓得他们这样的胡行，为何一道本竟不上呢？"他叹了一口气道："老丈休提起奏本，说来伤心，下官今天上了一道奏章，万岁起首倒有几分怒容，后来那班贼子进了一个洛阳的美女，名叫田圣，生得妖娆出色，万岁见了，连魂都险些儿被她摄去，将我的本章不知丢到哪里去了，连提也不提了。"他说罢，黄世英气冲牛斗，便道："好好好，万不承望我朝又出了这班佞贼呢；老夫此番和他们总要见个高下的。他说罢，便告辞回去了，在灯下修一封奏章，将一班权阉的厉害，切切实实的写上一大篇，次日五鼓上朝，呈于桓帝。桓帝见他的本章，料想定是弹劾权阉，他也好，连看都不看，往龙案下面一只金篓里一塞，黄世英还当他见过本章呢，散朝之后，一班权阉，将他的本章从金篓里内查了出来，大家仔细一看互相怒道："颇耐这个老贼，竟和我们作起对来，好好好，包管将这老贼结果了，才见我们的本领呢！"徐璜对众人说道："他固然是我们的对头了，你们还不知道，还有一个仇人呢！"众人忙问："是谁？"他道："便是大司马吴欣。昨天我们进田圣之前，他也有本章弹劾我们的，不过万岁见我们进了田圣才把

这事不提的，否则万岁要寻根究底了。”众人一齐发恨道：“怪不道那贼子平时看见我们总是乌眼鸡似的，我们以为河水不犯井水，不与他去较量，不想他竟不知死活．竟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，岂不是自己讨死么？”唐衡便向众人说道：“这两个狗头在万岁的面前，早就有些威信；我们如果在名义上去和他们作对，料想万岁一定不会就将他们治罪的，不如在暗地想出一个方法来，将两个狗头结果，那才是一干二净的呢。”众人却道：“你这话未尝不是，我们要出什么法子来结果他们呢？”唐衡道：“这里不是谈话之所，诸位请到我的家里再议罢。”众人道好，便一齐到了唐衡的府内。宾主坐下。唐衡便向众人说道：“如今万岁不是待邓后渐渐地宠衰了吗？”众人都道：“不错。”他道：“我这条计真是三面俱到，十全其美。”众人便问他：“是个什么计划？”他便向众人附耳说道：“只消如此如此，还怕他们不送命么？”众人听了，一齐赞美道：“亏你想得出这条计，果然是风雨不透。”左琯道：“我明天就进宫去，安排一切就是了。”他们畅谈了一会，才各自散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左琯便托故进宫，暗中与田圣商议，教他见机行事。未到三天，桓帝早朝，突然对众大臣说道：“内宫遭了窃，失去夜明珠两粒，这珠乃是无价之宝，哪位卿家可能替孤搜查回来，加官三阶。”左琯、徐璜一齐出班奏道：“我主万岁，微臣等愿去；但是有一层，依臣等的愚见，如今珠子既然失去，料想不是禁城外的人偷的，这一定是禁城里的人偷的，臣等搜查起来，当然是不分尊卑，一概都要搜查的。万一有一两位大臣，抗旨不受检查，微臣等官卑职小，难以执行。”桓帝不等他们说完道：“无论何人不得抗旨，如有抗旨的，孤家先赐你们一支上方宝剑，先斩后奏。”左琯、徐璜领旨谢恩。这时满

朝文官，惊异非常 自汉家有天下以来，宫围以内，从来没有差少一些东西的，谁也不知道是他们的诡谋呢。再说徐璜、左琯得着圣旨，手到擒来，将黄世英抓上。他们献上明珠，又献上一双宫鞋，声称是在大司马吴欣的府中查出来的。他两个奏罢，把个桓帝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连声喊道："快将吴欣抓来，一并处死。"左琯等不待下旨，便飞也似的走去，将吴欣拿到，不由分说，和黄世英推出午门斩首。满朝文武噤若寒蝉，谁也不敢出来保奏。独有郦尊怒气填胸，越班出众，前来保奏，刚刚俯伏下去，还未开口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颗血淋淋的人头，已经捧上来，郦尊见了，不由的一阵心酸，退身下来，暗自道："黄老伯，不承望今天和你永诀了。"他也无心去辩白了。

桓帝将他两个杀了才稍稍的泄怒，从此任用奸佞，政治紊乱得不可收拾，苛征重税，民不聊生。桓帝成日价和田圣等寻欢取乐，不理朝政。这田圣为顾全自己的宠幸起见，又托人到外边去买了十个绝色的女子进宫。桓帝得了这十个绝世的玉人，越发纵淫无度，不到三月竟染了痨瘵，骨瘦似柴，无药可救了。好端端的一个三十六岁的皇帝，竟在德阳前殿奄卧不起，瞑目归天了。桓帝崩后，窦娘娘便差刘倏持节到河间，将解渎亭侯刘宏迎入京都继承大统，统国号建宁，称为灵帝，尊窦娘娘为太后。窦太后大权在手，先将田圣等一班尤物处死，除去夙怨，授窦武为大将军，并征用司隶李膺、太守荀昱等辅政事。起初倒还十分勤谨，谁知到后来，渐渐地不对了，任用赵娆、王甫、曹节一班佞臣了。这赵娆尤为群奸中最刁恶的一个舌剑唇枪，哄得窦太后百依百顺，他们又连络内阉，互通一气，卖官鬻爵，为所欲为，扰乱得不分皂白，天怒人怨，浑浑噩噩的数年，政治愈来愈乱，

盗贼蜂起。钜鹿、张角等纷纷起事，自号为天公将军，又号张宝为地公将军，张梁为人公将军，啸聚四方民众，群起谋叛，所到之处抢劫烧杀，无所不为。灵帝派兵遣将，前去征战，无奈贼势浩大，此方剿灭，彼方又起，绝不能务绝根株的。在这黄巾搅乱的当儿，凭空跳出三个出色惊人的大英雄来，便是涿县中山靖王的后裔刘备，和同县的张翼德，河东解县的关云长，他三个领着义兵，辅助天师，将一班黄巾贼杀得五零四落，余党逃向关外而去。朝庭下旨，便封刘备等三人为安喜县。他们奉旨上任，不提。再表许昌城外高头村，有一个异丐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丹朱，相貌魁伟，膂力过人，慷慨好义，每每遇到什么不平的事情，马上就得排难解纷，扶弱除暴。所以一村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。尤其是那葛大户家的大小姐葛巧苏，对于他十分心折。自古道：佳人豪杰，本是一连，这话的确不错。她由慕生爱，便暗中派她的一个心腹小丫头，名字叫流儿的，前去喊他到后園里一晤。流儿得着她的命令，狗颠屁股似的去到异丐平日常住的那个土地庙里面，向他说道："我们家小姐慕你的英名，特地叫我来请你去，和她去会面呢。"异丐好不惊讶，身不由主的随她走了。这正是：

潦倒风尘人不识，谁知竟得丽姝怜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〇回

堕勾栏佳人嗟命薄
当县尉豪杰叹途穷

话说异丐随着流儿转过一个大玫瑰花簇子，瞥见一个绝代的佳人，亭亭的立在一株梧桐树下。手里拿着一枝银红色菡萏花，真个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雪貌冰饥，柳眉杏眼，描不出千般旖旎，说不尽万种风流。把个异丐看得眼花撩乱口难言，身子儿酥了半截，但见她穿一件月白湖绉的小衣，下垂八幅湘裙，一双瘦尖尖的莲瓣，只多不过三寸吧。她见了异丐，便也出了神，暗道："不料这乞丐里面，竟有这样的人材，果然名不虚传。"她偷眼细细的打量他，生得猿臂熊腰，伏犀贯顶，面如傅粉，唇若丹朱，身上着一件土织的衣褂，下面穿着一条犊鼻裤，赤着脚，虽然衣破衫歪，那一股英俊的气概，兀的埋掩不了。她暗暗的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葛巧苏，葛巧苏，你年已二八，还待字深闺，虽经多少人来说合，至今何曾有一个如意郎君的；要是能托身于他，真不枉为人一世了。"她想到这里，不由的红晕双颊，娇羞欲绝。异丐见了她，却也在一边暗暗的喝采道："怪不道人家成日家的说着，美女生在葛家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世间无二；若能将她娶为妻室，这艳福倒不浅哩。"他想到这里，忽然又自己暗笑道："我可呆极了，人家是金枝玉叶，我是个怎么样子

的一个人，就妄生这个念头，岂不是癞狗想吃天鹅肉么？”他正自胡思乱想的当儿，猛可听得鼓角震天，喊声动地。他大吃一惊，忽忙顺着大喊的声音望去，只见东边烟尘大起，不多会，只见无数的黄巾贼，漫天盖地的奔来。这异丐分毫不怯，勃然大怒道：“不料这班害民贼，竟撞到这里来了。”他正要回身去喊那女子叫她回去。谁知再等他转过身来，那里还见那女子一些踪迹呢。他此刻也不暇去追究，便拔步飞也似的直向村东而来。这时高头村的一班居民，扶老携幼，哭声震野，四处觅路逃生。葛时正在府中查点完税，瞥见一个家丁飞也似的跑进来，神色仓皇，气急败坏，见了葛时大声喊道：“员外爷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黄巾贼现在已经打到东村了。再不多时，马上就要进我们的村口了。”葛时忙到后面，对他的母亲说道：“太太，你老人家晓得么，现在黄巾贼已经打到东村了，再不逃走，就有性命之忧了。”葛母听说这话，勃然大怒，开口骂道：“你这畜生，无风三尺浪，又是从那里听得来这些鬼话，便马上就来乌乱得一天星斗了，赶快给我滚出去，休要惹得我性起，一顿拐杖，打得你个走头无路。”原来这葛时是葛巧苏的父亲，平时对于他的老娘，十分孝顺，随便什么事情都要先来禀告她一声，经她许可，然后才敢实行。今天不料碰了一个大钉子，站在旁边，一声也不敢多响，满口只是唯唯称是。葛母又道：“我一个人，活了六十多岁，托天保佑，从来未曾经过什么刀兵的灾难；我平日但诵这《高王经》，不知诵了多少了，佛祖爷说，读了十遍《高王经》，能免一家灾难星；读了百遍《高王经》，可免一村灾难星；我们的老太爷在日的时候，他老人家一身就敬重《高王经》，那时赤马强盗，差不多各州各县都被他们扰遍了，独有我们这高头村文风未动。要不

是菩萨保佑，就能这样了吗？我数着我读的《高王经》，差不多有三千遍了，任他是黄巾贼黑巾贼，断不会来的。”她刚刚说到这里，又见一个家丁，一路滚瓜似的跑了进来，大声说道：“祸事到了，祸事到了，贼兵已进东村口，将李大户的房屋全点火烧了，我眼见杀得十几个人了。”葛母听得，吃惊不小，忙起身问道：“你这话当真么？”那家丁忙答道：“谁敢在太太面前撒谎呢？”葛时这会子也由不得葛母做主了，连呼备马。众家将一齐备马伺候。葛时又命收拾出几辆土车来，给葛母与内眷等坐。大家正在忙乱之际，瞥见流儿飞也似的奔进来，气急汗喘，放声哭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小姐被众贼兵抢去了。”葛时夫妇陡听这话，好似半天里起了一个焦雷，连忙问道：“你和小姐到什么地方去的？”流儿哭道：“小姐吃过饭，因为在楼上闷得慌，她教我和她一同到后园里去乘风凉，不想就被那起头扎黄巾的强盗硬抢了去了。”葛夫人听得，便儿天儿地的哭将起来。葛时忙道：“你可昏了，这会是什么时候，还有闲工夫哭么？赶紧先去逃命要紧！”葛夫人无可奈何，只得拭着眼泪上了车子。葛母闭目合掌，念道：“南无佛，南无僧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”她颠来倒去的不住口念着。葛时和众家将四面围护着车仗出得门来，瞥见村东火光烛天，哭声震地，吵得一团糟似的。葛时忙命人转道直向许昌而去。

再表那个异丐跑到东村口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“我在这里，承人家何等的厚待我；现在人家眼看着要遭劫难了，我非草木，岂得无心，难道就袖手旁观不成吗？”他自言自语的一会子，便打定了主意，无论如何，拼着我一条性命去和这班贼子拼一下子罢。他在四下里一打量，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兵器用，只有一根新桥桩，竖在濠河里，半截

露出水面。他便蹲下身子，伸手一拔，用力往上一提，不料他用力过猛，那根桩被他拔起，他身子向后一倾，险些儿跌下桥去。他赶紧立定了脚，将桥桩拿起来，仔细一看，足数有一丈二尺多长，碗来粗细，原是一根枣树的直干。他笑道："这家伙又重又结实，倒很合手呢。"这时候那头队的黄巾贼，已经离吊桥只有一箭之路了。那乞丐横着桥桩，在桥头立定等候。霎时那头队贼兵，闯到濠河边，刚要过桥，瞥见一个人握着碗来粗细的一条大木杠子，雄纠纠的站在桥头，预备寻人厮斗的样子。众贼兵哪里将他放在心上。有两个先上桥来，大声喝道："该死的囚徒，胆敢挡住咱们的去路，可不怕咱们的厉害么？"他冷笑一声道："好狗头，胆敢在老子面前夸口，识风头，趁早给我滚去，不要怄得你老子性起，教你们这班狗头，一个个做了无头之鬼。"那两个贼兵听他这话，勃然大怒，飞身过桥，就要来和他厮杀了。他见他们上了桥，便舞动木杠迎了上来，未得还手，就将那两个贼兵打下水去，冒了两冒，做了淹死的鬼了。后面大队贼兵见了，一齐大怒拥来。他却分毫不怯，舞起木杠，只听得扑通扑通的声音，霎时将贼兵足数打落有数十个下水。还有些贼兵，见他这样的厉害，谁也不敢再来送死了。只得扎在濠外，大喊鼓噪，不敢再送死。停了一会，贼兵愈聚愈多，只是没一个敢来送死。后队贼将见前队不行，便知出了什么阻碍，便飞马赶来，向贼兵问道："为什么停着不走呢？"众贼一齐答道："桥上那个牛子，十分厉害，前队的兄弟们被他打落数十个下水了。"那员贼将听得这话，不由的哇呀呀直嚷起来，催动坐骑，舞动四窍八环牛耳泼风刀，直冲上桥，乞丐立了一个势子等候。等他的马到桥中间，他飞身抢上来劈头一杠，那贼将挥刀将迎。猛听得唧的一声，那贼将手中的

刀，早被他打下水去了。他趁势横杠一箍，早将那贼将连人带马全打下水去。众贼兵吓得拨头向南就跑。说也奇怪，头队不利，后队再也没有一个贼兵来罗嗦了。他仍旧守着不肯动身，一直等到酉牌时候，贼队去远，听不见呐喊声音，才将杠子丢下，入村而来。到了村里，静悄悄的鸡犬不闻。他暗自疑惑道："难道村上的人全走了吗？"他此刻肚中已经饿了，便挨次到各家门口去探听，不独人影子不见，连鬼影子也没有了，他饿得肚皮里面辘辘的乱响个不住。他暗道："这些人家，准是去逃难了，但是人家去逃难，我却怎能到人家去寻饭吃的。万一被人家晓得了，还说我趁火打劫呢，宁可我挨饿，不做这些非礼举动。"他想罢，复行走出村来，迎着月光，只见五谷场旁边，种着许多香瓜，已经成熟。他便蹲下身子，摘了几个又大又熟的香瓜，放在身边，张口便咬。连吃了六只香瓜，饥火顿消，凉沁心脾，他不禁说了一声快活。他便走到那日里睡的所在去寻好梦了。到了第二天，众村民打听着众贼兵已经去得远了，便扶老携幼的复又转回村来。大家进了村口，只见屋舍俨然，分毫未动，个个好生欢喜，及到了自己家里一查检，不禁说了一声惭愧，连一粒芝麻也不少。葛时也跟着众人回来了，到自己家里，见一草一木，未曾动过。他半悲半喜，喜的是未遭横劫，悲的是女儿不知下落。葛母对众人说道："巧儿命该如此，她是一个讨债鬼，你们趁早不要去想她；她在我身边，我不知道教她多少次数《高王经》，她只顾顽皮，一些儿也不理我。一个女孩子家，除了《孝经》，这《高王经》，一定是要读的；如今差不多菩萨嗔怒她，也未可知。"她说着，合掌对着佛像说道："阿弥陀佛，要不是老身替众人念佛消灾，这次的横劫怕免得了么？"葛时夫妇

命人到四处察访她的踪迹，访了多时，连一些影子都没有访到。葛时无可奈何，只好自叹命苦罢了。再表那个乞丐听得众人说起葛大户的女儿被贼兵劫去，他将那一腔无名忿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遂不辞而别的走了。在他的意思，预备追踪下去，将她寻了回来。

这暂且不表，单讲葛巧苏究竟是被谁劫去的呢？原来这高头村有两个无赖：一个名字叫岑禄，一个名字叫罗古。他两个本是黄巾贼的党羽，久已垂涎于巧苏了，只苦一些空子也捞不着，而且葛家门深似海，无隙可乘。他两个使尽了千方百计，结果的效力等于零。年深日久，他两个不免有鱼儿挂臭，猫儿叫瘦之感。却巧黄巾贼下了一个密令，教他两个在六月十三这天候着。他们接到这个密令，便暗暗的商量道："如今我们的机会到了，明日大队一到，还不是我们的天下么？那时直接到她家，带了就走，还怕谁呢？"他两个打定了主意，到了第二天午牌时候，裹扎停当，头带黄巾，腰悬利刀，预先埋伏在葛家的花园里，等了多时，瞥见她一个人出来，婷婷袅袅的走到梧桐树下，岑禄便要上前动手。罗古忙拦住他道："你且不要急死鬼似的，现在大队还未到，万一惊动了人，便怎么了呢？"岑禄道："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，这时再不下手，等待何时呢？"罗古顿足道："你又来乱动了，你心急，你一个人去罢，我却不管。"岑禄只得耐着性子守候了多时，瞥见流儿和乞丐有说有笑的一路径向这里走来，两个人不由的暗自纳罕道："难道她和这乞丐有什么暧昧的事么？"正在疑虑间，只见东北上烟尘大起，喊杀连天。他两个料定大队已到，便要出去，无奈又惧乞丐来干涉，只得耐着性子看他们的动静。只见巧苏吓得玉容失色，粉黛无光，拉着流儿一头走进一个蔷薇架子的下面，动

也不动，那乞丐却飞也似的向村东去了。他们俩从芍药丛中跃了出来，把巧苏从蔷薇架下拖了出去。巧苏见他们凶神似的，正待要喊，岑禄用刀在她的粉颊上面晃了一晃，悄悄的道："你喊出一声来，马上就请你到外婆家里去。"巧苏吓得噤口难言，只紧闭星眸任他们背走。流儿却早已吓得僵了，软瘫在地，半晌不敢动弹一下子；等他们走了之后，才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飞奔回去报信了。他们一面走，一面商量道："如今我们得了手，万不能入大队了，如果一入大队，这心肝儿一定要被首领夺去的。"岑禄道："可不是么？我们费了多少心血，好容易才将这宝贝弄到手，与其替他们做一回开路神，不如我们自己去受用吧。"他两个说的话，巧苏句句听见，料知也难活，她却一点不怕，心中也在那里盘算着怎样的应付他们。他两个足不点地的一直跑到日落西山，差不多离开高头村五十多里了。看着天色已晚，岑禄便对罗古道："现在天色渐渐的晚了，我们也该去寻个住处，先为住下，再作计较罢。"罗古点头称是。正是说话间，只见前面灯光明亮。他们走近一看，恰巧就是一个野店。他们便下了店，便喊堂倌教他收拾一个房间出来，让他们住下。一面又叫了许多牛脯鸡鸭之类，买了十几斤好酒。二人对面坐下，一齐向巧苏说道："你也一同来吧，既然跟了我们，就要老实些，我们向来不相信装腔做势的。"巧苏听了这些话，真个似万箭钻心，但又不敢露于表面，可惜眼泪往肚里淌，恨不得立刻寻死，死了倒觉得干净。她见了他们招呼自己，又不敢不应，只得含羞带愧的走近来坐下。岑禄便倒了一大杯酒，双手捧到她的面前笑道："亲人！你却不要拂了我的好意，快些儿将这杯酒吃了。"她见了酒，柳眉一横，计上心来，顿时换出轻颦浅笑的颜

色来，将酒杯接了过来，一仰粉脖吃了，便对岑禄说道："奴家久闻两位将军的英名，无缘相见，深为憾事；妾身家教极严，平日不能越雷池半步，今日有幸与两位将军得图良晤，贱妾不胜荣幸。但是良宵不再，我们今天须要痛饮一场，以酬素悃。"她说罢，掳起纱袖，伸出一双纤纤玉手，便替他们满斟了两大觥，笑吟吟的说道："这一杯是贱妾的微敬，蒙二位垂爱，妾感激不胜，请用了罢。"罗古、禄岑听她这一番又香又软的话，不禁魂飞魄散身子早酥了半截，各人将杯中的酒，直着嗓子喝了。她又斟上两觥，说道："这两觥酒，是妾身还敬的。"他们不等她说完，便抢到手中吃了。她又斟上两觥，说了两句，他们又吃了。两杯复两杯，一直吃到夜阑人静，将两个人灌得烂醉如泥，即时从桌上倒了下去，人事不知。她便在罗古的腰中将刀拔出，照定他咽喉，就是一送，哧的一声，早已了帐；顺手又是一刀，将岑禄结果了。她放了刀，将身上血迹揩抹干净，悄悄的出了后门，也不知东西南北，撒开金莲，拼命价的乱走。一直走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实在不能再走，坐在道旁，呻吟着足痛。列位凭她这样的姿首，又是独身单影，坐在这大道之旁，岂有不动人歹意的道理。停了一会，果然碰上一位魔头，你道是谁？却就是洛阳城有名的大骗潘同。他见了她一个人坐在道旁，便起了歹意，拢近来搭讪着，问长问短了一回，便满口应承送她回去。她本是一个未经世路的人，哪知就里，满口感激不尽。潘同忙雇了一乘小轿与她坐，自己雇了一头牲口，在路行了好几天。那日到了洛阳，她见三街六市十分热闹，不禁问道："这是什么所在？"潘同谎言道："这是许昌，离你们家不远了。"她满心欢喜，随他走进一个人家，这潘同一去杳不复来。这时鸨母龟头，才将卖

与他们的一番话告诉于她。她方知身堕火坑了，但是寻死不得，求生未能，只得暂行挨着不提。

如今再表刘备领着关、张二人，到了安喜县。谁知这安喜县令是个百姓的魔头，强敲硬索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这安喜县的面积又小，众百姓的出产又甚少，哪里经得起他来搜刮呢，真是欲哭无泪，天怨人愁。刘备见他的行为不正，屡屡想去告戒于他，奈因自己是个县尉，未便去驳斥上司。未到三月，朝廷就有圣旨下来，凡有军功，得为长吏的人，一律撤销。不上二天，督邮到了，安喜县令一路滚去迎接了。刘备当下带着关、张也去谒见。谁知这督邮本是势利之徒，见他是个小小的县尉，哪里有眼看得起他，便回绝不见。恼得张飞性起，霍的跳起来，要去和他厮拼。这正是：

人情冷暖原非假，世态炎凉实可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一回

王司徒樽前收义女
吕奉先马上拜干爷

话说张飞见督邮藐视他们，不禁将一股无名业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大声说道："什么臭贼！敢来藐视老爷们！俺且去将他一颗狗头揪下来，再作道理。"他说罢，霍的站起来，就要行动。刘备忙来一把拉住，说道："你又来乱动了，他没有道理，他是个朝廷的命官，我们怎好去和他寻隙呢？"张飞答道："兄长，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味软弱，将来还能干大事么？这个狗头，让我且去打杀他，看谁敢来和我要人？"刘备道："兄弟，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，万不可粗鲁从事，任我们的性子，直要去将他打杀，无奈我们究竟寄人篱下，他是上司，看不起他，赛过看不起朝廷。"张飞大声说道："这个区区的县尉，谁希罕呢？我们就是不做，也不致使这班贼子小视了。"云长说道："兄弟，你不要性急，大哥自有道理，也用不着你去乱动，好做也不做，不好做也不做，谁也不敢来强迫我们。如果依你这样暴力，岂不要闹出乱子来么？"张飞被他们两个劝着，只得将一股火暂按在小腹下面。事又凑巧，不一会，刘备到校场里阅兵，云长又在后面阅史。张飞见得着这个空子，一溜烟跑到馆驿门口。守门的两个士卒，认得是县尉的义弟，便问他

道："张爷爷！到这里有什么事的？"他道："那督邮在这里么？"那守门的答道："在后面，你寻他，敢是有什么事吗？"他道："有一些儿小事。"他道："烦你等一会，让我进去通报一声。"张飞道："无须通报，我就进去罢。"他忙道："不可不可，你难道不晓得规矩么？"他大怒，放开霹雳喉咙说道："我不晓得什么鸟规矩，俺今天偏不要你通报。"那两个守门的见他动了怒，早就吓得矮了半截，忙道："好极好极，张爷爷自己不要我们通报也省得我们少跑一趟腿子。"张飞也不答话，翻起环眼，朝他瞅了一下子。那两个守门的忙吓得将头低下，好似泥塑木雕的一样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子。他大踏步走到大厅面前的天井里，只见那督邮正拥着两个美人，在那里饮酒纵乐。张飞见了，不禁怒气冲天，走进大厅，仔细一瞧，那两个美人儿，不是别人，却就是安喜县令的两个宠妾。他见了，格外火上加油，一声大喝道："太！你这龌龊害民的贼，今天落到爷爷的手里，要想活命，除非再世。"那个督邮偎着两个天仙似的美人儿，正在那里消受温柔滋味，不料凭空跳进一只没毛的大虫来，他如何不怕，还仗着胆大声喝道："何处的野人，胆敢闯了进来！手下人，快快给我捆起来。"他说罢，满指望有人给他动手呢，谁知那些亲兵见了张飞那一种可怕的样子，好似黑煞神似的，早已软了，谁也不敢出来和他响一句。这时督邮见势头不对，忙将两个美人推开要走。张飞哪肯容情，大三步小两步的赶到他的身边，伸手将他揪住，好象摔小鸡似的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将他掼在地上，挥拳骂道："你这杂种，狗眼看人低，居然自高自大，目无下士；今天撈到爷爷的手里，直打杀你，看你这个杂种的臭架子搭不搭了。"他一面打，一面骂，打得那个督邮怪叫如猪。

这时刘备已经从操场里回来，到了自己馆驿里不见了张飞，忙问云长道："三弟到哪里去了？"云长道："未曾看见。"刘备顿足道："准是去闯祸了。"他说罢，忙与云长到了督邮的馆驿门口，就听得里面吵成一片，闹成一团，只听张飞的声音，直嚷着害民贼狗头。刘备忙与云长赶到里面，只见那个督邮被其按在地下，挥着拳头如雨点一样，直打得那督邮一佛世出，二佛升天，发昏章第十一。刘备大声喊道："三弟！快快住手，休要乱动。"那督邮见他来了，在地下说道："好好好，刘县尉你胆敢目无王法，派人殴打朝廷的命官。"刘备起首见他打得可怜，倒喝住张飞，及至听他这两句话，不禁又气又忿又好笑，便冷冷的答道："不错，人是我派的，督邮有什么威风，只管摆出来，横竖我们已经无礼了。自古道，除死无大病，讨饭再不穷。大不过督邮去启奏万岁，将我斩首罢了，其余大约再没有厉害来吓我了。"那督邮听他这些话，便道："只要你们不怕死就是了。"张飞听见刘备讲出这番话来，愈加起劲，便霍的将他从地上抓起，直向后面而来。出了后门，就是一座大空场，他将督邮往柳树上一缚，举起皮鞭，着力痛打。这时早有人去报与安喜县令。他听得这个消息，吃惊不小，忙赶到馆驿里面，只见大厅桌椅掀翻，碗破杯碎，[illegible]个也不见了。他忙向后边寻来，走到腰门口，[illegible]蹲在楼梯的肚里，正自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张望[illegible]问道："你可看见他们到哪里去了？"那小厮[illegible]面去了。"他连忙向后寻来，还未曾走到后门[illegible]闹的声音。他出了后门，只见督邮被张飞绑在树上，正在用鞭着力痛打，打得那督邮皮开肉破，满口求饶不止。安喜县令晓得他的厉害，不敢去碰钉子。瞥见刘备与关羽也站在旁

边，却袖手不动，任他去毒打，他不由暗暗的疑惑道："张飞素来是个暴戾的人，刘、关两个待人彬彬有礼，今天不知何故任他去呢？"他便走到刘备的身边，满脸堆下笑来，说道："刘县尉，你今天何故随你们三弟去乱闯祸呢？他是朝廷的命官，岂可任意辱打；万一被朝庭知道，岂不要诛夷九族么？"刘备微微的笑道："这事一人能做，一人能当，用不着贵县来耽忧。"这时候却巧张飞一转身，见安喜县令来了，不禁用鞭稍向他一指，骂道："我把你这个不知羞耻的狗官，忍心害理，将自己的妻妾，送给别人去开心，不怕被后世万人唾骂么？"他这两句，骂得安喜县令满面惭愧的无地可入。刘备对他冷笑一声，说道："贵县真会孝敬上司，竟舍得将尊夫人，如夫人送给别人，我们不可不佩服呢。"安喜县令听得，张口结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面如血泼。这时那督邮被张飞打得满口哀告刘备道："玄德公！千万要望救我一条狗命，下次革面自新，永远不忘你老的教训了。"刘备见他打得体无完肤，满口软话，不禁将心软了，便在怀中取出自己的印绶，走到督邮的身边，将张飞止住，对督邮笑道："烦你将这个捞什子，带与官家罢，俺弟兄也不愿干了。"他说着，便与关、张奔回馆驿，收拾上马，出城而去。这一去，真个龙归大海，虎入深山，到后来收了五虎将，请出卧龙，十年沙场，争得三分天下有其一，定鼎西川，名为蜀汉。这些事，史家自有交代，不在小子这部书的范围之内，只好从略了。

再表葛巧苏被歹人骗入火坑，起首鸨母强迫她出来应酬客人，她抵死不从。鸨母龟头肆意毒打，惨无人道的酷刑，差不多都用遍了。无奈她心如铁石，任你如何去压逼她，只是不从。鸨母无法，只得用哄骗的手段来哄骗她，教她只

做一个歌妓，不卖皮肉。她究竟是一个弱小的女子，怎禁得起这万恶的老鸨来吓诈哄骗呢。而且那些毒刑，委实又难熬，万般无法，只得顺从了。鸨母见她答应了，不胜欢喜，便问她的名姓。她只说我是个无依无靠的孤鬼儿，一出世就没有父母了。鸨母便替她起了一个芳名，叫做貂蝉。一时长安城中的一班轻薄子弟，涎着她的颜色，不惜千金召来侑酒。未上一年，她的芳名大震，在京都的一班官僚子弟，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知道她的艳名，都争先恐后的召来她的侑酒。一个貂蝉，哪里能够来应酬这许多主顾呢。这鸨母见她的芳名日盛一日，顾客逐日增加，看着有应接不暇之势，便想出一个金蝉脱壳的计来：如果是远道慕名来的狎客，便在众妓女中挑选出一个面貌与貂蝉相仿的出来，做冒牌生意。行了半年，果然人不知鬼不见的被她们瞒过去了。鸨母好不欢喜，将她几乎当着活观音侍奉，一切饮食起居，都是穷极珍贵。但是她的芳名愈噪愈远，许昌、长安各大都会的豪家子弟，都闻风赶到洛阳，以冀与玉人一唔。鸨母见远来的狎客，有增无减，从前一个假蝉貂，还可以敷衍，谁知到了现在，竟又忙得不够应酬了。便索性又选出两个来，一个假貂蝉，给她们一个房间，都是帘幕深沉，来一个狎客，都由娘姨引到她们的房间。那远来的瘟生，用了许多的冤枉钱，还不晓得，回去逢人便道，我与貂蝉吃过酒的，我与貂蝉住过夜的，夸得震天价响。听的人也十分妒羡，其实何尝见过貂蝉一面呢。还记得长安城里，有两个书呆子，一个名字叫李桑，一个叫做郭静。他们每每在街头巷尾，宴前席上，茶余酒后，随时随地都听见家人说起貂蝉如何美丽，如何俊俏。说得他们心中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决意要到洛阳城里去观光观光。有一天，李桑便对郭静道："老兄！我们听得人

家随地随时的谈着洛阳城里有一个歌妓，名唤貂蝉，生得花容月貌，品若天仙，兄弟佩慕已久，现在值此春光明媚，我们何不到洛阳城里去，玩上一两天。一则是去领略貂蝉的颜色，二则也好先去见识见识帝王的京都，未知你的意下如何？”郭静听他这话，不禁将屁股一拍，笑道：“老兄！你真知道我的心事。我这两天不瞒你说，听人家说得天花乱坠，连饭都吃不下，急要到洛阳去一走，你既要去，那却再好没有，我们就动身罢。”李桑道：“人说你呆，你却真有些二百五，到洛阳去一个盘缠不带，就急得什么似的要动身了，岂不知貂蝉的身价么？她与人接谈一会，纹银五十两，有一席酒，纹银百两，住一夜，纹银三百两，赤手空拳的，就想去了么？你也未免太孟浪了。”他听说这话，才恍然大悟道：“不是你说，我几乎忘了。既如此，我们去一趟，不知需多少银子呢？”李桑道：“如其住宿，八百两，或是一千两，差不多够了。”他翻了一回白眼，忙道：“容易，好在我们家里有的是银子，让我回去偷就是了。”他说罢，匆匆的走了，不多会，只见他跟着一个推车的汉子，远远而来。李桑也命家人装了八百两，和郭静一齐动身，到了京城之内，四处寻访，好容易才访到貂蝉的住址，他们便到貂蝉住的一所含香院门口，停下车子。这里面的人，见他两个犬头犬脑的在门口探望，便出来问道：“兀的那个汉子在这里探望什么？”李桑忙答道：“我们是来访你家的貂蝉小姐的。”他们见主顾上门，当然竭诚招待，将他请进去，不消三天，将他们所带的一千六百两银子，一齐钻到老鸨的腰里去了。床头金尽，壮士无颜，只得出了含香院，幸喜遇见了一个熟人，将他们两个带了回去。他们到了家，还不胜荣幸的逢人便道：“我们去和貂蝉开过心了！”说也冤枉，真貂蝉一根汗毛

都没有捞得着，他们过了几天，李桑忽然触起疑来，便向郭静问道："老兄！你到京城里去和谁寻开心的？"李静笑道："这个还问什么呢，自然是貂蝉了。你呢？"李桑诧异道："这真奇了，你是貂蝉，我不是貂蝉么？这貂蝉还有分身法么？你那貂蝉是个什么样子呢？"他道："我那貂蝉，长容脸儿，小鼻子，你呢？"李桑拍着屁股，直嚷晦气。郭静道："得与貂蝉共枕席，还不是幸事么？这又有什么晦气呢？"他道："不要说吧！我们上了人家的当了。"

不说他们在这里懊悔，再表京都中有一位大臣，姓王名允，官居大司徒之职，为人精明强干。刚毅正直。这天他正逢五十大庆，满朝的文武，都来贺寿。真个是宾客盈门，笙曲聒耳。众大臣有的送金牌，有的送万名伞，有的上匾额。独有谏议大夫卢植别出心裁，当席飞笺，将洛阳城里所有的名花，一齐征来，与诸大臣清歌侑酒。一时筝琶激越，笙管嗷嘈，粉黛门娇，裙屐相错，十分热闹。众大臣又请寿星出来，坐在首席。王允推辞不了，只得到一席上坐下。卢植便命貂蝉来侑酒。王允一见貂蝉，就生出一种怜惜之意，便向她问道："你这女孩子姓什么？哪里的人氏？为着什么缘故，要入娼门呢？"貂蝉见上席满脸慈祥的老头儿，向她问话，她便知这人一定是朝中的大臣，但是她却不肯将自己的真姓字说了出来，含糊着应酬两句，一阵心酸，止不住粉腮落泪。王允对人说道："这个女孩子怪可怜的，在娼门中不知受了多少苦楚呢！"貂蝉趁势将自己如何受鸨母龟头的虐待，细细的说了一番。王允不禁勃然大怒道："这些东西，简直是惨无人道了，谁家没有儿女呢，竟能这样的虐待人家么？"众大臣听得，便一齐说道："何不将这含香院的老

鸨捉来问罪呢？”王允忙摇手道：“那倒不必，把他们赶出京都，不准他再在京城里营业就是了。”他说罢，早有人去将含香院的龟头鸨母赶出京都。这龟头鸨母腰缠垒垒也落得趁势就走，还肯停留么，腾云价的不知去向了。这里王允将含香院其余的妓女，完全遣发回籍，只留下貂蝉一饮一食，均皆极其优渥，所行所为，俨同义父。貂蝉感遇知恩，亦默认他为义父了。

再说那异丐，离了高头村，追踪寻迹，一直寻了二年多的日脚，才到河内，哪里见有她的一些影子呢。他到了河内之后，人生地疏，连讨饭都没处去讨，只得忍饥受饿。而且黄巾贼日夕数惊，将一班居民吓得家家闭户，人人胆寒，连出来探头都不敢探一下子。这异丐见此情形，料知此地难以久留，便想别处去厮混。他又怕葛巧苏在未来的这一队黄巾里面，所以他进退的计划尚在游疑之间。过了几天，那黄贼到河内的消息，越发来紧张了。他心中打着主意道：“这班贼子，来时必走东门外阜邱岗经过的，我何不到阜邱岗去候着呢？”他打定了主意，径到阜邱岗下，到几家居民门口，讨了些残肴面饭，吃得一个饱，便到岗上寻了一个睡觉的去处，一探身睡下，不一会，鼾声如雷的睡着了。隔了多时，一阵鼓角呐喊的声音，将他从梦中惊醒，霍的一头跳起，揉开睡眼一望，只见残月在天，星光惨淡，将近三更的时分了，那一片呐喊的声，却在岗的右面。他趁着月光，寻路下岗，才转过了两个峰头，瞥见西边火光烛天，呐喊厮杀的声音搅成一片。他逆料着一定是黄巾贼到了，他便不怠慢，飞奔下关，跑到战场附近，只见那些黄巾贼正和着无数的官兵，在那里舍死忘生的恶斗不止。他见了这班黄巾贼，不由的眼中冒火，空着双手抢了上去。那班黄巾贼，连

忙各挥兵刃过来，将他团团围住。他却分毫不怯，觑准那个使刀的，飞起一腿，将他打倒。他顺手就抓起他的双腿飞舞起来，当着家伙使用，只打得那一班鸟男女走头无路，纷纷四散，各自逃命。这时忽然有一个贼将，持着方天戟，跃马来取异丐。异丐对着黄巾贼相迎，未上三合，那员贼将竟被他打下马来。他夺了贼将的马戟，越发如虎添翼，东冲西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原来领兵和贼兵鏖战的首领，却是前将军董卓派来的猛武都尉丁原。他和贼兵鏖战多时，看看不支，瞥见一将跃马持戟在阵里横冲直撞，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不禁暗暗纳罕，但见他马到处，肉血横飞，肢骸乱舞，将一班鸟男女，直杀得叫苦连天，躲避不迭。到了四鼓的时候，黄巾贼死伤大半，只得引众窜去。丁原好不欢喜，忙拍马到异丐跟前，拱手问道："将军尊姓大名？宝乡何处？望乞示知，下官好按功上奏朝廷，不敢埋没大勋。"那异丐便说出一番话来。这正是：

慢道风尘无豪杰，须知草莽有英雄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二回

舌妙吴歌似曾相识
腰轻楚舞于意云何

却说丁原见那异丐厮杀得十分厉害，不由得十分佩服，不多会，贼兵引退，他赶紧催马上前，高声说道："请将军留下姓名，好让下官去按功上奏。"那异丐见他问话，便道："俺坐不更名，行不改姓，不过有段隐情，此地耳目众多，非是谈话之所。"丁原忙将马头一带，用手朝那异丐一招，斜刺里直向荒僻之处奔去。异丐随后拍马跟上。不多时，到了一个无人之处，丁原兜住马头，向他问道："将军有什么隐情，请讲罢。"那异丐翻身下马，扑倒虎躯便拜。慌得丁原也就滚鞍下马，用手将他扶起，说道："将军，你这算什么呢？有话你尽管说罢，何必这样呢？"那异丐道："小人姓吕名布，原籍九原，因为犯了命案，逃避出来，改姓埋名已非一日了；常思稍健微功，为国家出力。奈人情冷暖，无处可以作进身之阶，可巧黄巾作乱，小人不辞万死，为国家出些力，不过想冀此稍赎前愆，还敢有分外的欲望么？"丁原听他这番话，又惊又爱，忙道："往事都不去提了，一个人只要能悔过自新，还不是一个有志气的英俊么。如今我且问你，尊府不知还有什么人呢？"吕布道："小人罪恶滔天，一言难尽，只因小人闯下命案，家父家母闻得这个

消息，又气又怕，未上一个月，他们两个老人一齐西去了。小子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生平又不喜趋炎附势，加之命案在身，未敢久留，所以背离乡井，飘泊江湖，差不多将近三年了。今天一见明公，料非平常之辈可比，倾肝吐胆，直言上告的了。”丁原听他这番话，不由得点头叹息道：“可怜可怜！英雄没路，真是人世间第一件大恨事。照你方才的一番话，竟是孤身只影了。”他道：“正是。”丁原朝他的面庞看个仔细，便笑道：“将军！我有句斗胆的话，要对你说，未知你可许么？”吕布忙道：“明公请讲吧，只要小人办得到的，就是赴汤蹈火，也不敢辞的。”丁原捋着胡子笑道：“老夫年过五十，膝下犹虚，今天得晤将军，私怀不禁感触，要是将军不弃寒微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吕布心中早就明白，忙道：“明公请住，小人也无须客气，老实点寄托明公荫下，倘得收为螟蛉，更是万幸了。”丁原忙笑道：“不敢不敢。”吕布不等他开口，翻身便拜，口中说道：“义父在上，孩儿这里有礼了！”丁原哈哈大笑，伸手将他扶起，说道：“好好好，老夫竟唐突了。”吕布忙道：“父亲！哪里话来，孩儿得托在膝下，已算万幸了。”丁原便道：“我们且回城去再讲罢。”说罢，二人上马，一面命人鸣金收兵，一齐大唱凯歌，回到河内城中。那一班百姓听说是将黄巾贼打退，不由的个个欢腾，人人鼓舞，一齐壶浆酒肉充满街道。丁原下令，不准骚扰一点。那班士卒素来是守律奉纪的，得着这个令，谁也不敢稍动民间的一点酒食。那一班老百姓头顶酒瓮，手举肉盆，将去路遮得水泄不通，齐声喊道：“将军舍生却敌，救活我们性命，难道连这一些儿我们都不能孝敬么？”一个发喊，个个开口，顿时嚷成一片。丁原在后面听见，回头便对吕布笑道：“今天如不是我儿，为父的焉有这样的体面呢？”吕布忙

道：“父亲哪里话来，这全是你老人家的威风，万岁爷的福气，孩儿有何能何力呢？”丁原听得，心花怒放，笑不合口。那一副得意的形况，只恨小子的笔秃，不能描写出来。这时吕布又对丁原说道：“难得他们老百姓有这一番诚意，你老人家倒不可拂掉人家的一片好意呢。”丁原忙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我正是这样的想着，可是手下的儿郎们，贪心无厌，万不能随他们自主的。”吕布便道：“那么，父亲下令教他们这些送犒的人，都送到营中去，令军需处按功犒赏，你老人家以为如何呢？”丁原大喜道：“吾儿这话，人情入理。”他说罢，便下令命这班人将犒师的物品，送到大营中去。这班人马连忙又赶奔大营点来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拥进大营，将礼物留下，方才空手回去。不一会，丁原和吕布等领着大队进营。丁原便令军需官论功行赏，一方面又命在中军大帐摆下酒宴，预备庆功。他将各事指挥停当，便领着吕布到了后帐，替他换上一身崭新的盔甲，一会子，扎束停当，随着丁原出了大帐，与诸将领相见。诸将在战场上已经十分佩服了，现在见他又拜丁原为义父，加倍和他厮近了。不多时，大家入席了，欢呼畅饮，十分热闹。

酒未三巡，守门卒进来报道：“圣旨到！”丁原听说这话，忙命撤退酒宴，摆开香案。他领着众将出门拜接圣旨。那传旨官背着圣旨，与丁原打了一个躬，凸着胸口，直挺挺走进大帐，当中立定，从背上将圣旨取下，口中喊道：“猛武都尉丁原接旨。”丁原忙俯伏帐下，口中呼道：“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那背旨官将圣旨揭开大声读道：

孝灵皇帝新弃天下，太子辩嗣立未久，黄巾猖獗，日盛一日。朝庭多故，太子辩尚在冲龄，未能执政。朕夙夜忧煎，旦夕惶惕，诚恐筹握有疏，辜负先帝之重

托。乃者前将军董卓，鹰视狼顾，挟天子令诸侯，威权日炽，近复有窥窃神器之野心，朕昨得卿之捷报，贼氛已靖，曷胜欣慰！惟国事多艰，朝夕有变，仰即班师回朝，密图奸佞。钦此！

丁原听罢，俯伏谢恩，起身对众将怒目咬牙说道："董贼野心，老夫早已窥破，近来竟敢出此，难道朝中诸文武一个个都是聋哑之辈么？"那背旨官便答道："都尉还说什么，如今朝中百官虽不少的忠义人物，但是多半惧着他的威权，噤口不言了。"丁原怒发冲冠，便请他先即回京，自己领着大队，浩浩荡荡直向京城进发。不数日，已经抵京，他便下令将十万精兵，一齐扎在城外，自己带着吕布一同进了禁城。何太后听得丁原已到，忙命人将他召进宫去，对他晓谕道："如今董贼有废主之心，只怕就在旦夕了；卿家千万勿忘先帝重托，须要设法将此贼除去才好呢。"丁原听说这话，俯伏奏道："太后请放宽心，为臣的自有道理；此番抵抗不住，臣情愿将这颗头颅不要了，和这逆贼去厮拼一下子。"他说罢，起身走出朝来，回到自己的营中，便与吕布商议进行的计划。吕布便道："方才他已经派人来请过你老人家了，约定明早到朝堂会议。废立的事情，我想明天他真个要使强迫的手段，那么，我们竟先将这奸贼除了，再作道理。"丁原忙道："我儿明天早朝会议的时候，千万不能鲁莽，但看这贼如何举动，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候，我就要向你丢个眼色，那时你再动手不迟。"吕布点头称是。到了次日清晨，董卓果然大会群臣于朝堂之上，当着众人发言道："今上冲昏，不合为万乘之主，每念灵帝昏庸，令人嗟悒；今城留王协年虽较稚，智却过兄，我意欲立他为帝，未知众卿意下如何？"他这几句话说得众大臣张目结舌，敢怒而不

敢言。丁原正待开口驳斥，不料司隶校尉袁绍劈头跳起，厉声说道："汉家君临天下，垂四百年，恩泽深宏，兆民仰戴；今上尚值冲年，未有大过，宣闻天下；汝欲废嫡立庶，诚恐众心不服，有妨社稷，那时汝却难逃其咎哩！"董卓大怒道："天下事操诸我手，谁敢不遵？"袁绍也大声答道："朝廷岂无公卿，汝焉敢独自专断。"董卓听他这话，更是怒不可言，掣剑在手，厉声骂道："竖子敢尔！岂谓卓剑不利么？"袁绍更是不能下台，也忙将宝剑拔了出来，喊道："汝有剑，谁没有剑！今天且不与计较，自有一日便了。"他说罢，大踏步出了朝堂，跨马加鞭，直向冀州而去。这时董卓尚不肯罢议，仍来征求众人的同意，便又向众人说道："皇帝闇弱，不足奉宗庙，安社稷。今欲效伊尹、霍光故事，改立城留王可好么？"大众听了，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敢说半个不字来。此刻丁原怒气填胸，忍无可忍，霍的立起来答道："昔太甲既立，不明君道，伊尹乃放诸桐宫；邑昌王嗣位仅二十七日，罪过千余，霍光将他废去，改立皇帝；今皇上春秋方富，行未有失，怎得以前相比呢？"董卓闻言大怒，叱道："丁原鼠子，朝堂上焉有汝置喙余地！识风头，少要逞舌，休要惹我性起一剑两段。"丁原拍案骂道："你这贼子，欺君罔上，妄自废立，与王莽何异？天下万民，实欲食汝之肉，寝汝之皮，汝尚在梦中吗？今天你口出浪言，要杀哪个？"董卓听到这里，推翻桌案，抡剑就要过来动手。这时左大夫李儒见丁原身后站着一个人，身高八尺，头戴束发紫金冠，身穿麒麟宝铠，按剑怒目，直视董卓。李儒料知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他忙抢过来，一把拉住董卓，附着他的耳朵，说了几句。董卓会意。这时丁原和吕布昂然出了朝堂，出城回营。百官皆散，董卓便问李儒道："我刚

才正要去杀丁原，你说杀他不得，究竟有个什么缘故呢？”李儒道：“你方才没有介意啊！他刚才身后立着那个人，便是吕布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万一你和丁原动起手来，他还不是帮助丁原么，那时却怎么了呢？”董卓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是此番放他走了，我想他一定不肯服从我了；他现在手下有十万精兵，反了起来，恐怕倒十分棘手呢。”李儒道：“丁原所恃的不过是吕布，我倒有一条妙计：派一个能言之士，到吕布那里去，将利害说给他听，同时再用金帛去诱惑他，到那时，还怕他不来依俯明公么？”董卓大喜，忙问何人肯去？李肃应声愿去。董卓便在御厩里挑出一匹赤兔追风马来，并且预备许多金帛之类与李肃，教他见机行事。李肃答应告辞而去。到了午后，李肃赍着金帛，带着赤兔马，出了西门，径到吕布的营中。和吕布通了姓氏，便说上许多景慕渴仰的话。吕布本来是个草莽之夫，哪里晓得他们的诡计，见李肃恭维自己，早就快活得什么似的。及至听得要送他许多金帛，还有一匹良马，名唤赤兔，逐电追风，日行千里，不由得心花大放，乐得手舞足蹈起来。李肃何等的机警，便趁着他在快活的当儿，便要求他刺杀丁原，投降董卓，将来不失封侯之位，口似悬河，说上半天。吕布迷着金帛良马，也不顾什么父子名义，知遇厚情，竟一口答应下来。李肃见他答应，便告辞走了。谁知到了第二天，吕布手里提着丁原的头，竟来依顺董卓。董卓大喜，连忙上表硬挟何后下旨封他为温侯，平白的手里又添十万精兵，一员虎将，他的势焰不觉又高百丈。他还怕吕布生心，便使李儒说合，拜他为义父，趁势要挟群臣，将太子辩废去，立陈留王协为汉献帝。百官侧目，莫敢奈何，只好低首服从。谁敢牙缝里碰出半个不字来，只得唯唯听命。他废立已定，便又将何太后幽禁起

来。何太后也没法抵抗，免不得带哭带骂，口口声声，咒诅董卓老贼。当有人报知董卓，他竟使人赍着鸩酒至暴室，迫令何太后吃下，不一时，毒发而亡。董卓因永乐太后与己同姓，力为报怨，既将何太后毒死，还未泄心中之恨，复查得何苗的遗骸，抛掷路旁，又拘苗母舞阳君一并处以极刑，裸弃枳棘中，不准收葬。他自称为郿候，称他的母亲为池阳君，出入朝仪，比皇太后还要胜三分。自己更不要说了，虎贲斧钺，差不多天子也没有他这样的威风。这时朝中百官，谁敢直言半句，卓云亦云，卓否亦否，齐打着顺风旗，附势趋炎，哪里还有刘家的天下，简直是董家的社稷了。

然而朝中有一位大臣，却不忘汉室的宏恩，时时刻刻思想将这些恶贼除去。可是自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，而且又无别个可以帮着共同谋划的。所以他虽有此心，无奈力不能为，只好镇日价的愁眉苦脸，忧国忧民，无计可施。眼见朝内一班正直的忠臣被卓贼赶走的赶走，杀死的杀死，风流云散，他好不心痛，因此隐忧愈深。列位，小子说到这里，还没有将他的名字提了出来。究竟是谁呢？却原来就是司徒王允。他筹措了数月，终于未曾得到一个良善的办法。有一天，到了亥子相交的时候，他在床上翻来复去，再也莫想睡得着。他便披衣下床，信步走到后园。只见月光皎洁，万籁无声，只有许多秋虫唧唧的叫着，破那死僵的空气。这时，正是深秋的时候，霜华露重，冷气侵人。王允触景生情，不禁念道：

山河破碎兮空有影，天公悲感兮寂无声！

他念罢，猛听得假山后面有叹息的声音。他吃惊不小，蹑足潜踪，转过假山，瞥见一个人亭亭的立在一棵桂树下面，从背后望去，好象是蝉貂。王允扬声问道："现在夜阑人

静，谁在这里叹息？”那人转过面来答道：“贱妾在此。”王允仔细一看，却不是别人，正是貂蝉，忙喝道：“贱人！此刻孤身在此，长吁短叹，一定是有什么隐事，快些给我出来！”貂蝉不慌不忙的答道：“妾身之受大恩，虽十死不足报于万一，焉敢再有不端行为呢？因为近数月来，时见大人面有戚容，妾非草木，怎能不知大人的心事呢？背地兴叹，非为别故，实因大人忧国忧民，惶急无计。妾自恨一弱女子，不能稍替大人分忧，所以兴叹的。”王允听她这番话，又惊又喜的说道：“我的儿，谁也料不着你有这样的心事。好好好，这汉家的天下，却要操在你的手里了。”貂蝉答道：“大人哪里话来！只要有使用贱妾的去处，虽刀斧加颈，亦所不辞。”王允便道：“我见了你，倒想起一条计划来了。但是你却太苦了，尚不知你能行与否，我倒不大好意思说了出来。”貂蝉何等的伶俐，见王允这样吞吞吐吐的，却早已心中明白了，便插口说道：“大人莫非要使美人计么？”王允笑道：“我这计名目虽不是美人计，实际上却与美人计有同等的效力呢。”貂蝉道：“大人乞示其详。”王允便附着她的耳朵道，如此如此，未知你可做得到么？她听罢，粉颊一红毅然答道：“只要与国家有益，贱妾又吝惜一个身体吗？”王允听了，扑地纳头便拜。惊得貂蝉忙俯伏的道：“大人这算什么呢！岂不将贱妾折杀了么？”王允道：“我拜的是汉室得人，并非是拜你的。”他说罢，扶起貂蝉，又叮咛了一番，才各自回去安寝。到了次日清晨，王允便命预备酒席。早朝方罢，他便对吕布说道：“今天下官不揣谫陋，想请温侯到寒舍小酌一回，未知能得温侯允许否？”吕布笑道：“司徒多礼。我却不客气了，倒要去消受你们府上的盛馔丰肴呢。”王允忙道：“温侯肯下降，茅舍有光了。”他说着，

便和吕布一同回到自己的府里。这时府中的众人，早已将席预备好了。王允便与吕布对面坐下，开怀畅饮。酒至三巡，王允便向屏风后面喊道："我儿！吕将军是我至友，你不妨出来，同吃一杯罢。"话声未了，只听屏风后面娇嫡嫡的应了一声来了！接着一阵兰芬麝气，香风过处，从屏风后面走出一位千娇百媚的丽人来。她走到王允的身边，瓠犀微露着问道："那边就是吕将军么？"王允道："是，快点过去见礼。"她羞答答的到吕布面前，深深的福了两福。吕布慌忙答拜。王允笑道："小女粗知几首俚曲，将军如不厌闻，使她歌舞一回，为将军侑酒如何？"吕布没口的说道："岂敢岂敢，愿闻愿闻。"她也不推辞，轻点朱唇，歌喉呖呖，慢移玉体，舞影婆娑。吕布连声道好。不多一时，她舞毕，王允趁势托故走开，她却到王允的位置上坐了下来。吕布向她细细的一打量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"她不是葛巧苏么？看她那种秀色，委实比从前出落得美丽十二分了。这正是：

裙拖八幅湘江水，鬓剪巫山一段云。

要知后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三回

虎牢关威风占八面
凤仪亭软语订三生

话说王允要使吕布迷惑于貂蝉，他便使貂蝉歌舞侑酒。貂蝉本早就受了王允的密嘱，当然毫不推辞，婷婷袅袅走到红毡之上。这时乐声大作，笙管嗷嘈。她慢摆杨腰，轻疏皓腕，姿态动人，歌喉荡魄，把个吕布乐得心花怒放，直着两眼，盯住她转也不转。一会子舞罢，王允便对她说道："我儿且在这里陪着温侯，为父的因为后面还有多少屑事，要去料理呢。"吕布见他要走，正中心怀，忙道："司徒有事，尽管请便罢。"王允笑道："恕我少陪了。"他道："无须客气了。"王允便起身向后面走了。她羞羞答答的到王允的位置上坐下。吕布见王允去了，他便胆大起来，笑迷迷对着貂蝉直是发呆，心中好似小鹿乱撞的一样，不知和她说一句什么才好呢。貂蝉故意装娇卖俏的闪着星眼，向他一瞟，微微一笑，百媚俱生。这一笑，倒不打紧，将一个吕布笑得骨软筋酥，见她那一副可憎可喜的面庞儿，恨不得连水将她夹生吞了下肚去。真个是见色魂飞，身子早酥了半截。他瞧着王允在这里，又不敢过于放肆，只好眉目送情。她也时时发出回电，将他浪得惊喜欲狂。她掳起红纱袖子，露出半截粉藕似的膀子，十指纤纤的执着银壶，轻移莲步，走到他的身

边，满满的斟了一杯，笑道："奴家不会敬客，务望将军恕罪才好呢。"吕布忙笑道："哪里话来！我太贪杯，劳得妹妹常来斟酒，我实在生受得十分不过意了，还是让我自己来动手罢。"他说着，用手将她的玉腕抓住，笑迷迷的盯着她的芙蓉粉颊，只是饱看不休。她羞得忙将手往怀里一缩，不觉将手中的银壶往下一落，叮当一声，将桌上的酒杯打坏。这一声，将吕布飞出去的魂灵才惊得收了回来。忙笑道："妹妹受惊了。"她含羞带笑的用帕将口掩着，倒退自己的位置上坐下，吕布见她那副面孔象煞数年前的葛巧苏，越看越对，竟没有分毫的错误。可是貂蝉见了吕布，却也暗暗吃惊道："这人不是我们高头村上的一个异丐么？不知他在什么时候得到这步田地的？"吕布便向她笑道："妹妹！我在什么地方，好象见过你的样子？"她却答道："将军这话未免太奇突了，奴家自幼未曾出得闺门半步，今天因为家父的命令，才出来见过一回生客的，从来也未曾看见过第二个生人。"她说罢，便冷冷的坐着。吕布见她不悦，忙用别话岔开去，但是他的心中兀的疑惑不解道："天下同样的人本来是有的，却未见过她和葛巧苏的面貌不爽分毫的。"列位，貂蝉听得吕布的问话，从前的旧相识，而且又是知己，当然就该直接将自己的遭际告诉与他，为何反而一口瞒得紧紧的不认呢？原来貂蝉见吕布现已封侯，当然要目空一切，要是将自己的一番事实说出来，岂不使吕布看不起么。自己无论怎样的美貌，终于是个歌妓，还有什么身价呢？不若回他一个摸不着，免得教他瞧不起。这时吕布见她柳眉微蹙，似乎带着一些娇嗔的样子，晓得自己方才的两句话说得太唐突了，他便搭讪着笑道："我酒后乱言，得罪妹妹，万望妹妹恕我失口之罪。"她听他这话，便又展开笑靥答道："不知

者不怪罪，将军切勿见疑。奴家究竟是有些孩子气，都要请你原谅呢。”吕布见她回嗔作喜，不禁将方才那一股狂放的魂魄，却又飞到她的身上去，不知不觉的将银壶执着，走了过来，一手搭着她的香肩，替她满斟一杯，口中说道：“妹妹！刚刚承情替我斟酒，为兄的也该过来回敬了。”她却故意板起面孔，对他说道：“将军请放尊重一点，不要使他们看见，成了什么样子呢。”吕布忙答应着，回到自己的位上，见她似怒非怒，似喜非喜的一种情形，不禁心痒难熬，将一只脚从桌肚里伸了过来，正碰着她的金莲。她不禁嫣然一笑，忙将小足缩到椅子里面。吕布见她一笑，胆大得愈厉害，便问道：“妹妹！今年贵庚多大了？”她道：“十九岁了。”吕布哈哈大笑道：“那么，我痴长一岁，做你的哥哥还不算赖呢。敢问妹妹是几月里生辰？”她笑道：“你又不是星相，我又不来算命排八字，何人要你问年问岁呢？”吕布笑道：“妹妹！你却不要误会我的用意；我问你的生辰，正有一桩要紧事情。”她却假痴假呆的答道：“四月十八。”吕布又问道：“妹妹的门当户对，有与未呢？”她听得不禁嗤的笑道：“这人敢是发酒疯了，人家这些事情，谁要你来问呢？”吕布忙央告道：“好妹妹，请你告诉我吧！”她故意将粉面背了过去，说道：“今天真是该死，我们爷真是想得出，好端端的教我来和这个醉汉子缠不清，可不是晦气么？”吕布情不自禁站起来，走到她的椅子后面，弯腰曲背的打恭作揖。这时候猛听得屏风后面咳嗽一声，把个吕布吓得倒退两步，忙抬头一望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王允从屏风后面慢慢地走了出来。吕布满面飞红，慌的退到自己的原位上，斯斯文文的文风不动，眼管鼻头，鼻管脚后跟。王允见此情形，料知他已入圈套。他却对貂蝉说道：“我儿！有

客在此，为何兀的板起脸来，算是什么样子呢？”她忙将粉面掉了过来。吕布深恐她将方才的情形说了出来，便向她直是做鬼脸子。她佯作不知，冷冷的对王允说道：“孩儿因为多吃了两杯，心上作泛，故掉过脸来。”王允哈哈大笑道：“痴丫头，今天又不知吃下多少酒去了，侍女们！快将她扶到后面去，安息一会子。”话犹未了，屏风后面走出一群侍女来，将她扶起。她轻移莲步，走到吕布的面前，深深的一个万福，口中说道：“奴家酒后失陪，万望将军原谅。”她说罢，才婷婷袅袅的走进去。王允哈哈大笑道：“痴丫头，酒越醉，礼数越多。”他说罢，便转过身来对吕布笑道：“小女娇憨，酒后不知说些什么呢？万一有得罪将军之处，老夫便来陪罪了。”他说罢，只见吕布两眼出神，只是在那里发愣。原来被她这一阵子忽喜忽怒的娇态，将他迷溺得不知所云了。这时王允问话，他何尝听见一字，直着双目，在那里追寻方才的情景呢。王允走到他的身边，用手在他的肩上轻轻的一拍，笑道：“温侯！老汉方才问话，温侯未答，敢是动怒未曾？”吕布被他一拍，才惊得醒了，冒冒失失的答道：“我原是好意，你却不要误会。”王允见他这样答法，不禁失声笑道：“温侯！敢是今天酒吃得醉了么？”吕布忙答道：“不曾不曾。”王允道：“既未吃醉，方才下官问话，为何兀的一声不响呢？”吕布忙离席谢过。王允又将他拉了入席笑道：“知己朋友，何必尽来客气做什么呢？”吕布道：“适才我问令嫒的生辰，不知可有亲事与未？”王允笑道：“这个痴丫头，今年已是十九岁了，作伐的人却也不少，可是她兀的拣好嫌歹的，不由我作主，所以到现下还未有呢。她镇日价的羡慕将军的为人，勇貌双全，时常叫我请将军来和她厮见厮见。”吕布听到这里，不禁大喜道：“小

将年已弱冠，中馈无人，若不弃粗愚，便为司徒东床如何？”王允笑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？温侯盖世英雄，小女蒲柳之姿，怎好妄自攀龙附凤呢？”吕布忙道：“司徒！你也无须推托，彼此义气相投，何必尽来做那些无谓的假圈套呢？”王允道：“既是将军不弃微贱，怎敢不遵呢？”吕布听他答应，顿时如同平地登天的一样，说不出的一种快活，忙离开席面走到王允的面前，纳头便拜，口中说道：“泰山在上，小婿这厢有礼了。”王允哈哈大笑，忙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倒叫老汉生受了。”吕布道：“你老人家这是什么话？令媛不许与我便罢，既许与我，当然我是你的真真实实的子婿了。”他说罢，便在腰中解下一块五龙珮来，递与王允道：“小婿来得仓忙，未曾预备，就将这块区区的珮儿作为聘礼罢。”王允笑着收了下去，正要答话，瞥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到吕布的面前双膝跪下，口中说道：“太师请温侯回府，刻有要事相商，请即动身。”吕布听得，便与王允告辞回府。

董卓正在厅上与李儒在那里商议，见他进来，董卓忙道：“吾儿你可知道，只为放走了袁绍，如今为害不小，他和曹操勾结了十七镇诸侯，齐来入寇了，现在已经到虎牢关了，你道这事如何办呢？”吕布冷笑一声道：“父王请放宽心，什么关外诸侯，在孩儿看起来，连草莽还不如呢。孩儿愿领一军前去，包将这班狐群狗党，一个个枭下首级来献与父王。”董卓大喜道：“奉先肯去，吾无忧矣。”这时背后有一人，狂笑一声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，此等乌合之众，何劳温侯亲自出马，末将愿带精兵一万，包将他杀得片甲不留。”董卓一望，不是别人，乃是关西华雄。董卓大喜，忙

加封为骁骑校尉，又命李儒随他一同前去参赞，拨兵五万。他两个领兵到了虎牢关。这时十七镇诸侯的兵马，已经将关外围困得水泄不通。华雄领兵出关，列成阵势，厉声骂战。这时会盟讨贼的众首领，一齐出阵。济北相鲍信，忙教他的兄弟鲍忠出马迎敌．未上三合，被华雄大喝一声斩于马下。趁着胜仗，斩了许多的首级回关，着人送到董卓那边去报捷。董卓大喜，便封为都督。这时长沙太守孙坚，见头阵败北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引着四将飞出阵去，遥指关上厉声骂道："助贼匹夫，快来纳命！"华雄便命胡轸出马。孙坚正待上前迎敌。程普一马冲出，接着胡轸大战了三十余合，手起一矛，刺胡轸于马下。华雄望见，飞身下关，领兵出来和孙坚对了阵。混战了一天一夜，因为粮草缺乏，只得引兵退去，华雄收兵入关。到了第二天，华雄又引兵出关搦战。众诸侯一齐出阵。华雄连斩三将。众诸侯大惊失色，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敢去迎敌。这时北平太守公孙瓒，背后闪出一将，赤面长髯，跨下大宛马，手执青龙刀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声若洪钟，一马飞出垓心，大喝："华雄鼠子，焉敢猖獗！"华雄大吃一惊，措手不及，青龙刀起，他的首级骨碌碌早滚向草地里去了。他领兵大杀了一阵，只杀得众贼兵抱头鼠窜，逃入关去。李儒大惊，连忙着人到董卓那里告急去了。那将乘胜回来，众诸侯没有一个不佩服。盟主袁绍便问公孙瓒："他是何人?"公孙瓒答道："他就是平原令刘备的兄弟关羽。"曹操惊问道："莫非就是破黄巾的三雄么？"公孙瓒点头称是。曹操十分起敬，忙命摆酒庆功。再说董卓得到这个急报，十分害怕。吕布大怒，领兵三万，星夜赶到虎牢关。李儒见他到了，好不欢喜。次日清早出马，他连战胜十七阵，众将诸侯杀得个个胆寒，人人害怕。这时却恼动了

刘、关、张兄弟三个。张飞大喝一声，挺矛出阵来战吕布。吕布见他出阵，料知是个劲敌，却也十分留神。他两个搭上手，大战了一百合不见胜负。关云长长啸一声，飞马出阵，抡刀双战吕布。这时金鼓震天，喊声动地，垓心里只见刀光戟影，将众诸侯看得目眩心骇。他两个和吕布大战八十余合，仍是未分胜负。刘备看得火起，舞动双锋剑，拍马助战。他三个丁字儿困着吕布，大呼厮杀，又战了一百余合，兀的败不了吕布。由午牌一直杀到红日含山，吕布到底有些遮拦不定了。他也乖觉，向刘备虚晃一戟，扫开阵角，飞马入关。刘、关、张忙领兵趁胜抢关。李儒忙命守关贼兵一齐将灰瓶石子抛了下来。刘备等不能前进，只得收兵回营。一连攻了几天，吕布也出了几阵，只是莫想战倒了他。众诸侯见孙坚已去，一个个慢慢的散到原籍去了，把个曹操和袁绍气得不可开交。他们俩见势孤力薄，也只好回到河内去了。

吕布见众盟主不战自散也就领兵入都，到了董卓的府中将战事说了一遍，董卓大加赏识。过了数日，董卓见洛阳究竟不及长安来得紧要，便与百官会议迁都。众大臣谁也不敢来反对，只是唯唯道好。董卓下令命一班文武，先迁入长安，自己劫了后妃皇帝，迤逦到长安，沿途烧杀劫掠，无所不为。共掳到良马八千匹，金帛不计其数。临行时将洛阳原有的宫殿点起一把火来，烧得一干二净。到了长安之后，新建太师府，穷极华丽，所费不下数千万。这时单讲吕布镇日价心中直是记念着貂蝉，无奈又因董卓新迁长安，百务猬集，不得分身，所以耐着性子，在董卓的府中，帮同着李儒照料各事。一直忙了一月有余，各事粗定，吕布急欲一见貂蝉，方要到王允那边去，不料董卓又教他到后园里去监造贻和宫。他无可奈何，只得转身向后面而来。此刻他心中已是

十分不悦了，他懒洋洋的走进后园，只见里面花草树木，修葺得十分齐整。那园后便是贻和宫，正造得半零不落的，大架子已经支起，高耸入云。他一步一步的走到一座亭子前面，抬起头来一望，只见这亭子原来是六角式的，每角悬着金钟，微风吹来叮当作响，迎面便是一块匾，上面亮晶晶的三个大金字，乃是凤仪亭。他正要转身向后走去，猛听得亭里有叹息的声音。他却是一愣，忙止住脚步，用目朝里面一打量，原来这亭子是内外两进的：外边一转花廊，里面却是四周沉香木的屏门。他见当中竹帘垂着，瞧不见里面。他便走进来，用手将门帘一揭，朝里面一望，不禁大吃一惊。你道是什么缘故？却原来在里面叹息的，并非别人，却就是吕布时刻记念的貂蝉。他忙走了进去，一把握住她的玉手，问道："卿卿！何由到我们这里来的？"貂蝉见他进来问话，不由的眼眶一红，那一股眼泪象断线珍珠一般，簌簌的落个不住，哽哽咽咽的说道："将军！奴家只道今生不能和你见面的了，不想还有碰见的一天。"她说罢，便往吕布怀中一倒。只有呜咽的分儿。吕布搂着她，低声问道："卿卿！你有什么话，尽管说出来，我好替你消气。"貂蝉哭道："事已如此，还说什么，只怪奴家无情，辜负了将军，不如当着将军一死，好表明奴家的心迹。"她说罢，便想照亭柱碰去。吕布死力抱住，连问她："究竟是为着什么事情？"她又哭了半天，终未有答出一句话来，把个吕布弄得丈二的金刚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好生着急。看官，貂蝉究竟是什么时候到董卓的府里的，小子也好交待明白了。原来董卓迁都之后，王允料到吕布一定是要奔走忙碌的。他暗想此时再不下手，恐怕没有机会了。他便推着做寿，将卓贼请到府中赴宴。酒至中巡，将貂蝉唤了出来。董卓见了貂蝉，身

子早就酥了半截，及至听到她的珠喉妙曲，不禁魄荡魂飞了。他忙问王允这是何人？王允乘机答道：“这是歌妓貂蝉。”董卓听说是歌妓，不禁大喜说道：“司徒可能割爱送给我么？”王允忙道：“太师不嫌粗陋，奉上就是了。”董卓听说这话，只乐得心花怒放，随即将貂蝉扯到自己的怀中，笑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貂蝉答道：“今年十九岁了。”董卓哈哈大笑道：“自古美人多半不减颜色，你道是十九岁，我实在不信，差不多只有十六七岁的光景罢！”貂蝉含笑不语。这时王允走到董卓身边说道：“蝉儿！你的福分真正不浅，居然蒙得贵人的恩宠，将来太师爷如果居了九五之尊，怕你不是贵人么？”董卓听得，更是乐得一头无着处，忙道：“我如果能有这样的福分，将来一定封你为太师，如何？”王允答道：“太师爷言重了，我哪里有那样的偌大福分呢？”他们扯谈了一阵子，卓贼起身告辞，带着貂蝉回府而去。这正是：

预备牢笼擒恶兽，安排铁网捉蛟龙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四回

好事难谐迁莺上乔木
密谋暗定调虎出深山

却说董卓得了貂蝉，如鱼得水，镇日价寻欢取乐，将一切的事情，完全都付与吕布、李儒二人照料。还有那些掳得来的良家妇女，他见了貂蝉，便将她们视同粪土一样，完全赏给与手下侍尉从仆。真个是一人中意，众美遭殃。这貂蝉见他这样的宠爱自己，她也展出十二分笼络的手段来，将一个董卓哄得百依百顺，险些把她当做活观音供养。那天董卓早朝未回，貂蝉料知吕布在后园里监工，她便趁着这个空子，单身独自走到后园里去，在凤仪亭内不期而然的遇着了吕布，她便哭得泪人一样。吕布再三追问。她叹了一口气道："事已如此，说它还有什么用呢？"吕布急道："卿卿！什么事你也应该说出来，我才明白呢。"她道："我也料不到你们太师爷竟是这样人面兽心的老贼，他前天到我家里去，我们爷子以为你是奴家的丈夫，他自然是我的公爷了，我们爷教我出来见礼，不想他见了我，便对我们爷说道：'奉先是我的儿子，一切婚事筹备，当然是我来出头办理的，如今先将令媛接到我们的府中去。'我们爷当然不好推辞，便教我乘着轿子随他到这里来，谁知那老贼，竟起心不良。"她说到这里，泪抛星眼，便又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吕布急问

道："以后便怎么样呢？"她哭道："不料那老禽兽将奴家藏在一间牢房里，黑夜里带了许多的仆妇到那里去，将奴家的清白被他污沾了。将军！妾身只道今生你我永无相见之日的呢，不料天也见怜，我们还有一面的缘分。我的心迹已表明白了，再也没有颜面来见将军了，你且放手，让我去死了倒干净，省得在世上辱没你的英名。妾身死后，也要变一个厉鬼，将那老贼的魂追了去才罢呢。"吕布听了这话，将那股无名豪火，高举三千丈捺按不下，冷笑一声道："万料不到这老禽兽竟有这样的行为！"貂蝉哭道："还是让我去死了是正经，不要为着我一个女子，使你家父子不和。"吕布听说这话，更是气冲牛斗，急道："他能做这些禽兽的事情，还算什么父子呢。"貂蝉道："妾身未出闺门，就闻得将军的英名，如雷贯耳，满望攀龙附凤，嫁给英雄，不料大礼未成，横遭这老贼玷污，奴家如何对得起将军呢；但是奴家耿耿寸心，惟天可表，除却将军之外，却没有第二人了，将军如肯见怜，将我救出火坑，奴家情愿为将军充一个侍婢，还比受那老贼蹂躏的好多了。"吕布听她这番话，真个是万箭钻心，利刀割胆，又气又愤，又爱又怜，心头上翻倒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心来，不知怎样才好呢。貂蝉又哭道："将军肯与否，请快些儿作个决定罢。"吕布还未答话，猛听得外面气如牛喘，有人大声骂道："好贼子，贱人，在这里做的好事。"吕布听得是董卓的声音，不禁一惊，忙将貂蝉放下，揭起竹帘，瞥见董卓手执他平日用的一杆方天画戟圆睁二目，恶狠狠的站在门外。原来董卓早朝回来，到了貂蝉的房中，不见了貂蝉，吃惊不小，忙问侍女："她到哪里去了？"有个侍女道："到后园里去游玩去了。"董卓听说这话，忙向后面寻来。走到大厅后面，

劈面撞见一个小厮，名叫宋刮的，他便问道："刮儿！你可曾看见新夫人在什么地方呢？"宋刮吱唔着说道："小的看是看见的，只是不敢说。"董卓听得，心下大疑，忙道："快点说，告诉我！怕什么呢？"宋刮道："我方才从后园里凤仪亭门口经过，猛听得里面叽叽咕咕有人谈话，我倒被他们吓得一大跳，悄悄的从竹帘子外面往里一瞧，只见新夫人倒在吕将军的怀里，只是哭，我倒不解是什么一回事，正想去告诉你老人家，不想在这里竟碰到你老人家了。"董卓听得，不暇多问，顺手在大厅东廊将吕布的画戟取下来，飞向后园奔来。到了凤仪亭门口，就听得里面仍在喁喁不休的谈着，把个董卓气得光是发喘，半天才厉声大骂。这时吕布从里面一头攒了出来。他见了吕布，不禁将脑门几乎气破，泼口骂道："好贼子，竟敢做出这样无父无君，不伦不类的事来。"他骂着，舞动方天画戟便来刺吕布。吕布将头一偏，他一戟落空，身子往前一倾险些儿跌了下去。吕布顺手一把将戟的头龙吞口抓住，就是一拧。不想董卓的蛮力大，莫想动得分毫。吕布一撒手，泼步就走。董卓便将戟掷去。吕布往旁边一闪，没有掷到。董卓哪里肯舍，依旧紧紧的追来。刚刚追出园门，卓贼和一个人扑的撞个满怀。他不问青红皂白，一把将那人抓住，拔出宝剑就要动手。只听得那人喊道："太师爷，慢来慢来！"他听得，忙低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左大夫李儒。他道："要不是你喊得快，险些儿一剑将你结果。"李儒忙问他与吕布究为着什么事情，这样冲突的？董卓便将以上的事情，气冲冲的说了一遍。李儒顿足道："主公！大事去矣！为了一个貂蝉，恼了一员大将，他万一反起来，试问主公谁人能去征服他？主公这时正在招贤纳士的当儿，奉先虽有小过，主公也该稍为原

谅才好呢。还有一句老实话，对太师爷说，太师得有今日，完全是谁一手造成的呢？我敢说一句，除却吕奉先，却没有第二个罢。貂蝉虽美，于主公何益？主公要是一个明白人，今天不独不能做出这一套来，而且既晓得吕奉先看中貂蝉，要想巩固他的心，不妨就将貂蝉赐给与他，还怕他不死心塌地的保护主公么？还有一个比例，就是昔日熊羽在摘缨会上，不杀戏庄姬之蒋雄，后为秦兵所困，才得其死力相救；今貂婵不过一女子，吕布系主公一心腹猛将，以一女子失一大将，不知利害孰甚呢？”他这一番话，说得董卓闭口无言，停了半天，才开口向李儒问道：“依你便怎么样呢？”李儒道：“照我的愚见，莫若就此将貂蝉赐与吕布。布感主公大恩，必以死力相报哩！愚直之言，是否还请主公三思。”董卓点头道：“你的话，未尝不是，让我去细细的思量思量。”李儒便谢恩退出。

董卓回到貂蝉的房中，命人将貂蝉唤来，他厉声问道：“贱人！何故与吕布私通？”貂蝉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妾身久闻侍女们讲过，后园修葺的怎样好法，妾身成日价的闭在这房里，闷得十分难受，也是妾身一时之错，不该到后园去游览的。贱妾刚走到凤仪亭，迎面就碰见吕布，不想这个奴才将妾嬲住，硬行非礼，不是太师爷到来，救妾一命，那时妾身少不得要死在这匹夫的手里了。”卓贼道：“我现在倒有一件事和你商量，未知你肯与不肯？”貂蝉拭泪问他：“何事？”董卓道：“难得奉先看中了你，我想将你赐给与他。”貂蝉听得，大吃一惊，掩着粉颊大哭道：“贱妾已事贵人，不日将有后妃之望；今天忽然要使妾委身与下贱家奴，便是顿时死了，莫想我答应的。”她说罢，移动莲步走到帐帏前去，将宝剑取下，飕的出鞘，向颈上就勒。慌得董

卓抢了过来，死力扳住她的粉臂，说道："快休自寻短见，方才那几句话，本来是和你玩的，原想借此来试验试验你的心，不料心肝美人竟认真了。"他说着，从她的手中，将宝剑夺了下来。貂蝉哭道："太师休要哄我，这一定是那个李儒贼子出的主意。他本与吕布是一类，他想害妾身的性命，败太师爷的声名，这个万恶的贼子，我要生食其肉，死寝其皮呢。"董卓道："他无论如何说项，我怎能舍得你呢？"貂蝉道："如今他们既然是不怀好意，料想此地也不能久居了；万一上了他们的算，便怎么好呢？"董卓忙道："心肝！你且莫要担忧，我明天就和你一同到郿坞去同享快乐，如何?"貂蝉这才收泪拜谢。到了次日清晨，李儒便在大厅上候着董卓。不一会董卓来了。李儒便对他说道："主公昨天既然答应将貂蝉赐与吕布的，今日正是黄道吉期，何不就将貂蝉赐给他，成为好事吗？"卓贼道："我与吕布究竟有父子的关系，不便赐给与他，但是我也不去追究他昨日的错处了，你去对他可用好言劝慰。"李儒万不料他今天忽然变挂，便毅然说道："主公千万不可为妇人所迷惑才好呢！"卓贼听得，不禁将脸往下一沉，冷冷的答道："然则你的女人可肯赐给吕布么？这种不近人情的话，昨天我不过是权为应你一声，不想你竟坚执，要教我将女人送给别人；我不看平日之情，恨不将你这匹夫一刀两段，识风头，不要来缠不清，下次谁再讲出这字来，提头相见。"李儒不敢再讲，只得退了出来，仰天叹道："我等不久皆要死在这贱人的手里了！"不表他在那里叹息，再表董卓早朝之后，回府令搬场。一时百官都来送行。这个当儿，吕布在稠人中望见貂蝉在车中，掩面痛哭。吕布觑着董卓的车仗去得远了，他便将马一带，赶到貂蝉的车仗对过，只见她珠腮泪落，伸出玉手，上一指，下一

指，又朝吕布一指，最后朝自己一指。吕布看见如同万箭钻心，十分难受，又不敢近来，恐被董卓望见，只好兜马立在土岗之上揽辔痛恨不止。望着车仗越去越远，烟尘迷漫，云树参差，一转眼便不见了车仗的影子，他怅恨欲死的坐在马背上，还在伸长着脖子，遥望不瞬。

这时候后面突然有个人将他肩头一拍，笑道："温侯！不随太师爷一同到郿坞去，为着什么缘故，孤影单形的立在这里发愣呢？"吕布被他一拍，倒是一惊，连忙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司徒王允。吕布见是他，不禁叹了一口气道："司徒还问什么呢？横竖不过是为着你家女儿罢了。"王允道："莫非小女到府上之后，有什么不到之处么？万一得罪了将军，千乞将军，还看老朽的薄面，总要原谅这个痴丫头一些，那么也不枉她镇日价的景仰将军的一番苦心了。"他说罢，吕布道："咳！司徒！你好糊涂了，难道这事你还不晓得么？"王允故意惊道："小女自被太师爷带去一月有余，至今也未曾回来过一次。有什么事情我焉能知道呢！"吕布道："老实对你说罢，你们的令媛我倒没有捞到，反被那老禽兽视为己有了。"王允忙道："温侯！这是什么话！难道太师此刻还未曾替你们结过婚么？"吕布大声说道："我倒没有和你们令媛结婚，那老禽兽倒与你们令媛成其伉俪了。"王允佯作大惊失色的样子，说道："这从哪里说起，这从哪里说起！"他说罢，便对吕布说道："温侯！此地非是谈话之所，请到寒舍去，再作商量。"吕布没精打彩的随着他复行入都。到了司徒府的门口，二人下马，一同到了大厅上落座。王允便道："究竟是怎样的？请温侯再述一遍。"吕布便将凤仪亭前后细细的说了一个究竟。王允只是顿脚，半晌无语，双眼盯着吕布。吕布垂头丧

气的也是一语不发。二人默默的半天，王允才开口说道："太师淫吾女儿，夺将军妻室，这一层，诚为天下人耻笑，非耻笑太师，不过耻笑将军与老朽罢。但是老朽昏遇无能尚无足道，可惜将军盖世英雄，亦受这样的奇耻大辱！"吕布听得这话，不禁怒气冲天，拍案大叫。王允忙道："老朽失言，死罪死罪，万望将军息怒。"吕布厉声骂道："不将这老贼杀了，誓不为人。"王允听得这话，忙跑过来用手将吕布的嘴堵住，说道："将军切不可如此任意，太师爷耳目众多，万一被他们听壁角的听了去，那时连老朽都不免要灭门九族了。"吕布叹道："大丈夫岂可郁郁久居人下！"王允连忙说道："以将军之才，实在非是董太师所可限制的。"吕布便道："杀这个老贼，真个一些儿不费吹灰之力；不过有一个缘故，碍着不好动手。"王允忙问他："是什么缘故？"吕布道："这个老贼作此禽兽之行，论理杀之不足以偿其辜。只是他与我名义上有父子的关系，所以不能下此毒手，恐被天下后世唾骂。"王允冷笑道："将军真糊涂极了！他姓董，你姓吕，在名义上固无父子之可言，谈到情分上，越发不堪设想了，他与你既是父子，就不应当在凤仪亭前掷戟厮拼了。"吕布听得这话，怒发冲冠的说道："要不是司徒点破，我险一些儿自误。"王允听他这话，便知道他的意已坚决了，便趁机又向他说道："将军若扶正汉室，后来这忠臣两个字，是千古不磨的；要是帮助董卓，这反贼两个字，再也逃不了的。一面是流芳千古，一面是遗臭万年。天生万物，自是难齐，好丑不过随人自取吧；今日之事，尚请将军三思。"吕布听得这番话，真个如梦方醒，赶着离席谢道："我意已决，司徒勿疑。"王允道："恐怕事未成，机先露，反招大祸。"吕布听得，飕的在腰里拔出宝

剑，刺臂出血为盟。王允扑的纳头便拜，说道："汉祚不斩，皆出于将军之赐了；但是此等密谋，有关身家性命，无论何人，不能露泄一字的。"吕布慌的答拜道："司徒放心，俺吕布一言既出，永不翻悔的。"二人起身。吕布便向王允道："这事要下手，宜急不宜缓，最好在日内将这老贼结果了，好替万民早除掉了痛苦。"王允道："将军切勿性急，这事老夫自有定夺；到了必要的时间，我总先通知你就是了。"吕布答道："司徒有什么高见，不妨先说给我听听。"王允道："卓贼此刻迁到郿坞，我想他是防人去办他的，定有准备，却再不能到郿坞去除掉他了。只好从反面想出一条调虎离山的法子，将这老贼骗到京城里面，将他杀了。岂不是千稳万妥么？"吕布道："这计果然不错，但是要想出了一个什么名目来，好去骗他入都呢？"王允拈着胡须，沉吟了一会子，猛的对吕布道："有了有了，何不假着万岁新愈，召他入朝，共议国事么？"吕布拍手道妙。王允又道"但是此计虽然是好，可是还需一个能言之士，前去才行呢。"吕布道："可不是么？谁是我们的心腹肯去呢？"王允又想了半天，便对吕布说道："这人倒是个能言之士，而且卓贼平时又很相信他，只恐他不肯去。"吕布忙道："司徒所说的，莫非是骑都尉李肃么？"王允道："不是他，还有谁呢？"吕布道："这人如果用到他，他一定肯去。"王允便道："怎见得的？"吕布道："他因为升缺的原故，早就与老贼意见不合了，我想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。"王允大喜道："既是这样，就请将军去将他请来，大家共同商量办法。"吕布道："昔日杀丁原的，也是他的主谋；今天如果他肯去，没有话讲，万一他不肯前去，先将他杀去，以灭人口。"王允称是。随着即派人悄悄的将李

肃请来。他见吕布也在这里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"此刻太师爷已迁到郿坞，温侯还留在京中作甚呢？"吕布冷笑一声，说道："骑都尉还问呢！不是你当初好说好歹说的，硬劝我将丁原杀去，何致有今日的羞辱！"李肃听他这话，便料他也和董卓不对了，忙道："温侯这话，未免太也冤枉我了；想当初在丁原那里，当一个区区的主薄，如今封侯显爵，不来谢我倒也罢了，反而倒怪起我的不是来了，我真莫名其妙。还请温侯讲明，究有那样不如意处，出入高车怒马，又是皇皇太师爷的义子，还不称心，究要怎样才满意呢？"吕布道："这些话都休提了，我且问你，自古道，弃暗投明，方不失英雄的身分；昔日为你一席话，我便毅然将丁原杀了，来投董卓，满拟望青史标名，荣宗耀祖；谁知这卓贼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罪恶滔天，神人共愤，他这样的行为，我岂不是被他连带唾骂于后世么？"这正是：

豪杰不贻千古恨，英雄只执一时迷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五回

矢橛有情帐中假寡鹄
风云变色塞外失良驹

话说李肃听得他这番话，便道：“如将军言，当以何种手段对待呢？”吕布道：“依我愚见，现下即设计将这老贼除去。”李肃听得，忙道：“我早有此心了，无奈一木难支大厦，故迟迟至今未敢发动。将军如欲为国除害，末将当追随左右，任将军驱使，如何？”吕布大喜，便道：“都尉如肯助我一臂，这事没有不成的道理；明日你可赍着圣旨到郿坞去，伪言圣上新愈，召他进京议事，那时我们内应外合，还怕他飞上天去么？”李肃一口应承。到了第二天，李肃赍着圣旨，便到郿坞，见了董卓伪称天子疾病新愈，请太师入朝议事。董卓忙问：“议论什么事情？”李肃道：“太师不晓得么，目今天子见太师威德并茂，欲将位禅让于太师，所以今天着我来请太师入朝受禅的。”董卓大喜，便又问道：“王允意下若何？”李肃道：“天命攸归，王允当然也没有什么反对的了。”董卓至此，毫无疑惑，便命心腹爪牙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等四人，调兵保护郿坞，自己大排仪仗进京。刚刚到了半途，所乘的四轮辇，忽然折了一轮，董卓惊问李肃，这是何兆？李肃道：“这是弃旧换新，公主将乘金辇之兆也。”董卓不疑。又走了一程，忽听得一

群村童，在草地上一齐唱着道："千里草，何青青，十日上，不得生。"董卓又问："何兆？"李肃便道："这分明是刘世灭，董氏兴之意。"他满心欢喜。不多时进了城，只见百官齐具朝仪迎接董卓。到北掖门口，众武士留在门外，只有御车的二十余人，推车直入。董卓遥见王允等各执宝剑，立在午门以外，大吃一惊，忙问李肃。李肃不应，推车直进。王允大呼道："反贼到此，武士何在？"两旁转出百余人，各执利刃，直扑董卓。董卓大声呼道："吾儿奉先何在？"吕布从车后钻出，应道："有诏讨贼。"手起一戟将董卓刺死。王允割下他的首级。吕布在怀中取出诏书，大声念道："奉诏讨贼，其余不问。"将吏皆呼万岁。这时李儒的家将，又将李儒绑了送来。王允便命枭下首级，弃于市曹。吕布此刻无暇多计较，赶紧带兵到郿坞。李傕等早得消息，领着飞熊兵，向凉州窜去。吕布到了郿坞，先将貂蝉接了出来，然后将董卓一家杀了，剿了镏珠金帛，正要回京，不防卓贼女婿牛辅领着一彪军杀到。吕布便使李肃迎敌。李肃领兵出阵，未上十合，招架不住，大败而回。见了吕布，陈述牛辅的厉害。吕布大怒，便将他斩首，亲自领兵出阵。谅牛辅如何是吕布的对手呢？不到三合，大大失败。吕布只顾引兵追赶。刚追到白屯山下，猛听得一声鼓响，一彪军从右边冲出来，为首一将正是李傕。吕布慌忙迎敌，战未十合，鼓角大鸣，又是一队军从左边冲了出来，为首一将正是郭汜。吕布双战二将。大战五十余合，二将抵敌不住，却引兵向长安奔去。吕布引兵赶去，方赶过郿坞，猛听得后面金鼓大震。张济、樊稠齐领着飞熊军从后面包抄过来。这时李傕、郭汜回头又来厮拼。前后夹攻，吕布虽勇，到了此时，也没有法子抵御了。再加那些飞熊军十分骁勇，不多时，杀得吕

布片甲无存。吕布不敢恋战，大吼一声冲出阵去，一抹地直向长安而去。李傕等统领十万飞熊兵，近逼京城。吕布连败数阵，心中大忧，便对王允说道："司徒！事急了，我们只好且到别处去求救罢。"王允不肯。这时四门的贼兵乱搭云梯，一齐上城。吕布见王允不肯动身，他也没法，一提丝缰杀出东门。投奔袁术去了。李傕等大队贼兵，闯进京城，将王允捉住杀了，同时遇难的官员不计其数。李、郭两贼，还要提剑去杀献帝。张、樊二贼说道："不可不可，今日杀之，天下不服，俟将诸侯赚到关内，去其羽翼，然后图之，大事可成。"李、郭两贼从议。他们又自定职衔，迫令献帝照准。献帝没法，只得唯唯从命。他四人得了封号，便大张声势，无所不为了。不数日，早有西凉太守马腾率子马超起兵，来京就驾。不幸贼势浩大，西凉兵竟未得胜，只得引兵退向西凉而去。贼兵只有一樊稠因私通马腾韩遂，被李傕杀了，其余士卒未曾损失分毫，因此贼兵的威声越发四扬。他们镇日价奸淫劫掠，百姓失望，天怨人愁。献帝处此恶势力的下面，真个是个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幸亏杨彪、董承等，暗中定了一计，使李、郭不和，大战了数月。他们乘着这个空子，便保着献帝以及后妃逃到了大阳，一面飞诏到山东，令曹操前来保驾。

曹操得着圣旨，便统精兵十二万前来，将李傕杀得片甲不留。李傕与几个贼目一齐逃到深山落草去了。曹操便保驾回洛阳故宫，夏侯惇辈领兵屯在城外。次日曹操进城见驾。献帝便加封为司隶校尉，假节钺，录尚书事。因此曹操大权在握，威势日盛，行为虽不及董卓荒暴，但是居心叵测，居然隐隐有窥窃神器的念头。他见洛阳的宫殿破坏，而且地势又平坦，不及许昌竣险，便私下与众人商议迁都。这

时有个谋士名叫许良，他却极力赞成他的话，便道："明公这个主意，实在是好极了，两面俱到。"曹操会意，便入奏献帝，请驾迁都。献帝怎敢不依，只得迁都到许昌。曹操便造宫室，建宗庙、司台、司院、衙门，修理城廓街道；又迫献帝大封群臣，一班文臣如荀彧、荀攸、郭嘉、刘晔、程昱等，最高的位置至三辅，最低的位置也在祭酒之上；武将如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洪、曹仁、李典、乐进之辈，俱封为将军、都尉。看官，以上的一班人，谁不是操的心腹呢？由此向后，献帝只做一个傀儡皇帝了。光阴易逝，略眨眨眼又到丁丑二年的春间了。曹操正想领兵联合刘备去灭吕布，忽然探马来报："张济南攻穰城，中剑身死，他的侄儿张绣屯兵宛城，勾结刘表，意欲犯阙。"曹操得报，勃然大怒，便点齐五万精兵，带着大将典韦，亲自领兵到宛城下寨。早有细作飞报张绣。张绣听说曹操亲自带兵前来，吃惊不小，忙与部下商议。谁知大家听说曹操亲自带兵前来，一个个吓得魂飞胆越，同声劝张绣投降为妙。张绣明知不是曹操的对手，只得开城投降。曹操见他投降，不费一兵一甲就攻下宛城，自是欢喜，便统大兵进城住下。过了几天，曹操在城内一点事儿没有，闷得心慌，便与他的侄儿曹安仁骑马到各处去闲逛。刚刚出了太宣门，迎面突然有一辆钿壳香车慢慢的近来，他在马上瞥见那车内端坐着一个妇人，年纪差不多在二十左右罢，生得柳眉杏眼，贝齿桃腮，十分妖娆出色。把个曹操看得眼花缭乱，口干难言，魂灵儿飞上了半天，勒着丝缰，瞪着两眼，不住的向车内发呆。那妇人也脉脉含情，秋波流电的向他瞟了一眼。曹操被她这星眸一瞟，不禁神魂飘越，身子早酥了半截，险一些儿撞下马来。霎时香风过处，钿车去远，那张娇而且俏的面庞儿却不能再看见了。曹操在马

上好象发狂似的叫了一声好。他本来是个好色之徒，在二十左右的时候，已经娶妻丁氏，纳妾刘氏，又在娼家买得一个卞氏。这卞氏的姿色倒也不差，曹操大加宠爱。今天看见这妇人和卞氏一比较，的确有天渊之别，他怎能不神魂颠倒呢。他失魂落魄的，哪里还有心去闲逛，没精打彩的和安仁兜马回营，闷闷不乐的坐在帐中，一言不发，安仁早已窥透他的心病了，忙问道："叔父，今天为什么这样的闷闷不快，莫非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事情么？"曹操叹了一口气道："便是有心事，对你们说了有什么用处呢？"曹安仁笑道："或者可以有些用处呢！"曹操先用手向左右一摆，一班侍立的将佐，一个个都退出帐去。他对安仁笑道："方才你看见么？那妇人的模样儿究竟好不好？我行军十数年，年轻貌美的女子，我不知道看见过多少了，象这样水葱似的一个玉人儿，我实在没有看见过。谁能替我将这个妇人谋到手，我立刻赏他十万。"安仁听他这话，将胸口拍得震天价响的说道："你放心罢，这事包在侄儿的身上就是了。"曹操听得十分欢喜，忙道："我的儿，要办这事，千万不要鲁莽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那可不是耍的；我现在是名高德重的人了，与其败坏声名，不若不做的为佳。"安仁笑道："你老人家既羡慕着美色，又何必藏头露尾的怕谁呢？"曹操道："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这些事情，都是那些没有资格的人做的，象我们这些人，就能干出这不端的事来么？不独失掉自己的身分，便是被人家知道，也要瞧我们不起的。这事成与不成，都要替我严守秘密为要。"安仁满口答应，出营去刺探那妇人的去处了。曹操在营中左等右等，一直等到天晚，还未见安仁到来，好不心焦，象煞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团团转得一头无着处。不多一刻，安仁由外边进来。曹操等不及的忙

问道："那件事儿怎么样了？"曹安仁笑道："访是访着根底了，不过是朵玫瑰花儿，有针有刺很不容易采取呢。"曹操忙道："怎见得的？"曹安仁道："那妇人原来就是张济的继妻，张绣的婶娘邹氏，你道可以去勾搭么？"曹操听说是张绣的婶娘，不禁将那团孽火，早就消灭到无何有之乡了，忙道："怪不得她淡扫素抹的。"这时曹操嘴里虽然说动不得，心里却越发钦慕得厉害，兀的叽咕着道："好个美人儿！我竟没福去消受，岂不可惜么？"曹安仁笑道："叔父要想真个销魂，却也不难；不过这班将士都在这里，怎能不漏风声呢？"曹操忙道："依你便怎么办呢？"曹安仁笑道："依我的愚见，不若将他们一班人完全调到别处去防守关隘，只将典韦留下保护你就是了。他们走后，做起这事来，不是好放手了么？"曹操忙道："是极是极，你的主见的确比我高，就照这样办就是了。"他们商量已定，一宿无话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曹操便下令将随来的众将士，一齐调到别处去防守，只留下一千精兵和大将典韦在营中保护。

曹安仁到了晚上，带了十几名亲兵，直扑邹氏的住宅而来。刚到门口，只见那邹氏站在门边，正在那里装娇卖俏的向街道上凝望，曹安仁跳下马来，一把将邹氏拦腰抱起来，飞身上马。邹氏吓得玉容失色，待要声张。曹安仁忙道："曹公看中你了，今要娶你为贵人，你难道还不愿意么？"邹氏昨天见曹操那种威仪，早已心许了，听得曹安仁这话，乐得半推半就的不声张了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比较寒衾独拥的好得多了。不多时到了营前下马，安仁将她慢慢的搀扶进帐。曹操望见邹氏进来，好象接圣驾的一般，赶紧迎了上来，向安仁使了一个眼色。安仁会意，忙领着众人退出帐去了。此时单

单的剩着曹操和邹氏二人，四目相对，饱看了一回。邹氏含羞带愧的上前福了一福，低声问道："不知明公唤小妇人有什么吩咐？"曹操还礼不迭，满脸堆下笑来道："娘子天人，敝人昨天得睹仙姿，梦魂颠倒，不知娘子还肯下怜我么？"邹氏本是个淫荡性成的人，加上张济死了，深闺久旷，孤衾独拥，饱尝单调的风味，早就耐拼不得了；今见曹操的威势，当然比较张济高胜万倍，当世的英雄，怎能不动心呢。听他这两句话，正中下怀，只苦答不出话来，羞得粉面绯红，默默的一声不做。曹操见她这种娇羞不胜的样子，越发增加几分妩媚，情不自禁的走过来，拉着她的玉手双双进了内帐，去干那不见天的勾当。春风一度，稳过良宵，说不尽百般旖旎，千样温存。须知天下事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邹氏被安仁抢去的时候，早有人去飞报张绣了。张绣听说曹操强夺她的婶娘，请教如何不气，立刻派人去一打听，不独强夺，简直实行同居之爱了。张绣怒冲牛斗，立刻点齐五千精兵杀出城来。早有细作飞报曹操。曹操全不在意，以为有大将典韦，他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在他营门口守着，谁也不敢前来送死的，仍然与邹氏卿卿我我，寸步不离的厮混着。谁知典韦吃醉了老酒，倒在帐中，正自好睡。猛可里喊声四起，鼓角大鸣，那一千保护兵士，见四面的灯球火把，照耀的和白日相似，只吓得纷纷奔窜，霎时跑得一干二净。典韦从梦中惊醒，霍的跳起来，取了双戟，飞步出营。这时张绣的大队，已经顶到营门口了。典韦大吼一声，舞动双戟，好象纺车似的敌住来兵。霎时被他杀得肢骸乱舞，马仰人翻，张绣舞动长枪，一马当先邀住典韦，大战五十余合，未见胜败。张绣长啸一声，将枪尖向后一招，众士卒一齐涌上，刀矛并举，将典韦困住。典韦身无片甲，只

穿一条犊鼻裤，在阵云里往来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张绣见他这样的凶猛，心中好生着急。他手下大将胡车儿一声唿哨，立刻万箭如雨。典韦忙用戟来格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手腕上早中了两箭。典韦吼叫一声，托地跳开数丈，啊唷一声，将双戟抛去。众兵士见他抛去兵刃，益发奋勇，将他团团困住。他一腿飞来，早被他打倒二人。他就地将二人抓起，当着兵器使用，只打得众兵卒纷纷后退。这时张绣和胡车儿见他抛去兵刃，连忙催马上前，齐施兵刃，将典韦逼住。典韦此时虽有霸王之勇，到了危迫，确也难以抵御了。张绣的长枪，舞得飞花滚雪价紧紧逼着，没有一些空子好脱身。典韦料想难活了，将手中的人爽性向张绣掷去。张绣将马头一带，他趁着这个空子，跳出圈子，撒腿就跑。走到五六步，弓弦响处，他大叫一声，堆金山倒玉柱的扑地倒下。张绣飞马赶上，手起一枪刺入典韦的咽喉，眼见一位万夫不当的上将，到阎罗王那里去交帐了。张绣与胡车儿督着大队，捣入后营，谁知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。张绣大吃一惊，忙命人四处去搜查，哪里还有一些踪迹呢，流苏帐内空洞洞的不见鸳鸯的影子了。张绣料知他一定是逃走了，忙与胡车儿领兵赶来。不到半里之遥，果然望见曹操在前面和一干人狼狈而逃，张绣厉声骂道："不顾脸的淫贼！到哪里去！快快给我留下头来！"这正是：

　　爽口味多生恶疾，趁心事过必遭殃。

要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六回

弄假成真将军得娇婿
转祸为福帝子续新弦

话说曹操听得喊声四起，料知事变，与邹氏豁地分开，连长衣都未曾来得及穿好，就听得营门口喊杀连天。曹操此刻真个是魂落胆飞，和曹昂、曹安仁以及邹氏等，各自上马，慌不择路的出了后营，直向西北逃去。刚刚走了一里多路，猛听得后面鼓角震天，灯球火把照耀得和白日一样，曹操回头一望，不禁将一颗脑袋吓得缩到腔子里面，伸也不敢伸一下子，连说："今天活该要将性命丢掉了！"话还未了，弓弦声响，曹操的坐马屁股上早着了一下子。那马怪叫一声，壁立起来，将曹操掀翻在地。曹昂见了，飞身下马，将自己的马让与曹操。张绣望见，忙拍马赶去。曹操用马鞭子在马身上着力打了几下子。那马双耳一竖，腾云价的奔去，一口气跑到清水河边。可巧有一只渔船，曹操牵马上船，忙叫舟子渡到对岸。他登岸之后，眼见张绣领着大兵将他的大儿子曹昂，大侄儿曹安仁以及情人邹氏等一干人，追到对岸一刀一个，全请到鬼门关去交帐了。曹操也不暇多计较，伏在马鞍上，直向舞阴逃去。到了舞阴，才知道典韦被害，他痛哭一场，方才收兵，回许昌而去。暂按不表。

再说刘备和关、张二人，自从安喜县出走之后，辗转奔

波，毫无成绩。谁知英雄有路，马上就得有能人出来帮助他了。南阳诸葛亮神机莫测，居然被他请出隆中，助他克图大业。还有常山赵云，长沙黄忠辈，都是智勇双全的良将，加上诸葛亮指挥有素，运筹帏幄，决胜千里，先后占据荆州各郡。旌旗到处，百姓望风而拜。于是长沙、桂阳各地，俱先后攻下，虎踞一方，大有和群雄对峙之势。这时江东的孙坚，早已去世。长子孙策，也未终天年，二十六岁时即弃世了。孙策有弟名权，碧眼紫髯，十分英俊，胸怀大志。自他哥哥死后，他便坐镇江东，雄据八十一州郡，文有鲁肃、张昭、诸葛瑾之流，武有韩当、周泰、程普、蒋钦、甘宁、凌统之辈，兵精粮足。加之还有一个周瑜，智略过人，孙权对于他十分器重。到了现在的时候，曹操在赤壁一战，将八十三万人马断送得片甲不回。诸葛亮帮同周瑜，巨谋硕划，趁曹操新败的当儿，就中取利，却也夺了不少地盘。周瑜见刘备声势日扩，心中十分忧虑。暗中和孙权商量道：“现在曹操倒不足为虑，所最可虑者，便是刘备。如今你看他，仗着诸葛孔明的神出鬼没的诡谋，关、张、赵云的武艺，东吞西并，眼见他的势焰一日一日的扩张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；如今再不设法去将他铲除，将来说不定东吴还要受他的影响呢。”孙权听了，皱眉说道：“你的主见，应当怎样呢？”周瑜说道：“依我的主见，须要先将刘备设法除去。群龙无首，他们当然不击自散了。”孙权道：“除刘备这层事，恐怕不易罢；不要说别的，单讲他手下有这许多的文武兼全的能士辅助他，我们虽然有这个念头，但是究竟怎样下手呢？”周瑜笑道：“谈到武力来解决这层事，当然是办不到的；如今我有一条计策在此，主公采用与否，我尚未敢料定；主公如果采用，一定可以制刘备的死命了。”孙权

大喜道：“只要能铲除刘备，我又有什么不答应呢！”周瑜便走过来附着孙权的耳朵，叽咕了一阵子，孙权点头道：“这计果然是妙，但是谁去作媒人呢？”周瑜沉吟了一回，说道：“我想这事，非吕范去不可。”孙权便将吕范召来，密嘱了一回。吕范受计而去。到了荆州入见刘备，说道：“我主有妹，年已二九，才貌兼优；闻得明公佳偶新殇，急待续弦，我主慕将军威德，欲与将军连秦晋之好，不知将军还肯俯允吗？”刘备还未答话，孔明抢着说道：“你们主公既肯下顾，那是再好没有了；而且我主是中山靖王之后，汉家嫡派，两家连姻真够是门户相当，再恰合没有了。”吕范知道刘备一向是凡事俱听孔明调度的，今见孔明首先答应，料想这事一定是没有阻碍了。孔明随又命人赍着金帛，随着吕范去了。刘备便对孔明说道：“先生未免忒也性急了，这事岂可造次的；万一他们在那里盘算我们，那么，我们岂不是上了他们的当了吗？”孔明笑道：“谚云，明知山有虎，故作采樵人。主公！凡事请放宽心，都有我来维持就是了。”不到几天，吕范赍着回聘到来，择定建安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到东吴去就亲。刘备听说是到东吴去就亲，不禁心中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宁。孔明坦然答应，又命孙乾作男媒，和吕范到东吴去复命。刘备向孔明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何其这样的糊涂？他们叫我去就亲，分明是将我诱去，任他们杀了就是了；你替我答应，就是送我到鬼门关罢了。”孔明笑道：“不必怕，山人早已算定，主公此去，不独他们不敢来加害你，并且还可以得到一个智勇兼全，才貌双绝的佳人回来呢。”刘备哪里肯信，只管埋怨不休。光阴易过，转眼就到小春的朔日了。孔明便替刘备打点去招亲的手续，暗中给赵云三条妙计，吩咐他好生藏着，赵云受了命令，领着五

百名兵士，先到江口驾船等候刘备。谁知刘备抵死也不肯前去。诸葛亮劝的舌敝唇焦，他仍是疑惧着不肯 毅 然 前 去。孔明没法，便向他说道："你放心罢，我的锦囊早就预伏下去了，你此番去，谁敢碰你一根毫毛，我赔偿你一块肉，如何？"刘备说道："罢了罢了，人心难测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用意对待我呢？"孔明笑道："我主平素最相信我的话，今天为何兀的不相信呢？难道我还有心教你去送掉性命么，你只管去罢，有什么疑难的事情，只消去问子龙便了。"刘备听得 才 放 心 下船。孔明又将子龙喊来，叮咛了一番。子龙连声答应，才和刘备一同过江。

到了江南，赵云便将第一条锦囊拆开，和刘备细细的一看。刘备便令人赍着花红酒礼，到南徐去拜见乔国老。乔国老乃二乔之父，他听刘备说吕范为媒，将孙权的妹子嫁给他，自是十分欢喜。刘备便与赵云一同进城，由张昭等招待至馆驿安息。周瑜听说刘备已到，便和孙权定计道："如今他既自己前来送死，明天主公可在会文堂上请客，两廊预伏刀斧手，一声令下，将他剁成肉泥，然后再去假着他的命令，前去袭荆州，这不是一举两得么？我此刻还要到柴桑去办理预防事宜，主公三天之内，都要将情形火速的告诉我，以便相机行事。"孙权答应着。周瑜星夜赶奔柴桑去了。再说乔国老得着这个喜信，连忙进城到吴国太那里，见了面，忙贺喜道："恭喜国太，如今得着佳婿了！"吴国太听他这话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忙道："国老这话从何说起？我的女儿尚未有门当户对，哪里来的佳婿呢？"国老哈哈大笑道："你用不着来逗趣了，难道你瞒着我，我就不讨喜酒吃了么？"吴国太忙道："和谁家结亲的，谁做媒人，谁作主的，怎的我一些儿也未曾知道呢？"乔国老听她这话，才知道她实在不知道，便将吕范做

媒的一番话，对国太细细的说个究竟。把个吴国太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忙命人立刻将孙权召来，气呼呼地问道："谁给你作主，将我女儿配许刘备的？我养的，我倒一些儿不能作主，你们简直眼睛里没有我了，好好好！"她说罢，老泪纵横的号陶大哭起来。吓得孙权扑地跪下，忙道："母亲息怒，这事不干我事，完全是周瑜的主谋。他想将刘备骗来杀了，籍此去将荆州夺回，并不是真将妹子嫁给他的。"吴国太听说这话，越发火高万丈，指着周瑜骂道："这个坏透心肠的畜生，自己没有本领去将荆州取来，就生出这种不要面皮的主意来，将我女儿做引子，去骗刘备杀了他，我女儿不是做一世的望门的寡么？"乔国老道："周瑜这计，未免忒失算了，照这样的做去，便是得了荆州，也不免天下的耻笑，美人计的主人，便是吴侯的妹子，你想这事，丢得起这个面子么？在我看事已如此，不若将雪英小姐就嫁给刘备罢！刘备是堂堂的汉室的嫡裔，而且又是当世的英雄，和吴侯结亲，正是门当户对，也不为辱没你家的。"吴国太道："明天叫他到甘露寺去，让我亲自去看一下子；如果合我意的，我便将我的女儿嫁给他，谁来干涉一句，先将他的狗头砍下来再说。万一我看不中式，便随你们怎生去处治便了。"孙权听说这话，心里虽然是一百二十分不情愿，无奈母命难违，而且孙权又是个大孝的人，到了这时，只是唯唯称是。到了第二天，暗中与吕范贾华等商议，预先派了五百名刀斧手在甘露寺的两廊埋伏，等候刘备一到，击桌为号。国太、国老早就到了。孙权亲自到馆驿里去请刘备。二人相见，孙权见刘备堂堂一表，英气逼人，不禁有几分畏怯。他两个出门上马，赵子龙跃马横抢在后面保住。不多时，到了甘露寺门前下马，赵云插枪提剑，紧紧的随着刘备，寸

步不离。走到大雄宝殿下，刘备对国太倒身下拜。国太见他生得龙眉凤目，美髯过胸，方面大耳，果然是个俊俏豪杰丈夫，不禁心花大放，忙呼："免礼！"对乔国老笑道："这才是我的女婿呢！"这时赵云见两廊内藏着无数的刀斧手，便知事情不妙，忙向刘备一捣，又使了一个眼色。刘备会意，趁势往吴国太面前一跪，哽咽着说道："国太要杀我，就请直接杀了罢。"吴国太大惊问道："这是什么话呢？"刘备道："要是不想加害刘备，两廊下又何必埋伏着无数的刀斧手做甚么呢？"吴国太听得这话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忙将孙权喊来，骂道："你这畜生，居心不良！如今他既是我的女婿，当然就是我的儿女，谁叫刀斧手在两廊下埋伏的？"吓得孙权连忙回答道："这事我委实一些不知道，请母亲问吕范他定知道的。"国太又将吕范喊来。谁知吕范又推贾华，国太又将贾华喊来。骂得狗血喷头，忙命人推出去砍了。慌得刘备又跪下来求饶。国太又将贾华臭骂了一顿，才算消气。吓得那廊下的刀斧手，抱头鼠窜，走得一干二净。当日刘备回到馆驿，孙乾向他说道："主公在这里简直是和虎口一样，如不早些结婚，必生别变。"刘备道："我何尝不知道呢，但是想什么法子好早一些儿脱身呢？"孙乾道："明天主公去哀求乔国老设法完姻，礼成之后，主公就可以和新主母一同回荆州了，到那时还有谁来阻止呢。"刘备称是，到了第二天，见了乔国老，便请他去对国太说，早日完姻，免生意外。国老便如言去告诉国太。国太怒不可遏，忙命人将刘备的行李马匹等搬到内宫里，就叫刘备住进来，又命赵云也搬进来，择定吉日，大排会宴，举行结婚的礼仪。乐人奏乐，傧相扶看一对新人出来，交拜天地，然后又拜国太、国老。国太坐在上面，望见这一对佳儿佳妇，不禁将她嘴笑得和鳜鱼一般的大，合不拢来，喜洋

洋的向孙权说道："我的儿，你看你的妹子几多的福分，竟和一个帝胄英雄配偶，不怪她成日价的目空一切，东家不愿意，西家不合适的拣着，原来还等着这样的一个如意称心的夫婿呢！"乔国老道："雪姑姑平日谁给她做媒，谁便要碰她个一鼻子灰，今天却一点脾气也没有了，伏伏贴贴的听人作主，这不是件奇事么？"他这两句话，说得众人哄堂大笑起来。霎时将各种仪式做过，由管家先扶新娘进房，然后又引新郎进房，同饮交杯。刘备进了房，抬头一望，不禁吓得退走几步，倒抽一口冷气。你道是什么缘故呢？原来新房中众婢女个个持枪佩剑，雄纠纠气昂昂的侍立两旁，宛然逢着大敌的一样。刘备站在洞房外面，呆呆的进退两难，暗自打算道："此番性命，一定要送掉了。"他想到这里，那额角上的汗珠黄豆般的滚个不住。管家婆凌妈见了这种情形，她便走到刘备的跟前，低声说道："吉时到了，请贵人进房去，同饮交杯罢。"刘备好象陡然得了一个寒热病似的，那三十六颗牙齿，在嘴里兀的不住捉对儿厮打。停了半天，才勉强说道："洞房里既非战场，又何必插剑佩刀，杀气森森的作甚么来？"管家婆不禁笑道："怪不得新郎迟疑着不敢进房，原来还是为着这个玩意儿呢；没事没事，我们家公主，平素好武，所以新房中不脱兵器的。"刘备忙道："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洞房里从来没有听说过陈设兵器的，赶紧撤去。"管家婆听他这话，狗颠屁的跑进房，对雪英说道："新郎看见房中陈设兵器，十分惊疑，要求公主撤去，方敢进房来呢。"她微微的一笑，说道："好男儿在沙场上厮杀半生，难道还怕兵器么？"管家婆忙道："并非是怕，实在是不知公主什么用意，故惊疑不定。"她道："好，命他们换起宫妆。"说着，自己也将腰里的宝剑除下。那些侍女连忙换

妆，轻描淡抹的，越显出众香国里的风光来了。刘备这才进房和她同饮交杯，鱼更三弄，携手入帏，说不尽千般慰贴，万种温存。良宵苦短，永昼偏长，曾几何时，又是东方发白。他两个起身，梳洗已毕，携手去参见国太。国太见了当然欢喜。

这时孙权万不料竟弄假成真，又羞又气，暗地里派人去飞报周瑜。周瑜得报，也是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赶紧写一封信交给来人带回来。孙权拆开一看，上面大略是：前计不成，弄假成真，只得作罢；惟现在不妨就前计施行第二步软禁的方法，盛筑宫殿，藏着美女，使备耽沉声色，不思回荆，以离诸葛、关、张之心。彼等心一离，则事可图了。孙权看罢大喜，便在静安宫之东，新建一所迷香别墅，内藏乐女百余人，将刘备移居在内，镇日铮琶激楚，笙管嗷嘈，真个是脂天粉地，五光十色，众美争妍。刘备虽然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，到了此时，也就沉溺在这里，乐不思蜀了。赵云在外面，一无所事，成日价骑马射猎，看看年终，心中好不着急，又不听见刘备提起回去一字，暗道："先生临走的时候，吩咐我的这三条妙计，第一条是在南徐开拆的，第二条须到年终开拆；现在主公沉迷酒色，看看要到年终了，也未曾听他提起回去的一个字，何不将第二个锦囊拆开来看看呢。他便在背地里将第二个锦囊计放开来一看，忙走进迷香别墅，对守门人说道："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赵云要见我主，有要事面谈。"守门人不敢怠慢，连忙进去报与刘备。刘备忙出来向他道："什么事，这样的要紧？"赵云故意大惊失色的问道："主公还不晓得么？于今曹操要复赤壁的深仇，统领雄兵五十万，直杀向荆州来了；主公成日价居在这深宫大苑里，关于自己利害存亡的大事，

还不晓得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刘备听得，好象半天里突然起了一个焦雷一样，忙道：“你且退去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这正是：

温柔乡里风光好，能使英雄壮志磨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七回

出虎穴雌威能解厄
夺美人壮士起争端

话说刘备听得赵云这番话，吓得心慌意乱，忙转入后堂。只见孙夫人独坐窗前，向鹦鹉调弄。他便往孙夫人旁边一坐也不说话，只是低头垂泪。孙夫人见他垂泪，吃惊不小，忙问道："夫主什么事情这样伤感？"刘备忙道："我一身飘流异地，既不能奉奉双亲，又不能祭祀祖宗，眼看到年终腊尽了，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怏怏不乐。"孙夫人听他这话，微微的一笑道："你不要尽在那里瞒我了，哪里是为祖宗堂上而伤感的，不过是为着荆州危急的缘故罢了。"刘备听她一口道破，吃惊不小，忙道："你怎么能够知道的？"她道："方才你和子龙在外边讲的话，全被我听见了。"刘备趁势扑地往孙夫人面前一跪，口中说道："这事危急了，务要请夫人替我设法，放我回去方好。万一荆州失了，不独被天下耻笑，而且我向后就没有立足的地步了，无论如何，都要望夫人体贴我才好呢。我本想一个人回去，无奈又舍不得你，所以现在处在两难的地步。"孙夫人忙道："君家放心！我不嫁你则已，既然嫁给你，当然是你的人了，你到哪里，我也到哪里就是了。"刘备忙道："愿意随我走当然感谢不尽，但是国太怎准你随我同走呢？"她听说这话，柳眉一

锁，计上心来，忙道："君家不须多虑，我用好言对国太恳求，谅无不允的道理。"刘备又道："纵然国太准允，吴侯恐怕也要来为难的。"孙夫人沉吟了一会子，才向他说道："我们此番去千万不能彰明较著的动身；最好在元旦日，等我家哥哥宴会的时候，你假托到江边去祭祖，我随你一同去就是了。"刘备大喜，到了元旦日的清晨，刘备暗中嘱咐赵云叫他带领五百名亲兵，到城外去候着，赵云受计去了。孙夫人进了内宫对国太说道："夫主思念祖宗，昼夜烦恼，刻要到江边去祭祖，请国太的示下。"吴太忙道："这是他的孝心可感，我的儿，你如今也是刘家的人了，他去祭祖，你应当也要随他一同去才是个道理。"她听这话，正中心怀，却不即应，便吞吞吐吐的故意说道："他去便罢了，又何必要我去作甚么？"国太慌的说道："我儿，这是个礼数，哪能不去呢？"她微笑着答应。国太又叮咛她早一些儿回来。她唯唯的答应出来，和刘备指挥着贴身的侍女收拾细软。一会子收拾停当，孙夫人上车，刘备上马，悄悄的出城，会同赵云向南徐趱程而去。

再说孙权元旦日大宴百官，开怀畅饮，饮得酩酊大醉，由侍者将他扶入内宫，沉沉睡去。再是众臣探得刘备走了，天色已晚，孙权酣呼如雷，还未兴醒。众官急煞，虞翻不能再待，直入后宫，着力将孙权推醒，对他说道："主公，你可知道刘备和郡主私自逃走了么？"孙权听说这话，将酒吓醒了一半，揉开睡眼，忙问道："这话果然么？"虞翻道："谁敢骗君侯呢？"孙权霍的起身下床，召集众谋士，商量办法。张昭道："事已如此，只好着人去追回，别无他法了。"孙权忙命陈武、潘璋选了五百精兵，不分昼夜务要将刘备和孙夫人追回要紧。二将领令，飞也似

的前去追赶了。虞翻忙道：“二将此行，恐怕一定不能达到追回的希望。孙权听得这话，怒气填胸，将御案上的玉砚摔得粉碎，气冲牛斗的说道：“难道他们还敢不听我的命令么？”虞翻道：“并非是他们违令，郡主平日好观武事，刚毅严正，诸将没有一个不惧怕她的，她既肯顺从刘备，必然同心而去，所去之将，若见郡主，岂敢下手的？”孙权大怒，忙在身边拔下宝剑，呼周泰、蒋钦听令，他将宝剑交给二人，务将吾妹和刘备的头取来，违令者立斩。周泰、蒋钦得了令，哪敢怠慢，旋风似的来追赶刘备了。再表刘备和孙夫人走了一天，息在路侧，二更将近，猛听得后面喊声大起，火光烛天，刘备大惊，忙道：“追兵到了，如何是好？”赵云忙道：“主公！且请先行，后面的来兵，自有我去抵挡。”他们方才走到小芹山下，一声鼓响，一彪军从山脚下转了出来，火光中见丁奉、徐盛跃马横枪，厉声大叫道：“刘备快快下马受缚，免得我们动手。”刘备忙向赵云说道：“我们活该要送命了，你看前有拦截，后有追兵，我们便生出翅膀来，也难飞掉了。”赵云忙道：“主公休慌，我临走的时候，先生曾嘱咐我的第三个锦囊，须到急难时方可开拆。如今到这生死的关头，且将锦囊拆开，自行有退敌的妙法。”他说着，在怀中取出锦囊，拆开和刘备一看。刘备忙不迭的赶到孙夫人的车前，翻身下马，扑地跪下，对她哽哽咽咽的说道：“敝人有几句实话，到现在不得不说了。”孙夫人忙道：“夫主有什么话，只管讲罢。”刘备道：“我此番来得夫人和国太的垂爱，真是万幸了；原来吴侯不肯将夫人真心嫁给我的，不过想借夫人为香饵，钓我上钩的。如今国太不准，将婚事弄假成真，他和周瑜已经恨我入骨，你看前有拦截，后有追兵，夫人要是不肯助我出险，我便自刎了。”她听得这番

话，勃然大怒，忙道："夫主且请上马，凡事都有我来就是了。"说着，叱车直出，到了丁、徐二将的面前，卷帘大喝道："你这两个狗头，意欲何为？"丁奉、徐盛见了她，慌忙滚鞍下马，曲背弯腰，不敢仰视，连声说道："郡主且请息怒，我们奉着周都督的命令，前来专候刘备的。"孙夫人大怒喝道："刘将军是大汉皇叔，我的丈夫，你们要想杀他，我就杀不得周瑜么？哦！我晓得了，你们这班失心疯的贼子，莫非知道我们要回去，你们来抢劫我们夫妇的财物么？"丁奉、徐盛听得这话，吓得将脑袋缩到腔子里，连称不敢，忙喝开一条大道，放他们过去。才行了五六里的时候，陈武、潘玮也就赶到，见了丁、徐二将，忙问他们为何将刘备等放走。丁、徐备言前事，陈、潘二将说道："现在吴侯有令在此，怕得谁来，我们且并在一起去追着他们回来。"四将商议一会，便又合兵赶来。刘备听后面喊声又起，对夫人说道："追兵又至，为之奈何呢？"孙夫人道："夫主且请先行，我与子龙断后。"刘备引着十数个亲兵，只向江边赶去。不多时，四将领兵赶到。孙夫人娇声喝道："陈武、潘玮向哪里去？"四将见了她，象煞老鼠见着猫似的，一齐下马叉手侍立。陈武答道："奉吴侯的命令，特来请郡主和玄德回去。"她听说这话，不由的柳眉倒竖，杏眼睁圆，大怒说道："这分明是你这班匹夫，有意离间我兄妹，使不睦罢了。我现在已嫁他人，今天归去，堂堂正正的禀明过国太，也不是随人私奔的，便是我的哥哥前来，也须照礼而行的；你二人意欲依仗兵威。将我杀害了吗？"她这番话，骂得四将哑口无言，各自寻思道："一万年，他家还是兄妹，便是和她较量起来，我们到底是个将士，哪里及得来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厚呢；而且孙权是个大孝的人，万一国太翻起脸来，还不是我们的不是么？"

他们想到这里，便诺诺连声的退下去了。孙夫人才又动身而去，这里四将垂头丧气的计议一会子，瞥见一彪军旋风也似的赶到。他们定睛一望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周泰、蒋钦。他两个见了他们，忙问道："刘备到哪里去了？"四将答道："早已过了。"周泰急道："你们既然碰见了，还和他客气什么呢？简直就拿下去便得了。"四将同声答道："你们风凉话却会说，就不想想郡主的厉害了。"周泰忙道："什么厉害不厉害，吴侯现在封剑在此，先杀郡主，后杀刘备，谁违令，先斩谁。"他两个说罢，不暇多计较，便领兵往江口赶来。刘备等此时已到江口，听得喊声又起。刘备仰天叹道："奔走疲乏，追兵又至，亡无日矣！"正在叹息之间，芦苇里的小船数十只，一字儿排开，泊近岸旁。第一只船上立着一人，纶巾道服，手摇羽扇，大笑道："主公休慌，诸葛亮在此恭候好久了。"刘备大喜，忙与孙夫人、赵云等先后登船，扬帆离岸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声唿哨，从上流驶来无数战船，帅字旗下立着周瑜，两旁站着丁奉、徐盛、甘宁、凌统，船如箭发，直向他们的后面追来。看看追上，诸葛亮等弃船上岸。周瑜忙也领兵上岸追来。刚刚追到二黄山左右，猛听得金鼓震天，一彪军雁翅排开，关云长跃马横刀声狂笑道："周瑜孺子，意欲何为？快将首级纳下，免得某家动手。"周瑜见了大惊失色，拨转马头便走。一声梆子响，左有魏延，右有黄忠，各领一彪军杀出。甘宁、凌统慌忙接住。两家混杀一场，三面夹败，只杀得周瑜大大失败，十死八九，引着残兵，狼狈逃去。诸葛亮等得胜回荆，按着慢表。

再表曹操自从赤壁一败后，日夜思想复仇，无奈没有机会可乘，也只好搁起。此刻曹操已经自封魏公，并加九锡，入朝不趋，出入羽葆，简直和天子仿佛。他在邺郡对着漳水建

立一所铜雀台。这台共有五层，每层高一丈八尺，每层分五进，每进二十五个房间，每间里藏着一个绝色女子。这房间里的陈设，俱是穷极珍贵，铜雀台的两边，还有两座台，一名玉龙台，一名金凤台。上面凌空用沉檀香木造成两座桥，和铜雀台里的陈设，也是金碧交辉，十分华丽，那边金凤台也和玉龙的陈设是一样。列位，你们知道这铜雀台里面情形么，我可说一句，十个之中有九个不知道的。这也难怪，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座铜雀台，造得巧夺天工的，万不料里面还包藏着无数的出奇过异的事情呢。曹操造这座的铜雀台，形色上却和秦始皇的阿房宫，董卓的郿坞仿佛，考其性质来，却和他们不同了：一个是专制，一个是公开。曹操何等的奸滑！他晓得一班文臣武将，很不容易收买他们的真心的。他造了这座铜雀台，原不是为着个人娱乐而设的。他将铜雀台造好了的时候，就有许多文官武将念他的歪嘴经，说他耗费民膏，纵自己的私欲。曹操何等的机警！忙命匠人又在铜雀台两边造了两座金凤、玉龙，里面也是锦屏绣幕，每房间里有一个绝色的丽姝。每逢朔日，他将朝中所有文官，不论大小一齐邀到玉龙台上去宴会一天，叫那些绝代的丽姝一齐出来陪酒，谁看中谁，马上就去了愿。什么叫做了愿？原来这个名词，本是曹操亲自出的。了愿者，了偿其心愿也，随便哪一个，只要有到铜雀台的资格，便有享受温柔乡的权利。不过他们是有限制的，自尚书以上，每月得进玉龙台七次，尚书以下的，每月只能进玉龙台两次。金凤台却是一班纠纠武夫寻乐的场所。曹操深怕他们贪恋女色，破坏身体，每月不分高下的将士，只即留宿两宵，但是日间的欢聚，却要比文官来得多了。操贼以为日间欢聚，万没有携手入帐，干那不见天的事道理，所以每月日间欢聚倒有八次。有时曹操自己也到的，

他们便眼管鼻子鼻管心，斯斯文文的不敢乱动。操贼有时不在这里，那么谁也不肯文诌诌的坐在那里吃酒谈心，来不及的每人拉了一个，到房间里练习武功了。这中间的铜雀台，只有姓曹的和姓夏侯的，可以进去，任意胡行，其他的人的，不得乱越雷池一步的。这班女子，都是抢来，或是买来物；不是处子，还不要，买来的时候，还要经过医生验明，处女膜的确是整个的，那么才得选进铜雀台呢。金凤、玉龙里面的美女，却不是这样的认真了，管她破瓜没有破瓜，只要面孔生得漂亮，便有入选的资格了。铜雀台里面的美女，的确是来路货，谁不是水葱管似的一个玉人儿，供给那些蠢如牛豕的东西蹂躏。在下做书做到这里，也要替这些女子抱屈了。谁无姐妹，谁无父母，皆是迫于操贼的威势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操贼本来有四个儿子：大儿子曹丕，二儿子曹彰，三儿子曹植，四儿子曹熊，成月没有别事，专门在铜雀台厮混着。操贼别出心裁，又在宫中劫出大批的宫女来，在铜雀台上大宴群臣，命武将比武，文官作文，比较成绩赏以宫女。这一来，争执便开端了：先是稗将牙将，比试了一回，然后一般大将，一齐登场，见稗牙将中成绩高的，便得着一个天仙似的美人儿，他们不禁垂涎三尺，一个个立马垓心，等候令下，便夺锦标美人。一会子，有一位军官，捧着大令，飞马前来，大声喊道："魏王令下，令诸位将军比箭。"这时各大将分为两队。曹家和夏侯氏，俱着红袍；外姓诸将，俱着绿袍。这一声令下，绿袍队里早有一人飞马到垓心，挽弓搭箭，飕的一声，不偏不斜，正中红心。众人忙仔细一看，却是李典。这时鼓声大震。李典十分得意，按弓入队。红袍队里，此刻穿云闪电价的穿出一将，马到垓心，翻身一箭，也中红心。曹操在台上一望，却是曹休。他十分得

意的对众人笑道："这真是吾家千里驹。"众官交口称赞。绿袍队又耀出一将，大叫道："你二人的射法，何足为奇，且看我来给你们分开。"他说着，飕的一箭，亦中红心，三角式插在红心里。众人忙看射箭的是谁，却是文聘。曹操笑道："仲鄴的射法也妙。"话由未了，红袍队里，曹洪看得火起，拍马上前，弓弦响处，一支箭早到红心，鼓声大震。曹洪勒马垓心，挽弓大叫道："如此还可以夺着锦标么？"夏侯渊一马冲到垓心，大声喝道："此等箭法，何足为奇，且看我来独射红心。"他说罢，扬弓搭箭，鼓声一息，那枝箭飕的飞去，不偏不依，正插在那四枝箭的当中，众人一齐喝彩，鼓声又起。夏侯渊立马垓心，十分得意。这时绿袍队里，张辽看得眼热，飞马出来，对夏侯渊说道："你这射法，也不算高，且看我的射法。"他放马在场内往来驰骋三次，霍的扭转身驱，一箭飞去，将夏侯渊那枝箭，簇出红心，众人惊呆了，齐声喝采道："好箭法！好箭法！"操贼在台上望见，忙叫将张辽喊上台来，赐他宫女二名，金珠十粒，蜀锦十匹。张辽谢恩退下刚刚下了台，许褚厉声喊道："张文远，你休想独得锦标，快将那两个美人儿，分一个与我，大家玩玩，你道好不好呢？"张辽冷笑一声，说道："今天夺锦标，原是凭本领夺来的，你有本领，何不早些出来比较。现在锦标已给我夺了，你有什么本领要分我的锦标呢？"许褚也不答话，飞身下马，抢过来在香车里将那个穿红裳的宫女抱出来，马上就走。张辽大怒，拔出宝剑。拦住去路，圆睁二目，厉声骂道："锦标是魏王赐的，谁敢来抢，识风头，快放下来；牙缝里蹦出半个不字来，立刻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"许褚大怒，一手挟着那红裳宫女，一手掣出佩刀，厉声骂道："张辽小贼！你可识得我的厉害

么？”张辽到了此时，将那股无名业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挥剑纵马来斗许褚，许褚慌忙敌住。他两个认真大杀起来。慌得曹贼连喊：“住手！”这正是：

二虎相争为一女，且看奸贼怎调停？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八回

不伦不类阿侄恋姑姑
无法无天胞兄奸妹妹

却说张辽和许褚争执美人，正在性命相拼的时候，曹操在台上望见，连声喝住。他们哪里肯听，仍剑来刀去，恶斗不止。操贼只得亲自下台，大声说道："谁不住手，便先将谁斩了。"他们听说这话，才一齐住手。操贼笑道："你们的器量忒也小了；孤家哪里是叫你们比试夺标的，无非是要看看众卿的武艺的。来来来，孤家自有一个公平办法。"他说着，命众将随他一齐登台，每人赐他们一个宫女，十匹蜀锦。谁知许褚腰里挟的那个宫女，被他用力过猛，七孔流血，早已不活了。操贼重又赐他一个宫女。众将一齐舞蹈谢恩。那一群文官一个个又上颂词赞章，将操贼直抬上九霄云外。操贼大喜，也照着赏给众将士的例子，赏给众文官。一直到日已含山，才散了宴。一众文官武士，每人领着一个美人，欢欢喜喜的回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操贼在爱妾玉珮的房中，还未起身，只见华歆匆匆的进得房来，对他说道："主公可知道伏皇后现在要谋害你了么？"曹操听得，吃惊不小，忙问道："怎见得的？"华歆走过来附着他的耳叽咕了两句。曹操霍的起身说道："好，先命将在宫门口查着，她如果来，便给我搜查带来。"华歆领命而去。不多时，曹操

起身进都，领着三千甲士，在宫门口候着。不多时，只见穆顺面色仓皇的进来。操贼一声令下，那班武士，虎扑羊羔的将他抓住，不费丝毫的力气，就将伏完写给伏皇后的密书，被他们搜出。操贼便将穆顺带到府中严鞫了一番。可是穆顺矢口不招。操贼无奈，只得下令将伏完一家三百余口，一齐拿下，斩首市曹；又将伏皇后用白绫绞死，二皇子鸩杀。把个汉献帝哭得泪竭肠枯，也没有庇护的力量。操贼杀了伏后，随又将他的大女儿扶入正宫。汉献帝到了此际，真个蛟龙失水，虎落阱陷，唯唯否否，还敢说出半个不字来吗？只好是望承颜色罢了。操贼杀了伏皇后之后，有一个多月，不到铜雀台里寻乐了。有一天，他被兽欲冲动，驾着轻车，只向铜雀台而去。到了铜雀台边下了车，侍从扶他登楼，走到第五层第四个房间门口，那些侍从不等他令下，便各自退下去了。他正要进去，猛听得里面有人嘻笑着。他倒是一怔，暗想道："玉珮的房间里，哪个敢逗留嘻笑呀？"他正在这里寻思的当儿，耳朵里突然又听着一声娇嫡嫡的声音说道："你也不用说了，我自从见了你，我的魂灵好象被你摄了去的一样。后来我又常常听见那个老厌物，在我面前夸赞你的才学怎样的好，我越觉倾暮你得厉害。说到这里，又有一副男人的喉咙悄悄的说道"我的学问好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也识字么?"她又说道："识字虽然不多，但是我平素最拜服的就是有学问的人，只悔我命里遭逢不好，应该碰到那个老死鬼缠着我罢了。"她说罢，便哽哽咽咽的哭泣起来。这时又听那个男子安慰她道："卿卿！你不用尽是烦恼，我们正在这青春时候，料想那个老不死的，前面没有多少路了；等他一死，这一统江山，还不是我的么？到那时，你的正宫娘娘的位置，还愁没有么？"操贼听到这里，不禁气得手足冰

冷，一脚将门踢开，只见他的三子曹植搂着玉珮正在那里低声软语的谈心呢。把个操贼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直着双目，喘吁吁的向他们说道："你们好好好，竟干出这样的事来。"他说到这里，用手指着曹植骂道："你这畜生，枉把你满腹经论，这件事就象你干的么？便是禽兽也干不出来的，好不要脸的东西！我且问你：'玉佩是我的什么人？又是你的什么人？'你可要我的老命了。"曹植听他这一番话，非但不惧，反而是嘻嘻的笑道："玉佩是你老人家的玩具，是孩儿的知音，玩具当然不及知音来得契合。你老人家造这铜雀台，本来是供给我们玩耍的，又有什么限制呢？大凡做上人的，欢喜儿女什么东西皆可以赐给的，何况一个玩具呢？"曹操听他振振有词的这一番话，只气得他胡子倒竖，险一些儿昏死过去，忙道："倒是你这畜生讲得有理，我要请教你，什么叫做五伦？"曹植随口答道："这个自然知道的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。"操贼冷笑一声道："你既然知道五伦，玉珮是我宠幸的，便是你的母亲，你就能和她勾搭了么？"曹植笑道："你老人家这些话，越发不通；玉珮是你老人家的爱姬，却不是我的母亲，我又何妨子顶父职，替你老人家做一回全权代表呢？还有一层，你老人家已有我的母亲伴着，现在又在纳妾寻乐，正所谓不在五伦之内；孩儿和玉珮是知己的好朋友，确在五伦之内，我又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呢？请你老人家讲罢！"操贼气满胸膛，坐在椅子上，只是发喘，一句话也答不出来。曹植又笑道："你老人家现在也不用气得发昏章第十一了，我的行为尚未有什么荒谬呢，大哥、四弟的玩意儿，我说出来，顿时还要将你老人家气死了呢。"操忙道："他们有什么不是的去处，你索性说出来。"曹植笑道："他们能做，我不能说，

只好请你老人家亲自去看看罢，你老人家既然不肯割爱，我们为人子的，当然不敢强求的，我下次绝对不再到这里来了。”他说着，怒冲冲的起身出去了。操贼瞪着眼望着他走了。此刻玉珮垂首流泪，没有话讲。操贼圆睁两眼，向她盯了一会子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咳！这也是我生平作孽过多，才有今朝的报应了。”玉珮拭泪说道：“曹植无礼，三番两次的来纠缠我，我早就要告诉你了。”操贼冷笑一声道：“罢了罢了，不要尽在我面前来做狐媚子了；你们在这里讲的话，我连一个字都没有忘掉。”玉珮听得，便撒娇撒痴的一头撞在操贼的怀里，哭道：“他来强迫我，做那些禽兽的事情，我却替你挣面子，没有答应他；不想你竟说出这样没良心的话来冤枉我，我这一条狗命也不要了，省得在世上丢尽面子，给人家瞧不起。”她说罢，扯起裙角，遮着粉面，就要向墙上撞去。慌得操贼一把将她抱住，说道：“方才这话，你竟误会了我的意思了，我说的并非是你不好，乃是我那犬子不知好歹，你何必多心呢？寻死寻活的作什么来。”她也不回答，伏在他的怀里，只有哽咽的分儿，一面哭，一面说道：“我在你面前死了，好表明我的心迹。”她说罢，又哭得梨花带雨似的。操贼本来是满腔醋火，恨不得将她一剑挥为两段，见了她娇啼不胜的那种可怜的样子，不由的将那股不可遏止的醋火，消灭到无何有之乡了，搂着她，千宝贝，万心肝的哄了一阵子，才将珮儿的珠泪哄得止住。列位，这曹操本是个毒比豺狼的家伙，今天见了这个玩意儿不要说他，便是寻常人也要火拼了。他为何不动作呢？原来操贼四个儿子的当中，最心爱的就是曹植，而且他是个最要假面子的，老奸雄深怕吵出风声去，给别人嗤笑；加上珮儿又是他第一个心头上的人物，有种种的不忍发作的原因牵制

着，只好放在肚皮里面闷气。那曹植对操贼说，曹丕、曹熊有乱伦的事情，不好说出来，究竟是回什么玩意儿呢？在下也要交待明白了。

原来曹丕面子上极其忠厚，居心却和操贼一般无二，阴险狠毒，什么不见人的事情，皆可以干得出来。曹贼却当他长厚无用，其实是衣钵真传。操贼见曹植聪明玲利，早有将基业传与曹植的心了。曹丕在暗中托人在操贼面前赞扬他的美德，曹操置之不理。曹丕和曹植在暗中竞争激烈。曹操有个妹子，名叫曹妍，比曹丕长一岁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落雁沉鱼，小时候就和曹丕在一起厮混了。等到他们渐渐地成人了，还是在一起耳鬓厮磨的缠着。她在十七岁的时候，情窦初开，急切想一个人来给她试验一次性的工作，无奈府中规则森严，除却家里骨肉至亲，外面的三尺小童也不能乱入堂中一步的，所以没有机会出来和人勾搭呢。她镇日价没有别事，看着稗史小说度生活。看到情浓的去处，那一颗芳心，不禁突突的跳跃起来，满面发烧，十分难受。有一天，她又在看稗史了。曹丕笑嘻嘻的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朵玫瑰花儿，向她笑道："姑姑！我给你插到鬓上去。"她见曹丕那种天真活泼的样儿，不禁起了一种罪孽的思想，情不自禁的玉手一伸，拉着曹丕的手儿笑道："好孩子，你替我簪上了。"曹丕便往她身边一坐，慢条斯理的替她把花簪上了，笑道："好啊！姑姑簪上了花，越发美丽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不禁将脸儿一红，微微的一笑，星眸向他一瞟，说道："小捉狭鬼，你竟和我来没大没小的了。"曹丕听她这话，不禁一怔，忙道："姑姑！我原是一句老实话，不想你竟认真了；既是这样，我们就此分手罢，你下次只当我死了的，不要兀的来惹我了。"她忙用手堵着他的嘴笑道："你这孩子，真

是直性子儿，一句玩话都不能听出来，马上就暴起满头青筋来，赌咒发誓的，何苦来呢？”曹丕道：“你自己认真，还说我不好，这不是冤枉人么？”她伸手过来将他往怀中一抱，低声说道：“好孩子，我最欢喜你的。”曹丕笑道：“姑姑！你欢喜我，我也欢喜你的。”她附着他的耳朵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只是曹丕满面绯红。只见摇头道：“那可不成，被爹爹晓得了，真要打杀了呢。”她急道：“傻瓜，这事是秘密的，怎能给人知道呢？”曹丕道：“便是人不知道，你是我的姑姑，怎好干那个事呢？”她忙低声道：“呆种，不要扯你娘的骚，你不看见你的爷和你的姑祖母常常在一床上睡觉么？”曹丕听说这话，很高兴的问道：“这事作兴么？”她掩口笑道：“呆瓜，真是缠不清，要是不作兴，他们还在哪里干吗？”曹丕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就来做一回看。”他说罢，跳下床来，嚓的一声将门闭起。在下那时也被关在外面，里面事儿却不知道了。停了好久，呀的一声房门开了，只见曹丕春风满面的向曹妍说道：“姑姑！这个玩意儿，的确有趣，我们没有事的时候，不妨多弄几回玩玩。”她一面理着云鬓，一面悄悄的笑道：“冤家，这事儿岂能常干的，万一走漏风声，你我都休想性命了。”曹丕听说这话，将舌头伸了一伸笑道：“这事难道不能给别人知道么？”她忙说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，这事能给人知道的吗？世间最难为情的就是这事。”他说道：“我晓得了，我总不去告诉人就是了。”她笑道：“你早点去罢，你娘等得心急了。”曹丕点头走了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俩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已非一次了。有一天，曹植背着手。从中堂里走向后边而来，转了几处游廊，进了一座花园。这时正当五月里的时候，骄阳似火，百合亭几棵石榴，已到怒放的当儿了，喷火蒸霞的十分灿

烂。他走到一块青石的旁边，探身坐下默默的寻他的诗料。猛听得假山背后有一种呻吟的声音。他吃惊不小，忙站起来蹑足潜踪的溜过来一望，不禁倒退数步。你道是什么缘故？原来是曹熊按着一个女子，在草地上干着。那女子的面孔用一块手帕遮着，看不清楚是谁。他们听见人声，慌的从地上爬起来。曹植再定睛一看，那妇女不是别人，却是妹子曹绮。他不禁连连顿足道："该死该死，谁教你们在这里干这件不知好歹的事呢？"曹熊羞得满面通红，飞也似的奔了。只落得曹绮一个人坐在地下，羞得将粉脸低到胸口，一声不做。曹植叹了一口气道："家门不幸，就要出这些不伦不类的畜生了。"曹绮坐在草地上，哽咽着答道："你也不用怪我了，这事原不是我要做的，都有人教我们的。"曹植忙问道："谁教你们的？"她道："我们昨天到大哥那里去玩耍，看见他和姑姑也干这个事儿；他们俩教我们俩也做这个事，我倒不肯，四哥定将我拖来干的。"曹植听得这话，大吃一惊，仰面摇头，半晌无语。曹绮站起来，也自去了。曹植想道："这可该死了，料不到他们竟也干出这种禽兽行为来了。"他思量了一会，暗道："他本来和我不睦，我又何必去挖苦他；万一他恼羞变怒不承认，反而在无形中又结了一层恶感么？罢罢罢，只扫自家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随他们去干什么罢。"曹植打定了主意，抱着不多事的宗旨，所以他们日夜寻欢，也没有一个人去干涉一下子。曹熊和曹绮也是打得火热的分拆不开。曹熊才十六岁，因为昼夜宣淫，不上两月，瘦得和人柴仿佛。此刻曹操三天有两天在铜雀台里追欢取乐，他们得着空子，还不尽开心么。曹植和珮儿这段艳史，由于曹丕常常到铜雀台去猎色。他有一天为着一件事情，到珮儿这里来寻他的父亲，可巧曹操又不在这里，他两

个一见倾心，良缘早种。珮儿趁势用话将他兜住，谈了一会。由此以后，爱情日增一日，竟发生肉体上的爱情了。

闲文少讲，再表操贼这一气非同小可，顿时吐了几口鲜血，便一病奄奄的睡倒了。再加上平素常发的头风，也来趁火打劫了。他的病势，日见沉重，百药罔效，不上三四个月，一命呜呼了。临死的时候，嘱咐诸大臣，扶曹丕承他的基业。这班文武将，当然照他的遗嘱上做去，将曹丕立为魏王，不上一年，即实行篡位，废汉献帝为山阳公。此刻刘备已经定鼎西蜀，为汉中王。诸葛亮等听说曹丕实行篡位，便劝汉中王，早即帝位，以定民心。汉中王始尚游疑，后来经众大臣疏请受禅，不得已登坛受禅，昭告天地，是为昭烈帝。曹丕听说汉中王即位，便欲起兵为难。司马懿上疏谏止。此刻魏王唯一拜服的就是司马懿。由主薄一跃而为军马总督。这司马懿老谋深算，居心叵测，生平最怕的就是诸葛亮。除却孔明的妙算，的确没有第二个是他的对手了。曹丕接了帝位之后，将发妻甄氏册为正宫，瞒着众人，又将曹妍立为贵人，藏在内宫，朝朝取乐，夜夜寻欢，好在外边一切的军事政治，全仗司马懿、曹洪等一班走狗维持。他日居深宫，宣淫纵乐，无所事事。光阴如流水般的快，略眨眨眼七八年飞也似的过去了。在这七八年之内，不过是我争你打，纷纷逐鹿，也未见什么消长，也没有什么香艳的事实可录。惟有昭烈帝即位三年，即行崩驾了，临死的时候，托孤于诸葛亮，辅太子禅继位，封诸葛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，凡有一切的政治，皆委之与他。太子禅天性敦厚，远不及昭烈帝雄才大略。幸有孔明等忠心辅佐，终年南征北伐，辛苦备尝，南征交趾，功勋不亚于马援六出祈山，均未能如愿，这差不多是天命不可挽回罢了。但是诸葛亮雄心未灰，不以不得志而气馁，

仍旧继续征伐。他的忠勇，可在《出师表》上见得了。这正是：

　　一自功盖三分国，江上犹存八阵图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九回

禁内闹瘟神佞臣得计
帏边来侠女淫妇伏诛

却说诸葛亮受先生的遗嘱，鞠躬尽瘁，夙夜辛勤，南征北伐，十二年如一日，奔走沙场，矢志无二。汉祚将衰，任他有通天的本领，也不能吞吴并魏了。甲寅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，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了。临终的时候，后主禅在榻前受嘱，他嘱后主宜重用蒋琬、费祎、姜维等。后主泣不成声，宛丧考妣一样，以丞相仪节葬之。诸葛亮死后，后主遂重用蒋琬，起为尚书令，总统国事。这时魏国的曹丕，早已到鬼门关去篡阎王的位了。此刻继立的是曹睿，比较曹丕还要贪暴不仁，惟对于司马懿则不敢轻视。司马懿此刻已由兵马总督升到太傅了，出入宫庭，毫无顾忌。曹丕所幸的郭贵人，年纪在二十五六岁，不惯独宿，屡次想私奔他去，无奈宫禁森严，不能让她逃走。司马懿有两个儿子：大儿子师，二儿子昭，俱是狼视鹰顾的家伙，倚仗他父亲的势力，出入宫门，无人敢阻止一下子。这时朝堂上的气象，宛然是曹贼对献帝的那种样儿出来了，诸凡百事，没有曹家说的一句话了。司马师每日到宫闱里寻察一回，一则是监视曹家的行动，再则是猎色寻欢。有一天，从九福宫前走过，刚到五云轩的左边，忽听得里面有叹息的声音。司马师不由的立定脚步，侧耳凝视的听了一会

子，好象是女子在里面哭泣的样子。他便轻手轻脚的走进五云轩，进了房间，只见一个女子面孔朝着墙壁，似乎在那里哭泣的样子。再看她的身上装束，却是个贵人的打扮。只听她唉声叹道："你死了，倒也罢了，但是撇下了我，年纪未过三十，叫我怎生度法。过一天比过一年，还要难过，咳！我真苦命。"司马师溜到她的身边，一把将她搂到怀中，啵喋一声，亲了一个嘴，说道："我的儿，你不要怨天怨地的，有我呢。"她回头一望，不禁吓得一大跳，只见司马师那一副黑煞神似的面孔，险一些将魂灵吓得离窍，忙要声张。司马师忙将宝剑拔出来，在她的脸上一晃，说道："你要不要命，要命赶紧给我不要声张。"她吓得手颠足摇，忙央告道："瘟神爷爷，我又没有什么去处得罪你老人家，望你老人家饶恕我罢。"列位，这瘟神的两个字，来得突兀么？原来有一种原因。司马师常常昏夜进宫，强奸宫女，那班太监，谁声张，谁先送命，所以他们见司马师来，谁也不敢去撒一个屁。而且司马师还谆谆的嘱咐他们，不要声扬，谁敢露一句风声，明里不杀，暗里也要差人来将他杀了。所以他们一个个守口如瓶，断没有一个人敢去讨死的。他进宫了，见了中意的宫女，便硬行个三七二十一，并且自称为瘟神下界的。他那一张面孔，的确和寺里的瘟神一样。那班宫女可怜给他奸宿了，还不敢告诉人。起首一两个宫女，后来渐渐的普遍了，大家不免互相骇告。有两个神经过敏的，还说瘟神菩萨看中你们，将来一定娶你们去做瘟神娘娘了。吓得那班宫女，提心吊胆，一到晚上，忙不迭的就躲避起来了。曹睿到了晚上，每每的使唤宫女，连鬼影子也喊不到一个，不免要生气，便将禁宫的太监喊去，问他是什么缘故。太监还敢说是司马师作怪的么？只好说是瘟神菩萨在宫中显

圣的一番话来搪塞。最可笑的，曹睿听说这话，忙去请了多少大法师、大喇嘛来驱瘟逐疫，乌乱了一个多月。司马师因为那些道士和尚在宫里厮闹着，不好进去猎色，好生焦躁。又等了几天，那些和尚道士仍然是不肯走，他可急了，暗中派人和内外的太监说通，自己的脸上用红黑白涂起来，赤膊光头，下身着了一条红裈裤，手执四窍八环牛耳泼风刀，怪叫如雷，冲进宫去。那班道士和尚正在舞阳正殿上香花顶礼，在那里做模作样的。猛的跳进一个猛恶的狰狞的怪物，吓得那班大法师、大和尚，跌跌爬爬，争先恐后的逃命去了。早有人飞命似的去报知曹睿了。把个曹睿吓得钻进床肚里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子。到了第二天，那班和尚道士散得无踪无形，再也不敢来了。曹睿无可奈何，只得在富德宫右面，特地起造一所瘟神祠，每日亲自焚香顶礼，满望瘟神爷爷给他这一敬，就不来光顾的呢。谁知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。不是某宫女失踪，便是某宫女怀孕。闹得满城风雨，人人皆知，皇宫里面出了魔了。曹睿被他说得没法，只得召集群臣，商量办法。一班武将，谁也不信，便想出一个轮流值夜的方法来去保守宫门。说也奇怪，自从这一来，瘟神菩萨竟不来了。曹睿大喜。但是诸将，积久厌生，不象从前那样的彻夜不眠了，有时到的，还有时不到的，便马马虎虎的不认真了。加之司马师又和他们说明了，他们更不认真了。过了一年多，宫里仍旧又闹鬼了，不过有时来，有时去，不象从前那样了。曹睿见瘟神爷爷只和宫女们结缘，未曾看中皇后，还算幸事，于是只好由他去罢。

闲话少说，再说郭氏见了司马师只当他是瘟神来光顾的呢，吓得三魂落地，七魄升天，没口的央求道："瘟神爷爷，请你老人家放了我罢，我明天猪头三牲香花供奉你老人

家。”司马师将她面孔捧着细细的一看，觉得十分妩媚动人，虽然徐娘半老，丰韵犹觉存在，眼角眉稍，露出许多骚气来。司马师看得眼花缭乱，就地将她抱起，按到床上，去干了一回。她只知道这位瘟神菩萨杀伐的怎样厉害呢，原来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分别，反而比较他人来得着实一些。郭氏这时又羞又喜，在枕边观颜问道：“你既是菩萨，这些事儿，还能做么，不怕秽了你的道行么？”司马师不禁嗤的一声，笑道：“你知道我是瘟神么？实对你讲罢，我是大将军司马师。我羡慕你娘娘的姿色，不是一日了；从前那些玩意儿，皆是我干的。今天蒙娘娘准了我，我才敢告诉你的。如果娘娘不弃，我天天前来侍候如何？”她听这番话，又惊又喜的的说道：“果真你是司马师么？”他道：“谁敢在娘娘面前撒谎呢？”她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你也忒刁钻了，谁也想不出这些换日偷天的妙法来啊！我且问你：“你进出宫门，难道太监们一个都不知道吗？”司马师笑道：“便是晓得，谁又敢来和我为难呢？”她道：“太监为何不到魏王那里报告呢？”司马师说道：“这更不要提了，不是我说一句海话，现在朝中除却我家父子，更有何人替曹家出力呢？他们便是到万岁那里去报告，万岁还能怎样我么？”郭氏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不妨常常来替我解解闷儿。”司马师道：“好极了，娘娘不负我，我还敢辜负娘娘么？”他俩谈了多时，司马师才告辞走了。从此黑来暗去，从无一日间断的。天下事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满则招损，快心事过，必不讨好。司马师生平只有两怕，一怕他的父亲司马懿，第二便怕他的老婆东方氏。这东方大娘生得十分丑陋，两臂有千斤气力，生性又惯拈酸。司马师听见她那副劈毛竹的喉咙，马上就得浑身发软了。东方大娘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她的公公

司马懿。司马懿不在家里，那么便是她的天下了。司马师和婢女说一句话，那个婢女一定给她打个半死的。司马师平日不得出门一步，如有要事，必须要在她的面前通过一声，得她的准许，方可动身呢；否则不能擅自出门的。司马师受到这种无穷的拘束痛苦，十分怨恨。大凡物极必反。他忽然想出一个法子，暗中托人在曹睿面前保他为五城军马司一职。曹睿准如所请。他得了这个头衔，便借着阅操巡察捉盗等等的名目，哄骗他的夫人。其实是到娼家去阅操，宫中去巡察的。起首还小试其端，隔了三天五日，在外面住宿一次。后来得着温柔乡的风味，胆量渐渐的大了，隔了一天便要到外面去打一天野食。东方大娘虽然强悍，但是对于正直的事情，却也不去反对。她见夫主这样的为国辛勤，断不和他为难，反而比从前待他好。司马师见她不疑，当然是自安自慰。什么事都有瘾的，烟酒嫖赌，差不多全有瘾的，瘾当然越来越大的。司马师在外面的野食吃得上瘾了，每天不出去，好象屁股上生着疔疮一般，在家里一刻时候也不能停留，至多日间在家里敷衍敷衍他那位夜叉夫人，到了西山日落，灯光一放的时候，他便动身了；加之现在和郭氏打得火热的，一天不去，就如过了一年。有时外面狂风暴雨的昏夜，他照例是要出去的。东方大娘见丈夫这样的为国宣劳，屡次劝他休养休养。他都是正颜厉色的向她说："你那这些妇女之流，哪里知道忠孝两字；为臣的吃了皇家的俸禄，身子就卖给皇家了，虽然是粉身碎尸，也在不辞之例呢。"东方大娘听他振振有词的这篇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道理，当然是无言可答了。

有一天，在二更的时候，司马师在房中对东方大娘说道："夫人，我要到玄武门去巡察了。"东方大娘道："你连日操劳，面上瘦消得多了，今天就在家里休养一宿罢。"他正色

说道："这巡察一职，岂可轻忽的；万一有了变动，其罪不是在我一个人身上么？"东方大娘道："现今四处升平，你也太过虑了。"他道："你那些妇人家，知道些什么，朝朝防火，夜夜防贼，宁可防患于未来，不教临时措手不及。"他说着，挺腰凸肚的出门去了。停了一会，守门的走过来报道："玄武门的值日军官伍秋方，要见大人。"东方大娘听说这话，将三角棱的眼睛一翻，放开雄鸭嗓子喝道："放你妈的屁，大人早就去了，难道你的两只狗眼生到脑袋后面去了不成！"吓得那个守门的一叠连声的回答道："小人看见的，小人看见大人出去的。"她哼了一声，又说道："什么小人大人，你既看见，为什么不去回他？"那个守门的忙道："小人方才对他说过了，他说大人有三天没有去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转黄眼珠一翻道："哦！有三天没有去了吗？"守门的道："他说的三天没有去了。"东方大娘将一张猪肝脸往下一沉，说道："快给我将那个军官带进来，我有话问他。"守门的答应一声，飞也似的出去了。不多会，走进一个全身披挂的军官来，走到她的面前，行了一个礼，嘴里说："伍秋方参见夫人。"她说道："姓伍的！你今天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的？"伍秋方道："请大人去巡察的。"她冷冷的说道："大人没有去么？"伍秋方老实答道："大人三天没有去过了；今天因为五城的夜防军，在大操场会操，所以要请大人去检阅。"她道："我知道了，大人此刻没有工夫去，就请你带检一下子罢。"伍秋方道："谢夫人。"他说着，匆匆的告辞走了。东方大娘此刻，心头倒翻了五味瓶，说不出是甜是咸，是辣是酸，将那一嘴黄金的牙齿，咬得咯吱咯吱的作响，停了半天，又将那双横量三寸的金莲，在地板上噗通一蹬，骂道："好贼崽子，竟敢在老娘面前来捣鬼了，怪不得成日成夜的不肯在家

里，原来还是这个玩意儿呢。好好好，管教你认得老娘的手段就是了。”她自言自语的一会子，忽然喊道：“鹅儿在哪里？”话还未了，从后转出一个面如锅底，首似飞蓬的女郎来，浑身上下纯黑色的裹扎，背插单刀，大踏步走到她的面前，躬身问道：“主母唤我，有什么差遣？”东方大娘道：“你替我去探一探你的主人的踪迹，现在什么地方，快快回来报我要紧！”鹅儿答应一声，一个箭步，纵到庭心，身一晃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原来这鹅儿，是东方大娘在雁栖河口收着的，教她武艺。这鹅儿十分娇健灵慧，未到三年，竟能飞檐走壁，来去无踪了。东方大娘本来是铜马头领东方大年的玄孙女儿，累世在陕潼一带打家劫舍。司马懿和他们打仗几次，无奈这班铜马的遗种，十分强悍，竟不能一时克服。司马懿为息事宁人起见，愿与铜马首领东方雄连姻。东方雄见司马懿这样的声势，当然是很愿意的，便将女儿嫁给司马师了。过门之后，东方雄也就改邪归正了，统率一班亡命，追随司马懿，为官家效力了。闲文休提，再说鹅儿上得屋顶，自己一沉吟，暗道：“这京城里的地方很大的，漫漫的教我到哪里去找呢？如今不到别处，且先到皇宫中去刺探一下子再说罢。”她打定主意，施展一种陆地飞腾法，身轻似燕，直向皇宫而来。不多一会，到了前禁宫的天井里，她鹜行鹭伏的在屋上察听消息。猛听得下面有两个太监，在廊下谈话，她直着耳朵，悄悄的听他们说些什么。此刻有个太监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凌公公，你看现在这禁宫里还有一些规模吗？司马师出入无阻，要奸宿谁，便奸宿谁，眼睛里哪里还有主上呢。”那年老的听得这话，很惊怕，连连向他摇手道：“低声低声，方才他刚刚进去，不要给他听见，连我都送掉了性命呢。”

那一个将脑袋往腔子里一宿，舌头伸了两伸，悄悄的道：好险好险，他是几时来的呢？”那个年老的道：“万岁的晚膳还没有用，他就到了。”那个道：“他现在又看中谁了？”那个年老的道：“那不是和郭夫人勾搭上手了么？你看他哪一天不来，真要算风雨无阻了。”鹣儿在屋上听得清清楚楚，便不再留，掉转身子，好象秋风飘落叶似的，不多时，到了府中。将方才听见的话，一句不瞒的，完全告诉于东方大娘。把个东方大娘气得哇呀呀直嚷了一阵子，将黄牙错得格格的发响，霍的站了起来，在兵器架上取下扑刀，向鹣儿一招手，一同上屋。不一刻到了皇宫的屋上，她们两个寻察了半天，只见这皇宫里面楼台叠叠，殿角重重，不知道司马师藏身在什么地方。东方大娘向鹣儿悄悄的说道：“你看这里这样大的地方，到哪里去寻他们呢？”鹣儿笑道：“哪，要知虎去处，先问采樵人。”东方大娘点头会意，不暇答话，一个鹞子翻身，从屋上直蹿下来，立在空庭心里，四下里一打量，猛见东面有一间房子里有灯光从门缝中透出。东方大娘蹑足潜踪的走进来，从门隙中往里一瞧，只见两个椒房值夜的太监，面对面在那里一递一口的饮酒嚼肉。东方大娘用刀在门上一撬，谁知里面没有下键豁的开了。那两个值夜的见了东方大娘那种夜叉的面孔，早吓得矮了半截。正待声张，东方大娘不待他们开口，霍的从背上取下扑刀，在他们的脸上一晃，低声说道：“动一动，马上就请你们到外婆家去。”他两个吓得扑地跪下，央告道：“奶奶饶命！”东方大娘用手一指道：“我且问你，可知道司马师和郭氏住在哪一个宫里？”他两个齐声答道：“就在这椒房的后面，辅德宫的上房那里。”东方大娘听得，走过来，将他两个两手倒剪，嘴里塞上一块棉花，做作停当，便和鹣儿直向后面而来。这正是：

无名醋火三千丈，可怜雌威莫敢撄，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〇回

汉祚告终一王死孝
畅谈风月结束全书

却说东方大娘和鹣儿从左边甬道直向后面而来，转过听雨台便到辅德宫了。她两个潜身进去，里面空洞洞的暗无人声。东方大娘好生疑惑，悄悄的向鹣儿说道："我们上了那两个牛子的当了，你看这里一些儿人声也没有，他们一定是不在这里了。"鹣儿摇头道："未必未必，这里是明间，他们俩或许是在上房里，也未可知。"东方大娘半信半疑，和鹣儿走进上房，只见里面灯光未熄，帘帏沉沉，帐子里有鼻息的声音。东方大娘一个箭步纵到床前，用刀将帐子一挑，只见司马师和郭氏并头交颈的，正在好梦方酣的时候。东方大娘只气得浑身发抖，翻起三角棱的眼睛，一声怪叫道："我的儿，你巡察得好啊！"她这一声怪叫，将他两个从梦中惊醒。睁眼一看，把个司马师吓得三魂落地，七魄升天，浑身好象得着寒热病似的，零零碎碎的动个不住。东方大娘露出一嘴的黄牙，一声狞笑道："好极了，巡察巡到贵人的床上来了。"司马师哪里还敢答话，披起衣裳，便想动身。东方大娘的三角棱眼睛一睁，冷冷的道："到哪里去？"司马师吓得赶紧将脑袋往腔子里一缩，动也不敢动一下子。东方大娘向鹣儿骂道："你这呆货，站在那里发你娘的什么呆，还不

过来帮助我动手，等待何时？”鹅儿慌忙过来，一把将郭贵人从被窝里拖了出来，赤条条的一丝不挂。东方大娘指着她骂：“我把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，司马师他是个怎样的一个人，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就和他勾搭了，枉把你做了一位皇皇堂堂的先帝的爱妃；这些偷汉子的勾当，就象你做的吗？好贱货，我杀了你，看你有什么脸面去见泉下的曹丕。”骂得郭氏低首无言，闭目等死。东方大娘又指着司马师骂道：“天杀的，今天还有什么花样在老娘面前摆了？快一些儿摆出来罢，怪不得成日家借着阅操巡察的调儿来哄骗我呀，原来还有这一回事呢；好不要面孔的东西，你的祖宗差不多也未曾积德，才生下你这个乱伦灭理的畜生来的，我且和你去见万岁去。”吓得司马师磕头如捣蒜的央告道：“夫人不看今日的面上，还要想想当年的恩爱；好夫好妻的，都要原谅我一些才好便是我做错了事，今天你恕我初犯，下次改过自新就是了。如果下次我再犯这些毛病，随打随罚如何？”东方大娘听他这番话，越发火上加油，兜头一口道：“呸！休放娘你的屁，这些话我不知道听见过几次了；当初咸的辣的，死猫死狗，乱去勾搭，我倒不大去和你计较，深怕人家晓得了，损失你的威名；谁想你这不知高下的杂种，给你搽粉，你不知道白，越来胆越大，竟和主子爷的爱妃勾搭了，你不怕天下万人唾骂，也要留两个指头给你的老子遮遮才是。今天任你说出血来，我只当苏木水，非要和你去见万岁不可。”司马师哪里肯去，只管千夫人，万贤妻的在地上讨饶不止。东方大娘骂得心头火起，拔出扑刀，霍的在郭氏的粉颈上一横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颗头骨碌碌滚向床肚裹去了，鲜血直喷，霎时将一顶白罗的帐子染成脂胭的颜色。司马师吓得魂不附体，俯伏在地上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子。东方大娘拿着血刀，向他一指道：“如今你好去和她

寻乐了。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宫门外人声嘈杂，霎时间一对一对的官灯，由宫女们撑着拥了进来。曹睿和一群守宫的武士，陆续赶到。大家拥进房，见了这种情形，一个个张口结舌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东方大娘走到曹睿的面前，正想说话。不料有个侍卫太不识相，他拦住喝道：“那里来的野妇人，圣驾在此，休得乱闯！”东方大娘将金黄色的眼珠一转，骂道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，老娘认不得什么圣驾神驾。”她说着，劈面一掌，将那个侍尉打出三丈以外。余下的侍尉，吓得好象泥塑木雕的一般，没有一个敢再来讨没趣。东方大娘振振有词的将方才一番情形说了一个畅快，迫着曹睿定司马师的罪。曹睿此刻才如梦初醒，不觉又羞又气又恼又怕。要是不定司马师的罪，眼见东方大娘杀神也似的站在旁边；万一定了罪，又怕司马懿回来翻脸，倒弄得无话可说。怔怔的半天，才说道：“夫人且请回府，孤家自有处分。”东方大娘很爽快的说道：“好极好极。”她回头向司马师说道：“我和你做了八年的夫妻一场，我想起来，在你家总算没有什么失德之处；不想你这个怙恶不悛的东西，三番两次，兀的不肯改掉你那畜生的行为，我和你的缘分满了，我如今要走了，我却要交代你两句话：我走后，你若改过，我还可以重来，如若不改前非，我不独不来，你还要当心你那颗脑袋。”她说罢，长啸一声，带着�儿，身子一晃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曹睿一腔子的恼怒，无处发泄，恶狠狠的盯了司马师一眼，闷闷的回宫去了。司马师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溜烟回府去了。曹睿经这番惊恐羞愤不禁病了，不上两月，一命呜呼。司马懿回都，与众大臣立太子芳为魏主。从此司马的势力更进一层。加之曹家的梁柱，象曹仁、曹洪、曹休等，先后死亡，他们越发肆无忌弹了。司马

懿、司马师在丙子十四年至十九年，相继而亡。司马昭愈觉无法无天，出入羽葆，自加封为相国，并加九锡。此刻稚子曹芳已被废为齐王，迁居河内，立曹髦为魏主了。不上数年，曹髦见司马昭威权日重，自己没有一些权柄，心中十分怨恨，对内侍臣每每谈到司马昭，即切齿咬牙，宛然有杀昭的念头。不想一般内侍臣，为趋奉司马昭起见，暗地里报与司马昭。司马昭听得勃然大怒，与成济、贾充等一班佞臣，生生将曹髦刺死在南阙下，又立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为魏主。

炎兴元年，司马昭大举犯阙，遣邓艾率大兵三万，自狄道、甘松集中，以拒姜维。诸葛瞻率兵三万，自祈山趣武街桥头，断姜维的归路。钟曾领兵十万，分斜谷、骆谷、子午谷三路，进窥汉中势如破竹。不到两月，各路的贼兵已由阴平近逼成都，虽有姜维、张翼辈死力抵御，无奈人众我寡，连连失败。诸葛瞻在绵竹战死。此刻刘后主在都中一些儿风声也没有，镇日价饮酒调琴，昼寝夜兴，度他的梦中生活。读者听我这话，不要骂我胡诌么？不，原来有个原因。后主的驾前文武，尚称齐整，论兵力，论地势，贼兵皆没有入寇成功的可能，其误在诸葛瞻。若在阴平扼险拒守，纵使贼兵众多，不曾发生效力的。阴平一错，遂将汉室江山断送与他人了。再误在黄皓，这黄皓本是个祸国殃民的贼子，后主偏偏要器重他，言听计从。此刻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的时候，各处告急的本章如同雪片相似，皆被黄皓收起，不教后主知道一些儿风声，等到贼兵将都城困得水泄不通，后主才如梦初醒，忙召群臣商议退敌的计划。黄皓进言道："魏兵势大，料想我们不能抵御了，不如开城投降为妙。"话犹未了，瞥见文班中走出一人，手执牙笏，指着黄皓骂道："你这老贼，师婆的神言，今天如何不验？汉室的江山断送

在你这老贼的一人手里了。你此刻还要落井下石，劝我主投降他人，你难道没有心肝么？就是投降魏主，未必就让你一个人去偷生了。好奸贼！我与你将性命拼了罢。”那人说罢，举起牙笏，向黄皓劈面掷来。黄皓赶紧躲避。不料黄皓却没有掷到，后主额上倒着了一下子。后主大怒，忙命拿下。两边的武士不由分说，将中大夫杨冲从御座前抓了就走。后主连声喊道：“欺君罔上的贼子，给我推出去砍了！”不多时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捧了进来。后主才算息怒。群臣有的主张投吴，有的主张降魏，意见纷岐，莫衷谁是。谯周越班奏道：“自古没有寄居他国做皇帝的道理，而且孙亮器小，不能容物；与其受间接之辱，不若受直接之辱；现在奉玺乞降，或者不失封侯之位呢。”后主还未答话，从屏风后面转出一人，厉声骂道：“谯周匹夫，汉家那里薄待于？你竟劝万岁乞降于国贼，腐儒偷生畏死，岂可妄议社稷大事，自古安有降敌的道理？”后主一望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北地王刘谌。后主张目厉声道：“众大臣皆议以降为佳，你偏欲仗血气之勇，要满城流血么？”刘谌叩头道；“先帝在日，谯周未尝干预国政，今妄议大事，言辄非理；臣窃料成都之兵，尚有五万多人，姜维全师在剑阁，若知魏兵犯阙，焉有坐视的道理；我们这里开城拒敌，姜维得信，必来援救。那时内外夹功，管叫他片甲不回。岂可听这班卖国贼的话，轻轻的废弃先帝之基业？”后主听得，勃然大怒，叱道：“你是个不识天时的小孩子，晓得些什么？”刘谌笑道：“如果势穷力竭，宁可君臣父子背城一战。战胜固佳，万一殉难，也好见泉下的先帝了。”后主不听。刘谌放声大哭道：“吾祖创此基业，诚非容易，今一旦弃之，吾临死不辱。”后主不耐他的琐屑，命人将他推出宫门，这里和张绍，邓良、谯周等商议一会子，决定先命他

们三人奉玺乞降，又令蒋显赍旨去招姜维降魏。择定于十二月十一日，君臣开城出降。

这个风声，传到刘谌的耳朵里，可怜他心胆俱碎，独坐在中堂上，将那股无名的愤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坐立不宁，在中堂上踱来踱去一阵子。想起先主在日何等艰苦，岂轻容易创此基业，不料如今一旦弃了。他想到这里，不由的捶胸顿足，哭声如雷吼。他的夫人崔氏，正在后方教子读书，猛听得中堂上有人号哭，大吃一惊，忙向丫头小雪莲道："你快些到面前去看看，谁在中堂里啼哭？"小雪莲答应着，走到中堂的屏风后面，偷偷的望了一眼，慌的转身，飞也似的跑进来，对崔夫人说道："王爷不知为着什么事情，正在中堂上哭着哩。"崔氏夫人不敢怠慢，轻移莲步，扶着小雪莲向中堂而来，不多时，走进中堂。刘谌的哭声未止，眼中流血。夫人忙近来裣衽问道："王爷，什么事情这样的悲伤？"刘谌拭泪，止住哭声，叹了一口气道："夫人！你可知道我刘家四百多年的基业，要送给他人了？"崔氏夫人听得这话，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"王爷！这是什么话呢？"刘谌半晌不答，两眼望着天空，只是发愣。崔氏夫人真是丈二的金刚，摸不着头脑，侍立在旁边，不敢再问。列位，现在魏兵已困城多日了，难道崔夫人就一些儿不晓得么？原来刘谌向来和崔氏敬爱如宾。刘谌早朝回来，只谈家事，不谈国事。崔夫人一向知道刘谌的脾气，她从不问过一句。她生了三个小爵主，乃是刘恕、刘忠、刘骥。她除了料理家事以外，镇日在闺中教着他们读书，所以外边随便怎样的变动，她却不知道一些儿的。此时听得刘谌突然说出这样话来，她如何不惊，眼见刘谌满眼鲜血，一头的青筋根根暴起，仰首直视，好象疯了的一样。崔夫人见这等光景，料知事出非常，低声问道："王爷究是什么一回事呀？"

他转过身来，见崔夫人立在身边，忙问道："夫人！你是几时来的？我怎么没有看见你？"崔夫大道："王爷，今天吃醉了不成？"刘谌道："我未曾醉。"刘谌说罢，复又流着血泪。崔夫人问道："王爷，既没有醉，何以失却常态呢？"刘谌霍的跳起来，握着夫人的手，哭道："我的夫人，我要尽忠了，你替我将三个儿子看顾成人，他们能替我出口怨气，替祖宗报仇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就瞑目了。"他说罢，一掇手，拔出宝剑，向颈上就勒。慌得夫人死力扳着他的臂膊，哭道："王爷！你究竟为着什么事情呀？"刘谌哭道："夫人还问什么？现在魏兵已将都城围得水泄不通了，一班偷生怕死的贼臣尽是劝着父王降魏；前天我在朝上，扳驳了一本，无奈父王执迷不悟，不听我的谏劝，将我赶出朝来；今天听得城中的人，十个有九个说父王已将玉玺着人送与邓艾了。择定十二月十一日，开城出降。夫人！你想先帝三十年血汉换来的基业，父王毫不经意的弃于他人，我虽说没有反对的可能，但是父王既降了贼国，我还能随他一起去面见他么？不如死了，九泉之下，也好见先祖父子。"崔夫人哭道："王爷，你能尽忠，我难道就不能尽节么？"刘谌听说，又惊又喜的，紧握着她的手，笑道："夫人，你是真话还是假话呢？"崔夫人正色说道："王爷，哪里话来，王爷尽忠，我偷生在世上，眼见万岁投降敌国，我难道认真做一个不节的妇人么？"刘谌道："夫人，你的话固属不错，但是你我死后，那三个孩儿，却依靠何人来抚养呢？"夫人哭道："王爷尽忠，妾身尽节，他们当然也要尽孝了。"刘谌大笑道："好哇！这才算是我刘谌的妻子呢！"崔夫人撒手对着刘谌福了一福，哽咽着说道："王爷，妾身先到泉下去候你了。"刘谌凄惶着，一句话也答不出来。崔夫人扶着小雪莲，向后面而去。不

多时，小雪莲出来报道："王爷，不好了！夫人在后面自缢归天了！"刘谌道："罢了，你去将三个公子喊来，我有话说。"小雪莲心中明白，忙向后而来，到了书房里将刘恕等三人喊来。刘谌将以上的事情，怒气冲天的说了一遍。刘恕等人一齐跪下哭道："母亲已经先去了，我们当然随父王一道去。"他们说着，在袖里取出砒霜，纳入口中。不多时药性发作，一个个扑地倒下七孔流血，三道魂云追随着崔氏去了。刘谌心肝俱碎，忙将家中的从仆用人一齐喊来，对他们慷慨激昂的说道："现在我和诸位要分手了，承你们一场侍候，我实在对不起你们，你们各自去罢，愿你们向后一个个飞黄腾达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就安慰了。"众人一齐流泪说道："王爷哪里话来，王爷尽忠，夫人尽节，公子尽孝，我们难道就不能成全王爷的一个义字么？"他们说罢，东碰头西撞柱，霎时七歪八倒，没有一个活了。刘谌提剑径入后堂，只见小雪莲也自缢在夫人的旁边。他将崔夫人的头用剑割下，复又走到中堂，将刘恕等的首级割下，提在手中，就地放起一把火来。他大踏步出了府门，直向昭烈庙而来，到了昭烈庙，倒身跪下，大哭道："臣羞见基业弃于他人，无法挽救故杀妻子，以绝挂念，后将一命报祖，祖如有灵知孙之心，不负孙今朝一死了。"他说罢，大哭一场，拔出宝剑向颈一横，鲜血直喷，一道英灵直随夫人去了。后主听说刘谌自刎，毫不悲痛，直命人将他葬下。满城的百姓听说北地王尽忠，没有一个不痛哭流涕。后主到十二月十一日的清晨，大开四门，魏兵大队进城。从此以后，再没有汉家的书说了。总计后汉二帝，在位共四十三年，合两汉二十六帝，共四百六十九年，一座锦绣江山，给后主容容易易送与他人，岂不可惜！小子这部《汉宫》，写到这里也就搁笔了。

附录：

陶　序

山阴徐哲身君者，才士也。近以其学识经历，著《汉宫演义》一书。都六十万言，凡一百二十回。自脱稿后，付宫剞劂，殷殷请序。余维说部言情之作，最难着笔。诚以事涉两性，题材易泛，若无深刻之描写，以美术经纬之，则面目犷野，易以唐突。且阅者，亦不终卷而睡魔便至。夫一点生机，成兹世界，獉狉之俗，随地发泄。其竟也，杀机横溢。佛家演天魔淫舍，玄宗幻物俐华鬟，牝牡之情，耽耽逐逐，浃地弥天，无始无极。哲人者出，以伦理界划之，维系之，井然秩然。谓之束缚之工具。究其旨归，性之接触其炽如火，盖因者自因。而殉者自殉，向壁虚构其解不超，可哀也夫。皇号汉代，材艺之士，斗筲难量。有名美人连翩辈出，几于史不绝书。下之嫔御侍儿，亦饶明媚。其后庭花之迷离扑朔，更无论矣。若曹灵秀之气，天不虚生允宜供养之鸿都天府，发展其个性，俾一颦一笑，成为故实。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词人之赋丽以淫，而挥洒芳躅不可遏抑之逸兴。理无二致，本书佳丽充物后宫。而名位之脍炙人口者，我姑舍是，犹意昔人篇什：子夫披发貌风流，非《汉宫》之卫子夫耶。而乃牵率平阳，布迷藏战阵，裸体横陈隔屏偷觑，漏泄春光有小鬟，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要阴丽华，非《汉宫》之阴后

耶。而侍婢明儿，摘杏解馋，倏来狞面，春风再度。又如赘疣老奴，宣淫宫闼。彼郭后者，非有不可避免之可能，而乃甘心屈服，色授魂与。卒至母夜叉来，尹邢觌面，一场解嘲，右列摭拾，直有口皆香，无情不艳。而文境狡狯，不作寻常蹊径。余恐安期仙枣，囫囵吞嚼，故发其复而聊为本书之提要。至于绝代佳人有名位者，及其天潢贵胄之艳迹昭昭，宁烦喋渎，我故曰姑舍是耳。春昼无赖，籍此批答城北公，取博莞尔。

中华民国十七年陶乐勤序于沪寓

张　序

昔人有言，画鬼魅易，画人物难。其故何欤？盖一则怪诞不经，无从质证；一则在人心目中，稍有疵类，便生异议。稗官之道，对于天经地义，正气磅礴，自多依据。惟一涉香艳之丛，则欢娱哀感，情致缠绵，事之曲折幽秘，描写极体，然此仅述普通之片面情韵耳。若夫绝世美人，而备具妖冶淫逸之致，前后参差历落。纤腰香口，咸臻色相之上乘，且须一一别白之。而不爽邢尹，岂非难之又难，而无从措手者乎。水浒之传百有八人，分别个性。悉依章法，而刻画淫妇心理，及其秽亵行为，三人而已。金瓶梅一书，登场之两性嬖宠，青楼粉头，亦多不逾十数。然而势利之交合，其肉欲之发泄也，味同嚼蜡。只有潘金莲之隔窗对镜，吴月娘烧夜香之迎奸卖俏，最为神出鬼没，差强人意。汉家天下，谓之臭汉。顾名思义，已属可笑，而宫闱秘殿之庄严璀璨，其间女史嫔嫱之优秀美丽，一蜂一蝶，皆含春意。实为我国四千余年中宫史之宝藏。龙门司马氏，躬与其盛，号称能手。而以体制攸关，制为文字，仅作皮里阳秋之笔，示人以隙。后有作者，薄稗乘而不屑。驯至汉代四百六十年活动春宫，至今隐秘，可慨也已。山阴徐子，具通天手眼，运其慧思，将汉宫二十八朝香艳事迹，始吕雉，讫郭后，为演义百二十

回。全书除三五狡童外，后宫佳丽，层出无穷。他人之视以为难而搁笔者，徐子则行所无事。绘影绘声，却如分际。斯真饫人以眼福，而开说部之新纪元，其搜辑之功尚矣。且书中人物，如飞燕、合德、大小窦、馆陶、平阳公主等，无不身为后妃，分属贵胄，各具美人体态。而其地其人其事，不独落雁惊鱼，花枝招展，既偶条冶叶，亦尽态极妍。不可思议。所谓天上神仙之府，人间风月之窝，初非虚语，是知控鹤监之秘记。野叟曝言之人阱看花，不足方兹什一。而汉宫春史之神情恣肆，导厥先河，而为宇宙之奇观也。徐子索序于余，乃为粗陈涯略，以告世之阅是书者。

民国十七年五月张恂九序于沪滨望云楼。

何 序

宇宙名物，沉沉伙颐。动植与矿，三类是尽矿之为物。牵力堆聚。盎然生义，而无生机。动植两界，胚胎细胞，亭而植者。但生不动。鸟兽虫鱼，其性冥顽。灵机天赋，人类为长。其间结合，各具情爱。不衷于情，谓之蛮野。泛爱不专，茫无涯涘，淫滥而已。上古之世。獉獉狉狉。爱之接触。发泄无余。以言生命。仅能继续。杀机之溢，终于戕贼。聿挺哲人。惄焉忧伤。为之调剂。稍稍节制。递演递进，文物骤兴。曰礼，曰教。灿然美备。自兹伦理，厥有君臣、朋友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各怀情愫。互相网维。宰制世运，繁衍无穷。苟其用情，不轨于正。指谓蛇蝎，摈不与齿。然而爱根不灭，众生芸芸，皆沦情海，惟兹四伦。情谊殷渥，为圣、为忠贤，为侠义。磅礴进程。而流芳誉。独第五伦，拘牵两性。难具牢笼，厥名配偶，而以人欲横流。往往逸范，香烈者甚少，淫逸者多。汉有天下，式廓版图。两都巴蜀，建翎天府，兴灭继绝延五百年。嚼英咀华，优秀杰出，神秘窟宅，莫若宫闱，璀璨庄严，重帘锦幕，荒嬉逸荡，酣畅淋漓。阳翟贾胡，邯郸小妇，前代艳闻，渺乎具体。如是历史，空绝未有。溯本穷源，厥作之俑。厥有吕雉，眷与嬖幸，始终食其。周旋龙准，玩诸股掌。堂哉国

母，濬其先河，冠汉以臭。由斯肇造，是宜默运神机。智珠牢握，劈剖宝藏，搬演事迹，括都么匿，悉供驱遣，凡人间世，一切有情。开卷展览，皆大自在。晚近风尚，方倡异议。开放牝牡，使之佽逐。为彼弱种，改良准备，迂谬者流。验汗却走，其意若云。名教纲常，千重万重，重重束缚，岂不大快。由前之说，畜道如彼。由后之说，人道如此。幽闼若矿，不识不知。权术折衷，何去何从。饮食男女，明明大欲。子与氏言，惬心贵当。我今拜手，化工泯泯。庶几大造，理哲云亡。见疑尽扫，赞叹欢喜。《汉宫》春晓。

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泪珠生何序于上海辛家花园福慧双修楼。

姜序

虞初三百，为小说之权与。而《西京杂记》，体物纤丽，尤臻极轨。世运递嬗，文物繁索。所以寓目聘怀之具，要有折衷而为之归纳焉。于是朝野佥载，开天纪实，蔚为说荟。及《太平御览》《说郛》《说铃》《永乐大典》等，无非说部巨制。然章法糅乱，各自起讫。摊卷展览，羌无余兴，盖平庸之记载。既无以启迪心理，引人入胜，又乌足以当小说之目。小说者，牢宠百态，驱遣鬼神，大则名物象数之典型，小则鸟兽虫鱼之生动，敷陈允当，抉择至精，事事在情理之中。而处处出意计之外，为万事万物有情之贡献。而更须舌本翻澜，生花笔艳。俾人手一编，有如躬历，心营目注，不厌不倦，故其能力所屈。风行天下，左右一世，流芳誉于不尽。在天日星，在地山州，而为宇宙间同一老寿之物。其次焉者，则亦消永昼，驱睡魔，茶余酒后谈话之资，此小说之能事也。《汉宫二十八朝》仿演义体裁，编制成书。首尾故事，四百六十年，皇皇正史，为其纲领。而以搜罗散失之遗闻，为之实质。花团锦簇，如串贯珠。刻露深峭，如印印泥。而宫闱间形形色色，陈陈相因之秘戏，实与我人以低徊想象绝世之奇观。此书之出，其为传世行远，何容疑蕴。作者问序及余，其意殷渥，而情难固却，乃述小说之缘起谬为之序。

民国十七年六月姜侠魂序于振民编辑社。

陶　序

小楼一夜，春雨帘纤。晓起凭栏遥望，则山容隐现，若接若离，如披图画。延伫之顷，小奚以盥漱为请，继以茗酪。而晴光大放矣。乃驱车而出，往第一公园。香泥滑滑，落红飞舞。折而东，则红绿梅花，仅留其萼。而娇杏数十株，迎阳吐艳精神百倍。其白玉兰、红木笔，皆已蓓蕾。即当栏牡座，亦根叶并娟可爱。心旷神怡之下，周遭胜概。纤悉无遁形，既出，复北行，经台城，出丰润之门，而至五洲各园。徘徊瞻眺，日云旰矣。归途遐想，六朝佳丽地，剩有鸡鸣一寺。而两晋风流之归宿，尽没胡尘。览兹芳园，物华竞尚。即小以喻大，古之所谓上苑天葩。此其雏形欤。抵寓坐甫定，而绿衣使者，以巨束见贲，媵以一简，重重启视，则我友徐哲身《汉宫演义》之稿本也。其简，则主持刊政者，属为弁语。不日问世而行远。余为之熟视巨裹，不觉喜心翻倒，呼酒大嚼。于是手携一卷，就窗明几净之所，屏去俗虑，潜心环索，怡然自得，恍然有悟。如彼之长扬、五柞、长乐、未央等汉家宫阙，吾得一一卧游，靡有遗漏。而汉代有名美人，夸容盛饰，高髻纤腰，如见其勾心斗角，争妍而取怜之状。而相彼狡童。蜂团蝶阵之虬结，又恍睹其扑朔迷离也。春宵苦短，流览亦竟。惺忪倦眼，椅枕追思。如闻仙

乐，如瞰江瑶，且如汉武之口啖琼玉，而四肢百体，为之恬边畅美焉。而向之冥搜孤往，两涉芳圃，珠觉蕞尔妖魔。方兹《汉宫》本事之洋洋大观，实辟无数之新园地，而任人赏心娱目也，浃晨书此，亟付邮筒。以为报章，若云弁引，则吾岂敢。

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陶寒翠序于胥江晚翠轩。

张　序

伊古宫闱之地，承流给事，莫非阉寺。以其迹涉幽闷也，绝鲜专载之籍。而文人学士，因专制之毒，其焰万丈，好奇之心，终不敌权祸之切。及至荆棘铜驼，故宫蔓草之余，摭拾一二，以资凭吊。坐是数千年来，举国上下，均以禁内沉沉，为帝天之阊阖与人世间无与噫嘻，其为蔽聪塞明，酷烈之桎梏也久矣。夫周秦诸子，岂乏古香昔艳。为禁内之记载，然韦编竹简，流传匪易，且罹秦火，所遗者，仅点缀阴教与风谣而已。皇号汉室，自隆准公崛起丰沛，化家为国，绵历七百祀。文章巨子，若司马子长，可云极轨。而《本纪》、《世家》以至游侠方伎，靡不尽情刻画。独至关系腋庭，则形格势阻，作循分之序述。嗣自班、马、刘、杨辈，亦惟高文典策是尚，狃于锢习。不然，以司马氏以次之体物能名，秾稠宏丽，举所谓长杨五柞。伙颐叹嘴，其闲燠馆凉台之胜，懿美不世出之姿，与夫宦官宫妾，虫鱼禽鸟，缠绵悱恻之怀，娱乐虬结，情深一往。经若曹一一为之品题，则其人其事，近而有征。不皆为杂事秘辛控鹤监之寿匹乎？剡溪徐哲身，绩学，得古人之深，今兹挥丽绪余，成《汉宫演义》一书。上溯汉初，下讫魏晋，综计二十八朝。罗列名贵，有美必收，以《西京杂记》私家掌故为经，而搜剔史乘为之纬，说部回目，都一百有二

十。盖以活色生香之笔，发为奇伟恣肆之文。而其荦荦大纲，即如串贯珠。弗违典则，尤为当事所仅见。自兹神秘之汉宫春，及大奸巨憝，骄屠淫逸。祸延宗社，秽听彰闻之状，宣泄无遗。尤有进者，彼香口纤腰，祸水灭火数百年绵延不绝。固不足深责，独怪余桃断袖之伦，握背而色寡人者，至于数见而不鲜。甚至嬖之纤细，而僭法唐虞之盛，甘心内禅而不悔，斯真宇宙之奇观。俾当世心开目明口，数数呿而不止也。至其布置谨严，措词之通脱灵敏，无诘屈敖牙之病，而一览无余，亦本书宏旨之一。书成行世有日，爰为之敷陈梗概，以为之揭橥焉。

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张绥臣序于青声书社编辑室

（吉）新登字07号

HANGONG ERSHIBACHAO YANYI

汉宫二十八朝演义（上下）　　徐哲身　著

责任编辑：唐树凡　　封面设计：姜　黎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　787×1092毫米32开本34.375印张 4 插页772千字

（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）　1992年 5 月第 1 版　1992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　印数：1—19 970册　定价：15.90元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　ISBN 7—80528—510—1/I・88

汉宫二十八朝演义

徐哲身 著

下册



责任编辑 唐树凡
封面设计 姜 黎
封 面 画 张鸿飞

ISBN 7－80528－510－1/I・88（上下册）定价：15.90